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一一冊目次

全邊略記十二卷附大明神勢圖

〔明〕方孔炤撰
明崇禎刻本

..... 一

岱史十八卷

〔明〕查志隆撰
明萬曆刻本

..... 四八一

全邊略記十二卷附大明神勢圖

〔明〕方孔炤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全遼略記自序



嘗讀周禮職方氏卷下之圖與其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包括絃續詳哉其言之乃詩書訓誥動色治內春秋於夷狄以不治治之佳兵弗祥富強無迹尚矣受賑澤宮施於軍

李遠墨記自序

禮文事武備聖人重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敵吁嗟乎豈不在帝臣哉粵稽輿圖幽冀燕并東遼西夏以及河西五郡所胥溺異類者若而年矣陽九訖元中華板板

高皇開運坐致廓清

文皇顯名威伸四駕曼絕千古振雪百

王

列宗代興詰戎無逸啓聖教勸良在克艱矣夫式於帷幄之內決勝萬里之外其唯聰明睿知者乎中葉委裘調和將相則士可以豫附我

朝雖罷丞相府而絲綸樞密得其任者

李遠墨記自序

心膺之於肢臂初不異也失之相始求之中貴中貴而賢甚能助相之賢而一不賢則必倒太阿持兵柄其流毒莫可補揀故相者近而將者遠也將必倚相或倚中貴然後自必其命而大有為於疆場間此母論將欺將侮將殫且腐罄其頂踵以結交為能

事即豪傑金材邁往不屑士無知已者用安所望得當以報故道隆則為知人道污則為私樹可弗慎與宣正以來世胄日替驕婪不習保將軍帥專閫輒罔功而建牙之權更始文與吏援抱矢石重驕後先而簿書太蕪內所以娛相者彌親外所以役將者彌教良家弟子負試帖括不就棄而逃之於堯鰲夫文以氣節勝而武以血氣勝養之炙之者誰乎文與武浸喪其實則苞苴筐篚不媒自爭奪其駿骨眩其皮相夫夫也一旦推之轂賜之尚方劍何以令一軍皆驚邪苟若而可冀知其非矣牛馬走而待罪

視革縉雲天啓之季幸而禡崇禎之初幸而

賜環重有感於一彼一此之故恐人負

官非官負人也時情所競銓臺省散

及粉署更異陟銓而牛馬走比蓋至

刀例多不予清要叨此署已踰分旅

進旅退竊愧於裘菟部中云典故

惟堂稿而已多軼蝕即諸邊籌塞語

充棟要領幾何而

歷朝實錄秘府莫繇徧誦于是據所管

規恒苦固陋略約其文仰見

廟筭淵謨有嚴有翼其中蓋臣哲士殫

厥精白聲施爛然所為開中屯墾駒

駘戍班車騎戈鉞火制烽燧版築輓

衆之法聚見大義倣率舊章可以為治者夫欺策忠勲怯邀勇錫籙且庸者登潔籍而被竒褒又或時至而畫已周事起而諫相蹈膽任扶衰中于求怯是則機務蹉蹉自指謀績不亦增拊髀之恨哉牛馬走出山日家廷尉命之曰毋曠職必正色以立於

朝

而署中積習以身旋當世為務牛馬

走耻之乃絕干譽之途雖兩入而多迂也瘳曠寔甚別載視草是記也期無墮我大人之命

崇禎元年著雍執徐月次析木司馬尚書郎皖桐方孔炤謹述於職方司之澄清堂



皖城姚文忠鑄

全邊略記再序

牛馬走之于司馬門也閱人多矣人將
安歸乎歸于謀食而已矣聖人揀之曰
敬事後食道固應爾習之陋也大文食
小文大武食小武而文武相食交注乎
軍民後之斯敬之矣謀之能三又能敬
乎上慢下殘民乃沒產而墮防民乃喪

生而思亂邊腹交訌始別募兵以禁之
而私食滿則公食匱司馬門之責綦萬
鈞之折牙矣服官者未必皆敬事即敬
事而衆維千澤其壑難填從亭橈之以
氣鼓挾之以曲聽否則禍譴輾轉不見
是圖動遭傾軋彼區區敬事之微終托
脫不竟其用而安能挽其波也然非司

馬門獨也才焉而未必用者以其食無
多也故吐之用焉而未必才者以其食
多且旨也故茹之夫群世謀食而莫知
所挽是豈想先明俊偉之業哉嗟乎小
人為之掣曳狄盜賊為之鼓攘焉爭
以食為務烏注而不亂不得已而操一
切之法內外休采猶然恩怨以附會之
之雖齊其剽未及其末也夫一切之法
可以礪頑鈍不可以勸賢傑也

聖天子虛衷登明而後輔銓院樞之經領
挈輔銓院樞布公延訪而後伯岳連帥
之精神動相觀而善曉然

朝廷愛惜人材之教莫不洗濯于當世夫
如是而文有債吏武有債帥他途偉實

相率而恥之宣化於傳類中於後用人
始得其理乎聖書例簿多拘可也黃金
不問出入可也諄書盈筐毋渝我息壤
可也間以外將軍制之可也寵倖者誅
使百姓加勇焉可也二卵可勿棄而三
北可拜也良吏二千石以下潢池可毋
美也凡此者所以破其文網察其生平

三月

三

令賢傑得有以自見非然吏治未清武
功不競肉食者鄙又何間焉宋歐陽文
忠準詔上書曰今所闕者不過曰無將
也無兵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
可任之臣也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臣謂
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
術也誠如文忠說則治之必有術之

必有本有剴也亦奚乎夫輔銓院樞多
閱其人以殲其謀食者而勸其敬事何
至一旦焉取未擇之才不才臨未經之
任不任哉四方以無拂非獨司馬明之
伐肆絕忽而已錄是論之所貴乎交相
敬也方孔炤再序

三月



全邊略記目錄

卷之一

薊門略 居庸紫荆倒馬三關略在內

卷之二

大同略 雁門寧武偏頭三關略在內

卷之三

宜府略

卷之四

陝西延綏略 固原略在內

卷之五

甘肅略 嘉峪關略在內

卷之六

寧夏略

卷之七

蜀滇黔略

卷之八

兩廣略 湖廣土司在內

卷之九

海略 廣東福建浙江南直山東北直

卷之十

遼東略 山海關略在內

卷之十一

腹裏略 北京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卷之十二

師中表 洪武元年止天啓七年有序

神勢圖 計十八圖有序

職方氏曰明興開

天一微先播金臺肇

聖子攢服之基萬壽無疆。是以首出之在薊門。大師直下太原。旋驅脫列。次之以大同。迅掃竹真。次之以宣府。函谷允泥。不戰而有截矣。次之以延綏。延綏廓清。次之以甘肅。賀蘭龜幕。遂空。次之以寧夏。夫固原雄鎮。築于景泰時。故不列之外邊也。柔遠人則西南夷不可罷。次之以蜀滇黔。種搖種類駸矣。次之以兩廣。倏之天塹長矣。次之以海。冀青之墟。

定陵恭已而治。維繫卒殫。斯未可與大寧河套度外
置也。逮恢則馬歸牛放矣。次之以遼東。若乃財
賦所自出。政教所自起。務德而不務能。則京營
外衛。有懸死養癰之慮。次之以腹裏終焉。夫燕
代谷遼寧慶泰晉諸藩並建時。

太祖典訓重邊。竟以

帝鐵四征。武功百出。是以有師中表。臣哉鄰哉。大一
統也。是以有神勢圖表。圖畢具。而久安長治之
道觀矣。略也者。此其大略也。潤澤之要。存乎其

人

門誓冰 臨克威

曹臺岳梁父仝校

全邊略記卷之一

相城方孔炤潛夫

鑒錄

薊門畧

居庸紫荆關馬三關在內

時維大明洪武元年歲在戊申六月。

高帝命大將軍達魯等議取元都。先是一歲平定中原。諭遣諸將馳檄齊魯河維秦晉燕薊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頽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

全邊略記

卷一

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奉定以臣弑君天爵以弟誅兄至于弟收兄妻子承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其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流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興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

保難固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德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

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二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相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持弦執矢日視我中原入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應人民未知互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

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養無異。於鑠哉。應乎天。順乎人。殷周之所以敷誥也。周七月。大師會于靡清。遂克通州。擒元梁王李羅。元主大懼。夜半逃去。如上都。八月。師入齊化門。斬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等。禁士母暴市。辟安堵。二年春。元也速侵通州。曹良臣以千人却其萬騎。迨夏復至。上命將軍遇春。以所部于太原者還禦之。命文忠李副焉。歸遵化度虎嶺。敗元

將于錦川。獲以千計。至大寧抵開平。元主又率北追。斬慶生等。進攻大典。文忠設伏于歸降。虜夜遁。伏士斬其住。得士萬人。車萬輛。馬牛羊五萬計。振旅而旋。秋七月。師次榜河。遇春暴平。上勸之甚。文忠代將。赴慶陽矣。三年。北平守禦軍雲龍攻雲川。獲元平章大兒忽答右丞哈海等。自是小警亦聞。脩戍亦密矣。乃頻年北伐。十有四年。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高州高州諸部。遇駒驪河。獲其知院李宜所部而還。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于泰寧。二十年。永昌侯

玉。置定遠侯瑄。王等。錄大寧至慶州。下令軍中穴地而炊之。抵捕魚兒海。偵虜主營。斬其衆。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丞相等遁去。玉精騎追之。千餘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妃等百餘。吳王朵兒只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零口。璽圖書一百四十九。牛半馬駝十五萬計。遂班師。上宴諸將于奉天殿。賦平胡詩以賡之。將大軍之威。既已震敗北胡。朵顏元帥等未附。來朝。願服藩。兀良哈。古之山戎也。五代爲渾莫奚。爲契丹。至是

奉。詔以其地置三衛焉。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顏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衛。自黃泥淖濟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衛。卽其酋阿札失里等。充指揮官。各率所部歲入貢。二十有三年。命燕王帥友德。傅等軍出古北口。燕王約曰。吾與諸將軍受廟清之責。來地則曠矣。而耳目則蔽。胡爲乎中路。衆咸若。遣騎哨之。知乃兒不花等。虜廬于遼都。天大雪。諸將難之。王曰。虜不虞雪。雪不虞虜。速趣之。隔一磧也。遣指揮觀童先焉。童于乃兒舊。至卽相抱持而泣。我

師已歷其營。虜大驚欲勒馬走。童說以燕王威德母
恐。遂引見王。王降顏待之。賜之酒食。醉飽之。慰諭還
營。虜大喜過望。比及營。復召之來。如是者三。悉收其
部落馬駝牛羊而還。乃兒較三百餘人入朝。獻其牌
印。以乃兒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
中衛指揮使。交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
賜衣鈔有差。建文四年。靖難革命。移東勝左衛于永
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徙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興
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界兀良哈。始靖難師之
南向也。首挾寧王入北平。召兀良哈諸部從行。軍中多
有功。舉以界之。呼嗟乎。地險山川。惜矣哉。永樂元年。
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瓦剌所敗。奔竄臚朐河。將入
寇。命淇國公福。武成侯聰。王同安侯真。靖安侯
忠。王安平侯遠。李出塞。全軍皆沒。上大怒。下詔親
征。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運餉。曰。武剛車。足可輸運。
然道遠力難。緣途築城貯之。此法良便。原吉等議用
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
城。再十日程。再築之。諱圖畫軍。上曰。可。二年二

月。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恩從。
三月。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斥鹵苦。士馬渴甚。
翌日營西。忽有清泉湧焉。賴以沾足。賜名神應泉。大
凌齊峰。望漠北而嘆曰。元盛時。此地皆民居也。蕭條
萬里。顧敢備強哉。四月。次玄石拔。銘之曰。維日月明。
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望北斗。
在南。次潤澤海。五月。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所也。
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鋒一鼓敗之。本雅失里
重而走。六月。班師。至靖虜營。阿魯台復來戰。上車
精騎衝敗之。魯台遁焉。次榆胡山。銘曰。瀚海爲鑪。天
山爲鐸。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銘曰。於鏖六
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深。永彰我武。旣而軍中乏食。
上就軍中饋之。回之日。倍其餉。乃獲全濟。七月。車
駕還北京。十二月。遣指揮本答哈阿升哥。齎勅諭福
餘三衛。曰。昔兀良哈之衆。患苦韃靼之抄掠。歸附臣
師。我高帝矜厥困窮。設衛授職。屬久叛去。及朕卽
位。略其舊過。撫綏蕃息。厚矣。比者爾爲本雅失里所
虜而掠。又者苦剽兒等。給云。市馬。實行窺伺。罪奚可

容今論悔過願納不然發誅當文皇威加大漠而其殺焉如此者阿魯台納款且請約束吐蕃并女直諸部上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曰狼子奸謀耳使各為心則易制併為一則難圖矣上曰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已矣乃不許仁宗初即位初九良哈許其改過自新仍其前貢曰吾屈已故安百姓哉宣德三年上以秋高馬肥欲親歷諸閭營飭兵備勅塞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扈從八月車駕渡河經打橋九月入薊州官署朝

上諭之曰此漠南陽郡也昔張堪為政其民有樂不可支者國郡長而勉之次石門喜峰口守將泰兀良罕萬騎侵邊請徵兵上曰孽虜何能為若知朕來當駭走其擒之勿縱此則喜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轡期會大兵集則援矣勅以鐵騎三千衛枝欽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覓河虜望見不為意意成卒大聚戰上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上射其前鋒三人應弦而墜繼而神機銃疊之虜人死餘悉潰走上獨以百騎直之黃龍嶺見虜

乃墮馬羅拜乞命乃生縛其渠斬之乙卯暨戊午越五日驛會州以重陽節大饗將士仍捕潰衆俘之上大喜製詩歌慰勞軍中越七日班師百官進平胡表車駕還京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七年成國公勇條上便宜八事永樂之運糧口外也供開平官軍而已近失樽節而聚放之則運不息且如遼東極邊且耕且守其供不出于民諸邊何不倣此萬全轄洗馬林長安嶺黑峪口等月饌官附近支之開平糧支于獨石倉便萬全左等糧支于宣

倉便雲州赤城鵬鶚屯任之糧支于懷來倉便蔚州保安隆慶永寧所徵豆料宜輸獨石倉便宜府衛月糧乞以其半折潤布便蔚州諸軍不應常住宣宜令回衛屯田人歲納六石各牧于附近倉便守城旗軍亦宜摘撥于屯便隆慶在腹今罷禦歸屯便懷來等挈家于順聖川牧馬宜支于蔚倉便其宜府廣昌軍調遼久不代宜撤回便上命行在戶部會議從之令郎中王良都督毛翔專屯務焉正統初泰寧頭目納哈出等請使臣臨衛彼也上以遣生擾就令所

部約束之不用命者禽諸誅貨乃又勅總兵王威曰近聞兀良哈泰寧朵顏福餘與瓦剌交歡累入貢覲我也宜諭達慶達警則有遣奏非大項目所差其貢獻悉罷免九年兀良哈等雖陽貢屢寇遼東延安邊境上怒其反覆命成國公勇朱同太監僧保出喜峰泰順侯克忠吳佐之與安伯亨徐同太監曹吉詳出界嶺都督馬亮同太監劉永誠都督陳懷同太監但住出古北各將萬人約至黃河至河期而會斯野也物力充暢精銳驍勁中消修謀兵專命出塞而

全通明記

車駕北狩之禍伏矣景泰初兵尚書于謙策應之略自薊門始以易州策紫荆關以真保策倒馬關如白羊天壽黃花營則京師策之廣昌及各關總會者名選軍三千委一都指揮之屬門關則專遊擊石虎策之而虛其將軍楊能之身相機策之四年命御史沈性自山海至豬圈兵主事黃節自古北至白羊陳銓自紫荆至十八盤各起其軍都御史鄒來學奏古北潮河寬湯走沙冀垣無塞請下京師大戰車撥四十輛列之以免倉卒從之泰寧章于帖木兒上書

云往者也先令我三衛接邊又召三衛為彼役我不敢背願附塞居住為中國藩並乞大寧府城及甲盾賜下兵部謙以為詐也帝曰從之生彙即勿從夫夷心崇陽侯懋陳議廉之譯以告曰近塞圍獵恐不便于衆去塞二百里可免疫甲盾遇敵奏而給之嗣是紫倒二關則操民兵守矣後免歸農成化二年兵尚書馬昂以邊報繁復二關民兵六年守薊太監龔榮奏福餘平章逆亦勞溫等報邊外情下兵書白主議榮羅乃王仕年為幹失帖木兒所敗已奔卜刺

全通明記

罕衛近報又云罕衆東行此虜雖敗亡之餘而部落實多糾合醜類取朵顏為嚮導或有之矣幹失牧因萬于西北勢亦太甚其令薊及宣大各嚴之九年提督揮使吳廣提喜峰等關于貢者不時納俟其饑困徐啗以酒食與之貿易取其良馬並胡豹皮比還又多取其寄留餘馬及所賞彩緞輒為阻抑三衛怨之屢犯掠遼廣治賊死于獄十二年薊總兵馮宗奏三衛與北虜通有日矣堡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逃者未捕乞于滿成因徒及雲廣道人潛境內者乞各招

集且喜峰羅文黃岸劉家石門一片桃林悉寇衝也
所屬舍餘民壯宜編伍教之冬則協春則免下部議
格不重行之兵侍郎馬文升議于永平草牧馬內選
化千匹分給永寧等官軍三處牧其弱二大司馬頂
忠是其說推而行之十四年古北城垣折五千五十
丈敵樓圯二十三關水患也都御史汪霖已役境戍
修之復請外衛秋班摘撥兼繕上是之英國懋將
張總薊兵欲留京操軍士勿佐工而量起民丁應役
下部言民間歲饑役重卒難徵發仍摘京操甚便遂
從如例蓋自是十餘年太監汪直征代宣大而薊門
亦尚緩矣弘治初都御史屠勣于猪圈更立二關北
曰北水谷南曰南水谷增墩守之勣請馬蘭兵出境
勦虜以報密雲之役部議參將吳玘王志伏于關內
擊其情歸乃有名毋盡出以召募兵主事歐鉉奏密
雲亘千有餘里戍軍僅五千餘而潮河口瀾一百七
十丈請摘馬蘭燕河二邊官軍各一千五百助之
勦兵侍郎王宗美工侍郎徐貫相度石城增設兵備
使兼理永平諸屯宗美貫覆奏曰潮河城之不便增

戍使今以京營三千分番用口人地不習宜掣之而
代以興密六衛附近者州縣膏養之馬宜充密雲操
之無馬者響水谷各設大墩上屋下壕各謀者二十
人分瞭而代若黃花之用京營外衛輪班每失常期
請如例撥長陵等衛近而操近而糧益而鹽菜從之
九年戶部奏永平盧龍撫寧道沿邊七十八處官軍
萬六千餘例于薊州支糧勦虜時日帶甲愕矣以永
平之運薊者夏秋稅三萬石草束折米萬石量發薊
銀易米五萬石俱存附近冬十一月至夏四月支之
以海運十四萬石折色九萬八千金解薊夏五月至
冬十一月支之報可時弘治十年始也七月萬壽
之貢不至部奏三衛啓疆之心微焉馬蘭燕河之二
營道遠莫致請暫設一遊擊駐于三屯添設協同駐
于燕河別選遊兵三千駐建昌以應之命王果白琮
協楊勝而定自去年秋及今十一年秋虜入密雲掠
二十一入兵備張璉參將吳玉自勦駐遊兵于建于
密各三千犄角之罰九九而罷巡撫洪鐘奏潮河地
皆流沙難于疏鑿請于關東二寨三寨之間其山外

築內堦。壘爲兩渠。以殺水勢。復砌堰引水。蘇川中行。築關臺于壘上。守之以百人。虜不得衝突矣。永平。邊虜素無營壘。欲將遷化。以東十四衛。九百餘人。留永從之。總兵蔣驥以隘兵弱。乞調興營等衛三千。免其京操。而邊上山林蒙密。反寇虜窟。或築或焚。攸寧之策也。部從其請。十二年。巡按高銓疏。居庸關外東西隘。各有壤境焉。雖曰隆慶左右懷來永寧四衛爲腹。然外口不密。賊騎並進。誰能爲倚。請以其京陳二百五十人。回其衛。以撥口。巨馬河之北三里。地勢平展。

可築一城。下視紫荆關。度之以壯關焉。報可。十一月。大司馬馬文升奏。弘治以來。邊吏貪功啓釁。遂致寇侵。次密境二十四。次蘭谷境七。次燕河境十七。如距無人。久而習玩。今馬步軍增至三萬五千。而一虜無獲。請督責總兵以下方略。宜如宣大例。分爲三路。而大將軍居中。熟計其要害。十四年。工科給事馬子聰等。劾洪鍾鑿山。敗水。功久不成。上命錦衣。率絨往勦。復遣大監李璋。工件張達往。報鍾所鑿石洞。泄小冰耳。夏秋溢。石墜。仍敕遺其地多沙。耕種匪宜。若其

修築石城。長牆續可嘉也。兵科周仲等。劾鍾欺罔之罪。有三臺省交論。請逮治之。尚書文升亦云。鑿河之妄費不貲。壓震之嗟怨已極。詔罰鐘俸。十七年。命工侍李燧。大理少吳一貫。通參叢蘭。經略邊關。燧起山海關。山至密墓田。貫起黃花桃峪。至居庸白羊堅子谷。蘭起紫荆南山。至倒馬之葦箔嶺。召至煖關。曰。爾等往整之。增軍之少者。治吏之不職者。務圖久遠。勿爲虛應。各賜白金緞鈔以辭。燧奏。古北及廟山垣。一千五百餘里。營堡一百四十餘多。而衛卒

赴工未免重困。乞于順永輪班匠衆之。以下班之軍協守之。舍而修築之。新立石匣等營。防守乏士。乞都揮張澄。郭振。所領軍分投布列。不足者。召募以實之。制曰。核毋冒。十八年。梁顏都督阿兒乞。蠻使貢。言迭北小王子。欲妻以女。不從。願爲效順。太監陳榮以聞。降勅獎之。正德十年。軍務侍郎陳玉奏。官軍四萬九千五十餘。逃者七千餘。令所占之役。清還千伍。而類餘丁以補其役。燕河所轄五百餘里。非一人所能督。宜分撥。遼連及濟家營。委之參將張錦。駐太平寨。

議九之。關御史張鰲山奏撫守要官各住一方兵分力寡而號令二三遵化一城適中請併治于此近年衛弁假托軍政取回不及原額之半故在京京貢甚多而邊受其弊自今請勿取駐牧熟夷叩關乞鹽米而架砲之夜不收反出其外染習華風熟知要害速宜遣之初花當千把兒孫千騎毀鮑魚關垣而入逐寇馬蘭參將陳乾指揮談茂馬英死之侍郎王超撫王倬報虜五百騎入板橋千騎入神山千騎入水洞千選以桂勇充督餉統西官廳之三千河保連官三

千往禦之而惟蔭乾等衆顏督花當令子把真打哈齋齋文謝鳥關之犯願貢馬十匹服罪而通事王遠孟昇宣諭有功部議把兒孫雖暫遞仍宜拘治爲賊保定撫周季鳳稟工侍沈東魁爭盜採之禁日易州獻契薪經稱出廣昌蔚州靈丘而奸商憚遠涉乃盜之紫荊倒馬皆禁山也一障之一代之法弛矣謹從鳳言嘉靖九年劉極儲主事康河言本折之顛倒也官軍四萬二千有奇春夏本色秋冬折色例也外解不時銀米兩乏如遇支折之月而左藏無銀顧乃殿

雖以取盈及其支本之月而運撥愆期顧乃增價以傾囊每歲無名之費四萬二千餘金良可惜省乞勅鹽兌進洋海運以七月爲率抵薊候給大計禱矣報如議巡按周釋疏請各邊中官既革則石門內臣不宜獨存衆顏之種花當已死其次子把兒孫亦故宜早定其嫡孫華蘭台銷據竊者心懷戾至計也夜不收所繫至重宜赦其越厚其實恤其死事者然後可責其利探微密豫識虜情緣邊無武學宜廣設之使知禮義之道韜鈴之紀也可之自把兒孫之犯邊

也其零騎關于薊屯于石塘御史聞人詮條其敝曰將之有統將之紀也建昌脩本屬燕河而妄稱專勅曰我遊兵也聽部符而已黃花脩本屬密雲而各自立統大水峪之寇諺焉奪氣喪師隲此之故戍守之役非土著不能知其險非恒業不能固其心如黃花渤海最要害而老家軍士不過一二百人雖旌卒陵更會無厲志建昌營舊倚中貴人私之習成悍驕矣似宜還于七陵之軍雜于三戍地而給之田廬然後顧其情而銷其獠天津六衛之班何不解發其免

操之餽補新舊軍之衣器誠兩得也。馬永蕭陞其才堪總兵。請遣大臣專督特爲振作。上嘉納施行之。時新任大將軍卜雲遠在甘肅以提督東官廳總兵官張觀署之上便宜七事一關伍二選壯三增墩四嚴哨五併村六捕盜七召補從之。命給事中曾忭勸肅撫王大用參將袁繼勳等先後失事狀奏記曰。剿失之大者五一犯冷口嶺崖者。朵顏夷打哈也。罪在大帥楊鎮通事王達貪鄙乖張不恤貢漢之宜三犯大喜峰者打哈倡之而脫水濟之罪在撫臣王大用

謬憑故蹟經營霧靈山妄開馬市遂啓戎心先經兵垣劾罷矣五犯黃花俱野達通漢老究爲之此夷非隙特防疎耳疏下都察院速問擬遣有差初正德車駕之巡幸也中貴監守官各開按伏行糧之例冒費無算後都御汪玉輩之至是撫張嵩劄于石塘之警奏復其例凡馬蘭等營出八九十里外按伏者仍支糧以行十六年塞天壽山黃花路口塞之誠是也總督侍郎胡守中大專精于石匣以爲潮河牆子之中區也喜峰貢路也故有來遠樓可容萬人水壩而

未葺夷人過其下曰樓猶如此豈能伐我哉華蘭台驍勇絕倫私與北虜和親日事鈔略密口之去小王子牧地一二日程耳臣以身臨邊宣諭威德請特頒綠段犒之禮部議華蘭台補貢既赦後期之誅復加殊格之賞此率自邊臣行之猶恐遂例若以降解出關領于天旨長驚滋貪犬羊無厭從之時守中于本兵張瓚深結禮尚嚴嵩後特簡受事則此塞外古松數萬株沒帑金以媚內大貽虜害復索富商宿將多金御史洪源科王燁劾之及大敗逮訊論斬六月

大同虜謀各至大司馬策總兵祝雄駐密參將王繼祖伏古北遊擊毛尚忠守白羊邊東將趙國忠駐寧遠河南撫駐懷慶山東撫駐臨清東西屬駐通州紫荆兵師周徹駐保定爲涿州應本兵率大營駐崇文三門外保定撫丁汝夔請甯定州茂山之班以補紫荆甯真定神武平定之班以補龍泉而以津河二衛之班分助之外援則請大同之遊兵內防則請薊遼之遊兵起于南至順廣各以甯班援之仍給種馬手民兵免其入解乞帑十萬爲芻積又接境山西舊無

墩哨宜諸增置俱得官御史郝名言黃花潭將縱役班軍治裝索然大損其舊臣擇其精銳駐大水峪用應三方之警焉二十三年虜酋白通事寇黃崖我軍敗之復寇大水我軍又射却之都御許論躬督戰而副使喻智守備張鳴謙劉道等咸有設奇之助升賞有差兵書戴全請修重關之險遣侍郎路迎往理宜大偏關爲東密西刺之捍覆議郭宗臯之疏虜錄獨石四海治則指密矣蘇青山犯喜峰則指薊矣薊故待機于宜爲率然勢特練蘭谷等遊兵從匣以壯

金史紀事本末

卷一

十九

密焉防守之法但嚴分于城堡而公疎于邊境非策也自夏初及冬初議堡兵畫牆正界而出之以律宗臯更請分主客兵而東路西路有那移之弊奏乞京營三枝協之而重定偵伺之賞不爽者例以擒斬優之預擬借詢之法脫居庸有急量請建屯脫密雲有急量請居庸之京兵各允所請總兵許國言因地用兵機宜乃合庸刺二關地勢險阻不利馬利步各馬五百步一千五百足矣亦以宗臯之改大水峪也行宜騎而建昌五百人則卑改渤海所也峻宜步而騎

兵三百則匪易更易之兩地悉便其按伏之兵五百人回營練之而聽警發之給事諸葛峴有增官之議臣兵部難之曰薊增設副總者二參將三守備十有二東遊兵于宜爲天壽之援布京營于兩關伏鎗手于溪似已周矣二十五年郭宗臯告急請調允之越年復奏乞勿調請折其餉三萬金發薊而上伯章獲猛革禿之勞乞官共子上曰宗臯昨歲虛張虜勢報請京兵今歲豈能預料無虞輒擬止調且京兵原不專爲薊設胡乃極扣儲募若夷人獲功固有常典違

金史紀事本末

卷一

二十

例邊撫疎輕肆邊寄令革其職巡撫孫應奎議薊之通馬步隘口者凡九十九墩垣之修者一萬七百一十二丈秋防雖畢夷報未靖乞留保定營兵上駁之曰邊自有主兵嚴冬留客兵非體也亟令掣回二十八年侍郎范總經略薊事而言曰潮河古道門外烽窩增墩一設橋一兩山之對設敵臺二龍王師坡二寨加敵臺三各募勁卒戍之居庸關之外爲宜內地也互推非法宜下互策之令如紫荆之桑谷倒馬之中窰峪龍泉之陡石故關之白灰溝宜創城設險

以依各關之急。阜平縣之次溝。有鎮焉。愚民聚爲亂。宜都延司。覆可。保撫商大節。議擊通派之戍。以還。部議。蘄急而保緩。毋或二三以滋觀望。關御史姚一元。言。蘄軍之賊也。撫實累之也。往者實不過鹽米。今益以牛羊幣筴。歲用萬四千金。將取之軍。軍食輒亡去。公帑既不可支。官署之儲。又無從措。不爲之所。軍日困矣。下部覆。屬夷每歲再貢。往者三四百金。取諸景忠山。香潔而足。今無慮數十倍。而隙掠較甚。陽順陰逆。良恐慈實太費。威防不立。而典邊者藉口于養捕。

請禁之。禁額忌。因仍。致釀內患。其令非貢期者。閉關。二十九年。都御史汪汝孝。憤三衛之索無厭也。嘗出境模殺之。諸夷以此蓄怨。猛可犯蘭谷。又犯河坊。前後斬二百餘級。盜難再失利。然遂通北虜。滑古北矣。八月。虜酋俺荅脫。脫辛愛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不得入。遂擁衆窺大同。仇鸞奏。虜東行。且犯宣。蘄。恐近京師。請移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警報日亟。乃發諸邊京兵。共三萬六千。分布關隘。虜自宣府走薊塞。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之。虜乃伴督。

衆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潰。虜轉掠懷柔順義。聞保定兵駐城中。遂通通州。巡按王忬先期駐通。牧清。并。蘇。路。河。西。阻之。不得渡。分掠密昌諸州縣。忬夜令人縋城。走京師。請援。上聞。遣都御史王傑。以三千騎援通。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塞。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黃。總督之。虜大衆營白河東。仇鸞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楊守謙以保定兵五十至。遊擊徐仁以延綏兵三千至。已而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

七鎮五萬人。拜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軍事。賜襲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密啓封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啓奏。以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復以陸炳督守城諸門。議察非常。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羣。宥。獄中。邊將戴倫。駁陽安。從戎。以自贖。分遣京營兵。屯內外巷陌間。京兵見敵。驅之出。皆泣不前。時勤王兵。皆輕騎不甯。模。上命。餉牛酒諸費。戶部無所經。以文移往復之。三日。後。人。纔得數餅。既發。果。而釜。囊。索。一無所藉。士卒饑疲。

其陞解職乏軍興。上怒責計部不前定。李士翱等皆褫服視事。辛巳。虜北出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貨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廄內臣八人去。見俺酋跪坐氍毹。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及啓書多嫺語求入貢。上召嵩本階入便殿授以御令各書所見。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聞於事。虜不舉入寇。震宮闕乃許之。賁何異城下盟。不可檢討毛起。謂時事孔艱。宜暫許。俟出塞而後却之。貞吉叱起謬語。然中

金通明記

貴人業已聞。大內矣。議奉入時已暮。馳騎召吉至西苑。賜酒食。令僚奏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已詔。速獎故都督周尙文功。并釋沈束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上卽詔擢貞吉兼御史。肅萬金往募首功。癸未虜繇鞏華城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保定皆震。次日亭午。上出御奉天殿。勅責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卽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

會仇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覓諸隊鸞兵大譁爲御史所劾逮至。以恠怯不戰削籍。起遷巡按王忬爲參都守通州。時上下恬熙。忽遽變。大兵束手無措。卽偵報無一當者。凡桂偵不十里。遇避寇者詭言卽返報。復遣一卒。亦復爾。日數十報。卽城中數十驚。于是大同軍故爲推警。掠村落無所忌。卽捕之。輒自詭曰遼東軍。蓋柔顏諸部。誘謀云導之入寇者也。鸞方蒙寵養。人不敢忤大同軍。而帝以其入援爲諸邊先。卽掠食足矜。鸞亦自私其軍。不繩以法。兵書丁

汝襲無可奈何。輒令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謗襲山東人庇其鄉耳。及虜薄城而汝襲受計於嵩。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諉曰汝襲有禁勿戰。語稍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速屯郊。虜薄城。楊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遠避無從驗。自謂擊虜而戰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殘中貴庄墅。中貴遂謗汝襲守謙貳於虜。帝乃命執汝襲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卽訊。丙戌刑部彭黠都察院屠偕

大運沈良才。會詔汝襲守謙罪斬。具奏書少緩。帝坐齋宮。趣其獄。不至。怒。貶等比肩。故援獄以觀。待免。亦逮獄。與杖奪俸。時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棄二臣于西市。累以拘。時科臣按例三覆奏。帝亦杖之。削籍。仍追理貞吉。廷議多戰懼。謂其狂誕。申理周尚文。沈東。而虜金不能得首功。杖九十。滿清浦典史巴丑。虜將金帛人畜北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城外以疑我。會鸞率諸鎮兵尾之。阨險不得出。乃稍棄餘物。從東南南行。至昌平。猝與鸞軍遇。縱騎蹂躪。鸞軍創。幾獲鸞。得徑將力援免。虜循古北口故道出塞。鸞先後得二百級。自効無功。帝詔達太保。賞齋其渥。汝孝雖被逮未至。就軍中驟虜獲首功。比訊。準後功。未減戍邊。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遣侍郎駱顯賑撫被虜郡縣。掩獲埋荷。李士翔先以乏餉獲職。仍命副。郎中皆戍邊。初。守謙之入援也。提精兵五千。上。甚壯之。而輔嵩內諂。心懷其奉公也。故終以不全。仇鸞以絕途獲寵。多籍軍國大議。鸞請徵邊兵入京。兵部曰。禦寇者。不于門戶。而務關于堂奧。可乎。帝命。

宜大二邊勿徵寇。入犯卽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邊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於營。諸將分諸各訓練。十年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候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侍史道順整士馬。戶書孫應奎。願備軍餉。工書胡祖。願利器械。乃命戶部括各省貯積。追補遺。以俟軍興。至是。兵部調發軍三萬赴前。而鸞執爭之。上已可。鸞不惟調矣。左侍郎史道奏邊牆限虜。不爲無功。忽于修而怠于守。何異因噎廢食。耶。借役各府。濟變之計也。上乃屬總督何棟。築之。鸞又奏。泰福二衛夷。畏虜徙夾牆。宜撫回原衛牧住。如其寡弱。俾歸。亦當計安插之得。旨下何棟。報奏三衛各有分地。朵夷牧箭之邊。泰夷牧廣寧之邊。福夷牧開原之邊。近年小王子打來孫。侵于三岔。與泰繼殺。避入夾牆。亦已復故地矣。三衛貢口如常。初未告警。其在遼屬夷。稱虜患者。卽二衛遷徙水草間。故。靡常耳。無可安插。然互屠而不外附。加撫爲宜。副。尙有功。如陞朵顏。上允之。鸞又奏。朵顏。克哈。哈赤。哈丹兒。陳通事。昨歲導虜犯順。及虜款而復詐。

焉請加討。兵尚趙錫範、陳彰、克哈、哈赤、乃桑首也。受都督之職。一有運動。諸酋俱叛。逼之合勢。如其勦入深陷。難保萬全。縱能一鼓殲除。微屬夷而延北虜。草肥水饒。益從南窺。爲計左矣。惟哈丹兒陳通事。咸我通逃。爲之煽搆。多方擒捕。用戒戎心。上乃從之。嘗又奏前空矣。宜以大寧都可移置其地。如慮重遷。或以大寧所屬外衛班軍。免其京操。撥前爲禦。部議移司較難。改操較易。春秋領班。添設參將十遊擊。二分番赴邊。舊以前分十區。區一衆戎轄之。有將

無兵。定擬歸併。而班軍三萬人。授一室。計費二十萬金。汰老弱。分衛僻。嚴截殺。獨殘賊。遂定爲八區。而督臣具上主客之數。三十二年。兵侍楊博。兵書孫豹。相與論昌平事。不嫌鹽梅之濟焉。博之言曰。昌平都御苦無事權。宜割涿霸十六州邑。建之開府。豹之言曰。遼陽之奏設昌平。爲所私也。自虜入患。已分八區。設總督軍門矣。昌平都院準之便。博又奏長峪鎮邊橫領三城。宜設參將爲援。許之。是時虜勢甚熾。衆夷囑索繁矣。雖甯山海商稅佐之。益不給。通平出塞。輒轉

之。肅關而叩關。將校幸焉。且每飲軍資賄之。去其不得所賄。輒殺所執卒無忌。關御史楊金。謂孽胡可長也。宜問之不則。閉關絕貢。都奏御史言是也。三十三年。桃林參將李意。購得寇通漢于獄。東西虜把都兒打來孫擁數萬。從虎山犯潮河。及于觀操吉丁。總戎周益昌禦之。丙寅攻龍王谷。益昌急。又分攻松嶺。夜襲孤山。俱不克。我憑牆擊之。虜多傷者。丁卯虜薄古北。而大同平虜堡亦告警。是時虜百道進矣。上爲肝食。遣殿衛卒偵之。得楊博環甲登陴宿垣上。諸將力

禦狀。詞以實聞。上大喜。發萬金犒師。博益昌各賜服色以寵之。三十四年。虜萬騎犯馬蘭縣。寬佃入。參將趙傾葵。指揮褚文明。李湘。周官。黃世勳。段起元。孫世爵。死之。總兵益昌從建昌引大兵至。虜引去。棄馬據山磴而走。拾虜級二十餘。馬四百餘。總督侍郎王忬。奏薊遼地而守。定步。按定州等遊兵。可藏馬八千四百。副總王重祿。可藏馬三千五百。遂爲式。屬夷伯思哈兒窺邊。守備廉承恩。出哨盡殺之。還白忬。忬謂夷罪未明。承恩似專殺以讐。詔驗之。三十六年。把

都兒以數萬人流河口直犯承平遷安副帥蔣承勛力戰死之二日出境上褒卹承勛而降訶忬等會御史楊惟平勘疏謂忬傷戰誇功詔以自贖大學士嵩奏報曰虜乘流河墻缺乘虛徂于得利速核未完之工修築堅固亟練原營未宜專恃入衛而已京營數不足十萬應責戎政實操之上聞邊墻起于何時先代何策爲上今當通關焉嵩對五代時十六州之地遠矣太祖始入元君付大將軍達以修陞之任累朝加繕益嚴庚戌後議費百十萬極衝次衝

之口既報竣桃林劉家以爲山險也惰之虜從僻人此後疎者治其董役之罪人知警矣兵書許綸條七事以開白衛形勢與他邊異他邊多有重關如大同之三邊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延綏之夾牆皆據層險而都城根本之地獨無虜即揚鞭已聞其戶漫無限隔臣早晚思之惟渤海所之南山陵之東有蘇家口實爲扼塞直抵張灣百一十里涉至通州北塞離村四十里白河水澤茂馬可據守焉塞離至蘇口七十里間地形平湯最爲虜衝若築臺界塙庶幾來

制不能直薄長驅也命廷臣會謀允行之三十七年追論冒破修邊之罪前侍郎吳嘉會黜爲民何棟閑住邵世勛等三百六十人王臣等八十三人悉薄治之臺省萬民莫不哀泣是等勦報之數五十七萬三千有奇已冒四分之一矣楊博議以勦入衛而請于宣大王忬執之上曰今區練守八年于茲每遇秋防第思多調邊兵此豈遠謀而且彼此紛爭矣忬又請請遼步駐于馬蘭上曰遼餓甚可復請耶部科共酌以報職方郎唐順之復閱視之命曰昔漢武以

金邊略記

卷一

千

遼陽突騎定天下唐藩專制而盧龍一道虎視河北士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沈鬱即今勦是也以臣所見尺藉耗滅除夜不收千人屯建兩營古燕南區撫標射手數百人之外皆虛糜朽蝕不濟緩急之用近日寬甸河流之變至於近撤宣遼遼徵延固甲冑變亂于道路杆軸匿竭于轉輸蓋積弊之極耳練主賊客天制久頒不謂仍徵發爲常置主兵而不整誰之咎也今可練主一部賊客一部期于主盡練矣而免調爲長大約馬步額九萬一千有奇逃亡至三萬

二千有奇。諱治總督以下疎曠之罪。得嚴旨降忤。等二級。責以三年有成。上問戶部以虛兵之數。尚書賈應春對以不知。上責之曰。所查五萬九千三十二名。文冊歷歷也。于是通檄嚴之。請舉始得。上因問內閣。邊兵入衛起何時。建白何人。大學士嵩對。祖宗時止有調赴土兵。各省殺賊之例。四征不庭。及于邊警。皆簡京軍而往。正德七年。劉賊陷入山東河。南始調許泰鄧承領邊兵而逆。梯就宜大勁卒。見南。應之駕。此軍入復京軍。底弱必驕。橫內輕。隨有叛軍。

小邊略記

卷一

五

之變。議者憂之久矣。逆變遣臺官四月。分往各邊。選入衛者十八枝。鸞自領之。名曰護陵。未日守薊也。何棟暫借二枝。至王忬乃盡調擺口。致賊乘虛入遼。顧實錄此。唐思遠矣。王忬諫河南入衛。不如徵其。歲費十萬。來募之一也。梁勾之法。勾于軍。則第矣。土著流寓。歸其雜糧而抽之一也。清勾原籍。乞專勅稽之一也。造營房。恤士矣。給荒地。墾之一也。恤夷之費。如唐順之之策。歲給三萬金。一也。兵備楊龍賢。張子順。伊介夫。借寇一年。一也。逃亡士卒。責其鈴轄官。以

五百為升序。一也。便議行。三十八年。虜自遵化東掠。至遷安西。至玉田等。駐五日。薄暮。趨鮎魚遊。詔御史查虜所從入。及守臣失事狀。御史方幹等奏。點虜也。會州。垂涎內地久矣。倉皇失策。以致荼毒。不可言。飽利全歸。玩敵宜治。上逮忬于詔獄。司敗比宣督。翟鵬。陝督張珩。例皮之。上駭之。棄市。都御王輪。陞二。調外。總兵歐陽安等。下巡按。速問如律。忬輪事同。而罪異者。賊嵩固踞高下焉。故也。總督楊博。青晝地。秋防三令。兵備官各移駐控邊焉。天津雷夢麟駐石。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塘。密雲李尚智駐古北。冀北董邦政駐塘子。薊州伊介夫駐太平。霸州溫景葵駐燕河。昌平栗永仍駐呂平。俟入冬解嚴。以為功罪。博又留延緩。固原寧夏三營之軍。為春防計。非計也。七月。把都兒犯薊西。胡鎮。擊破其前鋒。千連陰。復分犯沙嶺。燕窩。白允中等。憑牆禦之。乃引去。是役也。酋狃于舊。六月。尉州之獲。而總督許論。諜知其情。半月前。厚集以備。故不得利。論乃條上封事。禦虜之策。守險而已矣。當於口外道旁。對築敵臺。去牆二十步而近。置軍輪戍。以火器夾擊。

之臺軍自取善地。與內守者善。襄斯固矣。職方郎王叔果復開視之。命曰舊兵瘦勞饑渴。弱而不能練。新兵烏合應募。擊而不暇練。邊城曹寨等遊兵。皆客居坐食。冗而不必練。貴先擇主將耳。將才則兵自精。如黃龍黃演七八人。悉貪庸不職。祝福雖廉。其才出于雲宵之下。詔以冒代禍。而併提督之署焉。總督論奏。勸賞之無資也。率私貨募餉。減月餉以填之。此何異剝肉補瘡。勢必糜爛。請戶部歲頒萬二千金。兵部更給馬價三千餘。則取之本邊軍租。贖獲及香謀。毋

金邊客記

卷一

三

累貧軍。自是岡寺馬價爲漏卮之萌矣。時境外有闖入石門攘牛者。酋長影克及其弟一凡魯思。以其牛還。縛盜者以獻。則校掠者也。賜舊衣幣。而赦被掠者二人。召博入掌大司馬。博具上略。曰今之邊九。而勸其腹心也。永邵保。凡慎權要。三部寇大同。而其酋俺荅黃台吉。把都兒土蠻等。潛形不露。恐其窺蘄深。莫先于逐大同之寇。清以壁之。伏以奇之。精以搗之。則蘄勿能近矣。莫先于獨石之哨。所謂蘄得其情。獨石得其形也。請貴宣以偵馳之。且各區悉聽其宜。胡

爲督撫虛加選制。不遵制。而兵備之賞罰。乃勵也。昌居于宣。率相談担。其與懷隆永治。務明唇齒以維之。著令匹虜不入。俱授首功。如燕河之逼遼也。聞警赴援。其勿候徵乃發。于大司農請于年例外。加餉四萬兩。詔節之。勿侵。兵郎中許汝驥奉聞旋奏。記曰。蘄之門兩焉。懷來海治。其居庸之外戶也。寧屯。其山海之外戶也。成屯一空。止恃叛服不常之屬夷。爲蔽焉。可乎。蘄之軍三焉。繼補者。以下繼丁。多脫籍而鮮實。召補者。以人代役。率率漢而易難。新募者。設法克數。

金邊客記

卷一

三

多騎情而難用。軍目日衆。軍奸日滋。唐順之徐善慶選練之說。亦既施行。而成效未睹。蓋六弊焉。私役賣間弊一。精卒健馬。多爲大將親軍。獨遺老弱守邊。弊二。科歛無術。弊三。廢弁冗食。咸取之軍。弊四。屬夷挾實無厭。弊五。給餉不時。弊六。部堂列其說。而蓋之曰。餉丁倚繼補之數。重麗尺籍也。河南折衝之歲解。勿愆期也。意臣勿攝副帥之署也。廢將宜驅逐故鄉也。以拒守匹馬不入。爲首功也。椿朋之限。母後時而追呼也。上覽奏。革論任。罷總兵張承勳等。下關臣治

之權院張珅降一調之費楊選以訓練總督選修奉日主兵不振者防守修工其餉獨薄加以撫夷之私扣逃亡行乞邊兵不振者戕殺所來庫馬殘賊殆居其半班軍不振者卑山德州天津河通有春秋二班之名逐鹿四衛有下三千之名浮靡不武住者乏食募兵不振者舊四枝新二枝各利糧而已糧缺則煎煎慰拊猶虞後散何暇教演哉餉運不振者主兵糧半出于民運客兵糧全出于內帑年終會計戶部類辦之商價過期災沴歲被月給本色尚保一家月給

折色不驛一身遲及四五閱月甚矣入衛動千萬里離一二年而一升五合之餐半入攤稅沙土如之何不典甲賣衣餒而逃也訓練不振者大操迄事無賞無罰士藝何能得精尖哨家丁不振者無警無趕馬之利有警無新獲之勞將領不振者臨陣遲遲不斬仍復資緣地近輦下輒干中貴或抗忤執法立見牽謫沸騰矣馬匹不振者折色每料九斗折銀不過三錢折不辨本之半上憂之諸兵部曰勸臣遇營張皇惟調客兵初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聞減撤不獨

煩費亦失人情如何轉主免客大破常格勝博宜竭忠謀別議以聞博乃申前說爲上十事大要免調延緩一枝而預防之策請選京營爲八部部足三十騎居十一爲傳報步居十九爲列守以春秋二季番戍近邊庶勵近而恤遠也封疆之臣宜按行塞垣之外相地戰守毋恃邊境仍優哨瞭之賞做甘肅壁院之制而貧軍而數百里俸食者應令餉司往就而支之上日可戶部議勸折色二十七萬九千有奇民屯漕本色二十四萬七千餘石庚戌以來漸加京運增至

七十二萬有奇它漕不與焉伍缺營逃則食宜贏何乃稱不足耶上曰楊選之急在民運之通也運悉心計選又奏振起標兵之法爲減入衛之張本也請于緩同遊兵選取三千益以遼保募兵之三千選分二部優以本色倍以馬錢云給事邵棟本查軍需耗侵以巨萬計曰舊督臣許論餉司閻光潛之失也籍既虛丁復濫注或代客而戰客或代主以守門皂與承盡食軍門之餉商民辦領胥成影射之風上追治有差選奏民運所以贍主兵也乏置動至數萬何

也搜拔誣擢于嘉民。遷徽抗達于巨室。批開展轉于虛文。假半觀望于獨免。此四者軍民之蠹也。會派夷于成限。徵飲失于及時。比併混于無等。聚斂徵之。不實。稽銷註之。欠嚴。追還買之。無法。也租之弊。甚于民權。武弁不肖。甚于有司。此六者官司之蠹也。上嚴飭。四十二年。延接溫如璋。奏主兵之數。已練者十之七矣。上喜。奏選等銀幣焉。俄夷酋通漢叩關。副帥胡鎮伏兵執之。通漢者。辛愛之義酋父也。其子縛齋。老至墻下。請易之。選乃悉數其罪而釋之。獨罰通漢。

要以其子入質。令其諸子。迭爲質。馳疏謝其略。上復錫以銀幣。十月丁卯。虜大入。潰墻子嶺。詔宣大總帥馬芳。姜應熊。劉漢祝。福等。速入援。以尚書江東統之。鎮遠侯袁。領集東營分布十六門。上諭內閣曰。東見火光。去都不速。何不聞截殺耶。隨諭通濟二地急保之。以漢護康。以芳護。陵。毋怠。時大帥胡鎮。率願已赴通。迎敵有。旨遣官齎餉。楊之。博等奏。庶下恤諸將至此。士氣當益奮。諸大臣奉勅守門者。以請兵不至。疏勒博。故呼。事定。書。侍郎孫植。以博。

有邊事而疎必激。上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大呼曰。兵至矣。俄而總督選以虜東退聞。上疑之。問大學士階。曰。聞賊少退。恐詐也。而選遂謂退殺果一行否。階曰。賊營在平谷。選對果已往通。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上曰。然是。送言殺其謀欺乎。兵今四集。遊戲揚耳。庚戌之轍。又成故事。博等有甚奇謀。聞彼怯夜戰。何不夜攻取勝哉。皇高祖歲一巡邊。皇兄亦威振若彼。今內逆欺。外賊侮。事不可復。階乃馳告博。博上嚴守十事。約徵大兵。集。

戰死。擢廖果。擢賞格。然酋已大掠順義三河已入口矣。分圍下店。詳請趙添孫。願死之。大帥鎮潰圍出。給事中李瑜劾奏。選等擁兵畏縮不前。東應熊福。不驅而犯難。亦何及矣。侯虜自出。登所宜哉。會侍御黃泮亦勒墻子嶺。楊。應等。上大怒。命鑄衣衛速選。紳等拷訊之。應熊等敗虜于密雲。斬首三十餘級。虜亦引而北。京師解嚴。上諭博曰。賊滿載而去矣。丁丑虜選援兵撤。論功則東報斬殺七十九。以應熊爲之首。巡按董堯封。上罰兵斬殺二百九十九。以郭號爲之首。

育于是樞部叙之曰朝鎮奮擊于孤山江東追勦千石匣大小戰二十陣虜帶死扶傷痛哭宵遯誠二百年之奇功上玄威佐之丕顯也上于陞慶齊師各有差是役也三衛夷爲導詔督臣謂從清家口而進誤信之引銳先注虜乘墻子入宣大遼皆傾而援之東西相伏莫發一矢會楊縉石玉來援三河虜遂大掠樂東諸縣無算東既紖援兵壁屬義不敢進待其輜重去以精騎殿後諸將望塵而尾之徐徐以虜爲師現預火器待之于錫子嶺虜被焚斃乃別取道

龍喀碑窰是時虜歷且疲失道衆亂兵法所忌乃諸將徒取零騎罷弱者上首功蓋中國之精良十七在是而技能止此及還紳逮而諸將懼雖倭捷蒙賞然本兵竟無消勺及矣四十年東虜土蠻黑石炭等糾萬衆犯一片石參將白文智禦之總撫溫景葵復拒之攻山海不克而還總督劉燾會計日增矣戶部裁抑之以五十三萬七千爲額然蕞疎通潮河之水達于通州小舟轉粟于甯大省餉運之費往者牛關山陸輸試艱也昌薊之糧起于庚戌清總徑運其便

後復乞于通吏因緣爲奸盡請令江北山東二總直運至龍慶石匣近倉而止到日卽給通關毋令淹滯漕卒兩利焉上以邊卒多不用命欲頒三萬以款之大學士階對春防實矣秋防將以爲例實之不見恩不賞適生怨耳不若足其本餉而賞則留之以待有功上深嘉之上諭薊塘久雨所地亟簡才望大臣行邊于是遣兵侍選鳳翔而土蠻界嶺之報至大掠昌黎等邑時宣亦有黃台吉之報矣始虜攻界嶺入羅漢洞諸將吳光裕俱無禦之者而情事亦通

金邊略記

卷一

去以故恣掠遊騎及于灤越三日總兵李世忠始引兵至虜已退李家莊幾爲虜圍而策應諸路悉至虜乃解折而東出義院口會天大霧迷失道墮崖中入馬枕藉死者甚衆諸軍爭割級而世忠所上多僞者總按七百二十餘級上乃降督燾驍撫耿隨卿民戍世忠臣帥王治道羅錦董一元張臣等資金帛有差隆慶二年總督曹邦輔欲令昌永募標四營它運近地免其赴京巡撫劉應節欲改昌平十六州縣爲衛而部持議不可應節上言宿蠹之大者支糧之速

也。馬折之膏也。權夷之私憤也。行邊之煩也。役邊軍而乘戰馬。文吏之刻也。武弁類多貪墨。而繩之太過。勢不得不曲意迎合。以干薦達。雖廝養陪堂。皆厚爲款洽。一切供億。歛之軍中。凡此五難。諸邊有之。而顧爲其總督譚綸疏曰。今之策虜者曰乘障。曰設險。然薊昌東西二千里。卒不滿十萬。率實地數丈而守一人。虜聚我分。難當一面。說者選兵破虜。誠長禦而行之。有四難。大虜長在騎而我制以車。車戰須三萬人。非有見伍。計從召募。虛費五十萬。司馬告諸一難也。

全邊略記

卷一

四

燕趙之上。數年銳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士萬二千人。雜教事。必無成。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足可立效。而疑者謂使之不可比。教之不可南。虞其有他。是臣兩人尚不足信。尚專之任哉。二難也。軍旅務在威嚴。聚法必致大駭。流言易生。忠智掣肘。三難也。虜一破再破。乃終身創矣。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力至。四難也。姑就見兵。選爲十枝。枝足三千。列爲三營。一營千密。一營千連。一營千三屯。付繼光以總理。小警自禦。大入併力。亦頗。陛下少遣罪誅。聽臣決一死。

戰以收桑榆之効。此練兵三萬。必欲得易銳千三千。以衝其鋒。請選浙兵以濟時急。勅遣錦衣衛一官。往浙募之。令參將胡守仁李超將之。而北。綸又言。十年來主竟不充。客竟不罷。何也。任未專而行未核也。請勿使按臣關臣與其事。二年有成。遣官閱視。乃底成績矣。御史爭之。亦各有條議。上曰。信地。既分。注意各異。不行專責。推諉坐視矣。仍分信地。守者自之。應者次之。其馬戶抽丁之議。不准行。于是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訓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新兵不習戎事。而好未技。壯者役於將門。弱者僅以充伍。也。邊關遂遁。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衆逆爲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辛鑿馬慳。不救於事。三也。達軍邊軍之戍邊者。最涉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蓋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思威號令。素不。

足以服備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府之班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訓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爲銃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

全註略記

七

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蓄。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迺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休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

全邊略記

五

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兵標下兵。各守一方。勢不得總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教練。浙江三千分發十區。在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修。況官銜出於新設。邊將黨而不協。萬有虞。百口何辯。願陛下更下臣。共殺手三千。易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取給。方今朝議紛囂。難於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章下部。取回總兵郭琬。獨任繼光焉。綸奏十二路。間或百步。內衆一壤。計墩三千座。每歲可造千座。每座費五十金。此設險萬全之略也。上曰是。綸奏報繼光所論兵事。令臣熟計其便。謹條千左。一就近募與摘見軍之熟便。臣綸曰。選區將也。改三協爲副帥也。班軍乘障而外。恒餘六千。付繼光統之。既精更番以發之。勾其兩班。撥改選領。而清衛軍多詳于本戶。略千餘丁。應稍更其法。金餘補伍。而勾補逃軍。當法行自近。從順天府始。

也有行糧之資。無修邊之苦。則應募不乏矣。一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繪曰。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八十人。一騎當步八人。險戰。一車當步四十人。一騎當步四人。今制兵車七營。分布十二路。即數萬之勝。似無能為。每營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長戰大器。以車為衛。行則陣。止則營。不假壕塹。遠施奇山。無不宜之。一鼓舞獨勞。其費安出。臣繪曰。暫令大帥一千二百金。三付帥各六百金。勿令過侈。使其可繼。一

則西協守之。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協薊西副總駐劄石匣。總督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與督標。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密雲。一營住石匣。以備牆子古北石塘三路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鎮。東東協各標。以次而至。昌帥標兵駐練昌平。亦當仍舊不動。以備居庸黃花鎮邊三路有警。即當先期馳赴。次則西協。次則薊鎮。次則東協。各標相繼並至。凡遇遣調。每營各遣騎將各將騎兵二千。先馳赴拒。兵車隨進。水路各要口把截。以待決戰。仍限以日程。軍法無赦。然馬之日耗。可慮也。馬死則追椿。椿不足則追棚。棚不足又罰其官。至嚴矣。然官懼而匿不聞。反聖收芻菽而路免之責之卒。而力困。則逃矣。巧立為均攤冷補之議。或月扣椿價五分者。此幾不得輟用。又以補部議之未終也。俱從所請。繪奏築臺之役。部以簡撤省費。必不能從。三千之名。改為一千六百座。而流言傳播。臣願請罷斥。上曰。繪其堅持。毋惑人言。侍御劉翹應修省陳言曰。頃見延綏班軍之歸也。一車所載。生居其一。

而親居其二。憔悴而泣。日行月二糧。非不厚。年例非不時。本折非不足。然而過于倉橫。漁於將領。勒于家丁。害于主兵之偷逸。歲雜一更。暑雨怨嗟。枵腹困踣。至此。上憫之。勅該部悉心以畫。御史傳孟春所陳折支積貯事宜。約每米一石。折價七錢。酌地里遠近。爲改折之差數。在薊者遠。五月。近四月。在密者遠。二月。近四月。在永者遠。近俱四月。新陳相易。豐歉互通。此並濟之法也。至于馬草十萬解京。則應附近輸納。勿折爲便。少傅博奏秋防曰。今之論者咸以守備爲

金邊略記

卷一

七

怯言似可聽。而實無少效。夫逐之境外。猶害七。而利三。奮之牆內。則利一。而害九矣。堵者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也。實則戰也。臣博嘗拒打來孫十萬之衆。以爲當守牆無疑也。大學士拱高等議備邊八事。隨宜修舉。以行五年。東西虜約分犯土。蠻從捨刺。母林馳冷口。把都兒從捕漢腦兒。馳古北口。俺答從腰帶馳獨石黃花。御史傳孟春上其狀。萬曆二年。遊擊謝惟能告微于兵備崔鏞韓宰曰。西虜青把都方祭旂。譁聲寇遼。而志實在界嶺義院之間。總督方逢時大驚。與

給諫李戴蔡汝賢後先奏記。大略曰。入市會幾何。卒有此音。殊未可信。第其巢旁東虜察罕。而又以女東桂適長昂。或垂涎于青酋。得西市利。故駕言西虜以是已。延至奪其蓄而固其黨。時或有之。俺答以番書報曰。青把都業已聚兵舊開平。志在寇上谷塞。迺日索薊貢云。大司馬譚綸按御史陳文衡奏。薊放無此例也。宜撫吳兌使解宗堯及夷使鐵寧往諭。青把都言。我來爲欲略朱赤達子。漢使欲絕代貢市。謂我爲亂。遼陽貢利上谷。趨罷兵去。總戎戚繼光雷龍具

金邊略記

卷一

八

以實告。今日爲東遼患者。唯長昂而已。大司馬譚綸覆奏。上曰。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通無的據。將來何以待敵。暑月饑荒。無端爲虛聲所動。周章調遣。先自罷勞。今後各總督鎮巡官。居平當戒備。原謀探情。有警持重安詳。示以整暇。不許沿習舊套。虜未至而虛張賊勢以避罪。虜已退而虛稱斬獲以要功。國法不宥。本兵居中。亦要沉謀審算。動中機宜。毋但依邊臣言。謾爾處畫。致乖舉措。給諫蔡汝賢亦劾張學顏。大約言屬夷則虛張聲以挾賞。將領則假託

傳以冒功爲陸戰者則曰虜塵不斷綿亘百里爲火攻者則曰烟焰蔽空燒燬約有數千爲水戰者則曰犁沉賊船漂溺殆以萬計皆成套語三年土蠻大會青苗二十萬馳大寧舊城大將軍戚繼光察其情曰屬吏長昇假外父行使已搶掠已耳四年大帥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還安縣南百二十里卽忠義中衛故地紵設于居庸山海兩關之中舊城瘠薄而隘修立營廩增虛龍漁陽之重焉夏抄蠻盜我鴉鶻蓋邊鴉鶻山者西盡窟窿東盡盧家安楊木頂長可六里縣崖峭壁絕頂一口以女牆堵之入跡罕到東西敵臺皆遠烽臺半居山下南兵守之檣蘇往來遂成間道妙蠻歲稟食古北口知地形今靈雨牆頽妙蠻窺隙而起夜半踰口入市詳言延緩客兵寄宿殺潘仲文等十人市皆大驚烽臺兵覺鳴砲路將苑宗儒提蒼頭軍百餘人馳救虜退走宗儒追十八盤山百餘里行至捨喇智伏虜起聞遂中宗儒及兵卒湯克寬千總高大朝蘇學奮救亦被死副總張臣徐枝遊擊高廷相李如棟劉稱兵至解圍引去臺臣王一鶚

勅奏事下大司馬譚綸覆奏罰一鶚戚繼光倖三月左遷錢謙益臣以高廷相丁茂屬御史逮問之八年總戎戚繼光聞虜人寇錦川馳援于中前所詔加少保十年是時也長昂受賞于漁陽而又從西虜寇寧前青把都姪哈不慎受賞于上谷而又從長昂寇蔚遼兵書梁夢龍給事張希臯楊芳乃議嚴爲之禁風諭三衛毋得藉他夷姓之闖入而罷其貢市十一年長昂戕我謀人張剛欲阻部夷人貢而董狐理弗用其計竟款喜峰口長昂捕人于界嶺間自若寇三山入高橋小有掠兵備劉易從拒之長昂復犯臺頭營烽至兵備成選大帥楊四畏副帥徐從義出禦之虜奔劉家口折牆而入有所掠遊擊路宰以南兵起烽鳴砲而驅之虜復盜桃林大將軍卽陣中斬失律者千夫長李養性周伯珠長昂去上依督臣張佳胤議革黜徐從義張紱芳而勒總兵四畏戴罪時上方幸山陵督臣應鳳驤有旨在鎮任理免候蹕小阿卜克寇黑谷關遊擊李尙賢壁關中矢下如雨虜適鈞嶺部印李袖行還奏記巡撫崔維祺袁罰月俸

有差。是時臺省馮景隆楊芳等彈文屢至。而虜乘夜殺掠黑谷關。副帥陳文治及李尙賢。施其骸告諸死者戚屬。母戚服。母悲號。御史汪東之按驗得其姦。有旨逮文治。尙賢論斬。十二年小阿卜戶挾我。賓總督佳胤折之曰。何以謝青把都也。雜以馬蘭路。疲于東西矣。不可。青把都馳長昂營。聲言聚兵大寧城。老河屬夷滿都不賴走以告。而小阿卜戶不與俱。乃信端西虜。挾我開墻子嶺曹家寨兩賞也。總督張佳胤御史蕭大亨如其情以狀聞。曰小酋牽制首尾。使我

公北平書

卷一

辛

力分備寡。既不得併勢于東。又不得忘情于西。請植治其罪。小阿卜戶乃遁去。十三年六月。朵顏酋董狐狸自欽寨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邊。皆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爲。張家胤讓譙之。狐狸叩頭稱寃。抗實前事。使得奉撫賞。八月東虜長昂。闖入喜峰口。降罰正佐將吏有差。九月朵顏酋長昂。遣其母妻詣撫院告欵。刑科臣王繼曾奏邊臣叙蔭太濫云。十八年。長昂挾賞于喜峰。大帥張邦奇詳許昂增布昂七千。誘通事張五烈二十五人。至義院口。醉而殺之。上幕

肅功十九年。長昂益憤張邦奇之役。犯大毛山伏喜峰口。射殺我謀者。大帥王保等連兵。生獲小郎兒七人。下六司馬議。從。穆廟令甲曰。薊門九捕獲小酋。長反。大酋長如土蠻者。大破賞格。重爲陞賚。他案不得引比。乃遷王保等官階。二十三年。長昂屢歲獻所擄人畜。邊吏還小郎兒四人。梟阿都三人。而卹張五烈等。兵書石星議也。二十五年。擺腰台古。糾衆近邊。總督王世揚言。擺酋經年不貢。每年乞賞。近日聚兵欲寇矣。當相機堵剿以示懲。三十年。倖免。計二酋將寇石門。總督萬世德謀知之。乃于七月出中路。捕斬八十級。順天巡撫劉四科。疏。薊邊撫賞。歲費五萬餘金。市之江南。價侵貨惡。募組其面。麻衣其裏。不稱權量。喪心未厭。甚有揮刀。詬而裂縮。告愬。急期守門叢莽。今宜年終。覘別路將。與委官者。其連坐之罪。三

以一年。御史湯兆京。劾奏。薊邊總督萬世德。才全行險。奸允濟貪。最可恨者。朝鮮任方重大。天津去遼陽不二十日程。徘徊四月。始抵前屯。徇以虜阻上章。希復久駐。既以違命逗遛。迫倭奴盡去。世德馳入朝鮮。

報捷。世德未曾督陣。何以稱功。又復盜功掩罪。出鎮二載。漫無成算。專以塘報塞責。駐穢所至。昭彰。統贊不遺下賤。取債轉付諸營。滿載歸來。捐資結納。奏入不報。三十六年。賴嶢二酋。跳于三協。參將李宗。剋核太甚。起夷怨心。入犯建昌。河港口。劉一藩。逗遛不進。紅旗把總。傷焉。大帥馬棟。舉烽援之。而遲。巡按黃吉士。兵科宋一韓。劾之。是時虜猶畏杜松名。弗敢深入。云。五月。薊帥杜松。傳烽曰。東虜稍大成。根根大成。擁二萬于喜峰。我南兵百總。何天榮。死于鴨綠下。松督

宋天煒等。火攻退之。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黑峪口。夷丁。經過。免兒山。晨炊。清河居民。望火光奔竄。入城。以數萬計。蓋囑于河港口之孫也。京師內外。震十六城門。一時俱閉。本兵具疏。乞發帑爲備。四月。兵部上方略曰。東虜故住牧宣之北。大漠之地。至加靖中。虜酋打來孫。與俺答。益馬仇殺。遂契所部。東從。盡收。桑。種。族。日。蕃。跨。三。岔。河。東。西。無。非。插。屬。夫。固。元。之。裔。也。虜酋伯彥罕物故。其子虎墩兔。甫十餘齡。而諸部奉之無二心。則殘元之策。威尚在。而蒙古之名。分猶

嚴矣。有緩兔拱兔等。內輔。而賴暈大嶢。金兒等。爲外嚮。款遼。則攻薊。款薊。則犯遼。我之財力。疲于市賞。而彼之恊疑虛喝。靡不得志。其用物愈私。而操術愈諷。門庭至近者。棟漢是也。國初。置奴兒干都司。設建州。海西。毛怜等六十餘衛。久之。吞弱噬寡。而建州弘盛。夫固金之裔也。奴兒哈赤。以左衛旁支發憤。誅卜寨。併南關。善假仁佯義。信賞必罰。結宰賽爲唇齒。通西。虜爲外援。今且垂涎北關。那林。字羅白。千谷等。已見告。誤。又調其格誘。朝鮮。叛人。習大器。知水戰。將圖取朝鮮爲室宅。而外併二關爲門戶。混同之江界。日狹。女直之故智。仍存。不在驅略。患夷是也。其出沒靡常。若五路家賊。抄死等酋。則又古山戎之裔。以遼左。彈丸黑子之壤。而蒙古女直。全部裔夷。環繞而蹂躪。其間。又皆方盛。方張。自河以西。禍起于棟漢。則廣寧。寧前。錦義。諸州危。自遼陽以東。釁起于奴酋。則開原。遼海。諸州危。若腹背受敵。夷虜交訌。則全遼將非我有。而薊門。畿輔。危矣。給事朱一桂。以爲遣使入拱。承。決。旬。不得拱兔。而此虜不急款也。昔年遣使建酋。增

車價。至今悔之。督臣王象乾報曰。去歲夏。朵酋賴暈大^長。句班白二酋犯遼。革賞。然而糾絆金兒。窺邊無虛日。臣今力疾馳。差通事虎喇戲出冷口。而賴酋已犯流河。東虜揮漢都令。復十萬還矣。虎喇戲回言。諸夷以革賞聚兵。通事入太寧之屠紀營。打不亥稍反。成在馬虎。喇戲曰。所揭者行賊逆巢也。則賞如故。下是虎墩兔慙。率部夷領喜峰之賞。黃道中曰。人勝堡之役。掛免爲之。韋宰生日。稍反。凡爲之則宜備。錦州矣。頃之麟酋悔過。倪啞拜爲之。請下董家口。六

七次服而舍之。此其候也。夷情通而國體辱。賈和誠所當嚴。而往來終未可斷。若動以遣使爲戒。邊臣益局局矣。三十八年御史金明時閱視。已竣。特糾前帥王國棟。先是順天按李光輝。宣大按吳亮。交章論之。有旨。王國棟策勵供職。宥過用人。故此寬假。還說與他。噫。奸帥之無與援。吾不信也。四十一年正月。滿日。雙只。挾賞于石曹葦子谷。總兵蕭如薰拒之。九月。抄花革賞已三年。而遼河間無寧宇。茲者遣九子叩關。願分陞而守。按地而責之。如一年恭順。乃領若

賞。而乃可五路。久不赴關。其賞懸之。以酬滾金阿。下害十五人之數。總督薛三才酌其情。部議報可。昌平道曹愈參曰。黃花鎮舊有河間。寧夏車營一枝。乃因修大邊之役。暫撤于渤海。夫舊邊既四十里。水峪迤西。坦而無邊者。倍之。今渤海大邊。鴿子萬澗一帶。已築矣。車營宜復。四十二年總督薛三才。以奴勾。煖。鬼炒花宰賽。乞援于薊。莫若止援兵。而增募兵。合麻承恩之千二百。曹文煥之千名。三屯之家丁。賈嚴將于其中。共爲新營。所以建威而銷萌。兵部如其議。正

月永平臺頭。以乞糧。噪于燕河。又噪于密雲。援甲滿弓。歎血相向。時勦餉銀十三萬。御史李復儼請之。日三日而四噪。其罰焚者可虞也。四十五年虜犯喜峰口。巡按薛貞。劾參將郭珍等降罰之。兵科熊明選曰。近日薊邊張用驥等。古北路之戰。斬滿旦部六級。肩築孫顯祖等松路之戰。斬駱駝部十八級。或指出烽西。或夜渡滾水。不可謂非搗巢。然駱駝久篋視薊。而我入險能脫。駱首胆裂矣。滿酋母子狙詐。麻郎之戒。不可不防。倘如故約。案亦可結。督臣薛三才撫臣劉

曰格。所上首功賞僅如許。未若延甘之濫侈也。四十六年。勦督汪可受曰。奴陷撫順。而虜攻瀋陽。夷出虜入。狡肆異常。請開破格之賞。廣鼓舞之路。聞納級之途。暫停遼人科舉。以殺賊之雄者。賜進士。如雜盜之驅選。弁流之替襲。悉准賊功以起之。兵部具議。總督移駐關東。有旨督臣出關調度。事出創見。似難輕舉。既議妥。其勅可受統兵行。於是可受陳援遼之聲實。自四月二十二及五月初十日。僅選勦兵五千。再許出關之期。合八邊兵而後進。詔曰。母得逗

遲。時朝論及總督勦遼者。可受謹辨之。以爲臣轄前耳。其加遼字。則勅書相沿之誤。臺省文章。可受大不敬。無人臣禮。可受以病還籍。七月。巡按王象恒奏。抽勦助遼。共六千四百人。精銳幾盡。奴不惜多金。厚幣深結。西虜援我于市口。請于京營戰車營二枝。五軍戰兵二營一枝。所以壯門庭也。部議參將鮑承先。統三千四萬人以往。四十七年二月。遼左三路喪師。滿酋乃壓于馮家谷。乞增新賞。西協駱駝之子卜答。仍踵父智。來窺東協。則虎墩兔愁。傳其二十四部。乘

薊之處。以十萬騎恣掠山海間。撫臣劉曰。樞急請京軍六千爲守。帑十萬金爲資。八月。滿旦母子。以五千人從曰馬入。分攻高家堡。乘我調遣虛也。副帥張國舉。遊擊朱萬良。劉登瀛等禦之。去特遼鐵嶺。再陷虎墩。免愁遣崔兀榜什等。待賞于鎮靜關。撫夷官王牧民。牛酒餽牽有加。腦毛大黃。台吉甚喜。乞簡萬枝。白金三萬。黃金二千。與其娘子妹子及弟。他不能等枝葉。不更令牽援助兵。講折十數反。乃加賞門萬金。總督江可受叙各并勞。議者議之。十一月。西虜那莫裏

同伊母亢邦三。恰呼關。獻其擒者三人。乞三歲之。所俘賞。願認三九之罰。而需其額給者。布四百段。四疋。餘則補之。鎗刀而去。天啓元年四月。總督王象乾。行遼張鶴鳴曰。西虜萬不可絕。惟有撫之一策而已。三十六家頭目。朱章大。董忽力煖太。賈英。他不能。索只。連讓台吉。哈那彥。不喇度台吉。哈那顏。燐金。他不能。蘇不的。尤旦。卽素。又罕。索羅世等。擁萬人護遼。拒奴。列幕垂垂。諭王楊麻喇往曉之。自寧遠前屯。以西至。薊。朵顏三衛之虜也。設立之規原善。自寧遠以東至

廣寧虎墩兔愁抄花宰賽等。元之裔也。部落雖多。而勢不聚。其芝蘇灣一帶。積浪荒沙。虜卒棄之。運砲于島。護器于堡。如効其順。因而撫之。司馬曰不武。司農曰不經。邊臣曰罪府。然而領賞之外。日迎風。日過夜。日祭旗。日喫食。頭緒正多。括軍貼民。隱憤含怒。或有風聞。朝議卽以一切文法隨其後。而虜情携。邊局疎。又二年九月。奴兒悉山海之有重兵。欲假道于插漢兒。犯我喜峰。而西虜駱駝之男卜答。翼復舊賞。東廣哈喇慎。及宰煖二酋。亦赴喜峰大口。籍機要挾矣。撫

卷一

五九

李璫督王象乾。請備之。經略王在晉報虜情曰。西虜以愁爲主。而東夷亦視之。故講賞爲愁之鉅費。而貴其哈者。虎酋之伴臣。其部曰副素。則猾稽貴重。奉陪之令。索三季賞。拒之曰。廣寧實地何在。已而索王猷賞。拒之曰。猷何在。已而索舊撫馬傾。拒之曰。馬何在。酋不能難。卒聽張喇嘛王桑吉爲之盟。奴兵到。愁兵不到者。罰一年兩季計二十萬金。又有錦州大廣寧。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寧。高台堡之賞。屬寧前。又反。青雖係愁族。而不與愁同賞。抽扣爲最悍。與拱兔反。

青爲一黨。奴亦多金購之。我歲額不能勝也。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門之虜。乃罕索羅親我之弱。顧嬰之。五路妻子。爲貴英所占。五路憤而投抄花。抄花不能養。奴周之守廣寧。而遷其降者于海蓋。此皆可虞。故款者摩之。戰守者自強之也。十二月。行邊尚書王象乾報軍營之制。車兵三營。營各萬二千人。密護陵京薊。援山海永。專出關外。列四壁。用鹿角車八十輛。共三百二十輛。壁環八門。每門屏以偏廂車三輛。共二十四輛。中權出奇。獅虎車八輛。輻重四輪。獨輪

卷一

六

車四十輪。合之爲車者二百九十二輛。以共計四壁。鹿角車及八門偏廂車。每輛用兵二十五名。共用兵八千六百名。中權獅虎車。每輛用兵二十五名。輻重車每輛用兵十二名。共用兵六百八十名。又各將家丁及各局百總。共二百名。合之爲兵九千四百八十名。御史梁之棟曰。頃見閣臣孫承宗。慷慨當關。纔兩閱月。汰將吏。嚴賞罰。練兵馬。辦營房。閭閻不擾。烽燧不鳴。久任責成。方可奏效。而種種無稽之言。亂人視聽。市虎宋就。會行已投。搗摩牽制。無益成敗之數。則

言節省而精神合。所爲在廷諸臣望也。吏科阮大鍼曰。共安樞輔之心。合奏樞輔之手。乃克有濟。二十四日。巡撫岳和聲曰。兵家之要。無過正奇。約以三言。曰分。曰合。曰誤。如津。如登。如鮮之爲正。爲奇。爲分。爲合。爲誤者。不具論。關之上。關之外。中前所。前屯衛。塔山。杏山。以往爲正。而關之內。自薊密抵永鎮。三協兵馬爲十二路。守口計者。厓厓以防禦沿邊。而時虞伏實之西虜。東而山海。自紅花鋪。深河。蘆峰。以及撫寧。西自陰舖。雙望。以及蘆龍。凡一百七十里。皆關內正兵。

處也。絕無一旅爲救。爲寒心。僅就舊額標兵三千六百。人議建忠武營。益餉補額。酌製龍驤車一百二十八輛。接八陣兵法。督馬車營。具申督師關部。委袁驍董率團練。爲水鎮正兵第一枝。自蘆龍至撫寧。蘆峰十里。爲吳官營。九十八里。山峻而氣聚。又一隘地也。僅將宋士英統練沈關臣兩兵四百名。汰去驍健。三百戍守。益以通判柯仲炯募練。李一鳳所統兵二千。人益補募。恭將劉爾化統領徐詹翰民兵。近爲臣所汰。革七百名。合士英者三千。爲威武營。以西接蘆龍。

爲正兵第二枝。自撫寧至榆關二十里。爲深河。凡四十里。可旁走樂亭。昌黎。深豐之間。不經永平。直抵昌通。其地高而勢漫。又一支地也。北至駙馬寨二十餘里。僅將米元良新兵二百戍守。而距深河尚遠。將賈祥前所募兵。爲恭將黃調煥。統防黃花鎮二千五百名。合元良者三千。都爲宣武營。以東接山海。爲正兵第三枝。關內之陸奇兵。在一片石義院口也。杜應魁領之。關內之水奇兵。在月坨牛頭崖海口。奏王島三處也。津門直沽諸舡。麟次以待。以董大勝領之。三年。

正月。總督王象乾告虜貢之責成。曰。哈喇大酋。罕索羅。勢有犯冷口。桃林意。帶甲者二萬。方憂兩河。又虞三輔。贊畫主事鹿善繼。謀之。遣都司閔守信。守備王檣。胡往諭之。西僧王喇嘛。化導之。邑勳脫帽。遷帳。請自發所部窮廬二百戶。令三衛酋長。徠暈大。緩太。開素連不地。益以穿廬。千幕。保塞護關。虎墩兔。愁遣貴英。哈來。臣親撫之。比聞奴兒。不惜斗金。斗珠。購都哈。之長子。爲婚。廣寧之西。爲水子。反。反青之西。爲洪兔。洪兔之西。爲抽扣兒。使部令折而入奴。則洪抽必從。

其誠強可奈何。多方格之。哈喇大酋伯彥台吉暨罕
邁羅鼓及卜喇兔俱至。願負弓矢而增吾陣。于是抽
反昂洪七部。亦齊聲而叩喜峰。抽則助防中右。洪則
助防錦義。昔之備西酋者。今借之以偵東奴矣。天津
巡撫李邦華陳行間實務略。一曰定兵志。二曰束兵
身。三曰嚴兵律。四曰理兵械。五曰分操練。六曰嚴逃
補。七曰重將權。八曰旌義勇。九曰杜占役。十曰修馬
政。已行者如農之有畔。欲行者如農之望歲。然關御
史潘雲翼閱其所區畫。所鼓舞。深服其精練云。二月

天津巡撫李邦華議曰。鎮海前後三營。四千八人。孫應
奎足領之。左之武林有資宜裁。大沽者機船刁斗之
所也。去津門百二十里。戊戌間曾設備倭都司于此
地。事平乃撤。今合三爲一。壯波臣之援。津所轄南北
海界。南盡鄭家溝。而起口爲適中。駐之以江南營。北
盡馬頭營。而黑洋河爲適中。駐之以舊營。指臂相應
矣。旅順三岔。片帆直掛。則樂亭之馬頭營。深州之良
行柳。冲區也。或以月陀爲出入游行之地。則薺靈益
鬱於海外。或以秦王島姜女坡。爲上下偵探之所。則

呼號嘗通於咫尺。斯弗驚于遠矣。三月津撫李邦華
曰。津門之急關門也。翟子勲以二千人。劉永昌以三
千人。悉赴山海。雖曰津有標正二營。殊新附未堪用。
然春防之設。亦更番之而已。十一月朔巡撫張鳳翼
塘報。參將王楹採撫于仙靈寺。不意溝內西虜起而
爲構。遂乘不備。戰于小團山。極力竭而中子必。李來
春馳救之。與尸還。巡關御史潘雲翼曰。香餌金縷。有
加時昔三十六營之羈勒。胡以決鬪狂癡哉。撫夷官
王牧民朱梅王之機。責將安辭。巡按彭觀化曰。撫西

虜所以禦東夷。使不爲夷用。爲我用也。乃我方借虜
以禦夷。而虜反借夷以挾我。我不敢殺一虜人。惟恐
壞我撫局。虜乃時殺我漢人。全不懷我好音。是虜以
撫愚我。而我以撫自愚也。兵部覆樞輔飭撫之議曰。
樞輔深鑒用虜之爲虛着。撫虜之爲實着。算撫之地。
定撫之額。主撫之官。講撫之使。防撫之兵。蓋其慎也。
市場宜分。息羣信也。坐門宜遠。廣哨探也。先年三衛
在薺。而市乃在遼。無亦迂踳以絀其變。而李來三貢
入雲中。則有戒。滿發之附居塞下。則有戒。革干之乞

大寧廢城則有戒。豈謂今日不然。則越界者法無赦。况同地乞賞。尤易生心。大部種責則偏豐。餘亦得免。而銅鼠革除。應若爲例。新增更白其因。則踰格者法無赦。兩河告潰。成格莫稽。倚一二升爲關說。以低昂爲規矩。一部而受數市之賞。一賞而分數等之格。勞者乞恩而嬰挾者亦聽。老者乞襲。而嫁娶者求添。白馬關之役。守弁贖金而論其分。獵月糧以貽賞。擢而卸罪于汪燒餅之一部。則弁流私詐者法無赦。夷番我漢人者。轉相鬻貨。更有不法。則何棟請擒哈丹。

是時計

卷二

五

許論捕斬白通事之例在也。至撫勦互用之法。則先朝有行之者矣。分五路兵以蕩虜巢。而后員其罪者。永樂間事也。選三千人以練其酋。而後許自斬者。宣德間事也。分兵三路。大創三衛。而反貽導虜之隙者。正統間事也。顧兵力何如耳。四年四月。桑阿塞下小犂秃。以丙辰孤山之犯。孫顯祖斬其二十一首。特索夷命爲詞。撫臣鄧漢日。我未之前聞也。駭駭死而卜答復其實焉。亦未聞所謂捨蘭免也。今小犂秃。欲冒駭駭。而代償其命。捨蘭免欲冒卜答。而分其貲。則

扶同之當拒矣。

職方氏論曰。帝不襲禮。王不沿樂。我明據北邊而建萬國。龍旂御于大漠者四矣。光祿重華幾及獻將。取姑與登應。創大寧者。竟折大寧也。開國以前。治外邊。靖難以後。治內邊。夫邊不日舒。則日縮。葡之縮也。以遼而吮。以上谷而脹。以盧龍而背。徙都司。改興營。三十年而有土木之釁。則三衛乃狙伏乘其傭。於是大帥遊獵。錫以大長秋。指多而視者眩矣。易曰。近而不相得。凶。或害之。悔且吝。龜鑑。帝階宮虛偏處。爰

及正德。花當把兒孫之屬。族衍日蕃。權幸者。斬遼金來松林。百萬貽盡。庚戌之變。謂之何哉。夫八區三協。制蕃縷矣。南臺列埃。必稱威將軍。然黃草溝之役。兩出而兩失利。將將者固益之久。且專。偶其轍亂。不損于城也。朔河川殘。元避暑故道。與古北喜峰。俱天險。然歷考舍人起遼東。顧西夜大同。由居庸入。遼人起遼左。亦由宣大入于居庸。元人起和林。于開平甚邁。亦不由古北諸路。乃南取宣大。由紫荆入。而南攻居庸。破之。豈所謂鄧艾入蜀。不從劍閣。向讓入陝。不從

潼關耶丘

楊守謙

之論。飛狐故道。懼其突而阻吾漕。

近乃派運草豆。飼馬諸衛。疲吾民力。其何以堪。夫三

關四鎮。與京營相表裏。暨春秋入衛。而齊豫晉趙。莫

不簡驍健。聽止齊焉。控弦內外。何啻五十萬爲確。乃

折班銷銳于版築。禁旅替弱于周廬。勦尺牘而盈滿

書。倭寇且而投倖實。勿謂金繒可恃。竊恐三十六家

者。不戒以孚也。祖宗朝先大創而後絃之。故能好

以衆暇且整。延至中葉。則曰虜匹馬不入爲首功也。

將吏相要約。捕虜者抵于殺人之罪。采薇之薄伐。不

足諷乎。今遼聚天下軍實。似可比擬。而設憂

孔遑。當申百里住牧之禁。曰凡入吾閭百里內者。揭

巢勿論。陽尊其名曰撫如故。陰破其情。而倡邊人之

敢心。庶幾其有起色。天津爲漕咽喉。增設義牙。以備

倚不淮撫。以車騎。不薊撫。若猝然有急。則兼之意

者。齊魯之德營。兩河之磁營。新立之通營。昌營。足以

制其犄勝。要之力。祛京營之敵。億人勿億。心其一心。

雖君子六千。橫草左賢王。可也。奚慮神州別旅。聞矣。

全邊略記卷之一終

全邊略記卷之二

桐城方孔炤潛夫

大同略 原門李武備張三關略在內

洪武元年秋元都既墟略收真定諸地維時元竹真驛于大同路脫列伯詣于宣德府我皆未之先也

高 皇神武廟謨亟命大將軍達徑趨山西命偏將軍璚和副焉詢右將軍勝馬縣河南進渡河克武陟下懷慶取澤州戮偽叅政俞仁克潞州秋九月大將軍所過擇人守其要害遣傳友德略定平定州井陘故

關降之矣時廓擴帖木兒將出太原進居庸而攻北平大將軍曰孫都督總六衛之帥足禦之吾當乘其不脩直抵太原傾其巢穴所謂扼吭搥虛者也彼若還兵已爲吾制進退夷策成擒必矣擴廓帖木兒果聞而還其鋒甚銳友德薛顯以敢死士數千却之敵城西而軍郭瑛憑高而望之謂常遇春曰多而不整大而無脩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謀于達門我步兵未集何以能戰精騎夜劫之衆可亂也衆亂將可擒也會虜部歸鼻馬潛約束降達大喜夜襲之火鼓大

擴廓方生帳中不知所爲衆大潰自相殺擴廓乘驛而遁遂克太原得四萬人復擊賀宗哲千石州倚絳平陽悉平二年正月諸將還攻大同路一鼓而克平章竹真棄城走焉追禽之友德顧時巡太和嶺之西北次宣德府敗其將脫列伯而兩邊之重障三關之沃壤自石晉以來淪沒腥羶者一旦耀于大明之上豈不赫哉七月元兵復攻大同甚急時李文忠領兵往援陝慶陽中道聞警乃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闢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

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遂歸代出雁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不韋擴帖木越次白擇驛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先遣人間行達大同域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令群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

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算。遂
遣兵追孔興。至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
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
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殺德。其部將復斬之。來
降。元主無復南意。文忠俘脫列伯至。上曰。彼亦爲
其主耳。釋之。仍賜冠服。三年春。大同守禦金朝興取
東勝州。獲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大同守將汪興祖
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人。元寧四大王
復寇武州。鄭亨追至龍尾。獲其王脫忽的帖木兒。四

月封皇第三子桐爲晉王。六月山西行省上言。大同
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
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觔。則
轉輸之力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五年議征沙漠。遣
大將軍達等出大同。趨河林。糧不繼而疲。遂還。至嶺
北與虜戰敗績。六年傳友德大軍出鴈門。追獲平章
帖木兒。李文忠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師攻大
寧高州。克之。斬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師
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牛羊萬計。晉王敗

走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斬其司徒答俊海等
十月。上復命李文忠留山西。御奉天殿諭之曰。創
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其事平。豈不欲與休息。然
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嘗命卿等往西。已恐遠勞。備
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事不可已。故再命卿
等往。豺狼之出。沒無常。保障清野。來無所獲。今兵
歸。率銳擊之。卿等老將。臨機熟矣。非朕所慮。度至邊
圍上方略。使朕覽之。二十二年。命王成祖分道
伐虜。二十八年。置大同中丞。在前後五屯衛。分東西
二路。立二邊。爲時封代王。桂于大同府。上以餉道
艱難。加意屯種。以紓轉運。國初設衛之意。蓋格乎其
足食也。永樂十年。山西緣邊墩守始成。先是江陰侯
高。請于緣邊築立烟臺。從而行之。至是東路自天
城至榆林口。直抵西朔州。煖會口。西路自忙牛嶺。直
抵東勝路。至黃河西對岸夾溝村。墩皆成。高五丈。圍
城高丈五尺。開濠平橋。上置水櫃。煖日盛水。寒月積
冰。墩置軍三十人。悉御晝也。洪熙初。勅大同總
兵鄭亨曰。天象有警。朕恒慮邊。今其聲跡無聞。一有

奔突。當思有以禦之。農業方興。慮妨屯種。慎之慎之。
○等奏。請促遣高山等四衛軍詣大同屯。賜勅答
曰。去冬所奏。已勅府部矣。卿等因循失時。而督令屯
之種已入土。若使動移。所種盡棄。況各衛之相距亦
遠。急到亦及夏中。農時既過。彼此失業。卿等忽略之
過也。今于文職內簡一人。專理文移。如有稽緩。則罪
在彼。若軍機調遣。則任在卿。宣德四年。亭奏蔚州軍
充同城神銃手。而屬在蔚。兼給其糧費。其請令其得
完聚。上命行在戶部書張本議之。報可。勅山西

卷二

五

都督李謙曰。和寧王阿魯台遣貢從大同入度。必緣
邊近者。黠寇百餘。犯古北。被銃擊乃遁。探于開平。浩
嶺驛無備。突入西衛。失機者已罪之。北開崖頭舉火。
恐此照也。其益提倫之。戶部題。山西歲納宣大秋糧。
貢欠者多。請下布政司。量徵土物。赴邊糴米。所司條
上事。宜曰。土物各察所宜。如布絹線花。茶鹽農器等
物。酌其值。十分減其二。又宜于應朔蔚澤源二鎮常
豐之處。勸集場。立塌房。以召之手。陽太原澤路殷實
州縣。徵物貨赴其邊。而吉陽近山。磽瘠民艱。宜存米

糧五分。納于隣衛。總之餘丁尚多。宜從各衛勘實督
令屯田。則于粒之所收廣矣。從之。同帥亨奏。阿魯台
所部人馬二千。駐集寧海子西北岸。上降旨曰。毋
擅以兵逼之。如其降耶。勿覘伺致驚也。六年。設保德
州。守禦千戶所。雅李謙條奏。訪城舊基。臨黃河。當其
要衝。民甚便之。初。雁門振武鎮西三衛。有帶領官軍
八百五十人。至是。上諭設守禦千戶所。屬之于山
西都司。而以前軍數實之。特武安侯慕府治軍機文
書。參政沈因奏記。大同舊領神銃三千門。而內官郭
敬分撥柴溝東至崖頭西一十八處。凡八百餘里。力
分矣。乞取回內城。養銳聚勦。而邊衛之老弱當入內
地之精健當出。比來侍郎朱重勘地。每頃令納細米
十石。比之民糧尤重。夫士有室者。月支七斗。無室者
月支五斗。不令自耕。奚望足食。太宗勅諭舍餘願
耕者。子粒自收。不拘頃畝。官不得比較焉。請自今減
納二分。邊丁或得所養。且郡縣設有養濟之院。為賑
寡孤獨地也。軍士壯苦老退。亦有無依者。乞令天下
衛所取勘此意。上是其言。命行在議舉之。同帥亨

奏山西之來成者。遣運偏頭關。地廣備疎矣。乞于順襄調二衛以兼之。行在兵部議。仍于李謙撥調五百人往焉。河東缺軍。卽于本省都司調之。不及于腹也。正統初。大同新帥方政至。而虜騎千餘入掠。傷者百人。上有政而逮所部都瑛治其縮。政續報都督曹儉捕獲賊功。上曰。卿但據曹儉說耳。安有殺虜數十。不獲一馬者乎。報捷務驗其實。戒之。政又奏同邊長而軍少。乞將東勝左右鎮朔定邊四衛。請守之。廷議以四衛自永樂間。安布永平諸路已久。難移。

全史略記

卷二

七

矣。止于偏頭選千名益之。政又奏賊掠車房口千戶。葉林酣戰而死。丘昂李政鄧昇縮不前。賊又掠黃牛。石亨擊敗之。獲馬鎧甲矢衣裘等物。上責之曰。爾素不嚴。致寇挫敗。支吾掩過。其丘昂李政卽梟以徇。鄧昇等與杖百編伍。葉林議其功。初寧夏總兵史昭遠。送來降達虜脫罕沙言。阿台王子被甘州大軍所逐。欲往尋衆兒只伯。將犯邊矣。上封其疏。示山西李謙。謙乞降梅招之。如不附則從而勦之。上命行在部移文。謹守四陲正也。梅招之與機勦。俱非良

策。初戶部議兵之赴征者。行口二糧。俱于月糧作數。至是方政奏曰。兵力勁強。惟在他援。同軍自洪永俱若爾矣。今月糧之于月中。致失人心。乃從舊例給之。宣大總撫李儀奏東路乞遣副總羅文哨之。陽和高山天城等聽焉。西路乞遣參將陳斌哨之。同左右雲川玉朔等聽焉。同北關頭猶莊。貴之大帥政之孫智哨之。三年奏設馬市。自同撫盧唐始也。遠人駝馬。平價交易。遣官李原等通其譯語。惟禁滿兵帶銅鐵軍具奏報可。山西安東衛百戶周諒上言。故東勝州廢

全史略記

卷二

八

城西瀕黃河東接大同。南抵偏頭關。北連太山榆陽等口。其中有赤兒山。東西坦平二百餘里。其外連亘管山等。實胡虜出沒往來必經之地。臣愚以爲若屯軍此城。則大同右衛淨水坪。偏頭水泉四處營堡。皆在其內。每遇冬月。就命將統四處守備官軍。於此剴禦待春。乃回。既不重勞軍馬。又不虛費糧儲。非惟藉以捍蔽太原大同。而延安綏德。亦得以保障矣。事下兵部請。勅大同總兵等官陳懷等議以聞。從之。五。手太原左衛同知陳勝奏偏關地勢險阻。量減戍卒。

以有轉輸部議于近關之衛精選五千人更番操備餘復屯守遇河水合仍增五百俟東開乃撤上勅都督謙曰朕即位以來惟欲軍民各得其所存其財不恤餽餉之難爾其會計之同將石亨奏臣奉旨也之勅然同右諸堡坐在極邊耕獲方興保障散漫忙牛嶺外有玉休故城去衛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相接其地險可據也水草便利乞立烽築墩擇故城一隅而壘之既以防屯亦以壯固從之八年大同官犯營至沙溝風雪驟至裂膚斷指者二百餘人九年

同總兵朱冕奏報本邊額二萬四千六百八天城等六堡所餘東西二路四千石亨領之一只奔突謂策分何而隊尤單彙行都司屯田二千四百皆同所調也請還回更于河南備操內選一千五百助爲馬隊庶幾軍威少振部議曰可十二年宣大撫羅亨信奏達賊也先自去年擄兀良哈已得志累窺我邊乞留山西河南下班之操軍爲二路備上曰然其選已達者姑勿追參將石亨奏也先併吞諸部其勢日熾宜亟別隊整伍孰可正孰可奇孰可守孰可戰兵知

將意將識士情爲上策上卽勅通行振駭毋阻軍法武進伯冕未侍郎沈固上六議大約進議營禾殿草牧堡擡營結陣夜劫設伏擊惰而其要者分兵爲首撥次撥焉步隊火車已完三百八十六輛乞以歇班之軍造之每隊造車三輛期完八百五十輛之數上善其策驍騎右衛千戶馬青奉使瓦剌以脫脫不花及太師也先使臣皮兒馬黑麻等二千一百四十九人來貢命宴之于大同發幣表裏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端給其賞索犯邊之寇也先付以二人

公廷略記

卷二

于青乃又誘哈密使臣脫脫不花同撤馬兒罕三百三十人自陝入貢如例宴之公私驕擾邊患益深是時太監王振擅權狠忿愈甚災異叠見盜賊滋起也先進馬以二千人詐爲三千振汰滅之遂絕和而爲寇振且以軍略自雄矣十四年也先大舉入大同王振獨持車駕親征之策以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宣府土木嶺之變上北狩焉二十三日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略至卽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

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門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安劉等拈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房笑不應竟擁駕去初房來索賂郭登曰房給我耳莫若以計殺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金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駕遁召壯士與之盟遂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既淹久房驚擾而去兵部議科臣劉斌之奏請京兵以倫邊也紫荊原七千近增五千居庸

金邊詳詳

卷二

十一

原九千近增一萬武清侯亨石促之應門請振武諸軍指揮石彪更領馬軍三千哨之景泰元年春房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房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縣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蹙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視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有朔州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爲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

人滿震怒賊以銳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拔劍起曰敢言退者斬郭登房二百餘騎奮回被擄人口牛馬刀器糧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房衆數千自房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等法變爲深塹掘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

金邊詳詳

卷二

十一

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爲神云大同參將許貴言房請和乞答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往使則賂方人寄意房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文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房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禮房舍而多詐萬一和議既得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人斯遠變此勢不可和也致文詰責許貴勅石亨

楊洪哨于宣大之間。洪上言：二邊宜增六萬，而糧草積于代州。宜從雁門北廣武站西安驛轉輸之。都御史羅通奏也。先俱往寧夏犯邊，可以精兵八萬從大同出其不意，搗其巢。老營可一鼓而得也。廷議賊雖營于斷頭山，而虜回者云也。先未之西也。若以重兵深入，挫抑軍威，愈長賊志，似應相機。上曰：石亨其從左監彭以得出雁門，楊能其從太監裴當出居庸各巡邊殺賊。亨乃奏請玉軍營內撥三萬。神宗五千。火藥稱是。乞副將過與范廣往焉。通州撥萬人車

公難略記

卷二

七

五千運草以從。潞府具鐵萬觔鑄蒺藜，設險也。兵書謙奏：今亨往邊防衛，種田護草，同軍數少，宜如亨議募調務足三萬。每十人立小甲，每五十人立總甲，百人爲百長，千人爲千長，俱與冠冠帶，有功者累優之。甲長升冠帶總旗，百長升所鎮撫，千長授百戶。餘丁功升冠帶。小旗舍人亦升所撫。亨報虜穴于斷頭，去寧夏不遠矣。請于洗民土軍視之，輕騎可揭也。山西布政原募義勇，請撥于同。勅尚書石琚往。同撫朱鑑再募之。四月賊來同。義兵登伏截之而去。山西撫朱

鑑定策應之略曰：河曲保德奇嵐興嵐宜令偏頭關策應。寧化靜樂興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策應。五臺繁峙宜令雁門策應。石州寧鄉宜行汾州協之。時達賊分道犯河曲義井而臨，隘不援。大同知府霍瑄奏：販夫農父苦于剽掠已極，願避于腹裏驛城。事下中丞沈固發應賑貸之。亨到同見同民之牛具被掠者，將腳力中騾四千二百餘頭給爲耕資，而勸各衛正軍貼餘丁之房室，其餘老幼男婦同子籍，然而胡馬絡繹，臨圍即散，馳驟難追。惟有奏聞

公難略記

卷二

八

而已。鑑又奏乞大同之分番者，留守雁門而大帥登爭之曰：洪未永平，其調且然矣。近賊雖問犯奇嵐，止入輒出，豈非懼我雲中抄其歸路，而不敢久乎？乞仍更番爲便。從之。八月，上皇車駕歸寧路還京，于是兵書謙奏賊稍退，道頗通，請宣大急儲事焉。都御羅通乃勸特宣，借四州之民壯代大同糧。一次事畢歸農。上沈其請，蓋澤潞平定汾四州民壯操守九千五百餘人，潛腹懷虛餓，而近邊軍旅疲于馳飛，誠公私此難也。通又疎懷仁澤澤朔州已撥于太原倉運

萬石給之矣。軍中糧足。則以本折開。施兵民兩益從之。兵書譚奏和議不可恃。戰守不可忘。宣大年來空虛。宜選募四及腹衛之壯。獨石龍門屬。戰者近司農。秦淮河南運八萬石。山西運十萬石。猶未至。請于五軍營中撥四萬人。運一萬石于宣府。或內府頒四萬金。令宜大給于軍屯之無牛者。紫倒之。暨白羊李河。聞和撤。倘真保之。城發造幾何。附近幾何。速者可登矣。上亟賜行。天順二年。總兵官高陽伯文等議大同草場逼窄。採取不敷。止令軍自令。軍自備草三

卷二

五

月。各衛所軍餘採運及蓄積草。又給三月。則新草已及用矣。上報允。吏尚李賢奏秋防計。上勅副都王宇行選賢。又言邊墩雖設。寇來不能守者。無制故也。右通政劉文倫知此。於是命文往視。文設懸樓礮木。塌窖。賺坑。守者賴焉。三年。總兵官石彪。檮報安邊營之捷。彭武伯信。楊食都。徐壇。督金周賢。都揮李鑑等。斬平章鬼赤力。追于昌平境。生擒四十七。斬首五百餘級。奪糧萬牛羊。二萬。尚寶。鑑死千陣。上嘉之。食都。有善。監陳瑄。以京軍馬隊。赴邊乞賞。上

全邊略記

卷二

六

戒之曰。賞不在京軍。而在邊軍。邊軍誠艱苦。爾何曲爲說。其戒邊將妄言希賞者。十二月。石彪家丁劉三。逃于虜。虜來領其僞職。來謀于偏頭。獲之。云賊來以黃餅衣針爲信。累石塔爲號焉。上以慈愍。太監王春等。竝各邊如之。五年。平虜城守備孫廣許。顯等。追賊境外。遇伏。發而殺。山西都督王信。奏虜知偏頭同右有倚。輒從。煖會而入。知朔州有倚。乃從棄。連臺而入。直抵太原。計與靜樂。被其剽掠。然雁門外。虜武站。孤城無水。不攻而自破。謂宜築蓮臺城。而謂其軍成于此。則太原一帶。無虜繹之患。都御王。趙。徐。便宜。草束將盡。權改納米冠帶之軍民舍餘。及雜犯應贖者。悉令納草。成化三年。都御葉盛。奏凡虜中走回男子。樹送御馬。監驗充勇士。不堪者。發其籍。所司不憐惜之。致生悔心。復入虜中爲孽。間有挾馬來者。復入公。負累所軍。今當下令。聽其自售馬。而仍免其雜徭。則開風。滅慕矣。詔書。載年八十以上者。所司每歲給。眞絹米酒肉。九十者。給冠帶。此。順古之盛典。獨軍衛。逾高年。未蒙備及。上曰。王。政。所。慶高年。吳有軍民之

同。中國人不幸陷虜中。既而來歸。情義可喜。所司其詳之。四年宣大巡撫王越言大同陽和天城宣府獨石等八城堡。俱險隘難行。畜牧鮮少。虜所希至。惟同之中路。猶莊西路。緩會免毛。宣之野狐全右。平曠易寇。每至而軍弱不支。輒分彼此。坐視成敗。不相救。自今凡遇小寇。徑勦大寇。會攻兵勢乃盛。而事機易合。于是部蓋嚴互援之律。六年兵部言此虜久涼延緩。忽復東驚。慮我邊遽。預覘虛實耳。不然。是知大同遊兵西往。欲乘虛肆掠。且三邊士馬精強。大同爲首。臨師統有六萬之衆。未聞奏一矢之捷。撫機不發。安得成功。已諭令楊信等戮力同心。期於敵愾。乘疲襲險。惟便是首。但毋輕卒。寡謀。虛督塞責。仍先具方略以聞。上曰。邊將以禦敵爲務。謀定而戰。庶無遺策。同撫王越奏。延緩二路。係虜所出沒。比令許寧出西路。龍州。范瑾出東路。神木。趙興太監泰喇據榆林。而應兩路。連遇元于崖窰。敗之。寧禦之黎洞。轉戰三十皆捷。而參將神英亦敗之于鎮危。共斬首四十餘級。甲仗馬中羊九百數。事聞。獎越引兵還偏頭。部責其

不待起寇息而搜回得。旨仍住屯宿于有芻之所。總兵信副督徐忠。參將張瑛。奏胡柴溝之捷。分三營以掩襲之。轉戰威虜。前後斬首九十餘級。甲馬弓矢具數四千。捷至降獎焉。七年兵侍陳宜巡邊。復日偏頭東北四堡。乃通援會。近賊窺之。捌榜老營滑石黃河七堡。尤近賊境。得馬營堡義城唐家堡黃甫川。悉皆防。力單弱。何縣強禦。宜于雁寧舍餘。摘發千人。分戍而赴。班之不刻期。則服築不給。倉草之破家。得者六七十萬。良跡巡官。經年不復其地。景泰末。櫛節邊備。草既停開。豆亦減少。馬失預飼之方矣。遇勦撻靼。住不彌月。或值寒期。蕭然莫採。是以軍多棄馬而逃。則冬春之交。支草日三十束。豆月一石。當如故。時各路戰馬。以征西死傷者多。巡撫林聰奏。就彼募之。凡舍餘納馬五者。給冠帶。價以千金爲準。聰又奏。衛地布潤。每警至而住牧者。無所于遷。蒲州營之捷。威遠碾子頭之接。早井。酸刺林之接。朔州。各于其中。連築三堡。聲援密矣。宣大操舍編伍而止。其上班時。應加月糧一石。使樂于効用。倉芻山積。宜專委副使董之。

皆部覆得可。倉事買使奏事。虜衆一據河套。一據東勝。河水一東。似有合勢。恐三關不救之衆。難以當之。乞遣一大將。假之重權。部議山西撫院雷復冬。至兼督三關。至春仍理撫事。從之。十年兵侍賡昭言。此者梁顏使臣傳報。滿都魯字羅忽。西行進川。而的加龍思。則往東勝境上。頃太監覃璣備頭關戴廣所奏。略同。釀引互屯。而巢于河套。皆所當備。上通勅之。刑侍杜錦。延邊既還。而籍其數。偏頭軍壯九千三百八十四人。馬三千二百七十八匹。墩臺四十三處。代州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九

軍壯四千八百八十四人。馬一千五百匹。雁門軍壯一千五百三十八人。馬三百九十匹。石塘二十一處。寧武軍壯一千四十三人。馬七百四十七匹。墩臺四處。保德河曲。要區也。非專設兵備。不足以理其繁。十四年都御奏。紘言築防必因山爲壘。則力少而功多。欲自偏頭長林起。南至寧武羊房口。二百里內。其限以大山者勿論。其川口寬平。關阜大衍者。計用六千一月可辦。第將三關退班。並代崞太原。植種兼修。賴之永矣。從之。十六年虜入大同。命太監汪直監督軍

番保國公永。威寧伯趙王太監傅德往擊之。其時虜從威遠入。卽日都督范瑾率朱禮孫斌六千人。而副都孫洪亦領四千合截之矣。直之出蓋以擾也。直乃設山西平虜一衛。以控老營。奶河諸堡之要。復往宜府擊虜矣。直復請邊需而得之。濟大同五萬金。又賞都督白瑜等。絹七百。布一千四百餘。是時虜自威寧被劫之後。犯執前驪。賞賜調度。略無虛日。而邊吏每坐失機者。亦接踵云。十八年巡撫何喬新奏。山西所屬稅糧。計二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七石。洪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九

永間除所存番。則輸大同。雁偏二關而已。正統末。有事于北伐。乃以太原澤潞等所入。輸之宣府。成化初。有事于套伐。乃以各屬輸之榆林。自此留數少矣。豐稔僅僅足支。而荒凶多。無徵之額。宗祿無給。內倉何追。其餘糧。困日以甚。况符選師旅倉廩如懸。竊見宣糧原取之山東畿輔。榆糧舊取之陝中。乞勅如舊。乞宣榆之供。令剩糴少楚也。山西所屬額軍六萬一千二十名。實則三萬七百五十三名耳。其間操守于大同矣。疲弱已極。國初以來。西民編戍南方。非其

土性多致死亡。諸衛清勾徒有分擾。乞自今所清解
南之民。如雲貴廣湖江浙各衛者。俱留本地補其缺
伍。而原衛則節之。比年遁逃紛紛。而山西爲甚。姑舉
一二槩之。如平陽稷山縣。額地四千五百八十餘頃。
歲輸三萬七千石。洪武間侵畝增科。益以三千。皆溝
澗沙礮之所聚也。又如寧鄉縣。山深土瘠。逃絕戶丁
十六百有奇。乃派徵一萬千見存里甲中。今宜如例
折之。每石三錢。每束草二分。發邊就糴。庶幾流亡自
歸。田野自闢。夫古之募者。必擇不毛之土。今親王以

下。奪據民間腴地。築垣而侵其步。利歸藩府。稅存細
民。則催科宜恤。吉澤宜限也。鹽池所轄戶一萬七千
五百餘丁。歲課三十萬四千引。歲春鹽花生結。則鹽
丁下池取之。課足即止。季春以後。自凝自化。置之無
用。乞令刑司將徒流以下。採取餘鹽。供給邊用。奏入。
詔。副所司十九年。總兵許寧奏。小王子率三萬寇
邊。事下兵書張鵬議。遣太監金輔新寧伯祐。遊擊
馬俊。往與虜遇于毛家皂。張鉞楊彪已與戰于灰河。
虜復圍劉江王榮于寶家坊。莊鑑及少監陸開復。逃

之。連戰二日。斬首一十七級。我軍則陣亡五百八十
六人。上嘉其以寡敵衆也。而不知兵敗失機。更以
捷聞。復命保國公永。太監秦新都御史郭鑑。發
步軍一萬馳之。八月周王報虜復至。上命太監簡
頭都御史秦紘參將白金。先後發兵五千以赴。仍
勅侍郎李衍何喬新。歷關焉。山西撫邊備。報虜深入
渾源朔州。掠掠而雁門請益兵。于是部議京營。並緩
兵所赴大同。幾四萬。請令朱永倍道往擊之。烟火
徹于紫荆。真保驚。與鑼極力昇禦。晝夜不息。大同
師許寧報。參將劉寧遇虜于聚落站。寧等分邀于水
磨村。戰于紅牆兒。左監石嚴追之于大溝口。董昇遇
之于沙窩村。朱澄遇之厚子口。莊鑑遇之于牛心山。
凡七戰。得首級一十九。朱永報周王。繩律敗虜于韋
子溝。取十級。朱鑑等伏柳河。銜于雙望。取十二級。
命賞奏捷者鈔貫。永乃奏築野口宣寧四方潤石佛
寺六堡。赴召還京。撫邊備奏。臣以死拒。僅其輕騎耳。若全
門座匱。前者虜直抵雁。臣以死拒。僅其輕騎耳。若全
營一鼓而南。何以禦之。可于代州建牙置大帥便。

上曰將得其人雖一旅足爲長城非其人雖重兵不爲鎖鑰其如部策已之二十年兵書張鵬論春防事令都督馮昇楊玉按伏于雁朔間而馬俊白金聽其節制上命太監張善督軍定西侯琬時佩大將軍印內官太監宋祥監鎬往脩禦之總督宣太尚書余子俊奏頃臣撫延綏常議制山築城建墩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行之二邊焉大同中路起西至偏頭六百餘里每二里築一墩濶方三丈高亦如之對角作二懸樓方徑六尺兩墩相去空內挑濠塹廣丈五

尺深一丈每墩役丁五百人十日可成度今夏暑虜馬瘦矣兩月之暇可築二十墩墩令十人守之瞭而兼擊如雨墩共擊一空則四百步之閒砲力無遠不及矣宣大倉塲積弊如故且如遼東餽餉好蠹二百餘萬爲貨權資遂至告急似宜設按察二員專之其他如借京軍乞鐵稅告折糧俱得所請然其時荒早米貴大工驟興人頗難之子俊更奏大同平曠必資馬軍今本邊二萬七千九百而延寧靖固共三萬七千九百俱以黃河爲限春暖東開尚堪借調從之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執都督許寧延撫許鎬內官蔡新俱下獄會訊于午門前獄具得旨寧等邊託重受輕連折軍致虜肆無忌憚情犯深重本當論死姑從輕發寧鎬降六新降三初寧與戚寧伯趙王之互請也越謂郭鎬曰許寧守已撫下雖輕戰陣非統馭才也朝廷重任之其必債公慎待之寧至大同與汪中貴爭坐件焉警至而中貴納衆言欲出兵于邊按伏而大將軍重也以遇其衝鎬曰虜至矣公當申明號令以一羣志寧曰兵無常勢人自爲戰安可預圖

鎬乃奏直寧失和奏調中貴直于南京蓋將習之異懷也欽兵守陲間伺虜入掠勢分各擊掩其情此遺功之故智也時小王子大至烽日夜不絕寧乃踵故智遣劉寧董昇屯于山西周聖屯于懷仁而大帥堅壁居中間虜懲往年之敗未輒深入及覘知寧所布列若此遂突入而代王之莊先被害寧殊無意出軍門卒報較尉至矣寧不得已乃與新鎬分三哨軍于二里許虜則伏精騎于禾稼深處而數騎辭數牧馬以誘之新鎬下見之果馳掩捕寧麾下亦見之曰勿

今太監功也遂不自禁。虜騎四合。死者千餘。寧奔夏米莊。新健馳疾入城。虜乃聞昇寧幾不脫。乃發大炮名大將軍者。竟落王子帳前。人馬辟易。死者枕藉。遂引去。而莊盤抄其零虜爲捷云。大帥自米莊還城。而陣亡之家。其婦人擲瓦詬呼于道。萎蕭喪氣矣。時臺省亦無刺其謬者。尚祖寧以爲街亭之失。而汪直適諂得免于禍。余于倭奏偏關之東地名井坪北至虜南至朔州千此設千戶所。聲連勢絡。而乃阿老營等亦藉援矣。其西路新墩。俱不如法。合治總兵周玉太

監孫振起撫秦紱寧郭。上宥之。子俊奏小王子已遠遁。其大將軍佩印號。請班師。李昇郭鏞劉清所護軍。其以時罷遣之。莫若就順聖等地上沃饒。兼有鹽利。遊民無算。費用正軍三千三百餘人屯種。公田獲不償費。項以選壯丁易之。數已滿千。宜設叅戎領之。就以罷遣京軍之甲胄弓矢給其用。仍設正軍之舊屯者。卽令編戶代種。如例稅。而鹽場庸稅。竊據之奸。詔曰可。子俊以班師之後。恐賊聞也。令劉寧偕于朔。滕建偕于偏。董昇偕于威遠。馬俊偕于

周右。則本堡操候之。同延之界。正對豐州。虜所牧地。諸國志義兵備于寧。而郭琿守代王昇守偏。上曰。俊言是也。子俊復奏邊牆之役。適歲歉而止。今隨方經略。度定地基。東起四海冶。西抵黃河境。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舊有墩一百七十座。應增四百四十座。宣分三百六十九座。宜甃以石。同分一百五十四座。偏關一十七座。宜築以土。正入八萬。人月糧六斗。銀三錢。鹽一觔。共糧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觔。馬六萬三千匹。束

本邊略記

初八萬五千五十石。實一勞永逸之功也。然子俊以築墩責成于邊臣。以開實副任于臺省。但計募成數。言之可聽。而行之惟難。且自欲還京。是後怨恚之來。蓋亦不近人情云。雖然。非常之原。黎民駭焉。子俊舊告成于廷。緩其權獨也。今諠譁于宣大。其任分也。戶部奏子俊連歲所費百萬餘金。料糧三百五十萬餘石。又開中淮鹽六十五萬五千餘引。較之往年。事位矣。乞遣官勘實。乃命侍郎杜謙給事吳道寧御史鄒祥往焉。山西鄉。卿葉湛奏平虜井坪同城之北。先

因各子復議事地微輸其地新開沙棘美苦必須安撫方固其地今同城土祇可歲徵黃米一石折色三錢平康歲徵糧一石折色二錢近償馬之令下于各軍尚八萬金其情可矜乞即以祇折充之爲便上曰是先是謀報賊寧海西虜營萬許脫鞏城南虜騎掃路七千餘步大友結星徑五十里勢將入寇弘治元年小王子番字貢書辭甚謾自稱大元大可汗兵書馬文升集廷議之英國公懋張等曰夷狄者聲教所不加其僭稱名號犬羊故態中國何預焉辭

雖驕倨然自古禦夷來則不拒在我先朝亦累賜包容宜降勅大同守臣宜其酋長果誠心入獻耶則具名數上請而酬之如故事若觀望不來仍嚴我備從之舊例衛軍每七八月間人祿草六十束輸之于官今特當採青而虜貢載途各軍以分防誤輸都御史進請調之戶部議獨其半其幣輸之半每束折色二分五釐呼此軍之所以割也遷又奏邊人自虜中帶馬者其馬解京而有司擅贖罰償之今邊方急于用馬請以他貯朋全買之以解呼此先年業都憲所

營獨者也復讎不幸何哉余子復上防邊奏記曰舊例同宜在城各立司分每司官軍五百設把總一員中軍設管總官一員其旗牌掌於總兵遇有調遣聽其號令所以事歸于一也成化以來因於同城并各衛沿邊選取遊兵奇兵以聽延綏之調故宣府太監總兵等官亦各自爲營務選精銳各領旗牌名曰太監營總兵營副總營遊擊營監鎗營營兵既分各官視爲私屬役占無藝其有違犯互爲掩匿而各路所遣非老即弱以致有警不能禦之矣請令鎮總等官

全邊略記

卷二

六

以所分營并所選精銳補在城遊兵奇兵各路極邊遊奇二兵不得擅動仍令諸營分司總理庶兵政有統而兩體不分耳大同守總兵副總兵遊擊將軍所治者爲中路陽和天城爲東路南乃宣府洪州也大同左右衛平虜威遠朔州衛井坪堡爲西路西南乃偏關也各有帶將一員分守如常山蛇首尾相應但從來策應未有定法令諸著令如虜寇中路則以大同城中爲主兵而調東路與洪州合兵應於東調西路與偏關合兵應於西寇東路則以東路爲主兵而

大同副總遊擊及宜府邊洪州參各合兵於東西策應之冠西路則以西路為主兵而大同副遊及偏關參將合兵亦如之其應州澤源山陰馬邑懷仁五城官軍則或於本城或於要害城堡分兵遊擊如少小寇盜則大同遊與各路各以兵應之但洪州謙宜節制而偏關非同所屬請令二路將皆聽大同遇警調用從之三年虜將入寇守臣以聞上命新寧伯祐選馬軍萬二千練習以待守臣言同之急也常調延緩避兵策之然待素後行緩不及矣上曰延與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同接境互援果有急先調後奏可也其預勅之總兵官王璽請告急者請偏頭之精銳應于西路太監劉政執之以爲不可部覆近議調緩復調宜矣備其勿他調以自虛國初洪州順聖之地撥民承種矣其後改爲御馬監草場天順末乃并餘田畫給軍民佃種人二頃五十畝納糧五石草十束成化末余子俊增其數至九石五斗然徒具虛數而已六年撫侯恂請如舊以甦下報可十年虜入同境連營三十里命平

軍伯錢

充總兵官太監楊穆爲監督選精兵萬人

駝馬五千待報啓行仍選團營馬步二萬以備因兵給事楊英所請特命戶侍劉大夏韓文兵侍李介王宗彙各往經畫之從征官軍各預糧三月布一疋以贍之李介奏大同往時外有大邊內有小邊設險嚴密保障易爲寇入類地守臣不能修東自宣化西至偏關其間舊牆尚堅者百五十餘里今葺者半之毀者倍之并新崖溝濠增墩蓋堡大約五百里用卒四萬人及今年檢閱繕取工千本邊每年兩月之役不當與師萬之一從之介又奏其一便調集以節遠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戍也偏關舊有舊兵留大同城防矣延緩去千里赴調偏關亦已足莫若分選三關得三千人特立遊擊領之其一收遠軍以實伍情也北人戍南率變于漳南人戍北多困于冰寒莫若太原一帶所清南丁卽編本伍其一班軍名桂實編到失其時宜嚴分巡原領之責其一軍職買馬坐住俸鈔因于噤號宜有以寬之其一占役之多宜設其例也從之兵部奏事曰正統十四年也先犯順大同幾乎不守成化十九年小王子復讎大同遭其摧辱景泰之初設巡撫也

假以重權。振揚威武。而日以怠忽。若乃邊儲舊納本色。近年裁折而收之。復短折而支之。軍士怨嗟。罔肯用命。李介閱實無馬者萬餘。守臣匿不聞列。今春虜酋在關。而守臣縱令勢家用違禁之鐵器。易彼達馬。墮其奸詭。因肆侮焉。卽今數犯遼永。莫不有因。雲南思六。復占麓川。兩廣饑饉。大思猖獗。良辭巡撫憲臣。多與守臣大帥黨比。不規其過也。有旨邊糧折放重輕。戶部詳議以聞。于是斬山西大同前衛指揮劉桂梟首于邊。以其私賣軍器于夷人也。給事中吳世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忠。奏各邊墩臺三四里。而大同隔十四五里。各邊墩去城率四五十里。而大同遠至一百八九十里。烽火不通。形勢不及。如此也。將官推舉。多以賄通。一握兵權。如獲私寶。既求債債。又欲肥家。役軍多至千人。侵屯動以萬計。給炮賞賜。以賂權貴。如此也。十月風霜。士甲無補。妻居無煤。幼兒裸體。問其故。則曰役繁糧薄。苦于奉將。扣筭日巧。馬價爲累。或過時不關。或未夏先止。馬死日多。軍補愈困。如此也。械器無數。下班私交。點閱無人。傳借多朽。如此也。司餉者。每石起二

錢以待他用。衰一錢以防補馬。米賤則開錢與米。錢賤則開米與錢。如此也。總兵神英。巡撫劉瓛。守臣孫振。貪和畏威。縱虜交易。銅銀箭鐵。悉入虜囊。既掠蔚州。劉淮領兵不進。計其按伏所費。此二十日。費至二千八百金。永間宿飽。徒聽長驅。凡斯前弊。痛革已晚。聖慮程諸衛之閒。卒以爲兵。耕近疆之空地。以爲食。又于歲豐之後。展築大邊。履其率而糗其餘。陛下可安枕而卧。從之。都督王璽。諜報虜約四營。復宣之。役請選伍以聽。部覆之曰。北虜往歲逾春。每牧于臘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胸。河今出套。卽潛于東勝。誇之甚也。况脫羅子之子。火節泉驚。尤倍之。命太監楊穆。平江伯銳。陳操。偃焉。先是大同開市。易馬。大帥神英。宋澄。馬儀。裨將。泉李。與泰。太奉。御。侯能。遊擊。劉淮。悉令家人。以段布易之。而英泉家人。雜以違禁物。虜欲引境外。衆入于館。乃私遺李敬一馬。爲請于守臣。而許之。曰。虜衆疾相染。乞暫休于館。于是橫縱出入。爲患。驢馬入邊內。商民多以鐵貨交易。得文罔矣。虜盡得要害。而泉等華奇兵三千。護之。未出境。而返。虜遂合勢圍蔚州。峰

幾百里。英等復不為意。馬營遂陷。邊人喧然。大吏帥嚴禁器而責秋騎。英暴以隙于爭市間。計聞長安。遣給事吳世忠轉按之。具得狀。呆家人趙晟劉玘等所為端。而冒禁生賄。及迺適棄師。甚悉。而太監孫振都御史劉繼不為防有。自晟犯斬。趙從神十戌邊。英聞住。獄振外用。淮教下。巡按逮問。論死。後以赦宥之。十三年。虜眾犯同左衛。七日。遊擊張俊禦之。東荆莊先之以三百。徑趨城南。復分三百以應之。面被箭益奮。虜不能克。退駐河之北。迺撫洪漢。効馬昇許鑒葉

今邊報

椿奏恭王呆白玉王璽。太監劉雲蔡恩侯能章忠等并自劾。上嘉張俊而責璽等。戴罪殺賊。大學士健劄言。命將出師。未聞出奇制勝。諸將怯。不足依仗。上乃責銳。陳主將重權。苟非其材。難麾下謀勇。皆不敢效。留之恐誤邊。召太監金輔平江伯銳。陳還。命太監扶安。保固公彈。朱桂印往焉。兵書馬文升奏。平江伯銳兵侍郎許逵之領軍也。莫其指日克平。以紓北顧。經今月餘。虜勢益熾。憂莫大矣。本部奏准。潮河一帶。命之都督李澄居肅一帶。命之都督

張威。荆一帶。

命之襄城伯鄭。李天壽黃花一帶。

命之侍郎王宗義。分防經略。不審先年蔚州參戎。

已設復裁。計蔚渾遼南。俱有嶺峻得防。豈憂虜耶。宜增如故。紀功御史邊憲奏。威遠失利之後。守將不能支。乃請京兵以雪往恥。如何京屯日久。而醜夷日張。銳等生長膏梁。託開門于堅壁。遮按伏于屏藩。互相觀望。納侮損威。通乞重正典刑。輕加削奪。于是臺省交章。羊園之賊五十騎耳。劉寧以萬騎襲之。寸功無獲。而死者十有三人。車關零賊數騎耳。銳遺五百。而

今邊報

卷二

五

陳輔者六人。虜自此西。彌康遠。東抵陽和。列寨環屯。綿亘千里。百萬餘家。旬日而蕩。陳銳聞。召啓戎劉寧懷姦託疾。金輅姚舉等。暨督同效。竄乞下之。于理有旨。銳寧輩祿閒住。輔華管營。進致仕。舉省之。史料許天錫自大同還。奏軍事曰。虜自大青山墩。數道並入。王呆登城。睨見十騎易之。出兵敵騎。伴北。果馳之北嶺。伏發。謀而突之。斷我軍為五。所失官總五十二人。軍旗一千一百二十餘人。殺傷又五六百。自磐石橫障才壯。屯盡飽于虜。時泰恭營于草溝。馬昇營于

布家各千里許。不敢進。大帥王璽太監劉雲巡撫洪漢。以失亡衆多。不以實聞。兵垣朱昇劾奏。果貪功輕舉。昇恭順乃各要守。糧寇不救。其追璽三次出軍。半途而返。雲受腹心之寄。偷安坐觀。洪恭風紀之重。共爲蒙蔽。百年全勝之地。大敗不振。御史沈元曉曰。邇年各邊軍法。大約嚴于疎賤。而略于貴近。是以大吏苟且貪婪。武備弛廢。今大同之陷。遠近震驚。處分不當。則四方解體。上命錦衣逮諸失機者。鞫獄上得。旨昇恭處決。璽並家屬發陝極邊戍。洪漢落

公選略記

卷二

五

職雲等九人下巡按逮治。虜再入大同南掠。副總兵姚信將軍李廣李祥蔡瑁各閉城自守。賊得利而去。時大帥張俊太監陸間都御史劉宇俱被劾。得旨命各戴罪殺賊。蓋緣中貴制行間久矣。失律之誅。互相行罪而未減。無何復磨節錄。雖以鈞陽爲之本兵。而司敗之罰。掣于私實。甚矣勅法貴武哉。十四年巡撫史琳請益軍。上命太監苗達總兵官朱驪領馬步隊一萬以往。西撫魏紳素備關暨于寧武。當增築大邊。設墩增守。同撫劉宇亦奏與軍五萬。修築大邊。

而璽昇恭處決之曰。同困泰然。培未甚懷。尚期三再報江。今重困之。猶賴城就役。疲于版築。焉能辦賊哉。乞分路踐江。而撥之以大適。御史王獻臣亦上邊計曰。威遠失利。士無戰心。修築大邊。沙石疎燥。荷糧而往。氣已銷竭。登棚審師之勞。萬有猝虜。何以禦之。大役乞且停止。姚信陳廣戴昇自効矣。乃遇于制軍招慈入骨。乞同馬昇之喪師。並行諒戮。同殺土著。素稱勇敢。難招之而不附者。處置失宜故也。乞示沿邊壯被攻兄乎弟。親朋隣里。自相爲伍。官爲給械。各隨

公選略記

卷二

五

所能用之。前名則陞。新利則賞。願併功一人者。聽。庶可得其死力。馬疲則軍弱者。其價既輕。尙無厚賞。加以羈難。雖有良馬。亦不至矣。何不併兩馬充一馬之費。期以得良爲準。倉場記設官。又置判。立法最善。近客進并納粟之輩。無異吏胥。盜賣官出爲奸。乞簡才能者。授以郡丞之職。各下所司。大同謀報。河套賊于西岸採冰。大治。將渡河而東。請擊回。遊奇兵之張廷版者。下兵部議。火需常厚。復于大同。而今春爲疑兵所制。不得逞。其遣戍東渡。所傳匪妄。但欲布軍。

沿河似乎輕發請再探之同撫劉宇奏四事自王景
等之殺斬也猶曰與其進而必死不若退而自保或
幸免也當虜大掠時廣靈縣民王景林等發憤聚眾
持梃斫級者五已而實殺事覺乃問戍軍又當大掠
時指揮射景徐役按伏白狐景役先馳五十騎搏戰
甚力餘騎悉駐坡上熟視不救而景役身被重創復
嬰失機坐死而餘騎止等三十將以王景為口實民
以王景林為戒車習為畏懼日操何益是以姚信陳
廣領二萬人皆閉門西路而延綏所謂千年之上略

無寸功不過尾虜伴追疲勞士馬不展姑息之政而
安撫之策何錄矣請除賣功之例立勇敢之條嚴退
陣之誅豁出邊之禁命大帥以下速振迎敵直夜
斫其營以驚之使虜不得久牧境上矣夫其人生長
邊陲嫺習戰陣顧棄置在閑而民壯越境防冬計之
左也何不覓山西民壯之班操者徵其糧每石八錢
解貯大同無慮數萬而以康遠屯丁舍餘補其壯役
為兩得之自鐵器禁禁商販遂絕耕具缺焉但不得
出關耳命如議行給事吳世忠奏大同之增緣長

九百餘里足為久遠尚有一簣之未成何也當千虛
寧里水水口三處相其形勢築大屯者三如唐張仁
愿築三受降城之比掣腹裏辛或三四千妙選智勇
之將提之近地久荒之膜不下幾千萬頃召民雜居
查徵其租所富急也上納之十七年適北小王子
使臣阿黑麻六千人齎書求貢而番文年月稱號不
類守仁以問時已有入境者請准十一年例止令二
千人入貢乃連營邊外三四十里遷延不至時人掠
環中指揮鄭瑄與火篩來戰于焦山殺傷相當瑄被

全通聖前

虜支解之而虜亦不得利而退有旨選京兵二萬
聽征大學士健劉條上邊事如所稱募土丁厚馬價
發帑二十萬赴邊置芻糗者悉與食謀焉更舉張俊
神英才勇堪任上深嘉納正德元年巡撫歐信奏
大同各路十六城堡歲徵舍屯四十二萬六千三百
石乃所用者至八十五萬一千三百餘而客兵不與
焉雖有年例京運五萬亦不足以補災傷減免之數
矣乞預處四十萬金為召商費部議寧兵駐天城延
兵駐清營備軍駐朔州仍選京軍二萬以待已虜速

月不退。各邊自爲計。不得協。賊入掠平虜并坪。同圍
總兵葉椿。潰于貴嶺。建撫高友璣告曰。官軍不滿
三萬。勢在不敵。乞增調。遊二兵接伏。而廷宜各守
不發。危矣。上命威寧侯趙。仇啓行。侍郎叢蘭報虜
已大渾源。不聞諸將援者。下御史按之。大監孫清巡
按。周倫報虜已犯關。晉王知祥馳虜入雁門。掠至五
臺。繁峙。崞。忻。深入五百里。乃詔促敏。敏奏虜寇
萬人。來沙河。斬首三級。詔賞之以羊酒。議者謂虜
所亡失十倍。乃以捷案實也。九年虜犯浮圖峪。營四

十里。詔副總張勇遊擊劉實馳之。時已蹂及寧定。
襄化矣。指揮陳經。軍民死者相藉。更按李穩。劾奏大
監孫清等。詔勘之。山西撫王珣又報虜急。十月治
大同失機罪。十年三月寇蹂滅胡日南。圍馬邑。百戶
姚敏李寧死焉。總兵潘浩葉椿率裨將敵之于天城。
乃退。五月分七路而入。一入殷泉。一清墩。一鎮虜。一
沙河。一碌碡。一滅胡。一沙清。大掠七日。聞大同兵至。
乃遁。殺虜以數萬計。巡按于鑒劾奏大監宋彬章忠
王拾滿隆及撫臣高友璣。裨將鄭恭各保任。璽王祥

程親夏。劉林寬。劉驪等。上有彬等。而建葉椿。餘各
降。親。者憂否。藏之太晚也。兵部奏賊雖出境。其情
巨測。桑。顏。頭。田。結。親。北。虜。自。前。歲。神。周。失。利。去。秋。葉
椿。性。恒。而。復。人。王。貝。李。俊。投。入。誘。出。今。之。三。關。已。非
昔。比。宜。遣。大。臣。節。制。之。勅。都。督。劉。驪。提。三。關。侍。郎
陳。玉。提。東。西。路。都。御。陳。天。祥。提。外。三。關。各。屬。嚴。罰。陳
天。祥。奏。邊。禁。伐。林。而。未。有。聖。山。之。禁。以。故。姦。豪。立。莊
開。路。收。險。爲。夷。而。給。事。黃。鍾。亦。奏。渾。源。三。關。四。百。餘
里。舊。爲。禁。山。姦。借。茂。林。以。資。形。勝。規。利。之。徒。斬。伐。平

金邊略記

卷二

曠。姦。人。淵。藪。出。沒。乘。便。于是。併。紫。荆。二。關。悉。申。飭。之
十。二。年。車。駕。幸。陽。和。衛。城。方。獵。天。雨。水。雹。軍。士。有
頑。命。者。是。夜。星。隕。翌。日。幸。大。同。達。賊。萬。衆。聞。之。向。陽
和。轉。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虜。奪。退。勅。封。左。都
賓。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賞。其。應。州。功。也。冒。之。也。
十。三。年。秋。復。幸。大。同。太。監。馬。錫。以。故。總。兵。葉。椿。宅。獻
遷。爲。府。第。居。焉。輕。騎。戎。裝。風。雪。中。行。駐。蹕。太。原。冬。還
萬。壽。靖。元。年。虜。掠。偏。頭。進。侍。郎。臧。鳳。督。軍。事。二。年。復
改。以。三。邊。內。三。關。俱。允。節。制。之。晉。撫。胡。定。請。馬

于太僕而同惟張文錦議同城之去陽和百二十里中有聚落高山二站僅供貢路之驛驛而已乃按代五百人之費歷歲不貲莫若永設千戶所者二以尉靈廣昌士卒編入之于聚落以懷澤源士卒編入于高山各給百畝聽與開荒省客庖之冗而免城倉之勞長慮也添柵溝于陽和之西添樺溝于左衛之北如中之驢圖西之黨山築堡實軍繇近而遠則水口宜迎黑山三堡犄角之形成矣趙歲大帥桂勇請羅其役三年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會都御史張文錦

全遼略記

卷二

四

大同兵素驕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眾譟噪欲爲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惡首張昉祥等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宣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項平主將因循政多姑息不及今重懲之恐煽亂之風日熾宜如鳳欽言詔戮其爲首者五人餘誦極邊哨守是歲菜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注文錦嚴令趨之參將賈鑑杖

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又柳忠等遂倡亂殺變裂其屍走肅塞上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遊擊葉宗招之還鎮已管隊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火四攻圍錦文錦聞變踰牆走匿宗室博野王所叛卒擁衆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華任總兵朱振於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卒稍戢勝時陳爲奏乞宥巡按御史王官

全遼略記

卷二

四

以事聞上啓文錦撫取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賴英代時陳各趨令速往仍令圍營內外官選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勅行事鐸以憂去以按察使蔡天祐代其任時亂卒雖勉諾振而悍不受約天祐至反覆開諭桂勇擒獲五十餘人暫解散稍洶洶給事劉祺言今日大同之變繇前月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

討除克達以正國法侍郎李昆至大同因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剛愎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可恨者剛犯廢壞爲國家恥及今之計惟在急罷羣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勅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而文錦骨髮孱羸妻子流離乞加優卹上俱下其疏於所司而命昆回部時大同人心稍定屬回虜犯甘肅方遣尚書金獻民等西征叛卒聞之益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盡閉持兵噓呼代王沒柱都御史蔡天祐疏請再降明旨

撫諭寬宥迺諸叛卒稱亂狀天祐疏不敢盡言也代王等走宣府矣兵部言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諫元惡禍且日滋得旨令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集廷臣議言住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亂相與今若專爲撫處則聲威損于九邊暴禁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兵三千勦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宣勅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勦無赦戶部仍遣官齎銀軍前厚慰賞格城內親

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固當前應弗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于國家況此寇顧總妻子或冀親主宗室如前疏救必不敢輕犯遂舉戶部左侍郎胡璘總制上從之詔胡璘督總宣大軍務魯綱充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機撫勦先是勅原任鎮守太監王觀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疏叛軍首惡姓名觀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行間所見首宜真確請勅璘據名捕即行梟示上然之璘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

心動搖乞且留璘聽其與鎮撫官密圖捕逆而叛卒殺知縣王文昌事官至是始言之上責其奉事推延且勅之曰王官旣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璘等相機前進王官協同贊決毋得狐疑觀望已而天祐疏言總兵桂勇捕得猖亂軍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乞停止重兵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觀輩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懼天祐等慮變生不測故請緩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貴以首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劫誤死者具上而觀寺

所報首惡尚未撤論該鎮。天祐故未知也。上命至
伯實以聞。是月都督桂勇千戶苗登王紳等奉璽
檄計擒郭繼等十一名。勅旨斬首梟示。隨撫
定五堡軍士矣。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殘
勇家屬。獲登紳等案。於是璽請率六臨境。設法擒獲。
上切責天祐等。令戴罪擒賊自贖。仍令璽暫駐宜
府候事。平召桂勇還。以朱振代之。四年正月天祐等
擒首惡徐繼等四人。璽等遂班師復陳列大同功狀。
因盛言廷臣運籌協謀功。為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董

全邊略記

卷一

五

一中所勅。上責璽班師不候命。有功人員命候覈
實。璽實三月天祐復捕獲首逆。郭巴子等四名。助逆
焦亞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上命賞天祐等銀
幣有差。郭巴子等梟示。文錦郵典。廷臣屢為言之。
上皆不許。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
致茲大患。誠宜加譴。以為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
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德憑之。
傳之四方。羣小藉口。寔生陵替之萌。其於紀綱所損
不小。乞加優卹。得蒙旨。夫以安慶孤城。獨抗方張。

之津。而大同全廢。地不克蒐。數卒也。文錦其如命
何。五年總帥朱振禦虜頗有所獲。上獎諭之。七年
晉撫常道報虜入乾溝墩。號十萬。圍遊擊邵定軍。而
各援不前。請設總制。兵部駁彈之曰。賞罰明然後軍
政舉。頃者各邊偵賊之徒。多獲僥倖。而被害官軍。反
坐其咎。功罪既混。人心懈弛。即有制府將焉用之。宜
勅給事臺臣。往勘總兵趙康等。輕重以聞。上答可。
項虜復寇天城。及于靈朔。指揮趙源戰死之。八年山
西都御史劉大謨言。正統時發山西郡邑民壯二萬

全邊略記

卷二

六

餘諸戍三關。設通判二部署之。至今足賴。御史議革
彼所謂千夫長者。特比肩。能約束之哉。不如稍寬其
班為四。一當戍。二年本郡邑城。三四放歸農作。在戍
者給行糧四斗五升。復其家二人。部覆如議。惟裁其
部署者一員。九年虜將有警。西撫張翰乞兵。廷撫李
如圭。同撫王大用。各持不發。部疏曰。諸臣互推交避。
三關則託咎于同援。雲中則委稱于套凌。具文飾說。
動輒千言。匪恭匪和。孰大于是。宜諭非逢至急。不得
擅徵虜至如期。登春觀望。上詔誤者逮繫。惟重無

敵進黃門張潤身往勸應朔之虜已而潤身奏報該臣張祿所上首功果爲奇捷歷叙勞伐于是兵部駁之曰方虜來時溺者情者失印者棄泣願降者計不出此而徐勛殺降于應州彭模翟江逗遛不進若復雷同附和豈有戰伐之效哉上是之別遣焉噫斯時大司馬猶能抗論言路之隱亦行古之道也御史徐汝圭言北虜有三窟焉河套嵐寧海子北口青山是也禦之莫先兵食以食言之延綏則宜濬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縣鄆陽汴粟縣懷中以達

於陝宜大則宜二麥將登多入糴置及轉糴於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南運軍城北運居庸以爲紫湖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貨車給食于官以兵言之西路專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府遊兵宜駐此以爲大同之援南路順聖西城與陽和相近宜還補于此以爲歸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護衛宜府以爲歸還之援北直隸八府責命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邊關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投邊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

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日之惶擾矣疏入採納施行十二年總兵李瑾議于天城孤店渡蒙四十里用過虜衝克日投工馭于肯泉蓋騰怒十月六日三更亂卒王福勝等謀焚帥府攻瑾殺之代王聞變奔宜府之西城延撫潘倣初蒞事倉猝不知所爲兵書王憲曰同兵未必悉變驛卒既帥迫歸宗藩此而失誅天討安在據報五六十輩則宜檄諭安良善而貨屬從速捕渠魁責以守臣相機從事上以西官廳都督魯綱代理促之行倣數上疏爲亂卒乞命給

諫劾倣落其職以參政樊繼祖代之宣大督劉源清總兵徐永討亂至陽和檄示令其解散內有五堡之變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偶語不自安謂且迫理甲申事也大同士大夫耆老皆來請駐兵解甲單騎撫之源源疑不許已而舊撫潘倣付帥趙鎮食事孫允中郎中詹榮械繫王寶等六十餘人杖死十餘人檄致軍門請旋師徐圖之可盡還但勿言五堡事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譏彈紛至吾不附前轍矣以其因屬按考察因遽及舊總兵朱振失

環怨望有亂源清乃遣趙綱大捕城中。所捕多從征有功者。爲因誣。比曉城中譟起。曰屠城屠城。遂大呼爲亂。殺千戶張欽。孫允中撫之稍定。源清爲書召振。疑其不來。請錦衣來駕帖逮之。振實不反。詣幕府自明。四言黨亂情。旦夕可盡。母煩兵不許。振發憤自刎。明日大兵至城下。大肆殺掠。橫屍枕藉。亂兵開門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亦攻四關。肅之。城中亂黨益發。庫兵出罪弁黃鎮馬昇楊麟于獄。擁以爲將。卻永塞城門。引水灌之。飲與俊懋六將軍出見。

永新緩兵。永不聽。且揚言大同來一王子召虜南襲金陵耳。源清乃多遷卒。過城中諸章疏。而趣請益師五萬以勦之。且曰衣冠之族悉從叛矣。本兵憲以爲然。始遷京軍啓行。是時上悟大同小變。不足煩朝廷遣將。其各官可無往。數日潛微報變已定。如班師而還已。而源清永食功妄殺激變。源清亦詆做媚賊。取解。殆非人類。廷議多助清。獨禮侍顧鼎臣黃綰曰。用兵非其時也。虜人至大同教場北。官軍擊退之。城中獲卒出應虜。官軍捕斬百餘。復嬰城固守。卻永督

諸路兵。據四關。肅圍之。城中樞樞路絕。公廨私舍焚撤已多。復有虜至。叛卒引入城。指代府曰。奉此爲那顏居。安虜于東城門。滿城皆巷哭。明日我兵殊死戰。虜驛叛卒爲先鋒。大半死。虜知不足賴也。大詬而去。源清暨旗招其降。叛卒殺之百道攻城。死者無數。源清告急。請調九邊兵爲禦虜計。上不許。乃諭閣臣言。夏等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爲懷。謀殺主將。原非衆城所爲。卻永無謀。源清嗜殺。使其劫回勾虜。拒逆朝廷。既說屬從不同。乃又攻城灌水。玉石不得。

而分也。宜大爲北門鎖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何以自衛。此地人民皆我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忠乎不乎。縱幸成功。何辭與復。可罷去二臣。掣還諸路。于是源清自勒求退。上奪職閑住。以待郎張璠代之。諸叛卒戍士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與相語者。圖室賤之人。情錄是幸刺。餉司詹榮有機略。密與彈使紀振戴濂王寧。歛血計賊。寧故出城持士庶狀。詣制臺前。及撫院樊繼祖所。定計曰。馬昇楊麟爲叛所迫。非其本心。誠貸昇死。令討逆自效。可立靖矣。計

定卽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瓚遣副帥梁震主事楚書。齋德寺告城中。數聲雷動。其夕昇歸。遂屬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單車至。令從兵退二舍以俟。昇麟復先後斬首惡許章二十六輩。餘無所問。道殣相望。登果賊。自是大定諸路悉罷。侍郎黃綰至大同。絕不問叛軍事。邪心稍安。有闕鉞薛源揚月者。爲叛卒使虜。至是鉞歸。綰執而付之法。反側子藉有流言。綰大集諭以福禍。流言亦輟。顧有請招源月不應。留虜中者。綰曰。此輩悉庸奴。虜所牛馬役之者。下令逆卒

自虜歸者。邊吏執殺之。不來則勿索。時叛卒方挾虜恐喝內地。至叱咤墩卒。要中國招已。聞綰令大沮。百姓知綰足恃。凡前後懼叛卒害者。始屬至投牒。綰伴不應。而密以他捕之若干人。乃又出滿惡郭經數名。榜示之。城中訢訢知不誑矣。綰疏言大同所以屢變者。始于情罪不明。終于積疑不解。王用三驍。寧失前禽。既正典刑矣。戒有司無貪功。無急追。聽其自逃。而恍其不獲脫者。但使不潛城爲害。則善矣。或恐其急而走虜爲憂。是不知彼已者也。虜得漢人。率奴隸之

不則。易馬速夷耳。使虜果雄桀。得此百輩。奚益。虜性得利則趨。遭創則避。固非此輩能使之去來也。今若招之來。貸之則失刑。殺之則害信。反使彼得恃通南之勢。以挾制上下。非計之得者也。臣竊謂今日安攘之要。莫先自治。吏此土者。公平廉潔。飭法詳刑。勞來安集。其未獲餘惡。聽其自逃。而徐捕之。則地保無虞矣。綰隨具叛獄詞以聞。凡甲甲辭及戕李連通誅者。殺曹安景。銓六七十家者。王福勝等十四人。服上刑。張玉等十九人。辟血奴兒四十人。皮悉如議。項樊繼

祖亦令謀者。捕楊月于虜中。誅之。繼祖乃奏大同會未十年。動遭雨變中。鹽失利。田無蓄。武宗巡幸。兩經扈從。至數十萬。搜括之苦。殆盡雞豚。災傷相繼。蕭條已極。上覽其奏。下計部議。給賑恤。毋執故帑。戶部覆報。歲給七十七萬有奇。而外解又復數萬。撫臣不能調度。盈虛慎重出納。今按所上諸冊。鉅錯參差。日增月盛。竊恐太倉之蓄。不足供此。安諭九邊也。繼祖所築高山聚落二堡。告成。乃合新舊遊奇兵。令遊擊尹堂趙綱分統之。總督周叔始報虜至井坪。請

于團營請征繼而報虜差緩請停前發上疑之曰近數間虜人不言去其地方殘寇寂無聞也必撫按互欺其遣官覈勘給事錢徽疏曰永平日久網紀弛弛諸將平居苦文法之束縛而以逢迎爲悅臨敵希固典之寬大而有苟免之心是在本兵撫臣作養砥礪之耳戰功多賴家兵而蓄家兵必難私積正統間都御史羅亨信督也大同令將官得率其家丁自耕邊地而不責其課夫官耕則民賴其衛咸盡力于南畝一也官能自給可免侵漁二也將取利于邊重去

全史略言

卷二

七

其地寇至戰氣自倍三也久居不徙周知既塞可以接伏策應四也自後撫臣懲鎮將役軍之多而奏率之其敵遂至于官民並廢耕種虜得以輕年屯聚其地匪餉資敵殊爲失計臣以爲復將臣自耕之舊便俱得旨十六年虜牛心山之役總兵梁震遇數千騎于宣寧灣斬九十六級復破之于紅崖斬八級周叔以聞虜復從偏關入悉發保定漢達軍勒之高山聚落堡旣成頗扼虜上曰自張文錦修堡致變率相親爲戒樊繼祖改立二所有裨邊防其蔭一子西

撫韓邦奇言老營堡之孤懸也設遊徼關番戍其地人無固志請募土著常居聽發而班軍遣歸兼得行月二糧費部覆其便因立千戶所一總督毛伯溫上言郡堡募軍立爲三千統之以六弁孫麟等耕其棄地者可大也得旨近邊內外可耕之地悉給軍開墾永不起科毋爲有力者奪十九年虜人廟灣指揮周岐等陷其伏中而沒已又走朔州交汾等上念虜類類其令兵部會官議部乃奏增置士馬數寧武增六千人老營增一將平虜亦增一將西撫陳諱更

全史略言

卷二

七

議曰往者遠城東勝則三關其內區也茲者間以外夷實逼處此而士馬之額仍舊請以山西之兵守大同之障則老營之界東長略者宜遣六千戍之中路寧武莫要于神池而利民副之西路偏頭莫要于老營而八角副之東路雁門莫要于北樓口宜設參戎二各軍三千人守或二各千五百人自陽方至野類而神池百二十里乃壯自野類至黃河而老營三百里乃壯更增五百人北樓間而東路千八隘四百里乃壯馬資于阿寺餉資于代州商稅焉悉計可二十

年秋，俺答阿不孩遣使育切石天爵，款大同陽和塞求貢。言其父譚阿郎在先朝常稱家貴，且許市易，近以貢道不通，歲掠多災。卜之神云貢吉。果許貢，當令邊民墾田塞中，夷衆牧馬塞外，飲血不犯。否則徙帳北，而縱精騎南掠云。同撫史道言：虜絕貢四十年，歲苦侵暴。今款誠中國之利也。時虜待邊外，屢向墩哨卒調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李實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答營，與之飲宴，有掠哨卒衣糧者，俺首痛懲之，以原掠物還。于是迭按譯學奏請

逆定大計，其詭秘之情難信，而恭順之迹有徵。准貢則後患當防，勿准則近害立至。詔兵部集議曰：許而貢不可信，大義拒之。彼姦自阻，趣行守臣大振天聲，方爲得策。乃遣尚書樊繼祖往督軍，定賞格，能斬俺酋者五百金，陞三級。虜以貢事不諧，三道並入，盡蹂狄稼。乃詔延綏副帥王綽屯黃甫川，保定副帥屯紫荆，前後發京營六千人，任鳳領之。二十人趙卿往真保領之。西撫陳請堵報，俺答阿不孩從白泉下石嶺徑趨太原。吉囊趨平虜，掠平定，總兵丁瑋遊擊

萬宇死之。通千真定，更遣原任都御翟鵬往禦之。陳詳報大同遊賊昇承調逗遛，而壯夫劉文明等乃能奮斬虜首六十四級，生擒十人，獲謀者二十輩。功出官兵上，宜重治昇而顯錄文明等。然虜所屠戮五萬二千餘，樊繼祖乃報斬級前後四捷，首功五百二十餘級。上嘉其連捷，而臺省龍遂傳鎮駁奏，繼祖盛張其伐，乃與譚學所報刺謬，何也？一日從容出關，再曰虜回未戰，同時發矟，矛盾若此。史道之玩寇，王陞之避難，皆當問。勅紀功官張翼奏復曰：先于八月

阿不孩深入，焚掠慘怛，井烟不舉。陛下切責諸將，非不嚴也。諸將湯然聽其徜徉而去，未數日，吉囊復至。時繼祖駐師大同，路將咸會，若能合力，亦得志矣。畏之如虎，避其長驅，寧與嵐汾再遭屠剝，雲集無繇，節制安在？樊繼祖陳講各職職，王陞等各降級逮問之。紀功官以稽緩賜罷。尋遣侍郎張漢往賑郡邑之被虜苦者。翟鵬奏乞別選壯丁，名曰義勇，爲三關振上獨斷之曰：近者三關失守，止賴民壯，各處災傷，豈宜騷動舊役民兵暫止之。其稽舊制，經畫長策而

部議擊西人之戍同者。撥河南之戍班者。募土著之充邊兵者。三關之急在帑。宣大之急在粟。乞它運通州倉米給宣大。而發帑二十萬以濟山西。從之。是時掌本兵者張瓚。巧附內援。屢被譏劾。上責之曰。虜兩入太原。不聞敵過。邊吏罪不可追。梟本亦難謝愆。所議預集兵馬十枝。瓚欲遣翟鵬亦請遣。上皆不允。復切責大司農李如圭。以其邊人乞帑者。動數百萬。更無別籌。圭等徒徇人言。不行嚴實。兩部各陳所罪。釋之。去歲款議不諧。特都撫史道。乃留其重夷肯

卷二

卷二

主

切而遣石天爵先還。貽以布帛。虜亦以馬報之。故大掠三關。而大同無恙。議者指道媚虜。嫁禍道遂得罪。三月虜送中國人李山至。請易肯切。廷議以爲詐。不之許。閏五月俺荅復遣石天爵滿受禿滿客漢。即肯切子。邊人不敢納。以告巡撫龍大有。大有遂掩以爲功。狠言以計擒之。縛天爵而殺受禿等。部議吳天爵者華民甘虜。塗炭震驚。茲憑故智叩關。而邊臣應機剪其羽翼。足寒其膽。厥功甚大。詔優陞大有文武濟史。磔天爵肯切于市。蓋小王子九部。攸于青山。

所總者中國臣帛掠之不多得。亦自有損失不如貢市完善。因遣天爵等來。誓請貢市。一請不得。則再請。再請不得。則三請。三請不得。則糾三十萬。一循黃河東下一直搗太原。而徑兵屯三關待戰。虜之真情。出干天爵口。當事即欲勿許。亦宜有以待之。乃不爲長慮。遽發信使。苟快目前。虜大憤不及秋。即以六月悉入大掠。迨及路沁。屠戮過兇矣。翟鵬告急。上曰。原設撫鎮。各有專責。寇至一隅。本邊出敵。各邊協應。是以建勲則功著。失事則罪歸。布置甚善。况四鎮接壤。

卷二

卷二

主

與三邊不同。間設總督文臣。虛名牽制。劉源清則欽樊繼祖可見。騁首索帑金。專資客陣。陞辭日久。尚駐宣府。深負委托。革職回任。六日又議復其任。同撫龍大有報虜十萬騎從左衛雙山入過朔州。入馬邑。趨鴈門。陷沙墩。犯太原。薄平陽。知府畢豹。憑城禦之。賊不得利。而我軍亦促其零騎。斬數級。虜營始北徙。部議曰。賊入平陽。蓋有三路。中縣靈石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縣。分休張南店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錄石州趨恩吉石樓等以入。竊計靈石天險。勢難突

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兵伺之虜可圖也或諫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此去臨青真定僅數百里宜命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虜不得過太行萬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壤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或知有備不至又將潞州入石州趨偏頭寧武宜行劉泉張達備之寇入潞安沁汾諸處乃令河南撫魏有本于武安陟縣截于潞達潞黎爲援山東撫曾銑于臨清趨磁洛爲援保定撫劉鵬急守井陘已而虜復還太原北遯給事劉繪

金邊略記

卷二

天

奏虜退而督臣罷虜至而督臣增非所以久責成圖茂功也嘗考天順間之于脫羅于火飾未有不終致挫亂加蘭斯弘治間之于脫羅于火飾未有不終致挫擊者今之託按伏以自全拾殘級以詐報心疑者北方分者弱虜志得驕職此故耳宜專任翟鵬約兵十七八萬三路舉舉虜可禽也上以爲然委任鵬鵬亦上言客兵八枝及主募共計十萬統以諸將列爲四營各當一百別練誘兵三枝誓死決戰豈盡出虜下哉勅曰退縮者自都指揮以下卽斬以徇副總

添遊先取甘死罪狀奏請二十二年翟鵬以虜報有午請徵調急兵部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遼之兵不識各邊何待且望援之念重則自勵之心輕惟遊兵及槍手可聽其發耳虜軍浮圖峪自土王溝抵廣昌川長四十里副帥周微遇之失利保撫鄭重以警馳聞兵垣劾奏薊撫朱方掣兵之早翟鵬湯無可否上曰翟鵬手握重權若令不下王儀卻承安敢掣兵朱方建議使既去之虜非時勾入二臣罪之首命錦衣械繫治訊又因御史舒澄彈文命統兵書毛伯

金邊略記

卷二

天

溫爲民職方郎韓最典杖八十初大同指揮王鐸之子王三者與吉囊通遣三遺之酒物妻其部女遂爲虜導至水地莊向舍餘劉伏起索食伏起商同官軍四百縛之御史以聞上大悅賞伏起千金陞五級王三獻俘伏誅御史李秀春爲副總兵周微請曰浮圖峪之寇也非周微拒敵二日以遏之則紫荊失守矣上嘉其功增以一秩二十四年八月虜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鴉鵲峒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

矢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王邦直者。磁州人。力舉千觔。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賜餼之。虜與我寨。鳳等慮不敵。守者促之。且敵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救。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

全邊略記

卷二

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先是平虜威遠王林澤源陽。和山陰。各場草相繼焚。上遣科臣李文進勘其故。會太原還。奸人王義者。從胡略邊入。簡得其囊中火具。論斬。既而宗室被盜發。詞連襄垣府中尉充熾等。其家奴不承盜。而徵吐神箭。援焚諸語。鞫其密門四李錦。則充灼與。勾虜入據。先燬所蓄。適王義以是夕潛入山陰。見場中火暴起。即趨出。為捕者察。而囊中又有火具。實不悉火所自也。上遽法司訊之。總督翁萬達。

疏曰。大同土狹產瘠。鮮繁廩。泉聚而貧。隣虜易生反側。請量遷和川呂化于山陝。而襄垣原自蒲州廢徙。今請封復建。就食本封宜也。宗伯議蒲小遷。晉其可。二十五年俺荅阿不孩遣使。堡兒寨等三人款左衛求貢。五年來信使絕矣。玉林百戶楊威為零騎掠知虜意甚懇。威乃說言能集貢事。虜乃歸之。並同掠者為先傳。然後令堡兒寨等款于雙廟墩。投書文曰。言以俺荅選白駱駝九。白馬九。白牛九。及金銀鍋各一。講信誓。戒犯竊。仍如曩時。石天爵所稱。晉總戎家。

丁董賢等值哨邊。狃于前事。竟破三夷首以擡功。于是翁萬達疏曰。北虜在弘治前歲入貢。疆圉稍寧。自宣府虞塞嶺之役。虜輕中國。孔棘者四十餘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來獻方物。竟沮中止。邇來石天爵之講也。所當善應。始既湯荅。終復誘研。大失夷心。橫挑巨鑿。臣竊恨之。乃今卑詞叩塞。察形收勝。詎容脫誤。而寶等賤卒。玩法貪功。臣心刺謬。曷知所云。夷狄雄犬羊。其性固辨曲直。亦猶人也。今歸我漢人執物示信。信曰不許。當善其詞說。遣之。乃置使于教。納婦于。

境誘而殺之。由在我矣。譬乎報怨。疑慮回皇。即不可解。宜按兵待戰。寶等滔天之惡。真不容誅矣。部覆姑貸各官兵罪。萬達又報。阿不孩遁至普文。欲自到邊陳狀。及據降人所供消息。則以貢事不成。把都出其東。吉能出其西。似當亟爲處分。不容少緩。蓋此種類繁多。克期日盛。乃遣使求通。雖已被殺。猶屢請不已。或謂勇利吾賜耳。不拂其情。雖狂可悔。不爲之處。則旦夕之變。毫髮之間。隨機難待。未宜遽爾峻拒也。部科各議所請。未可允得。旨遣北入貢。原有封號印。

全邊略記

卷二

三

信今次番文。似是詐僞。依行再詰。限十日開。既而宣衛告急。部持初議。悉心戰守。毋墮虜計。上發官廳六枝督萬達整兵。二十六年山西撫楊守謙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內省京運外嚴防守。舉副使張鎬提調之。戶部贊其說。詔以實行。萬達條上併守擺邊之計。而西撫孫繼皋爭之。曰。夫設重險。藩衛國家。縱使宣大有驚。而諸關據險戒嚴。則關南可以無恐。豈可聚師曠野。單守重關。洞開赴敵乎。往年虜犯紫荆。自宣府入。犯山西。自大同

入紫荆之拱護京師。三關之屏衛全晉。一也。今議不掣紫荆以併守宣府。豈可掣雁寧以併守大同乎。况自偏寧雁以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丫角至雙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至牛灣。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稍緩。論緊邊。山西大同并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雙關門戶。起了角至牛灣爲左關。山西歲守之。起了角至雙溝爲右關。大同歲守之。前日併力守左關。尚不能支。今分力守右關。豈將無憂乎。近年虜不敢犯者。以三關備嚴。

全邊略記

卷二

四

故也。將士遠離信地。欲其不侵難矣。全師在外。虜騎在內。卽策倒諸關爲徒守已。又貽書于萬達。曰。成法具存。勅諭具在。變亂者固蒙不韙。况因而失誤。軍機者乎。摩泰律有明條。敗績。明主不貸。往年建寧中之議。宰執幾乎不免。近年撤各路之兵。部撫業已蒙罪。可不寒心。又云。併守量守。省費省兵。伐木毀防。隱禍深憂。難以輕泄者。萬達接書以入告。曰。繼皋謂丫角以西。百餘里之邊爲難支。然則寧雁八百里之邊。萬一遇虜。其易支耶。以新分一百四十里守內地。

之兵爲可危。然則入百里之邊。守以內地之兵。不益危耶。夫益兵據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舊有協濟大同班軍。實係守要至意。今議掣寧屬一帶擺邊之兵。量移以備守。而冗餘之兵。逐漸議罷。額設官軍。仍番關隘。以備重壕。正不失爲復舊也。繼舉動以危言相恐。今欲排阻成議。安望其有裨奉旨。孫繼魯挾制督臣。阻壞成事。鎬衣逮問之。械斃于獄。繼舉取介自負。以清節著。然好剛使氣。志意盈溢。人謂動四體云。北虜自去歲款塞。徂冬涉春。虜使絡

全通明記

卷二

五

繆邊臣懼。廟堂有意督過之也。遂不以聞。然虜竟以通好。款處其衆。不復設備。遇哨探卒。亦不戕。復遣夷使李天爵齎番文至云。房中大神告羊牛利子。和他俺各會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相議。求准進黑頭白馬一白駝駝七。驕馬三千。求白鼠一瑞。爲大神袍。麒麟段件。頭目領之內種外牧。漢夷不相害。東至遼。西抵涼。俱不入。今與中國約。若入牆作賊。中國執以付彼。奪其所畜馬以償。不服。則殺之。若漢人開草地。彼執以付中國治之。永爲好。幸歲一二大貢。

太師許代奏。即傳部落禁其生事云。總督翁萬達。巡撫唐榮。總兵周尙文。以其事聞。且言虜自冬春來。遊騎信使款求。不下數十條。次詞頗恭順。夷情叵測。未敢輕議。已將夷使論回。責其守約有誠跡。代爲請之。然我之所以責彼信者。不難于印信番文之必來。而難于西東各邊之。不犯設虜如約而至。而猶復終終之。則彼之構怨可待。而與鼓衆也有詞。其報我必必舉而力。即我受之。彼詐而中變焉。則虜負不義之名。而衆無名之冠。其爲虜亦終弱且緩。此曲盡老壯之

全通明記

卷二

五

所分也。邊臣職守責亦備。不貢亦備。初不因是以爲增損。如或慮其入爲覲何。爲困擾爲反覆也。則當伏執而審待之。或限之以地。受方物於邊城之外。或限之以人。質其親族百十人於城。或限之以時。俟驗及秋冬。然後頒賞。如是則虜誠也。因在吾羈縻中。詐也亦得免衝突之害矣。夫不揆理之曲直。事之利害。以貢爲決。不可者。非虞禍者也。以虜之納貢爲足恃。而解其防閑者。非量敵者也。臣等夙夜兢兢。熟思審處。幸惟廟議速決。俾邊臣得從事焉。巡按黃如桂亦

言虜深衷固未可信。而驟則避旋懇惻。今信使往還。候牧散漫。恐家丁通事。或邀殺以邀功。或款結以市好。遮之挑禍。結之招侮。請預禁止。疏俱下兵部。復言虜節年侵犯九邊。橫被其毒。凡在臣工。義當藏醜。以雪積憤。自石天爵倡請。踵行前詳。豈可輕信。請行總鎮諸臣。嚴兵傍備。傳于俺荅。約轄其部落。九邊宴然。著有恭順實跡。得旨。點虜寇邊罪。逆深重。邊臣未能除兇。聽信謠言。輒聘遊詞。殊為實罔。其飭邊臣。殫力嚴禦。有執異阻撓者。叅治。蓋是時陝西有復套之

人邊界記

卷二

七

謀。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細貢議。翁萬達奏宣大修邊軍壯。且十餘萬人。赤身爲役。布滿山谷。俺荅把都。又駐威寧海子。吉囊一枝。移營東渡。茲復求貢。似有所扶。卽當斬其來使。昭我國威。第以費防之故。未可遽起兵端。姑善省論。因遣間諜。行吾機權。務得其情。預爲之備。待有可乘之會。然後一舉。斯爲萬全。但遣謀行間。與交通往來。事相遠而跡相似。故黃遠巡之應者。鮮應變之謀。執疑似之形者。啓吠聲之誤。此邊臣之所以自失。而機事之所以難投也。要之

全邊界記

卷二

八

禁例必嚴。間謀不廢。苟可濟事。遑恤有他。是時俺荅諸酋與小王子有御。小王子欲寇遼東。俺荅來告其謀。請得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遂臣以虜勢既重。而情復懇切。恐機牙一失。且速後禍。又以屢奉嚴旨。不敢輒爲請求。故借詞而詳其事如此。翁萬達疏曰。夫詳內略外。撫民之道也。詳外略內。禦邊之道也。大同古雲中地。可以扼匈奴。捍中夏。爲寧願諸關所倚重。祖宗以來。山西兩班分番協于同。歲以爲常。庚子間虜越同。瞞西守臣不能原其故。遂議掣班專守。又增參遊設民壯。亦如宣大紛紛擺邊。繁費倍往昔矣。噫。豈以大同爲可以餌虜也。故一變而幾棄大同。坐困全晉。近西撫楊守謙。倡言併守。善矣。至欲盡掣寧雁防秋之數。而併力同。則又未可。夫近年增設者。當量掣。第未宜大驟。先年額設者。當盡留。第不必擺邊。蓋言掣者。掣所增者也。遇秋暫分兵於同。主客之兵。自當有辨。言併守者。舊制也。師徒多寡。雖不必盡符班軍。要不失爲便宜爾矣。大學士嵩言。八月初十日。賊犯天城。在大同之東。兵守不能入。賊併

西北去。我兵遂息。十八日復歸松墩。掘壕而入。地在平虜城。係大同之西。山西之東。我兵相持。賊留其半據壕口。恐我邀其歸路也。久之始遁去。連年邊臣修堵報竣。俱稱可恃以守。今賊得以乘夜折壕。乘虛而入。防疎之罪。自不能逃。上命按臣勘實以聞。二十九年六月。虜犯大同。繇小營坑塔墩口入。總兵張達帥所部迎戰。達挺身陣前。爲士卒先。虜望見。卽縱騎圍之。達殊死戰。左右衝突。不得出。時副總兵林椿。分兵擊零虜騎于偏陀山。聞達被圍。引兵西馳。達虜四

全遼略記

面皆會。矢下如雨。達死。圍中。椿亦中流矢死。達。陝西人。自不知書。然慷慨負奇節。膂力絕人。平生遇敵。好揮營陷陣。所向有功。卒以此敗。椿救達時。一日三與虜合戰。功無不終。然邊人至今稱兩將及上千筋之勇云。拾事中唐禹。追論達效死先登。全軍陷歿。獨其二子張世傑。張授以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來邊關未有之大勦。而督臣郭宗皋。撫臣陳耀等。不自蒞。讓軍幕。暴陳喪敗之咎。彰明奮敢之忠。乃蔓請彌縫。苟逃罪譴。死何以見張達林椿。生何以謝二子也。

全遼略記

卷二

七

上覽禹奏。嘉其公明正直。詔達二子同廢。宗皋。命錦衣校繫之。各杖于廷。罹死杖下。宗皋請戍邊。八月。虜大舉寇宣府。不得入。遂從薊古北入犯京師。仇鸞佩大將軍印。緩駐師宣大間。議北伐。鸞上奏曰。虜首俺答脫脫幸愛兀慎。四大賊營。俱巢大邊之內。將我邊臺割據分據之。虜衆代軍行賂。軍代虜牧羣。逃民叛將。繼而用之。每歲深入。無不得利。雖有晨平。難與角勝。往時虜曾請貢。廷議未從。前總兵周尙文乃乘其效順之機。投以貨賄之利。虜略如願。邊亦少寧。非得已也。與其使邊臣違禁交通于下。孰若朝廷大開賞格。恩出于上。卽今遼薊甘延。俱有互市之例在。上曰。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詳議奏聞。三十年虜酋請求益數。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答之義子脫脫。復詣宣府暗門。呼通事出。撒刀以誓。贈馬二匹。留夷夷虎刺記四人爲質而去。未幾。釋我叛卒朱錦。李寶以示誠懇。於是宣大督蘇祐入告。虜甚嗜中國貨。南掠則歸部落。求貢則歸酋長故也。小王子者俺答之侄也。俺答恥爲之下。茲求

駱順將假中國官爵與其任爭雄臣等多方譯審案伍虜情有難真拒者彼以貢焉名其詞順我因其乞而許之其體尊先允開市以濟目前如果保塞求王然後議其通貢詔兵部集廷臣議于是兵書趙錦咸寧侯仇鸞吏侍李默等議稱永成間常設馬市以待海西女直諸夷今虜酋情詞懇款似宜比例遼東于大同五堡邊外開立馬市發價十萬每年四次請簡命文職大臣爲夷虜知名者從宜酌之畢日還京內閣嵩對一年二次爲宜上悉如擬亟取致仕侍

郎史道前赴大同經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曰見俺酋求馬市書大肆無狀竊意聖怒興問罪之師及會議雅依不覺喟嘆請陳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二曰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冠屨同器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灰其效用之志五曰將士偷安弛守惰氣懈天下以修武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法所不禁開邊方交通之徂矣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將來腹心漸起

不培八曰去歲虜猶疑畏今窺我虛實矣長其輕中國心九曰武馬外別求悉墮我以羈彼以弄或交而違約或易而撞關或駕言別寇或以被索價殺矣十曰各邊援例定不可罷財馬兩難相繼且其謬說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豈古之所謂威賓者耶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之甘于凍餒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壞天下大事必始此言矣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堯堡虜酋阿都衆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還其前質者四人侍郎史道奏馬市已定竝進虜謝恩表番文一通馬九匹虜部無敢誼譯者南向黃幃香案叩首極恭迹願駱順仇鸞言夷俗以九數爲敬之至似宜量破常格

從厚養之。況夷情不常。種落非一。久而不變。豈其能保。竊恐邊臣。因關馬市。遂忘戒心也。乃賜俺酋大紅紵絲綢花樣衣一表。裡金頂大帽一。金帶一。脫大紅紵絲一表。裡夷使各有賞。總降勅一道。初馬市甫畢。隨有虜騎犯左衛者。我詰之。則謂中國妖逆。蕭芹天源等誘致之。其黨無慮百十輩。散處諸帳中。教以火食屋居。不利干虜好。則曰力能咒人。喝城俺答爲之動。史道乃踪跡得張攀隆五十餘人。索芹源干虜。虜請先試其術。不效。執以予我。脫脫告通事

今起明言

卷二

三

曰某日自右衛嘴城非掠也會有旨命史道通歷延寧市事。道報曰。虜中休于邪黨。然臣已得要領。乞不以較銅錄。坐失大機。伏覽亦請留道于宜大。而右衛果有警報。七月脫脫執送蕭芹等來。因言富虜能以易易。民貧者惟有牛羊。請易菽粟。朝議復難。久不決。道上言曰。俺答懇請牛羊。易粟豆。蓋情是以定部落之心。諸部心定。則俺答內向。守盟益專。特督撫歸祐何思等。亦慮異日。象首事禍。乃疏言不可。仇鸞亦皇戚。其始說且云。臣行諸將嚴爲之備。上以

問內閣。尚言虜邀無厭。不宜任其要挾。竊欲分布戰守。甚當。上令史道回京。時虜以飛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同市則寇宜。宣市則寇同。甚者朝市暮寇。并掠羸馬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無復藩屏。又乞市遼東。東撫許魯道畫本兵。力止得殺。至是虜以市利亦薄。中國不足信恃。時時掠剽境上。然嗜馬利未嘗公言。大舉邊吏亦與之互易。不絕其心。畏而啗之。逾年虜好復絕。虜既不得易牛羊。分散爲盜。無虛日。冬三人掠其衆邊人責

今起明言

卷二

三

之。俺答謬應曰。諸貧者乏食。禁不能止。我自不入犯。俺答有妹夫卜吉哥者。後期至。與市于大涉溝。易馬四百匹。薄暮虜衆潛入。復奪其馬。帶掠人口而去。詔以非時開市。疎備納侮。各奪俸已。而虜進九馬。巡按李逢時。比去之虜。縱入王石河。自弘陽入。陷羊屹堡。殺擄甚衆。三十一年。詔舉回大同大邊二邊墩軍。時虜並塞住牧。邊墩反在虜外。而士餉仍月二石。仇鸞言。第滋漏泄。獎耳不如掣之。報可。初虜之蹂躪遼犯。饑饉也。指揮王恭敗死。關南震動。總督蘇祐報

虜且三萬。兵部張皇未嚴。上心疑之。遣飛騎偵虜何地。諸將有能抗戰者否。時無有以王恭死事奏者。同撫河思以虜退聞。上覽其奏。亦不言來去狀。益疑之。至是部返報言。本月初五日。虜以千騎犯弘賜堡。初五日虜復蹂榆溝。入掠懷仁川。十三日虜二千騎復犯平虜。奶河堡。因備述王恭平川歿死事之烈。及遊擊呂勇劉澤。參將張騰孫。鮑焦澤。副總兵王懷邦等。請抗禦不力。及逗撓退縮狀。上乃切責兵部。曰。虜前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林干。蘇祐言。謂且三

萬。其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若此。麟潭其械之來。懷邦等革之職。虜復遣丫頭智乞市。蘇祐以擒獲功聞。詔梟丫頭智于大同市。代府饒陽王克強上言。初與虜市。本爲羈縻。總兵徐仁。輒自以和戎。謂無復事戰守。士馬芻糧。恣意衰耗。大失士心。及鋒警狎至。而仁身爲大將。稱疾求避。遊擊劉澤。詭稱虜且貢馬。巡撫何思。不加審誦。輒以游言誑。闕下。勸使者王銳。齋幣至邊。然實無一虜。諸將惶懼。招與爲市。以賞勸拾之。副總兵王懷邦。幾爲所擒。投賄於賊。乃免。近

者虜滿館舍。辭饌飽鮮。事之惟謹。虜是以益橫。諸將且禁士卒。毋殺虜。殺虜者如殺人之罪。至使右衛高山山陰懷仁。東至陽和天城。煙塵四起。汙淫萬狀。將來地方。莫如終極。且宣府亦開馬市。今六七次。未聞有騷擾。蓋彼有人馬。處置適宜故也。惟陛下亟垂省問。以拯北門剝膚之災。上得奏。即遣徐仁于獄。恩懷邦削之。咸寧侯鸞。倡倡邊兵入衛之議。兵部乃自懼曰。宣大日弱。自守且不足。況彙其精。分其力。則三軍解體。以解體之卒。當忿逞之虜。可爲寒心。且臣

缺必募。是驅市人也。使虜虛聲以誤我師。而併力宜大。宜大必不支。則長驅盡輔。伏惟留四部選兵于其鎮。上深然之。命勿調。而召鸞入京議。鸞不自安。乞罷。詔趣來。毋偏執。鸞還集議。宣大內聽京營徵發。外聽督撫節制。內外不偏重。而二議不相忤矣。時鸞著異謀。內倚爲重。而本兵趙錦。嫌阿其間。故調停焉。前八月。寇入平虜。轉掠應朔。殺擄數十。九月。寇入弘賜。及安東諸縣堡。而出。總督蘇祐。以血戰斬敵聞。而延接蔡朴。極論怯懦觀望之罪。兵部故寬之曰。兵鋒

入衛而弱。兼以因循。尚能防遏。比之自據者不同。宜從少貸。而極恤其體。上皆從之。遺給事徐綱往行賑事。綱勘實。上聞。請以同庫貯例。及主兵二銀鈔九萬四千有奇。分投委濟。同馬舊有牧場。淫塗略盡。所給豆三十。自養無以及驛。宜查其侵地。今官軍九萬二千馬。三萬五千二百。請加人馬糧豆各一半。少救目前者。悉議可。山西御史李一鵬奏。廟自二月虜犯河曲老營。其守備曹懷忠。楊秉禮。知縣丘華。各損軍狀。總兵李淶。趨戰愆期。東穆寧武。下部各治之。奏

朴言。曩時大同弘賜堡外。增築鎮羌等六堡。內有壘地五千四百頃。耕守得策。後巡撫何思欲墾之內地。地不日削耶。乞命守六堡如故。遂依所擬。七月把都兒大率分道弘賜及廣昌。表銅遇之敗。後虜移營。攻揮箭浮圖。關南大震。固原遊陳鳳寧夏遊朱玉入援。遇浮圖守者具蓐稿以需。鳳玉曰。稍緩不及賊。候旋軍饗之。不立馬而去。及虜千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恐爲所購。乃以驍騎縱鳳玉。其衆分道自大金井北趨。上聞大悅。不俟勘報。晉二將都督之秋。

各賜白金支結。八月寇入蔚州。九月寇犯神池。巡撫趙時春帥馬步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時虜縱掠八角。忽謀者曰。虜騎二千。去此兩舍。掩之可盡得。時春探甲欲馳之。大帥李淶固止曰。役悍未可易。公第駐此。淶當抗敵。不貽公憂。時春攘臂而前。及虜于蟲嶺。伏起。淶曰。吾死于此矣。時春棄衆而奔。淶等殊死鬪。虜騎益衆。淶與其子松及裨將馮恩李桂孔賓高遷。陳金尹忠俞輝皆戰死。時春投一墩。墩卒引之以繩。乃免。虜亦引去。總督蘇蘇奏錄諸臣勞績。擢斯四百。

虜敗出塞。巡按毛鵬言。虜自七月十六日來。八月初七日始出。擄戮殆無餘類。同帥吳瑛壁于土溝。宣帥劉大章壁于黑石。閉壘觀望。是以賊遂飽欲而還。則取其零騎病棄。告捷陳功。夫表敗則滅百爲一。斬獲則增十爲千。互相放尤。公爲欺罔。吳瑛劉大章應服上刑。撫臣侯鏡劉國寶臣蘇赫法亦難貸。巡按李一翰亦効城池之失。撫臣趙時春以兵于敵。繁峙之瘡。尚未復。西路之潰。寧旋聞。大將驛亡。臣騎不返。所當重寃。兵部復稱諸臣力戰殺虜。俾之失利。實上天

垂祐所致請擇吉告謝論功行賞上曰今歲虜犯關諸將奮勇擒斬仰荷玄祐恭來謝典時齋居所承故諱不祥云三十三年同帥岳懋帥所部延邊會虜于五堡至青蛇陷伏中懋力戰而死贈歷祭祠有加時逆虜勾虜之謀發于禮書徐階論懋族而虜又從宣府射書乞市於是部疏及之總督許論深條其弊宣大士馬枕斃于道任其土者漚不省憂致貽今日之患上有勳于中震怒逮械蘇祜侯敏道副侍陳備發十萬金往賑大同七月許論言謀虜將寇關

南乞查寧大遊擊胡吉楊世臣所部士馬一駐懷來一駐隆慶與保安永寧二堡並列賊犯則四營先據其險邊營復尾其後臣等合營趨其東如此朝呼夕至部覆可之論又奏前翁萬達所築大牆安邊長策也後以兵少而變其說守牆不如守臺又變其說改敵臺為輓臺內空之者非也臣復思之壞在牆內隔力于賊及入牆震駭逃矣莫若改築邊外便報可四年捕虜首領門謀魏領住泉之詔賞許論等金幣宜大告饒戶科黃謙條三事請于代州紫川居庸

近倉以便民運則積聚之近也民運不下數百萬有司視為故事則參罰之紆也舊有養贖地土優恤邊疆振作士氣近是給軍餉較及刀鎗則鼓舞之忘也詔舉之戶書方純奏宣大歲餉二百五十餘萬猶稱不足恭同撫王忬掌八萬八千之衆而追賊境上僅云一萬三千宣府劉廷臣掌八萬之衆而奇遊援之所用不滿三千可見藉有名無糜費之故惡能逃也臣不知邦計所終上是其言論之曰宣大來饋湖貴可做昔人平準法部奏差二主事收糴于山東

者運通州以脩宣河南者運易州以脩同供報可十月起按李鳳賓報俺各數犯皆竄逆丘富周原等爲之謀朔州副使楊順習略可任發以萬金勿問出入毋泄有馬邑生張蕙自虜中歸言俺各永邵二部兵可二萬六千人叛人丘富日夜導之許論上其事官惠官而懸縛酋賞格九月虜大舉自平陽方口許論過于朔州擊之虜遂北路將丁碧過虜鋒于馬家突入虜陣而死詔蔭贈如例虜按于威寧汝子而遣入降者王青三十二人許論行乞三關選得其情延

撫王崇以聞。詔詠青等賞資將吏同撫楊慎以饒甚。請損本色之額。部覆屯田之法。兵食所自出者。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我祖宗時。同額至五十萬石。故塞下之粟常充。而虜不能害。今日虧月耗。存者僅十萬餘石。而又以三分告折。殊窮感矣。邊臣縱不能盡恢全額。奈何區區于七分之數。復不能守耶。虜抄暴無時。民不得盡緣南祿。固也。然考之古人。充國嘗屯於金城。曹操嘗屯於許下。大強虜在前。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四面應敵。迫不

暇田。莫如操。當時猶且爲之。大同雖苦虜。然出入可預謀。非有倉卒轉戰。朝不謀夕之患也。頃庫尚存。成規具在。又非若金城許下。創建於窮荒絕域之所。開墾於干戈擾攘之秋也。人懼流竄。地多荒蕪。沃者并豪強。寒者困牛種。耕耨奪於私差。輪納病於重歛。武職慣浸漁。文臣事姑息。屯法之壞。曠此之繇耳。當事者不務反本澄源。釐此數弊。依違於人情之便。苟且目前之安。此臣之所未解也。上從所議。邊屯本色七分。折色三分爲率。不許違例奏改焉。十月虜十萬

分據紅門。大帥孫朝禪將張琮等却之。督撫江東閔勛以聞。賚之金帛。十一月虜酋黃台吉。夷婦桃松賽者。辛愛之第三妾也。私通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乃相率自新平堡求降。守者納之。總督楊順謂爲奇功。以夷男婦致之。闕下。辛愛倦答子。其士馬雄冠諸部。且克復無賴。北邊畏之。既失其婦。則慙志。凡殺守舍及其親屬百千人。遣騎索不得。乃縱騎掠塞內。大同左右衛諸墩堡。爲所攻毀略盡。且曰。若歸吾婦。願以銀爲駱駝。相易不則。糾衆內訌。使若十年奔命。更

卷二

卷二

卷二

撫朱復言。此酋私失愛妻。甘心于我土。偷運阻塞。兵不解甲。入春何以善後。乞亟譯審情。僞以弭邊患。已虜益滿布山谷。圍右衛城數重。願恐。乃言虜願以我叛趙全丘富等。易其逃歸。本兵深以爲便。亟奏許之。于是遣桃松賽收令哥等還。行至白登。願令人誘收令哥。携桃松賽。自西陽河夜逸出塞西走。乃陰告之。辛愛。辛愛逐騎追之。及於黃河岸。執至塞下。環視磔裂之。刺取心血。徧飲諸婦。虜押知關等無能矣。十七年正月。大同自納虜婦桃松賽之降。虜圍日急。歲

且盡虜至滋衆。道路梗塞。烽火斷絕。總督顧上書告急。白蓮教丘富周原等。投虜稽妖。納叛招亡。漸爲蠶食。屯堡蕩然。田祿疆界。鞠爲莽草。荷蒙聖明。憫鑒。發三十餘萬金。預備儲蓄。邊地歲歲。糴果關內。北及轉運。虜已充斥。如陷虎穴。大堡纔得數千石。小堡數百石。不飽官軍兩月之需。各城老弱。閒丁。不應於官者。且數倍焉。城門盡閉。糧汲不道。糴粟束芻。市無鬻糧。富者擁金帛。置產城。貧者挾男女。流竄寧代。甚者夫妻相棄。閭室自經。時逼新歲。未覩正朔。許願迎

年俗節。畫磨目前。竊恐內變。明春何以支持。臣惟大同係京師屏蔽。西衛係大同安危。虜氣之惡。未有甚於此時者。乞再發十萬金。召買糧芻。以備戰守。俾臣與垂絕父老子弟。共保孤城。邊方幸甚。時總兵龔泰亦奏。副總兵尚表。護運入右衛。虜還繞圍之數重。經月不解。總按御史路楷。亦言右衛城中。併竈而食。折屋而爨。號哭之聲。徧于里巷。勢甚倒懸。上聞而大駭。如數給之。去秋虜入。楷報陷失狀。甚悉慘怛。至是盡反前奏。稱總督楊順。率將敗虜。有勲乞陞賞。有差

蓋公行賄賂。置功罪。督嚴嵩父子主之也。上深念右衛圍久不解。因給事徐浦之告。乞運紫剌木二萬石。因御史樂尚約之告。發主兵十四萬金。命侍郎劉世明督餉。侍郎江東督兵。遣副都司馬芳。領精騎五百人往。其日尚未捷。至言官軍突圍斬虜一人。獲僊荅孫及婿。虜退舍十里。此三月二十日事也。圍城中道謀十二人。至是其一始達。上嘉其勞。晉都督壬辰右衛圍解。虜自去年秋入犯。更留遊隊于右衛阻間行旅。比桃松養來降。又聞尚表餉來。乃移大營

內使僉答駐西南黃台吉駐凍南。脫脫駐西北。各去城三舍許。斗粟束芻。亦復斷絕。城中亦無正騎。得出重圍者。尚表初以投關領運。既爲虜追。極力城守。出庫藏兵械火器。分給丁壯。晝夜登陴。虜攻輒擊却之。固久匿竭。則誘諭富家。勸貸雜糧若干。既盡。則括牛馬等畜食之。悉撤屋而爨。虜聞及中間妖叛人等。日往來城下。諷諭以投虜之利。城中人心。始終無搖動者。至是侍郎江東。巡撫楊選。總兵張承勛。集兵數萬。嚴部而進。虜聞悉拔帳北遷。東是日入右衛。運糧四

千餘石居民焚香夾道出迎老稚婦女皆感泣呼
萬歲聲震地相顧再生也連歲守者非人虜視爲通
衢不分冬夏與華人雜處其地上心憂之發太倉
振餉外以數十萬計類爲守者交關當路拾遺賸遺
而邊民所需不及十二馴致勢不可支則倡言宜大
可棄以誑聽聞既而圖右衛急上屢問計於大學
士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對本兵許論前總
督宣大如彼中事狀甚明請降論問之論遂言右
衛遠入窮地果能處辦五十萬則彈丸獨可保也論

卷二

五

蓋哉爲難詞候上自棄之上聞顧益憂念汲汲
爲區畫兵食爲更置文武大吏聖意所嚮百司稟
稟趨事而虜卒引去右衛以存等諸臣之言寧獨右
衛不守即大同併隸于寧肅矣兵書楊博以右衛解
圍聞上大嘉賜江東等銀幣有差發賑二萬發屯
二萬以耶之博乃條具經久之宜十事廣儲蓄勸忠
蓋給牛種築墩堡增募兵計車營求義助安流移防
遠邊查火器疎入俱允博又條上修復邊垣之要曰
備虜之計不在增兵而在選兵不在增馬而在養馬

請將標兵量留十之四餘悉歸營叙功者專以臨戰
爲主督撫止于賞賚本兵迎接無所與不然必有張
大掩飾之者文移太繁責效太速議論太多三弊不
去不可收強今以一人轄前數人之任旦夕不可辦
言官論列本兵覆奏必詢邊官之淺深任事之勤惰
差次之母傷其敢作之氣邊民從虜中來者萬死一
生而墩卒每掩殺爲功卽幸而得達復多羅網至乘
使無辜之赤子狼狽自絕也請自右衛至左衛每四
里加二墩左衛至高山每五里加一墩高山至會城

卷二

五

每五里創一墩其左衛高山之間總築一大堡二小
堡大堡設守一人戍卒五百人馬百匹小堡設總一
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會城亦如之閏七月博等於
大同右衛東路牛心山等處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
九十二座接連左衛南山以達會城潞大堡二道各
長十八里告成高大同被虜各州縣稅糧有差從總
督博請奏也詔書至軍民大喜博因宣布國恩選
其壯丁之駿健者名爲義勇使各將將領分隸教習
之兵咸復振項田大學士嵩言同故有秋發十五萬

金以預其糴。又因總督博言。發二十九萬以築其塞。三十八年。三關北樓。山林深茂。伐山有禁。然奸盜不止。會大同以造營撤抹。西撫葛繼爭之。五月大同一鎮。凡七十衛所屯糧共十一萬九千餘石。弘治間。員外何文縉議。以左右雲川玉林威遠平虜陽和高山天鎮虜等十衛。地土沙瘠。其屯糧四萬六千五百餘石。并後衛子粒。每石折徵銀三錢。新增井平所糧三千石。每石折銀二錢。軍丁王鑑等糧一千一百餘石。每石折銀七錢。共折色糧五萬三千餘石。徵銀共一

萬六千餘兩。相沿六十餘年。未嘗更易。至嘉靖三十四年後。節因兵荒。守臣屢請。整減屯糧。戶部議覆。定爲本六折四准之舊制。本色糧不足五千七百餘石。於是管糧郎中。每歲於折徵銀內。逐項遞加。以定本色六分之數。共加銀至一萬四千餘兩。又於牛具地畝內。每分增徵草十束。共計草三萬六千餘束。悉依時估徵價。邊人苦之。守臣爲之疏言。雲中西北極邊。風高土燥。物產最薄。自改折議行。六十年來。屯卒長老子孫。且二三世。耳目所習。其徵納數止此耳。夫人

情安如故常。駭於創見。彼先年糧額本折和半。而今改爲四六原折。各有定數。而今加增不已。初議額外加補本色一錢。已非所欲。而又勒令照依時估徵納。原議猶以本色重。故欲分別等第量行改折。而今反於原折升高一等。輕重懸殊。何惟乎錯愕轉徙。而也地悉爲高家也。管屯官族。終歲暨併。體無完膚。妻子羈泣。而主餉之吏。方且幸於成約。每當春夏二季。該徵本色之月。先將一主折銀扣除。令其以空文取補。實不蒙惠。將令心知其苦。而口不敢言。司道力言其

艱。而機不辭已。則亦什之無可奈何而已。竊嘗過計。以爲邊地與內地不同。而邊民與內地之民亦異。強卒悍軍。易於鼓動。故威當施於不測。而恩尤不嫌於過厚。今無故而加一倍之徵。卽內地有所不堪。而况邊民哉。且所加者。歲不過萬金。而以此解三軍之體。其爲害孰重孰輕也。請罷額外之徵。詔可。初山西撫院。募標下卒三千。設太原參將領之。類皆市井惡少。都御葛緒。駁之生怨。參將高鵬。復嚴以虐之。其魁李廷甫等。遂夜聚殺鵬。於公廨。劫獄囚。釋其指揮畢。

大警幸以爲亂文不從亦被殺大掠城中天明各軍壯集延甫等歸西門而出捕得梟示然其衆悉叛入虜中居板升大爲邊患時守臣以一二寒責餘不能問三十九年七月當大同右衛大邊之外歸玉林舊城而去北經黑河二灰河一歷三百餘里有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子東勝川虜人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先年皆以白蓮妖術誘虜教以製鈎杆攻城堡之法中

國甚被其害比俺答引衆西掠且二年留部虜千餘人於豐州守其老弱虜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富等居板升如故大同總兵劉漢謀之巡撫李之進及舊帥俞大猷欲乘隙取富等乃部分參將王孟夏麻祿遊擊徐欽把總補兒害葛奈守備劉本經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人馳進漢與趙奇孫吳鄭曉以重兵分三哨出邊營於玉林隘爲後繼孟夏等夜疾馳林東及于豐州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六十七人餘衆奔匿縱火焚其宮殿居室時

富先隨虜帳北徙趙全走匿麻祿兵攔截半障會虜騎大至我兵乃引退自警亦脫逃擒其弟自橋及其妻胡氏全弟賢亦爲我兵所殺奪獲牛馬橐駝百餘隻夷器無算兵還渡黑河爲虜追騎所及分哨逐戰且戰且却還與大營合虜衆乃馳去諸軍遂以翌日入邊往還凡五日總督葛綽以捷聞上聞而加之亟命賞典九月虜衆拒胡冠及廣武支灣攻靖不克復歸朔州移營越關掠于臺嶂同帥劉漢初保應州而忘拒胡西帥王懷邦引兵自靜樂入太原曰子纓敵前實則避之及虜去皆勸之得削秩有差四十年正月虜騎萬餘自河西踏水渡河寇掠五花守備王世臣千戶李虎迎戰于水橋敗死四月同撫楊選奏今邊事日敝須假臣等以歲月寬其法網今繕甲兵者徵充行伍而司錢穀者則意在扣除修牆垣者欲求堅固而領度支者則意在限工又請乞兵餉勢急倒懸題發之時每加裁削奈何責邊臣展布下戶部議罷屬者各邊奏籍開註逃亡正爲虛實數便還補耳一切置而不同豈得無奸修邊日程本視王之大

小未嘗集責其造成也。主客餉廉康加增。遇額數倍。當督催通。專仰度支。卽場內帑。日益不給。上以爲然。六月先是。宜府邊外有流夷。史大史二爲黃白吉。略屬之。因用爲導。永寧龍門之間。頗被其害。然黃白吉。淫虐。凡史妻女。凡所部夷婦。有色者。多爲所漁。併擄其牛馬。繇是史夷怨恨不附。累通款。願內附保塞。邊臣疑其詐。令殺虜自效。以立徵信。史夷兄弟。乃斬黃酋所署監部夷珠忍克等十餘人。盡戕其家。以其俘獻來獻。守臣以聞。分別賞之。虜六萬餘騎。犯居庸。

卷二

全

公道口。官軍禦之。原任總兵姜應熊先進。遇虜於南溝。虜縱騎圍之。應熊身被五鎗墮馬。參將胡鎮處所部兵力戰射。傷數騎。奪應熊以歸。虜遁去。上諭撫臣曰。朕聞虜入已久。恃各邊小有備。賊稍知畏。可於諸城堡。遍給火器以禦之。仍堅守勿戰。仰奉上天保祐之意。於是部臣楊博言。今歲虜謀異常。在西者分入宣雲。以誘我薊西之兵。在東者屯分邊右。以窺代薊東之息。大意垂涎畿甸。欲爲深入之計。仰蒙宸諭中外戒嚴。四十一年總督江東上言。保全邊堡。

一策。最爲切要。其說有十。積穀一也。徵還各營選調之卒。二也。選練本堡土兵共守。三也。增城濬池。四也。築大壘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五也。造雙輪車以備戰守。六也。擇任將帥和陸行陣。七也。信賞必罰。八也。厚恤餉謀。九也。嚴禁邊軍通虜。十也。此十說者。擬之焚廷。老上拓壞狼居。似非遠猷。部議悉加。至十月。虜犯神池。五日而出。總兵吳徵許功以捷聞。爲臺所劾。遷起。四十四年。侍郎萬恭奏。防河之計。米苦寒難支。虜以夏秋。塞襲而渡。何恃于米。願臣

卷二

全

計者。自險崖。遶陰灣。爲極衝。亟築牆二十里。陰灣至石門。爲次衝。亟築牆二十里。山西內邊。自平型而西至老營止矣。外邊孤遠。遂爲虜衝。如臣計者。老營東二十里。爲賈家蛇蛇。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里。爲礪家居。又東二十里。爲平虜街。廢堡悉存。急在修舉。速接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起血脈。南固陽方之門戶。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河增之費。括諸有司。乃涿之費。取諸班折一緡可。山西侍郎萬恭上言。清勾軍士。旋復逃亡。在

軍有南北之不習。若莫免其食丁。止追永崇之資。發
過別募。所司咸議曰。勾充一事。委爲實政。第恐沿久
並起解。而沒之。則伍廢矣。恭又奏往年虜入內地。府
州縣衛。湯不經心。第以傳報防守之責。議之將領。夫
州縣之民壯。衛所之雜差。散而安居。亦可聚而守也。
今宜一體責成之。又邊將失事。提問者。或緣勘合未
到。或緣按臣交代。輒得避之。非罰不踰時之道。請鑑
臣等。先拘繫之待命。上深以爲可。勅各邊如之。
總督王之誥言。同與宜鄰。而士苦特甚。其故有三。夫

全邊事記

卷二

全

免屯者。爲其身自屯。種不輸。以其月糧抵補。官免催
科。軍省加耗也。然領屯者無幾。而逃故者日多。逃故
之所。適何與於軍。而糧司期于足額。凡月糧。集從半
給。不論有屯無屯。以一切之法行之。是削軍士之禾
食。償屯丁之流亡一矣。今內郡之田。往往以荒蕪請
蠲。而沿邊玉林雲川威遠平虜各屯。比歲苦虜。或變
鹵。或沒沙磧。或蕩溝壑。乃其額。獨不得視內郡末
減二矣。屯田御史。又于額外新增本色糧。六千七百
石有奇。折色糧一千四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束。有

全邊事記

卷二

全

奇。牛具之銀不與焉。邊民間之往往棄產亡去。今新
闢之地。復成汙萊。而新增之糧。遂爲常課。是使國家
冒重歛之虛名。而遠邊郡無窮之實禍。三矣。今欲足
兵足食。先除三害。乃可。戶部請下其章。于賞軍科臣。
及撫按管糧官。隆慶二年。諭石州功罪。初。俺答欲犯
汾石也。謀者以告總督王之誥。下令屬將。屬兵使王
學謙等。增修城垣。急入收保。而有司恬不爲意。及虜
騎分三道入。老營遊擊方振。遇虜屈灣。與戰。身被十
餘創。却走。虜遂深入。之。浩倉卒。徵同帥孫吳。提兵辭
間。道應援。而西帥申維岳等。逗遛不進。虜遂薄石州。
城分掠嵐縣寧鄉。聲驟汾州。還出太原矣。衆議分維
岳及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之兵。尾賊而南。吳及晉
帥田世威等。間出天門關。邀擊賊前。過其東歸。巡撫
王繼洛駐代州不出。維岳且前。且却。三日始抵大武。
而石州遂陷。州守王亮死之。屠戮甚慘。吳兵抵首。始
援汾州。虜使我叛人入城爲內應。州人獲之。得預修
備。虜至急攻不能下。而維岳以石州陷。日等間道走
文水。虜得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大谷縣州

關所殺虜男婦以數萬計。芻糧頭畜無算。所過蕭然一空。死者積路。石州既破。之語急督宣神馬芳西援。滅去僞谷維西。其子黃台吉尚在宣塞未動。恐乘關卒犯南山。之語不宜西行。本兵計無所出。又急使人追之。諸等東還。防護。陵京獨遣二偏將將數千人往。是時虜入邊已二十餘日。在內地久氣疲。又雨潦淹旬。馬餒過半。皆杖馬箠徒步歸。所由多不能盡載。往往遺棄于道。浸尋蹕蹕。至十餘日始出邊。而我無一人禦之者。第早役之語之請。趣令西援。絕無援于

汾石之禍。猶得以擊其情歸。以紓華人之憤。而當事者昧于幾宜。反爲虜偏師所綴。令其得志。蓋輕中國。殊可恨。虜既去汾石。雜岳始約吳兵進戰。及虜出岢嵐東。吳竟以非已信地。引還大同。而雜岳世威終不敢戰。之語所遣二將亦皆還延。不見虜而還。又十有四日。虜悉遁去。諸將乃稍出。獲紆細明海浮董噶等。取他老弱。盡類以掩襲得之。獨振一與虜遇。月速房守嵐縣。皆明村。稍稍取職而已。事聞下御史勘報。下法司議得。旨維岳世威等各斬。繼洛學謨請成。

餘降級有差。振月陞賞。時邊臣逕懷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虜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罪。將士始知畏法焉。孫吳乃出塞。襲虜于亂山。裨將方琦等斬首三十四事。聞命賞之。總督陳其學上分防之議。曰。西路將方振駐于永泉。中路將王懷邦駐于交川。北路將牛相駐于馬蘭。東路將戴椿駐于廣武。總兵謝朝駐于方陽。汾州將駐于永寧。太原將駐于省城。防河將駐于灰溝。所爲俗若此。三年同帥趙計出于弘賜。遇虜斬首一百七人。上賞之。且于蔭十月御

史燕宦僑抗論懷應山陰之敗。日陷堡寨大者二。小者一十有九。掠殺男女數千人。畜芻萬計。麻錦麻貴。葛奈三人者。稍有勞勩。而胡鎮文良臣不勝過矣。勅降奪有差。九月虜犯蒿溝。副帥錢棟入其伏中。及張汝紹喬文奎死之。十月癸卯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之子也。幼孤育于俺妻所。既長娶婦。會我兒都司有女。那吉欲娶之。爲俺答所奪。那吉怒欲治兵相攻。俺答以他女界之。終不悅。遂棄所部來歸。

獨附力等十人從已而降者相踵。趙撫方達時受之以浩總督。王崇古處之鎮城。所以拊循慰藉之甚。至會俺荅攻掠西番。聞變亟引還。約諸部兵入犯。崇古微各鎮起嚴兵禦之。乃上言。今聖武布昭。黔虜效順。廟天意。非人力也。有三策焉。把漢脫身來歸。非難。衆內附者。比宜給宅授官。厚賜衣食。禁絕交通。多訪試之以察其志。使俺荅勒兵歸境。則當諭以恩信。許其莊還。四與爲市。令生縛叛升諸逆。歸我士馬。然後善遣之。此十策。如其情願強索。固守隨機。示以必

卷二

卷二

卷二

數制謀死命。其氣易阻。必不敢大肆。吾計可行。此一策。其或棄把漢不顧。吾厚歲結之。其部繼降者。輒收。故冷把漢統領。略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使俺荅既死。則冷把漢還本土。收其餘衆。與黃台吉構。我以郵助之。或兩利俱存。而內收其力。邊人因得休。又一策。老裁可否。廷議譁然。御史葉夢熊。諍尤力。予降二級。上曰。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王崇古奏。虜酋俺荅。請黃台吉。所部兵分遣入犯。

崇古把漢甚急。陽爲發兵。陰擇便利鹵掠。志不在把漢也。我分遣禦之。虜頗不利。及聞把漢授官爵。遂率衆附邊。顯據誠款。諸將雖無首功。然所殺傷虜適富。兩鎮賴以保全。宜錄總兵趙奇等。初黃台吉之薄同也。適俺荅使在田世威營中。世威讓之曰。爾來求和。此兵何爲者。俺荅乃令黃台吉罷兵。而以好言來謝。總督王崇古遣譯者鮑崇德。偕其使入俺荅營。言。朝廷待把漢那吉不薄。趙全等旦至。那吉夕返矣。俺荅大喜。虜人語言。我不爲亂。亂雖全等。吾孫降漢。此天

卷二

卷二

適合華夷之好也。天子幸封我爲王。藉威靈長。北方諸酋。誰敢不聽。誓永守北邊。毋敢爲患。卽不幸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其忍信德乎。酋婦日夜涕泣。恐朕吾孫及聞故。感愧痛臂。遂益發使五人。與崇德來乞封。部議定。上曰。虜酋輸誠哀懇。今親叛來。其見恭順。其實把漢那吉。緣段四表裏。布百疋。遣之歸。其封號。令詳議覆奏。遂按軌繼可。効奏。趙撫李逢時。宣諭馬芳。以把漢故。聞平虜城掠甚毒。逢時芳。虜人歸。反厚賞而遣之。宜按治。上以款事。命供職。

如故。十二月虜執我叛人趙全李自馨王廷輔趙
張彥文劉天麒馬西川呂小吉等來獻。先後降虜。與
全等皆居板升。因尊俺荅爲帝。治城郭宮殿。期日升
棟。會大風。殿棟落。壓殺數人。俺荅懼不敢復居。全等
乃各建堡治第。制度擬于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有
聲宮鳳閣之號。俺荅益貴近之。陸慶初汾石之禍。鼠
子謀也。時邊事孔棘。中外藉藉以板升爲憂。募有得
全等者。拜都指揮。賞千金。久之不能得。及是把漢誘
殺之。王雲石堡符命總督王崇古已得。請遂受其

名請

卷二

七

獻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
朝廷恩意。許奏表通貢不絕。及宴資甚厚。那吉感泣。
誓不敢貳中國。携其妻以歸。留阿力哥及俺荅使。二
人爲質。至是以狀聞。上曰。叛逆元兇。頻年糾虜。仰
賴上穹錫祐。虜酋效順。執縛來獻。朕心嘉悅。宜奏告
郊廟。獻俘正法。督崇古言。俺荅得孫後。遣使來謝。
且乞表式請封。但言吉囊大把都未與。盟疑有詐。臣
未之許。蓋老把都俺荅親弟。吉囊之子。吉能等皆親
弟任。而兀慎羅腰永邵卜多羅土蠻等酋又多其本

統親枝也。俺荅於諸虜爲專行。力能令之同心內附。
然後可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屬。康焉。弟俺
荅以爲土蠻故主也。力不能致。臣聞老把都與土蠻
善。而內親黃台吉。適黃台吉使來。臣令其約老把都
以招土蠻。如其來也。可以破三衛支構之私。即不來。
則失俺荅諸酋之助。其勢自孤。即今秋之寇。但能整
邊左。不敢南窺矣。今俺荅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
部。各遣使十八人。持番文來言。諸酋感 聖朝曠恩。
相戒不犯邊。專開貢市以息第。諸邊將士習燒荒工

卷二

德二

下

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以結盟好。惟 陛下與諸
臣計之。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
俺酋犯薊。執馬房內監楊淮等。賜以秦開馬市。先
帝不允。而命戚寧侯騫。將兵捷伐。嚮出塞無功。潛
以金帛媚虜。仍許請開市。以定已責。當是時。虜勢方
張。開市之請。非虜本心。錄逆鸞私謀。故不旋踵而叛。
約爲患益甚。先帝震怒。始宣于辟。嚴爲之禁。臣等
敢冒請以干大辟哉。願今虜情實與昔殊。歷稽 國
朝。此虜舊有通貢之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

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爲計封貢便
條爲八事歲一百俺答馬十匹夷使各八匹部落各
四匹人不得過百人互市之規先年原立定疆其大
同應于左衛迤北威虜堡邊外宜府應牙萬坐右衛
張家口邊外山西應于水泉營邊外招降之例多按
典與通貢則毋收之謂我納叛故也三羽甲好給事
章由端張固彦宋應昌張思忠紀大綱各條土虜酋
封貢互市事與總督王崇古議互市渠瀾等經
下部議于是兵部集府部科道諸臣人廷議迄廷國

卷二

五

公文壁吏部侍郎張四維等二十二人爲可英國公
溶戶書張守直等十七人爲不可工書朱衡等五人
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眾
兵書郭乾謂于羣議不知所裁姑條爲數事以塞大
抵皆持兩端奉旨北虜封貢事宜如崇古議封俺
答王號全酋授都督指揮千戶職銜今歲貢期已過
二月聽于三四月後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
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禍等物不得闐出封
功酋俺答爲順義王賞大紅五緣紵絲蟒衣一襲絲

段八表裏賜之勅六月虜酋順義王俺答使恰台
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
臣及妖人李孟陽等來獻先後十三人王崇古以聞
上加俺答誠順命賞三十兩彩幣四表裏恰台吉
等名十兩一表裏奉詔宣大御史陳崇山等傳首
九邊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上疏陳六漸一曰封
疆弛守之漸二曰熟夷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
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
地增加之漸且言虜酋黃台吉嚮化不醇他日必爲

全邊略記

卷二

五

邊患部覆崇古議前二漸處分已決後四漸大率皆
行但熟夷草史二族款服已久今既以法裁諸夷則
于黃把二酋亦當貴以大義不得恣其黨內若增加
市地及三鎮市地之說則禁之斷也內夏外夷原有
定限今不得已至于互市使邊人日夜與虜構法計
非完善上從部所議大學士拱高言嘉靖十九年
北虜求貢當事憚于主計斬使絕之三十餘年邊民
肝腦塗地此往歲之明失今其感恩慕義直受而封
錫之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及此間暇積我

金修我險。陳我士。整我械。開我屯。理我鹽法。皆得大第行之。彼若背約。遂與問罪之師。進退自有餘地。苟見一時。遂爾偷息。良時不再得。邊脩廢弛。難振矣。實有歎憤焉。可恕哉。上嘉納施行。劉良弼又言。宜大燒荒。前以受炊間停。今視為故事。野有茂草。不復得焚。非固聞之謬也。報可。三年吉能者。吉囊之子。倭答之親侄也。吉囊達黃河冰解。人奔則患在張放酒泉。出套則患在雲中上谷。頃虜黨益盛。套不能容。分據東西。莊宰山後。並據其地。如近歲黃甫川。草架城。鎮

金修我險

卷二

四

靜堡之攻陷。瓦查梁之殺戮。能不懷柔之。督臣王崇古撫臣楊錦上其狀。曰。番詞甚駭。自謝雙山之盜。土戶只家爲之。謹如漢誠。奉獻善馬。詔授吉能都督。賜大紅織金獅子紵吉能執夷禮。南嚮叩頭。四年黃台吉同兀懷擺腰。馳弘賜堡。直落鎮城。多所殺略。巡撫方逢時登城樓。差通事土忽智。曉譬之。撫其牛酒。乃走高山站。付帥劉國慶戰許家庄。總帥趙奇馳燕山擊之。乃退。御史孫繼可劾失事狀。五年。史首盜黃台吉牛羊。黃台吉請于其叔昆都力哈。與父同力索。

熱夷而甘心。父與叔不答。吉勢孤阻。伴爲行獵。旁近塞以誦我。崇古令趙奇犒之牛酒。徵示不知狀。台吉乃悔禍。然軍門隨繩。史首竊罪。起與黃台吉講好。復立新車市矣。嗟囉土蠻。把都兒。黃台吉者。倭答之侄也。并市水泉。六年。宮車晏駕。崇古爲位。率貢使哭臨。而進北黑夷。窺青把都太松之隙也。奪其廬而去。以故貢市最後。五月崇古請曰。切盡黃台吉。威正恰把不能。請官之以指揮同知。夷使谷氣白賓。有青緒功。安克等有傳報功。請于百戶從之。萬曆元年。賜

金修我險

卷二

四

俺答印佩之。愉快甚。奉表稱謝。自避不曉。乞太師加以美言。第部曲四十萬。未得餉者。快快。崇古乃遣漢僧八人。咨番經廠。得經。列以法器果蔬諸供。令其戒殺而去。暴也。俺答膜拜禮之。授大國師秩。而送禮把四人還。馬馳衣綰俱焉。邊吏迎之。陽和節。詔授僧冠坐具。禪衣六襲。虜酋難習番經不識文字。每書表悉出漢人手。多爲嘉羣所波蕩。往往書辭。口傳背馳。多不足憑。然順義王蒙休德。願格心稱臣。故無患。於是戎部行四夷邸。遣韃靼譯者叢文光。往大同譯如。

忠孝經之類。虜王大喜。令那吉擺腰習字焉。夏。俺答機械變詐。飾身赴市。場。凜凜約束。陽令其子黃白吉。佐青把都。踴躍趨索。因而調停。其中示德。黃白吉每論期。部下卒時小略。又劫使車東夷東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懼之而已。無遠。伏。以旨諭虜王。每日置酋長二人。分地干飯疏捕。謂之守口夷。葢守口之設。夷甚馴也。厥後虐之。自我致寇矣。御史孫琮上八事。曰。夏初遲之。夏末。過期不至。或有變盟之萌。二年。召王崇古于邊。入協理京營戎政。時俺答既封。吉能亦

卷二

卷二

卷二

修貢。受約束。因貢爲市。中國以校布皮物易馬。虜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近福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所省糧儲歲數十萬石。起復方達時于家。代崇古督邊。三年俺答請城名。上賜其城曰福化。而黃台吉改貢市于新平堡。小威靜等得封百戶。四年遷把漢恰台吉等。及其妻官階。以酬主市之勞。打刺明安佩手膳房。會把總張維屏行撫邊外。望虜與戰。被勅入典。和方達時或吏人。毋得以一布一肉中虜。

計而讓虜王甚急。月餘。俺答大會永卜邵等。按打夷罪。如所約。盟羊千馬二百。素馳三。謝過如故。詔賜其金幣。時永卜亦晉階龍虎將軍。志驕矣。請如順義王所市數。于是關吏辦折之曰。青永二枝。固已相等。承時無辭。是後其部黃鵠兒等。後先校百戶。五年定貢市効勞。三載總敘。上諭云。人臣盡忠。乃其職分。豈可計功望賞。邊臣既有三年考滿貢市加恩。亦屬冒濫。不得重敘焉。二月俺答執獻鶴等四人。皆日夜佐虜叛盟者也。賜虜王幣。而論叛者如法。御史陳

文選等條馬貢事曰。江南江北。輸馬值二十四兩。王部。部以十二兩發邊。邊以八兩。可易馬一匹。月給料一金。於是議解寺寄養。則不習水土。難欲以代官兵。奉餉。則又變易難。適欲以兵二人領馬一匹。卽以折色餉抵直。凡二季而又復其役半載。便矣。臣獨以爲軍役歲不遇修邊。邊不可乏人。而況二軍有如皆貧馬卒不可易。則胡以爲養而兼之。夷情漸役。常以驚馬混售。至直七金者。又多所未有。計莫若如雲中事。勿扣餉。毋已。請增數人養一馬。卽扣折色餉。毋出一

月庶軍無貽馬之苦。而月糧亦省矣。貢市按初議。以二月終入貢。五月初開市。期而不至。則絕之。大都春初草芽未茂。胡馬羸弱。而我又赤地千里。虜亡所齒。略至盛夏。則胡人苦熱矣。獨我塞上水流草青。於此時得馬。可資以爲養。誠便計也。今貢期常至四月。而市則益後。竊跡新平市。六年以七月。元年以八月。張家口市。六年以九月。元年以十月。而青把都。以十月矣。夫虜既得延引至秋。馬肥弓勁。而我又禾黍滿野。虜得因以爲利。甚者陽以它故請假期。或至冬。士

全遼野記

卷二

西北

卒墮指者十二三。而虜獨耐風寒。揚揚請市。意得甚。及馬入漢。則以無青草。倒死相望。奈何當中虜計。而不寤乎。當是時。四月已盡。貢馬猶不至。宜亟下令。令俺答督諸酋貢。無出此月。至市事。亦欲以六月告畢。事下所部問狀。於是戶尚書按文楚議。宣大撫賞已歲。各支積貯客餉二萬金矣。不得復借。及減哨尖丁。商稅。稞公務。夷稅等金。報可。崇古議曰。歲散發三鎮。各萬二千金。同椿棚馬市馬千匹。轉發薊鎮。或俟兌京營。或給戶寄養兵餉。書竟請予萬金。馬給邊。都御

史楊錄又請以部價所市馬。給三關。餘悉解太僕。匹子貨本千二金。太僕卿屠義英。見爲胡馬來自塞外。不宜水草。未及半載。多所倒死。請以予軍。軍或如有餘。一切屬縣官。官責不得議解。京發寄致滋耗損焉。巡撫方逢時。議軍民或不及盡賣。請三邊各擇水草薦美之所。建牧場一區。及舊草場。皆清覈。令軍一人牧馬三匹。每十軍爲一羣。十羣爲一校。而以一把總領之。十校爲一場。不足者無取盈焉。而以參遊如牧事者領之。時其水草。班其毛商。稽其良否。視其醫藥。

全遼野記

卷二

西北

夏秋放青。兼令軍餘采秋青。以備冬寒。而山西則沂於行太僕。宜大則領於備兵使。陽和則立一小場。請比種馬例行賞。至孳生馬駒。聽軍民得以軍請易。國家歲令直隸山東河南。養大馬數萬匹。轉太僕。顧民馬每匹費四十金。而雙孳猶不與焉。今請於市馬歲擇肥壯者。宣府二千三百匹。大同千五百匹。山西千二百匹。送戎部。轉移太僕。得委官屬臨場。大倉行太僕。及兵備使守巡使。選擇兌給。京營祇徵直隸山東河南金錢。以爲市本費。薊鎮歲發萬二千金。上谷易

馬凡千二百匹。疎便。今真大河保諸郡儒神馬亡處。數千半仰給於太僕。皆軍自行買。不足則佐以橐中金。宜比薊鎮例。請增千匹。每營歲有常官。領軍自行易買。真定赴水泉市。保定赴德勝諸市。價視馬上中下。上馬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上谷以一鎮。而當承鄧卜青把都諸夷。以故市馬。比二鎮獨多。幾萬五千餘匹。而我塞上卒。僅僅四千七百有奇。猶三不啻一。今請擇舊給軍馬二千餘匹。轉太僕發京營。以抵真保春俟馬。薊鎮則量增千匹。而以新馬償原軍。以後

於牧場選解之。六年虜治貢事頗恭。然往來甘肅。間一至則請增酋長秋視事。及視事。則復賞散夷。以爲常。七年秋俺答返其故巢。總督吳兌之善也。前通事入珊瑚戈陶等。後通事人金鳳等皆爲虜所信。斤奉約束。既歸巢。市如初。請寺額。及遷番僧哈望秋。詔如請。名其寺曰弘慈。九年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三娘子以計聞總督鄭洛上其狀。賜祭七壇。段布百數以恤之。遊擊沈棟奉勅而往。至歸化城。望闕謝恩如禮。三娘子貢上馬九匹稱謝。上賜綵紵勞

之。長子黃台吉襲封。更名乞慶哈。俺答奉佛甚謹。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蓋燭香。前引至帳。虜王膜拜。九頓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畢。敬問皇帝萬康。僧使宣言果報。萬眾環聽。羅拜。額擊地如萬井登登也。乃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答。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己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不肖。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爲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

子在俺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酋死。娘子當屬黃酋。黃酋老病。娘子意嫌之。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我封此老酋何用。乃今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胡婦耳。于是娘子通利害。乃歸之。黃酋死。扯酋當嗣。洛又諭扯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娘子聚則封。不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掛撒袋合婚。十年鄭洛遣通事馬應時。東西馳布告諸酋。佯爲趣貢事。陰以詞之。三娘子遣土貴

赤請寬假辭以早辭以無嗣王表文空其印十一年大成比妓擁僉答所遺落及板升甚雜三娘子謀之爲不他失禮婚而恰台吉弗從三娘子使扯力等引二千人遂爲板升于是恰首扯首互相殺已而宰生倘不浪乘機略恰台吉諸夷避患請居內邊與麥力良襍兒輩莫不怨黃台吉之縱三娘子也五月把漢那吉行獵墜馬死襲其子朝木台吉略勇將軍把漢首欵之功固大而竟不得襲封者以倫次尚屬黃台吉耳十二年扯力克亦欲娶大成比妓而三娘子益

金史記

卷二

百三

怒治兵未赴市同撫胡來貢令虜王遣酋長至關受賞而去十四年三月三娘子以黃台吉死而扯力克自立爲王乃召之合婚其部夷牙答漢盜我助馬堡洪貴盜我偏關三娘子一切罰治如法十五年封扯力克爲順義王三娘子爲忠順夫人十八年大學士錫爵王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虜欵十九年順義王擣力克以助穴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酋史二致塞上諸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爲都督

史二即擣力克兄安兒婿也仍寬假其罪分列于龍門滴水崖史酋亦欵服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辦賑恤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費下求安專藉欵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闕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恍惚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兩我遂責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臣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貴于同心三十五年

金史記

卷二

百三

撫臣馬鳴鑾曰青把都五素太杜丙庫打兒汗洪小反成等蟻聚于邊此五十餘部區費近十萬而主室錫林縣而聽發者又二十餘萬矣三十八年大同饑總督馬鳴鑾爲之請賑三十九年同撫汪可受報曰五路偵報所聚七十三首飲血而盟以四月大會于白鹽腦坡夫五路之挾小酋以令衆部落者忿也忠順以意召之而未卽來者疑也狡謀有二待扶忠順而婚成則乘勢生事以壞和款謹循舊局則忠順爲政壞之而再欵則小酋爲政敢不愼諸兵部議曰五

路等而不勝忠順也。五路等必洩其忿于吾。則邊危。五路而勝忠順也。則携虜西歸。卜石免爲政。非復虜婦爲政。款局必變。則邊危。又使安然成婚也。則携重兵以要我。厚酬以望我。我不與。則棄前功而排後黨。我與之。驕益悍。滿益貪。必長其輕中國之心。則邊危。未有戰不備而能款者。四十一年正月。自扯力克之歿。卜失免以長孫嗣封。而素囊阻之。越冬。請乃成。于是總督徐宗濬以爵禮請。詔卜失免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奴封忠義夫人。西僧家乞益授都綱。各資瑞

全史記

卷二

百三

獅銀幣。五路酋長各加秩。序班王弘憲。貴捧。勅書到邊而卜失免以草枯冰凍。返騎回巢。御史李若星引大義責宗濬曰。辱國損威。義難姑縱。當收威命。俘爵賞。宗濬表餌之算。已涉虛張。向者威遠肆侮。挑信敗謀。皮岑失機。張俊殞元。宗濬可爲前鑒。兵部曰。此必有亡命陰謀。盡語焚惑。教之以要挾者。卜酋回海西千里。未必卽來。封局宜慎。四十八年四月。總督崔景榮奏記。同帥楊肇基以邊情報。素囊部下大小啞不害等。啓馬撒塘。赴市謀食。虜王卜失免。亦趨紅門。

而講市住于乃不啞者。去邊八百餘里。六月。牧于石人兒。去邊五百里。抄牧于昭君墓。跌列。去邊百五十里。威靜尚不浪宴之。卜初旬。牧于云石堡。遣兵免往忠義夫人。並與素囊。不相見。卜經素路。素件不知。交謀互疑。恐其闕穴而延林也。前年卜來而素不至。去年卜素亦同補貢。今且素乘卜至復却而還。卜襲之。卒亦損矣。天啓四年二月。巡撫劉遵憲塘報虜情。曰。虜王卜失免。于歸化城誦經。同多擺土蠻。習合台吉。治兵。思得素囊妻宰生大比妓。而應聚之。忠義夫人見阻而怒。相治兵。雖犬羊態云爾乎。乃其去塞百里而軍。幾幾乎照我烽也。

全史記

卷二

百四

職方氏論曰。嘗讀漢書。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尙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候。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豈能用其衆以制匈奴。豈易得哉。大邊廓寥。虜伏其革。雖緩帶輕裘。亦足爲治。奈何大邊淪胥。而二邊之內。復棄爲王庭。衝衝遂亟。然高山聚落之戍。成而二邊宜寧。諸縣沃土茂田。棄輒略。五堡之增復。利不百不興也。乃持東瀝之令。彈駟介之騎。才臣喪

全邊略記卷之三

宣府略

桐城方孔炤潛夫

洪武元年忠武王遇春破虜於漠北。即於元之上都設關平衛守之。置驛東則涼亭。泚河。塞峯。黃庄。接于大寧古北。西則桓州。威虜。明安。臨寧。接于獨石。獨石者宣德府之東北境也。山川糾紛。地險而狹。氣勢完固。素號易守。時

高帝勇于北伐。思無寧暑。額川侯友德傳平山西還。宣

小北記

卷三

攻宣府。逐其將脫列伯。暫以略地。三年曹國公文忠李率大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竹真。次白海之路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打。朵兒只八刺等拒戰而敗。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降。遂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四月八日。元君祖於應昌府。文忠襲克之。獲其嫡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諸王。金寶玉冊大主玉斧。元太子遁焉。過中興。俞先將唐國公降其衆三萬。又追太尉蠻子軍禽元平章伯答兒。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揮孫虎戰殞于洛馬。文忠

提至百官稱賀。上諭中書省曰。元雖夷狄。主國將百年。朕與卿等。父祖皆賴其生養。氣運興亡于朕何與。爾曹浮侈之詞。豈可令有識者見之。凡北方提至會任元者。不得稱賀。乃徙其民于關內。二十六年。始置萬全都司。統衛一十有九。分五路焉。時虜孽王保保多寇秦境。而大軍之東出薊。西出馬門。責相望于道。故宣府亦少輯。永樂間。定鼎既北。儼然天子自將待邊。天壽辰之鎮。綽特重。而關平興和東勝。烏之外邊。橫五百里。蓋其規模弘遠矣。二十年。命英國

公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之。總者三人。陸平侯信義尚書李慶。侍郎李景。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泰寧侯倫。廣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興祖。顧尚書趙祚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總督二人。保定侯謨。遂安伯瑄。副者二十七人。其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輛。挽車民二十三萬有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遂

決意親征。武將士。誅日啓。獨退。鳴山。李。之。復。逃。四。月。次。龍。門。雲。州。關。兵。額。謂。侍。臣。曰。今。從。征。士。皆。各。簡。擇。來。不。關。有。何。以。御。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慎。重。不。敢。忽。五。月。辛。酉。瑞。陽。駐。蹕。獨。石。賜。隨。征。安。乙。酉。車。駕。渡。偏。頭。令。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令。先。使。之。習。熟。行。陣。倅。遇。寇。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辛。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鈔。碗。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正。親。製。平。房。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輔。等。令。就。營。中。馳。射。上。親。觀。之。惟。張。輔。柳。升。陳。繼。進。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序。克。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

之。能。汝。曹。勉。之。辛。未。車。駕。發。顯。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避。寇。之。所。上。望。其。類。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祗。創。此。將。遺。子。孫。不。朽。豈。計。今。日。書。云。帝。厭。德。保。厥。位。厭。德。帝。九。有。以。亡。可。爲。號。慕。因。下。令。禁。伐。木。癸。酉。車。駕。發。西。涼。次。閭。安。下。冷。潭。中。牧。放。獵。株。皆。不。得。出。長。圍。之。外。將。營。庫。大。營。居。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聽。之。安。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一。十。里。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論。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乃。克。有。濟。至。于。同。列。須。和。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齊。力。以。奮。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還。憐。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來。不。多。知。大。軍。北。行。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

足慮。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噉者。言阿魯台聞。駕親征大懼。盡棄其馬驢牛羊輜重于潤澤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孽畜。遂命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為忤逆者。元良答之冠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虜衆驅牛馬車輛西奔。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車駕遷京師。二十一年七月。車駕復北征。次於宣府。時

卷三

五

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懋。等為先鋒。車駕逐次宣府。九月初。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為瓦剌脫觀所敗。掠其人口畜貳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豈復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十月。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時前鋒寧陽侯懋探知虜在飲水河北。為瓦剌所敗。

迫至宿規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懋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為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為都指揮。餘為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十一月。駕還京師。賜金忠諸命。鑲赤金印玉帶金百銀四百錠絲五十紗羅綾各二千牛百羊五百米百及第床褥薪芻器用咸備。歲給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罕台察卜等各以等第給之。二十二年正月甲申。勅錄達

卷三

六

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言阿魯台弑主虐人。衡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願為先鋒。自効。上曰。卿言甚善。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奏阿魯台所部侵邊。上乃召公侯大臣議。且告以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請從。四月己酉。車駕發北京。命寧陽侯懋。忠勇王金忠。為前鋒。五月次長樂。鎮撫榮金勿孜侍。上曰。漢高祖遇相人。應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恩與天下同樂。何時而應義也。榮等對曰。聖志如此。天必助順。車駕次清鎮。即元應昌路。

秋清冰凍。阿魯台遠遁。上召榮初。夜曰。朕夜夢神人告朕。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茲。冠拜。榮初收諸敵。其不臣。班師還。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方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六月。車駕次蒼蘆。木兒河。彌望惟荒。塵草。虜隻形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邨山下。成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七月。駕次翠微岡。上御帳殿。諭榮初。夜曰。東宮歷年久。政務已熟。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可乎。榮初夜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悅。十六日。已丑。次蒼蘆。戊。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崩。八月。皇太孫至。雕鶚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十月。壬子。梓宮至京師。讀史者。懷恨然。謂大寧統後之。劉胎神州憂也。夫豈。四駕皇皇。顧慮不及此。掃三。肅。其萬幸。自是反掌同事。而西湖遠暢。令人遐寄抱恨無終窮云。洪熙初。勅宣府總兵譚廣日。去冬以來。勤靜無間。朝廷所遣使亦久不還。此寇竟在何處。

項長安。積。指揮。報。賊。五十餘。抵。關。宰。者。是。何。郎。落。道。軍。亦。奏。元。良。獻。求。市。馬。又。哈。密。近。貢。疏。黃。從。前。不。開。哈。密。達。此。物。緣。此。數。端。皆。須。脩。養。慎。之。慎。之。宣。德。四。年。虜。寇。西。衝。山。掠。赤。城。入。口。屯。揮。使。方。敏。率。兵。追。之。盡。得。所。掠。且。獲。賊。馬。而。還。上。勅。諭。軍。法。于。烽。埃。之。疎。者。廣。奏。乞。神。統。分。布。堡。間。上。曰。神。銳。內。廷。所。重。量。給。以。壯。軍。威。至。于。將。士。不。律。兵。器。雖。多。亦。奚。以。爲。越。恩。良。策。以。付。委。界。廣。乃。審。度。邊。堡。凡。三。十九。處。益。兵。半。百。先。自。北。邊。從。懷。安。西。陽。河。至。承。寧。四。海。冶。山。口。凡。四。十四。處。可。通。人。馬。者。多。則。百。人。少。者。三。五。十。人。而。指。揮。李。璟。復。請。因。益。之。正。統。初。戶。郎。中。羅。通。與。萬。全。都。司。議。赤。城。雲。州。賜。鶚。等。堡。地。臨。邊。境。官。軍。本。爲。守。禦。而。今。令。之。運。草。督。至。何。措。哉。遊。擊。楊。洪。所。領。旗。軍。俱。丁。多。有。力。餘。丁。既。無。別。差。乞。採。秋。青。飼。秣。有。餘。可。之。總。兵。廣。奏。言。馬。林。貢。于。要。衝。而。堡。宜。稍。遠。以。孤。山。二。堡。併。之。新。河。西。陽。河。二。堡。亦。要。害。宜。摘。營。萬。全。懷。遠。三。衛。以。益。之。常。峪。臺。齊。山。臺。相。距。遠。其。增。築。二。臺。而。擊。軍。北。馬。中。騎。欲。比。側。換。壯。馬。于。太。

僕時軍增爲兩班共十二人以節其勞從之九年

勦擒石糧糧洪大同帥朱見與廣出境殺賊或遇瓦

刺貢使宜明論討元良哈之敗盟也免其警疑十年

宣大都御羅亨信言宜至懷來幾二百里空濶別無

所城酌後保定美峪合爲一城而東分山道之西各

揀捷谷者虜每牧于此宜於榆林驛東增一衛立一

關又京城抵居庸家濶無人乞于中榆河設衛亦貢

路所瞻也詔榆河如故餘從所請楊洪既掌大帥

乃奏軍一萬三千五百餘堡隘一十四處內白羊

六堡似非要地乞併歸于西陽洗馬孫家新開野狐

成之便柴溝萬全互調非宜其兵各還本衛操之至

于火器定許邊方自造之便悉可迤北瓦剌使臣至

宣致脫脫不花及也先之書于洪洪以聞旨人臣

無私交以禮相敬折其心則善矣時洪爲虜所憚故

輒自遺脫意可以哨云迤北鞬靼阿兒脫台來歸自

言居也先帳下與平章克來若出有卿恐見害故來

歸因言也先謀南侵強其王脫脫不花王王止之曰

吾佛多資大明何負于汝天道不可逆逆之必殃也

先謂是不爲我將自爲亦足以是上命官以南京

錦衣衛初朝廷亦遣使至瓦剌瓦剌留之次年虜

使同至以爲常貪婪無厭財幣歲增又索其貴重者

而我所遣使阿順虜意多許少與虜違初百人復遣

三千而虜冒其饑會同館按驗不實者虜懷卿之至

是有誘導胡大舉十四年七月也先大舉入寇大同

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太監王振不與

大臣議扶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閣上章懇留不

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太監金英補郎王居守文

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

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即雨人情恟恟聲

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

是懷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

福亦設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

趙勝原國公朱勇肅行聽命戶書王佐竟日晚伏草

中惟飲茶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

若有嫌懷爾乘與汗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瑄曰臣

等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置

其時倘有此亦天命也。會幕有黑雲如織。雷雨大。使誘人盡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瑛。武進伯鳳。余軍覆沒。鎮火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甚惡。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空從素。刺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鷄兒嶺。虜于山下。兩翼遮阻夾攻。殺之殆盡。兵尚書鄭野請車駕棄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豈儒安知兵事。

次甘肅。至土木。日尚未曉。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偽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鶴章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得剋太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頭藉死。蔽野。

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蜋毛。上與親兵乘馬疾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輔。尚書鄭野王佐學士曹鶴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陞谷。連日饑餓。幸得達關。驛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十七日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褒寵。辰帛馳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時石亨將兵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認獄。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退虜贖罪焉。九月。鄭王即位。以于謙為兵尚書也。先

使來書辭悖謾。謙泣曰。賊虜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通者各營精銳盡沒于隨征。資器罄矣。急遣召募舍餘集民夫。營漕卒。悉隸京營練之。九門之督則委孫銓。分巡之役則選給事王誥等。使郭外民于城內。通勦舍。悉令伍卒關支之。上嘉納行。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告以虛實。遂為鄉導。十月朔奉。上皇入紫荆關。與其可汗脫脫不花來。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孫祥走死。舉朝洶洶。太監金瑛與廷臣間計。侍講徐理倡言南遷。于

謙疏爭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在焉。百官萬民在焉。一動則大勢已去。一步不得。離此。珠是謙言。上榜示敢言南者斬。固守之議始決。謙不待詔。遂焚壩上諸草場。勿資虜也。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獻景三陵。命石亨軍于城北。于謙督之。孫鏗軍于城西。侍郎江淵參之。皆背城而陣。以交趾書將王逵爲都督。與都御史王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衆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

合選略記

卷二

十三

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闕。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吳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地以待追者。二。謂虜既舉國入寇。遵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三。謂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關。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等

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憊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計。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刀夾之。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擄掠。攻城益急。石亨挾弓厲聲曰。幸相不出計策。莫能及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

合選略記

卷二

十四

是又請爲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太監與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定乘其孤軍。令兵勦殺。詔許之。爲也先通幸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餘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遽不敢入關。亦北遁。二十二日。遣都督洪鏗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

遂破勝于固安。遂至關。盡燬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舉人奇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義爲所殺。俊先守衛獨石馬營。聞變棄城而八城皆陷。後謙義之兵員外羅通奏記。居庸關之當守也。懷來等大小關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千人守之。不通馬而僅通人者二十有九。宜各增百人至是。通則守之。俊則逃矣。宣大撫羅亨信乃正逃將之罪。曰。赤城之鄭謙徐福。陽鶴堡之姚瑄。咸于七月先賊而棄城。以致懷永效尤。

乞正律以創不忠者。從之。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被。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卽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周寶宣府居庸爲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旣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南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遷棄其城。衆紛紛爭就道。都御史

羅亨信不可。伏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惟呼曰。吾屬生矣。因設衆捍禦。將士皆或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功也。景泰元年。宣儲侍郢劉薊上言。頃者邊軍避虜棄城。咸伏于朝陽門外。乞命昌平侯洪楊取勘起發。委能者撫之而來。勅亨洪往宣大哨邊。於是洪奏懷來永安雷站軍。宜一千人守城。三千人耕種。二千人哨防。二邊屯丁爲賊所驚。廢其耕獲。亟可招徠之。八月二日。都御史楊善等至虜。

營也。先遣設宴爲上皇餞。初八日。上皇駕起也。先率頭目羅拜而別。伯顏以兵護行。十一日至宣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帝去矣。何時得相見。命五百騎送至京。十四日。駕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集議迎復儀注。或政條上防變之略。十五日。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百官迎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至南宮大赦天下。宴瓦剌使於奉天門。翼日。上皇宴之南宮。歷賞瓦剌使人有差。劉定之曰。已巳中秋之狩。庚午中。

秋之還。巨古所無。幹旋乾坤。何其神速哉。王參曰。是時鄭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曰。中國有主。虜抱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所以汲汲懷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兵書謙奏。賊寇稍退。所在糧儲缺然。請勅山西附運于大同。勅龍門速運于宣府。或發價以時糴。或減商中以米數。下戶部議。官地價平如舊。同地商鹽每引減米豆一斗。即得其平。報可。十月朱謙奏。報警至已而察之。乃也先使臣也。于是降。官責之曰。汝使之來。尚不能奮。况大寇猝至。豈能復料強。然耶。姑全邊略記

有獨憂其務。哨賞都督董球。雖見境外。猶駭烟火。引兵還府。降勅責之。年來獨石洗馬諸處。倉儲燬八萬。朝廷既責守者罪。復遣戶部張勛赴口外籌之。武振之屯。或移之倉。或藏之地。期絕于棄毀之策。四月獨石城門為虜所燒。即勅石彪率軍三千馳之。錦衣畢旺率旗餘一萬。運芻付之。各賜一金一布。時虜僅百騎入。而內廷留心如此。然邊帥每多冒焉。偶疑騎五人奪糧于洗馬營。其一墮馬。為倉丁所擒。而督斌輒稱出口遇虜賊會之。巡撫劉遵暴其偽。斌自輸

而省之。尚書石璞言。口外赤城。鵬鵠季莊。三堡池城。兩足最要。往年守將擅棄之。而季莊尚有舊糧五萬石。詔總兵洪委官更代之。而賞三堡新戍之卒各三百文。都御史李秉曰。軍冊之有妻者。註曰家小。其父母兄弟而無妻者。則以髮身藏其庫。似應覈實之。使其親屬有贖。退之有墩也。為其遠苦也。近乃有違墩展墳。勢逸已分。而月餉均一。豈稱事哉。軍家屬之給布也。半布半花。乃遇布貴花賤。則怨憎起于道。永樂間夷馬之來。會官辨驗。其不堪者。令于境外草池牧

版正統以後。附城駐牧。開其地利。窺伺之心。而額努分給下夷馬。又易酒之源也。戶部議兩淮鹽商。召于宣府納豆及草豆。每引六斗五升。草每引三十束。一月納限不次支鹽。從之。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都御史李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為夷。專擅之咎。吾任之。悉與如數。後聞帝以秉為能。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殺戮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

便宜府懷來雖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都督孫安授以方略。命葉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爲八條。以進。次殆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德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犒戍卒。不任職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參將楊信奏。瓦剌先遣察占二千餘人貢矣。也先鎮又遣百五十人。又朵顏衛朵羅千遣反搭兒七各入境。又遣阿力九名過懷。通好爲名。心誠說也。五

年。參將夏忠奏。萬全。蔚。郭。脅。腹。地。可。派。屯。田。軍。餘。耕。墾。納。子。粒。于。官。下。部。議。行。丈。量。以。清。占。種。者。泰。政。業。盛。出。境。巡。禽。達。賊。十。二。人。械。于。法。司。則。泰。寧。民。也。至。是。泰。寧。督。革。于。帖。木。兒。貢。馬。求。贖。而。盛。已。上。首。功。矣。諫。臣。具。彈。文。上。報。曰。盛。等。振。或。還。方。姑。置。之。其。人。已。安。置。不。必。求。還。成。化。元。年。撫。臣。葉。盛。申。奏。先。年。原。買。官。牛。五。千。額。奇。已。多。死。者。今。以。餘。糧。補。之。分。爲。一。千。八。百。餘。只。年。雖。有。旱。亦。頗。收。成。往。年。乏。馬。括。之。食。軍。今。缺。馬。二。千。六。百。而。所。買。反。千。餘。則。官。府。不。煩。督

責之勞。單伍不知饋遺之苦。此皆公田買贖之明效。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上曰。法既良矣。允宜遵行。五年。勅宣府。選兵三千。赴遼寧。將軍許寧。而都御鄭寧。欲挑之獨石。獨石參將李剛。平之。獨石孤懸絕漠。東西延袤六百餘里。控宣屏後。去胡咫尺。况地苦寒。士卒多逃。內地就食者。宜壯外以衛內。未聞撤屏而補障也。兵部以聞。詔調還其軍。且蒐補其逃士。看宣。調門草場五十七萬四餘束。火有司。獲縱火者。于法。司擬棄市。藉其家貲抵之。不足。則于監守者取

之。榜示各邊。爲懲。十年。都御史鄭寧。奏。虜已遠遁。請還京軍一萬。而留其三千。總兵趙勝。亦以爲全師。置餉量留三千可也。上曰。虜息果定。來聞處置。分守萬全。參將周賢。奏。所屬土馬數少。以警調發。他兵徒費餉。而不能久。今邊所屬舍餘千人。膂力過人者多矣。乞聽支糧月一石。器甲界之。上下有備。詔可。十二年。獨石將李剛。言。北虜之精。朵顏爲鄉導也。烏合之勢。外附內疑。規其聚寇。預施反間。故爲朵顏密約七。詳布于虜。所必經之地。誘今入境。反相攻。搆貳其

心分教其黨。卻縱懷遠以仁。伐叛以義。不用他道。以
待賊功。兵家所慎。莫審于間。竊恐機事先露。勿廣其
奸。撫院袁謙奏。萬全右衛西至虞臺嶺。東至黃土坡。
悉虜衝。而懷安順聖川。屏障漠然。則土牆宜築也。宜
袤十千八百餘里。而客兵多無固志。乞以河南班卒
來實。手萬全。而懷來軍。恒向年取入京中充發。可請
警回。然部議竟不與。以河南之卒。卽軍匠占役久矣。
起送賈難。其掣肘類如此。十四年。獨石僑繩律。奏虜
之入。際遠。徵也。躬率與義。縱賊數人。久之。恭將李剛

文淵閣

卷三

五

遭挫于賊亡卒。損馬。太監弓勝前亦扶同奏之。既而
曰。虜止千騎。而剛等虛張至萬。以致此敗。宜治其罪。
既荷恩貸。乃以實聞。總兵周玉塘報。恭將吳儼少監
崔榮。由山泉墩圍賊中。而逸歸者亦云。亦思馬因等
與小王子連兵而至。上勅汪直。徑率輕騎合勦之。
直至懷來。奏虜騎千餘入。現而太監廖亨亦奏新聞。
之失機。武勇等戴罪自贖。儼榮之追賊于赤把都也。
為虜所遮。豫山而困遼軍。劉李逗留不進。而守僑張
夢璽援之。圍解其二。至夜。儼榮潰圍而北遁。上乃

儲糧等羊酒。而建儼榮罪。時汪直王越乞班師。兵部
復為之請。上悉不允。十九年。宣撫秦紘。報賊六千
蹂躪西河內地。田禾。周玉與臣遇擊斬首九級。是役
雖折首無幾。而虜自大同得利。長驅順聖大掠。而結
能躬肩矢石。與玉犄角。賊乃奪氣去。紘又報虜騎駐
新寧口。肆掠。與張澄等分三部而追之。至常梁。我駐
南山。虜庫于北山。斬殺五乃奔。總兵玉報賊深入順
聖分抄。乃會大同士馬分截之。劉寧駐古城。玉等駐
定安。丁銘駐大柳。李輝駐漫流。都廣駐東井。而軍馬

文淵閣

卷三

五

雄戰于趙石。廣敗其騎于五岔。伏發得首五十級。
上賞奏捷人一束鈔千貫。二十二年。巡撫李岳奏。聚
顏以報事為名。乞求鹽米。入春以來。三十餘次。請於
其頭目。上曰。虜報邊。不必阻之。暗備之而已。宣之
有圖。種屯糧也。舊制。沿邊官地。聽軍協力墾之。以所
收糴甘。官庫。易銀買馬。邊軍賴之。厥後。余尚書子俊
襲亮邊儲。止給三千為馬價。士多逃者。至是。戶部請
以園種盡給買馬。詔可。弘治十年。戶侍劉大夏奉
整邊邊儲之命。復奏曰。宜府地險積。奏已于東城置

奢數十未有以資之而順聖川肥饒屯圍之外尚多私占請令撫按清之其承佃者每分額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其清歸之畝約科糧三升草一斤東西二城并蔚州屯料俱納于新倉如不足則萬全於農隙自運之如不足則儲價糴之若懷來城尤宜置賑預蓄不得他借從之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

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遍衢云某倉糧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遂以病乞歸邊人歌思之十三年虜頻年多踰大同自六月後散入宣西陽河諸處堡兵拒之彼傷而去都御史維泰疏有功者百六十八人請給賞勵從之十四年太監苗達檄召宣大邊選卒二百五十人赴綏偵火師之造後東渡者總兵張俊持之不

可達幼俊違節下節覆廷之地利夷險非宜人所請俊議是也上有之十八年虜大舉寇宣營于牛心黑柳長濶二十餘里都御史進都督張俊分兵禦之李楷軍新開口白玉軍萬全右張雄軍新河口黃鐘穆榮軍樂溝合萬五千人既而虜由新開口各相拒于虞臺軍爲所誘而援不至大神俊墜馬傷足力疾持三日糧乃解泰圍稽亦潰圍而出雄榮阻山澗中遇害是役也死者二千餘傷者如之所掠不可勝計說者謂乙丑之禍幾與己巳等也時虜至城下出懷

全邊略記

卷三

三

中餅及麻布冠示人曰此何物也蕃私謀入長安知國有大故闕禁之失議如此命太監苗達保固公驛木都御史史琳太監張林都督李俊神英陳雄張澄各領京軍二萬人以往戶侍王儼往督糧儲兵部上賁格以示能殺賊者鄉丁斬首五級陞所鎮撫其輜重充賞不問更募土著之願効者人給三金及馬器特編一伍事亭歸農者聽報可給事中尚衡言命將出師復以朱驊史琳此兩人者嘗兩總宣榆兵事未見尺寸邊人聞此嘆爲無人兇虜姦于行間非昔者

此器仗梁之法。以奪于國中者。做于國中。善偵虛實。無有不先者矣。部會謂主幾八萬。客已二萬。果能推誠仗義。未必不効。于是仍勸達等。屬氣以須。正德元年。王儼乃至宣。勘其平衍故屯之地。爲京僧陳乞者十餘處。乞宜清廢。仍給干屯。其官軍折色。當因地遠近。通爲三等。然後輕重得平。詔如議。六年。虜寇龍門右。監丞趙英。指揮王繼戰而死。贈蔭有加。七平流賊劉六之起。霸州也。京師戒嚴。近臣密獻計者。京軍不習戰陣。宜調宣大邊軍。各三千人衛而遣京。

今邊略言

衛如敵。戍邊更番如例。內開東陽李等。力辯以爲不可。乃陳十不便狀。上以內降傳言取之。遊擊江彬因而得寵。時宣兵已調千人赴征。戍河間。已又調三千入衛。部議仍以京操者還守宣。而停延緩之募發。以護大同。上命戚寧侯仇鉞。統六千人以往。九年。虜入順聖。遊擊張助田琦。廉彪戰死。頃之四萬人宣。西海子。令總制侍郎叢蘭。兼調大同遊奇兵待之。時小王子連營。分寇天城懷安。叢蘭告急。命太監張永提督之。白玉掛印。發京營二萬人。太監張忠。凡奏。

隨各四五百人。詔賞之人。給二金。司計者莫之敢抗。禁旅未出。輦下坐耗。已十餘萬矣。虜之犯寧武者。直入白羊口。浮圖峪。而五萬騎自宣新開而入。白玉等領兵潛擊之。使人于田家炊飯。置藥其中。更設伏置礮于天城。陽和。開虜多掠食中毒。被伏而殞者甚衆。凡斬首五十。捷聞。張永等撤師還營。其調成者。暫罷之。十一年。虜入白羊報甚。鳴諸謁。陵者。還自昌。卜老幼扶攜。相迫于通守關者。獲間謀一人。僧法顯者。其得猴兒李。所誘而侵。意云。李者。即指揮李懷也。

今邊略言

賊降於虜。稱爲平章。號令諸部落最強盛。兵部乃頒重賞世襲之令。以購之。而執其子勇家屬。安置於朔。乃命都督劉輝。太監張忠。統往。勇西官廳千人。人賞二金。二布。繼命左都彭澤。提兩路。率京兵六千人。以防澤。乃請曰。臣昔中州西川討賊。紀功則有科道。權鋒陷陣。則有總兵。非臣所獨理也。今虜勢較流賊既惡。今臣一出。生提六千。未練之卒。巨兩路千數百里之遠。當十數萬之賊。寥寥兩將。何能濟。詔如所請。以成國公輔。總戎焉。撫臣王純。塘報。虜多至六。

萬大帥清浩。禦之賈灣而敗。衆寡不敵。且以自効。兵
肅王璵殿之。純初自謂宜不煩發兵。及遭充斥。顧嬰
城而回護其狀。應侯事寧。勘處十二年秋。車駕出
居庸至懷來。及宣一帶遊獵。大學士廷和。楊等。屢請
回鑾以安衆心。舉正統爲鑒。不聽。時江彬挾。上自
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旣幸宣。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
夜出。見高門卽馳入。召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爭
以求免。父之焦蘇不繼。至燬屋廬焉。上幸大同復
過宣。遂迎春于宣府。歲暮還京。十三年。車駕復幸

宣府。行宮已成。糜費億計。更葺豹房。所貯諸玩及巡
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樂甚。稱之曰吾家。蓋彬怙
寵。計諸幸臣不得近云。十五年。虜駐把兒墩。朵鑾驚
牛心山。幾三十里。部議都督祁永泰。將楊玉都督朱
洪。各軍昌黃間。仍令宣城伯鐔。衛南寧伯良。各營
千人于白羊。而在京之十一營各選三千。聽太監孫
和以時調。嘉靖五年。虜從大同及宣。都督傅鐔禦之
而遁。上勅獎之。六年。虜犯宣中路。水地莊。參將王
經領援力戰死之。三月復寇大白楊。參將關山戰死。

御史杜民表以聞。因劾總撫周金。太監王忬。總兵傅
鐔。副總時陳諸大事故。上以一月連喪兩師。切責
兼罪。乃命起侍郎馮清。提京軍以往。而周金請歲京
軍。惟滿遠東延緩二枝足矣。詔令清卽領其事。宣
宜米價翔貴。大軍苦之。守者酌給折色。石增七錢。軍
大譁。共詣侍郎清。諄從侵辱。清許之曰。本折兼支。其
可衆乃稍定。戶部曰。軍客暴肆。非專在糧。往甘肅大
河之澤。可戒也。領軍嫌隙互生。授意犯亂。豈爲體國
恤耶。上乃申命其律。七年。虜五萬入大白楊。大

趙瑛副師時陳。拒於雞鳴山。魏祚劉越郝鎮李彬任
鳳皆樂。虜遁上首功一十級。上嘉其功。冬。滴水堡
軍郭春小蔡旺等之爲亂也。都御史劉源清遣捕之
不宥。春等覺。遂燒車積二萬餘。而驅堡人登城拒捕。
傷官兵甚衆。副帥劉淵執旗。散其脇從。春等四人自
刎。小蔡旺等十餘人。就擒。釋送法司。以放火劍梟之。
劉撫以叛聞。而法司不太深也。諸卒初憤其負主所
訴。環甲不服。官司慮生變。爲逐其負主。春等益橫。殿
擊燒荒士較。僞號大王天師。云。御史李宗樞條上屯

事。田宜木三屯。宜查清占者追奪。換衛者改正。圻歷者撤補。給出驗對。力貸則上帖於官。別召種之。宜之順聖永西二城荒熟地。共三萬三千四百餘頃。縣種之軍。則官之還補於各衛也。往來無常。所賦遂清。乃損拔月餉。大失耕守之意。管屯之所。未宜更調。如議。十六年。虜入掠張家口。指揮趙鍾死之。十九年。宜撫堯書言。虜住沙窪。請調緩遊以修。上諭其勿輕調。詔而虜三騎突入。揮食王勳易之。追之而陷。官卒二百餘人俱被殺。秋七月。虜騎數萬人。萬全右衛。

大帥白鬱與戰於宜中。敗之。其分入者。副帥雲冒敗之。虜涉素乾河。半渡值雨。官軍急擊。又大敗之。斬首百六級。部言宜自都勳喪失以來。日坐不振。是捷近所未有也。上嘉之。各進秩。資士有差。二十三年。宜撫王儀言。五路北則龍門許衝。中則大白楊。西則勝房。新開河洗馬林。諸為要。請得選良家。趙健敢死者。以三千乘本城。以一千聚萬全之右。以一千聚獨石之壘。仍繕械提騎。而飯舊將李彬童賜江瀚張駿。令部署之。克捷者重其賞。以三百金。起其三級。而過提。

者法無赦。得所請。三月。龍門之寇五百騎來。大帥邵承副帥崔天爵。令滴水之劉環。前後夾擊之。盤迫得殺十五。及陽口得殺二十。有七虜復馳確春。喬承取其級九。部以捷聞。賜勅獎勵。總督翟鵬等各首贊。王儀又薦獨石之險遠。可將松君二堡。修成爲聲援。且田極腹。我所當復。於此乘勢興之。報可。部發餘鹽。例一萬五千金子。之十月。虜從把兒河抵顯聖川。軍于浮圖峪。于是崇刺戒嚴。上大恚。遣總督翟鵬于秋二十四年。總督翁萬達奏。虜酋吉寧答及俺答等。

先犯陽和。繼侵陪房。不得逞而迅行。必寇中北二路。給事中李文選奏。報宜大二邊。侵餉數多。乞治諸臣之罪。內原任尚書樊繼祖十三人。郎中楊銳三十六人。揮司馬世彪一百二十人。得旨。樊繼祖楚書爲民。餘奪降有差。萬達奏。頃歲虜犯多由宜大之界。以入。自同之陽和。至宜之紅土臺。計一百三十八里。中有鐵裡鴉鴉瓦賓。悉賊路也。自唐口從東北。踰崖六十里。至晉馬頭兒。抵宜西之陽和界。如此。則李信屯之。亦可併成兩鎖。共守其利矣。部議鐵裏鴉鴉之。

開舊有邊牆可以扼塞舊途何爲舍此大邊十餘里之塼而不爲棄工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重築百三十餘里之勢鑿山開道工力相去豈不百哉上曰守臣躬所相計必與邊度者殊其如萬達議萬達又報曰臣惟修邊爲守邊也如不可守修之何庸新平北故有塼十里築在山巔不可用汲其鴿鴿阻絕岡厓咫尺千里是以臣欲改築于麓爲易守故非聖明獨斷幾搖矣上曰從中改請幾壞乃事於是委總兵周尙文統之大同陽和門山口一百三十八里爲堡七爲墩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陽河六十四里爲臺十備坡斬崖五十里工止五十日向佑三十萬省其一分御史勘實之周尙文乃奏東口宣府西陽河起由天城陽和左右平威并朔至山西丫角止計築塼六百五十餘里收進塼占地土四萬餘頃召軍一萬五千分給耕種資其養贍焉詔曰軍餉不報科九邊者爲令先是薊撫郭宗皋報獨石有犬虜焉既而無其耗及七月虜犯龍門叅將董麒不報督府而輒率所部勦之斬三十餘級其明日

陳敷死于陣吳陽戰五日乃歸賊與坐營谷泰先遇遇郭都王浩于青沙告以虜且去罷歸總督萬達勅之下部議因責薊州講張之報而董麒谷泰不救勦勝之戰而遇都治之捷各治之十一月戶部請發年例六十萬于宣大三關糧糧爲秋防計上曰屢年大破常格倍出不費耗盡行查遷延不報且勿發已而冊到准五十二萬予之萬達奏曰宣正遊奇兵四營營各三千分也要害立法周矣近者撫臣饒帥臣永拔其精銳五千別立戰鋒五營而統之以廢將遂致各營耗德及遇募旗復謂親兵自林反驅諸路兵爲前蔽士皆解體且坐營李塘前愆未贖失律隨之所宜問上曰新立五營變亂兵制卽令革罷萬達更報秋防日設險有常道所貴因乎形勢用兵無定術所貴酌乎時勢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遶遶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實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遶遶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陽之鎮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四陽河遶遶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西海冶實一千二十

三里其一千九百餘里皆通臨胡虜險在外者所謂極邊也山西堡老營轉南而東歷寧武馬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神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百餘里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一千五十餘里皆峻山皆險在內者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險夷迂直總而觀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之最難者北路而宣府之最難者北

路也山西偏頭關以西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界與大同之西路同焉內邊可通大衆惟紫荆寧馬龍泉平刑諸關歷邇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荆必宣府入未有不經外邊而能入內邊者唇齒戶堂之喻蓋以是耳也衆之族黨忿雄捷出於風氣以騎射爲本業專于技而無待之教戰鬪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隸於羣牧業分于四民百一爲兵勞於訓習且弗專故多弗精也彼聚寨爲寨乘時而攻我散寨爲寨盡地而

守攻無定勢所食嗜疾馳而逐之飄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遇賊必奮糧負甲而隨之雖顧而狼狽彼去文字簡號令進無所驅退無所解而我則議論多端號令多門退進由人上下牽制令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事勢所必然矣山西之舊營四千五百禦于大同者所以保三關也初無分地扼守之議頃因虜越同八西遊誤以同不足恃乃衛築寧馬以東至平刑關八百里單同之班以守之繼增太原七遊及募丁壯壯之衆已六萬人所謂財匱于兵益力分子條煩

者也宣亦創于虜盡調專于西中而北路空竭役微之于遼陝此五六枝者以百四十萬計費既不貲難于持久併守之衆所以爲善經也守堡者各有分地不必悉錯徵發爲勞秋高虜退若復泥往現散處城堡歸時動調近數十里遠數百里舍卒令營首尾不應則扼邊之當預也山川之險險與虜共垣墜之險險爲我專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則修役之當興也失出塞襲擊試兵習攻之術也虜從于邊未窺我塞者將卒各得擇奇擄其輜重所謂小戰之利大戰

史記。勦兵糧道里之遠近而約之。日宜三十萬有奇。同五十三萬有奇。山西二十四萬有奇。著爲令。宣撫孫錦奏報夷情。雖至乞于年餉之外。發帑以支。戶部執奏自一十年來。宣大餉獨倍他。所積請帑藏已百二十萬。邊臣劍外求增。非所敢知。上乃令萬達錄各自陳狀。誠之曰。邊臣恣爲侵漁。無體國節財之意。其各奪俸二十八年正月間。大同偵虜會俺答等料衆將由去秋舊路寇宣府。總督翁萬達以宣府總兵

趙卿庭懼。恐不能當虜。疏請預調同帥周尙文代卿。至二月賊果以數萬騎犯滴水崖。指揮董賜江藩唐臣張淮等俱戰死。虜遂南下。駐隆慶石河。遊騎分窺東及永寧。南及岔道。反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凡。遊擊王鑄袁正。過虜於隆慶州橋南。與戰却之。士氣稍振。虜掠營向南。周尙文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將田琦率騎千餘來附。與遇於曹家庄。搏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酋首。其旗賊氣頓沮。會萬達督西路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順風鼓譟。揚塵而東。虜

不戰。虜爲有大兵至。結營東遷。宣帥新任趙國張聞警馳關。至岔道簡孫勇兵千餘。迎賊於大莽沱。敗之。遂與譚文等分道追賊。復擊敗之。虜復狼狽遁。于是萬達以捷聞。因言虜狃於去秋得利。如宣將不足忌。非時大舉。垂涎關南。其氣甚惡。幸偵報早聞。先期發。一時諸將能奮死抗彼方張。使不得南。關居庸西下洪尉扶死宵奔。而尙文功猶稱奇絕。至於慢令偵師。避災釋便。諸臣則罪有不可逭者。臣謹究竟其得失之故。列上始末。惟 皇上賞罰之。上曰。尙文加

太保兼太傅。萬達晉尙書。翰陽臣淮先賞三十兩卹錄其家。孫錦罷。歐陽安等法司訊治。輔臣嵩廕一子。襲者五堡之變。有 旨曰。內閣臣及兵部科紀功官。不得以單功收錄。若爲令。居無何。分宜蒙首。寰焉。先是二月虜權衆寇宣。東書矢端。射入我營。及還我壩人仍乞貢。二年來虜意切。萬達具戰狀利害以告。屢降 嚴語。至是萬達不敢匿塞外情。而 上仍謂邊臣不能隔阻。輒乃覆告。然虜耻貢事不遂。又以前使者被殺。故但歸掠射書如此。衆人得利。習我弱。詞篤

驚有憂挾意非復數年前造統狀矣迨秋虜果復來明年遂犯關下一一如其所言翁萬達奏曰今日形便重宜大以數警也往年虞山西近時虞京後何者虜情不常也往年急太原內邊之修外邊之築今時急陞承則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培植根本應者可憊勞哉虜患猶水設守猶隄諸隄悉成則漸成隙漏諸隄未備則先注空虛乃今則已注宜之降承矣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南墩而西至承則界盡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村

分司明旨

卷三

三

城則界盡為邊凡千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擺邊者僅得二萬有奇乃復守南山三百四十里之邊兵分備疎虜潰外防則隆慶承寧之間倉皇騷動南山諸口山梁多可漫走我力不禦則畿輔內地不免震驚九月虜三萬人河榜掠萬全左總督郭宗舉禦之賊引而東未行散掠兵者翕萬達策之曰虜若從鎮城出渾井掠順聖蔚州則總督麾下足相待又南而紫荆亦已有備若從出鴉鳴趨新舊保安通沿河關為南下則宜北東一路旁與金字河長水與城

相持不得離次而南山臨怯可虞郭督將已摘勒兵由間道遠詣賊前以載東向而扼淵浦似為獨策總兵趙繼忠與虜相持于廣堡西將趙臣昆池劉帥陳鳳祥將林椿焦輝張騰谷追至錫兒力戰會次風雪虜退還營次日復戰之出境二十九年虜糾諸部大舉至獨石遂駐金字河官軍拒之兩河口不得入遂犯薊直都下三十一年撫劉璽言自開互市大同寇盜不為衰止而宣府宴然今來其効順之機撫之易耳請兼拘臣以一年兩次期略歸開市羈縻虜情

全德略記

卷三

天

於國計甚便部置璽議可行但原價無過五萬馬無過五千若能守此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報可初虜守我約不之絕近益驕方市于張家口越日而肆掠巡按蔡朴請罷之上曰邊市悉禁敢有效逆建言者斬虜犯青山遊擊孫邦丁碧戰却之各被重創虜又犯深井副總郭都沒于陣御史勅奏大帥吳鼎稱旨主將發軍門取死罪狀勦虜立功賜都尉蔡三十五年虜犯黃堡遊擊張統率陳鶴穆璽等迎戰死之三十六年寇犯馬尾梁蔡將郭勉追之陷狀主

魏登雲戴景賢郭漢孝大帥李賢修宜府邊外邊
夷。因未內讎。華亞議處之于寧遠堡中。事久不失。總
督尚書楊博。以此為皆邊境安危所宜至處。但大局
禍已燃眉。當救一時之急。宜爾患在唇薪。當圖萬全
之計。乃建議請罷懷來參將劉環。四海冷守備韓鑑
而于獨石城中。選有勇謀為眾所推。如尚表者。不獨
見任廢棄。委之守城。功成一體陞賞。其前鎮入衛兵
俱聽宣大督撫官便宜調遣。先發後聞。與本鎮互相
應援。仍多設成兵于懷隆。為居庸南山之蔽。為夷來

降者。但厚其賞。給不得縱之入內。以啓亂華之階。
上俱從之。三十八年虜犯東西二城。凡十日。會久雨。
乃分道自丁零引去。四十二年戶部奏。宣府四十年
所上計簿。中間侵虧混冒之數。以千萬計。而往歲新
裁籍內未見一追償者。奏商百計盡其中。官司多不
能發。已發者復不能追。弊將何紀得。嚴旨。于是督
江東撫楊巍條議。生客盈縮事宜。主兵之費。自十八
年以前。歲用年例京運。淮蘆鹽引。河東鹽價。各省民
運。及歲徵屯地園種之數。其本色二十八萬八千一

百也。旗本石有奇。募三寸。正萬七千三百七十。亦復
奇。折色亦才要萬六千五百六十。九兩有奇。神志
振來。或以新募軍馬而增。或以舊用不敷而補。其
以增城勢。糧而加徵運脚。遂至多二十萬三千。
百餘兩。臣等詳察弊源。十九年以前。軍馬未必盈於
八萬之額。時且歲豐年登。民運交至。鹽引復皆報中。
飯雖有慮患。猶足濟用。三十年以上。邊地之豐。商
富。民屯之通欠日甚。鹽引之報中漸少。而軍數且日
加於往。非新增之。哀益於其間。其勢必不能給。客兵

全邊錄記

卷三

守靖。煩費不貲。而出塞尤甚。一歲之支。至有四五十
萬以上者。夫惟預發召買。則出納漸入準繩矣。八月
虜酋黃台吉。帥輕騎自洗馬林突入散掠田禾。暗莊
堡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按伏堡中。不知其為黃台
吉也。出而搏之。黃台吉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墮馬
僂獲之矣。為其部眾致死奪之去。我兵得其盛刀而
還。陣亡二十八。虜亦有傷者。詔擢汝棟三級。賞十
金。陣亡者各襲其子二級。是役也。黃台吉傷臂。與
日為難。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隆慶元年。總督

之語。泰南山之合河口。一切山險皆屬薊。而宣齊隋
河平競。雖設聯墩。不爲固。其地乏水。戍者苦之。請以
步千人助薊。使薊得宣兵。宣得薊險。薊督劉素報曰。
薊部署已定。不俟增兵。且聯墩已成之業。宣不當遽
棄部土。議因覆議南山戡守之策。曰。薊自白羊長
峪橫嶺。連合河。延袤八十里。宣自幫水沙嶺。瑞雲
大石板略廟。涉至合河。延袤亦八十里。皆南山之險
也。薊募三千。統以參將宣墓一千。諫之。詔允行。王
之語以宣大招回撈者。宣帥馬芳。同帥孫吳等功。故

事總兵以七百人。參將四百人。守把二百人者。各陞
一級。各如所叙。二年。總兵馬芳出獨石二百里。襲虜
于長海子。敗之。虜追及于鞍山。芳又敗之。前後擒斬
八十餘。馬稱是。上資蔭芳。總督宣大陳其學。條上
南山事宜。其畧言。岔道以東。自青石頂至四燈冶火
烟山。宜乘春築臺于柳溝諸處。水口濬橫一道。壕外
設石欄。欄外建大石墩。以分殺水勢。其張家等口。併
修之。道路禁軍民毋入山。驚探岔道以西。自青山頂。
至合河口。爲墩臺一百九。寸有七。宜及時脩補之。太

山口進東一道。爲賭門者六。咫尺居庸。宜嚴加議察。
因薦參將李官之能。其議悉允。撫臣冀練言。河淮以
增歲以四百萬。供涼河淮以北。歲以八百萬。供邊。額
雖有定而酌贏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于內地舉常
平勸借法。無事而能抵京。庶有事而不桂玉。至于諸
寨。則慎按伏。罷老弱。預召買。時支放。優商賈。通主客。
量本折。因時順人。而伸縮更易之。臣所計九邊士七
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障。四十萬。以列陳。必擇其敢
力戰。深人之士。勾於戶募於市。以漸實伍。庶可以安

四年。御史秦儒宣奏記。國家建都幽薊。內設重關。外
聯四鎮。周且密矣。四鎮中。宣府爲京師北門。而羣醜
輻據戶外。朝陽鞭于朔漠。暮飛矢于居庸。視諸鎮爲
最急。延永之壤。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
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于東路鎮
南墩與薊鎮所屬火賊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
歷四海治一帶。其脩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
子墩。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牆。聯而爲一。經營二
載。功始告成。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猷入虜多

深以爲事者苟且緩許。制爲併守南山之說。而內塞
兩股。顧道嶺。雖然猶存。所顧壞者十之二三。此
無備策。而於左掖龍門。兩揚許二衝。右掖龍門。所滿
臺。雖以厚爲之備。近蔽延永。遠蔽陵京。策之得
者。或曰。由守南山。何用此。還爲說。不知南山接連是
庸去。陵寢僅一舍。則鬱岡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
而俄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長驅。結
營于懷永間。分兵肆掠。宜府諸城自潰。我兵踴踏山
中。自戍土崩。此棄宜府而無益于京師也。北路山谷

偏側。砂石窮瘠。虜無所利。益垂涎延永。將冒險內逞。
數年。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復成內邊。則如金城玉
壘。環繞陵京。虜邊趨于崎嶇。攻之不勝。掠無所獲。
力倦謀衰。豈能抵黑峪。躍龍門。窺長安之嶺哉。此固
南山而保獨石。信不誣也。從之。閏二月。虜酋黃台吉
遣兵掠車。或華固等帳房。夷衆以去。華固者。不知始
所從來。嘉靖間。始流宜邊外。與史夷雜處。宜因撫之
爲外藩。然非被屬表。亦往往爲黃台吉所掠。至是撫
臣吳克泰言。華固種落。不過千餘人。其法弱無足爲

我輕重。業已使人詰問黃酋。令其速還。但與史夷勢
調。路。華固被掠。則史夷亦恐見侵。請於近邊。關
之真。泰築小堡二三。以安插之。俾藏老弱。其壯丁
者。越邊駐牧。語議報可。劉良弼又言。撫虜與賄虜異。
虜誠心效順。吾因而字之。曰撫。虜扣關呼索。吾苟且
應之。以新免禍。曰賄。不察順逆。不衡是非。使人眩于
名實。則吾今日撫虜之資。爲他日賄虜之計。甚者借
事。疊言。養養龍名。罪其勢積衰。爲害滋大。請假邊
臣便宜。度誠僞。審事機。順則撫之。逆則拒之。或東西

侵。節奮力拚斬。無得秦聞。雖小有損失。無得重治。但
不令將官偵事。以致損威。此議戰之大略也。夫宜大
爲京師藩。而獨石爲宜屏。龍門亦城一帶。又獨石咽
喉。并有警難于應。非預積糧糧。何以拒守。臣謂獨石
營。營八城。宜蓄十歲儲。以守爲戰。中東西南四路。宜
蓄數年儲。以戰爲守。此議守之太略也。五年。把漢那
吉既還。督孫應于雲中。俺答爲其弟昆都哈力請料。
被以都督。續市于張家口。巡撫孟重臨其盟。六年。老
把都以前貢與市。皆不至。邊吏疑之。曰把都與土蠻

婦孺效於賊。賊盟所阻舍宜大。而圖窮賊必舍。前遂而圖道。賊皆不河。知亡何。昆都路力吉能。東山各病。賊遂失左。手矣。萬曆元年。青把都督承邵卜。賊猶。賊遂失左。手矣。萬曆元年。青把都督承邵卜。賊猶。賊遂失左。手矣。萬曆元年。青把都督承邵卜。賊猶。

張居正論邊事。曰。昨巡撫張學顏。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臣即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今據。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冰酋在巢住牧。未嘗東行。夫兵求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今無。端聽一詭傳之言。與風聲鶴唳何異。萬一彼嘗以虛。聲恐我。使我疲于奔命。久之解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是。在彼反。轉多。防以誤之之術。而在我。顧犯不知。彼記之。賊。傳。由。于。此。兵。都。以。居。中。詞。度。為。職。一。

聞奏報。雖聞張學。事已之後。寂無一語。謂足以了本。兵。之。事。不。可。也。四。年。打。喇。明。安。兒。佩。至。勝。房。堡。登。邊。副。帥。賈。國。忠。便。問。順。義。王。罰。治。之。如。法。青。酋。與。屬。夷。討。孫。卜。賴。有。隙。因。其。督。長。昂。以。報。之。卜。賴。遂。降。連。年。治。兵。獨。石。外。邊。請。加。市。馬。致。與。順。義。王。珥。督。軍。門。吳。兌。折。之。曰。爾。歲。得。稱。金。吾。將。軍。足。矣。七。年。御。史。安。九。城。奏。互。市。之。初。虜。馬。在。上。谷。不。及。二。千。今。已。增。至。二。萬。六。千。矣。青。承。食。甚。吾。上。谷。其。易。能。支。九。年。部。夷。銀。定。倘。不。浪。逐。水。草。干。馬。管。據。我。松。樹。堡。卒。裨。將。曹。祿。

見為貢夷不加兵。旦日諸夷復獵獨石。滿五大磧氣。擁衆入大東溝。總兵董一元。遣通士尼之。捕陸氣尹。亮賴繁之獄。都御史張佳胤。請讓虜王。絕滿五大貢。帝使馬應時馳虜營。俺答伏過。遂除其酋長所犯名。酋有脫脫者曰。此吾等為之。今免毀祭台吉官。願罰。脫脫馬牛一百六十餘。總督鄭洛會奏。復其官。與貢。市。兵。書。梁。夢。龍。覆。其。事。賊。夷。免。死。付。之。以。夷。法。其。託。託。兒。等。賞。之。十。三。年。猛。哥。真。盜。邊。總。督。張。佳。胤。遣。路。將。李。如。鞭。問。青。酋。青。酋。傲。而。應。之。佳。胤。決。策。行。勦。謹。

非族明猶疑。久之開關。諸夷咸困。怨青首。乃與長昂
婦康娃。歟瘥王。請除罪。而順義王因求增卜。失免市
賞焉。哈不慎屢寇遼。不利而悔。乃遣裨漢我不良。牽
馬牛羊赴張家口告罪。總督鄭洛曰。哈首敢于咽喉
直道。今不躬蒞塞。而遣衆要挾。託名講賞。且犯遼罪
重矣。非降生所可贖。益閉關不許。哈首聞之。獄雲川
河。河口入鎮安。傷酋百餘人而去。守備李春不之敵
也。洛與撫蕭大亨。利微徵兵于龍門所。裨將李迎恩
等兵出北柵。劉葵監其軍。至舊庄遇哈首。唯之。而陳

師獨石。哈首遣海左右來款。我折以詐。與戰。數合。追
八十里。虜退敗。走大沙窩三間房。乃馬白洪大。黃台
子求款。于是哈首青首七慶酋白酋。各還所。酋百六
十人。因道鎮安之役。以講賞也。而李守備誤以爲
亂。多遣殺戮。乞太師哀矜之。總督洛請于上。命御
史徐中驤問。撤通官羊羔兒等。布告諸犯者。必罰治。
哈首如法。然殺河順義王率諸酋長。遣五砮氣會長
昂亦遣陶拜來。皆冒雨尋待命。燒上。洛視臨獨百數。
其負約辭折之。唯唯叩頭。哈首問駱駝十。馬牛羊十。

大書番漢文字。晉天晉質乃許諾。諸虜大喜。兵盡得
寧。顏嚴其狀。詔賞乞慶等金幣。其哈不慎貢市與
復十四年。青把都復治器。縱諸部。那能至獨石。城擺
言大卜落等。至張家口頃之。復罷上谷卒出邊。樵蘇
道逢段奈台吉部夷。我兵執而僇之。磔其尸以殉。鄭
洛通條對。以爲此道上行夷也。我士卒何與。直欲以
明威。此太過。且恐異時此酋將率衆寇擾。亡已也。十
五年。特御孫愈賢疏。邇者青永諸酋。市馬無定數。通
事牧夷官。因緣爲姦。今宜著爲令。上谷二萬匹。雲中

金髮則言

一萬匹。毋得踰溢。耗我軍實也。下鄭洛議。其部落打
刺明安等。繁且衍。倉卒損滅。慮召之尤。遂寢其說。十
六年。段奈吉復寇白楊堡。略男婦馬卒三百有奇。新
平將管一方匿其事。爲給諫張希皋所按論。免其官。
頃之。扯力克及青把都。罰豪馳牛羊三百。輒悔過。兵
書王一鶚。復請與段奈吉之舊職。而資青首以金幣。
三十七年。巡按吳亮奏記。宣大自款貢來。三十餘年。
救寧阜修繕。懇閭然。而未可恃也。臣躊躇其間。白言
之。賞曰宜革。順義之賞曰宜停。卜酋倫序當立。保結

已投素囊屢肆阻撓不諧婚嫁非欲爭立爲王也不過借娘子之名據虜王之頸耳。額雖無溢費實不貲二年停封一年冒賞彼何所忌而陳誠卜首肯歸命乎中國雖不藉虜之封不問虜之家而封不成付不結已傷大體尤懼隱憂我何所恃而索安使川命陽請求而陽宣諭賄加賞而明劉軍白頭之表文可以屢上則欽賜之玉印終夷於草芥也。首婦之上款許以全賞則劫封之王子竟同於贅疣也。制曰誌飭載四十年。前督薛三才巡撫吳崇禮之請復貢

賞也。去秋西虜亞拜兒壻子南木谷已停其實。一旦悍然悔罪獻商倍罰戎心亦戢。准令開復市于宜。可之五月宣大督徐宗濬報嗣封之禮成拜勃受賞者卜失免五路素囊把漢比妓兒擺腰猛克耳六把兒慢也。西僧者哀乞蓋朝兒計喇麻也。地則喀馬臺得勝市也。漢大吏則宗濟宣撫石昆玉同撫汪可受聖晏于清朔樓鼓吹大轟以前龍亭虜王歡若雷。四叩頭者至三蓋卜失免字應嗣封而素囊陰據忠順之遺財橫搶卜首之龜帳臣等重申款約復覩中國

之威儀矣。小決免封忠順王把漢比妓兒封忠義夫人各給御約有差御史劉廷元以爲支吾而釋擲也宗濟復奏曰自五路台吉物故而後卜者二酋相爭未決丁未迄爭天阻其嗣封五歲矣宰生台吉第五路聰明恭順諭令糾諸部而解其紛蓋糾部以鈴素樹疑以制卜外相合以尊中國內相離以批其腹此密機也。四十四年七月巡撫汪道亨奏卜石兔來白海子初八日與滿冠正娘子掛撒袋合婚夫卜素相粹已四年所矣實判茫然今役也欲借明暗之兵威助

全邊略記

卷三

五

其一臂故不難自河西突如其來結合果部遂遣通夷謀之四十五年三月巡按周師旦奏宣獨石堡雖稱開平衛其實非也。開平老上郡去邊三百六十里自陽武侯祿許盡棄以界虜改畫獨石一隅懸入虜地如撐孤拳屬夷互市直闖入城盤桓數百臣方慮其奸人叢囊之而誘其遊魂煽憂大也訪之果得范雄李英密據爲奧禁鐵忒賦之罔忌中情外輸槍二好而城中空犬羊之跡矣。道臣薛國用商之宜築二堡于關之外每市期至則啓關而整備之一堡以居

壽客貨一堡以安置市夷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如入橋口暗門者以軍法治之鳩其費糧三千一百石有奇料價二千六百有奇督臣吳崇禮會曰獨石南翰赤城東扼鎮安西直馬營實係中嚴建堡嚴夷夏之防廓如也報可四十六年二月宣撫趙士誇爲援兵請餉曰精銳三千之派謹奉明旨道臣杜承式胡恩仲薛國用戎臣劉孔胤共簡之前次已拔徙丁三千馬半倍之甲盾稱是今復募選部牒每兵三兩啓行已需萬金而山西大同人各五兩衆口嗷嗷不

得其平豈能無譁且素酋聚衆未嘗忘我東鄙打利諸酋貪餌搖尾見東事而擾野心新餉一日不至則舊糧一日不除舊糧未除則新軍不補累吾宣矣總督吳崇禮以虜情聞曰獻歲虜王來歸化寺素囊持其寺鑰王子怒而同巢自去年秋七月卜失兔移帳于白海子與滿冠正娘子合婚今驟來而驟去兩酋之言未決款貢亦無期互牽羈市雖其家事亦邊鄙所得預也四十七年四月搜遼調宣兵前後五千其餉人六錢安家未裕也時三路喪師軍心大惶聚議

激絕同號于撫道之門寧死于宣不願與河西鋒刃也道則杜承式撫則趙士誇慰諭解之加其行糧兵部乃勅奏領兵大帥劉孔胤逗遛激變請以軍律從事有旨錦衣逮孔胤究之別選能帥領其兵天啓二年七月永邵卜之不赴邊久矣近叛漢卜兒素之地復移幕于興和約納西素勾連哈喇慎而拔生台吉等暗伏二萬騎于白沙城裨將黑雲龍裴應魁偵之宣撫王之臣爲具塘報六年十月毛首乞炭挾賞而犯滴水之火燒莊參將張承憲戰死七年五月把

邊略記

卷三

三

漢哈喇慎之地祖舊屬于察漢兒以講人口相障者滿五素幼時受養于察漢今長矣率部落歸其父世把都兒而察漢不悅也向白言曰我欲得滿五素併其部落矣張家口顧有如許王子耶于是白言傳調宣薊諸部備之而哈喇慎家衆皆從奢兒城移于亦地都而青把都等亦偵察漢犯獨石未知誰仇也乞火砲五百人爲衛察漢兒者卽虎墩兔慈也權十萬臨諸酋諸酋求助于我我應之則達虎之歡鋒勿應則棄哈之盤食非計也兵部議陽驛之而陰障之

蔡亦無錄

陳防派給曰止谷之患委矣宜障在興和開平乃大障渠則援失徙衛獨石慶國蓋三百里是以宣險委虜也。獨障在南山黃花之間而虜間從龍門瀦水而入則獨宜兩守臣左辟趙謝是以宣內險委薊也。虜從東西順聖川而入邑人不諒是又以宣內險委紫薊也。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時置驛通道太宗嘗曰滅殘虜惟守此夫守此而紅螺白雲以北與遼聲相望豐洲青山以南大同大邊益遠斥埃與唐

金邊各記

卷三

五

東受降城接豈不固哉嘗讀葉文莊著獨石入城詩敘曰上都西郵制道詞臣才士往來皆有詩然其地南渠而不治故經居庸者以出關爲口外過長安嶺者又以北至入城爲口外孤垂伏境爲特甚文莊之修獨石肅感行之知人善任使也鎮分五路衛警廣至三衛所伺切于四海治虜未能徑下長安嶺則獨石屹如也皆資之論長峪銀邊兩城之募軍補之得圖精備比防衛之茂山京操之士雷之李信屯之界堡築之亦既已見諸行事矣其如地狹磨耕也何

故宣德時邊之策蓋以帥役以卒雖轉三百里不告國界泰以被取諸民力民亦勞止歲創之外復行招撫募粟斯乃永久奈何荒壤沒于勢佃支折違其農時傳烽甘泉始盡芻餼敗乃公事矣嘗稽儲謙獨弘治中可支六七年何其豐亨亦稱敢戰夷陵至今而後邊之役歸始宣伍上剝下焉故也宜變未有傷于土木者。唐皇復辟顧實闡振建之祠滿其追効者乃至從難羣英死于胡塵之下如英困輔大司馬野而下數百簪裾未及其裔令人望鵬鵠雞鳴之地

全邊略記

卷三

五

重獻歎矣邊牆之難惟上谷與榆林上谷多噴而榆林多沙然猶可具奇也上谷陶冶旣弗勝壘其石則復于塵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漢西延綏略 國源車內

洪武元年四月大將軍達徐副將軍友德傅既平河南乘勝克陝州直抵潼關攻李思齊之營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克華州焉勝請于達曰潼關三秦門戶也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爲戍達遂命都督郭興統張龍于光等守之元將王左丞來攻之大敗不敢復窺潼關矣二年春大將軍達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造浮橋攻西安府營大帥于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屬迎降遂進鳳翔初思齊之奔鳳翔也

帝以書諭之略曰前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特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豈以小嫌介意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積廩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助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爲我有向

此書四十四

微集起丁惟爲弱系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殫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必深入沙漠胡或固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也中原相從之衆或不樂居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且足下本汝南墳墓所在遠處獨不及此乎誠能去夷就華當以漢賓禮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入吐蕃思齊惑之遂奔臨洮諸將議師所向咸曰張思道之才遜李思齊而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之然後從隴西而下達曰不然慶陽險峻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四通蕃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民足倚戰鬪其地產足供軍儲大兵感之思齊束手矣臨洮既克他郡自下遂克隴州秦州鞏昌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聞之亦以慶陽降順時戴德攻蘭州克之大將軍達李思齊入見上嘉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夏大將軍進徑平涼良臣復叛達徑至涇州良臣挑戰擊敗之執軍圍慶陽日久主保保欲爲良臣聲援

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達魯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驛馬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友德傳薛顯帥兵駐靈州。客正守鄯州。某國獻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州。勝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據。又以其兄恩道王保保即興勝。林木為聲。兒下初名。賀宗哲等為羽翼。姚暉等為爪牙。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首被獲。王保保援兵又為我師所拒。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亥人汁九泥盡之。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八月達勒兵進北門。良臣授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北遁。遣薛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十二月王保保探我之策而也。復襲蘭州。守將張溫拒其鋒。逕明敵蓋圍城數重。溫堅壁不與戰。羣臣于光援之。至馬蘭。達祥遇湯被執。挾至城下。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公等專恃大將軍行至矣。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

固賊不剽。寧野處。空衆議征沙漠。命大將軍達出。西。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衆八萬。斬首二十級。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徐興祖力戰死。于五郎口。右丞胡德濟失利。大將軍斬其部下數人。械德濟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宥之。達遣鄧愈招諭土蕃。而自將取慶元。復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為先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略陽。擒平章蔡琳。遂入汧州。令指揮金興狂張龍分領一軍。緣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如

院劉慶祥以城降。達還軍西安。留龍興旺守焉。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特功驕恣。則名益廢。仁者不矜其功。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乏仁寡智。雖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七月。僞夏吳女仁冠漢中。守將金興狂却之。函中六矢。力疾戰。衛

數百級。領軍武彥而前通走寶雞乞援。大將軍得報。令友德將夜襲木槽關。身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大驚。遂竄遁。八月。大將軍率征土蕃克河州。招諭土蕃元帥何領南。著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遣元懷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於是河州以西。甘桑馬思藏等部。來歸甚衆。征哨極甘肅西。至數千里始還。詔建諸王府。封第二子棟爲秦王。大將軍既還京。四年。春。命馮勝往陝西。修繕諸城池。越年。自甘肅還。六年。臨淮侯德康師駐陝西。出秦州。敗

虜于二岔溝。僞柁副失刺空等七十餘人。再出戰于亥刺河。斬首六百。擒僞余柁忻都等五十四人。八月。詔西番土番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總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其朵爾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三十三。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及贊善王。剛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妙果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誥命。頒其人民。同歲朝貢。肅州人里巷民國買的反。詔

正賞格。購捕之。肅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往招之。郭買約不從。著沙火石夜斬二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諸賞。上曰。買郭罪因當死。然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乃有奉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獲牛馬給之。八年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內使趙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在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值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咸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

售。九年。吐蕃取都鼎藏。邊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愈。鄧爲征西將軍。都督英沐副之。往討其罪。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斬首無算。俘男女萬口。馬羊牛十三萬。置城東龍山南。置洮州衛。十二年二月。遣使。勅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今諸將已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即率師。從洮州鐵城取道而出。朕嘗有密諭。言遵而行之。山西之軍。卽令進衛。洮州猶宜擇人守之。十七年。戶部奏。潼關衛儲

者五千餘萬四千二百七十二石。運貯西倉。鳳翔衛
儲米千餘萬六千四百石。運貯華昌倉。俱可給三年
者。耿炳炎奏。陝西所屬二十四衛馬步軍一十四萬
四千九百九十一人。馬八千三百七十二匹。宣德元
年三月。授察僉事。饒安奏。寧夏甘肅。運兵遠戍。俟餉
民力甚難。考其地皆極肥饒。官軍且耕且守。最為良
法。

太宗皇帝。嘗命勸復其田。十不得一。雖已屯種。不足
於用。若令農幹犬臣。往同掌兵者。勸復之分給諸軍。

更番下屯。課其實効。仍禁官家募要之家。釐其侵隱
則地無遺利。軍有餘食。可省轉輸之勞。上嘉納之。
六年二月。河州都督劉昭奏。今烏思藏等使臣往來
多用車牛。缺茶買辦。乞令四川運茶三十萬觔。分貯
河州三茶司以備支。上諭行在戶部臣曰。四川民
食近茶課多不足。今欲運茶三十萬觔。民不堪命。但
令近河州軍衛有司官。節所貯貨物。從服用以易牛
馬。幾難。七年五月。上諭兵部侍郎王瓚曰。北邊
所最切。必須處置得宜。昨所遣軍數。如延安慶陽。

全邊略記

卷四

南衛近寧夏者。皆在茂甘州。臨洮華昌。蘭州諸衛近
甘肅者。皆在寧夏。舍近趨遠。勞費實多。又肅州鎮番
西寧。澤州。皆臨極邊。官自爲守。亦分戍他所。乃別調
精軍戍其地。此於人情皆非便。爾同成國公勇。朱計
議。務在得宜。勇等議以延安慶陽平涼華昌四衛。及
西寧前後左三衛官軍。戍于寧夏。而漢中鳳翔金州
三衛所。主寧夏遠戍。皆應遣還。而於寧夏中護衛。撫
捕總計一萬一千七百餘人。以寧夏肅州。秦州。臨洮
華昌山丹永昌涼州莊浪。及甘州左右前後五衛官
軍。戍于甘州。通計九千八百七十餘人。肅州鎮番西
寧秦州衛。禮店千戶所。去甘州遠者皆遣還。從之。陝
西布政王敏疏曰。歲今年田穀少。而邊餉遠。邇者市
馬。鹽。番物。民甚勞。今又買馬給行司。民實不堪。且民
馬之見者。多以易糧給邊矣。所遣牝馬。驚甚。所遣騎
卒。不堪。請以苑寺之畜。及行都二司屬之畜。便
上可其奏。罷買馬之令。正統初。發遣陝西軍之操
警京營者。准英國公輔。議。統德延安慶陽平涼秦
州五衛。最爲切邊。通各守其地。腹裏者仍舊戍。

焉。岷州千戶蘇玘奏本所額募千一百二十名。先請
甘。羅請涼。除屯者而募守十之二。且。岷監五十。卻。羅
西番乞。照洪武額。一分屯田。九分守城。緩急無虞也。
從之。都督鄭銘奏。陝地。界于東勝。及。察。順。兒。沙。遠。
相接。洗。岷。亦。臨。絕。塞。番。族。叛。服。不。常。衛。卒。恒。被。別。請。
剋。制。脫。數。比。諸。胡。特。盛。乞。訪。驍。勇。通。藝。之。人。蜀。緡。結。
原。其。犴。昌。迭。列。孫。地。止。順。黃。河。為。之。限。更。戍。祇。為。煩。
勞。乞。改。其。延。司。為。衛。屯。之。邊。境。永。安。上。行。之。兵。備。
曹。襲。奏。瓦。剌。差。遣。使。臣。無。他。探。我。耳。頃。聞。其。訛。哈。密。

今邊事記

一路已通。莫若。將。前。後。表。使。發。回。本。國。禮。部。覆。以。為。
可。五。年。督。同。鄭。銘。奏。西。安。府。倉。貯。二。十。二。萬。四。千。九。
百。六。十。石。河。南。等。郡。所。輸。糧。布。二。十。五。萬。倉。庾。不。足。
恐。其。泥。爛。請。增。其。廩。時。邊。儲。之。充。溢。如。此。初。都。御。陳。
鑑。下。令。延。緩。各。邊。採。刈。秋。青。而。各。堡。執。稱。沙。漠。無。草。
參。政。許。資。奏。曰。此。都。督。王。禎。意。也。勸。民。鹿。軍。當。治。其。
罪。禎。亦。抗。奏。鑑。移。寨。損。草。屢。為。請。情。上。命。都。御。王。
鄭。勘。之。報。曰。移。神。木。縣。千。平。川。移。楊。家。寨。千。縣。西。
五。十。里。取。延。安。接。德。衛。丁。也。田。千。塞。堡。而。量。納。草。束。

塞外事實。宜。令。採。之。不。足。則。益。以。延。安。之。民。草。二。
十。萬。勝。不。得。以。馬。瘦。弱。廟。端。從。之。改。泰。政。年。富。奏。都。
司。領。都。司。歲。俸。一。百。八。十。五。萬。一。千。四。百。餘。石。則。全。
陝。人。額。佳。餘。四。萬。而。已。兵。官。不。善。盈。虛。增。加。無。已。乞。
汰。冗。減。繁。制。一。定。之。規。報。曰。可。九。年。巡。按。程。憲。言。虜。
犯。延。緩。守。備。李。順。追。于。單。密。兒。梁。射。中。虜。一。人。官。軍。
被。殺。五。千。餘。人。餘。軍。單。葉。甲。曳。兵。匍。伏。乞。命。虜。遂。不。
殺。視。其。衣。縱。之。裸。而。還。虜。熟。于。計。示。以。生。路。殲。其。死。
心。往往。致。敗。將。領。不。得。其。人。耳。都。撫。陳。鑑。報。比。得。瓦。

今邊事記

卷四

刺。報。也。先。僞。授。沙。州。罕。東。赤。斤。蒙。古。三。衛。哨。哥。等。為。
平。章。之。職。更。置。甘。肅。行。省。名。號。邀。結。夷。心。為。患。邊。境。
上。命。選。智。勇。慣。于。戰。者。往。蘭。縣。脩。之。其。軍。馬。姑。勿。
增。班。兵。姑。勿。催。請。景。泰。元。年。鎮。守。徐。亨。奏。曰。都。督。王。
禎。棄。其。所。守。堡。寨。移。于。腹。裏。葭。綏。二。州。擅。也。所。棄。地。
應。為。虜。擄。乞。削。禎。衛。返。其。守。地。勅。禎。春。入。冬。出。備。
執。不。宥。禎。乃。奏。寇。來。臣。等。移。民。入。腹。都。御。史。王。文。韓。
福。乃。禁。止。之。以。致。山。城。情。平。巴。門。多。為。虜。殺。宜。治。文。
福。失。機。之。罪。下。部。兩。議。之。帝。曰。且。兩。不。問。二。年。命。

修陝西平涼府固原州慶城諸西安等衛官軍戍之
從季涼太守張鑄之請也。因原本羌戎故地。秦剛襄
爲麗西郡。國朝混一寰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
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十有三。以綏吏治。然其邊
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轉三千六百餘里。盡
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游。然黃河積環於後。岷嘉
陵距於前。控查在岷。而有洮陽疊州之隔。禦虜在
原。而有金城烏蘭之壯。俾哉山河之固。經制之倍已。天
順元年徐亨奏。賊近寇洮虜。入楚府馬營大掠。本府
散軍二千。何不令之習戰。請虜衛中給器。亦足協備。
從之。禮部奉准。直隸國師贊善王坤。以堅壁守。守邊
邊方盜賊寧息。累遣使臣入貢。求食茶。坐船。願給木
家允賜。近日連賊累寄書相誘。爲惡。臣不肖。臣難
禁阻。刃惟班升堅利。最爾小吏。僻處遐壤。朝廷厚
恩。封以王號。政宜敬修臣職。撫化番夷。乃敢蔑禮肆
狂。結連醜虜。請移奏蜀吏。整飭邊防。防其奸宄。仍
賜勅開諭禍福。俾安守禮法。毋聽誘惑。從之。天順三
年。連賊七千犯高家堡。延師楊信擊敗之。斬首七十

二級。獻俘京師。六年侍郎白圭。開都王。分兵巡邊。
圭遇賊于東園固原州。城遇賊十紮崖。各小有斬
斬者四五級。去年冬因西警至。上命安遠侯湯。以
佩將軍印。趨涼州。武千伯友允。追擊。巡。其。副。
總兵馮宗統京營內衛。趙蘭縣門官張。中。子
春。總兵梁。原。秦。河。水。開。文。字。米。通。文。高。嚴。諸。事。還。報。
可。成。化。初。延。綏。西。路。將。房。能。泰。臣。所。守。白。洛。城。塞。門。
堡。在。偏。南。遠。看。得。白。洛。城。北。地。名。帳。營。塞。門。堡。北。地。
名。榆。林。依。據。險。阻。水。草。便。利。又。與。大。屯。郭。龍。州。慶。堡。
全。邊。略。記。卷。四
接。徑。端。直。斥。壤。聯。絡。易。爲。應。援。可。將。安。定。縣。守。官。軍
百。名。併。于。白。洛。據。守。爲。宜。綏。師。張。傑。上。方。略。曰。延。綏
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三。營。堡。有。險
可。守。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頓。兵。不。過。一。二。百
人。勢。孤。兵。弱。遠。兵。猝。難。應。援。府。谷。縣。境。極。臨。東。邊。西
距。諸。營。八。百。餘。里。師。來。寇。去。勞。敵。無。功。可。選。諸。精。兵
九。千。分。爲。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
高。家。安。遠。二。堡。統。軍。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則。歷。疆。遇
警。則。應。令。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

車相去不止數程。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境。必徑邊堡而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封鄜慶。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餘人。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從之。紀功郎中楊瑑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連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刎熱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梅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巨鑑奏。欲偏頭關東勝州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

全邊略記

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山。大石。腦兒。鮮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至寧夏黑山背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十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以府各堡。移柴關。故城等處。孤山。東村二堡。移野蘆州。神木堡。移楊家城。榆林高家二堡。移石落洞。雙堡。移直溪灘。榆林城。移穉林。白潤灘。響水。波羅二堡。移白土寨。土門堡。移白鳳峯。

大兒體堡。移溫柴關。龍州城。移北城塞。門堡。移古窯。直邊營。移神河。寧塞營。移察罕。腦兒等處。直與安邊。定邊相對。當時守土者。亦以從置煩勞。已之二策。不行。至今貽患。其一自偏頭關邊墩。河西一顆樹。至寧夏黑山。東西止七百餘里。共立十三城堡。則延慶二十一。六堡。寧夏河東二府。偏頭關河邊七墩。又沿邊墩臺。俱爲內地。其二十七堡。戍兵併入十三城堡。仍各分守。其計戍兵三萬六千有奇。則七百里之地。鮮日平。易於偵望。不難守矣。其一則以府各至寧塞十

全邊略記

卷四

十四

六堡。移置故城。至察罕。腦兒一路。併作二十堡。止是營堡。營堡端直。墩臺給釋。所移城堡之數。則與一顆樹一路相等。其延綏西路。安邊定邊二營。與夏河東四堡。偏頭關七堡。仍用不移。然未如一顆樹一路。則併寧夏東路。與偏頭關河邊營堡。俱包括之矣。上曰。朕言有據。其議以聞。陝撫項忠奏。比者兵部以套虜猖獗。據調陝西諸衛。并延綏之民兵。分守榆林。鄜慶諸堡。臣愚計之。所統兵少。彼已不敵。都督趙英位望不及。難以擧之。部議官軍二萬二千有餘。不可爲不

多矣太學士賢李以爲河套非可聽爲虜巢者今毛
思魯思魯思魯不常我乃集而彼已散我方撤而彼又來
具以爲我集而彼不常我一勞者不永逸其令兵部
詹汝庸領兵討塞內期以明秦大搜之上曰然召太
監師彰武伯信楊運京信舊在綏知地利也延守臣
張廟家厚遇焉或入境制論彰武伯信佩平虜
將軍印志總兵官都督趙勝統精步萬人副之馬萬
二千五百神鎗千神石百以往安遠度敵詣戴仲衡
上官京與雄于優養難以成功邊兵生長沙漠艱苦

全邊略記

卷四

倍嘗可厚齊以作其候張張洮河州富有土達土人簡
其壯擇其尤驍者必樂矣延綏迤北製風震蕩沙石
積楊積爲坡阜馳者多陷今不須泥于綏也東于榆
林西于花馬察捷而行多荷柁木爲之衛上命仲
衡隨信郎中楊琚奏曰各邊殺賊官軍遇有生擒斬
首多爲管隊官旗說爲已功亦有保於中途見有虜
首以財拔買不從則恃衆強奪者亦有荷將領之勢
挾取他人功狀以爲己有者亦有將領見部下獲有
三功欺取其功以惠所親者如此之弊不可饒數

上疏章述兵書王復奏延寧甘涼之脩曰東自黃河
府峪西至定邊營接于花池紫紆二千餘里險阻俱
在腹裏而境外臨邊無有屏障緣有舊城堡二十五
處或出或入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五
六十屯據反居內耕牧多在外賊聲倉卒比及調策
已擄已出及西南直抵慶陽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
接其北西延邊一帶墩臺稀澗難以瞭望臣等計議
臨邊府谷等一十九堡必須增置那移庶爲易守今
聲息稍寧先行摘發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從

全邊略記

卷五

事版鐸將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
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
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移出觀營兒塞門堡移出移
榜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亭亦甚利便內高家
堡至雙山堡雙山至榆林城寧塞營至安邊營安邊
至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交界地所名崖寺子三
眼泉榜柳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
量滿官軍哨之又於安邊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通
共三十四座連接于慶陽定邊起每二十里築墩臺

下其十處。接連于環縣。俱於附近量撥贍之。北百治
一帶墩臺空遠者。各添一。共二十四座。隨其形勢
以爲溝牆。必須高深足遮賊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
必須寬大。足以積容。烽火相接。而人知防避。營壘聯
絡。聲勢相倚。可以運振軍威。詔悉允。後府谷移于
清水。則盧祥奏也。二年。總兵楊信奏。毛里孩雖暫通
復藏套中。請更益軍十萬。以春從征。而會昌侯繼宗
等僉同。勅大同帥沈煜。宣府帥楊彪。各領五千。
偏關馬慶一千。寧夏帥吳琮二千。陝守臣仕壽一千。

金史略記

卷四

盡赴信。而各送神機營軍分戍宣大間。三年。虜聲寇
大同。山西撫李侃慮之。請以楊信搜套之兵。移布朔
代以備。廷臣難議。毛里孩假和好以緩師。旋擁衆
以壓境。最銳之心。實未可測。請大益兵。乃勅撫寧
侯永。佩平朔將軍印。充總兵。而都督劉聚。鮑政。參
之。率官軍二萬以往。其京營士馬。整擄十五萬。縣策
毋得因循舊習。漸損國威。不爾者。三年尚書王復奏。
禦虜之藉。地險也。宣大甘肅。皆有高山大川。延綏境
外。亦有黃河千六百里。天險也。洪武間。東勝連西斤。

藥雖益。宛然。永樂初。廢湖邊堡。始移入延綏。黃河不
濟。東海落。西定。邊野軍二千。班師之後。賊來何文。宜
俘。嘉家。龍川。增城。設將以。郝慶土兵。慶陽。兗軍。充之。
南。趙軍之。械。以。步。聖。泰。剛。掌。之。其。華。昌。臨。洮。之。舍。餘
李。勁。等。建。雲。殺。青。陽。驛。之。站。軍。姜。迪。等。原。非。正。軍。而
與。正。軍。行。體。差。操。及。其。逃。亡。一。例。勾。補。誠。有。不。堪。各
宜。選。調。免。其。赴。調。而。丁。多。之。家。選。之。乃。當。詔。曰。
河。四。年。二。月。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城。官
軍。討。之。失。利。朝。廷。逮。繫。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馬。傑。

金史略記

卷四

等。俱赴京。師下獄。國初。殘元平涼萬戶把丹。率衆隨
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而姦利。天順
末。虜酋李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
等有比從意。乘時劫掠。藏述逃張把腰事覺。上司捕
之急。會。參。將。劉。清。守。備。馬。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各
止。建。怨。之。滿。四。遂。糾。衆。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
峭。壁。萬。數。千。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
戰。不。利。陝。西。總。督。邊。謙。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
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太。潰。遠。近。

震駭事聞。朝廷命陝西趙撫陳介總兵寧遠伯瑋
在寧夏總兵廣義伯琮。吳廷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
愷各統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
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趨石城。賊伴納降。軍士勞困。
饑渴。爲賊所襲。官軍遂敗。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
介欲自裁。不果。時命項忠馬文升督軍。劉玉充總兵。
官。夏正劉清爲副。大監劉祥監軍。五萬居固原。分兵
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
忠恃勇自領銳卒。背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死。

全邊略記

卷四

十九

我軍遂退。項忠即斬一千戶以徇。衆乃稍定。馬文升
領兵曰。勝敗常也。語所遣使報言。賊當平。長安聞毛
忠敗。益驕懼。兵尚書程信等議以請西驍勇。恐其與
北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驍出西
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
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
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感寺。歲卒以成功。今
爾類此。乃不候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草道。於其側
近地。賊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餒渴。勢日益困。朝

廷商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若忠兵。卽上疏謂
軍糧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
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
潛求其事。請定賞格。乃行。內閣時彭知賊可殲。嫌其
張皇。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急啓行。會忠報軍中
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
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擄。
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
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

全邊略記

卷四

十

賊不足憂也。程信念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兵若
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耳。時。廷臣羣然以爲止
軍必失關中。成尤彰特。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疎曲
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
相待三月餘。掩捕芻汲者。賊大艱。人馬多死。我軍圍
外。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營
爲謀主。至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慰
勞之。難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狸許諾。請
誘使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

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
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
僅平而延緩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
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
得體云先是忠日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廿
餘陣雖矢石如雨略不少退性馬文升勸其持重忠
曰奉命討賊人無成功死所甘心與論偉之謂發
陝西預備倉以賑民饑都御史馬文升徐廷章主之
給事程禹里言初安土達于寧甘種類蕃息滿四等

全邊略說

卷四

五

據險備禦處生他變乞選大臣論詔土達使之不幸
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激勸其心毛里
孩絕京窺邊宜擇精騎三萬徑掃其壘昔李靖以騎
兵三千破突厥之衆我今及其未發早焉之所部議
撫卹土達請起致仕尚書王竑密切防範而勿居其
客毛里孩尚未犯邊無故興師沙漠勝負之形未覺
萬全上是其議五年總督項忠奏固原千里水草
豐茂畜牧蕃多生熟虜夾之而千戶僅一所是以滿
四陸梁禦之者孤州北有百安廢城每虜所驅宜立

一城楚軍之逃者清得三千青探西安乞分益于此
地部獲婦其畫巡按江正給奏岷州番寇殺橫茶臺
項令衛輝后奈與其弟通深入圍捕其生番悉藏占
藏洞工三十餘寨一百六十餘人熟番栗林等一十
四寨九十二人轉相告誑解過來歸歸我捕人辦我
通嗣率半設誓不敢再犯已令副使李紀從宜賞勞
諭以朝廷恩威皆歡躍而去惟祿園一寨逆重不
服謂言番性無恒朝從暮叛何化者殺犯順者捕
上可之巡撫馬文升疏曰洮岷二州番黨寇路塞隘

全邊略說

卷四

五

空調自晝巡捕官旗坐是左降祁盡請築修寨堡五
十餘所從之延撫都御史王銳乞濟師勅都御史
王越總制兩遊擊之兵爲挂套也六年兵書白圭上
春防曰虜去冬乘兵復潛于套其高山花池芻秣未
繼宜令司農給之二萬支半年以上費以佐邊賈乞
勅楊信遊擊以挫之延按鄭已奏裕民強兵之務
日臨鞏甘涼之民去者踰半遺糧多勾于見業宜令
見在者出本等逃徙者部所遺庶民居康裕流民來
歸若夫兵者承繼之弱支駁于強支已自失平加以

屯步在野牧騎在場警來弱應每不支矣宜令強禦
虜弱以耕牧爲雙得之總兵房能留宜大之統軍以
備西安之缺者部議王越所統軍已留矣西安諸衛
逃者近八萬摘于蘭靖慶者亦萬五千近而調則易
宜付之于白玉三月兵部奏北虜阿羅出誘朵顏三
衛寇延慶阿羅出者與關原王韓失帖木兒隨以河
自阻以奎自潛而又糾宇羅乃王憑巢互聲門庭之
寇也巡撫馬文升奏榆林邊城控關中之管簫近者
悖調敢警及諸集而警已祛今之計惟練兵豐財足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食據險燎荒四事脩則虜必懈沿邊複崖深澗賊來
必繇大川宋人禦復俱集于川口乞尋故跡以時修
之延慶二郡土兵留之本城實其腹上曰所陳練
兵誠爲有理燒荒不盡如法究之都督白玉奏記延
緩東百二十餘里接于察罕屬見斷頭山最害以威
陽潼關南陽摘調更番來往失常竊見榆林城安邊
營神木縣地廣土饒宜立一衛取全伍于延慶而雜
之以刑徒令其肅肅邊軍強弱不齊見窺于賊宜于
其中精簡膂力過人技擊嫺習者二萬命之曰遊擊

武臣能者提之假以生殺之權分置三路利用禦寇
其甘寧之豫邊者累遷千西安等父子兄弟相繼成
遠數償官馬歲歲治裝樂秋不飽逃亡千計諸如京
軍例原衛仍支糧月一石或復其餘丁之身馬斃別
有以區之斯乃可勸延慶兩郡所屬環合和葭保安
居散致寇合水之白豹等州鐵邊德靖全湯諸處遺
址宛然乞令三司親領三郵築新修舊率堤有保衆
之固矣詔可其奏馬文升奏甘寧以堅壁清野勝
寧夏以倚山阻河勝惟榆林最要而驅虜獨費非有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十數年之積弗能動厚也下戶部議秦中歲額三百
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筭所支餘者一百三萬
一千六百四千六石兼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
之可足年半之需不勞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都
御史王越等議上勦賊遣將事宜左副總劉玉西路
將錢亮統騎步五千五百軍於安邊營右副總劉聚
統騎步三千五百軍於高家堡大同遊擊范瑾統三
千五百軍於神木堡宣府遊擊許寧統四千軍於龍
州城都督白玉統民兵二千五百軍於懷遠堡都揮

李讓統一千軍於清平堡。臺將謝海統二千五百軍於定邊。路將神吳都指揮王宣指揮李勇統一千五百軍於鎮羌堡。指揮陳雲領神機一千三百軍於平夷堡。都指揮康永領一千軍於雙山堡。副總兵林盛統寧夏五千軍於威武鎮。靖清平寧塞諸堡。參將白全統甘涼莊浪四千軍於波羅安邊靖遠諸營堡。都察院王璽統代備二千軍於孤山栢林清木諸營堡。臣起同太監傅恭頤恒撫寧侯永統騎步兵一萬二千有奇軍於榆林。六月加更綏征進馬草五十萬束。及

金邊略記

卷四

五

太倉折草五萬兩於軍前。其馬臨征時許日加料一升。守則如舊。從餉師萬翼請。以時方命將也。總兵官朱永奏賊萬餘自雙山堡分爲五路。往南深入。臣等會太監傅恭。居中議度。都御史王釐固守城池。永與太監顧恒都御史干越。督同太監朱副署都督房能率京營宣大軍。增調康永等往截賊之西路。通調范瑾神夾劉聚等兵。往據賊之東路。埔時會雙山堡。璽日孫越等至開荒備。遇賊迎戰。先使二千餘騎。後乃侍之。官軍下馬列陣。既而蔡瑄等兵繼之。俱嚴陣以

待。聞一虜首耀甲策馬。揮衆來突。我併戰十餘合。楊琳自東山黑屹喀柯。悉自西白馬廟。並至鏖戰。二十餘合。賊少卻。我乘勝馳之。殺傷甚衆。賊遂潰。追至四口川。賊復登山聚敵。我直搗其前腹之遺棄所掠。藏滿川野。又追至牛家寨。正遇吳賢兵。賊見我兵少。分三面攻圍。馬儀自張家山李靖自麻莊山至。併力進戰。十餘合。勝瑄亦至。賊又數合。劉聚范瑾督神英等兵。分據南山夾攻。殺傷甚衆。就陣擒獲流擄千喇。以賊遂奔遁。從新市溝等路出境。劉聚等自棚泥河臣

金邊略記

等自張家川分道追出境外。日暮收兵。前後生擒賊三名。斬首一百六。獲賊馬一千六十二。射死賊馬二百八十一。騾七十六。錢甲弓矢器械等物。七千二百六十四。旗幟一。纓頭拐子二。木刺以四。奪還牛羊等畜七千有奇。審知虜首阿羅出爲流矢中傷。脫身而遁。餘賊號哭。散走邊城。老雅歡呼。稱捷奏至。上命厚奏捷者一級。賜勅獎勞。八月命廷綏征進諸將。分兵就糧。范瑾駐東路。神水等堡。許寧統駐西路。龍州等堡。餘兵三千駐中路。林盛各還黃河七堡。花馬池

甘涼莊浪馬隊兵節環慶白玉還陝西原操蔡瑄王聖張翊俱充遊擊將軍瑄統於延綏聖統於黃河七堡翊統於花馬池延綏總兵房能疾選將代之從都御史王越等議也餉郎禹翼所奏對界之外障卒出而耕牧闢其沃地使賊因糧于我者宜禁山東適民棲于神木葭州審籍復業願編伍者宜聽邊將以損兵爲失機寇至率嬰城閉匿者宜禁舊制以奮勇當先者爲奇功斬殺者次之近則一例投賞者宜革部依所擬七年兵尙白圭奏陝西近年毛里孩滿四阿羅山等相繼毒滿而出師所至供具輒乏班師未幾致寇如故守臣負昧良圖宜加警寃上馳勅切責之以泰剛王銳年久廢弛還京遣代後與房能俱下于理延接劉誠秦陝自有軍如臨鞏七郡土壯共二萬之數今緩三邊之操而急京營之練守臣顧糜祿幾非有大寇不應大調第士壯雖二萬馬僅千騎宜收滿四之勝從及高橋之上達勿爲虜誘補以番馬統馭得人卽勁旅也部酌行之餉司各瑣奏歲款兵興轉輸不已儻僅供億費百萬計凱旅之後民力少

經據守野心烏合剽掠請師入駐士悉思歸芻糗之微車載險途易爲肩背百姓怨咨暴師萬里老臣瞻感虜以馬瘦方散何不休息少蘇從之朱永亦以爲言乞還官軍以養銳氣詔留其師而還其軍巡撫馬文升奏洪永間天下武備各有準牧馬歲久廢弛遂致隱沒宜按所司追之胡兵利平野漢兵利險阻榆林懷柔環慶重山複嶺古蹟猶存虜來必循大川而行西則黑城溝東則鐵轅川西則環慶縣之本鉢古城可斷其穴東則鐵轅城之古址可拉其襟仍請慶陽之士兵以實之悉允其議延撫余子俊奏西安所軍之防榆林已越三年士無完衣寒苦特甚請運漕齊各二萬五千副餉之從可先是兵書王復行邊從籌水自洛塞門三堡而易其名曰平夷清明鎮靖及余子俊撫此平夷水脉頓涸二堡去水遠矣舊堡尚完好乞還戍于水所而哨其新疆從之余子俊欲鑿山翻壁乞役丁夫五萬上曰設險守邊興工動衆當審民力難緩之都御史王越總兵朱永乞同宜太

姑還以待是時李羅忽反亂加恩蘭果乞還其所得族兵部言我軍所禽首多道死無可給冷通事諭此意廷核總兵許寧亦奏李羅來降懼阿羅出讎讎也彷徨顧顧乞撫慰以固其心部從寧說令邊臣靖安伯和勇諭以降順者賞往雖有小過略之母得旋貳自取滅亡子使爲畫緩防套之計得十五萬變易于榆林豆萬石草百五十萬毋失措戶部如議以山西明年應運大同稅預撥粟五萬草五十萬河南徵此運緩准該年之數又准鹽積引五十二萬二千三百

全通略記

卷四

三

有奇每引料四斗草七束聽畫從之子俊又奏榆林軍舊于西安四護衛延緩慶陽三衛河南南陽額上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調之其屬陝者都按二司會選之惟潼關界于秦豫間寧山界于豫晉間直隸于五府都按不得統焉御史巡方亦以隔境難于編歷乞勸撫鎮守臣得而核之法令昭矣部議從其請八年春焉文升報虜酋札加思蘭合阿羅出凌河已及歲餘互讎分路而部落入抄固寧脫使覓知華昌繁衍應必深入往者毛里孩之後集調至五萬人今

額原健三千必不支章下總督王越等具方略守鹽獨解奏報去年十一月虜入固原海刺黃嵩殺倉官五人二月入渭縣殺民三百餘獨泥殺苑寺軍餘二十掠公私畜七百計今正月更入平涼諸處報至而經路將錢亮追虜于師婆洞被圍與戰五日柝隆陳英中流矢死指揮蔡瑄自縊不救事下部議邊大吏俱宜嚴嚴罪復會廷議請遣大臣一人區畫師行之責遣大臣一人付以便且詳戰守之策蓋斯時主上寬仁海內未至虛耗遇邊務輒付之廷議大

全通略記

卷四

三

舉廷議者富事即責之路大舉者發言好喜之聲果遣內外重臣揮霍多指經費不貲信乎廟筭豈在盈廷矣兵書自主執奏總督王越非假以重權人不用命請畏縮失機奪級掩功者參將以下令越即軍中斬之以徇平宗高橋多士達土壯善騎射者令越得自招集授以官復其賦役編爲義勇典守懷懼不分方而軍職聽越執問其弊詔可主復奏虜性桀黠求間不遁款高必來邊軍健足固圉何以窮追必于明春大舉搜索庶幾一勞永逸之功請集失五萬

朔堡開運足半年之食。然後運勦兵十萬。簡命文武大臣督之。所須戰具。期以冬脩。上曰。虜倖避天道。必須統調除之。可悉如請。勅吏部侍郎葉盛。親詣廷宰。與王越等議以開。因原之會。寧守備董繼遇。虜子猪舍。隔河而陣。有二賊渡河。表師遂亂。緝避之。失兵二十失。馬二百。爾飾其說為功。馬文升劾。謂以衆擊寡。修損威重。釋縴弗治。曷以懲衆。械之至京。上曰。先適當死。姑從寬降三級。令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更勅守臣曰。領兵官不用命。

金瓶略記

卷四

三

者輕則量謫。重則軍法論罪。然後奏聞。總督王越報虜從定邊入。寥斌追斬二級。虜又從寧塞入。至蒜湖。知我軍已集。遂還。尙賢衛之。斬二級。劉寵等援之。追于榆溝。生禽四人。斬首十五。李英伏于古峰。斬十級。詔賞銀幣獎之。命侍郎陳俊。爲廷杖二十五。堡區畫草糧。侍郎葉盛奏記。臣與白玉馬文升。以守養戰。榆林以西。虜路所入。一自寧塞保安。進金湯洲。直抵鄭州。一自安邊定邊。入環慶。一自寧夏花馬遊武經營。與鹽池高橋萌城入固原。自固原又分二路。東自

金瓶略記

卷四

三

星水口。入開城平涼。西自海刺都入會寧靖寧。蓋靖虜固原。合調于諸處者。僅八千人。率多老弱。鄭州雖有千兵。乏馬徒步。惟甘涼莊蘭軍堪調耳。會與靖俱臨鞏之喉襟也。宜留二千騎守之。環慶虜鈔衝也。宜調五千守之。計馬萬有五千。軍二萬有二千。且境內州邑。以無墩故。寇至門始知。當如環慶例。凡于聚居小堡。立臺入保。寇雖至無所得。盛又奏。臣與余子俊。講河套之宜。延綏自正統初。辦榆林城堡。二十有三。子其北三舍。築墩于其南三舍。拉種于界石。界石以外。虜不利掠。後典兵者。私招通墾田。因而召寇。七年。隨山曲折。削之如城。川口左右。立臺峙焉。然未嘗借役民夫。葺城缺役。乞仍起山陝民力以修之。延綏西路舊守土門大屯。鶴等堡。鐵鞭鎖地。五發黑城子銀州關等城。宋禦夏所築也。山勢最險。水泉甚便。近年棄土門諸要。而退守懷遠威武。水陸饑失。可移內地。魚河卒出戍之。米脂以北。直抵榆林。順川通衝。商旅所經。宜增小堡。向年之調土兵爲防秋也。近馬文升欲掣回慶陽。而米永欲如大同土兵制。如此方合增。

庚初意。亦謂從應。備修邊不借役于民。蓋卽輪轉之虞也。盛天奏。煥分資要害之責。擬於東路清木。孤山。鎮。虎。橋。林。聖。路。平。夷。懷。遠。威。武。西。路。清。平。龍。州。鎮。靜。靖。邊。各。一。堡。各。撥。騎。兵。一。千。守。之。東。路。神。木。縣。高。家。堡。西。路。安。應。營。各。撥。騎。兵。三。千。守。之。中。路。靈。山。波。羅。西。路。寧。塞。定。邊。各。撥。騎。兵。二。千。守。之。中。路。榆。林。編。撥。騎。兵。五。千。守。之。東。路。令。王。聖。蔡。瑄。神。英。西。路。令。徐。恩。王。項。孫。斌。中。路。令。許。寧。范。瑾。領。也。其。寧。夏。官。軍。數。餘。三。萬。本。境。虜。可。入。路。惟。花。馬。池。與。武。營。高。橋。三。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處。不。過。二。百。餘。里。宜。令。總。兵。會。選。各。城。騎。兵。及。遊。擊。祝。雄。見。領。堪。戰。者。九。千。人。令。林。盛。分。領。三。千。於。高。橋。也。祝。雄。分。領。三。千。於。興。武。也。羅。敬。領。三。千。於。花。馬。池。其。宣。大。軍。暫。令。休。養。俱。得。請。而。部。更。慮。之。曰。七。八。萬。之。衆。食。駐。師。延。緩。三。十。三。堡。寧。夏。花。池。池。抵。于。高。橋。其。可。四。千。里。分。地。而。守。虜。因。其。分。時。出。精。騎。入。掠。因。食。于。我。則。客。兵。累。發。一。切。罷。敵。侯。盛。越。至。京。議。之。詔。可。挑。州。節。揮。使。陳。欽。奏。生。番。星。吉。亂。累。犯。邊。今。人。貢。活。之。事。下。巡。撫。陳。升。提。薛。綱。岷。州。獄。既。而。守。監。劉。

群。以。爲。遠。夷。向。化。亦。可。比。劫。盜。自。歸。釋。之。便。至。是。皆。越。獄。而。遁。柔。遠。之。失。也。五。月。命。武。靖。侯。輔。趙。佩。子。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與。總。督。王。越。都。御。史。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章。與。河。套。大。勦。之。師。趙。輔。奏。請。勇。者。李。璵。馬。俊。吳。玉。孟。原。田。廣。蕭。英。鄒。倫。七。人。從。軍。上。見。西。征。延。遲。時。月。乃。勅。兵。科。郭。銓。往。咨。之。曰。聞。虜。六。月。間。更。來。剽。臨。鞏。平。涼。之。境。趙。英。春。鑑。等。兵。至。而。據。聽。其。得。利。七。月。間。西。復。寇。花。馬。池。環。慶。之。境。姜。勝。白。玉。楊。銘。等。亦。駐。兵。境。上。虜。如。蹈。無。人。朕。念。生。靈。荼。毒。宵。衣。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肝。食。不。遑。寧。處。爾。星。馳。往。勸。勇。怯。若。何。侍。采。來。聞。馬。文。升。亦。奏。白。玉。趙。英。擊。虜。于。固。原。斬。六。級。趙。輔。亦。奏。州。鑑。閭。威。禦。之。子。半。箇。城。殺。帥。徐。寧。夜。襲。虜。營。千。騎。子。潮。徐。廷。章。亦。奏。虜。燔。燬。塞。井。荒。瑾。自。適。于。是。兵。部。請。督。責。總。制。越。以。下。重。任。並。庸。寸。功。未。樹。從。之。巡。按。王。哲。疏。告。去。冬。今。夏。寇。凡。三。入。鞏。昌。益。肆。深入。南。必。至。秦。州。西。必。至。蘭。縣。蘭。營。則。甘。肅。西。路。梗。塞。秦。鳳。則。鳳。翔。西。安。動。搖。原。任。尚。書。李。秉。王。廷。展。立。邊。功。或。起。專。理。事。阻。不。行。余。子。俊。會。計。山。陝。河。南。供。餽。繁。浩。計。

各八萬馬亦七萬五千。人思賈匪內患恐生共費八百一十五萬四千餘兩而載運不在其中。竊意向者剗削邊山工役之勞差減輸將之苦乘隙修繕息肩富強則大舉可圖部議遲之七月北虜寇臨洮華昌巡撫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章州深入因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暗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無算擒斬二百餘級因題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文升又奏虜人寇之路多安邊定

上邊略記

卷四

五

邊花馬而進抵于萌城隨池約三百餘里自萌城至州分爲三路東自打狼山至鎮原平涼中自萌蘆至原靜寧西自雪山鳴沙至安定人寧一萬四千里地偏兵分而蘭縣之襟甘涼固原之襟平鞏此其捷也按以所調京軍二萬遠勝于此部議不屬而罷文升自勒高橋花馬之寇諸將失律自太監劉祥而下席榮待罪而大帥趙輔總督王越月報虜被夷師追奔出境日夜東行從征止餘二萬須得十五萬分道並進處可成功倘念民勞暫爲退守移城就水拓地據

左邊略記

卷四

五

河籌策非一須及事寧匪處兵書白圭封駁之輔等統兵八萬未聞一矢加遺依違陳乞首鼠兩端下之廷議輔等已主邊虜復太掠延慶不能少禦事將誰欺既欲進攻又稱除遠方張聲勢遠想艱難輔復自陳比者虜移營北渡兩月不來意者不戰自屈衆所上攻守二策莫若省兵節費安民臣等居此勢既難行事殊無益宜暫還京兵垣上封事數奏曰輔等胸臆無功謬爲不戰屈人之言以自誇大妄乞旋師果屢欺罔部議奏輔等生耗邊儲低倍塞責請兵之奏輔行而班師之告繼至法不可容請逮治以雪邊人之憤特寧夏亦報虜入寧州而延綏之虜又入靖堡殺千戶黃琮則輔趙之過益彰矣兵給事郭鏞還報軍中進止曰今六月後虜取道花池深入于鞏洮境內一月擄四千餘戶殺擄人畜三十六萬餘僅一出騎餘皆閉門自飲姜盛議輔重遇虜喪其責周蔣岳嵩楊銘韓英祝雄徽有警督謹能贖罪七月以後寇縱勝白玉張英尊鑑尚行追襲而許寧漠若無聞至于趙輔王越已至榆林趙越不前部將無所

號令徒擁高牙方且撰爲義書誣上罔下宜速訓導
不忠者戒上曰輔已取回不必問王速仍降勅切
責之鏗又言陝境連縣用兵士卒死於鋒鏑不可勝
計此皆奮勇當先忘身殉國中間得與卸資者少而
棄不錄者多身膏草野而人不知父母無依而人不
恤寡妻孤子情事可憐頃至康陽聞哭聲滿耳聞之
皆云師婆洞陣亡官軍家也臣一聞之不覺墮淚况
其同陣寧不感傷乞命撫臣重加撫綏務令得所陣
亡名數勿遺一人收其骸骨賜予一祭并獨以報

死事亦是激勸衆心從之援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
王禎守榆林禎始城之及十八寨洎成化七年置衛
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請盡靜陝中人
有伍籍就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
其衛又釋俊子弟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具
俗初不習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內
邊曠地皆墾屯田歲得數萬石又相度邊地每徒行
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
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國初逐虜遠遁河外至正統

初虜稍稍渡犯近邊守臣乃于緣邊立界石創置榆
林諸營堡外築墩臺以瞭天順以來虜如我東西邊
據險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馳邊人燭輝道
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領居內而我列屯
守及在外請于邊帶墩臺空處築牆建堡其舊界石
一往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
或飛輦延引相接以爲邊牆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
堡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
爲敵臺若崖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

如敵狀爲偵敵避箭之所凡堡十二崖砦八百有
奇墩九十五兩月而功畢九邊圖論曰榆林舊治經
德而弃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凡三百里虜輕騎入掠
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反虜得投降焉至是余子俊
建議從鎮榆林城塹山湮谷是日夾道連墩勾堡橫
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要害既據內地遂安其遺民
故老有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
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坵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
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牆終難就緒向使其速鎮河

匪遁遂奔虜典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
翰林承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蘇德清
竟失虜擊直薄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雖此役之宜
太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九年十月左都御史王
越襲破虜營於紅鹽池以捷奏云九月十三日滿都
魯李羅忽兒加思蘭三酋自河套出分寇西路臣以
遣將往追道遠兵疲必難取勝宜率輕兵擒其巢穴
仍與總兵官許寧遊擊肅玉各率兵四千六百從榆
林紅山兒出境晝夜兼行百八十里夕營於白賊灘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北又行一百五十里探知虜賊老弱俱在紅鹽池連
營五十里乃取弱馬分布陣後以張形勢選精騎全
許寧爲左哨肅玉爲右哨又分兵千餘伏於他所進
距虜營二十餘里虜集衆來拒臣督諸將方戰伏兵
忽從後呼噪進擊虜見腹背受敵遂驚潰虜斬三百
五十五獲其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燒其廬帳而
還上賜勅獎諭之河套在陝西黃河之南自寧夏
至山西偏頭關凡二千里古有城池屯堡兵民耕牧
後以調遣難守內徙而棄之自是草木滋茂人跡罕

到天順間虜酋阿羅出入居之時由劫掠成化初毛
里茲兒加思蘭字羅忽滿都魯舉至初猶去住不常
六年以後始爲久居計深入諸郡殺掠人畜數千百
萬歲常三四入邊將擁兵坐視或出而尾之偶獲所
遺老弱輒虛張爲新獲之數甚者殺吾民爲虜級冒
功陞賞有敗卵者罪止降謫且多有之嘗三命大將
朱永趙蒲劉聚出征王越嘗董其役大抵皆如邊將
所爲耳虜患日熾用事者議搜河套聚兵分萬人於
邊預征山陝河南一旅駕糧孽千百萬以饋之然莫

全邊略記

卷四

敢當其責皆以地潤率大爲解師老財屈而外郡皆
被殘破內郡亦且危急至是越始爲是役時三虜之
精壯皆已四出惟老弱在營聞鼓砲聲而潰我軍還
其奔命不前者斬獲之以還及三虜回見廬帳畜產
皆以蕩盡妻孥亦多喪亡相顧悲泣以去雖是不敢
復居河套其勢頓衰議者謂此捷前所未有越等
雖頻玩寇然能乘隙出奇亦可嘉尚十一月王越奏
章州之捷十月十一日李羅忽滿都魯兒加思蘭入
寇章州掠方自境外破虜老營而還廷寧宜大總兵

范穰商農高僧俱率兵至章。通達慶會事左鉅兵來
實。正紅裁兒。胡。湯。派。紅。突。攻。右。哨。遊。擊。藏。謙。威。雄。
擊。退。之。已。而。復。攻。左。哨。副。總。王。璽。及。周。覽。就。陣。斬。之。
虜。聚。毒。氣。衆。軍。行。之。呼。聲。振。地。虜。散。湯。聚。戰。大。敗。而。
奔。棄。輜。重。軍。得。滿。野。至。十。四。日。總。兵。劉。聚。又。遂。敗。之。
於。三。會。共。斬。首。一。百。四。十。九。奪。還。男。女。一。千。九。百。三。
十。四。馬。駿。牛。羊。二。萬。九。千。八。百。皮。襖。盔。甲。弓。箭。等。物。
一。千。六。百。一。十。上。賜。勅。獎。諭。之。馬。文。升。奏。倣。有。宋。
緣。邊。犬。邊。之。制。以。榆。林。一。往。爲。緣。邊。以。米。脂。綏。德。安。

主。兵。至。詔。之。客。與。益。不。堪。今。塞。貴。軍。之。在。西。安。者。以。
清。勾。爲。苦。往。往。願。輸。榆。林。募。奴。善。平。虜。將。軍。劉。秉。都。
御史。王。越。奏。固。原。宜。立。大。帥。朝。議。未。計。乃。條。欲。省。
民。力。當。於。聲。息。稍。緩。之。時。大。同。遊。操。候。於。朔。州。山。西。
遊。原。爲。延。綏。而。設。操。候。於。侯。清。營。宜。府。遊。臨。期。度。勢。
調。之。定。邊。新。興。安。邊。永。濟。畢。家。梁。鎮。靖。俱。水。苦。俱。遠。
人。馬。多。病。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虜。易。窺。我。
軍。馬。難。於。出。入。鎮。靜。堡。已。准。守。塞。門。其。餘。四。堡。俱。宜。
就。險。而。守。移。新。興。於。迤。南。海。螺。城。安。邊。於。迤。南。中。山。
坡。永。濟。於。迤。南。山。紅。寺。回。塞。門。欲。於。迤。北。白。塔。灣。海。
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崩。山。爲。城。白。塔。灣。口。就。快。灘。
河。迤。南。之。險。其。河。深。有。二。三。十。丈。遠。有。百。餘。里。事。成。
之。後。以。守。則。固。以。戰。則。利。從。之。余。子。俊。奏。修。築。邊。牆。
之。數。東。自。清。水。營。柴。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營。界。牌。
止。剴。削。山。崖。及。築。垣。掘。塹。定。邊。營。平。地。仍。築。小。墩。其。
餘。二。三。里。之。上。修。築。對。角。敵。臺。崖。砦。接。連。起。營。設。險。
如。收。臺。及。於。崖。砦。空。內。適。中。險。處。築。牆。三。堵。橫。一。斜。
二。如。箕。杖。以。爲。瞭。空。避。箭。及。有。警。擊。賊。之。所。及。三。山。

石澇池把節河俱添築墩凡事計能經久者始爲之役兵四萬餘人不三月功成入九而榆林孤山平夷安遠新興等營堡尤爲壯麗又移鎮靖堡之城阻塞要害其界石迤北直抵新修邊牆內地俱已履車起科矣凡修城堡一十三座榆林城南一截舊有矣北一截創修之安邊營及建安營樂把都河永濟安邊新興石澇池三山馬陀泉堡俱創置營谷鎮靖二堡俱移置凡修邊牆東西長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半護壕塔崖砦八百一十九座半護壕牆小墩七十八座邊墩一十五座仍乞著爲令戍守者墮之則遣以邊遠可之十三年延綏丁川所議延綏民開壯丁每五十名立總甲聽其習藝延慶之糧派于山陝河南者委大戶老人在往後時而弊宜改布按堂上官督之榆林新修之壘撥軍種粟濟其疎薄者延慶二衛屯額一萬一百餘頃每軍一名給地一頃其納子粒五萬六千餘石穀草七萬九千餘束乞編圖給帖以肅其弊保安及保縣安塞門至安定而止二百六十里西通寧夏東接山西宜設圍林塞門

焉驛者二情其聲息延撫余子俊報栗林等番以族千餘圍舒龍溝劉統率兵擊退臣與張紀潛師直抵其山大破之斬首百六十四盡畜二千計賜勅獎之十五年三月本兵余子俊奏延綏三路之屯日東路神木堡西路安邊營山勢峻險虜難輕入惟中路榆林東有長樂雙山建安高家四堡西有響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五堡南有歸德魚河二堡地勢平曠可以通騎主將一人難於應禦宜視宣府甘肅例增設副總兵一人協守之三月監督太監汪直提督尚書王越奏威寧海子之捷云自二月二十日遼東京營宣大官軍二萬一千出自孤店關夜行盡伏至猶兒莊分爲八道值大風雨雪天地昏暗急趨威寧海子不數里虜猶不覺因縱兵掩殺生擒切男女婦一百七十一斬級四百二十七獲旗纛馬駝牛羊萬計盡甲弓箭皮襖之類一萬有奇捷聞上賜獎勵起延綏威寧伯歸永衛副千戶汪鉅爲指揮僉事百戶王時爲軍千戶駐直之養子時越之子也起既貴顯祿得封爵而無恙會有邊警遠來直出師比命下

趙憲朱永先征建州不為已地。又聞河套有虜潛住河間。則務於威寧。乃以計給直。奏令永率大軍繇南路。已與直將輕騎。謀宣大往會榆林。既至大同。乃說直盡調兩鎮勁兵。冒險襲擊。時威寧虜自以下為寇。不虞官軍之至。壯者舍卒。或裸體得馬而遁。老弱者多被殺掠。而直等乃以大捷聞。永獨不與。蓋有自云。丁亥太監汪直提督王越等。奏稱虜寇寧息。乞班師。上特允之。四月平虜將軍永。至榆林。僅二日。奉勅還。沿途供億不貲。而戰馬初去時。一萬七千餘匹。比回。倒斃者已五千餘矣。八月都御史阮勳。奏懷安堡所以障慶陽也。乾鹽池所以障靖虜也。允宜耕成其地。真寧縣含有土萬餘石。恐化為塵。或充廩或貸民。而易其新。漢中商洛流民。報籍迫兵。十匿七八。為奸民所傾。宜許子孫弟侄。新故而著其土。慶陽靖虜固原諸衛。丁壯備操。切弱養馬。有一家畜至六七鬘者。科償迫通。靈州鹽池。宜令募人納馬一疋。給鹽百引。亦可資良驛。而恤貧伍矣。俱得所請。十八年虜人廷輝。太監汪直威寧伯趙王分禦之。宣府逆劉

寧敗之于塔兒。斬首百六級。恭將支玉。巡撫何喬新。敗之于天。宸梁。斬首七十七。千戶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斬首十五級。總兵許寧。敗之三里塔。斬首百一十九級。都御史郭鍾。太監陳政。總兵朱鑑。敗之千黑石崖。斬首二十級。九月巡撫阮勳。奏陝西歲輸皮張于京庫。而京庫歲給鞋襪于陝邊。往復轉運。徒費人力。請留歲輸數徑以給邊。從之。十九年巡撫阮勳。奏番賊些肅結入寇。雷澤將兵克之。板鬼鐵藏。獲而降。總兵岳嵩。奏九月虜已入套。領兵燒荒。為虜所殺。士一百九。馬倍之。則聖令合餘負鹽乃飽于虜也。邊臣有報息者。乃令戶侍李衍出理邊儲。二十二年巡撫鄭時。奏今春虜入臨洮。殺掠三千餘人。蘭州太監監憲都司于昇。畏縮。欲兵俱屬有罪。上曰。昇可逮。惠戴罪立功。未幾時復奏。虜入蘭州。視我無備。大掠人畜萬餘。守臣各閉門自保。因併勘之。兵郎中王祿。汪嚴虧馬。議借絲糧。而徐徵太僕之債以充之。部按奏糧舉所以濟邊。難于移假。如同寺不足。令于苑寺茶馬司。區畫是時。嚴于士馬之數。不相錯貸如此。然猶

是度支未置時也。弘治四年三月先是陝西榆林衛有土兵以助軍。有戶丁屯種以養兵。其後戶丁逃原籍者。苦官司勾擾之累。議者欲聽從其便。勿命勾擾。守臣議謂土兵戶丁耕守兩便。彼此相資。若逃者不究。恐邊務漸廢。宜將逃歸者。免其原籍戶糧。差一年在屯。通租亦暫蠲之。秋成仍遣還衛。其衛所但命移文。勿輒遣勾爲得之。遂按御史李陽。秦陝西依山帶河。內屏諸夏。外控西陲。自徽東勝之後。河曲內棄爲虜穴。靈夏外險。反南倚河。成化中毛里孩亂。加恩蘭

全邊略記

卷四

四

擾我邊。轉輸勞費。民已不堪。去歲以來。寧夏烽火不絕。行旅惶惑。居民失業。而與兵者安居自適。以爲無事。今歲二月虜入廟山墩殺肆無忌。秋高馬肥。何以待之。軍不疲于戰。隊而疲于典者之剝削。馬不疲于馳驟。而疲于典者之營利。窮糧不疲于餽餉。而疲于典者之巧取。監臨主守互相劾尤。欲望三軍生敵。憤之心。邊塞有長城之情。難矣。請舉已往言之。正統十四年王師北征。號三十萬衆。而土木之難。懸如一髮。成化十九年北虜犯邊。實動宣大重兵之下。未盡

之危。幾於覆沒。當是時。邊將如石亨許寧輩。雖皆餘。其平昔才勇操守。猶足繫屬人心。今承平日久。邊臣又非時望。安常習故。無所更改。治不忘亂。固如是耶。十四年二月先是虜大人延殺神木。乘勝掠紫陌。總兵陳瑛副總兵朱瑾太監會敏巡撫王嵩奏報。不以實。遣給事勘之。下法司治。命保國公驍。佩征虜將軍印。總五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督之。彈等至紅城子出塞。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搃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先遁。毀其虛帳。斬三級而還。擢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大理寺丞陳壽巡撫延綏。時火節侵犯劇甚。鎮城畫開壽兼程赴任。先卸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耨。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都御史史琳請遣譯字。作書文。諭虜酋火節。而兵科風仲駿之曰。曉諭者威力能制其死命乎。憑筆舌以屈之乎。假令陽爲順服。以貢疑我。而時出寇。索將士之氣。何以處之。恐我書文適墮彼計。居何虜

寇廷毅科部勅奏史琳廉歸食驛。章下所司。十月大理寺丞劉憲。太僕寺少卿王質。既承命分往廷毅寧夏陝西甘涼四鎮。召募土兵。兵部請給四鎮官銀二十萬兩。及太僕馬價四萬兩。分送各運撫收貯支用。所募兵不限漢土番夷。人給銀伍兩。冊內三丁選一者。人給三兩。各與糧賞。仍免舍餘一丁助之。見任百戶副千戶能募兵百人。正千戶募兵五十人。指揮食事指揮同知募二百人者。各陞一級。至指揮使而止。都指揮食事及同知募二百五十人。亦各陞一級。至都指揮使而止。爲事立功戴罪革職閑住者。能募百人。悉與復職除罪。卽各就其所募之兵從之。朱輝等班師。兵科劾奏。朱輝史琳所獲虜首止于三級。而冒稱一萬。前後調餉一百六十餘萬。易一胡人無名之首。假使斬一虜酋如火師者。恐竭天下之財。不足以供其耗。生失事機。宜彰天討。上命已之。十五年總制尙書秦紱奏。京師天下根本。邊將手握重兵。每遇寇來。請援于內。急強幹弱枝之策。此後京營不宜輕發。其臨軍之往備甘涼甘涼之往備臨軍。俱宜

各還本處。推知兵宿將領之人。以成爲家。而樂於趨役。軍以將爲膽。而自奮戰心。兵部看詳爲可。史琳陳邊務十三。其曰取回守備內臣。以章占役軍人之弊。部謂其言懇切可從。上曰守備內臣。卿等再議。總制秦紱上方略曰。平涼北四百餘里。舊有豫望城。固靖北三百餘里。舊有石峽口。及雙峰臺城。賊寇總路。最宜設備。欲將三處修防。東與環慶。北與韋州。烽火傳應。第一一扼也。進而稍南。內有野處軍民。已爲隨山修堡。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鎮戎所。海刺都。打刺赤。黑水口。乾鹽池。徽都城。犬牙參錯。第二一扼也。又進而南。則固原靖虜。平難堡。一條城。東山城。白楊城。第三一扼也。文進而益南。則火籠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皆山蹊用力不多。各石甃爲牆。仍留門以便出哨。其門俱有鐵裹。牆上各建營房。一夫守險。百人難過。第四一扼也。如此則賊無入路。就令能入。跋涉迷途。各堡屯兵。隨處設險。我欲夾攻者易。賊欲分寇者難。似爲得策。十六年秦紱條上固原之議。先是成化九年。主事李炯然。建論固原設總兵而罷。至是給事

楊龍請令固原自爲一鎮。下杜措置之。私自詣固原見其大煙蕭條城郭淤陷。于是增而展之。泰以小鹽池立爲定價。不匝月商旅日集。官徵其直。處可得四五萬金。又見固原之北。探望城。騾子川。獅子川。石峽口。草州。無慮數十萬頃。野曠無棲。鞠爲荒草。旅人露宿。遇寇多阻。欲于二十里間。增築小堡。堡周四十丈。工二百人。募兵墾田而墾。夏更建鐵剎。義。執言不可。役待敵之兵。茲更端以曉之。謂增堵濬溝。當西安人太八萬。修九百里。比之役萬人。修三百里。就遠就近。盡

乃屈從。茲裁之。十七年泰茲奏。臣嘗督修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處。邊牆六千四百餘里。于靖虜全湯。及打獵川諸要地。設隘造車。給銃給圖。以上指揮陳善謀。勇足用。乞擢委建堵。上獎之以勅。正德九年。虜入花池。泰將尹清追之。中流矢死。德制鄧璋。奏修靖平大洞。新安草甸諸堵以衛之。狄虜寇隴州。亦卜剌寇岷洮。命都督張洪充總兵官。領京兵五百人。洪請調宣三千。遣二千。釋邊警。臣之勇者。馬驍等三十人。給事言。陝兵可十萬已足用。如洪往還徵取。勦以旬

月。遠赴數千里。虜以避河矣。建按常在泰。虜連營七十餘里。自春徂秋。城堡爲空。皆將帥不得其人所致。乞罷總兵潘浩。都御史邊憲。太監張昭。廖堂。都督侯麟。侍郎馮清等。得旨。已有處分。延綏都御史羅鎮言。鎮守太監總參等官。有犯沒占。科欵諸事者。宜照文職犯贓例。奏帶擬置之人。發邊遣戍。斯言也。救數。補偏之昌言也。御史奉命。閱視延綏。寧夏各三路營堡城所。原設官軍凡十萬九千一百四十一人。存者七萬七千一百五十四人。馬四萬五千六百八匹。存

者二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匹。固原延安綏德慶陽平涼。并安東中衛護衛。及各城堡。原設官軍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四匹。存者六千九百六十四匹。西安左前後并右護衛。漢中寧羌二衛。鳳翔府金州沔縣三千戶。所并鄜州商洛防守官軍。凡三萬五千七百九十八人。存者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六人。馬一千二百三十匹。存者一千一百三十匹。西安慶陽延安平涼鳳翔漢中六府。并所屬州縣。原設民壯。驍兵兵壯。凡三萬七千一百九十七人。存而可操者。萬五千九百九十

八人城堡墩臺亦多頽壞。軍器廢缺。而存者又不免苟且具數。因勅諸守臣廢弛之罪。嘉靖六年。套虜數萬。踏水過河。尚書王憲總兵杭輝鄧卿。敗之于青羊嶺。凡斬級三百有奇。七年。大學士一清。言。臣在陝最久。竊見糧儲匱乏。士有饑色。馬多瘦骨。內地所派。既不足外供。帑或間發。不過就地之所產。糴于庫中。而開種不廣。別無輦致。穀價騰踊。日異月殊。所司往以價給軍。令之自市。督保日嚴。怨聲載道。夫派糴既有弊。惟召商便焉。凡關中鹽引。務令商納本色。如遇

少邊略記

卷四

三

豐歲折放之。亦當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衆矣。本土所需。非典屯不可。廣屯非補丁不可。其故何也。正軍充伍。餘丁撥屯。例也。但其中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布種者。故屯地多侵沒于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賠糧。有貧丁以田假佃于人者。有田隔遠磽确。無人願假。不得已。終歲俯身以輸糧。而不足者。管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切男報充屯丁。參兩朋合。謂之擡糧屯。事至此。邊人之困。尚恐言哉。軍士三寸裁七屯。則例也。今各征操之外。有

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卽守城且苦乏矣。其何有于屯。宜令清軍官。查選各衛軍戶。應解者。俱選解捷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衆者二人。與俱詣邊。以補屯卒。使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爲家。庶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做古募兵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又考先年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年老者選代者。例以其具還官。今盡廢矣。宜倣其法。至于屯地隱沒者。

少邊略記

卷四

三

令人首告退吐。而不退其往可也。徒以清查催納爲務。而經理無方也。奚益。工科陸榮言。自東勝稟而靈州爲虜衝。正德初。一清。楊。建築牆之議。僅四十里而止。言者謂風沙太勁。康鍾難成。然前此荒立如故。則譯妄可知。臣嘗詢訪西人。謂有五利焉。濕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不費驅掠。歲益蕃孳。過人富寔。二也。邊境方乏。馬。靖威則步卒可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費。三也。靈州大小鹽池。近以虜警頻仍。坐失歲課。墻城則撈採以時。商販無

糧課額充足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種前
省轉輸竟內郡之力五也上從其議下總制王憲
經略之仿事遣食都御史王廷相往同區畫九年總
制尚書王瓊奏今秋防如各歸協守則總制宜罷如
屬臣總制須如去年大調擬邊務足三萬人七八月
之餉然後可部議如去秋所防瓊又上邊事言涼州
三百人番守洮州者宜還之本衛而裁洮岷秦州西安
左衛者共三千其地去慶陽遠徵發輒誤宜改駐西
安卽于城內選取爲便都督之駐固原者五千餘人
別選安會二縣臨鞏鳳涼士達民壯舍餘以足之但
士達及召募者與正軍異乃一槩調發累矣正軍爲
遊騎而士壯歸本所操種爲便如此正兵守應兵禦
此調集兩利之策從之十年閏六月王瓊奏計度榆
林東中二路大邊六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
二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第二邊
乃成化中命子俊所修因山爲險屯田多在其外大
邊弘治中支貴所修防護屯田中間率多平地築牆

高厚不過一丈可壞而入今當先修大邊無得從事
補塞必使岸塹深險墻垣高厚計用丁卒萬八千人
乞發帑金十萬以明年二月興工部覆請行而戶部
奏延緩事與寧夏不同其二邊因山爲城易于戰守
乃大邊沙漠平湯勢不久長故余子俊之二邊迄今
尚在而文貴之大邊蕩然無存且洮岷荒一旦下令
諸羅數十萬價必翔貴大役驚疑前事可鑒上乃
命總制尚書唐龍親行相視十一年北虜自延緩求
賁例于成化之于小王子也無何虜以不得請爲憾
擁十萬人入寇上怒其驚命亟議征十一年五月吏
部尚書王瓊上言臣前議榆林之虜真以精兵扼之
殺德勝原調固原三千足矣當事過計乃調京營宜
大寧固萬八千以赴之供億浩繁日費金六千內地
坐困今虜已退乞掣回京軍散遣各路所調募者專
責本鎮據險防守既而尚書王憲以瓊疏語倭已疏
言茲寇甫退議者卽恃老師費財之無益而不思其
漸本鎮孤懸無倚之可虞且請兵遣歸固宜若募勇
取不過三千人曾不足補原伍之缺臣請芻勿還

上曰：單兵既有成命，瓊亦籌邊慮，不必自分彼此。十四年，給事中戚賢勸上陝西事，虜入安會二縣，殺掠最慘。大師劉文昇最重，第麾下卒僅八千人，而虜八九萬，方張之虜，尚能兼程冒險，莫督偏裨，所斬獲亦百二十七級，失亡雖多，宜以功贖。其將霍望孫仁以下功罪各有差已，又勸廷寧二鎮總兵梁震王勳，始雖不能退虜於未入，而震乾溝之戰，効射湖沙，湖安定之捷，亦足振揚國威。震惜疆虜至於靈州之役，効以八百孤軍，而禦萬虜有奇，計効部斬首實一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百五十八級，震部九十九級，并總制唐龍總兵張鳳巡撫于柱、張文魁等功。上覽別有差，十五年正月，唐龍言：先年虜酋吉囊等擁十萬突槍林，臣調兵分部，虜屢挫，度不能入，乃別遣五萬騎，錄野馬川渡河，經入西海，襲破不刺營，收其部落大半。惟小兒孩所領餘衆脫走，此以夷攻夷，中國之利也。經今歲餘，虜警稍息。十六年，劉天和奏：固原為套虜深衝，前奉敕修築邊牆，延袤千里，然虜每大舉，尚不能支。及楊一清築白馬城堡而後，東路之寇不至。王瓊等策下

馬房關而後，中路之患得免。惟兩路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洞達，終難保障。今紅寺堡東，指起徐斌水至鳴沙州河岸，可二百二十里，總兵任傑議於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于邊內，撤舊墩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湯之地，守百二十里易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隔胡馬飲牧之區，而召軍佃種，可省饋餉計無便於此矣。兵科都給事中朱隆禧等言：祖宗之時，河套固中國地也，自余子役修築邊牆，不以黃河為界，而河套為虜所據，寧夏與山後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諸夷為鄰，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為新邊，而賀蘭山為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明陞不遠人所共惜，僕及天和敢於妄議，不思新邊既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胡中，且使延寧皆在邊外，我退一寸，虜侵一尺，非為國深長慮也。部亦以為為避危就安，割已資敵。上切責之。十八年，主事許論疏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之閒，更為敵衝，故宛平固而犯花馬池，掠環慶，則歸花馬池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

一帶是其徑矣。論者以固原爲堂與。甯水溝至花兒谷爲二門。花馬池爲三門。今不守門戶而守堂與。非計也。臣常籌之。若移總督於花馬池。大建城堡。添設參遊。分屯重兵於甯水與武等營。令三百里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盡建堡墩。此扼吭先制之計。其議中寢。虜酋吉囊。據數萬。蹀延綏西路定邊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掠。殺戮甚慘。會大雨決旬道。漳虜騎不得騁。弓矢盡膠。陝西總兵趙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旋。至黑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水苑。英綏華任總兵周尙文。盡銳攻之。自己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爲我軍所殲。虜衆遂奪氣。欽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臬。復還銳于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新獲甚衆。是役也。虜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出。初至甚銳。諸將莫敢撓其鋒者。殺虜虜掠。旣而霖潦欲且壓。顧惜輜重。兼易我軍。甚無戰志。總督尙書劉天和以修省。詔旨嚴切。而諸將畏縮。慮重釋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

綽呼鄂爾文。時周尙文已華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尙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亡過半。於是天和以捷聞。上大嘉之。以虜歷歲寇邊。計家滋熾。天等調度士馬。悉力驅勦。將擒王功。歲五百此捷。前所未有。二十二年十月。是歲八月末。虜三萬騎犯延綏。自波羅濟水堡。進邊。涿人及綏德州。延綏遊擊張鵬力戰禦之。虜乃引去。總兵官吳瑛副總兵蔣存禮。選銳躡之。及于塞外寧條梁。虜衆急擊。鈐俱發。適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東路參將周文兵亦至。兩軍夾擊。賊衆大潰。斬首虜百餘級而還。於是延撫延綏副都御史張聰等。以捷聞。時延撫陝西御史嚴學。亦報虜孽。因言賊入內地。且五百里。而諸將擁重兵。不聞一戰。請罷聰瑛等。疏方入。捷報隨至。俱下兵部覆稱。延綏遊兵。俱調宣大。照虜方變實擊虛。而我兵能以寡勝衆。可謂奇捷。所據總督尙書楊守禮。延撫張聰。總兵吳瑛。俱應奏獎。二十五年總督張所。曰。延綏西路。把都寧塞靖邊鎮靖龍州五堡。實延郡之通途。套虜之捷徑。近徵其兵。

西戌定邊非計。宜將商防本堡。而特增步卒五百。以爲定邊守禦之助。仍將延安諸衛。清出見軍。蒐簡精銳千人。委一謀勇把總領之。分布四路。沿邊各縣。倉選民兵。實保障地方急務。宜命大縣率選五百人。中縣三百人。小縣二百人。擇佐貳一官。時加訓練。有警卽令統領防護本處城池。不必調遣。五月。給事中鮑道明。御史曹邦輔。議延綏一鎮。殘破殊甚。請於賑恤之外。戶絕者仍免其徭。且多發庫帑。以足一年之計。本鎮兵弱。乞免其戍宣大。而專力自守。且請寧固遊

全邊略記

卷四

五

兵一枝。駐延綏鄰境。以備應援。上深以延綏凋殘爲慮。謂戶部亟發兵銀六萬。往賑。令總督親詣撫恤。總督曾毓疏陳其狀。方虜之深入也。統率標兵數千。駐塞門。遣中軍官原任參將李珍統之。出塞直搗虜巢。於馬梁山後。斬首百餘級而還。虜復以捷聞。而巡按御史盛唐。則言虜深入幾及千里。駐內地且半月。慶陽從來未被虜入。民居甚懼。今且四望斷煙火矣。在我主客兵馬。無論數萬。悉悉潛踪匿跡。睡曩時迎送故套。無敢一與虜遇者。幸陰雨洩旬。泥陷馬滑弓。

膠茲解。又以慶陽山路深峻。虜乃殺偵道者。自引去。不然其禍猶不止此。請冀諸將重刑。以懲後之玩敵。硃民者。十二月庚子。總督庚酉三邊曾統。延撫謝蘭張開行等。奏延綏省與套虜爲鄰。自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牆。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延袤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餘址間存。不異平地。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瓊。修花馬池邊牆一道。自寧夏橫城接築。至定邊營約三百餘里。而自定邊營至黃甫川一帶。依舊無牆。連年虜入。率緣是道。所當亟爲修

全邊略記

卷四

六

繕第上廣工浩。勢難責效。子暮月。宜分地定工。次第修築。西起自定邊。而東至龍川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爲西段。乃環慶保安要塞。所當先築。自龍川堡而東至雙山堡。計長四百九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山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爲東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保障功完。全陝攸賴。統又上言。河套故朔方地。自漢武遣衛青逐虜。築城繕塞。因河爲界。唐張仁愿復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卽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守地也。後三城內徙。虜遂據套。爲

穴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及南備河。虜得出沒自難。東西侵掠。守禦煩勞。三秦坐困。故套虜不降。中國之禍。未可量也。臣嘗審度機宜。較量彼我。當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誦之時也。及冬深水枯。分帳散牧。馬無宿藁。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浮礮戈矛。備其火器。練兵秣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誦之時也。今禦邊者不乘虜之誦。而用吾之利。常使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謂。是以有敗無勝。爲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今之計。宜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支矣。處處焉之。每出益厲。虜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遁去。然後因祖宗之故疆。並河爲塞。修築墩臺。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大烈也。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勅下所司。預理財用。治軍實。比及三年。計臣如前議舉事。先於來年三四月間。陰選

武銳。掩擊鄰近寒虜。以習我軍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謂兵戰而時動。動則威矣。大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蓋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寇虜。臨河作障。乃國家萬年之計。惟陛下裁之。部議築邊復套。兩俱不易。而相較套事尤難。上曰。虜撫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檣被荼毒。朕宵旰念之。今銳能倡還虜復套之謀。厥猷甚壯。本兵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命銳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算。廿六年六月。總督三邊傅。卽會銳言。延寧大虜歷

全邊略記

卷四

四

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工。故臣微諫。莊浪。尋經兵三千。暫住蘭州。適中之地。以備應援。乃甘肅總兵仇鸞。疏撫本鎮兵募。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而經撫楊博。附和上請。并乞責戒。上曰。鸞制都撫臣。抗違沮撓。妨誤邊事。本宜重究。念秋妨姑從輕罰。任祿米半年。博亦停俸四月。已兵科都給事中齊譽等言。前宣大總督俞萬達。與山西撫臣孫繼皋。謀議不合。已形奏許。今羽檄旁午。而鸞等復與銳爭持不下。請降旨嚴飭。上是之。命兵書陳經等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

諸鎮撫總等官正爲假以事權齊一軍命孫繼魯首
肆汎梟仇讐效尤已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倒
置不合事體不允行十一月會統疏陳邊務十八事
口恢復河套曰修築邊垣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將士
曰買補馬騾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
曰兼備舟車曰多備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
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餉曰明職守曰息詭言曰寬
文法曰處孽畜秦下兵部覆言統經略甚詳但事體
重大請下其章于廷臣各疏所見然後集議上

全邊略記

卷四

七

曰虜據河套爲國家患朕軫念宵旰有年矣念無任
事之臣今統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看詳邸會衆協
忠定策以聞已而統復上營陣圖八曰立營總圖曰
遇虜駐戰圖曰逐鋒車戰圖曰騎兵逐陣圖曰步兵
傳戰圖曰行營進攻圖曰變營長驅圖曰獲功收兵
圖上覽而嘉之今廷臣一併議奏時上征伐志
強套中散弱統自感知遇知無不爲倬然長城之望
而大學士言夏力主其策同閣之妬起乃陰中之謂
統結交近侍妄起讒邊建統言駢棄于市議者寃之

嗚呼時乎時乎不再來矣三十二年正月總督都王
以疏上言三邊皆當防衝恒慮兵寡今復抽選入衛
邊塞益虛乞量行裁免止令延緩兵萬二千分番入
衛寧固甘肅兵各一枝以次踐更仍預飭山西鎮巡
官厲兵二枝各三千人一遇延寧有警聽臣調遣兵
部言全陝四鎮連歲徵兵七枝入衛今徵不遇四枝
不宜再減以弱畿輔其請山西厲兵候調者如議
詔可巡撫張珩上言復聞全陝地形保安縣西河川
有石門鎮石門子甘泉縣北有野豬破延川縣南有

全邊略記

卷四

八

禪梯嶺俱虜入路比他獨重宜各築一城至防秋日
調遣兵一枝整步兵三千分發石門鎮石門子以待
寧塞靖邊之寇若虜蹂鎮靖威武清平入則石門二
處所伏兵止六十里可馳至猶疎禪梯擊之又鄭州
爲南下省城諸路要衝中有金鎖關亦宜相形築城
每秋防令一都指揮提卒千人守之八月陝西兵出
鵝虜巢于牛兒營斬首一百一十六級獲馬三百匹
套虜駐鄭延半月餘延慶諸州縣爲所屠掠且徧乃
移營中部以關涇原關中大震會霖雨連月夜虜乃

縣安塞保安。應把都河遁。初虜數萬屯寧夏山後。先遣精騎五百餘。出掠紅井。大帥姜應熊等戒將士。固守紅井。以綴虜師。而密遣兵繞出虜後。薄其營。虜大驚亂。我兵斬首一百四十級。詔陞總督賈應春。巡撫王夢弼。總兵姜應熊等。三十四年。巡撫王翰疏曰。延綏鎮舊設軍六萬六千餘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有奇。計浮費不下一十四萬。寧夏鎮舊設軍四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八千餘名。馬一萬四千餘匹。今止一

公地略記

卷四

三

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計浮費不下十萬。甘肅鎮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固原鎮舊設軍七萬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萬五千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萬有奇。計浮費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與耗散之弊。約有五端。藩籬虛增。借移軍餉。一也。兵荒多故。常稅屢蠲。二也。舊米賤折輕。今米貴折重。三也。舊邊兵盡地而守。相機而戰。今按伏調遣。行糧加

增。四也。召募無定數。陞賞多冗員。五也。至於逃亡倒失。廢隊虛支。此冒被積習之弊。通負浸沒。因緣為奸。此微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為大。出師則以少為多。地理遠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發。或應舉故留。此征調積習之弊。使車資旅實繁有徒。供給便道。冒支儲符。此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既以日增。法外之費。從而日蠹。即場內地之財。以供邊。愈加而愈不足矣。四十一年五月。延綏巡撫孫慎徽遊擊高廷相督兵築三岔川堡。是時歲饑。工與多流民。應散就食。

全邊略記

卷四

三

者。則相與掠田間蔬菜食之。廷相以嚴急失衆心。反是。副總張琮。刑治掠蔬者。諸軍乘之大譟。廷相懼。軍騎走。琮與遊擊時達克圖。輔陳力等。悉奔避。諸亂入城肆劫商店。城中大擾。都司謝朝恩。中軍周池。指揮葉采等。各率兵捕擊。擒斬數十人。餘衆如奔潰。榆卒素驕。初因前帥李輔與撫董威有隙。縱諸軍詈辱。威隱忍不能制。比南京有張武之變。榆卒遂漸懷悍。格糧督工。稍違其意。即肆流言。于時巡撫孫慎徽總兵孫勇。皆庸不能取。卒致煽亂。事報。詔勇等逮問。四

十二年廷帥趙奇布李希靖募神木出于半坡山布吳花錄定邊出于夜麥湖各揭集得首虜百十有九四十年虜數十騎突入延綏黃開城焚掠城外凡四日攻堡不克而去虜之初至也以數騎潰服扣關詐稱大同鎮公役至者閤人啓扉千衆奄至把總高尚鈞中流矢死九月虜犯延綏鎮靖堡中路參將魯鼎率指揮權世爵千戶李朝鸞等引兵禦之俱敗死虜乃縱騎圍總兵郭江于魚山郭越背于黃家梁凡四日會副總兵李印參將謝朝恩等各路兵至虜乃解去四十五年七月丙辰虜萬餘蹂延綏平山墩人寇總兵郭琬屯兵清平堡以虜衆不敢進虜分其衆爲二一奔保安定安安塞等縣一徑抵延安府關外與固原總兵郭江副總兵特鑾等兵遇江堅壁不戰還撫陳其學度虜已深入遣都司馮時泰等由邊揭其巢陷沒虜大掠數日而去八月虜衆蹂平山墩入寇延安十月丁卯套虜擁衆蹂定邊營觀井堡入寇固原總兵郭江帥千總李大本等禦之遇虜于暗門兵敗俱死陝西副總兵時鑾引兵至瓦拉梁爲虜所執

失其壯馬幾盡虜自偏頭關入寇掠寺塔等堡殺守備左保及官軍甚衆上旌江而徙其學等隆慶二年總督王崇古條議一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巡撫往轉止各料察將領不預戰陣故不給旗牌今已指揮諸將統領標兵宜更操勅諭如山西宣大及江南用兵例各頒旗牌令得軍法從事一延綏土軍買馬勾補科索不勝其困以致邊戶逃徙宜令各守巡道督延慶清軍官查覈戶丁田銀定爲則例纔二十石丁更多者令買一馬馬死輒補不得踰時其大二年而買補又其大三年而買補糧十石及五丁以下免其買馬止應軍役歲徵軍裝五錢一請久住邊將以定將選一請給入衛馬價以恤邊累一請優恤入衛兵馬勿令修邊以備戰守一請量留延綏入衛兵馬以固重鎮一請選操守以固邊堡一請詳勘邊費以信賞罰一請寬文法以勵臣節四年王崇古疏曰各邊增費大都在勦十七在宣大遼山西十二而陝獨延綏因選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肅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有奇宣夏

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二十九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銀七半陝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分守紆遠無所不到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習糧數百萬計京軍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諸帑賜者不同今不宜減削以重苦之也又邊腹之費惟軍賦冗濫尤甚軍不加多而官增數倍俸增鉅萬一官之俸數里之糧也故各邊軍有逃亡而糧無貯餘者冗官食之

金邊警記

卷四

七

也五年五月總督王之誥言陝西苑馬寺牧地舊惟熟地一萬六千頃養馬一萬二千匹過年牧宰闕占幾八萬而所養兒驃馬僅七千地彌加而所養馬少奈何以此資聚瘠不以佐國家之費請視遼東苑馬寺例量附荒熟地三萬頃養馬一萬匹保地五萬頃分別徵銀收解固原以充軍餉抵減歲例京運從之六月甲辰總督戴才奏報套虜吉能封貢事宜言東西虜各為雄長投獻宜均其進貢夷使一百五十名馬五百匹應貢御馬三十匹其有定數即令酌附施

客一路為便惟是互市之說在陝西係重鎮既不可撥之內地以貽禍階而甘肅番回開市已久又不當挾強虜混入延寧雖號為近虜然法紀頗嚴絕無以寸帛私通者有如引之入市反啓釁端故互市可行之宣大而不可行之陝西無已則宣諭吉能令與部各行再議上曰戴才受三邊重任奈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顧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姑不究其令從實以聞授官通貢如獲數才又奏虜吉能款乞

八

卷四

七

進馬二百匹比宣大例于延寧二鎮互市兵部言往者北虜入貢各部落共貢馬五百匹今吉能所請專前異效順之始未宜據絕請破例許之戒以來年同條答入貢一如初約報可六年戶部奏延寧甘固自虜款以來所省費凡十四萬請費在事諸臣以示勸上命賜總督戴才及銀幣有差萬曆元年先是虜寇陷入定邊營總帥時璧偶飲大醉璧之敗績為虜生縛之而去頃之吉能病將死以鑒屬其子把都兒都兒為套酋長在河西之日久刺啞諸族往往陰附

之。至是隱布古能四子執鑾以獻而威正銀定諸官相率待命邊外。有旨加把都兒忠義勞以織金紵絲二其餘各界之絹棉。二年。階州木竹坪番賊。挑守備范廷武。後乃贖以馬牛羊及段布諸物。以故番益驕橫。弗可制。乃復擊三岔花箭。殺略居人崔應新等而去。塞上恐虜與番合。乃薄責順義王急。是時虜騎每一至關右。輒咎宜大。且命俺答禁諭之。上詔主計者。謂邊臣依違觀望。無事則陰享其利。有事則誤罪于人。豈人臣愛職之忠任。且操縱之權。當在中國。今邊

階番阿木族習清淨禪。受封百戶。至諸番沒沒疆大。有詔勦治。三年四月。兵備劉伯燮。糾蘭州將徐勳。集師搗下沙麻等族。乘夜撲殺。斬級數十。而陳堂懷舊隙又乏功。因先班師。番乃復圖我師。朱憲史經罵賊而殞。巡撫陳瑞以洮事聞。石星謀。今階州守備師范詳。撫之。山峒峪栗子莊等族。來置之番賊。猶入市掠殺人。總兵孫國臣率固原驍將而進。文縣守備馬繩武。從間道入二王家山。大破其巢。斬首二百二十三级。回兵。洮州巡撫董堯封畫方略。孫國臣以叅將董大眾。遊擊李東陽。陳守義。督師于秀石關。出西南者。入失利族。叅多族。出西者入劉將族。大帥獨劉巴舍。族山頂。斬補百四十級。番敗。負山稜而陣。我軍馳之。番願領白旗者七十一族人。歲納糧二石于階倉。七年八月。順義王俺答。從西寧返其巢。於是御史趙楫。奏虜居西海中。盤牙連歲有四可慮者。撤叅政李汶。備于安遠。察使張九一。備于石夾行。太僕馬國備于石浪。兵使石慣備于岔口。制府邵光先。亦獨軍于蘭州。居無何。俺答已從大同寬清入鎮羌虜而去。所遇

無擾九年卜失兒貢期不至。往者宜大授合慶等九
十餘人。寧夏投苦的大等七人。各有秋套長卜失兒。
心忿不平。乃同松山等夷四十四人。乞勅乞賞。延撫
梅友松曉譬之。曰爾必欲益欲。其如爾世父俺答之
獻丘富趙全。爾大父吉能之獻馬天祿。爾父把都兒
之獻時鑾。然後得允。請夷聞之變色。莊禿賴以索賞。
故聚兵二千。欲犯神木堡。友松使使者責之。卜首對
曰吾祖吉能與順義王青把都。鼎足爲三。今宜大甚
厚。而延緩獨薄。是以未服。梅友松以爲延緩馬價賞
資。歲不滿二萬金。不足以當雲中上谷二大酋之費。
第不得不嚴拒之。況卜首爲一套之長。而切盡終受
節制。比年切盡馬先卜入。諸部夷皆譙讓之。今卜失
兒雖不至。而又無叛貢破市之言。輒命切盡馬獨先
入。必至扼腕難堪矣。於是下令十一月赴紅山市。十
年十月紅山之市也。哈漢禿退適以痘歿。妄疑市上
中藥酒。不知高古城撒刀之誓。自背之也。吃塔之
阿計。之千退約秋高。大會塞上。移帳大吟哇。又遷牛灘。
請襲吃阿二酋秩。許之。卜失兒陰佐謀。又乞進香五

臺山不許。益鞅鞅鼓行而西。從聚栢林堡聲欲入榆
林塞。十三年莊禿賴犯永興堡。樺罕生獲備守高武
統而俘之。酋長卜失兒請論如夷法。蓋以人命九九
充肉租也。其伙復從永興丘家梁大崗。守戍文登雲
麻濟邦陳光祖。引兵遮鉤雲之道。參將陳恩周徐仁
以等兵皆集。射中樺罕統之。射死賽汗恰二人。延撫
梅友松怒。布算擄其巢。莊酋懼乞哀。總戎賈國忠謝
絕之。以爲前年許莊禿賴于孤山木瓜清水黃甫四
堡千賞。各十一分。歲費一百九十金。今增索四十分。
其如諸酋何。于是明愛母切盡罕同到邊爲之解。總
戎臧大猷指此相濟爲惡者。當並治。切盡大驚。甘請
罰。總督鄧光先許之。借刀而市。並釋樺罕歸。十四年
九月。伯言把都。集衆入塞攻鎮夷堡。我關禦之。三晝
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慟曰。阿父怨終不可
報矣。十五年。莊酋入酒泉攻李家堡。意略生番咎哖
族奮戰得利。莊酋把忿益反。掠我小溝堡。將軍傅光
祖邀其歸路。至廟溝。千弩俱發。斬虜百餘級。乃遁乞
降。總督鄭洛許卜首罰馬以贖。復不悛。執我裨將楊

桂爲質，入犯鎮番。我師擊破之，宵遁。諸貢虜惟切盡之，僅最服漢義。是年死，其妻妣吉赴市如初。六月，卜酋終不馴化，乃聚酋寇邊。先聞甘肅蔡旗、越黑山趨水泉，我兵斬首九十餘級。詔曰：鄭洛功可加也。大帥張臣深惡卜酋反覆，疾力戰于朱莊，幾中鳴鎗。吉囊卜失兇，亦中流矢走。我帥生獲卜酋愛女，傳檻車斬捕八十餘級，奪輜重亡算。酋母太虎罕同，託宰僧乞恩以伏罪。于狼灣，遂同阿只兔還榆林邊外。總督邵光先兵備石壩，遣通事白關兒曉譬火酋，諭以禍福。毋鈔洮河，總兵劉承嗣遣千戶李福保等與俱從鎮海堡出邊，道逢恩哥密生番板的等，執而殺之。光先大恚怒，以爲欲塞以來所不見者，具狀請。此癸未時南番捕我官軍，法議往正其罪，而李福保等則有宜大通官揚亮例可比。于是議贈福保勳階，以勸死事者。火酋亦往往不赴反言約，而以收生番爲務。已得利，卜兒之衆千餘，都御史魏時應慮之曰：寇不東還故巢，而番虜勢合，羽翼已成，可爲岌岌。其秋，火酋欲收紅番和季二氏。二氏最慄悍不從，撫院曹子登

申戒紅番，其堅志勿搖，敢從邪者，發洮河莊浪兵征之。有頃，紅番又命爾加等引諸虜奔祁家西番，斃人畜亡計。參將陳治剛提逐之，虜乃走。援兵四至，奪其帽襖，徹袋而還。有刺卜兒者，益火酋馬肥，遊擊王鐵塊利其肥，攘之生怨，復引火酋寇焉。十七年八月，扯力克與火落赤大寇洮河，總督梅友松遣通事陳有馳檄三娘子，勿佐扯力克以迎佛爲名，而陰收資寇諸都也。扯酋猶豫不欲歸者久之，給諫徐垣議曰：三娘子言不見德，其有離心，莫若乘是時陰款三娘子而立其愛子不他失禮，悉分封諸酋，如五單于故事，厥黨可携也。十八年，扯酋乃出鎮羌而還故巢。火酋志在洮河，擁衆馳歸德所，采木萬餘，以卜寺工。總督梅友松巡撫趙可懷會議曰：洮河之虜，自丙兔及克奧，逐牧磔刺川，歲引不絕，遂成虜穴。今火酋復據悍工，勢將滋蔓，決策募番兵，阿力族桑節者，所生十三子，虜滅其二，部兵萬餘，誓以死報，故收番爲上策也。御史萬國欽劾奏，庸警之介冑，以邊方爲捷徑，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首輔時行。申歲以十數萬，無事

則爲之援引。失事則代之蔽護。邊臣邊將。多出入其家人宋九之門。恣爲欺誣。虜再入塞。破關殺將。督撫疏稱。閣臣指授方略。不知是何方略也。時行對陛。下稱堅壁清野。爲萬全策。而劉承嗣之覆沒。是衝壁而入也。臨輩搶掠一空。是殺人盈野也。堅清之言。何以解矣。兵科張棟言。經略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鎮兵十九營。計三萬七千九百。而堪戰之數。止于六千。何陵夷至此也。聞事之臣。三年一遺。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

全邊略記

卷四

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遺。率以一疏了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卒勇。士飽馬騰乎。虜至輒稱一切無有。所聞安在。十九年他卜囊。率火落赤數萬。殺略益甚。大寇洮河。上切責大司馬曰。虜衆淪盟。犯順施備乖方。其嚴始事部落。及失機信地。以聞御史周孔教等。追論邵先李廷儀趙可懷錢楷李丁等。奪治有差。御史崔景榮疏曰。瓦刺他卜囊。卽承邵卜之別名。詭爲姓號。犯我西寧。而儒將裨頭鼠竄。縱橫海上數歲。咸喪氣不敢問。復移担三川。翼火酋而佐扯

酋。挾邀我賞也。且李魁頗未幾。而李聯芳繼之。李芳又繼之。邊吏之愆。益大。而李廷儀。又辭其說曰。虜工奉詔西牧。非私行也。有竊卽罰。非亡常也。今將卒失在窮追。奈何咎于俺答故事。二十二年葉夢熊徵總兵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浸城。虜卜失兔。遣百犯花馬池。麻貴薰一元。擊敗之。虜遂引去。二十四年虜掠斡酋長之衆。兩秋大舉。巡撫李春光調將十出塞。捕斬四百有奇。按臣于永清核其事。得予陞。十五年。按臣余懋衡報閱視之命。曰。延主客二十。萬六千

全邊略記

卷四

有奇。今實八萬九千有奇。原于民屯之遺。墮商之困。京運之愆。沿邊夾道。二十餘里。地非不工。而屯事困曠者。勸相不勤。科索未禁。催征太苛也。墮民不能給邊者。則開墾宜復。奸賄宜議。中側宜融。浮引宜革也。總督徐三畏探虜之情。秀賴卜失兔。尙趙趙丁榆塞。銀定反成。猶鷗張于賀蘭。火酋盤踞于湟中。吉囊分伺于西河。未敢安枕臥也。諸移花馬池以須。三十七年。巡按楊一桂曰。臣至平陽。卽聞陝西徇賊數百。踏水龍門。掠河洋。太平。搜山。卿寧四縣。兩年而三被之。

臣至安邑。又聞弒賊出潼關。掠芮城平陸夏縣。亦三被之。又真寧縣報去歲紅山嶺之變。弒賊肆掠涇鄭靈台中部宜君。至八百餘人。前撫顧其志用兵而後散。然終未歸于農。近日來新舍復于真寧。李云兒劫于郃陽。田新出沒于整屋。詢其故父老皆曰招安誤之也。挑岷道廣待元主之慶陽同知潘應相從之。法宜斥。四十一年八月。綏帥官秉忠禦虜于保寧。捕斬二十四級。而套虜猛克什力。旗牌撒勒等。特兄弟衆索賞于響水波羅。東路沙計。又欲增入其賞。特整兵

全邊略記

卷四

全

于常樂雙山。建安高家防之。白慎修王國安等。各扼要以待。四十三年九月。虜犯大柘油堡。副將孫弘護禦之。斬十五級于波羅。把總王化白先亡于陣。弘募趣回家山而軍。虜圍令營。大圪塔生縛弘謀去。遊擊萬化孚赴圍虜解而還。巡按龍遇奇劾東路失事狀。四十四年八月。吉能誘犯高家堡都司王國安。見其零竊易之。單騎五人馳出。亂沙中伏發被害。綏撫金忠士以報。四十五年。兵科趙興邦淪陝西套虜。新舊互市。一歲兩行。金緡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

費幾六十萬。每年以二十萬爲芻餉之費。周士飽馬肥。卽長驅虜廷可也。不宜示弱至此。巡按金忠士奏。邊將失守之律重。邊將之權。反爲虜操。若曰我一犯搶。爾罪立至。故邊將往往啗虜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而不出于所轄之地。常嫁禍于鄰。願寬其文法。以責成之。兵科熊明遇以爲捷功太侈也。疏曰。延綏鎮自去秋套虜大入之後。官軍數出塞。據督撫鎮劉敏寬馬從聘官秉忠杜文煥所報功次揭帖。如官秉忠張楠等。委草澗戰。斬首九十五級。白兆慶孫啓祥等。

全邊略記

卷四

全

沙梁之戰。斬首七十七級。萬化孚趙克先龍池之戰。斬首二十一級。張樹王國安王學詩等。西江山之戰。斬首百二十級。蕭捷杜文煥祈繼祖等。定邊沙湃之戰。斬首二百四十八級。杜松等。寧塞棗次梁之戰。斬首二百一十五級。白兆慶官秉忠王捷等大畛畦之戰。斬首百一十六級。柳汝植等。審兒灣黑河子之戰。斬首三十七級。王國安劉更化等。小畛畦之戰。斬首三十二級。蕭捷李榮候世祿等。明水湖之戰。斬首二百三十八級。李滿倉陳維翰等。三營河之戰。斬首七

十七級。柳汝植白綱等總管之戰。斬首四十二級。杜文煥等安邊保寧長樂之戰。斬首三百五級。其他零捷如李鳴鳳。响水之八級。張波羅之六級。孫朝用。神字墩之四級。李茂先。王固。安雷家塢之六級。萬化。字神字墩之十四級。谷鎮。繼柴家溝之七級。郭繼。藩黃州之二級。蕭捷。安邊之八級。杜松。靖邊之七級。王學。匹瓦。蒼之十級。孫啓祥等。波羅之八級。大約不下二千矣。夫諸將。嚙王化。白先。孫弘。謨之憤。矯弓累弦。勵鋤負戰。以深入爲事。捷音絡驛。凱歌成韻。豈不

幾乎除寇雪恥。明漢兵若雷風乎。而道路悠悠之論。頗有不然。功令以百二十級爲大捷。通計功次。可二千。可當十五大捷之數。督撫鎮升蔭。如官保。如尚書。左右司馬。應各進十五人。錦衣。延世之賞。伏各各稱。是其偏裨以下之升資。與賞功銀十萬。不與焉。倘異日有橫挑強胡。爲國家生事于夷狄者。必執此爲口實矣。四十六年四月。猛克什力。台吉。蓋名。乞降者三年于茲。十三日。同母妻子女五十三人。從嚮水堡邊墩。投降內屬。其機置于吉能。刪比于沙國。部落有脫

觀之虞。兄弟有閭牆之變。骨肉已離。獨夫難保。廷撫董國光。合總督楊應璠。曰。彼亡一屠者。而樹一勁敵。我得一都尉。又消一外憂。相應假以守備。稍示優崇。令其立功興域。觀其順逆。馬可也。泰昌元年十一月。鄧御史張問達。侍郎盛以弘。張經世等。以快人爲陝語。曰。頃有虜以六七萬。奄抵郡城。攻圍五日。夜危。險一聞耳。撫臣張之厚。追臣張爾基。宋樂。郡守王國瑚。先事戒嚴。護堵備至。推官胡養度。率衛弁孫弘。葉蕭。偉等。伏城下。殺射其頭目。僉書葉捷。賄出家丁。擊襲之。城保如故。而所過縣驛村社。流毒無寸土矣。五衛班軍。雖赴榆林。總成羈卒。莫若折一衛之備。抽解延安。而四衛選壯更番。則餉自無而之有也。府城百八十里。有茅嶺關。深溝萬仞。舊堡猶遺。虜自鎮靜出。必繇此矣。洛川黃龍山。側夷不足控也。殺驛于茅關者。爲最。天啓元年。御史高推。具彈文。張之厚。欺也。杜文煥。懦也。火至延安。城下衛弁岳。僞倖。被劾。全軍盡覆矣。潘雲翼。郭允厚。皆謂釀百年之禍。二年九月。套虜覘調遣之虛也。犯合水。環縣。慶陽。固原。而圍延安。城

者。凡三日。杜文煥堵之解去。先是八月。則馳施虜甘泉延安諸縣。焚掠多矣。虜貽謾書責曰。斬而文煥。吾兵乃撤。兵科蔡思充詳看章奏。以爲大將之去。而虜操之。如國體何。火落赤卜言。太干兄罵。代爲吉能。講款。以爲去秋。曾計銀馬。必得爲例。巡撫余自強曰。折論良難也。四年二月。延撫孫居相奏。點虜卽亡。賴然一盟不改。無如劣弁自分畛域。校之隙萌。如延第約以勿犯三榆。甘第約以勿犯五涼。寧第約以勿犯松山已耳。虜習于計。此貢彼鈔。推于未同之詛誓。何

全邊略記

卷四

全

不飭各邊臣申大一統之義。共期保塞。母私囑以敗款也。夫掩殺襲取之禁。銷其怒心。正正堂堂。戰勝攻取。不亦可乎。海虜火酋諸子。惟廣台吉乞慶。台吉爲最強。因公妄放。居河西者。與河南互嫌。而其兄瑞庫兄。居間爲好言。非中國之利也。已遣屬李惟達苑舉龍。厚結番僧。多方行間。紅酋之折橋。乞酋之切馬。閔于靖矣。六年十一月。綏撫張朴。以爲撫賞私增之宜。杜也。原市而外。各堡私增虜賞。名曰轉賞。其額論其期失。初乞餉餽。使假布貨。又使假而易以白金。已增

數十。反借我以興戎。近者千酋跳梁無忌。乃有漢音何門子。爲之翕合。訪其詐狡。縛之藁街。還我人畜。赦以不死。于是私籌繳銷。始就戎索。大約私賞之榮。起于添設據守。幅員既隔小。而下撤悉單。母如三路十營。盡軍之。使七年五月。總兵楊肇基曰。延綏邊長一千二百餘里。鎮城所居適中。至黃甫路六百里。西抵花馬地界七百里。邊外住牧不下十萬。若一面有警。往返應援。亦須十數日。已是鞭長不及馬腹。若東西齊警。彼此兩失。封疆重任。罪將誰諉。爲敢頓分權

全邊略記

卷四

全

之小嫌。忘報國之大義。無如照花馬池新例。于西協地方。亦設一有望大將分界防勦。而有事。則合力拒勦。東西有事。則各分專敏。如此爲善。撫臣宋榮。請起舊師孫顯祖充之。

職方氏論曰。明興虜。旋輸表。邊網疎闊。足綏之間。比于漢朔方。唐受降城。風憤弗驚。利衍原。盛成化以來。創榆林弘治以還。制固原。瞻昔之內邊。今時之劇障矣。米脂魚河。幾三百里。據于襟吭。澗谷塹山。夾道廣。窮耕樵菟。豈非萬世豐大之業。乃文布政貴之。改

西延慶之稅折也。馮侍郎清之改本色而盡折之也。何異葉叢擅變開中之法。坐窘其本源。榆林四望。黃沙五穀不產。貨賄不通。主餉客資。全仰腹裏。倪尚書岳許尚書論。轉漕至計圖之其時。黃河自陝川而上。抵綏德近境。春漲則河渭悉通。沿封而水陸遞輸。復設庫廩于適中之地。例外鹽貨。諸羅待稽。士無饑色。敵乃可滅。經史所虛鑒鑒也。夫修邊搜套。敬而慎之。然以世廟之英姿。嘉興夏言留銳之權策。爾首胡虜。窳套猶難也。忠謀陷于妬戮。傑將灰心。物力亦殫。全邊略記

卷四

七

勇敢勞于徵發。而駱駝威之雄氣。不無耗衰。夫固原者。所以肘臂榆林。唇齒寧夏。使能專備靖虜一面。當口火節。何自蹂內哉。蘭靖安會。初非充斥地。而賀蘭山後之胡騎。每視水合。而踰蹕遂自如也。花馬池爲門戶。王公瓊移鹽批于下馬房者。良在乎來旅賁也。總制總戎。或移駐或徙之。議多則政愈輟。食分則吏愈蠹。安邊定邊之術。責減在節度大臣矣。天啓之季。報餉告缺。三十有九月。典賈鬻弓。何以卒歲。邊卒相而寒其心者。胥然矣。

卷之四

四

全邊略記卷之五

甘肅略 嘉峪關略在內

桐城方孔炤潛夫

卷五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臨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為金城郡遶河而西歷紅波子莊浪鎮迄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并四百餘里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平鎮迄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千里出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則皆漢燉煌

郡地也洪武五年漢征沙漠宋國公勝等擊元岐王兵于別力為山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朵兒只巴於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取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大尉質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兵勝等分布戍守既案而還迺以嘉峪關為限姑置燉煌于度外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古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古姑臧此河西形勝之大略也九年設甘州

第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山丹永昌鎮番莊浪二衛十三所于姑臧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焉噫自五京疊據處毒千年維我

高皇關字東南拓疆西北在漢都關中猶曰窮兵黷武切近災也若乃大將軍萬里之外不大聲色一舉而收之人力不至于此天之明命大矣哉戶部報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俛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

十觔今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十年十月涼州虜為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連兒擒斬部落甚眾又招降偽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賞從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況于物乎昔漢祭遵為將愛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藏惟圖書次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十一年封皇子棧為漢王改封肅

王于甘州。命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都督劉真創其城池。廿四年。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酋王子別列怯。酋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桑。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銀印。悉送京師。廿五年。遣使至甘肅城外。三十里。勿入城。先是嘗遣回使。西城諸國。歸其家屬。居于西京。逗遛五年不還。其餘回居邊上者。又數劫掠。爲邊將所獲。事聞。上以回回王使者。朝貢往來。恐生邊釁。今

卷五

可徙居于揚州。既而復有願挈家還地者。上始疑其覘我中國。至是命之。九月。宋晟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馬牛羊十萬而還。二十七年六月初。西寧妙國等族王番亦令真班等。言於都督宋晟。願率番民男女八百餘人內附。至是還朝以聞。上曰。蠻夷嚮化。其心固善。牽遠之道。要在不失其本性耳。命仍于本族居之。二十八年。諭西京守臣曰。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羌。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等禦邊甚勞。朕甚憫之。茲

特遣使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仁。以服戎羌。二十九年三月。遣行人陳誠立撒里兀兒爲安定指揮使司。初。自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朝貢。詔立其酋長爲四部。給銅印守其地。後番將桑兒只巴叛。遁沙漠。大掠并奪其印去。其部微弱。藍玉西征。兵徇阿真川。上遣司徒哈咎等懷策。匿匿山谷。不敢出。及肅王之國。哈咎等遣僧撒兒加藏卜等至甘州。伏謁王乞授官。以安部屬王爲之奏請。于是遣誠立其部。以銅印五十八給之。置官屬如諸衛。三十一年。上諭戶

卷五

書都新儲果之數。新對曰。大寧六十二萬石。開平二萬八千餘石。甘肅不過十五萬石。商人所入。未宜改輸。上曰。大寧姑置之。俟甘肅滿五十萬。然後再議。西河是時交徵于足食。類如此。永樂二年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按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羗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辛弟安克帖木兒嗣。文皇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觔。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

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刺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不能成功大將受邊寄豎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之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大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關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在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

卷五

知卿勿勿置意盡心邊務以副朕懷三年七月賜錢卹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齋有差居之涼州仍賜剌獎朱展招懷之功先是北崩日衆牧甘肅近邊處遣人諭以朝廷威德其酋長平章把都帖木兒倫都兒夾事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上大宴命把都等爲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成倫都兒夾爲後軍都督僉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住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效誠命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官帶襲衣文綺裘裏白金鈔

銳有差居涼州宋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備邊非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漢地籍所謂降胡義渠蓋以邊郡良騎兩軍相爲表裏之衝抑此籌也八年涼州衛總兵官虎保等以上方北征鼓衆叛皇太子命贊職往討平之上以贊官試于流言非其本心宥其罪罪于是虎保等亦令與巴等來歸十年七月以上戰終懷反制命徙入蘭縣就糧已復叛十一月甘肅總兵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依赤觔蒙古衛

卷五

塔力尼得矣不除將爲邊害上命楊榮往陝西勸賊侯彬等經略之彬言叛寇固當誅但道路險惡難遣逆榮亦謂隆冬非用兵時彬領兵榮請自歸奏之見上俱言其故遂勸止彬其勿違第遣勅諭塔力尼而塔力尼聽命擒送老的罕等至宋琥亦獲擊塔兒伯顏等八百余人至京上宥其罪發充廣廉州軍宣德七年勅遣都指揮同西寧上官李文等往甘州白城山招撫西番阿吉簇七百餘帳還居于野馬川總兵劉廣因其逃徙而報曰千戶他甲巴言

朵里只領真等六十餘帳逃于赤斤矣。據卜等三十餘帳逃于仙人真矣。悉係土官所屬之營。請仍李文招之。上曰：彼皆升番，何須朝廷下行？令廣移文可也。廣更奏：西番之阻，朝使也。臣尚追理其事，而營掠以爲故常，乞勿深之。上諭尚書許應曰：邊疆朝使豈可爲常？延忠多起微細，今廣欲養癰長疽矣。爾移文諭之，令其實對。于是廣與劉昭議，謂兒加必遠遁矣。勦衆深入而不得首虜，反生其心。先遣指揮所賢以輕騎百餘覘寇所穴，賢以密羅族揮司怕尼爲

全忠略記

卷五

七

導行開月餘，度畢力未江，抵善祿之地。聞其潛深山中，遣人招之。劄兒加遂前告曰：日本與安定有惡，欲復其讎，不意議中朝使避匿至此，請還所得書幣等物，仍貢馬以贖厥愆。賢撫之使還，故處遂以其番目薛帖兒耳肯來貢。廣等以聞。上曰：窮寇既服，不足深治。其善撫之。和寧王阿魯台所部告卜寇涼州，劉廣追之，殺告卜父子及其黨八十餘人。衆皆遁。九年初，授都督阿魯台爲瓦剌所敗，其朵兒只伯奔無所依。每據涼州，邊將獲其甥卜魯罕兒里乞留之。至是懼

遣火脫赤三人至甘州以覘我言。朵兒只伯衆三千駐也。可林察兒丹之地，去京十里，絕食來歸。上命行在兵書王驥議對，虜酋假息塞下，無所依歸，恐生其心。宜遣招撫若其來附，亦省邊慮。上然之。正統初，勦總兵陳懋曰：朔等奏調西寧阿古等十三族番民協助以破賊，近得內官林春稱番民聞調，心懷恐懼。此輩不聞聲教，朕亦預料其然。况洪峽八衛足任調用，其令各簇寧居，都御曹翼奏甘州諸衛新闢田畝歲徵五升，固已輕，而言者再輕之，歲用之數有增

全忠略記

卷五

八

無損。既而軍祖必重民稅，關中輸饒疲矣。恐損復以益此，故前仍舊徵。又言者欲棄肅州鎮番鎮夷諸處，雖未蒙俞允，然妄言惑亂，尚置之法。夫祖宗使邊拓宇，得寸則寸，傳之萬世者也。上深納。西寧都僉金玉奏曰：洪永中，邊民止當馬牛站舖力耕自食，其後設甲里收稅，致其不堪而逃。茲又遷充土軍，霜嚴積枯，乞免增稅以安之。覆可。二年，勦兵書王驥行邊，總督甘肅軍務事宜九條，得專戮文武臣掌其者，便宜從事。驥至集諸將問曰：往者遇虜捕魚

兒海首退縮者誰耶。會曰都指揮安敬。卽命引發新之。三軍服慄。遂有寧夏塞外石城之捷。先是和寧王阿魯古之甥。阿魯卜林者。說虜來爲都督。誘資鄉導。遂破虜有功。願居甘州自効。上予以指揮之秩。命甘州給俸。竝其廬。總兵蔣貴報沙州赤斤各傳虜情者。擢列貴攻虜密甚急。而忠勇王弟猛哥卜花。新遷於把思湖之地。率兵大度擄列骨之衆。又言脫歡二子不睦。其長子也。先仕于晃。令兒雅地次子仕脫厥卜花王部下。恐其擾也。八年赤斤蒙古都督且旺失

全遼略

卷五

九

加致書于寧遠伯任禮。乞移居也路卜刺地。避兀剌之鋒。禮以此地近肅州。不之許。已而且旺失加奏請。建寺其山。禮又不之許。赤斤都督阿速。又造報瓦剌欲與且旺失加婚。未諾。茲又求阿速妹。亦未諾。臣朝歸。願已四十年。今累被侵。不能安業。乞還居善地。上勅諭其頭目曰。結親各從所欲。爾爲一方之長。爲彼所制。悔將何及。赤斤地方。爾父祖世守之。無故願還。自示枯弱。爲人所乘。復不可得矣。靖遠伯驥言。河以北。連罕禿要害。宜折精騎衛戍于此。而移全衛于

全遼略

卷五

十

抗沙議下。參贊都御曹翼治之。翼奏諸連罕禿之役。移靖虜于涼州。土廣田闢。歲納八百。操儲于抗沙。實兩便。十一年。總兵任禮等。以沙州衛都督喃哥兄弟。爭部衆。離貳欲。乘其饑窘。遷之塞內。適喃哥來言。欲入居肅之小鉢和寺。禮遂令都指揮毛哈刺等。偕喃哥至沙州。撫諭其衆。而率大衆隨其後。比至。喃哥陰待南端。其部人多欲奔瓦剌。禮進兵迫收。入塞居之。其州凡二百五十戶。千二百三十餘口。及是奏至。上勅曰。不傷一卒。旬日之間。致其全部。朕甚嘉之。所議以甘州南山給之耕牧。俟其志實。收其土官。土民隨軍探訪。但其來附。恐非得已。向背不齊。實情巨測。議者爲果無異圖。置之邊州。無不可者。如或不然。須從之內地。庶無後慮。二策何便。其審計以聞。初。赤斤蒙古之先。有苦若者。娶西番女。生塔力泥。又要于達達。生鎖合者。及韋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凡西番人居左。帳屬塔力泥。達達人居右。帳屬鎖合者。而自領中帳。後苦若沒。塔力泥及鎖合者。相繼來歸。永樂中。始置赤斤蒙古衛處之。及且旺失加阿速繼掌衛事。部衆

日盛遂欲併右帳累相讎殺而領合者不能支至是
訴于邊將言蔡肇已深勢難共處欲以所部內屬總
兵任禮等遣詣京且請發兵收其部衆焉上勅曰
領合欲盡取其右帳仍遣還果無他仰遣人往諭阿
速發其部屬來然在其赤斤者其意亦果願借來乎
此事須出本情少有抑逼得此心失彼心非經久之
計其審處之十三年任禮奏西寧密邇諸番先却御
史羅亨信選軍千人每月發更三巡其地所防把沙
阿古族之出沒今十餘年不得伏息請如洪永繫操

全邊略記

卷五

上

十衛以脩議可六年巡撫芮釗自劾曰虜酋索來分
寇莊浪西寧甘涼離官軍亦有斬擊而殺于矢石者
五百五十人掠者減二總兵宣威伯衛領都督毛忠
林忠等無策臣釗亦當死帝曰姑宥之咸化初給
哈密零種百石從其母奏也亂加恩蘭與其妻求喀
龍等服詔以紅絹與之元年兵都奏給密向被亂
加蘭所侵忠順王母遷居赤斤今虜已退宜勅王母
還其舊地以撫其衆可之巡撫徐廷璋條方上略曰
國家撫有西番因其俗分其族官其渠魁給以金牌

而又選土官之才能授之以職數十年番陞宴然近
年革其通貨閉其茶馬夷民無所束越境相掠則名
譽宜訪也肅州習難羌夷性能捍綱請如山丹等衛
開儒學授教官選其俊秀徐丁充弟子禮義風行變
其氣質則庠序宜立也有功者臨敵捐軀出萬死而
得一生守臣造冊報功繳之樞部樞部又行巡撫地
廣日稽勳至二三年使官軍表氣歸咎朝廷圖報
之心誠鼓激之法濡矣則功賞宜決也莊浪守將趙
英不若紅城揮使魯鑑能請權鑑以守浪則智勇宜

全邊略記

卷五

上

任也上命所司亟行三年尚書王復言甘肅所屬
十五衛自永昌迤西寧鎮番額有險隘莊浪徑路山
密地狹惟涼州四際廣散受敵最先水草便利易于
久屯及遠徵甘肅相去六七百里為窮遯避往往取
損天順間累戍官軍糜費衛甚茲訪甘州五衛生齒
日繁多有願從單者招集五千填實涼州選官領其
衆而屯田又鎮番極邊邊境原設三分山黑山二選
運摘四備置牛車役率運運傷于馬邑其役瘞矣莊
浪鎮羌驛地衝夫鮮山僻遠疎宜僱銷紅子黑松林

摘撥之以勻其所走。又永昌衛之白石崖。墩下有水。溉自升田。山丹衛之土。簪于墩下有水。溉涼州田。故以白石隸永。簪于隸丹。便也。肅州衛境外。原有哨馬營。後因警而移。耕在其外。墾藏其內。莫若移營復立。故處。又西寧衛原調軍五百六十七員名。散于莊涼。衛禦者。還留之本衛。則番黨有控也。肅撫徐廷章奏。甘肅額旗七萬二千九百餘名。今實有者四萬八千七百餘。則逃亡矣。本衛也。僅可備三月耳。餘悉資于腹中之民運。因警愆期。極爲可憂。輪班之軍。官則託權。兵則賄蔽。壯強他役。貧弱勉承。及驗出生販而衛弁快制。請定其罰。總兵蔣琬奏。有男子自虜中走還。云有瓦剌虜酋。亦撒哈。率衆四百人。皆披甲至。哈密城中屯聚。令哈密人捧使入貢。私覘虛實。約寇赤斤。肅州。先是琬等又言。亂如思蘭。率四萬騎。至把恩洞屯地。其拜亦撒哈。及弩溫答失力之人。俱已服屬。欲令二酋。抄掠沙肅諸州。此糾合之藹也。六年都御史廷章言。古浪衛城在牛山中。山水險惡。宜移于東北坦地。仍名舊城爲古浪關。行都可俸鈔。每關之省。

會。食鹽或經十五年不得起給。而罷乞改折登車領之。茶馬之例。暫停近舉。然而販商不至。乞廢茶馬。而購茶私越者。他如借官糧。散民糧。還兌換。仍班操。數因徒。稽器具。俱與議。入年三月。甘肅總兵官台城侯汪。衛巡撫。食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汪等討之。汪與琛督軍。柝甘京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竄進。追至駱駝山寫爾。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九年四月。土魯番逆。檀阿力。侵哈密衛據其城。初速檀阿力。累引兵擄掠哈密諸部。地已略盡。正月圍其城破之。執其王母。奪朝廷所降金甲。遂開居之。哈密回回馬黑麻者。竊賊馬以逃。赤斤蒙古衛遣人送之。題于甘肅守臣。都督總政等以聞。事下兵部尚書白圭等。以爲。朝廷封哈密非他夷比。今喪地失國。奔走控訴。安可置而不問。請命通事詹昇。勸往諭檀阿力。令悔過。自新。退還哈密境土。并勅赤斤蒙古等衛。會力以相衛翼。仍勅甘肅總兵官振武揚威。相機以行。哈密既爲土。

魯番所併累求援部言哈密棄而不救竊恐赤所蒙
古軍東曲先安定苦略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屬
此賊僭據大號挾制隣蕃則藩籬盡撤邊患方殷使
設可奪之虜不逞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
臣議連檄阿力今亦遣使進貢或有向化之心因
賜勅自新庶可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
堅各衛內附之志上乃遣都督李文通政劉文往
甘肅復復哈密密之居甘者脫脫百花等六人
欲率衆五百歸附乞職賞誓必克復命授以指揮赤
金匙略記

斤等衛會事見藏上書言速檀阿力累見招誘斬其
來使誓以不從自懷孤弱乞調漢兵爲助事下邊臣
初馬俊從李文等至肅肅勅往諭速檀阿力俾還
其城及母時于蘭已守哈密而恢王母以去抗不遜
詔及聞甘州大兵三萬欲來乃如以耆禮勞宴使
等王母夜遣告云懇奏天朝收復哈密老寡歸難死
不足惜速檀阿力隨入貢後得虜情精兵不過三百
馬步不滿二千規復有機詔陞馬俊千戶遷撫馬
文升奏肅府驗屬公家人先皆歸化土達子孫漸衆

率能騎射居近固原宜選壯附之巡撫朱英奏秦中
各口往與西番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近年邊臣劫誘
到營折圍物價以賤易貴番衆銜忿甚至以刀自仰
殊失懷柔之道乞申其禁李文劉文既奉征速檀阿
力之詔已會調赤斤罕東二衛兵馬屯于卜隆吉
兒川累得傳報云亦郎骨俺奔白河兒酋長那南奔
等集騎四下欲乘二衛已發之後擄其家臣等計罕
東衛西連洛扯兒禪并曲先衛境南與安定亦郎骨
人馬接壤駐牧使所報果然恐傾彼失此又報者云

速檀阿力已調集洛扯兒禪備如此則雖進使哈
密而都督罕慎年切力綿所部哈密及畏兀兒夷人
數少且其城初無積聚必須固守莫若撫結二衛則
可控制外寇使不敢侵且足爲河西南北之屏蔽臣
等已罷遣所請總兵總政權赤斤都督賞小答兒率
千騎入境欲與阿年黨讎殺貽書責之初土魯番貢
使之驕于甘涼者十人乘隙逃去部議免通事哈只
馬黑麻等罪上是之而有太監顏議等土魯番使
臣滿刺馬哈麻赤兒米郎奏其主速檀阿力初無叛

意其已得哈密城池及瓦刺老檀王人馬一萬。又收捕曲先并亦思渴頭目網刺大只乞。朝廷遣使通達往來和好。上曰邁西頻年入貢道路無阻不須遣官進檀阿力果能誠心奉貢朝廷不計前過仍禮待之其令通事以朕意諭哈密都督罕慎焉土魯番校掠部落分散遣使通款并乞衣糧種子延撫朱英等謂其爲我藩宜有以慰結其心又恐奏報延久不能猝濟已發布三百足糧五百石賑之至是奏聞因併給以種子赤兒米卽復奏其王速檀阿力難得哈密城止以物產充貢旋已自悔不暇各願留使臣宗屬于甘肅爲質乞勅歸諭其王獻哈密金印于朝更乞獲還慮爲赤斤所難。朝議答允而朱英謂其詞多狡飾如果哈密國土已復方可發遣使臣如其未復宜撥糧地暫駐其餘撥馬兒罕遠夷聽從護之境上可也移甘州之土夷安哈密之殘夷俱遷之于內地簡貢使之混入清朔部之暗奸築已廢之夷館支江南之馬價番所進駝雖有高下不宜簡斥賈怨也總兵鮑政復給哈密之七克力等濟麥八百石于

全邊略記

卷五

七

密城止以物產充貢旋已自悔不暇各願留使臣宗屬于甘肅爲質乞勅歸諭其王獻哈密金印于朝更乞獲還慮爲赤斤所難。朝議答允而朱英謂其詞多狡飾如果哈密國土已復方可發遣使臣如其未復宜撥糧地暫駐其餘撥馬兒罕遠夷聽從護之境上可也移甘州之土夷安哈密之殘夷俱遷之于內地簡貢使之混入清朔部之暗奸築已廢之夷館支江南之馬價番所進駝雖有高下不宜簡斥賈怨也總兵鮑政復給哈密之七克力等濟麥八百石于

苦略速檀阿力復遣赤兒米卽入貢故說金印人民俱在乞。朝廷遣使往諭之卽獻納巡撫宋有文奏令赴京都議止之小夷詐作屢遣人遊說構亂宜先治其使隨與同師第哈密流亡率難興復曲加爾贊犯其解京禮部曰俯順夷情限名入貢便詔可肅州齊劉辰以爲苦略降夷也克力等計窮託處非其本情有謂其因貢奔虜莫若安置內地靖其患部擬未行太監顏義奏請甘州馬步五百人戍肅仲冬至仲春還爲奪哈密者防也哈密使臣阿兒加奏請苦

全邊略記

卷五

八

哈密城之東金塔魏城等地乞賜一兵部劾令約束蕃衆欵塞以圖興復不可妄求復立哈密衛于苦略城令罕慎居之賜帛粟及其牛具總兵王璽曰黃沙以西自莊浪以抵肅州南山一帶爲阿吉等二十九族之地國初立界石分疆侵擾有禁年久湮沒宜修立以塞交通者延撫都御史王朝遠疏行都司所隸在城五衛正軍撥充局匠已非而私役難差多至二千山丹等衛亦然臣悉從革行都司舊設經房用以封砲歲科甘州麻筋動以數萬近見斷事及

鎮撫所科囚紙衛學生員批做俱堪信用各衛料款似應停徵寧洮茶馬宜復舊例遣御史督之以絕私販從之王朝遠等上邊事謂速恆何力部下撈叛哈賓故城可因時而復請得甘涼萬人赤斤罕東五千罕慎七百人王璽統之直抵城下既取之後令罕慎權處分國事詔兵書余子俊等議曰興滅繼絕大體也兵凶戰危大機也今莊廟南蠻未有寧歲驕康夷兵齎糧數千里外番性難以律繩見此不為惟有安論罕慎嘉其興復而已十五年五月福餘衛指揮

金邊略記

卷五

五

桂石等奏報迤北亂加思蘭為其族弟亦思馬因所殺亂加思蘭虜酋之傑點者有智術善用兵其初部下止三四百人在迤西土魯番地稱雄貢使多苦之天順間勅賞招撫乃移近哈密城外巴兒思渴之地自是漸犯邊咸化初入黃河套與李羅忽滿都魯猛子幹羅士等相合榆林邊患從此起既而同李羅忽將狂可并其目殺幹出覺而避之亂加思蘭乃與衆謀願立李羅忽太子為可汗不敢當讓滿都魯而亂加思蘭乃以女妻滿都魯立為可汗已為太師有

衆數萬遂止惟其所命居數年滿都魯部下大頭目脫羅干等忿之與亦司馬因謀殺之遂立馬因為太師蓋其父舊太師毛那孩魯故衆心歸之也十五年罕慎奏乞如忠順王例禮部議曰忠順王之在哈密還控諸番以莫西裔天朝所以厚其勢也今罕慎僑居苦峪未能克復故境止宜減賞反加賞絹已足十八年總兵王璽奏報哈密城為土魯番所據罕慎寄居苦峪者近十年臣等以計圖之不得其要幸其所屬擄者九十餘人以來其勢漸孤乃召赤斤罕東

二附

卷五

五

二附編牛酒約兵二千三百人罕慎八千六百入夜襲哈密城破之牙蘭脫走咸降或死遂得人一千五百城遂復罕慎始歸舊城居之捷聞賜勅獎勵王璽又奏罕東入境而殺阿思都遣梅琛往禦之斬奪人畜乞加問罪之師上曰罕都諸夷協復哈密未有携貳之心若加兵似失乘遠如果負固止宜頓兵境上使畏威聽撫為便十二月初王璽奏哈密克復之後其下無所統屬罕慎以忠順王外甥當隣復國衷心歸附乞俯順加封俾統馭之今土魯番之衆亦

章心向化與王孫女稱臣納貢。又與罕慎謀和乞乘時宵勞因撫取王孫女并金印歸國。令隨王母掌行國事。而哈密夷衆亦上書乞封罕慎副忠順王。後事下兵部會議皆謂罕慎雖國人所服王爵之封違彝輕授。遂加崇秩重其名號。總理國事俟其奉職效誠請者日附。通國奉奏別爲處分。詔釋土魯番賊黨之繫甘州獄者。復哈密。時罕慎執其酋長哈哈械繫既而請釋之。延撫侯璚議曰牙蘭實土魯番黨也。哈哈焉能有無從璚議。都御史唐瑜奏。鴻臚簿馬儀。此

卷五

王

使哈密與土魯番使四百餘人行遇罕東邊却僅以身免。宜捕元兇。蘇亦思馬因與瓦剌和欲犯瓜沙二州。故以緩師。上諭撫之。唐瑜又奏寇出莊浪者自東北而來其寇涼永者則滿都魯部寇甘肅者則亦思馬因部也。審之先據河橋我之餉援頓絕。今宜宿重兵于蘭州。加輕兵于古浪鎮番鎮我高臺諸堡。且密諭罕慎使之原結小列禿因之招誘亦思馬因與彼屯聚。戰守要矣。部難其宿重兵也。已其調瑜又報寇犯山丹。指揮魏英榜濟等被殺。土曰甘肅後

房者數矣。總鎮處所失亡數多。守邊者不職如是耶。其并上總兵焦傑狀處之。總兵焦傑奏哈密都督罕慎遣報虜酋瓦剌克捨并亦思馬因已死。兩部人馬散處塞下而克捨部下立其弟阿沙亦爲太師。阿沙之弟曰阿力古多者與之有隙。率衆至邊欲往掠甘肅且屬罕慎欲與和親。瓦剌小列禿聞之亦欲移至瓜沙二州潛駐。報至已行參將李俊遣譯往諭罕慎勿與親和。兼番小列禿在彼住牧。又報赤斤罕東二衛勿懷二心且益肅州兵以防衝突之患。二十三年

全邊略記

卷五

四月唐瑜奏瓦剌養罕王將入寇罕慎報預之不得利去。養罕王憾之掠其剽木城。又與阿力古多兀王合兵謀犯甘肅。且欲與罕慎結姻。罕慎固不肯從。但恐哈密力不能支。則將及於赤斤罕東矣。今宜假罕慎以名位使益固臣節。赤斤苦哈剽殘之民宜極卹之。兵部以爲然。請諭罕慎。聞於養罕王有甥舅之分宜曲意調議使革心悔過。仍多方用間分散其黨。保爾部落守爾疆土不可棄累世之績。其赤斤餘民以麥一千餘石賑給之。京指揮顏王奏備邊六事。一曰

蘭州距陝西一千四百餘里。寸臣每冬于蘭候往無
固志。宜令恒駐蘭。西應莊浪。東保河橋。北爲固靖聲。
二日莊子蘭二百餘里。其間止有堡四。兵衛寡弱。虜
常入剽。請增築苦水灣驛堡。廣資儲置守備。三日甘
肅奏表千五百餘里。雖有拒按。祇惟一王將較。無所
忌憚。公肆貪殘。請于肅浪各設一憲。臣俾飭兵戎。而
集貪墨。四曰甘肅將臣。既占肥饒。復專權濫。請度田
以實。給老弱之軍餘。五日器仗多眚。諸臣務肅伍。毋
占役。六曰驛吏憊以迎送爲急。報邊爲緩。請申禁之。

卷五

三

總兵周王等。奏哈密都督罕慎。詳報虜酋瓦剌阿沙
太師。與其平章把禿撒及阿力古多王兀麻捨王等。
分駐察罕阿剌帖兒等境。欲入剽。而利奴思王子。鎮
藍阿麻王。復侵奪察力失等四城。野也克力達子。亦
分屯失把力哈孫及橋山之地。欲往甘肅剽。今混境
亦有烽。爲之請兵焉。土魯番兀也思太子及兀也思
王等公主。并哈密將軍慎母。各貢馬匹方物。因未賜
藏金紵絲。并帳房絲段絹疋藥物各器。等物有差。弘
治元年二月。兵部言甘肅孤懸河外。太宗皇帝以

諸夷難處難守。特設赤斤罕東等衛。各授都督。領補
西戎。又設哈密衛。封脫脫爲忠順王。以鎮鎗北門。然
後甘肅獲寧。後脫之孫無嗣。朝廷命其甥把答木
兒爲都督以治之。既而爲鎮寧擅阿力王所殺。并據
其地。哈密遣民逃居苦峪。復命把答木兒之子罕慎
襲父都督。營領遺民。許以有功封王。久之罕慎克復
咸城。哈密人再疏請封。且請瓦剌養罕王及阿塞不
帥等在彼通勝。未獲寧處。得假寵。天朝庶可鎮壓
遠夷。本爲阿屏。事下本部會議。會謂宜從所奏。上

卷五

三

曰罕慎既能克復境土。撫輯夷衆。其令襲封忠順王。
結金印冠服。應否遣使。禮部查例行之。左都御史馬
文升言。陝西甘涼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始取之。立
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盛漢唐之末。皆不能
守。宋則全失之。至我朝。立行都司。太宗命官鎮
守。正統初。虜酋朵兒只伯爲忠順王驛將。肯克平之。
天順間。索木毛里孩爲患。誘致寧夏仇康。奏師數萬。
自是虜入河套。寇抄不已。成化二十年以後。時被侵
擾。每獲厚利而去。我軍未嘗一挫其鋒。且陝西之路。

可通甘肅者。止蘭州浮橋一道。賊若以數千人據河橋。則糧運難通。援兵難進。而甘涼難守。關中亦難保無虞矣。今甘涼兵疲糧少。乞預處分。從之。土魯番阿黑麻王攻哈密。發都督罕慎。而委其酋長牙蘭住守之。綽卜都等舊款附哈密。遂攻牙蘭。殺其弟。仍奪其叛臣者盼卜等。人畜以歸。上念哈密處破。欲發屬諸夷以圖興復。乃賜爵一級。兼之綽幣。先是哈密部下阿木郎并脫脫卜花等。避阿黑麻之難。率衆來歸。詔給口糧牛具種子農器。居之苦峪沙州。至是巡

金邊鳴忠

卷五

五

撫羅明言哈密使臣前後留陝。今應送還者二百五十八人。其積貢與避難復九百七十人。苦峪城垣歲久傾圯。今宜修築。赤斤罕東二衛以缺食求賑者尤衆。阿黑麻囚阿木郎之來。心亦憂疑。宜遣勅諭之。凡百供費。非蘭州儲積所獨于。是戶部行陝庫報五萬金。截民糧益之。禮部言土魯番連擅阿黑麻王。并其妻哈也呵喀各具番書。遣使貢馬。乞賜蟒龍九龍渾金各色勝襴紵等物。然自遣使之後。印誘殺罕慎。據有其地。其不義如此。今得免于誅伐。足矣。所乞

恩賞不可濫施。

上曰罕慎爲朝廷効力。阿黑麻既

真結親。又忍心殺之。所奏乞皆勿與。九月兵部言往年結阿土魯番殺罕慎之故。阿黑麻三陳狀。向未輸服。因再降勅省諭。番書再奏。稍知警畏。請復申諭。令還城印。以贖前愆。哈密夷及諸國番藉口糧乏。紛食互市之利。往往留寓甘肅。恐有前代氏羌雜處近甸之患。請諭諸守臣。凡貢番回者悉遣出關。哈密避難者及今秋歲時月。獲送苦峪居之。土魯番連擅阿黑麻王遣使至肅州求貢。因獻還哈密城池金印。請賜

金邊鳴忠

卷五

五

處分兵部議阿黑麻不道。賊賞却貢。賜勅諭令悔罪。近又脫脫近屬子孫陝巴。權掌國事。聽繼王爵。凡所處置皆合機宜。不費財力。坐收十九年之已失。皇威遠被。故能如此。彼今所貢獅子等物。蓋假此請罪。與向來入貢之意不同。謂宜特賜容納。原拘留使人亦宜資給遣歸。徐圖所以勞來。哈密安集陝巴之道。似爲柔遠長策。從之。五年二月。詔哈密陝巴襲封忠順王。給賜金印冠服。并護門兵器物等。仍賞哈密都督同知奄克李剌。及陞都指揮使阿木郎爲都

督倉事以土穆番獻城多罵亦虎仙等前後撫諭之功也。陝巴襲封歸國與野也克力奴禿卜花台卜之女結婚乞禮賞部議以一品婚禮定數賞之。六年正月先是遣達官法虎爾丁等勅安定王千奔令送陝巴家屬千奔不從云陝巴不應裝歸爵當歸緯兒加前忠順王罕慎之姪千奔弟也故千奔求立之且要賞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覆奏以陝巴乃忠順王之孫素爲國人之所推前哈密未封遣使諭取應立者緯兒加自知力弱懷貳今事定反覆不宜輕信宜令守臣齎勅及錄段校布往撫之。四月土魯番速達阿黑麻率兵夜襲哈密兀者百餘人竄降者各半陝巴阿木郎據大土刺以守圍之三日不能得阿木郎請也克力奴刺二部兵爲援皆敗土魯番遂殺阿木郎執陝巴以去令其酋長牙蘭據哈密移書甘肅守臣請本國既獻城池阿木郎復潛導野也克力至其國中抄掠事是時番貢撒刺巴失等二十七人還未出境于是甘肅官奏言阿黑麻曼爾小醜往年破哈密而加恩贊正策効順觀阿木郎有過當其請奏治乃

輒擅攻所殺番文僭號言涉不遜乞命將選兵先捕酋長牙蘭等上命兵侍郎張海都督緘謀親往經略之張海上安邊六事一曰哈密奔潰諸夷熟羌來歸精聚蓄育羣犬豕之人而崇養之識者寒心聖之不可從之尤難不立酋長未有統攝釀成大寇幸受其弊譯審奄克李刺寫亦虎仙等皆可任使領其衆無凡庸之患矣一曰馬黑麻打力者舊哈密人也叛入土魯番脫據城印復冒番使此賊有家屬在甘者緘之以剪其羽翼一曰土魯番在哈密西七百里土城二十戈甲不滿三百兵馬不滿三千兄弟離殺昔很何約句奴絕漢趙充國勅諸羌毋令解歸元昊寇宋皆野利天都二將之策种世衡以謀去之虜情可前知也一曰貢利夷所哨也昔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馮奉世矯制誅之郅支單于拘留漢使陳湯矯詔屠之今阿黑麻殺罕慎業莎車之罪執陝巴即郅支之惡事仰貢路爲生若務姑息墮其計中請又回賞賜諸物封閉嘉峪關絕西域貢內振國威一曰甘肅中東西三路延三千餘里增築堡牆農閒大理或地

有砂石。用植木立欄之法。或水路未通。用他邊窖水。法一日延緩之軍。請議戰陣。請選游兵三千。倘專甘肅。主客五萬人。務足三年之食也。勅廷臣集議之。悉如海所奏。開關徑首為長。上復令再議。兵部奏陝已既虜。房弱可知。就使復還。亦難復立。謂宜革其王封。居之甘州。令奄克李刺寫亦虎仙。分管三種夷。從之。十月初。哈密寄住夷人。有三種。一曰回回。二曰亮兀兒。三曰哈刺灰。至是哈密衛都督奄克李刺言。于兵部侍郎張海。謂夷人以種類高者為根基。非根基正大者。不能管攝族類。請以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失伯顏答管回回。亮兀兒知院阿南答。及指揮使苦木管亮兀兒。哈刺灰千戶拜迭力迷失。平章華失帖木兒。及舍人迷力迭失。虎力管哈刺灰。海據以上奏。謂七人者。衷心信服。宜稍崇名號。設為酋長。庶幾得其効用。部議悉當。上乃賜勅海。謙行之。海謙奏遵勅開關。其天方圖撒馬兒罕來。仍左驗放入。歸夷之寄居苦略者。有以待之矣。臣當歸朝。比至真定。復得勅令賑甘涼邊軍。海等亦不復請。復復命。

臺省勅奏海等。經略哈密。幾二年。無緒請還。遂下第獄。請降有差。八年。本兵馬文升奏。比來虜數犯永昌莊浪。及謀報七萬。牧賀蘭山後。宜選京營以待之。宜大原調各四千。今益二千。合萬人。作延緩之援。延緩原調遊兵三千。今益二千。西安原調六千。今合萬一千。作甘涼之援。免屯田之遺。贖妻子之質。稽草湖之役。張懷老宜罷。而彭清勇宜擢。上是其請。虜寇涼州。劉寧禦之于林山兒。斬五十級。復戰于沙嘴。斬三十級。獎之。都御史許進奏。武備廢弛。得人為要。舉彭清勇。清郭詢馬榮吳江熟于邊事。上允之。比旁哥也克力之地。其酋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亦不刺因王。各遣其頭目用野兒等三十四人。款肅州塞。言為進北大達子劫殺。欲遷近邊住牧。恐中國不信。乞容貢及互市。太監陸開都督劉寧都御史許進會奏。謂彼以善意來而拒之。恐生別患。請許令有難之時。暫就境外威遠城。部覆住牧。互市可許。人貢不可許。七月。上尋番連壇黑阿麻。既獲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令牙蘭據守。且自稱可汗。侵掠沙州。逼費罕東諸部。

自附罕東都督只克請救甘肅守臣以聞。兵書馬文升議。此虜桀黠殊甚。不加之兵。終不如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壽。論曉夷情。及令守臣邀請來。詢以襲斬牙蘭之策。壽至。陳罕東至哈密道路甚習。且謂罕東番兵二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爲後援。持數日糧。間道兼程。襲之必克。文升喜。請勅甘肅守臣如壽策。進偕寧王肅州。駐師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率衆遁去。惟餘番夷八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遂不可。

卷五

三

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岡。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于事。但遠征勞苦耳。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問歲祿二千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陸岡報土魯番。送還陝巴乞通貢。楊壽議觀各夷動靜。以爲去留。其撒馬兒罕七處使臣。以禮遣還。送議奏可。十一年虜將寇肅州。楊壽追至黑山項項林。斬首四

十九月總制王越上言。哈密不復。非所以率舊章。陝巴不用。非所以舉世族。愚以爲仍封陝巴爲忠順王。令率所部。還居哈密。上從之。加賜陝巴大紅蟒衣。十二年。舊都督彝繼曰甘肅三面皆夷。雖設衛而無險。比來募軍之令。每下。差繁役重。人不樂從。至以本衛投報之人。遷役于別衛。人情尤拂。宜以熟習舊操者。聽徵入而督助者。止于本城。衛田肥饒。宜清影射之流。民編管成伍。無轉輸之勞矣。莊涼增官。政出多門。將愈分而邊愈廢。乞省將臣。罷遊擊。乃便軍征。

卷五

三

哨正役之外。有朋合馬價。自脩橋頭。採辦秋青。尺籍之家。財力俱屈。乞罷無名之征。申貼軍之例。部多采之。莊浪守將桑麟奏。西番巴沙等十三簇。至于牯什界碑。來侵邊堡。請牧兵分路討之。兵部謂十三簇皆熟番。不可擅殺。驅之出境。其可。十五年。阿黑麻充土魯番使人入貢。守關者物色知之。請賞于法。錄其誘陷哈密之罪。部謂陝巴曾爲阿黑麻乞賞。今以貢而繫之。過其歸順。諭令自新。止勿繫。十六年。巡撫劉璋奏。西寧僻遠。虜不能歸。先年調西寧八百。莊浪二百。

涼州四百。永昌三百八十。山丹二百二十。請選各衛操之都督劉勝。奏甘肅各衛原額旗軍共七萬三千九百四十餘。見在止四萬一千六百餘人。餘皆逃亡。凡腹裏清解到者。隨遞去。其本處軍丁亦懼。倒馬通糧。爲官司較。率逃不歸。臣當令自首者暫免追負。候豐年補之。不一月間。自首者數百。且募兵之法。一人給銀伍兩。今召回軍丁。免其負。比之以募募兵。所費相遠。從之。十七年十二月。先是陝巴既歸。勢力單弱。哈密人復有謀立土魯番真帖木兒爲主者。陝巴懼。

分設四衛

卷五

三

復挈家出居苦峪守臣以奄克李刺及寫亦虎仙爲夷所信。令回左右陝巴。仍遣百戶董傑護之。傑等至哈密。阿李刺等六人約夜以兵擄傑。傑知之。謀召其六人至。立斬之。國人遂不敢有他志。甘肅守臣以聞。請勅陝巴還居哈密。諭奄克李刺及寫亦虎仙。同心輔之。以次收復土魯番所占。刺木并哈刺帖能等。城是役也。分守參將吳鉉。及副使李瑞登之力居多。云都御史亨。奏臣等已護陝巴。自苦峪還國。又諭令赤斤罕東二衛。及哈密都督奄克李刺。寫亦虎仙等。

輔翼之。仍拘止番之幼子。真帖木兒於甘州夷館養給。徐議處置。正德三年。招撫肅州叛番。且卜苦等。居沙州城。巡撫才寬以百戶董傑爲功。權之。先于元年陝巴率子。速壇拜牙即襲其母。土魯番速壇請速兒。乃通哈密入貢。求其弟真帖木兒。部議土魯番稽遲既久。願乃卑辭以請。弟爲名。真帖木兒。羈留我郊。止得古人質所親愛之意。原館之。而勿發。忠順王復清釋其編管克伯亦等。守臣亦不允之。五年虜入莊浪。總兵衛勇等斬首百五十八。各以捷聞。六年以真

分設四衛

卷五

三

帖木兒付之哈密。令其賒降焉。十月虜犯山丹。張廳禦之。斬首六十五。再犯甘州。自琿戰之。斬首百六十三名。報捷。巡撫張翼總兵王勛。又報斬虜于新河。得首一百八十六。復斬于涼州。得首二百四十七。詔陞資有差。蘇泰斬虜于大河灘。奏級一百十有三。復斬于大沙。奏級百有七。臣檜斬于陸壩。奏級七十有三。各獎屬。董傑斬虜百有九。吳英擊賊九十有九。獎屬亦如之。張翼屢奏捷。曰徐德襲賊羅墩。得級八十。一亦卜刺復來紅泉。王果等夾攻之。得級百三十二。

明爾禿斯冠嘉峪趙承序等得級百涼州之役蘇泰得級八十一觀音山之犯王昊得級六十甘肅守臣因警乞餉戶部執奏曰全陝歲徵額給三邊餉此外有年餉十三萬矣數請發帑已遲一百七十餘萬關中鹽又三百六萬七千五百餘引矣告乏益急不知存留百萬之儲委之何地入年虜亦卜刺次于討來川乞賜鑾錦仍乞牧地稱與哈密都督和親乞貢諸多不遇都御史張翼竊遣其使以幣帛與之諭使効順移營荒野虜遂西入烏思戴也據事聞兵部議亦

卷五

卷五

卷五

卜刺竄伏邊陲苟延性命乃敢陰懷謫許非分妄求鎮巡等官略無制禦以利竊之是納侮也宜令總制張泰等審計預防九年太宰楊一清言戰將之與守將各有攸宜禦虜之與禦番爲用亦異安輯之道全在得人如徐應武振抗雄皆其材也樞部因懼之自真帖木兒之歸土魯番也其兄連檀滿達兒誘拜牙郎匪之他所復奪城叩使他只丁守其關于是勅都御史彭澤經略之前張翼所奏捷爲延按成文所初賊盜猖獗甘肅苦之時遣給諫司冠司報往勘其

情以報內批各官棄機冒功釀成邊患固有罪但前已有旨發遣其勿復突蓋翼等有內援故不候勸報豫肯宥之都御史彭澤平蜀還自謂陝爲鄉土且已有鄧璋總制之矣引疾疏辭不允澤及奏全陝荒饑四民流徙而徵調督運如故恐其患不在邊夷而在饑民也請令鄧璋賑平涼之東馮清賑平涼之西上憲駐漢中以撫流移詔可澤又條具土漢補冬操之抽丁陳兵防軍東之和市山丹屬協守鎮番屬涼州紅城屬莊浪則提調事也立遣軍之議司開納

卷五

卷五

卷五

馬之於餉餉脫班之法連敘事之謀部議悉當暫久操之餘舍不必改爲正軍也十一年兵部王瓊奏都御史彭澤李昆前爲通事馬驥所說哈密城叩俱已獻還然而他只丁尚據城以激重贖乃既得賂去而連檀拜牙郎仍拘于把巴反之所評彭澤增賞物以懷來之終不得其要領許晴卒無厭經按馮時羅亦奏回夷非患可懷宜閉關絕其貢十二月土魯番復據哈密寇肅州遊擊芮寧敗沒寫亦虎仙之謀內應也兵備陳九疇廉得其情奏通事毛繼等數人賊懼

謀泄乃遁去。勅蓋璽張永總制之。十二年四月總兵鄭廉敗土魯番于瓜州。獲七十九乃遁。秋土魯番攻肅州不克。遣使請和。陳九疇阻回之。李昆不可欲釋還其所拘榮澤哈等。後得上番酋恩報瓜州之役。遂擒朱兒馬黑麻。疏下測部繼後併寫亦虎仙俱斬。于市。十六年土魯番表貢。因歸所虜官軍。並哈密王。奉安惟王尚留。乞還其原使。兵部議許之。延接濟勝。本記番總求通。窺我重利。雖下問閣之令。未與問罪之神。乃具執器從之辭。不取拒之狀。恭惕相半啓其。

金邊略記

體親所欲。既足驕傲復萌。宜阻其貢而制其變。而部執議如初。嘉靖元年正月。甘州五衛軍大亂。殺巡撫許銘焚其屍。總兵李簡太監董文忠以聞。兵部議言銘之死一則法太過。失士心。銘死雖酷。不失爲正。而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所克謀。一旦有急。乃揚言使銘受其怨而已。得脫免。即不與謀。宜受偷生避事之詞。及總兵李義等官首鼠畏縮。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法當併論。得旨。西事未寧。隆文忠姑降勅切責。義等仍容戴罪領職。其倡亂謀惡。御史驗實。

孫騰從勿問。許銘官爲收殮。贈右都御史。給祭葬。其家屬使衛還鄉。章陞按察使陳九疇爲食都御史。代銘。然銘之死。實李隆以私恨。嗾部卒殺之。隆等楊稱銘酷虐激變軍士。朝廷尚未鑒故。故部覆如此。巡撫陳九疇奏請按三年宣城衛額等勦番事例。三路進兵征之。當用騎卒二萬。餉十二萬。總兵徐謙奏稱甘肅兵弱舊有蘭河等戍九千。近以河東多事。仍留原衛。而本鎮所選遊兵二千。亦調河東未歸。請勦總制李誠遣歸所調。盡發舊額戍兵。仍令廷寧二

卷五

五

鎮各選精兵三千。期春初集蘭莊。併發甘肅各城主兵。今爲二萬。春深分道進攻。詔下李誠詳定以聞。至是鉞言二臣議處兵食便宜。臣已次第舉行。此虜自正月來糾合。順跳過河之衆。直犯鎮城。而莊浪虎外各占水塹。往牧若專事遠略。不復內顧。恐西海之賊未能遽降。而北虜虛繞。邀我歸路。腹背受敵。矣上命兵書李鳳民總制之。統師充總兵官。給事鄭自璧等言土魯番斗進貢。世受國恩。往探哈密以叛。都督練謙侍郎張海。開關絕其貢使。諸夷無所得。怨其

酋長速壇阿黑斯旋自悔禍哈密復爲我有。又真帖木兒以迫逐陝巴之故。守臣誘致甘州。轄養數年生。還鄉里。感朝廷德惠。且與甘肅居人往來頗久。奉制皆好。二酋者一則貪利。一則懷恩。鼠竊狗偷。處所不無。然電起。湮滅。未有糾衆深入。因城堡迫撫臣。如今日者也。且逆賊亦卜刺阿爾禿斯。竄伏西海。尤監覷。與土魯番二酋。先世新族。使烏合而來。甘肅二鎮。可爲寒心。總兵姜英等戰回賊于甘州。襲西海賊于涼州。所斬獲一百四十六人。四年姜英又敗寇賊。

今邊警記

卷五

三

于苦水峪所斬獲百一十有一。都御史陳九疇言頃土魯番所敢犯甘肅者。以我納其。初貢從其買販。任其進往。驗知我虛實。啓戎心也。寫亦虎仙逆謀已露。嘉賓就擒。虎仙乃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施。爲末王之賓。而守臣林于客。謂回夷一左右其足。而我遂有安危。所以拱手聽命。館馬上下客。轡轡擊逐。郡驛。遂致寄位之夷。勾連接引。爲今日計。卽不能爲武帝勤師之兵。亦當效光武閉關。以絕西域之貢。倘容涵隱忍。不絕如故。臣恐河西永無息肩之期。

也。誠欲謝絕。必先固防。而防策有二。一曰去腹心之疾。貢未歸者。無慮數百。其冒名撒馬天方諸國者。請羈置內郡勿遣。係土魯番哈密者。遷之兩粵。而藉其財。其謀逆諸回。再行覈實。亟誅之。二曰備侵襲之患。閉關之後。虜必合謀求逞。而河西土馬單弱久矣。宜發帑募勇。以充伍。購易西馬。以充騎。醜夷失所。憑藉腹心之疾。可除也。五年三月。先是都御史陳九疇。兵書金獻民。各奏哈密二種。向因避難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等處。異類雜處。終難輯睦。控馭一失。

今邊警記

卷五

四

事變叢生。議將肅州北境棄地。威虜舊址。量與築室。修城。以安插之。總制楊一清覆議。各夷內屬以來。未嘗爲患。今過忘清防。遷之外。此不北合瓦剌。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且修營城郭宮室。財力不貲。逆未形之患。而興得已之役。自困耳。臣請毋事紛更。小王子之屬洮州也。金獻民主撫楊一清主勦。本兵李斌請行總制王憲議之。至于土魯番之來貢也。一清又主撫。上以爲然。六年十月。哈密餘衆。散處苦峪赤斤肅州諸城。前後千餘人。僦屋賃田。邊臣因撫留之。

給牛種間從官兵出逐虜有功輒加賞資所掠輒與之初給種米五百石後或百石諸夷亦頗安之及是其酋亂吉李刺合刺友畏兀兒等以居種請益兵備副使趙載以諸夷失國內附天廷待之已厚我軍貧困倉廩空虛而彼輒求田土與之額內屯則不可置之戚虜遠地則不欲宜告諭諸夷責以興復大義卽不能存當量給衣食不得妄有陳乞上然之先是巡撫陳九疇太監董文督兵有謂首虜達檀滿速兒牙木蘭俱斃死于鎗炮之下九疇等卽以奏捷兵

全明略記

卷五

五

書金獻民太監張忠都督杭雄奉命未至而聞捷亦以獲首虜間俱得陞賞至是土魯番屢進書文求通貢使署名皆達檀滿速兒牙木蘭上已疑之會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九疇等妄圖邊釁言功不忠疏下大學士一清票擬并同經略便宜上曰卿昨奏請甘肅夷情悉合機宜其中二事似當商者若著郎中賈集耀章恐不濟可推一人開墮引招商方不悞又將三年冒功治罪前置之不問朕恐未服夷情失甘肅之變今二大皆是彭澤陳九疇始成之今之巡

撫等官不懼朝紀輒與和字或多殘殺或將財產盡侵或以見在夷酋欺詐冒功均爲重罪乃不能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倫不識文字大半之徒卿知此意方便傳行朕所寄託輔導元臣當要視國如家盡心公道如朕所意乃可卿家思之將票收錄封上勿得回護一清不敢回言上乃降旨責九疇不能督兵剿寇以致攻破塞堡殺掠軍民乃妄稱首首已斃冒功陞賞欺罔不忠今錦衣衛達問金獻民等受命專征扶同奏捷令巡按御史械送七年尚書王憲因言

全明略記

卷五

五

牙木蘭爲番夷腹心而帖木兒土巴等被驅爲羽翼今內自猜忌掣肘來歸中國之利也義不可拒且安插于天倉毛目之地視先年益遠而防亦嚴擬給之糧循舊例量減而費亦省巡撫唐澤亦言前賜勅書若違責遣以行恐致褻威取侮必其悔罪輸誠方許通貢上命尚書王瓊議之既而忒木克亦來土古爾者亦來土魯番獻還哈密城而求貢王瓊奏發其向所羈拘貢使惟與通貢至京分爲兩運焉詹事學士霍韜疏自土魯番脂哈密以來經略未見底定或

言絕貢。或言通貢。聖諭曰：必有悔罪。真正番文。然後允。今尚書王瓊所譯進者。小麗之語。無印足徵。戎騎難馴。可虞者一。哈密城雖云獻還。然典復無人。遂有棄置不同之義。夫棄置不同。番愈得志。却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可虞者二。牙木蘭者。土魯腹心也。擁帳二千稱叛。而番書曰：不知。豈誠不知耶？詐降侮我。而責我曰：納叛。叛不歸彼。哈密亦不歸我。可虞者三。牙木蘭之屬。摩也。驅之。則死而不肯去。納之。恐爲內應。肘腋憂。可虞者四。或曰：

卷五

五

五

陝俄蕭孤。雖乘哈密可也。臣則曰：太宗之立哈密也。因胡孽能自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今其嗣三絕也。天之所廢。于諸夷中。求其雄傑能自立者。立之矣。必哈密之後也。多見其固也。或曰：蕭銀一錢易粟三升。殺死不贖。何有于哈密？臣則曰：此戶部之罪也。昔我太宗之供邊也。悉以鹽利。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墾腴地。藝菽果。歲時慶豐。天成間。粟石銀一錢。時有計利者曰：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五分得一引。

請更之。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得八引之利。戶部以爲實。遂變其法。允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縣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輟業而歸。邊地荒蕪。米粟一石。值銀伍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陛下試問安攘之策。上覽其奏。下部究極利害。以聞。十二月。土魯番虎力納明兒引兵刺犯甘肅。遊擊彭濟斬其數首。虜退走。乞入貢。賜之王瓊以聞。兵部覆：番自貢後。置奸內地。事覺乃絕。多縱反間。傾我撫臣。然終不敢入寇。許貢入關。而虜兵已到。此于

卷五

五

五

閉關通貢。利害皎然。哈密之立。豈能中邀北虜。使不遇河入套也哉？臣以爲立之無益。適令番挾爲奸利耳。當以通番納貢爲權宜。以足食固兵爲久計。王瓊上言：臣嘗觀都御史唐澤御史劉廉議處哈密土魯番事宜。背身親履。歷見真而議當。可謂國是矣。恭師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我之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不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剌之

援而進無資。彼合辰州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諸府。甘肅之根本。而傳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饋餉難通。五也。于是瓊再奏辭命禹班師。有苗束格。禹平水土。西戎則叙。卽今春書沙州之地也。臣願懷柔遠人。罷兵息民便。詔如瓊所議。給安番苗牙木蘭于湖廣。九年兵部以西番不特叛爾些藏等。糾集諸番入寇。一歲中報數十至。乃言往者西番有通商互市之令。爲茶與大黃諸

卷五

四

物盛中國在彼仰以爲命也。禁網疎濶。奸商私市。取足賈堅。而不煩給于縣官。處置失宜。有司之過。近者西番爲此虜所侵。因以役屬。洮岷之間。不但結于番。又且構于胡矣。請委王瓊。悉圖制御。六月先是洮岷等苗夷。若籠叛爾等族。屢擁衆入犯。王瓊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聽撫。惟若籠叛爾及刺卯等族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叛爾二族。焚其巢穴。刺卯等族震懼。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降七十餘族。獲牛羊器械以千百計。捷聞。上降勅褒獎。併錄

赴而平。賜銀幣有差。瓊至陝。且二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舉約東入貢。北捍俺答。經歲無烽警。及是諸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苦番暴。恐一旦瓊去。夷患復作。咸詣撫按鎮守。乞爲奏留。爲代奏之。十二年二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三事奏。其一欲治先任都御史陳九疇罪。其一欲盡人和番。其一欲歸彼降人牙木蘭。先是小王部落卜兒孩因內變。逃據西海。爲莊密邊患。且二十年。已懼小王子。納款于我。守臣勘上方略。無何吉囊等擄十萬衆。也套犯花馬池。

卷五

卷五

四

以入固涼。各邊戒嚴。不得間。乃突出五萬騎。亂河西。濟。襲卜兒孩。大破之。總制尚書唐龍以狀上。且言卜兒孩哀遁。西海獲寧。納款不必議。一意審固謀。略度之。仍諭屬番帖木哥。或以窮歸。卽計擒重賞。部覆如龍議。十七年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禦之。斬首八十三級。十九年六月。毛刺同類相讎。其酋奄克乞我來州住牧。至是毛刺刺陸桶字刀忽。還爲回夷所敗。遣使叩塞。願與奄克同住。且言西番侵之。欲與交惡。尚書劉天和言。瓦剌之部。素稱強盛。弘治時土魯番據哈

密都御史許進厚嚼以金幣令擊走之。正德時番大入肅州副使陳九疇權使无刺令襲其三城虜掠萬計番聞之狼狽而歸肅州之圍遂解其爲我用久矣番寇必藉其力能爲我邊輕重也今及其兄弟困窮之秋從而撫之感恩自倍我如不受必折而入于番爲他日憂矣宜亟許之二十年巡撫陳卿言西海虜內卜兒孩據西海二十餘年實甘肅腹心之害若果擒滅則罪派西寧諸處得耕牧休養河西孤危可轉爲安但虜情叵測未有如得歲求遣子入侍酋長入

卷五

第七

觀之事嚴之虜寇甘州土官百戶馬能言於總兵楊信以奢迷等圖竊進貢回夷九十餘人驅之禦虜寫亦阿力等九人死焉巡撫詹榮以聞詔言回夷絕強胡而閉中國誠以恩寵相洽威靈足恃也楊信輕聽馬能之言無故驅以禦虜挑怨召蠻實爲罪魁上按其罪二十四年七月西海虜酋整克其初北虜小上五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有年及是遣其屬何都赤赴甘肅納款求得內地而居之巡撫張璠等奏整克部精兵萬人若不得請必爲套虜所吞是藉寇兵

也納之便二十五年正月部覆奉旨甘肅自經土魯番殘害哈密以來藩屏衰廢邊臣歷年經略西事迄無成功赤斤等方日亦削弱回夷住甘肅生恩目番貽患最深馬黑麻速壇踵襲父兄之惡包藏禍心今又結婚无刺陰據哈密占種沙州土田意在內侵止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循順其情照舊容其入貢其求討地方住坐徵照牙木蘭事例安插俱不准行二十八年五月都御史楊博等言甘肅平川境外諸山大磧泉山口小孤山三處各造墩臺一座西樓南臺僅尖墩高接平川四塘墩從之八月肅州邊外屬夷總計日羔刺等舊爲土魯番所迫款求內附已議安置肅州城北威虜等地十時未築城堡苦虜夷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至是歷事監生李時賜疏言不便大且貽內地患請下所司籌畫徙之境外詔守臣爲經略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王儀參將劉勳修葺威虜并金塔寺古城添設白煙墩等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墾具諸番背舊首奉令各如所擬地居住計

卷五

第七

第八

所安置番帳七百餘所部落男婦二千四百餘人遂與爲鄰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凡一應番漢人等不許非時交通出入違者加之重辟于是肅州數十年番害頓除總督王以薪以聞因列上諸臣功狀上深嘉之以薪博加恩先有成命乃陞儀勳俸各一級仍資銀幣有差九月虜三千餘騎寇榆林參將劉繼先等戰却之三十年七月延綏張遇等言本鎮自國初以來未經開市法宜慎始且東西相距千五百里無邊牆爲限而鎮城北距大邊紅石硤僅九里外即虜巢雖定邊稍有邊牆而地多平漠于此立市恐招虜侮延綏兩鎮所與市者惟虜套一部花馬池界在二鎮之中有邊牆三百餘里可以爲據宜合延寧二鎮同此立市限以日期先後互易總督大臣用防秋例駐此以便調度兩鎮各帶兵馬分布防禦庶事體歸一氣稟可觀十二月總督尚書王以薪等報延寧馬市完凡易馬五十餘匹虜酋狼台吉等約東部落終無喧嘩涉秋冬三邊絕警疏下兵部覆令歲九邊功牧不戰良以馬市稱康之故宣大督撫及

在內文武諸臣衆已加恩請賚陝西三邊總督撫及各鎮大小奔走諸臣于疆事者三十三年二月甘肅總兵王繼祖延撫王誥遣降人王真率卒百餘人出塞揭虜酋那木孩巢斬首三十三級魏謙吉奏甘肅孤懸河外東起金城抵玉關地廣兵稀額兵八萬六百餘人半多逃亡兼之老弱其堪征操者僅二萬七百有奇今俺答之衆號四十餘萬逼窺邊以戰則果寡不敵以守則分布不敷矧鎮番守備改設恭將兵亦當增請召募河東臨晉平涼民兵以實營伍事下兵部言補軍之法莫如土著今欲召選臨晉平涼內地之民以補甘肅鎮番之戍恐人情未便三十八年十一月陝西督撫王慶弼等言哈密係我屬衛又爲土魯番所併近番王涉連檀之子脫列連瓊復據哈密哈密夷庶虎爾開的等被其殘虐田禾悉爲踐踐饑寒迫切携孥內附別無外好請分發甘肅寄往哈密國師都督拜言李喇等各部下隨住鈴東仍將精壯選充夷軍通事食糧隨操部覆言虎爾開的等六十四名內係哈密屬夷者許令拜言李喇等鈴東或收充

夷軍若舊係土番番者須厚給餼原俟回朝貢之期帶回本國。詔可。三十九年癸丑吉報山丹分口之捷二百餘級。俺答與奎房犯西海。師之者徐任也。四十四年虜犯肅州總兵劉永業師兵禦之沙窩敗之斬首八十六級。迨至孫山湖尾而還。隆慶五年火落赤每馳山丹大泉間志在出嘉峪。恰哈密所遇邊吏陳師以防之火落赤乃從紅山中渠馳西店略西番爾刺等族又略日羔刺真帖木兒諸族已乃從西山羊舖過邊。邊吏竊牛酒不敢犯寒。萬曆五年虜以貢

乞寺名

乞寺

乞寺

好乞寺名。上賜西海寺曰仙華寺。是時俺答內寇復得修城青山益求索無厭使大把等致書于開府侯東萊請令五裁剝麻縣道待次并予料工建寺于西海之岸索經與師供于西寄寺中御史邢珍奏記虜數數然如此恐松山嘉峪諸首相煽而起宜修木景岱及于永昌鎮番先是河套酋略瓦刺戮其長死者千數諸酋皆怨偶伏嘉峪為報怨地通約俺答俺答老耄第詐許之已而切盡黃台吉徵永邵卜禩兒都司及宜大酋來乞西寧開茶市迎生佛飲長生水

携數十萬眾守塞上亦不犯邊御史李時茂曰番以茶為命豈得委權于虜哉供佛給茶百篋示恩已足禁勿予市冬番僧恰打兒漢至甘肅謁俺答復引把漢擺腰詣仰草寺修醮事都御史方逢時與給事裴應章所見略同曰夷狄相攻中國無與第嚴待之六年春御史黃應坤請通事二人于宜大遂授郭名李福保甘州百戶秩資免稅虜王略統番廿藏諸族大獲之自此番人苦虜聽其詛約與相盤牙而延寧套威亦獲利而西矣四月俺答特許以法籠其下母近

乞寺

乞寺

乞寺

城母踐禾所過甘州外遊殫溝至昌寧已而入邊從永昌王曹古城每過從則給食以中其驕然增置塘軍馬視虜緩急慮其總美水草也總督董世產移蘭州備之七年御史羅應鶴奏曰曩時丙免索茶猶賴虜王訓治之堅彼初約今則窮蹙之矣請茶微意不過二端竊操市權可以威切番人而繫其命撓中國散法冀其我子從虎州而西寧而河州孰得吾禁不者亦重貨厭之也禁勿予便九年丙免益以索茶市未遂故略楊答二番族及漢人在田間者總督邵光

先賞讓卜失兇等。因罰馬如初。執火力赤五人來獻。詔賞俺答金幣焉。十四年。哆羅土蠻引蛇布禰兒都司及奎虜卜失兔莊禿賴從邊外川底走。而松山酋着力兔亦欲略黃毛達。刺。即。互待清水之市既畢。乃趣西河。諸夷治鞍。時奎虜何業阿不害。暨于鎮番邊威正恰。迤西走于大紫溝。而哆酋大會之。擁逼寧遠堡。一將李魁陳善道。列陣以禦之。方休舍于牧羊川。以四酋長爲質。火落赤亦馳范家營。板及亦馳葉菰走昌寧。變力良在獨青山。阿倫居南山關。奎虜來則

卷五

五

皆喜欲以故居居奎虜。而方言即上移草古城一帶。皆從水泉關門而入。一軍透新花。一軍透西花寨。總督郭光先曰。諸虜西牧所至。輒供流賞不之。段布米。麴諸經費。率取贖錢充之。請撤雲中革哆酋之撫額也。巡撫曹子登兵備萬世德等策虜情曰。諸虜既云西搶。何不直走西底。顧乃枉道南渡。豈非虛聲。啊我哉。迤東不數旦。可飛渡洮。迤西不數旦。可直衝肅。而我西河卒散處千五百里之間。南山無邊墉以限之。胡然相恤。禁關吏毋內虜。虜聚衆壓境。有言。郭光先

全遼略記

卷五

五

不得已。遂延俺答故事。聽虜騎由水泉關門走洪水出境。八月兵書張佳胤。追諭前撫董世彥。俟東萊。當時妄聽俺答。假道內地。坐此失例。詔奪二人諡命。假道者在莊浪。則假鎮羌在黑松。則假鐵櫃在涼州。則假泗水在永昌。則假水泉寧遠在甘州。則假石硤。虜亂番繇此。而其收番亦繇此。是之謂大瑕。十一月。肅州兵備朱正色。偵奎虜之來也。同麥力哥。以三萬人寇。我師大戰于紅橋。參將孟孝臣指揮汪承宣。讀賞之。正色大罵不予。虜遂圍腹墩。正色設伏。楊沙多所斬獲。虜退空心墩。而軍從東西河掘邊去。旦日虜復入。略沙窩臨水間。正色闕陞人馬堡中。置火砲居外。陳三層。神鎗箭手。視旂鼓而叠出之。虜大不敵。走出邊有。詔正色任事。拒寇可嘉。他悉罰治。臺臣奏誘麥酋者毛大也。行所部。如九九罰以報。兵書嚴清議上。詔釋卜刺俄大勿捕。毛大并允除其罪。清又議曰。姑停三娘子之嗣封。使之流虜東歸。然後可。十五年。方言馳黃河。膺搶生番。阿泉力覺。先絕其歸路。挑戰中流矢死。它虜悉還鹽池。酋婦泣西牧之弗利。

也。請乞故道還巢。路將陳善道護裹至黃馬圈。而虜五百騎強欲入邊。引其縛。參戎張君恩楊國相弗之容。蒼頭軍以刀毆酋婦。傾跌。而諸虜咸噪。牛的箇等來佐鬪。我軍益發矢石互擊。各墜崖下死者衆。君恩善道各受箭瘡。我師遂獲牛力箇等八酋。以軍法告掠之。曹子登行洪水。令歹酋妻移轡車去。四月。賓兒哈西寧其弩瓦刺他卜囊。率精兵千餘往岔口堡。從泗水圍門。我師獲其掠者曰永保。卜部也。十六年。瓦刺他卜囊及著力屯提兵往腦海鈔黃毛。從鎮羌

卷五

卷五

卷五

關門而過。十七年。海虜從南川入境。登鈔擺羊。已乃鈔南山生熟番。兼略漢人。兵備萬世德。遣參將鍾一清。讓他卜囊卜囊以其人畜還。而副帥李魁執言虜得我漢人多矣。人計三百餘畜數千。今安在他卜囊。歸口無有是。遂傳登高牆。魁亦捕伏西溝。窮追至南川。虜騎直上山。據其頂魁亦鳴砲。後軍不繼。魁與指揮阿承印李世順。劉韶李崇謙皆死之。兩臺都光先曹子登以失事聞。給諫張希皋劾奏之。諸革瓦酋賞兵書王一鶚。議免萬世德官。頃之瓦酋假火落赤以

來乞罪。十八年。僉事萬世德贊畫招撫。虜馬生番如刺卜克等一百廿五族。部落五萬八千餘。三月。莊涼把總孫大名蔣印等出于喇以口。青洋水田。斬捕首虜一百六十七級。夏。寄僧阿赤兔搶番寇內邊。總督梅友松歸罪于瓦酋。而扯力克又至塞。火首擒首宛首。宰酋克首。賓首。或邀我洪水石硤水泉大黃。而使涼州以西。甘州以東。絕而爲二。或鹵我歸德捏工沙溝。而使河洮不得安枕。或盜我武勝馬營水柞。而使莊浪不寧。或衝我虎溝紅崖水磨溝。腦松林李家莊。

卷五

卷五

卷五

而使西寧爲魚肉。乃引衆從古泉占堡。至邀番三若族。凡三舍。皆開牛羊堡中。虜因風縱火焚燒其族。守備高崇謙于城上發火砲。虜退止壁山。副戎李聯芳馳土門。李龍丁文臣馳烟口。時虜分兩道走。我亦分營以趨之。孫繼祖李龍丁文臣周輔賀汝登包繼賢師七百爲中軍。趨千麻。高崇謙帥三百爲左軍。趨杓山。李聯芳韓啓太譚賓郎應圮。帥千人爲右軍。趨包家大頂。虜出零騎誘我師。而溝中伏發。聯芳奮力擊殺甚多。三軍不應。鵝兒竟砍聯芳。啓太賓應圮皆亡。

陣中。左軍中軍兩戰而兩敗。臺省薛三才鍾羽正王養浩張天德交章論其事。或募河南山東勇敢士。或募火酋市賞。或繩扯酋之主謀也。或追論始禍者。于是總軍門請任土官魯光祖爲遊擊。往援西寧。兵垣隨駭塘報之失實也。六將軍已陣亡。而云醜類受挫。虜來往此寺古城。大率廿有四日。洮岷死如麻。而云絕無所掠。何也。是時總督友松亦劾奏曰。泰將鄧鳳陰携香力免部虜四人。居于營中。乃領兵而趨虜營。議獻所酋。劉承嗣等隨其伏中。此皆鳳陰携質虜。及

金皇各已

卷五

五

其發難而不力救。何辭以對哉。詔下鳳對狀。而罷承嗣以下。賜聯芳官。九月。番官韓恩及裨將原進學哨于邊。執阿亦免來獻。繫之獄。復通于乞台熟番。徵走掘工川。焚其造寺之木。一夜而盡。乃下令。購火落赤首千萬金。齊都揮於是番王完卜。乃言景古城和政驛事。實擊虜死者十六人。進學復遣哈着察之果然。其所謂董利等者。皆扯酋火酋頭目也。乃出阿赤免問其狀。皆如之。得實。督臣始上募府首功焉。冬。虜人嘉峪外邊卜失免來施水泉之壩。我兵斬捕九

十五級。御史周盤讓曰。洮河之敗。文武吏後先解纜。幾二十人。而論者猶不已。莫若以扯酋放歸于巢。而明示火酋以不赦。寬假歲月。聽塞上便宜。母事倉皇。母持宋事。輕詆款貢之非。母引漢事。據其出塞之效。書奏有省。十九年火酋攜庫兒與相等渡河北走。酋長可卜列宗塔兒鵝兒四百人。逐牧嶺刺州南山。南山卽石門大山口。烏思藏門戶也。會七鎮精兵皆至河州。番長哈六束韓六乞台諸番共率八百餘人。俱如約。將軍劉承嗣原進學吳顥等深入刺川七百餘

金皇各已

卷五

五

里。斬捕一百五十有五。生獲可卜列等一十二人。諸番莫不執白旗。以牛酒犒王師。火酋西還。卜酋敗北。乃率其相鼠竄于二川。此總督鄭洛招番之力也。洛憂諸番附虜。招抹益密。生番復自虜歸漢。屬于荒者四十餘族。各給以白旂割付。令其趕馬殺賊。諸番大喜。賓免妻聞之。還我紅帽課泉等十四圍。武勝堡馬其等七族。降附者二千人。是時火酋尙巢臚海。與大成比妓。爭奪紅帽。而番兵願治蕩芟以效。廷論紛紛。咸咎洛之不肯深入。撫臣葉夢熊曰。征兩川最也。

臣督洛曰。征青海最也。羌之與虜。狀貌彷彿。軍行之際。波及生番。自務保塞之方矣。議者曰。築洛山寨。所以輯番。土官楊受。獨以爲鐵線山寨。故番地也。建堡屯番。所以達青海之聲息。而臺省王有功王德完。皆言虜不可信。李本固復言番似可疑。于是遣給事張棟。行邊以聞之。奏記頃見順義王使者請官。或請旗。或請由扁都。或請由川底。結轍于道矣。火酋尙籍虜王勢。恐復跳梁二川。狙詐罔極。上念之深。後先所發馬價三十二萬有奇。棟又奏官洛烏思藏番兵。故

公邊略記

卷五

五

楊督二族所統。遇散處幕。與我兵無涉。番不足恃也。太僕丞徐琰亦倣此意。十月萬世德於莽刺川。斬虜首級一百四十餘。生擒十餘級。奪復盔甲夷器四百余件。本年於水泉口。斬虜首九十餘級。十一月又據甲提歸。遠出青海。焚縣巢穴仰華寺計擒奸細而還。克臭大會火落赤。庫兒等七夷。託言建寺。大鈔洪水口。破水黃山之間。進及担工武勝人畜甚衆。驚及河洮。克臭依丙兔潛居莽刺川西山。大帥尤繼先提兵擊之。斬首百有五十餘級。蓋鼓番以破虜也。克

臭每吞咬西番。番怨之。積哈六部出番兵百人。韓六部出番兵五十人。誓以滅此。火落亦臨新城。諸置水塘。恭將張應時結其歡。與之市。御史劾奏曰。是應時合虜回之交也。兵書王一鶚曰。始火酋偕阿榜之請。收我水塘也。其說爲備。莊酋甚哀。陰貪水草。而陽假我以誇胡。且得侍之內援。異時又據以爲巢。毋令執爲故事焉。及火酋挾我建寺捏工川。御史崔景榮曰。捏工故河州外境也。與威正等之水塘。并宜同禁。二十年永火二酋欲寇甘州。馳嘉峪關總督魏學曾報

公邊略記

卷五

六

曰。河州景古城。素有天險。畫地而守。賊豈能飛度哉。政恐洮州平漫。無可阻者。獨幸彼所逐牧木甲竹槍。龍尾八千餘里。今已燒荒。胡馬必不能絕飼而馳也。二十三年瓦酋久知我能河主戰。黃固衆虜市期。復擁衆馳分水嶺。誘捏蘭朵硃我塞上。先期兵使者劉敏寬朱朝聘。遣裨將孫秉乾陳三奇莫負時等。帥百金之士。捕伏南川山谷間。而郎中顏宇坪倅龍鷹高第。又皆轉餉勿絕。虜果乞柞越關而入。未半而我伏兵舉烽火鳴砲。大將軍楊藩。大兵四回至。矢石如雨。

虜乃中分營東西走。而刺撒爾捨等族。番兵合營。虜自日出至哺。大戰數十合。我攻其內。番攻其外。虜益首尾不相及。大破之。斬首捕虜六百四十五級。殺虜悉從刺撒爾捨。迤南渡海而遁。臺臣李汶田業以捷聞。上曰。甘鎮大獲。朕心加悅。內閣輔志皋。題位。張于陞。撫臣汶樂。各陞。蔭有差。本兵石星。戶尚楊俊。民皆增秩。召總督鄭洛。收番族有功。擢之。二十四年。永酋欲報西寧之役。火酋欲報河州之役。引兵十餘。寇蔡旗堡。我師敗之。斬首十九級。火酋既勦。請假道。

歸金。竟走乞台。故道于是。牛心四麻古金峽諸零騎。見去。丁肅撫田業。修奏其事。曰。如果道川底不必備。如果道銀光。不可不備。西撫呂珂請曰。河歸之南。控丁之北。推擇強番。授以世職。俾爾圖虜也。報可。三十八年十月二十日。銀万二酋。糾吉囊犯于昌寧湖。參將賀世勛斬首一百十六級。乃廿一日。寧夏巡撫黃加善。後報二酋犯廣武。捕斬八十。地之相去。二千餘里。地之闊也。距一日。兵垣駁之。四十年閏十一月。御史董定策。彈肅撫劉敏寬之碌碌也。大帥柴園柱父。

子。身未出戶。而錄其幼子柴時亨。斬其恰首。何其黃口。能殺酋長耶。李希梅喪軍五百。來國臣清湖之四百人。鄭崇雅三酋之百口。沈光祖斷喉于嘉峪。此皆全覆掩敗。而扶隱若是。四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總兵李懷信。得謀于賓虎娘子。報曰。銀定反。成大樂諸部。有西犯情。乃署分四路。王國灼等爲左營。出山丹。麻濟邦等爲右營。出河壩。張道等爲中營。出鎮番。而付師趙維翰。出鎮夷。以阻海虜。深虜住黃明河。斬捕之。千鵝山。共得三百七十五級。級中爲銀首目者。速代。

大爲反首目者。虎卜害哈泉什也。兵備劉遵憲。李應魁。王之謙。而露布軍門。則劉敏寬巡撫。祈光宗也。兵垣抄參曰。揭舉敗款否。與堵截例同否。酌之。四月初三日。銀定反。成。同合受氣三兒等。從青土湖脫。散山總兵李懷信。副帥李秉誠等。設伏斬捕。一百八十八級。總督楊應聘。以捷聞。天啓元年十一月。虜首銀定等。犯于鎮番。參將王承恩。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衆。巡撫徐養量。以聞。六年六月。哈首黑酋。據南山而犯。甘州。大帥董繼舒。追堵于牛心。斬首六十級。大雨雪。

驟至乃收師七年二月套酋土賁火力赤等入犯撫臣王國禎鎮臣徐永壽副將周士顯設伏夾擊之于鎮番

職方氏論曰河西方略莫詳于漢矣武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自墩煌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犁渠皆有田卒數百人置較尉領護以給外國使者故能用屯田士以擊車師漢之老臣無如趙充國竟圖上屯田以制罕開易代而後諸葛武侯准中之法要約可久明興九邊屯政春耘夏苗秋穫必三報課始未嘗

人遊略記

卷五

三

不綜核而後陵夷之也甘肅轉饘咸陽逾千里而饋士補伍調軍動經萬里昔者石城之役項襄毅忠不請京營良有以也嘗待罪樞銓時河西材官多久陟于河西之任習而安不見異物而遷弁類信之莊浪岐而南懸涼州岐而北繫一線之孤危南控羌戎西遮番域北絕胡穹遶亘難取借藩于屬國屬國不于常視我強而我服視我敵而我擒故金牌可旌而關出關入之奸惟謹玉關可開而五步六步之教惟勤不然者屋哈密之圍恤而疲八水之民艱嘉亦不刺

之景從而爽海西之後諸適足自點而起戎心耳每觀馬鈞陽文恢復哈密記躊躇一十七年費勞萬形退威未飽許恭襄論二難四緩之議亦燭照之矣昔狄青不報儂智高雅能逆計而陳九疇忠勇自誓中常侍之餌于間說也已盈耳胡然生牙木蘭輒奏得敵哉隆萬以來北虜馴尾宣大而攫爪生番其于二川迎佛請僧蠶食諸族未有寧日於戲安遠長羅燭然史冊以今較昔罪乃不在僕爾罕文也西僧乞貢給符限年勒名約數庶幾免于授

人遊略記

卷五

三

於青不射對晉高舉於西而射人習忠良自晉中興魏未嘗皆恭襄論二難四緩之議亦燭照之矣昔狄青不報儂智高雅能逆計而陳九疇忠勇自誓中常侍之餌于間說也已盈耳胡然生牙木蘭輒奏得敵哉隆萬以來北虜馴尾宣大而攫爪生番其于二川迎佛請僧蠶食諸族未有寧日於戲安遠長羅燭然史冊以今較昔罪乃不在僕爾罕文也西僧乞貢給符限年勒名約數庶幾免于授

寧夏略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寧夏古朔方地也。卽古夏州。南北百里。東西倍之。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踞都于此。爰迨唐宋。胡齊李繼遷趙元昊。累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洪武元年。大將軍達底定陝西。卽其地立寧夏府。五年。罷之。徙其民于陝內。九年。後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都。又增左屯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轄後中二衛。并平

卷六

虜塞州興武寧州四所。于是地廣而民庶。與八塞並列。而環慶開城諸內地。藉以籬籬。於厥淪胥。廟表之穢者。近于年。雖我大明。舉之席。稚之上。豈不烈哉。太僕寺丞梁焚仙帖木兒。言黃河連扎。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腴。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足食矣。從之。十三年。故元國公火脫赤。知脫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乃集路渡黃河。歷賀蘭

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圍之。火脫赤等就縛。獲其全部以歸。二十四年三月。故元達王阿札失里冠邊屯。朵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遂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二日復趨師深入。至黑領雅山等次。洮兒河。獲人畜甚多。還至金鞍山。復征黑領寒山。至磨鍊子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扎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元剌罕。掩襲虜衆。大獲而

卷六

還。二十七年。從慶靖王。梅於寧州。二十八年三月。諭寧夏守臣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介之以爲旅。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漢。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卿其晨昏。深謀無怠。永樂初。寧夏總兵何福奏曰。所謂軍在邊者。五月一更以息之。屯田。饑軍內。選驍勇者。免徵其租。河州多產馬。購其良者。陞卒。寒矣。宜給皮裘狐帽。上從之。曰。等邊。悉當朕意。何福諜報塔灘賊龍秃魯。所在於不老山。將冠軍夏。其神鬼的。可以資之。不從。上覽其奏曰。論也。龍秃

魯灰心計可行也。然後發言鬼的哥恐洩機故託說內實襲我。若不出捨得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前山西大同。其速勒之既而山西報灰滿黃甫之掠。皆如。上所計。十年總兵柳升奏築察罕腦兒舊城。賜勅報曰。修城之策固善。城成之後。守者須用幾人。少則難守。多則難于餽餉。朕意此城。不過關隘。一二人逃卒若寇。卒至不能禦之。反以資之。爾更熟議其便。正統二年賊由迭烈孫雪山入境掠。聲言欲掠楚府。跡其所在。多於莊浪寧夏山後。上勅都督

二事李已

卷六

三

方政出大同。都督史昭出寧夏西北。都督蔣貴自涼州出。會兵分道追襲。阿台朵兒只伯等。蔣貴走夜不收于賀蘭山後。史昭亦擒賊郭馬哈木審元。阿台等欲往亦集乃而屯。貴等各軍至魚海子。逗遛彌月而還。陝西都御史陳鑑奏其虛糜。莫若養威蓄銳。以圖後舉。上命行邊兵書王驥會計以聞。三年三月王驥奏臣同總兵任禮蔣貴擊敗胡虜朵兒只伯於石城。殘虜食盡竄於九魯乃地依阿台。貴將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錦賈。間道兼行。三日夜及之。虜衆迎拒。拊

揮毛哈刺奮入其陣。諸將率麾下乘之。執其酋左丞脫羅及部屬百人。斬首三百有奇。獲金銀牌六。璽印二。馬騾駝千四百有餘。兵甲衣裘稱是。阿台與朵兒只伯以數騎遁。是日禮兵至梧桐林。執偽樞密同知院判金院等官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執偽萬戶二人。言朵兒只伯竄野狐山。禮令爲導。將二千騎追獲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爲平章阿的干招其餘黨來降。都督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執偽右丞都達魯花赤等三十人及馬駝械器。蓋兵出沙漠。千有餘

二建野記

卷六

四

里。東西夾擊。虜衆幾盡。謹遣都指揮馬亮指揮馬能奏捷。上賜勅褒獎。遣官宴勞。十一年總兵黃真奏議慶府韓府護軍及其草坊馬匹尚多。乞選三千助臣協守。兵書鄺楚謂護軍二千已足。宜于河南潼關直隸諸衛原選三千半往寧夏。半往延安。冬候春回。歲以爲常。上曰。真不棄時匡畫。每請益兵。益之不善畫之。與不益何異。參將王榮以花馬池興武營馬草乏。請殺草于民。都御王文曰。陝西殺草。或撥於兵警以備用。或折於乏糧。以資邊。別無可撥。因贖草於

延緩邊境黃河遶西納之亦難變更西安平涼臨洮諸府比歲水澇供儲之外貧民遠邇其何以堪宜令榮如舊督軍於彼湖坡及王達所遺空閑牧地及時林積之參將丁信奏據鳴沙州城山旗口報嘗聞虜計於金積山牛首寺窺見土民五人與寇隔溝拒敵已而寇以番語誘之五人者遂棄弓矢南向叩頭即作權隨之而去又聞四里土民人亦多隨寇臣切懇張州下戶并九渠等四里土達雖因國初歸附然無他生業誰憑學牧墾之今而掠矣寇掠其孳畜則

今呈奉

卷六

五

衣食艱窘易於誘引為變乞撥倉糧賑濟以安其心從之天順元年總兵張季泰輕犯洛陽川參將林良率兵追之過墩空而伏發沒于戰所兵書王驥遲未榮朱傑以拔其守邊五年以虜酋索之聲命兵侍白圭往寧夏延緩督其軍金事李觀表寧夏並河四百一十四處採草官湖多為勢家所壞乞所司清勘從之七年都御史竑請于腹內寧夏中衛及莊浪增立臺墩下守臣議之遂墩舉火腹裏馳之自為定例若腹裏增臺恐虜入境賊烽四起官軍之往禦者無

所的從人民之散處者反致驚疑也遂已之成化元年巡撫陳份上言寧夏一城遠居河外東西千里盡作敵場初設五衛復選涼軍耕守之規脩矣北征遣去臨鞏尚存約可三萬輪班代更夏秋僅半奔馳離曠情苦萬端乞為諸軍占籍移家計口給田國無贍軍之費人懷私守之心衛官百數習勇實鮮蓋邊情既艱軍政亦劇訪舉其人量加祿秩少小喪領庶幾才幹梁為特用報曰可二年十二月尚書王復奏寧夏二路皆衝中路靈州往南二百八十里舊無墩東

入邊界記

卷六

六

西二路堡墩相連聲聞不接賊深入皆經此請以東路與武營後至近寧與花馬靈州東西對面各百里自花馬東南紅兒山至環縣西南長流水至小鹽池西路自河北分水嶺至固原十箇城及不安墩至靖勝中路靈州至石溝兒一路往皋州胡蘆磧一路接小鹽池至萌城西二十里添設墩臺二座共計五十八築塔掘溝務在寬庶可容運糧接應商民止宿避空量摘附近屯堡每墩撥給五人堡連烽接鹽貨流通馬糧漸增矣從之七月賊由花馬散入平涼劫掠

越二十日。參將韓斌王安遊擊將軍趙英等令兵截其歸路。賊遂入興武。付總張榮不敢進兵。賊奪入靈州。總兵李杲性不出。使都揮焦政出戰被殺。八月賊入固原。都揮林盛軍屯甘州牧所。遣指揮董晉等截殺二級。尋復遇賊。戰於西山長城。大衆突至。官軍死二十二。賊遂擁羣牧所而營。官軍堅壁。賊陷開城。殺其令於達教雨湯敏。虜其妻子。居民一十六戶。遂長驅靜寧隆德六州縣大掠。王復劾以處之。寧夏付總兵林盛奏邊事凡數千言。大要謂近因榆林

寧夏之警。調京營各軍。外領邊城。就糧各堡。勞費安處。河套以邀待勞。彼主我客。勢成倒置。副集之脆弱。亦與城守者無異。宜令陝西西安洮河秦鞏等衛。約可十萬。簡閱精壯。得四五萬人。脫有寇警。守臣酌調之。平涼固原環慶邠延。表裏援之。既不遠煩師旅。亦可以省芻糧。今之邊兵。多不足用者。無他。以修明爲奇異。以姑息爲老成。平居乏驅下之威。臨事多犯令之卒。向者衝突。未能近捍。今茲居安。敢窮搜。貪官使卒。糾結成風。賣當役貧。抽強配弱。是以甲仗非素。

習之。毋隊伍無其難之心。養士雖多。無益。國計乞勅各將速加遴選。從之。七年寧撫張鑒言。虜每出賀蘭山後。與套爲一篇。見大陣許。寧副帥林盛。治于虜情。假以重權。各提萬人。分東西之責。部議已設總制矣。事遂寢。八年撫寧侯永初奏。去冬虜從花馬池入。參將錢亮領千騎戰於三山兒。虜乃敗退。始約寧夏路將羅敬張翊。刻期會擊。越日乃至。又虜從楊柳墩寇。萌賊太監王清總兵沈煜擁兵不調。越數日殺帥。許寧率兵至。虜始遁。法宜治。部議行。王越發諸罪狀。

既而清現各稱力單兵少。上責之曰。爾等不遵朱水節制。擁兵自不進。縱虜逸運。若罔聞知。負委當密邊警。方殷。姑宥之。兵部奏駁寧夏守臣之疏。太監王清武將沈煜林盛羅敬張翊白玉周海。徒負大旄。憑寇出沒。未聞勦盡片計。乃爾明言。出境難擊。畏敵而不畏法。宜命總督王越究清煜等失律以聞。時大帥率勲臣守監又近臣戚繼光等。不綱軍旅。張大捷。伐屢命禁師。所費動百千萬計。志所軋沒。莫可究詰。凡厥否臧之夫。未有棄身首于藥街者。頻年煩徵發。

邊人苦之。吏部侍郎葉盛奏記臣與撫臣徐廷章等議。寧夏在城井中路懸於河西。近者虜情多在河東。河東雖名一路。勢亦三分。其接河套沿邊與武花馬池。實與延綏之定邊相接。其中高橋直抵萌城。與環慶相接。其西韋州鳴沙。則與固原靖虜相接。所關車步萬八千六百有奇。精銳可萬人。今視雄專於興武。林盛專於花馬。仇理專於韋州。劉忠專於莊浪。魯鑑專於高橋。兼援沙井。其進南之要。如石溝小鹽池。萌城。宜三分涼州之調戍者。趙英往專其地。又增築高

全邊略記

卷六

九

橋之墩十有一。照寧之堡一。至於甄別人帥。若沈煜者。第口體貌肥大。不便馳驟。其失機狀。雖以盛公直亦無知之何也。總兵范璋奏。開虜衙待河水一合。欲走西涼。而寧夏孤城是其歸路。請將原調河東掣回守之。仍如侍郎葉盛以涼浪戍車。悉調萌城抵高橋而守。從之。九年春。范璋塘報。賊抄虜入興武。截之于沙井兒。而巡撫軍亦至。夾攻之。迫至沙窩。生擒二人。斬首八級。上以寧夏年來止有此捷耳。十三年。寧夏撫張鵬議。增馬謀於韋州三路之總小旗代補者。

連年征調。俱未辦竣。速宜監併。各廠所積秋青多泥。損宜市其陳而貯其新。士之布花。官之俸鈔。長期爲患。名存實喪。宜嚴督責之罰也。十四年。巡撫賈俊言。寧夏軍三萬六千五百有奇。更增客兵一萬。則芻糧有乏。宜行往歲馬文升之奏。餉贖四也。加納也。免郡縣赴京給由也。各如所擬。十五年。太監龔榮奏。寧夏東路花馬至黃河東。半山墩西及黑山營。相去幾二百里。說者以河可恃而凍合可憂。舊牆低薄頽壞。欲收築高厚。遂復萬人舉之。二十一年。都御崔讓奏。王

全邊略記

卷六

十

平虜城寨兒溝。增築牆一道。築堡一座。墩三座。廣武營。移墩一座。中衛河南增築墩三座。移築三座。報部爲案。弘治五年。五月。虜入寧夏之廟山墩。指揮王良趙璽。領兵三百拒之。接戰未久。虜伏兵七八百騎突起。衝官軍爲三。良等併力禦之。不克。趙璽十四人皆爲所殺。王泉營備禦王傑未援。亦爲虜圍。會總兵李俊等兵至。乃解去。鎮巡官以聞。并自劾。上命停巡撫薛文總兵李俊。俸并太監張府俱戴罪。王良等三人下御史逮問之。七年。都督盧欽言。寧夏臨戎。而屬

守所領人馬一千或八百中有老弱。乞如宣大例。分領三千。別營練之。部議寧夏東西四百里。北有賀蘭之險。南有黃河之阻。兵分勢寡。號令不一。請于鎮城。選三千爲團營。戰則領之。罷則歸之。提撫專而應敵。豫矣。十一年。總制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賊斬首百二十級。云北虜之招。陳野也。克力爲患。副總張安陸。鎗和善。擊之于花果。總兵李俊。延綏。綏。副總朱瑾。合兵。追於大把都城。設伏于柳溝兒。大勝。乃還。牛羊以三千計。上賜級各有差。十二年。巡撫王珣。奏邊隘苦

全邊略記

卷六

十一

于無水。每以就水。故失於追賊。臣聞本邊舊有古渠三道。東爲漢渠。中爲唐渠。今見通水利。可爲守禦。惟西一渠。逼在山下。首尾三百餘里。渠兩岸高峻。中廣二十餘丈。相傳亦漢唐舊渠。古道雖存。已多淤塞。請發卒疏鑿成河。引水下流。修築東岸。積土如山。斬削如牆。山口要害。各設堡壘。軍沿河按伏。以遏賊衝。令耕種其內。稍以益儲。請出幣三萬。併借靈州鹽司六年課之直。以給其費。從之。十四年。兵部謂寧夏。自春夏以來。寇或數千。或萬餘。悉從花馬石溝萌城。直抵

鳴沙。喪亡人畜。不可勝紀。近聞神英楊玉。分統六千。于環慶鞏州。似非所宜。或遣趙銘魯麟。分布花馬。上從其議。自虜中歸者。云李羅與倚巴。聚四萬。小王子六萬。期七月尚未到。貴州何也。乞勅太監苗達。大挫其鋒。方肯過河而退。不然。佳兵無已時也。是時虜先後掠數十。而輝林以十二級奏捷。朝士必之。吏部主事楊子器。一日激勸主將。過薄。檣林支解二十人而去。主將聞城自守。乞按以法。免遣後艱。二日調遣軍衆。守臣既不能拒賊。又不能撤勝。一城之外。視

全邊略記

卷六

十二

如秦越。人心忿怨。始不可言。夫豈無智勇材能。敢關者。惟此無所召。故彼無所應。束手離心。甘受虜困。請令邊將遇虜。不得輒請京軍。就於隣居徵調。拒者以軍法從事。三曰逆料敵勢。如虜在綏。則守綏。而甘涼之師出。虜在夏。則守夏。而大同之師出。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出。劫其營。蹙其勢。上令行之。邊臣巡按燕忠。奏環固花池。寇騎充斥。有數月圍者。有全堡掠者。焚傷不忍言。而守臣冒爲欺罔。兵科屈伸。奏小王子深入固原。火光營盤數十餘里。聞陝搖動之勢。朝

不謀夕而苗達朱輝史琳等且拾得虜擅帳器物爲天兵振揚也。玩日愒時。互爲欺蔽。今日虜帳之遺留卽前空巢之故智。虛彼奸計。略不自慚。方且稱獨巢爲奇績。指棄物爲畏威。律以誅心。罪在不原。降勦切責之。兵部策邊事急。外報參差。請遣使覈其事。於是令錦衣千戶牟斌斌還。上言。四月中大舉自鹽池直抵韋州。七月楊琳遇賊黑城。千人皆沒。八月郭鉤傳劍。偏裨吳江楊玉神英禦之失利。金玉成之。推原其故者。鹽池萌城爲賊衝。而諸將不駐此。百里而

今通略記

卷六

十三

趨者。賊也。韋州乏糧。而轉運畏掠。故不至也。舍場收折色。役士採銅。則馬多瘦也。靈州鉄脩河者。賊奪船也。賊伺之細人者。數數也。轉運之民疲極。宜恤免其他役也。邊情傳以羸馬。則置郵之誤也。宴賓薄惡。賈貢夷怨也。墩軍揭敵。碎敗裙爲旌旗。胎虜笑也。帥府所過。撤有司羊鹿好酒也。虜入寇。先之以精騎。數百哨資。而後樓營以行。師律甚肅。深爲可憂。大司馬悉指其弊。上曰。苗達朱輝史琳已有旨切責矣。姑使戴罪自効。史琳在榆林時。有書生獻策曰。虜入鹿塞。

宜令兵截殺。否則猜老營之虛。皆可成功。琳不能用。是役也。總督以賞緣受任。才實不足。制變。兵出無紀。又多規避。養成虜勢。肆入蹂躪。三輔震動。平慶之民。歎者甚衆。時人有過虜經之地。見人髮遍野。荼習宿草。風吹之旋舞。莫不痛心。諸郡民苦轉輸。後數年尚未甦。而物價騰貴。其行師之費。動以萬數。帑藏亦因以虛焉。十五年總制秦紘。勸王珣之議。立衛于花馬也。史琳之議。立衛於韋州也。徐錄之議。增營於興武也。修堡則可。增官調兵則不可。且近于花馬池之西。

今通略記

卷六

十四

壘田萬頃。募屯稱數。頃可得粟五石。依堅城以爲家。強矣。十六年寧夏太監張佃。報虜四十萬。駐察罕腦兒之地。總制秦紘。審之自虜中來者。云分逐水草。便獵牧也。紘抗言。守臣倡爲虛聲。謂四十萬。則議于衆。寡不敵。虛傳驚駭。其平居畏怯如此。請治之。上宥之。十八年虜圍靈州。虜騎入環縣。遂陷清水營。焚糧二千九百石。草十萬。上曰。清水營堡要害地。所儲芻糧不少。全不設備。致賊直入焚掠。邊防廢弛甚矣。其令巡按問責以聞。虜圍靈州外不克。因肆掠仇鐵。

伏遵其歸。大帥李得亦馳之斬首三十二級。四月虜起營西渡。邊事少寧。正德元年楊一清言寧夏花馬直抵高橋三百餘里。為敵騎之門。近因警議調延綏遊兵土兵無一人至者。不相緩急。彼此抵牾。故也。左命大臣為之總制。庶全陝可安。卻遂薦一清。特命總制三邊馬。錦衣衛屠瑋自陝還云。去冬虜入花馬。陳輝戰於鹽池。陣亡。張瑛迎之於亂馬川。中流矢死。楊一清所調延寧莊混兵不至。或至亦不戰。惟郭邇江漢侯勲追及追馬。喪器而已。楊一清言安邊其策有

全邊略記

卷六

十五

四。任脩邊壘以固防。增設衛所以壯兵。經理寧夏以安四府。整飾華州以遏外侵。初延綏募土民幾二萬。王乾領之。傳釗又接領之。至是守臣欲散遣于各營。楊一清謂此兵之設。東應大同。西援延寧。不可散也。藍海知兵善戰。堪以委之。報可。二年四月總制楊一清奏。頃因建議修築邊牆。挑募濠塹。自寧夏橫城起。至延綏定邊營。連東石池寧靜墩界止。邊牆三百餘里。連濠塹六百餘里。原擬人大九萬餘名。若一併起工。則督視不周。將應起人夫。分為二班。布政司支

八萬。運貯慶陽羅糧。頃因西安平涼。久旱警停。二月以來。時雨連降。又令寧夏起取本鎮平涼固原興工。查得西安等府及各衛所護衛募收等應起軍民共八萬名。比之原擬。十去其一。每班各赴工三月。每夫日給口糧一升五合。仍令戶內助路費銀二兩。每十夫共備車一輛。裝載煤炒器具。每二夫出席一片。探一根。到彼列車為營。覆以橡席。用蔽風雨。其漢中府衛提道之外。地方既不徵夫。量徵其價。運送工所。月稿二次。茶馬項下官銀。勅支一二百兩。置買藥餌。選

全邊略記

卷六

十六

備醫藥。自延綏寧塞營起。至定邊營止。添造墩臺一百四十二座。興築鎮前邊牆壕塹。共三萬七千二百六十丈五尺。令用壓木。已於雪山抹澀。共三十餘萬。運至邊。迨牆完。即令建營房。煖舖。其橫城以北。次第舉之。大司農已給二十六萬。責以垂成。而清以病歸。得旨。邊役姑緩之。一清迂劉瑾意。既而被逮。為李東陽申救得釋。四年太師王宣奏。貽糧之失。袁鑑所節。而霍忠不援。清水沙窩之失。唐彪百六十人死。而李祥衛勇宿忠等。急于脩會。勸有言。忠等為賊

掩襲俱坐斬。餘降賊有差。十月虜寇寧夏。入于花馬池。殺總制尚書才寬。十二月亦率來入奪米寇。馬昂戰于木瓜山。斬首三百五十六。太監劉保巡撫黃瑛以捷聞。初防冬官軍及春放還。例也。至是不代者三。閏春秋兵部清發太僕幣三十萬賞之。人各一金。五年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鐸反。時連理日亂政。流言連將不利于社稷。安化郡王寘鐸素狂誕。或于巫術頗壞異圖。未發五年二月。連遣官往寧夏核實。屯田。屢畝加賦。使者承連風旨。妄增田賦數。又嚴爲法徵積逋。守臣仍計田畝賞。入爲墮。將備卒皆憤怨。寘鐸與周昂何錦等遂次計反。令孫景文家宴酒。邀諸武弁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衆方怒。聞景文言。欣然從之。日即事不就。無所恨。遂執血。寘鐸令人往說平虜將。及所享者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初五日寘鐸設宴。邀監鎮撫及核田使者于家。周昂何錦等伴言有警。當出兵。開城門。截諸巷隘。馳寘鐸第。即席殺諸官長。縱囚掠財。據官艘。懸偽榜。發公帑。以詠劉瑾爲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時副帥楊英遊擊仇誠。方出營玉泉。而寘鐸召之奪其軍。英奔靈州。鐵單騎歸私宅。寧州將史鑑告變。陝大帥曹雄檄黃正帥兵來。榆林副帥侯助參將時源俱援。楊英復督兵至。致密書仇誠爲內應。雄等軍靈州。寘鐸軍壩上。周昂獨留居城中。誠以計誘昂勦之。約所親泛辛。謀寘鐸第中殺孫景文等。拘繫寘鐸。令召何錦還。錦走與丁廣朱訖徐欽等俱捕獲之。五月命湮陽伯英克總兵。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時神英猶未至陝西。及得捷令英帥師還。一清仍往安撫。太監張永獻俘。寘鐸等失謀。封永兄富泰安伯。鎮威寧伯。巡撫王時中謂靈州鹽課司大小二池。先年延寧史番召商中馬計。血掣鹽公私兩便。頃乃因抑商人便。俱詣陝布政。納銀候引。民既重勞。官復展轉借用。不佐邊方之急。自今先令甘延寧。得自傾鹽課。率三載一更。鹽商開中。或馬或銀。徑於本鎮收貯。頗行該部。給引掣放。部議專其責于靈州兵備可也。嘉靖八年套虜駐楊柳堡石臼寧夏戒嚴。三月從瓦窯驗賀蘭山。杭雄副帥趙鎮

等出戰陷伏中。或傷者近二百人。雄等匿其敗狀。主是奉。旨遣杭雄。李撫臣翟鵬俸。而太監張鎮有之。尚書王瓊議。將小鹽池參將移靈州。而革靈州備將。與武營併于花馬池。廣武營併於中衛各參將。而裁其二營之分守者。現又奏西北第一大事。謂寧夏虜自西海由莊浪。四五萬騎飛塵數千里。略無所憚。下本兵李承勛覆。率自鎮遠關至火沙溝。斥堠相接。貴人所謂斷匈奴右臂者此也。近事姑息。以修邊為諱。遂議黑山諸營內徙。敵乃長驅。亟發千萬從事于境。

全邊略記

卷六

十九

如議行十年。寧夏歲調陝西漢中衛寧羌衛官軍一千七百餘。集小鹽池操備。邊境苦寒。軍士難之。每行多道亡及病死。十不得二三。至於是巡撫胡東臬言。軍士苦於遠戍。如赴水火。既非人情。又何功於備禦。自今請勿調。歲徵應調者各銀三兩。輸之鹽池。將領為修邊之費。庶幾軍無失所。亦不廢防。從之。十二年虜犯寧夏之饒遠。總兵王効敗之於絳窩。斬首百四十有奇。十三年夏吉囊犯綏。付副梁虛敗之于倫開。斬五十三級。十一月周帥劉文斬首二十七。延帥王

敵斬首一百八十五。劉致才等亦斬首二十。兵書王憲以捷報。總制唐龍請大賚焉。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奏陳西邊事。國初以來。歷年所造兵車。至今西邊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隻輪大車。車用二十人推挽。其行甚遲。少遭溝渠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故尚書秦繼改造隻輪小車。奏呈。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臣嘗即其舊制。稍為損益。其上置銃砲鎗斧大小兵器。以一百五十斤為準。箱前樹旗而牌。繪以役稅之像。兩傍各施虎盾以蔽矢石。二車相連。可敵三四十人。車用二人更推。一人輓之。又二人翼之。虜眾即入倚牆布車。一里之中。用車十輛。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為陣。而護騎士於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弓弩。又近則以短兵接之。敵走則以騎士出追。夜則用箭。誘騎攻圍。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勢如火城。敵不敢近。後則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與武營之南有鐵柱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飲馬而後入。及其驅歸。亦飲數日而後出。大要害也。臨泉故有小堡。請濬築高丈。包其泉於堡中。常以兵百人。令一校將

全邊略記

卷六

二十

之據守其地其堡外空地極多令堡單力堅三年之後從輕起科及其旁右溝有鹽池令採食使虜致百里無飲牧之地勢自不能深入矣十二月虜初大集兵塞外天和策虜賊我西有備必求犯陰嫩白爵將奇遊二部兵宵行與吳瑛合即吾偵壞卒勿使覺虜果以四百騎東入黑墩適與爾伏卒遇大被創而去既又入義黎川前與官軍接蹙復尾其後急擊之虜棄旗鼓奔爭絕水渡多死所獲器械甚衆又入寇家灣尙敗之人張家堡兵敗之邊人禾稼被野得免于

本邊略記

卷六

壬

蹂躪虜既不得志乃復以輕騎六千西犯寧夏效偵知之伏軍打磴石俟其半入擊牽強弩火礮四起攢絕其中斷虜爲二我兵益集虜盡氣奔渡河我防河卒復以戰艦邀擊之溺死無算戰艦文冠所創制也故諸臣俱從倭典云項之吉囊俺答十萬壓境劉天和議遠守者延寧定邊乾溝花馬也近守者固原甜水靖虜也外邊八枝內邊六枝仍請花馬居中遲機焉十九年兵部言寧夏軍士素稱脆弱行伍充實猶感不振而乃應募他處如紅古城海州都等堡本鎮

金邊略記

卷六

壬

應募乞發補原伍第人情安土重遷而此屬願去鄉遠投者蓋難寧夏風繁役重而餘丁磨礮之苦尤深若不體卹雖驅之歸不能驅也報可二十年四月以寧夏鎮東紅花堡等處莊田給鎮守總兵官三項六十畝副總兵官一項五十畝遊擊將軍一項二十畝以爲養廉之費二十一年春戶部覆巡撫范總言將領各有常祿初給田養廉之制軍餘屯田各有課額亦無餘餘可給將領者自武定侯勛郭奏給各將委任奸軍爲莊頭索取牛犢派撥松鋤人工爲害不可勝言宜復歸軍民耕種上以田地既屬軍餘開墾依擬給還如邊將能遏虜不敢近邊住牧於邊外自關地者任其開種不在此例三十六年五月去冬套虜數萬踏兵西渡山寧夏山後直抵涼莊我軍設伏掩擊前後斬首一百一十餘級三十八年正月巡撫陝西殷學奏套虜俺答等駐寧夏山後逼都回靖蘭河宜官欲掠西番本鎮兵多選入衛餘弱難恃且餉餉可慮乞撤回原人衛并將今春輸入衛者暫免赴班速發餉以爲軍資事下部議入衛兵不可撤也三

十九年總督魏謙吉言往年防秋分委閒住將官提調擺邊非惟無益反滋奸弊必須總理得人方克有濟議將本鎮邊牆分爲三段委布按二司官經營將鎮靖堡新平坡墩起至定南關門十二墩止屬之駐劄靖邊營管糧倉事定南關門十二墩起至興字十三鎮止屬之駐劄花馬池布政司官興字十三鎮起至橫城馬頭河口止屬之駐劄清水營按察司防秋部覆議報可四十一年虜犯清水營副總兵王勲殿此之詔予贈蔭隆慶二年十月賞寧夏巡撫標下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把總呼拜銀十兩呼拜本胡人歸義以功遷至今官是年八月出邊遊擊套虜于山後大青山等處新其酋長雕兒大哈等九人總督王崇古以提問三年四月套虜竊力兔小黃台吉等料衆沿河東岸住牧整言欲渡河抄掠寧夏總兵雷龍等督兵繼興武營宿門出邊至敖忽洞前襲虜營破之斬首一百十二級十一月秋套虜吉能既西掠番夷其部落在套者東西分犯各邊不得利乃移營白城子伺我兵則乘虛入寇謀者得其情崇古檄諭諸酋領先發於是各引

兵從花馬池長城開出邊抵白城子與虜戰虜因縱火火熾而風不利還自焚遂北凡斬首一百七十有七大帥雷龍之功居多萬曆二年俺答以封貢受羈告寧夏中衛所市路遠矣請改徙蘭靖是時二子窟覓一居松山一居西海其家部韓林娃四刺海赤又在河西皆勃勃有西意冬阿赤鬼等略番聲入塞我檄諭俺答走三靜等往誠免等我亦撫其通事人忽哲而罷八年隱布台吉切盡黃台吉卜失兔阿不害有力及松山賓果台吉西海內免台吉後先至洪山

全邊略記

卷六

五

清水中衛屬都口鋒尖墩套虜凡九貢海虜凡五貢矣十年靈州土軍楊文遇等弑恭將許汝維而呼拜土文秀獨斬外道總督高文薦交稱其材當事者以爲降夷也不可十五年卜失兔駐克賴益貪市賞母服呼拜衆之益力巡撫覺營道舉呼拜上文秀曰二并大將材也十八年龍河告急邊官巡邊尚寶丞周弘禱往寧夏飭諸將領舉呼拜及拜子承恩義子呼雲上文秀等其所蓄營頭軍至二千餘人屢以從征精勞勛邊卒以嚴見憐皆莫敢逆其意承恩赴征抵

青海見雲中上谷軍悉赴。乃益自負標悍。暗自付曰。我此如元吳故事易耳。十九年當是時。臺御史堯馨御將卒頗嚴。尤抑折忌。當發青海虛糧。以軍法繩之。思由此怨馨入骨髓。時笑與文秀亦怨馨。會冬衣布花草價及月糧方出給。而承恩遂名蒼頭軍劉東賜。許朝何應時陳雷白鸞等。議二月十八日。鼓颺總戎張維忠所鼓譟。維忠解威積輕。衆馳備兵使石繼芳斬門獄之。時拜服紅袍馬首號召諸軍。皆披甲擁入軍門。縱火聲急。以匯水洞恩等大索得馨。略塞

上達略記

卷六

五

中裝捕家室。皆裸身屏門外。都司蕭詒成中軍梁富國及維忠伏在馨身。請解免。不可。遂慘馨。謂佐馨者實中軍陳漢李承恩也。復斬兩人。收印符拜獄囚。幽略城中。復聚黨數千人。旦日圍維忠。伏奏督激變二十事。是時通政穆永輔過里中。恩適請願招安。然以土壘城門道路不通。二十日總督魏學會行部至花馬池。卽復副總李駒使張雲曉譬恩等弗從。第傳令戒諸軍毋殺略。二十三日時雲及文秀至自中衛互市亦欲反。思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心疑之。

秀殺琦。雲殺承光。迎入城。久之。上從大司馬石星議。詔曰。梁琦馬承光不甘從逆。厚卹其家。後二十四日東賜使至維忠索勅印。維忠勢孤竟與之曰。吾何面目。適自益。推擇董一奎爲總戎。麻貴副之。二十六日東賜稱總戎至武安王廟焚香。刑牛馬。於是導引虜酋直拒潼關。僞授承恩許朝土文秀。呼雲爲左右前後副總戎。至北關高樓授高才張學何應時白鸞陳雷官。吳世顯爲參將。令先入靈州。以六千三百人入固原。以三千人入廣陽。會張雲至。東賜曰。將

全楚略記

卷六

三

軍如必欲我降。請授我總戎。專備寧夏。而後可。不然者與諸虜馳會城也。後二十七日承恩軍王泉管文秀軍平虜堡。備中衛者熊國臣備廣武者袁尙忠。備大壩者趙繼。皆棄逆。賊據城堡凡四十餘所。殺略甚。算惟平虜蕭如勳靈州來保堅守不下。玉泉營遊擊傅桓亦閉關嚴。弗可入。陳繼武助逆。適繼桓繫獄。拜王虎張大紀何安並馳靈州。略鳴沙洲五百戶堡。三月十日守備趙武卽把總潘興轉戰四百戶渡生獲劉伏僧等八人。十一日廣武悉定。後十五日參將吳

繼祖從長樂堡直搗中衛監門捕王虎來獻殺其黨十八人中衛又定是日總督使總戎劉承嗣提定邊兵馳橫城承恩東賜亦旁河而營我將卒力戰遊擊梁繼祖恭將崔張奪獲馬牛羊二千餘頭上有詔如能禽獻軍正首惡餘黨惟與招撫諸生萬錦文秀舅也往諭秀不從迺大治梁先執長史楊燾川繫其室令索慶府書請罷兵微送奉金帛致著力免曰若來治廬甲數百與廟一切皆披漢甲至冠頂著力免使納罕送奉金銀及蟒緞微卜失免微丑氣也

金邊警記

卷六

三

都抄庫兄青把都拾刺乞漢徵者不刺虎禿退微順義王十八日遊擊嚴惟忠過河奪所據四十餘城執王虎何安繫獄斬首捕虜百五十三級虜黨竟盛矣連虜與雲文秀挑我軍我軍發流矢傷虜數人虜酋直走城下東賜推牛犒之部議能捕斬大酋首請比獲火落赤首從比獲兀慎擺腰詔准照興化王事例嚴封侯伯仍與世襲復詔李承恩亦得捕斬劉東賜等除罪是時總督言切盡黃婦貧鬼婦及著力免宰僧皆朝方市夷必求肯捨市賞之利上亦有

詔言奎虜雖入未曾助逆卽宜諭令出邊大司馬石星以爲賀蘭山後水草極豐而祝賓鬼所居在大青山而遠竊必其不敢深入且莊禿賴土妹若舍延緩而窺寧夏獨無擄巢之懼乎星復言順義王忠順夫大既禽史酋求款方切然僅足以贖混河之役請比俺答事約束東西奎虜勿得應賊方與定款上迺詔厚加恩齊後日文秀馳至泉許朝馳廣武著力免宰僧克馳金貴堡東賜因鹵獲城中童女娶婦及歌妓以謝虜虜迺益調甘州莊浪更級諸部四面而至

金邊警記

卷六

天

時雲情吳欽勦帥著力免二千餘騎殺略下虜堡恭將蕭如革轉戰疾力射死呼雲傷吳敘霸擊破之諸宣大山西還敢死士七千人以佐急四月初五日恩及東賜推火車火炮爲營李駒衝鋒奪獲火車一百輛延北至湖中賊赴溺者十餘賜魏學曾表一贖金四十各恤賞久之御史孫琬奏駒功非實詔謂李駒掩敗爲功下御史逮問罷劉承嗣狄魏學曾自劾上曰學曾忠義垂成還與葉夢熊同心連勦駒竟免逮初六日許朝土文秀繫慶王告邊吏殺

院司者實劉川白張清沈彪等四人願以出獻請罷兵總督即使參將鄧鳳往靈州治雲梯攻城後十二日恩等欲汗戰慶憲王正妃方事覺迎者力免娘子入城迎酋長至此樓盟奉金帛及銅方輿地獻吉囊莊禿賴給諫王德完乃舉侍郎顧思謙都御史孫洵奉政張世烈于達真兵備部永春劉基袁弘德按察使李士達及李材而御史梅國禎徐杰則舉李成梁李如松及史宸兵備募可賢主事趙夢麟上竟徵李成梁而以如松為總戎國禎顧思謙赴寧夏書奏大略言賊勢既合必不坐守孤城非近據寧州則遠據

全臺略記

卷六

三

施園上諭朱正色巡撫寧夏是時總戎李嗣軍靈州趙學趙武軍鳴沙洲又恐賊東渡迫以一軍軍橫城至備固原則參旗馬鳴鑒下馬關則副使楊時寧大司馬石星又慮賊由下馬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通請都御史流思孝從關中移千關以為聲援御史孫琬亦請徵淮浙及河南兵以援西安潼關從之進士馮應京試高等通請降賚除校邊方識者以為有請緩之志有頃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亦以殺賊

自存諸獲之於是延緩遊擊姜顯蕭如蕙等期往會虜東自安定西自玉泉擾之我師以二十日進兵擄外城填壕塹脫遁出城挑我承恩乘勝帥虜酋擾橫城焚薊茭略畜產八算已浮黃河略率霸堡東陽嗣得延榆兵西征通微告黃台吉婦即縱男拾達大及姪火落赤鐵雷屯舊安邊磚井堡殺略亡算時葉司馬徵貴陽苗兵一千餘人播司楊應龍亦請往復報罷浙江巡撫常居敬請以浙兵千人往御史傅好禮言不便亦報罷復請乃赴寧夏二十七日總戎麻

全臺略記

卷六

三

貴牛秉忠劉承嗣選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為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從東北角夾攻自未至申戎力戰斬首一十六級獲戰具四百有奇東陽承恩亦虜獲二百餘車我兵追遁中道總督白花馬池還靈州被圍賴許參將至得解後二十九日麻貴牛秉忠及李嗣馬孔英期營兵四面並至是夜夜半乘大風縱火砲鳴如雷益以雲梯攻城賊益擲火砲擊兵士死以千數是日董一奎欲東復橫城諸材堡以饒道為急朱正色度河督戰總督亦發四使一切盡執吉

一著力兎一窟兎妻一占囊論勿助虜 上賜魏學
會劔軍容乃肅五月初二日葉夢熊請借甘鎮糧料
及糴本七萬九千九百有奇大可農楊俊民動濟邊
銀五萬兩然而已發八十九萬矣初七日牛秉忠見
爲西關可擊事覺中流矢幾死初十日三事皆還李
祥河西寨魏信聖休士承恩東賜計欲流張傑詳請
歸降會者宰銀定把都諸酋亦款塞告邊吏曰阿王
與呼拜一家必先撫拜虜犯南道拜亦圍平虜堡從
虜約也蕭如惠與擊之御史蕭春芳陳三事大略欲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厚市賞以諭虜勿與賊合投反間激忠義固守一月
食盡必斃非然則以龍虎將軍及五萬金許虜令誅
賊非然則決黃水以灌之給諫侯慶遠曰臨七鎮之
雄臨一隅之草寇乃令虜立功而取直于我適足取
輕六月憂熊至靈州十九日殺營兵及前兵分爲五
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喇攻其西劉承
嗣攻其北麻貴攻其中賊虜皆出戰拒關迎敵貴廩
戰生獲一百一十八人奪獲家駝器械我兵復以火
箭燒城樓樓頭火起呼拜以水滅之已掘城脚五洞

彼擊北關亦以火炮火藥藥燬城樓砲石從內擊傷
營兵亡算後二十三日梅國禎及李如松提宣大山
西遼東兵時四鎮兵獨制置使主之而如松則專制
中三邊兵也二十四日以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上城
賊上擊石矢及吳顯面兵士傷者甚多二十六日復
攻南關先使士卒掘護門實上禁門間指揮趙承先
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霸城中久殊欲爲內間適與
總戎蔣臣約是夜夜半四面重舉燄火火起城下兵
趨上於是臣樵樓承先南欽西南而樵樓火過樵南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亟使邏營絕城呼
城下兵城下兵行水至中道遙使馳承先而去而欽
及百戶方正跳躍下城賊盡殺同事戚卿等五十餘
人懸首城上許朝頗有懼心二十九日承嗣攻北關
穿繫地道東賜街鋒是時都御史朱正色御史梅國
禎躬至矢石間如松以鳴鑼攻射射傷甚多賊益縋
城而守先是虜從嘉峪關往來下古城岔山六月初
三日副總戎楊濟行袖王夜漢斬首二十七級追亡
至天倉斬首四十三級初四日酋長着力兎打正使

夷使曉兒流來請賞打正即宰僧也。而銀錢把都兒台吉吉囊小西亦使判八五克器等至橫城索重賞。比著宰總督皆許之。先是副總戎蕭加蘊直擣着力免農多所略抄。七月總督與都御史晏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永嗣大治堤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往調著力免。如松調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克力蓋等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居有項。虜壯禿賴與卜失免合部落三萬。先使上昧糾鐵雷等犯定邊小蘆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

金邊略記

卷六

五

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矛打酋。別遣董一元乘虛搗虜。麻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馬湖。及鳴沙洲。亡何董一元報擣土昧巢。斬虜三十餘級。虜驚奔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前扼虜。為虜圍十餘里。大潰。龔子敬亦陣歿。然虜竟以楊泉解散。賊援絕。夫八月。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詔罷秩以晏熊代。賜劍如之。時諜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俟虜衝突。二十一日。若力免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

衆萬餘入李喇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擊。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劍斬縮胸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軍夾攻。李寧手槍二虜。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為短氣。九月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內變。我帥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與戰。而李如松蕭如蘊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緣。

金邊略記

卷六

五

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苦百姓。承恩急縱張傑下城。擊虜死。總督楊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聞民李登執原給劄。潛諭呼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賜頓足嘆曰。遂至是耶。佯為風疾。殺土文秀。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賜。皆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蘊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賊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呼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呼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

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呼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登閤至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新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呼洪大文秀弟士文德及何應貽陳雷白鸞陳繼武督撫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宰夏平捷奏上御門受賀詔建前總督學曾得免爲民已獲輿致承恩等獻俘三十五年巡按王基洪閱視報竣曰戎行之有內丁貴其陷陣先登也今多

全遼傳記

卷六

五

藏亡命冒糧借緇城社莫問幾爲大盜內丁無偏肥外丁無偏瘠一也橫城邊牆先年與黃河相近今河徙矣廟旦夕至靈州無復險塹議于平湖壇西北登水游以順其支流邊外蓋水游以塞其倒流而淤地既退因以營壘誠可扼塞更移永清堡于興字舖遷之高阜形勝便矣三十六年銀反二酋叛厄于甘涼久矣窺中衛之無備大肆蹂躪賀世勛以孤軍抵之再犯廣武總兵蕭如薰斬其首八十三十八年四月巡按穆天顏報聞視之命以八議進曰杜開霽曰禁

厲役曰革私市曰清冒糧曰稽戰馬曰嚴首功曰禁遊客大司馬李化龍獲行之錦衣衛劉光先請開花馬監池巡按楊州鶴駁之曰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據套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冲規平固則必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固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一帶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固原自可無虞而嚮石溝至靖虜修築且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總制不駐花馬者如此固原土達滿四其初不越數於馮保索餉遂叛入石城向

全遼傳記

卷六

五

堵實時統之騎更番內授副帥李懷信賈勇獻之斬捕四十餘級此其大較也寧夏奉市實馬價銀日太狹者裁銀其中七十六錠時帥門亦奉偽銀元錠皆鳳陽字樣不約而同云四十年七月初五日銀定犯邊總兵蔡國忠將濟國振等拒之于平虜城白羊河初七日復犯龍岡公事張我繩任應徵等益之以副帥王宣拒之前後斬虜一百七十七級總督黃加善巡撫崔景榮各恩賚有差四十三年九月寧帥杜文煥副帥張捷伯火酋之從碑井來設陣于柳樹洞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前後斬首二百五十二顆三鎮使丁還焉而寧夏獨多四十五年兵給事熊明遇論甘延功之人倭也曰寧夏辛志德等徵四鎮口之戰斬李虜威敬著力免部二十八級報稱東來零虜陷我伏中似亦近于揭然其如賓妻之款諱中衛之市掠曳柴之舉驚駕有狀而我帥遮斫于邊外忤議皆壯級是應着之兵也業經督臣劉敏寬撫臣楊應聘具疏所上首功僅如許尚未爲過天啓二年九月良定自戊子已驚然絕貢計三十則春秋及是悔而窮矣獻駿求贖副帥楊

加議講警之罰以九九增其實及馬價一千叁百有奇官其姪打兒沙爲指揮其弟門大兒爲百戶之秩總督李從心以虜納輸乞與赦過可之六年十月巡撫史永安與總兵談世德盟之口于兒馬捕打大生諸酋已于五年互過市賞不守輪市之規糾其衆而要我也奇正進三營據甲待之

職方氏論曰寧夏之稱塞北江南也宜哉引河爲環漢唐舊渠翠然我理厥田上上人易資生乃沃土併于乘鶴之軒而長沉淪于懸鶉之質屯之去其藉也

全邊略記

卷六

三

惜矣成化以前患在河西以復患及河東夫鐵城所據劉蘭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論者以固原爲堂奧磐石溝至花兒岔爲第二門花馬池一帶爲第三門地托重險無如兵寡而勢岐耳虜習善渡非泮水合凍所掣也虜習安巢又驟雨飄風所及也新朔悉勢于山前舊墩盡聚于山外靈州也清水也興武也之三地者花馬池所以居重而馭也建城增帥與鐵柱梁家水草善地異我東楚若更修山口十二關複牆者三特其地雖西寇不旣過耶王大司馬瓊廢鑑

建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非棄也新墻之是狙
而沿垣之是情劉莊襄乃修復外邊增築河堤論者
以爲救鎮遠之失亦率然之蛇勢哉余嘗攷宋西事
置戍幾四十萬韓范之賢且和終不能計邊費遂納
中山大將軍不遺一鐵而定之又越一紀設衛置屯
四塞晏如以倒持邊政如運瑾者王室如燬而竄錯
發難賊不旋踵及時拜之亂勁兵牢握肆勾強胡虜
日持久卒就灌滅我明興神武之祚聲施銅方者大
矣地狹易守難與獨立中衛偏在西附宜同靖虜援
之不振

金史記

卷六

三

全遼略記卷之七

蜀滇黔略

桐城方孔炤潛夫



時我明肇造區夏。版圖厥貢。大師北伐。戊申迄辛亥。稱正朔者四祀。四方雄傑歸命者。率與侯封。其仁如天。蓋茲僞夏。尚據巴蜀。

高帝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傳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同顧時

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臨秦隴趨成都。

上寄渝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墮。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恐不勇耳。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屋茅岡塞。土酋覃爲亂。命平章楊璟討之。勅璟曰。蠻賊恃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株深入。傷損士馬。所得不償所費。今師擊之。但使遠去。毋出板州縣也。不必窮其巢穴。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復命永嘉侯亮祖。爲征虜右

副將軍。往助伐蜀。大會征進。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陵。

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四月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遂克階。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十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蜀人自謂瞿塘天險。范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

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拒飛天張益兵固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繩爲飛橋者。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襲。指揮李某出白鹽山攻南城。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戰不利。亦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友德既克階文。遂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

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迎戰。友德擊敗之。載李。閻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瞿塘兵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勢困遠。趨。聞大亨兵敗。家必洶洶。一戰可克。乃親迎敵。壽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與大。亨奔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時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

卷七

三

平方便。上聞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并進。使彼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朕前日所以與爾者。獨不憶乎。何怯之甚。詔至。永忠遂帥所部。率夔府。師興等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徒索飛橋。橋據關口。舟不得進。乃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出。

上流人囊橐筒水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徑至平關。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礮。而前。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僞酋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

卷七

四

無算。賊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果。抵重慶。次銅鑪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延命旦夕何益。大軍入蜀。勢。如破竹。城中軍民雖數萬。磨碎。豈能効力。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街壁。

漢母弟八及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璽永忠解縛。示以恩德。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七月。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數壽向大亨。拒戰。與象戰。甲士列于岸前。友德命以毒火。器衝之。象中大。却却。是日。蹂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和。二人戰。上臺之。及撫。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諸將等。送無蘭志。象城降。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未下州縣。崇慶爲知州尹善莊拒戰。軍輜之退。寇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

五

[illegible]

害貴州宜慰使獨擊言部落有隴居者阻兵拒官府討之。上以隴居反側。由于藩罕所敵。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獨擊所請。不從。將啓邊釁。宜預防之。六年。四川蠻酋編張叛。命指揮袁洪討之。獲其男張壽。編張逃匿溪洞。餘黨散入雲南。上遣使諭洪曰。蠻夷乍降乍叛。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俘悉編軍。如再不叛。然後誅之。其所叛境。必以兵威震之。否則終無懼心。逃竄。罕兵索之。毋遺民患。九年八月。將征雲南。命顏

不遠哪記

卷七

七

川侯友德傳。巡行川蜀。水宿雅橋。修治城池。開築於是。今筑普定中。岷乾溪等寨酋長。相率來降。十年正月。四川松藩等處蠻寇爲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帥師討彰。番貴。平之。置松江衛戍守。十四年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豐饒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國者。盡智勞筋力之所能及。望哭捍禍。終其身而後止。趙充國。圖取羌。馬援。請計交趾。朕皆嘆美。謂古有

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逼王化。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興年老。不忍使卿卿乃回請。爰命爲人將軍。往靖白服。嗚呼。忠勤不忘。卿之志見矣。禦衛安民。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威。甚盛。悉敗走。不敢復出。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郡縣。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旗于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西南諸夷。歲爲邊民患。斯患也。自充當以平。今化弗循教。征弗畏。不遠哪記

卷八

八

威盛。侍崇山之國。僞林木之叢。跳梁出沒。虐良傷生。今在江夏侯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成。充副將軍。征取峽。美。司洞。以及嚴。毛。必欲摧堅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偕成等。移兵進討。諸洞皆平之。德興還京。上勅賜慰勞。賜田一庄。九月。朔。命顏川侯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王。爲平侯。爲征南將軍。率師二十萬。往征雲南。刻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游都督。張鈺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邈方行師。當知其山川險易。朕嘗覽輿圖。

密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併力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休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師行，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恒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贊。羅鬼苗蠻犴狁聞風迎降。十二月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僞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

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鏡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記。俘二萬。友德悉縱歸，夷人益喜。慰軍聲大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縱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天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定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元右丞定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勢合威振。定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鐻方具。蠻寇復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若使彼懷險自固，未易克也。有士

肆陸梁用是命征南將軍魏綽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部落俱已降附特遣使齎詔諭爾夷目不遵教化者卽加兵討之爾等其洗滌效順朕同仁堂有間初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閭閻無從稽量宜設衛充其稅元司徒平遠黑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爲僧道及豪官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

卷七

十三

足已督布政覆實雲南麻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常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軍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皮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上刺諭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蕩除戮其酋長使之畏威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撤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三萬餘級其黨懼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

川奏請四川布政司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征南將軍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遣舟以渡往來之人八月命安隆侯復失克總兵官平涼侯聚爲副統軍往普定等勦蠻寨數十諸夷禡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先是以大軍既平雲南卽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攻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結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

卷七

十四

指揮馮成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城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圍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卽選驍騎一萬遠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賊城中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十六年正月友德等平蒙化府登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

津寧城前後斬首一萬二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思歸皆請內附。十七年八月平緬宣慰司思倫發遣力令孟入獻方物。并上敕元所授司印。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謂百夷是也。元時常屬緬甸有城所屋室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禿髮如僧。出入衆象。前代未嘗通中國。元始入貢。洪武壬戌間。大兵既下雲南。取大理金齒。地與平

卷七

十五

緬甸。後思倫發遣使朝貢。上嘉之。尋以麗川與緬邊境遂改爲麗川平緬宣慰使司。仍以思倫發爲使。原緬其地按元時本分置兩路。今併爲一。雖長于撫御。却使緬夷氣勢漸張。次年二月思倫發反。邦師征之失利。二十一年正月命穎岡公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馬龍也。卽甸之摩挐。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平緬復衆。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封之。旬餘抵賊營。

還。獨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嘉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卽令諸將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衆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衆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衆必反走。然後大軍乘之。明旦賊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鐵樓。若棚楯然。挾大竹筒於兩脅。置短鎗其中。控射遠。通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紹領其右。復申今日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

十五

而捷者一殺必重賞。退而歸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旣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日背刺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休高望之。命左右取師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應。賊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碎矢如刺。嚼以死。巨師力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皆服。平緬咸

人貢賦不復反矣。七月遣使齎勅諭征南將軍。賴國公友德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于蠻獠。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芒部、祿寧、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救援。若唐時開羅鳳，仁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草蠻外細歸順，內資阻許，聚集凶醜，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墜其計，以致喪師。皆因將帥過言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輩為衛良，固未可逆許。然須豫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姦謀。然

卷七

七

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將假此輩為名，假伺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腹心。蓋蠻夷者，犬豕無倫，亂如羣犬。雖父子不相保，言豈可信？今欲降伏之，山陰道崎嶇，深遠，其人與猿猴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糧，待以歲月。然後可圖。八月將征百夷，遣右軍都督俞事孫茂以鈔三萬二千錠往四川市耕牛萬頭，先往雲南屯田。已又命曹震又命耿炳文又命陳恒業等陸續往屯，命布政司

給銀糧，諭沐英等設堡置驛。聖祖舉事，其初預

慮周悉如此。二十一年三月遣使諭沐英曰：近得報知平討百夷，思倫發遁去，可移軍漸逼景東。然夷性頑犢，苟未引咎乞降，必爾人寇。定邊去滇池，逕行則用旬月，逕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然後進伐。五月先是上遣舍人潘旺諭英曰：近命善定侯陳桓領步騎二十餘萬為爾聲援，如欲增兵，當遣後繼。桓未及至，英恐後時失機，乃令其子春先往赤水河觀軍實，而

全邊略記

卷七

八

遣人來奏曰：百夷負固恃險，亦由雲南內地之人互相煽誘。今欲大舉蠲滅之，若干數十萬兵中精選十萬往取景東及遠幹威遠等地。賊間必率眾來援，因逆擊之，勢必克。但舉穴未傾，須用再舉。今東川越州羅雄把哲諸夷，泉鷺未服，必須併力勦捕，一以資給糧餉，一以驚懾餘眾，使賊聞之，益計自沮，仍于寬衍之地為來歲屯田之計。內地既定，續議大舉可也。東川一部稍為強盛，今罪狀已露，尚恃姦勇，必用進兵。庶可宣揚威德。上然之。九月友德等將兵討阿資。

方所養所爲乞貸其罪願輸贖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遣大用齋勅往諭大用至麓川思倫發遣以象馬
白金方物入貢請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
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力斷郎等一百三十七人
百夷遂平二十三年六月遣尙寶司卿楊顯閱試雲
南左右南歸安曲靖金齒大理洱海楚雄九節軍司
尙寶司侯楊鎮閱試貴州普定普安平越興隆五衛
及舊平夷留平諸添三千戶所軍馬順所閱者官一
千三十五員上幸八萬七千三百七十八鎮所閱者

卷上

五

官三百七十一員上幸二萬九千六百五十九人二
十四年八月雲南左布政張純奏維摩雲龍永寧廣
果越順等州蠻民頑惡不遵政教宜置兵戍守以控
制之上報曰蠻民習俗自昔與中國不同爲政者
羈縻之可也十一月延州土酋阿資復叛命前軍都
督僉事何福爲平羌將軍討平之次年正月福移師
討雲南郡甸所部九姓等處及畢節囉囉諸蠻克之
遂與都督毛鼎等謀還兵討五開洪泊諸洞未行而
諸蠻復叛南侵貴州北蹂畢節東接沙溪西逼威清

之境福乃命畢節諸衛嚴守備禦芽內等直擄其巢
擒蠻首戮之因築堡屯守乃遣兵征五開等處時福
又遣人奏故宣慰使舉妻香香鸞鸞不服請兵討
之上以其非給送不許二十五年命寧國公玉
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逆勅景川侯震四川
調練士馬以俟調用諸軍糧兼給米鈔存其餘以餉
建昌之卒十月遣使諭藍王曰月魯帖木兒兇頑無
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
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卽羈

卷上

卷上

五

之勿令復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用高峻用此計也
且月魯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
若如其所在卽遣兵進攻若來降密爲之防事起所
忽不可不慎屯守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
校內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邇宜早定之其
怕興州賈哈刺境內摩些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
有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
留意賈哈刺者摩些洞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
指揮之職至是從月魯帖木兒叛十一月王兵次相

興州進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營帖木兒伏誅于京師。玉因奏四川之境地廣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界巴梁大足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接宜改爲衛漢州灌縣邛縣西連松茂碉壘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置增軍衛下羣臣議行之遂築邛部指城置越衛衛守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募民丁爲兵其長河西梁甘百夷地相連屬特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况兇渠已殄人知順命雖犷悍者漸羣其習戍卒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梁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除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逗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即還京。玉遂班師。二十六年十一月戶部奏貴州宣慰司安鈞言水東所統異種蠻民言語不通雖水納租賦而近年逋負益多應使隣境無從征納。四

平侯春亦言水西土官萬舉所納稅糧八萬石連年遞減至二萬石然亦不能供也。上曰蠻夷之人其性無常但羈靡之足矣其貢賦之過負者悉免徵逃徙者招諭復業。二十七年十一月宣慰安鈞貢馬二十六匹以免其積年通租放也。二十八年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春亦督何福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游子阿資據龍窩殺掠害民命諸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常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使恃其地多險阻及各土酋皆姻姪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散謀惡紳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貴州土官何主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二十九年十一月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居宗必登等不納糧差十二月改被勦水。尅宗耶華頁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

後勳平嶠寨。擒斬發賊。不可勝計。諸夷懼服。三十年古州上婁洞蠻林寬作亂。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瑱撫并孚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攻燒益急。得曰。爲國守邊。父母在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何用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賊不敢不已。遂中毒弩死。手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吳得并孚臨難捐身。固忠顯孝。烈丈夫哉。追贈得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子襲職。鈔帛恤其家。

卷七

七

十一月平叛蠻才幹孟叛。遂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春沐爲什磨前將軍。何福孫凱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三十一年五月西平侯春沐擒才幹孟。思倫發還平糴。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瓦寨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誅。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克征南將軍。帥師征木西蠻。旣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態待命。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差。永樂初

設普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爲安撫。元年沐晟奏車里宣慰土官刁還答。割威遠。請討之。上曰。昔皇考之世。思倫發爲其下所逐。但遣人諭之。帖終不悛。乃發兵殄此。成法也。今始遣使賜賚諸夷。而遽繼以兵。所以取信。且聞車里已納上威遠印信。悔過之心已萌。可令雲南都司移文未義刁還答遣人來朝謝罪。并還所掠。二年四月麓川平緬宣慰思行發遣人郭孟養。木邦。數侵其地。時孟養。木邦。方進貢。郭臣詣以貢使討法司。上口蠻夷相攻。自昔有之。統一二

卷七

七

入未足以革其俗。曲直未明。遽罪其使。祇阻向化。可令西平侯還諭之。宣德二年四川按臣奏。松潘塞蠻阿用等糾集黑水。生番萬餘出掠。遣指揮陳傑往禦之。被害。今調李興討之。上口或者邊將有以激之。蓋由松潘下戶錢宏往征交趾。師行設家誑信。番蠻剽掠。則免矣。官軍逐人。變匪等。僞通取牛馬。番人忿怒。以此遂亂。都司以聞。上口厭回。疑之。果然。切責守者。後番蠻結弟等。歸罪聽撫。斬伐宏于松潘。九月以緬甸大頭目莽得刺爲緬甸宣慰使。從其蠻情所

推也。四川龍州土官知州薛忠義奏乞改爲宣慰置軍。上曰龍州開治歷年久矣。生番接境。自昔已然。今欲編集入伍。蠻性未必實從。其遵舊章勿議。八月。初四川都司本處官軍除舊操備九千五百餘人。又有運糧守堡者千三百餘人。又松潘調往六千八百餘人。通計近二萬人。若依三番更代。餽給實難。兼守城軍士不足。乞如寧夏例。兩番還取衣裝便。上從之。都督陳煥奏松番西南至保縣。東至江油。城池開堡三十餘處。皆諸種生熟番營鎮居。其官軍分守。悉經奏准。且今疊溪雙馬諸寨番蠻。或肆攻。或聲聚。都司所奏兩番者。皆難應助矣。行在兵部侍郎王驥議。如寧夏例。可使役奏討蠻。上重恤人力。召之還。勅參將蔣貴曰。與師動衆。古人所慎。爾宜熟計。番果帖服。毋所領非盛爲守。而以老弱轉餽。毋令久勞役也。正統元年。初洪武間克平雲南。惟百夷酋長思倫發未服。後爲頭目刁于孟所逐。赴京陳訴。命爲宣慰。回居麗川。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雲南。設潞江千崖大候。潞甸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元年。陞孟

養木邦爲宣慰司。孟養宣慰刁木旦與鄰境讎殺而死。緬甸乘機并其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爲木邦宣慰所殺。是時思倫發已死。長子思行發襲父職。亦死。次子思任發襲父職。爲麗川宣慰。役猶論于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適會緬甸之危。思任發侵有其地。遂欲盡復其父所失故地。稱兵擾邊。黔國公展奉勅征討。會同都督沐昂。方政于正統三年冬。進兵金齒。賊遁入景罕。追抵高黎。斬首三千。追至空泥。我軍敗績。方政死之。廷議調期。廣三萬。貴州一萬。四川八千。專于嚴以雲南。倉儲五十四萬。一千餘石。供億之。命太監吳誠。吉祥監督。參將吳亮馬翔張榮爲副。松潘都指揮趙得奏。肅命簇酋巴爲寇。乞發大軍。兵書王驥以爲宜。上命都督李安充總兵官。僉都王弼贊其軍。勅趙得曰。爾稱南巴叛。比有言其非叛者。所部迫我糧耳。激變之罪。姑記之。旣而朔至。出商巴于獄。招其弟審無反謀。爲衛同知。趙諱所誣。乃還商巴所領銀印。使還故地。而誅諒。謫得戍粵。松潘遂平。五年五月。大軍至金齒。馬榮

返還不遂。至芒部。榮令盧鐵敵之。敗。榮素符驛軍營以通。上命紀昂死罪。械榮等會鞠論斬。七月。木邦營兵助征其祖母美罕板率其孫罕盖法等。戰思任。斃于孟彌斬首三萬。詔校罕盖法懷遠將軍。封其祖母八月。思任發致番書于滇帥。謂始因潞江安撫司緣舊法。邀報仇。其後乃誣入寇。致大軍壓境。不勝恐懼。欲遣使匍罪。乞使人導奏于朝。賜憐免戮。上以麓川久無功。勅沐昂議進止。昂報非二十萬人不可。大調于楚黔蜀者三路進之。摩甸芒布騰衛其

卷七

三

徑也。六年。刑侍何文淵。諫麓川之征。本兵王驥英國輔。敏之。阿太監王振意。乃命定西伯貴。總其兵。王驥督之。戶侍郎徐珦于東南檄芻糗以從。進士王文泰。麓運險遠。其姓安州縣土官。精甚豐。令輸之餉。而償之。其木邦緬甸等夷。不畏瘴癘。熟知道路。臣請往。令發二十萬。自備象馬。與大軍刻日。以授王驥。奏臣軍境上。孟定府刀奉來率降。而盛夏未宜。抱鼓大理。守賈銓。楚雄守馮郁。驛獲得以餉軍。乞嘉擢。冢宰郭璽請如議。上曰。征南將士。俱未賞。不宜先陞。觀運

之官。璽等頓首謝不及。驛奏上江之捷。曰。十月之初。舟保由東路。灣甸緬甸破背刺。臣及貴。由中路至上江。賊弩石如雨。十日南風大作。順風焚其排柵。火徹晝夜。賊將刀放等俱死。遂拔其寨。斬賊五萬。上賜勅勞之。七年。驛報下江之捷。曰。由夾象石至騰衝。李安領其軍。賊將陶孟靠者罕心等二萬。列七營于山。我軍劉聚緣嶺而上。進于曼賴。龍把。勢大振。十二月。抵賊巢。賊伏兵泥等。擊象突陣。我軍敗之。賊主馬安山會冉安已從東路合木邦而降。其十二寨。元江同

卷七

十

年驥奏臣數追往緬甸索恩任發不報蓋緬甸以此賊爲餌要求土地而賊于思機發復據麓川臣欲大舉餉誦未能持久也 上命大調諸軍復加征討賊子思機發遣其子哀准至金齒告降驥慰諭之而去九年驥同貴昂集兵入緬甸緬甸故載賊首以金樓船而暗從小舟以遁蓋緬利木邦之水木邦利緬之鹽相爲齒唇木邦期得麓川地緬期得孟養愛里地則元兇獻矣大兵精其巢擒思機發妻孥九十餘人象十一隻執其男齒益至京沒入御馬監九月立雲

通記

卷七

五

南隴川宣撫司以麓川頭日恭項爲宣撫使而思機發除黨附孟刀等劫其印 上曰恭項新授夾情反側昂等其宜威恩務在寧靖十二月緬甸宣慰卜刺浪等遣思倫發及妻孥三十二人付于十戶王政新其首向之及俘驥獻京師緬人并貢金銀象牙土錦 上命小刺浪兼其宣慰木邦宣慰罕蓋法乞麓川之地守臣議以孟止與之十二年七月僉事李瓊奏雲南初立木邦等宣慰司孟良等府惟以羈縻遠人而已近改瓦甸等官司隸布政司又開設騰衝州蓋

保土官催辦差發金銀騷動夷人致使舍怨遂成西南之患臣以爲金銀有名無實俱遞年審臣橫飲入已 朝廷不得其用乞一舉罷免惟令依期貢獻方物以彰柔遠之恩庶可杜絕邊釁戶部言金銀係洪武制難爲除之思機發之與孟養相表裏也雖曰會勒而緬船春齊首尾不應攻取極難于是思機發遣其頭目刀克猛等來貢象馬 帝曰養之十四年二月總督王驥總兵官聚都督張輔田禮侍郎侯璉等自騰衝至金沙木邦緬甸各舟師來會進焚其寨賊

公遊略記

卷七

五

子思機發思卜發遁去命驥等回京而貴州副使李睿行諸苗連結之報勅以萬計攻劫貴州本兵鄰壑議靖遠伯驥總兵聚等分據要害以次滅除驥言生熟苗蠻乘時蜂起攻圍清浪調雲川三萬臣勦之于東路調湖廣二萬聚勦之于西路 勅曰雲南不可調丁川湖合十萬之師必能威冠時苗賊滋蔓西至貴州龍里衛東至湖廣沅州衛北至武岡州南至播州幾二十萬共困貴州平越衛已久驥等請益兵從之景泰元年本兵于謙劾奏官聚駐軍水西女王官

深有效順之心。領軍秣馬。而衆不能鼓舞。顧縱朱暹
臥觀等。勒取安宣慰。及畢節金銀子女。以致激變。羅
羅十萬。燒劫畢節。宜稅聚明正典刑。從之。貴州新添
平越清平興隆等衛。圍久不解。侍郎建部署鄒偶攻
其都盧寨。而土官安隴亦敗水西賊斬首百餘。雲南
兵由烏撒進畢節。而普安土官陸本亦至。斬首七十
運克彌勒南窩十餘寨。而驍兵亦會于重安江。自是
諸圍悉解。由興平抵鎮遠。道路皆通矣。二年。總督湖
廣王來塘報。貴州賊首韋同烈。僞稱苗王。屯興隆

卷七

五

之截洞。後攻平越等衛。總兵梁璠自沅州來。與方瑛
會擊。敗之。賊退保香爐山。方瑛由龍場。陳友由萬潮
毛福壽由重安江。破翁滿三百餘寨。斬首三千四百
撫衮水二百寨。復所虜千七百人。令兵還香爐。賊懼
縛同烈諸軍門降械之赴京。大軍移清平。諸苗都勻
等寨。具牛酒迎降數千人。悉令復業。召總兵官還
三年沐璘奏。剿龍川之底麻地。以從木邦之請。當也
五年。緬甸復索地。守臣奏。與以銀受之地。乃送恩機
於及妻孥六人。糧車詣京師。四川草塘賊黃龍章保。

僞稱平天王。攻播州。都御史蔣琳總兵方瑛。進克
西次谷種。平西破。斬首七千九百。獲虜男婦二千七
百人。韋保等械俘。冬。楚都督陳友。奏。婁羅殺洞等寨。
及清水江苗萬餘。餘流劫黃土坡平茶。欲攻銅鼓。擊之
斬首三百。指揮戚安等八人死之。六年。董卜韓胡宣
慰司克羅依監聚。曾遣奏乞。賜勅約束生番兵。尚書
議。此曾驚詐。誘納重敏。招亡謝謬。若允所請。必借
天帑。頃乃都落強盛。蠶食諸谷。交結尚巴。久懷窺蜀
之謀。所進番文。詞皆語誕。移文松潘兵。偪侍郎羅綺

卷七

六

勘實。以聞。綺奏。土番張蠟。國師尚巴。幸而天斃。其姪
吾兒哲。其惡尤甚。幸有南柯兒與之構怨。以討致之。
乞降勅圖之。部議。番夷轉移之間。向背不測。本是親
屬。萬一謀泄。則是中國教令外夷。戚害同類。非所以
訓天下。帝是其說。蒙能者。岷庶人家僮。竄伏苗蠻。
僞稱蒙王。爲妖書。糾衆三萬。攻隆里。新化。銅鼓諸城。
楚撫王永壽。太監梁達。告急。命南和伯瑄。方佩平蠻
將軍印。充總兵官。征之。時貴州平越賊首阿弩王。阿
榜苗金虎等。亦稱王劫寨。與銅鼓賊勢相倚。並勅

付瑛能遂破新鼓指揮王連六百人爲所整七年
瑛破蒙能于平溪分爲三路一自清浪由硃砂一自
平溪由羊兒一自鎮遠由馬場冬破板鬼等百六十
寨斬賊三千二百有奇帝勞之天順元年瑛回總
督石瑛移軍天柱克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
寨斬金虎侯等千四百九十人瑛訓蒙能之黨竊洞
諸處克百九十五寨斬功二千八百餘進兵武岡克
關牛等五十四寨全軍還武昌勅旨班師三年方
瑛奏報東苗勦事曰臣瑛進青崖李貴進皮箐劉王

卷七

三五

進青崖李盧進鬼山所克水車壩擺傷等寨百有八
十後進苗農竹四百三十餘寨前後斬賊五千五
百有奇全師回營成化初楚撫王儉奏赤谿瀟洞之
苗率李安征之得六百四十餘顆三年四川戎縣山
都掌蠻作亂諭襄城伯瑾李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
官兵書程信提督之太監劉恒監之往捕學錄黃明
善上欽州山蠻之策竄徙隣境以離其黨散其民于
烏撒四府安恤之分屬漢夷以別其類接永寧界者
劉詠承接芒部者劉詠芒而該縣止標漢民可也據

以固守以待其變馬湖彼州無北走之路由納溪至
永承至芒以斷之半歲爲殲矣宋時多關縣夷爲寇
用白芳子兵破之白芳子卽今之民壯多剛卽今之
柳掌寨也鄉兵平夷既有明效南路從金鷄進大壩
中路從戎縣進普前北路從高縣進都掌小寨易攻
大寨亦從之矣侍讀周洪謨言都掌之地多不過二
百寨守臣親臨擇其主名立爲長官司以說各寨夷
民戎縣不與之約束不勞兵革而邊境自寧上曰
其言有理四年尚書程信等至蜀之永寧芮成由成

北平記

卷七

千

縣吳徑由芒部崔受由普市水關毛桀由李子關宰
用由渡舖羅秉忠由金鷄都御史陳宜王浩與信等
分督之攻得龍背約尾七百五十六寨斬首千五百
有奇山蠻遁敗遂遷瀘州衛于渡舖增置江門水流
崖洞掃等關堡改大壩爲太平川設太平長官司所
謂分裂其地以控制之乃从安也勅班師先是成
化初安南寧遠州目刺孟等寇臨安至是雲南太監
錢能欲通于安南令指揮郭景齋勅往焉國王梁
潮亦遣陪臣隨景來部議滇中弄文趾貢路也假道

勦衆宜簡不虞。十二年，勦四川巡撫張璠捕擒州賊。起宜慰致仕楊輝，璠土兵以偷賊。松潘總兵堯或亦奏，璠與官軍戰勝，乞助兵。十三年，璠督輝攻苗天爛下等，斬首四百九十六，就撫男女九千八百人。本兵項忠請聽其撫降，勸勞之，輝獎其子友，乃通盤於璠。璠乃盛陳楊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賊，誠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爲安撫使，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燭土諸苗齋果等，忿天霸以無辜受戮也。時

卷七

時攻安寧，璠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雲南巡撫王恕奏：安南時窺臨安，于家自蓮潯，市銅錫器，又于界外設官譏察，自吞并占城，時懷乘勝之妄，今臨安衛僅二百羸卒，通滇二十五衛，不過萬二千人，地雖諸夷賦稅甚薄，取給屯田，僅足一年之食，乞于東曲靖西洱海十二衛中，量調四千，更番戍此，增一副使以飭之，暫止開班銀課，例貢寶石，以甦民困。詔從其言。十四年，蜀撫張璠修浮橋，治月城，以無阻棧道之梗，計破松登番夷，誅徽哈等一千有奇，所破寨

五十有二，所降寨百有五，增墩堡九，築茂州城一，選班師。初議建騰州安寧宣撫司，惟遠宣化二長官司，靖南龍場二堡，命楊輝董其役，益以家丁土兵守之。貴州總兵吳經請調清浪沅州援，以制獅子孔鴉嶺之賊。十五年，吳經以平西堡賊報捷云：賊首阿毛堅囊等，俘斬二千一百有奇，破洞五十四，燬寨五百七十餘，是役也。雖濫亦威。雲南寇盜未息，貴所司倖倖戴罪，大帥沐琮乃勸石屏昌明之夷，以四百計，諸司復休如故。先是楊輝條立宣撫司，燭土諸夷惡其逼

卷七

已，黑苗齋果等攻圍安寧，輝子愛幼弗能支，勸川督助之兵。十月，緬甸以擒思任發功，乞益養貢寧地。乞金南衛軍李讓爲把事，兵書余子俊等以爲思任發族屬，累經赦宥，思洪發不聞有過，豈可奪其土地？李讓中國人，面與爲把事，是變于夷也，宜勿許。上勅如之。十一月，貴州巡撫陳儼奏：諸苗橫甚，乞調楚蜀粵軍三萬，允臣節制，余子俊口賊作于四川，而貴州守臣節制，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川庶凶荒，兩藩貴擬不通，肩担背負，師力至憊，心腹憂也。上曰：守臣

輕率哉。十二月四川敘州府奏白羅羅界子與都掌大喇夷相攻。侍郎周洪謨曰。戎瑛鈞高四縣。在宋元時皆立土官。以夷治夷。屬廢而已。國朝代以流官。措劫激變。洪承宜正問。四征四叛。景泰成化間。屢出爲寇。都御史汪浩乃殺保寨二百餘人。夷怨入骨。爲誘殺也。轉肆流變。惟立土官治之。令夷自推寨主。則不仇不叛。夷漢相安。夫土官有職無俸。無損國儲。有益邊備。綱目相繫。諸夷自靖矣。陞四川僉事戴賓爲副使。整飭松潘兵備。初巡撫孫仁素松潘爲四川西陲。

卷七

元

重地。深居審境。外則東通任昌。蟠海。南隣董卜。韓湖。西連烏思藏界。北接羊洞。洮州。中則大小二姓。寨溪部落。彌滿山林。環嶺險固。而東南兩路。一線相通。我軍關堡連絡。參雜夷性。往者重臣宿將。填之。今乞權副使一人。職位略崇。報可。初雲南寧遠建水二州俱隸臨安府。後寧遠爲安南所陷。黑脚百夷歲擾車里村。都御史吳誠言。石崖拍敢二山。乃界地也。宜鑿斷其路。以蠻汪寨與交人互市之所。設巡司。而官其土人爲便。從之。十七年。失試。奏令土官遣子于衛學讀。

書使知夷俗可變而爭鬪之弊可息。其地遠年切者。聞學延師。上曰。土官世脩職貢。而爭鬪往往有之。由于政未化于教也。其令各遣應襲子就學。使蠻類垂爭之風潛消。而華夏禮義之化遠暨。願不美歟。先是安南王黎灝攻老撾。殺宣慰刁桂雅。其季子怕雅奔歸。依八百。宣慰刁覆那送匿之。于景坎。仍扼襲交人大敗之。朝廷賞其保障之義。賜以銀幣。十八年雲南總兵沐琮奏。木邦宣慰司孟密夷婦襲罕弄威力日盛。與木邦八百興戈。聞其往結交並借之兵。請勦之以除患。本兵張鵬內閣。珥集議撫諭之。爲良勳。上曰。可。其遣大臣宗丁以往。雅伯賽謀指受見之。仇銀雲南發兵助之。守臣沐琮以請。上曰。前代視蠻仇殺。以爲其黨破壞。爲中國利。朕甚不然。交趾老撾諸夷屬服有年。朕視之如赤子。救急解仇。中國體也。其令琮遣諭之。各守境土。睦鄰保民。十九年。太監蔡用素火掌壩薪蠻糾聚爲虐。乞征之。部覆從其言。上特勅巡撫孫仁提兵壓境。切勿輕動。罪止其人。將番夷小八蠻。本爲報復私仇。竊掠而蔡用欲興兵。

卷七

四

以邀功。噉孫仁具其事。兵部復請業已許其用兵矣。上復疑之。故勅意專責成于仁。及後招討司果擒其首惡十餘人。以獻梟。地方寧謐。迄不用兵。亦無他。應曩罕弄之竊據孟密也。其隣境土官不平。欲伐之。曩罕弄潛遣人從僻路抵滇。至京。進獻寶石黃金。奏乞開設衙門。徑屬布政司轄。兵部爲之覆奏。下內閣議。大學士安鼎欲許之。劉珏劉吉不然。曰孟密。本邦所屬也。曩罕弄叛而請命于朝。許之。凡土官宣慰。誰不解體。是卽周天子命二晉之意。不可從之。安曰。聞

有欲興兵大舉伐之以邀功者。往日麓川之事。不可戒。則等曰。何以伐爲。曩罕弄果弗靖。但勅其旁。干崖孟養等宣慰。令各兵促之。以夷攻夷。麓爾小醜。亦何能爲。事遂寢。旣而吉以憂去。朝廷因雲南守臣之請。起程宗撫論。而序班蘇銓承受安風旨。以露於宗曩罕弄復具奏。二十年開設孟密安撫司。以夷婦曩罕弄子思柄爲安撫。隸于滇藩。時水邦爲孟密所侵。兵力積弱。屢屢奏訴。而孟密據寶井之利。資結富道。力主開設之議。故事竟不直云。二十二年五月貴

州宣慰使安貴榮。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宣慰使宋然。世居貴州。制管水來貴竹等十長官司。皆設治所於省會。衙列左右。非有公事。不得擅還水西。至是令貴榮巡所部。趣辦貢賦。御史鄧庠。兵部郎費瑄。勘貴州邊事。土綱等特以入壩千築堡之故。互爭土田。親詣都勻。清平按視。面責無稱。上諸狀。守臣希覲。用兵輒出。危語以劫之。庠瑄不從。遂招苗衆各歸所。侵土田。千足兵不果用。因舉參將彭倫而劾鄧費。與經太監張成等。詔從其議。九月侍郎何喬新勸

奏播州木古夜。卽耕剝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端推之。歷五代宋元。以至聖朝。子孫相承。世襲其職。教肫淳固。雖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爲夷俗。今楊友家患不均。奏其弟愛潛淫妬。誣臣往勘。其情重者。因之竊推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年。締夷服從。久矣。奢僭淫暴之罪。益或有之。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以不治也。初宣慰楊輝。弱其庶子。久欲授以職。而不果。輝欲割地。授友以官。謀於張淵。言天壩千。本州懷遠故地。爲苗據。請討之。前巡撫張瓚。受輝囑。以其地

奏設安寧宣撫司冒以友任以所積金玉器用錦綺服飾并莊田召諸子均分之輝既歿淵乃與友潛謀刺愛評奏不軌喬新勛之直愛而誦受詔允所科恩柄既得專孟密之地先後奪木邦者二十七處驕橫益甚木邦宣慰罕乞法暴其事遂迫諭督撫程宗紹問狀具獄杖弘治五年貴州苗作亂命顧溥充總兵官鄧廷瓚總督之土兵入萬進討都勻長官司塞苗也富家長脚破百有十寨吁小醜若是乎事聞以殺也懲矣十三年初木邦宣慰司罕乞法迎歸孟乃為部下信讒所遮不得歸而孟密土舍恩標因侵據木邦地總兵沐琮太監劉昶巡撫張誥兵衛黃東山趙綱毛科荆茂等會議勒而撫之夷俗相傳孟素畏恩陸之兵恩陸者雅川遺孽也兵備以為然許之恩標間之亦解去罕乞法得歸部落稍附之未幾復貳千戶尹銘者嘗從撫夷因言恩標可擒狀于是綱科林軍門檄會兵騰衝又徵潞江土舍所侵軍貯為檄孟養隴川南甸于營兵藉此挾撫以成功恩陸領象馬渡江恩標亦憚守以待我挑晉之不出乃為綱

書告和時備營突軍乏食林燕心明之因問澤而孟養同約降頗有怨言各宜撫相次鹿軍還賒賒者莫知其數科至孟都恩標遣目襲方清事科令備方物貢償官軍餉廩退所侵地美方唯唯無何皆至撫鎮官錄來茂綱東山及科之功適科齎林在長安具疏自敘其勞苦而妬茂居首功本兵劾之下于理配贖而御史余木質復繁尹銘拷訊銘希指証科藉撫殺夷數百人科不服更計本實東山私事造言且勸之東山遂得罪逮而科獨錄免之雲南御史胡朝宣奏孟養夷酋恩陸本麗川叛賊遺孽竄居遮西金沙江外成化中嘗陳納甸之難蓋弘治甲寅徵調具兵渡江遂復據騰衝之蠻莫又率木邦起兵攻悅孟密安撫司殺掠夷民二千餘人劫聚馬金寶有解吞孟密親寵故土之恩遮西人泰們騰衛人段和邑命為之謀主屢撫不聽指揮黃昇承委兩至夷方取到緝書詞多矛盾鼓涉夜遁乃金騰大監吉慶貪暴無狀詔刑私欲繁禁卑夷眾相鼓譟今穴不制必成腫癰矣雲南奉政李韶奏調治衛與北勝州同一城地域廣

遠與四川建昌西番野耆相通。邇年西番土舍章觀高連等恃倚山險招服野耆千餘家爲莊戶。遂致各番一志。動輒殺人而州官無兵不能禁制。衛官且大廢軍政。恬不介意。又姚安府大羅衛賓川州有賊穴六七處。軍民受害。請添設兵衛副使於瀾滄城。以姚安大羅賓州鶴慶麗江大理洱海景東府州衛所屬之丁野耆用撫流民法于賊巢。用立保甲法朝夕經理。不出數年。章觀高連之類可繫麾下。野耆賊巢之惡可殲大半矣。初貴州普安州土官龍暢既老子禮

卷七

五

幼而代職。聽營長阿保之譏。父子相仇。暢有妾曰米魯。爲益土官安民女也。禮及阿保皆通焉。暢遂殺掠阿保而誅禮。久之阿保與米魯作亂攻暢。得寨百餘。暢逃之雲南。守臣羅重兵召盟威息。米魯乃毒暢爲僞滋甚。阿保與其子阿鮮堅築四寨。僭用黃旗。聲言攻普安。東寧伯俊撫院錢斌都司劉英撤土兵三萬斬阿保于查刺山。米魯走雷益雲南金騰太監吉慶爲言。孟養恩陸乞貢方物。部持不許。巡撫李士寔請許之。又請恩樣已。恩落護印乞與冠帶。部終持

之日利其貢者。侵地終不可復。若與恩落冠帶者。塞取替爭。仍令恩樣妻于掌典。從之。于是守臣沐昆畫上三策。征勦也。切貢也。脇撫也。正名義以行天討。勵兵威以昭曠度。植疑黨以遏邊民。大司馬報曰。下策乃上駟也。十四年貴州官軍討米魯失利于阿馬坡。普安州幾陷。上命尚書王軾往督其軍。太監楊友等俱戴罪。賊婦米魯營長福祚許稱降。復聚象壕寶甸益圍普安。及聞安南衛虜楊友以去。藩司閻鉅到福升將李宗武等四人俱被害。王軾至。請訓各宜慰

卷七

五

發兵從征。擒州楊斌。酉陽冉廷甫。永順彭世麒。保靖彭仕瓏。泗城土舍岑接。八道以進。趙晟自大盤江。張泰自小盤江。崔鐸自舊盤江。兵備周鳳自砦布。總兵曹愷駐江東岸。米魯斷首于陣。凡用兵五月。破寨十餘。斬四千八百有奇。俘以千計。降勅陸獎之。恩陸之歸。發莫土地也。守臣疏曰。蠻莫原隸木邦。成化始爲孟密所有。至弘治十年又爲恩陸據之。連年構禍。今始平定其地。既不可復與水邦孟密。不可割界。龍川于崖南甸三宣撫。欲開設衙門。則地方懸遠。瘴癘

難守。宜暫於騰衝、歲撥官軍四百分番往守。以俟更議。其思陸前有助平思、謀之功。今有悔過納款之願。請賜名目冠帶。部悉駁之。後恩陸不受冠帶。乞宣慰。印不計。十六年初保靖蠻酋彭萬里以歸附領宣慰。白巖大別大小江二十八寨。其弟麥谷踵之子殺其嗣代爲仇敵。其孫勝祖以正統從征功授多江長官。爲世英乞襲而納宣慰。仕職輒敗之。奏討尋戈已解。復結部院請令世英歸所。據小江七寨於仕職止。領人江七寨聽士職約束。官軍來守而從。世英十沱埠。

以絕爭端。以後土官應襲子弟悉領入學。漸染風化。用革夷頑。如不入學者不准承襲。十七年追治普安州敗軍之罪。初土官之配于米魯也。其妾適烏。數以賄求立。及米魯福祿之殺阿紀適烏也。亦數以賄求撫罷兵。都御史錢越副使周鳳指揮劉英遠任禮張英皆受之。少監楊爰總兵焦俊至所追需索。坐取侵牟。賊賊狼籍。既殺阿保。諸人自以爲功。吳遠既使人索賂而兵益近。福祿怒而劫營。遂失利。阿馬坡而行。聞諸領軍莫不懷壁自解。于是渡江一敗。殺溺幾二

千人。至諸道令兵始克。巡撫戴乾黃阿相繼發其事。得旨逮問。任禮等十八人斬。李雄二十八人戍。錢賊等逮之。十八年四川太監石巖巡撫劉洪奏松潘苗夷殺指揮王楠數十人。官軍臨討。悔罪乞哀。斬元惡首以獻。請姑罷兵。給事張文御史袁任言松潘事大駭愕也。南路開爲天險。自牛尾巴失利之後。饑大戍卒。南行必納貨於苗。不然。搗石之下。立爲齏粉。昨答等險設堡添防。雖費不得已焉。兵備張翼。近以西披烈柯等獻殺。賊計昭然。祇宜却回。顧乃奏上其事。

動色相慶。且韓雄輕敵而王楠殞生。都御史林元甫不得辭其責矣。元甫知雄之姦貪。養成大債。所宜並逮。兩路阻運。由松潘而至西寧金瓶九倉由茂州而至新橋鎮夷七倉。食尚不足。望其竭力難矣。蒲江關地勢稍平。介乎松疊間。屯築聯絡可立應也。正德二年陞播州宣慰使楊斌爲四川按察使。仍蒞宣慰。事舊制土官有功。惟賜木帶。或旌賞部下人無列衙方面者。斌役橫不受兩司節制。諷安撫羅忠上其屢平普安警賊功。重賂劉瑾。故有是命。後數年李致友愛

凱離之亂時程番宣慰安貴榮亦冒恭政銜夷風驚
矣茂州卜南村曲山寨叛自弘治不服征徭十七年
矣今來歸乞爲白人兼請衣巾欲納糧其俗以白爲
善黑爲惡也太監羅審以聞量令入貢謂能撫者
俱賞程番宣慰安貴榮恩併陳湖之地誘宋然激苗
民阿雜等署立名號攻陷堡寨而貴榮反助以平賊
然論斬繁獄然訴其爲貴榮所誘之情得減死依俗
納殺以贖焉六月加授四川橋州致仕土官宣慰使
楊愛船殺將軍給誥命仍賜麒麟衣一襲時愛之

卷七

元

子宜恩使賦爲其父請進階及服色禮科駁之禮部
因奏服色等處所繫不可假借兵部以愛舊有勳功
遂告許之既而歲後爲其子相請入學得賜冠帶云
初貴州銅仁長官與湖廣鎮溪千戶所筆子坪長官
司四川酉陽宣撫司梅洞長官司地犬牙相入弘治
中鎮溪苗民訛麻陽等與銅仁苗頭龍爭聚徒攻
剿不可勝算土官李椿段昂田宗傳等實縱之而筆
子百夫長龍真與之同謀管過司府其後遂率衆四
出三省騷然屢告急前後鎮巡惟務撫諭終莫能制

七年巡撫劉丙沈林征于陸龍山前後斬俘以二千
計詔梟童保等以徇給勅廣忠崗安撫司忠建宣
撫司高羅安撫司印以夷舍田龍田本忠田萬金掌
之永樂間施州等處民譚文昌譚遷廖汝鳳秦忠
入高羅忠建鎮南忠崗各從其土官入貢許稱爲前
土官裔襲授俸職歸乃誘奪其印子孫遂冒襲弘治
間守臣擒之印貯於官至是巡撫都御史秦全奏
在忠崗本忠在忠建萬金在高羅皆真夷種故給之
而鎮南長官司爲汝鳳所冒者至是夷種盡除其司

卷七

平

遂廢十二年烏荒芒部二府葛魁等寨地與筠連洪
縣接壤周遭千餘里各蠻焚人子弔子孫孫等雜處
其中普法惡身長七尺通漢語曉符籙自負懷異志
與夷婦米浪通遂以爲王母佛自稱蠻王煽誘日衆
巡撫馬昊諭之不從斬首千級勅優獎之初平浪
苗夷阿所等之搆亂也自言爲土官王阿童子孫而
王連者本其家奴所出乃世冒襲職與之爭連者復
懷無厭阿向不能堪遂糾總苗民數千攻劫村寨欲
得官印乃已時巡撫曹祥徽都勻府衛議處撫勸之

宜都指揮司繼先知府張禧等皆受連降。詎阿向僭稱王號。祥輒信之。討永保。而賜鎮溪土兵進勦。兵無律所。過蹂掠。阿向等屢出迎敵。我軍多歟傷者。僅得苗徒胖林等四人以還。于是巡按李顯劾祥罪。受賂請塞。閉門自嬰諸狀。詔遣郎中張元電按之。元電核實。納賄貪功者。繼先等十有四人罪之。十三年二月。貴州苗賊阿術等平。初。貴州湖廣之支羣苗。哨聚連寨相望。高香爐山。周迴四十里。高數百尋。四面平絕。其上平衍。阿術等據之。糾諸寨苗。作亂。巡撫鄒文盛。總兵李昂。湖廣副總兵李璵。率參將洛忠。柳指揮粟崇等。參政胡濂。蔡潮等。分漢土兵。爲五軌。敵者六百二十。撫寨者三百七十。有五招降者。萬三千九百人。陞薩有差。初。四川天全六番。招討使高繼恩。爲雅州彝民所誘。劫質民財。又所部番僧多娶州民女。爲妻妾。其後烏思藏直管招討高管等。襲賊回。行賜濟茶六萬斤。遂同繼恩把事。夾帶私茶六倍所賜。而賄市商茶尤多。所司括實。併發繼恩等諸姦利。既生黨附者罪。因請逮治二相討。詔姑宥之。十二月。四川

雙蠻攻破高縣。巡撫馬昊。擊松潘兵。攻小東。路寨。指揮嚴昇等。死者四十餘人。遂擊張傑。遂遇害。吳平。普法惡之後。陞州立縣。殺降。增設。流官治夷之失也。湖廣保靖土舍彭惠。與宣慰使彭九霄。仇仇。擄戈。而塗地者五百餘人。互訐八十餘年。下都御史吳廷舉。勦之。請以大江之右。寨歸保靖。大江之左。二寨屬辰州。惠居陀步。聽其日新。雲南瀾滄州十八寨盜。阿勿。焚掠寧州。廣西知府張縉。假征勦名。歛民財數千事。覺其任而逃。通判王鎰。募兵脅。仍買。因巡撫何孟春。以聞。本兵駁孟春非統驛才也。四川銀里上令楊弘。與重安土舍馮輪有隙。誘苗相攻。巡撫鄒文盛。撫平之本兵王。獲駁之。奪臬司蔡潮之專擅。以蔽文盛云。十六年。貴州宣慰安鍾驤。縱不法。爲夷民角寨所殺。其從事萬益。應襲其目烏樹等。謀以族首者。奔襲而承勦。衛弁胡永遠等。得賂匿其情。萬益忿之。借兵從事。以討烏樹。兩相誣訐。十數疎。下巡按胡璉。劾奏受賂者。令萬益襲其爵。嘉靖元年。雙蠻之復變也。都御史盛應期討之。推究其始。逮前撫馬昊。于獄。四川巡

撫胡世寧奏國初設松潘軍民司控制羣番爲全蜀障松城內外地皆熟番爲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撫比定等十七長官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營郎等二長官司再南至茂州南又有靜州等三長官司其東路至小河口所再東至龍州則近白馬路長官司皆受約束及後任用井人撫御失宜熟番多畔松城四外盡皆仇敵而東南二路僅一線之通原奉開添設總兵都御史專治松潘然會城又設巡撫彼此牽制難於行事以致舊州之失竟不能復

卷七

五

董卜韓胡之強終不能制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去都御史分設兵備副使三員一治松潘一治疊溪威茂一治茂州以東壩底徐塘等僅路抵龍川謂之小東路住劄綿州泰將二員每歲會皆遊擊率兵與偕兵威猶振後革遊擊承平日久巡撫惟事保守務爲欺隱軍殺一番則罪以擅殺激變番殺一軍則罪以玩寇失機官軍喪氣惟扣糧閉門以賂番或募兵械爲番役矣番人益橫遂劫道路殘破關堡匪不以問不幸敗露反以譏之下吏因循歲月坐致

部堂稱爲老成南路阻塞則議此由今欲通之要在威信兼立撫治兼施用人添兵得吏賞罰足財用四者而已四川芒部母響等苗數起部議舉節等南屬貴州而鈴乾官多在四川彼此推託宜于敘瀘大壩設官兼制撫又土官奢爵隴壽隴川等乃命都指揮何卿督之卿乃請兵誅芒部之陽順陰叛者三年何卿勦芒部斬擒二百計賊首隴政奔烏撒久之不出部議面兵耗餉耗信寡謀革何卿冠帶以勸自贖都御史王軌獲賊首隴政于水西追亡部印斬獲以

卷七

七百計御史劉廷璽曰隴政真僞未可辨也六年芒部餘賊涉保等叛及鎮雄府伯之仇知府程洪奪其印洗得脫奔畢節蓋初設流官肅情未帖幸旦夕之安不亟收賊裔龍勝令沙保得擁孺子以煽煽稍爾者之罪也黔國沐銀劄奏地方多事之故土官坐久未獲者宜施督所司保勘之部言武臣不得與襲事上曰雲南不寧皆因土官不得承襲令夷人無統遂至生事釀成大患未免煩征會勘奏保往往避嫌推調展轉行駁動至十數年緣爲奸利豈緩懷遠人

之意。自今承襲事宜。皆令鎮守撫按會行三司。如創
修勦。有蹈前弊者罪之。七年正月雲南土舍安鉉作
亂。侵掠尋甸府嵩明州木客楊林等處。巡撫傅智檄
兵備黃昭道周奎歐陽席以兵討之。大敗。賊遂陷尋
甸嵩明。復指揮王昇唐功于戶部彬趙倬等。知府馬
性魯葉城走。事聞。切責沐紹勛。發夷漢兵夾勦。二月
卽御史王廷相勸鎮雄之叛。沙保等撫招夷獯以平
雲南。武定土舍鳳朝文作亂。戕同知以下官吏。與安
鉉前同省城。滇中大驚。命伍文定爲兵書提督四
省兵討之。架材爲侍郎。督餉三十萬以從。七年大學
士一請等疏。近者雲南安鉉。猶亂集四鎮之兵。以勦
一隅之寇。勦滅宸算。已無遺業。顧兵凶戰危。撲之不
早。禍綿可憂。竊以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我
太祖特命兩平侯戡克服之。又以諸夷難處。易勦難馴。
故因其酋長有功者。立爲土官。各統所部。子孫世襲。
而命西平侯子孫世鎮其地。如身之使臂。如臂之使
指。凡所調遣。莫敢不服。蓋賊生發。責在土官。遣一介
之使臨之。卽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法。漢兵不過壯

聲勢。同根本耳。數十年來。土官物故。子孫應襲者。官
司不爲保結。土官往復報勦。有二三十年不得襲者。
止令土舍管事。下人不畏。強陵衆暴。無所不爲。黔國
總兵之名。不得自專。凡事必與三司會議。然後得行。
積之既久。夷以上官爲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法。無
所忌憚。待共罪大惡極。然後勦。軍民因壞。誰之過
歟。臣等切思雲南各處土官夷兵。人馬衆多。麗江景
東之外。如元江鄧州。比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佐。
蒙化姚川之類。若官用命。珍戚。賊不難何相他省。
但中間多係不召承襲。亦有緣事提問者。懷怨畏罪。
卻保必無。彼聞大兵壓境。生疑陰助。二患永平。又生
他患。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省
城進來。如害益州土官安慰一族。東州鎮雄四川東
川等府地方要害。俱與安鉉連姻。今安慰老薨。卽宜
召其酋長。量加賞勞。令所司早爲保勘。使可統攝土
人。仍戒諭通賊。自取罪責。曲靖宜宿重兵。斷賊奔路。
平于濟傷民。稽威清。積倉廩。選老成諸軍。上澤以
其言爲然。初順朝文欲取武定而有之。詣于蒙夷。曰

士府服詔母子戮矣。繼而帝奉其母投會城。夷衆相顧錯愕。咸投降。朝文計窮。絕音渡河而走。取道霑蓋。擬奔東川。至湯郎晉爲官兵所蹙。襲其屍。安銓衆尚盛。駐紮旬故堡。列柵寨數十。官兵夾擊之。俱破。乃併力於必古。老巢潰之。銓奔東川。爲土舍蘇雲所執。斬。勝二十九百有奇。解散其黨二萬。御史傅習歐陽重同沐紹勛以提聞。詔加蘇陞資有差。初貴州鎮雄府沙保之亂。官軍搗其巢。謂沙保已斃。未幾其子。言奴復到家。不軌。數年同功。兵書李承勛以伍文定

下

卷七

五十七

孝王用師爲失計。嘗于乞休疏中及之。復極言遠夷無所用之。不足煩兵。臣查得隴勝。真爲隴壽子。夷人重骨脈。只有推戴之義。御史戴全言。授勝佐貳以收夷心。設兵偏于畢節。同泰戎于永寧。其言可採。上因取文定回京。其芒部夷情。令沐紹勛區畫之。初雲南緬甸木邦脫川孟密孟養等處土夷忿爭相殺。歲久未平。各以其情來奏。下鎮巡等官按問。總兵沐紹勛巡撫都御史歐陽重會委參政王汝丹知府嚴時恭等編厚諸夷。藉以禍福。諸夷皆服罪。還還使地。而

木邦宣慰司罕烈孟養耿摩思倫各貢牙象土錫金銀器物求贖。脫川逆舍多鯨。亦聰還職。兄子多泰。至是紹勛等奏言。木邦孟養。戕殺無辜。多鯨手刃兄母。律以王法。罪不容誅。但邊徼諸夷。忿懼常態。今既輸服。請許令起貢自贖。仍請戒孟養思倫毋交通猛別。侵擾緬甸。咸木邦罕烈毋黨助多鯨。罕泰隴川官職。孟養安撫司上舍思真以孤軍抗二強敵。竟收捍禦之功。宜加賞勳。緬甸土舍莽啓歲因祖效忠。懋遂遭慘毒。宜令築城以全其宗。脫川多泰孟定罕忽宜

卷七

五十八

令還本境招復夷民。其蠻莫孟母等十三處上地廣寬。諸夷靡爭。初議崩之騰衝。撥軍輪守。則燒燬可虞。欲屬之木邦。則地勢遼遠。夷心不順。莫若仍屬孟密。管食歲徵若干兩。而割孟乃等七處。仍歸罕烈。則分顧均而忿乎息矣。得旨許切。蜀撫唐鳳儀言。自芒部設流。諸夷反者數起。請存隴氏後。不假兵力。禍源永塞。兵書胡世寧議曰。革流官而復隴氏。事體重大。檢難輕議。查得芒部自成弘以來。數自讎殺。時攻剽。畢節界固非以設流官也。今隴氏政以爭鬪誅久。隴

壽又疾而隴勝方切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前都御史王軌不得已奏設流官知府分四長官司統其衆會軌等遷去知府程洗迂暗不能相循故芒部復亂今諸夷輒易其詞云勝真隴氏子願復其職夫壽政皆親隴慰子猶相爭殺二十餘年今勝非真壽子一旦得立使阿濟得弄諸掌服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不服各率一隴姓者求立則昔日戰爭之禍今復始耳臣以爲隴勝復七官不便唐鳳儀奏處芒部七事一曰四地方以定土流言芒部異域夷性異類不

卷七

七

必執改流之說拂其故性二曰順夷情以續絕世言隴勝乃隴裔所出爲部落推服當順其情而復之三曰尊威令以示懲戒言既改芒部爲鎮雄府今其官可復其名不必更四曰存四司以專責任言芒地延袤數百餘里難于約束當存四長官分司理之五曰明賞罰以定夷情言阿濟之罪可以功贖若以往者偽報沙保必欲究治恐失其心六曰嚴守備以塞禍源言卑節爲諸夷出沒之所川貴之藩籬也當命整飭威靖兵備駐劄安莊以制安南一帶而於貴州添

設僉事一員專制卑節等處七曰下重令以戒聯絡言諸夷姻隣往往相助以生讎怨若水西之于隴臺烏撒之於隴政而沙保犯卑節亦由水西誘引宜嚴飭之以離其黨九年革鎮雄府流官復授芒部土酋隴勝爲通判署府事十五年都勻界中酋王阿向者世據凱口國爲不靖官司不能招之點撫陳克完督二萬征之賊立等樓壘石自據其上乃分破其黨惡凱等衆日據宜慰安萬銓以梯釣魚貫于山頂自土下總兵楊仁自下上逐新阿向二百五十級降夷二萬勅陞賚有差凱口雖平其黨王應等復奪而據之都御王璠復調安萬銓攻之以花鎗前後首虜二百六十有奇十七年安萬銓以都勻凱口功辭所賞銀帶乞領叅政部曰名器可濫乎仍令受賞二十二年貴州銅仁平頭苗首龍子賢鎮守苗首龍科桑作亂流劫麻陽時二苗已就撫麻陽尹朱崇激之遂復叛都御史萬鏊勘其事曰臘首龍求見雖黠撫然善後事宜當設守臣于湖北于思仁各設文臣于麻陽於銅仁各設武臣在湖者則常備六衛永順等宜慰

卷七

七

施南等宣撫。草子坪等長官。及鎮竿九永二守備謀焉。在貴者則銅仁等長官。如四川酉陽宣撫平茶邑。按等長官司。皆隸焉。已而御史穆文龍。劾倭款同狀。至辰州時。以千百戶四員。往質苗寨。既得龍求兒。置質官子度外苗。成頭目。幸存其官。多金以贖之。求兒母史諸部小寇。借此塞命。旋師之役。此梁益甚。勸撫兩處。且相平鎮草澤九地。環峙諸司。果無招納之弊。且夕戒擒矣。爲今之計。以夷攻夷。則地示賞。使各自爲守。他日或有反側。則因地方以撲。部落因部落以

卷七

七

貴州。則將畏懷之不暇矣。乞罷黜發。二十五年。四川白草番爲亂。陷平番堡。莫酒開。虜守弁丘仁殺百戶耿爵兵。科色承劾奏。都御史王大用。惟務裁節。所城省幾萬之一。而喪失無算。詞帥高鳳崗。皆庸悉當罷。蜀撫張時徹。言往者番奴一族。流入石泉縣。白土鄉。號白草番。比者則庚作威召怨。凶命誘劫。我既失險。厥乃縱橫。今蜀雖然矣。二十六年。張時徹督調。帥何卿。調入全招討。向繼光馬湖長官王祥。營土兵。羅猶建昌諸苗。從之擒賊首。黑殺白石敬刺。斬首六百九

十九。九月。楚黔按臣賈大亨。蕭端象。咸以銅仁鎮草未平。二省討賊不力。今楚湖六萬。運餉二十萬。而貴州師期不至。勢難獨進。念忽坐消。彼此匿老。詔逮黔撫王學益。拘之治。二十七年。湖貴夾剿。二苗不克降。楚撫姜儀爲參政。罷征苗之師。六月。以黔撫李義莊請復。命都御史張岳總督之。賈大亨奏。湖十年內。兩來征苗。未奏績者。土官不用命故也。臣使與守臣計。擬以草子坪各寨苗。分屬保靖宣慰彭盡臣。約束之。鎮溪各寨苗。分局永順宣慰彭明輔。土酋柳田應

卷七

七

朝約束之。不至縱苗爲惡。扶苗爲重矣。詔如之。總督張岳奏。曰。貴州類困于苗。上下相蒙。以賊爲諱。釀成禍亂。不容不討。今取者策。曰。撫曰守。曰割地。已耳。往者賜以魚鹽牛酒。花幣冠袴。如奉驕子。不旋日而叛。此撫爲無益。往者常戍小橋毛口。餉不繼。土兵輒私敗去。此守爲無益。諸苗各有舊管矣。割地分隸。舍其舊而新是圖。諸苗未即甘心。舊管陰相煽惑。生他虞耳。今鎮草就撫。銅仁獨叛。其衆不及三千。必大創。然後可。三十年。張岳分楚兵。以剿西徇。屬七寨。分蜀

兵以呂爲普杓八寨分駐兵以鬼提麥地十五寨去秋三稍並進及冬岳駐銅仁蒐捕之前後斬賊千八百有奇岳既奏捷其賊背龍許保吳黑苗竄匿鎮寧寨乃糾蜡爾冷水四川小平茶諸苗詭爲永保哨者衣其本穴入思州府執其守李允簡報曰糧庫蕩燬而去於是本兵趙錦等參論楚撫任敬總兵沈希儀及土官彭明補等諸失職大學士嵩言張岳總撫之誤也得旨切責任係攬職逮問有差兼責本兵俱開休龍許保又攻石阡府不克奏將石尹憲購果四

卷七

前誘龍許保禽之詔即梟示貴州境土雲南元江府上舍那羅殺知府那憲屢審勘不奉詔蓋殺劫村寨聽兵沐朝弼真撫石簡督武定北勝亦佐土漢兵分其哨五以監司隔之布政徐樾督餉進臨安府招降甘莊賊勢益蹙那羅遣經歷張維請南溪哨乞降時樾巡餉適與雅遇欲因取以爲功約翌日鑑面縛出城降如期樾至元江南門外鑑不出縱象馬突之樾死朝弼簡集五哨環元江而壁悉路通甘莊二哨之精者簡於南溪哨渡江那羅矚知之徑衝其寨

弁卒燒營監司郝惟岳疾入李維軍中皆不支而遁唯餘南溪一哨得全武定寧州儂兵以宿恨俱不退食事王益浩激獎之迎戰敗而歸之鑑請降我兵營前事不許日久漳毒起大兵暫撤俟秋再征三十一半張岳督石那憲破孽苗于貓國龍興畏隄餘苗震恐生縛龍許保以獻復獲其首惡李通海等桀于市苗情大定恐者就貨不敢私仇烏朗土官田興邦斬黑苗首以獻凡有名稱者咸啓劉無補苗患遂熄三十二年撫餉象貨決取元江那羅大懼即棄死百

卷七

戶汪樞入城撫諭其衆咸稽首奉命問賊那憲者曰阿捉也問賊徐樾者曰光龍光色也悉縛而梟首命推那氏當立者衆曰那從仁那端之從孫也當立衆贊乃疏發鑑之子恕貸其死屬從仁統之十二月川湖守臣擒龍潭安撫司叛夷黃俊及其黨李仲定等殺之于中諸軍門降施州平三十四年初四川橋州宜慰楊烈仇殺長官王飯飯黨李保治兵相攻者十平總督馮岳總兵石邦憲平之其善後之宜有日三省接壤如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橋州之三渡關貴州

石肝之龍泉各立一堡。移銅仁參戎于石肝。移思石守戎于龍泉。設郡別駕于播州。責監司以巡歷。覆可。三十九年。雲南緬酋莽哇喇與孟密孟養世有仇。莽哇喇故與孟密婚。奪其印而假道以掠孟養。仍致龍川於岸南甸。搆煽之。知內地有備而遁。守臣以聞。朝廷報曰。宣示恩威。與之更始。四川東川軍民知府。麻慶死。子位幼。妻安氏攝府事。營長阿得率者。擅權。未悉安不得乃縱火焚走武定爲所殺。得革之子堂。奔烏撒結以贈土官安泰人。因安氏奪其印。安萬餘。

卷七

卷七

卷七

素與麻氏姻乃攻阿堂。又脅安九鼎殺其妻子。室治兵相戕。及羅雄州境。空聽勸服罪乞代效。復以其幼子詭祿氏承襲。滇撫游居敬請討之。阿堂爲其營長者阿易所殺。於曼來矣石之地。子阿哲就擒。安萬餘以經歷印。昇祿位妻寧著署其政。以照磨印。昇羅雄土官者濟。而自取東川府印藏之。議者藉藉謂其陰據東川之志。按臣王大人任。彈其私擅標署。後竟鑄東川印給寧著焉。初銅仁都勻二府前行劫。黔帥石那憲方出淑浦聞變馳還。李安大創勦之。進先彪山。

督定諸寨。蒐捕其首乃龍老羅等。衆悉降。詔賞總督黃光昇。撫高昇。帥邦憲銀幣。獎之。石邦憲既而平播州之亂。容山長韓甸與正管張開治兵。橫行二十餘年。官司不能制。邦憲擒甸並其妻子。先是裨弁乘勝入甸巢。暮雨迷失道。某勳魏國相陷其伏死。大司馬議其功過。相準也。初播州上司原屬四川。稅輕徵稅。而其地多在貴州之境。嘉靖初。詔改屬貴州。恩石兵備矣。已而夷情以爲不便。二省守臣各異議。有詔下總督羅崇奎勸議。仍以播州隸四川。分屬川。

卷七

卷七

卷七

東守巡重慶兵備三道。而貴州思石兵備道。照舊兼制播酉平邑等土司。仍改給勅書。重事權。以彈壓之。四十二年。雲南武定土知府鳳詔故。母瞿氏襲。瞿老舉詔妻鳳索林自代。索林襲後。遂失姑婦禮。瞿大悔之。故異姓兒繼祖。入鳳氏宗圖。嗣職不克。則具疏自訴。爲索林四。令繼祖詰問告變。歸卽許稱受。輕命得襲奪府印。索林將誅繼祖謀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索林抱印奔會城。巡撫曹忭下令收印。逮其左右鄭站。聽瞿氏理府事。巡按孫用以爲方繼祖襲兵。

時守臣既名之爲賊令鄭姓先坐議不令爲諸夷笑
手麻者繼榮手贊于露益尼繼光向欽跳梁于姚安
與夫于崖南甸之仇順寧承平之授所恃警服者
朝廷之法耳繼祖罪逆顯著所宜首罰四十三年都
勻平州長官楊達雄以其兒子珂爲嗣後生子治安
而疎珂珂怨望達雄乃逐珂奪其產珂得土苗心據
唐宿閣進雄敗走屠其家都御史趙越請更土爲流
以填之楊治安計不便乃割六洞地賂土酋蒙繼武
繼武乃大攻珂而壅洞地洞人不暇復助珂互攻外
之黔撫吳維樞招之珂自縛詣軍門六洞遂安改土
爲流守臣叨賞石邦憲復平龍里衛阿利之叛斬獲
數百人餘黨以平四十五年四川龍州宣撫薛兆乾
與本司副使李蕃相計遂執蕃父子殺之軍門檄勸
其事兆乾懼遂糾白草番濠開絕命拒軍不利十八
族皆賂去奔石瀾我軍追擒之初泰政賀麟見王恩
等受其賂許爲解已而不效兆乾執麟見以之至是
其僞皆發川湖撫勸土寇黃中功罪久不決給事中
舒化奉使由楚入蜀具得其狀上言賊衆在楚蜀之

交讎殺之害在蜀故川主勸湖主撫川雖勸然仍遣
千戶魯景蔡監生陳一言等往招楚雖撫然仍督宣
慰彭翼南舍把彭崇賢等進攻兩省互川黃中役降
之志始決其所以之楚者以結怨在川求生在楚耳
在楚則曰撫之功在蜀則曰勦之功謂餘黨尙存其
實支離自黃中降後餘黨千餘皆已就撫惟兩省持
論不決故降人稍自疑懼潛有異端而四川南岸之
民必欲盡滅支羅之族每過爲播揚有司亦藉口以
誣撫難非而繼今是皆非公言也黃中既誅宜放妻
子弟姪并諸黨慰小夷之心全大國之信仍令巡撫
譚綸楊傑孫會勘之巡撫譚綸言薛兆乾伏誅薛氏
不可復立宜如馬湖事例改設流官其土民散處寧
羌利保者悉入版圖改龍州爲龍安府隸于川西安
緝道而宣撫司以薛兆芝襲之降爲知事轄諸夷雲
南撫呂光洵既遣鄭姓回武定府鳳繼祖執而殺之
糾衆攻新城臨安府百戶李盤等屢于鶴街遇伏死
會事張澤督千戶劉裕馳救之敗後害隆慶三年副
使張守魯諸道兵並進繼祖懼奔入四川會里州依

其婦家賊帥者色。勸繼祖以獻。夢安同知高欽餘黨也。並擒之。土官勦賊者。蘇紹先也。斬獲千五百有奇。上治失事者罪。實有功者。鳳索林安置省城。猶不欲絕鳳氏後。簡其支屬。鳳屑之子思堯。授以經歷。層仍怨望作亂。夜襲武定城。知府姚崇寅嚴備斬之。層之犯也。宜慰安國亨與其謀。既而與安信相攻。朝廷遣勦之。國亨懼誅乞哀。執獻其黨阿弟吳瓊等。以降各官其子而赦之。黔撫阮文中之檄也。萬曆二年正月西南夷都蠻有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陰。樊人屯

卷七

七

文

察其中出沒。爲寇隆慶初。屬守臣土告。朝議命曾者往討之。曾吾有偉略。實其精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有以間事論總兵劉顯者。首輔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豈併聞事遠治之。于是顯以平蠻自效。凡越六月而凌霄九絲等寨悉平。五年秋。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構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康移兵進勦。懷寇乘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凝計擒元惡撫處殘僕。亂定。詔城守康傳其首。八年。伍開軍餘作亂。先是

苗夷懷悍。衛所人各結款自備。久之款黨日增。敢干稱亂。郡人畏款甚于苗。守備林淮喬繩之。非便也。遂羣起逐喬。而中有所款。自相圖。殺傷甚衆。靖州守李瀾以治苗法治之。各輸金爲罰。款人益驕。尚書梁夢龍議移衆將鄧子龍備伍開焉。十一年雲南總兵沐昌祚報緬甸莽應裏入寇。詔嚴備之。十二年雲南邊臣劉世曾奏報將佐沐昌祚鄧子陽劉綎。俘斬隴川土蠻岳鳳莽夷啞等。首虜三千一百級。十三年播州楊應龍遣大木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龍虎

卷七

七

文

將軍應龍每從征。見官兵弱。輒從土司借級。遂驕蹇。輕漢法。所居僭擬。嬖小妻田雌鳳。疑妻張外淫。封刃命取其首。初感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奪其權。七姓因反。應龍疑衆不附。結關外生苗爲翼。肆行劫掠。夢熊受變告於有司。主用兵行勦。朝議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四川。不赴貴州。十二月貴州羅雄蠻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陸有義兵破平之。西羌松茂諸番構亂。楊柳番生兒與太平。壑解牛備食肉而斃。意醜之也。遂嘯攻普安堡。掘水崖掠

石門格殺百戶陳克勤大帥李應祥兵備劉禹謨提
三千人克蟬蜉寨番不可爲動冬進攻平夷堡圍蒲
江關命徐元太乘鉞視師下符分詣播州酉陽平茶
馬湖集兵以參議王鳳竹謝詔監其軍十四年正月
周于德將營鑼嶺邊之垣將酉兵營蔣壩郭成將敘
馬兵營黃沙朱文達將平茶兵營茨溝礫占柯等三
十人被呵牛玉環等砦已又襲阿孝圍沒舌克蜈蚣
已又復渡江擊西坡等寨捕乃思四人已又牛尾得
捷斬合兒結父前後俘賊千七十餘人焚其棚房于
今遷黔記 卷七

六百時平部黑骨西南夷沿襲如故部長嶺栢死其
族阿祭逃胤奪符河西則五咀哨桐槽則王人哨中
鎮則瓜祿赤口則撒假袁兒鞠頑徐元太既平維州
三城有事御南第其界速賊乃經入凉山裨將偶進
制不利元太以疏請馬關兵四道戎司則周于德宰
調元邊之垣郭成朱文達兵備則武尚耕李士達周
光鑑監大帥李應祥以行十五年四月自去冬誓師
有官廩馬河水瓜利濟之戰殺斬白祿等唯凉山天
陰諸莫敢先發咸贊銷兵元太不可齊籌水陸道輸

川東果我師駐赤日破田壩魚坑拖梅白岩生擒撒
假又破黑宅攻黃郎樓飛石而鑿普王之毒解安興
之頭繫幕府功二千三百有奇禽獸大酉幾十數元
太疏曰上下川南叛保在建昌則有水託安守樟木
普五咀哨之害在冕山則有桐槽王大咱之害在越
嵩則有平部黑骨夷之害在戛眉則有臘中瓜夷之
害在馬湖則有臘中凉山赤口與黃雷等之害名雖
不同情則互煽幸而故土盡還餘黨多革乃條上至
後十五事開縣正疆設官墾土上悅冬大弟增秩

賜金家之十六年嚴嚴雲南冒功之官先是雲南巡
按蘇瓊核進西事上言破緬之役皆蠻莫恩順諸酋
功兵備李材以罕襲頂請授使裨將杜斌等七人提
兵一千從金沙江行未至中道聞夷兵罷乃發賈屯
五章會有夷酋三十餘艘過乃殺百人而以夷地病
故男婦及兵士病故者悉剖首抵殺併原捕生口喇
瓦散等七人上功莫府妄稱萬級必如軍書所上請
問密增去騰衛二千七百里擺古一千八百里何往
來不及三月于七月望冒材以生辰在司受賀而止

其境外者何人。邊警密堵。或近猛密。或近蠻哈。相去
應甚。何謂入城速破。並在一時。首功既三千有餘。何
勘驗不及一千。而云爲恩化所焚。獲夷民至一千二
百。何不安插。而云各夷不欲出獻。拓地至二千里。何
猛密尚爲緬據。且阿坡二十八寨。以不送餉錢。誣之
爲反。二千人戮之。無遺。撫臣劉世曾亦疑之。書奏
詔逮材等。而世曾亦自劾不能簡發。至是科部嚴實
命。世曾爲民。村與遊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東市
罪。四川撫臣徐元恭奏。邊將李應祥。俘斬印部劉夷
賊乃等一千八百六十三級。立屏山縣于馬湖。十七
年。播州宣慰司楊應龍。所部何恩宋世臣上變。告應
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兵討之。楊氏于唐永。據有
南詔。歷宋元世官其地。國初楊鑑內附。改宣慰司。應
龍于隆慶壬申襲職。從征哈麻。先登。多斬獲。從征九
絲。捕虜無算。從征楊柳溝。却敵先登。先後賜金幣。二
十年。建楊應龍詣重慶府野薄。法當斬。應龍請征倭
自效。乃合之。二十一年。石壁舍馬邦聘攻其女宣撫
早氏。上書曰。臣自從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虜一千

級。兩臺不以臣女流。賜之笈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
今邦聘無故。而虔劉我。飢人之子。寡人之妻。臣請比
先年楚金洞舍謀篡事。願以聘就吏。二十三年。總督
邢玠。乘傳至蜀。檄曉楊應龍。以哮劉事。許以不死。水
西宣慰安疆臣。請其父國寺郎典。尚書石星手札示
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贖罪。重慶太守王士琦。屬恭江
令往宣諭之。卽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面縛
道周。請死。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寺。太守
爲請。以七月二十四日詣恭江。縛獻黃元等十二人。
諭應龍死。得贖金四萬金。命其子朝棟以土舍受事。
設撫夷同知治松坎。永寧土婦奢世續上書曰。臣不
天。白僕再世而再危我也。請以白就死。贖兒死。先是
奢效忠有二妾。世統世續。統生子崇禮。嗣職死。續子
崇周當嗣。而勿統與僕沙卜通。不肯立周。兩婦治兵
相攻五年。崇周爲諸生。竟得嗣職。從討楊應龍。戰甚
力有功。卜子白以蠱飲毒周死。故續爲之請云。二十
四年七月。楊應龍肆逆。時餘慶土吏毛雲乘棺磔其
尸。又據石坪都壩焚劫餘慶草塘二司。過及興隆偏

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圍黃平戮及重安司長官張嘉家二十五年楊應龍流劫江津南川諸地統苗兵大掠貴州高呼諸屯又侵湖廣四十八屯戮僉民守營等黔撫江東之蜀撫譚希忠請于合江綦州增遊擊禦之六月雲南順寧土司猛廷瑞之變起于奉孝殺兄爭爵而廷瑞因親之故格亡納叛初向非有逆謀也得自奉孝罪在不赦猛廷瑞果能擒獻以贖姑從輕議臨沅道李先著躬親招之廷瑞殺逆獻印改土設流先著之力也滇撫陳用賓別遣叅將吳

金臺修記

卷七

七五

顯忠勲之後効奏先著納賄縱賊詔逮干理用賓竟獲廢子云于是給事曹于汴劾奏陳用賓陷死猛廷瑞已犯殺降之戒宛死李先著更增士類之悲冒功陞爵世襲錦衣括猛氏歷世之積飽夷賂吏昧之厚土儀之貨取于裴君塞功之敘滔及稅當者奏不省二十七年貴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率兵三千襲楊應龍拒命迎戰于飛練堡國柱死師盡殲應龍初無意反既覆我師遂不可止于是朝議以郭子章爲總督而起都御史李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兵

金臺修記

卷七

七六

事決意征將帥劉綎麻貴陳璘董三元回兵南征郭子章至蜀卽請設標兵益調募湖浙滇粵將士徵總兵自松藩移重慶六月二十日楊應龍引苗兵六萬繞綦江城下以火炮攻之叅政張棟歿于陣遊擊房嘉寵先殺妻子而後死之張良賢被圍七層遇害其妻懷刃向賊既就執而釋之守備胡汝寧赴水而死切庫縱囚陳兵三溪爲嫖書以告曰飛練動激初未越境江軍門加劾擅殺而房遊擊堅不肯容乞還次男屍誘奸奴何邦卿等數十人甘于睨目生繫焉知縣爲之質止言爭界猶冀曲宥時重慶密邇無備賊若乘勝長驅全蜀門戶隳矣幸賊不來總督乃得調集堡土各兵守渝城移文詰責示無遠絕賊具文求撫不復西向一上聞綦江破號川貴二撫譚希恩江東之各爲民楊應龍知朝議不赦遂焚東坡爛橋出掠興隆鎮遠諸衛貴帥童元揄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總督子章爲諭苗雜言招賊賊黨總督李化龍議懸重爵及投歸之賞首謀士黃七孫時泰等總管楊兆麟郭通等內司何邦宜等凡百人

五哥七姓五十四里八十八局九股惡苗紅脚黑脚等俱得殺應龍而虜其地二十八年正月李化龍乃移師渝城糾集平茶等司清與黃之道厚龍娶之防禦兵略有斬獲而川中川南大帥劉綎等克金竹等寨官壩大營斬獲三百二月應龍攻破龍泉守備楊惟忠遁去土官安民志被執石哇馬千乘酉陽楊再御龍擊破之徵調天下兵咸集各土司亦用命總督乃分爲八路川從綦江南川合江永寧入貴從烏江沙溪白泥龍泉入楊應龍遣子朝棟將兵迎劉綎

卷七

七

收歸酉陽石碛二司寇桑木關壩陽永順二司寇烏江關挺戰九盤入婁山關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挺壓海龍困而壘安疆臣亦率落濠關賊勢急父子止困死守賊將楊珠爲砲所擊死吳廣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團下築長圍困之應龍久被圍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劉綎破月城應龍窘合室自焚吳廣獲其妻田氏及子朝棟露布獻俘二十九年正月黔撫郭子章奏皮林之捷曰皮林惡夷連年攻剽緣古州以抵都勻通播構絜非一日失九股

谷居東近黔之黃平岩埋答于居西近黔之都勻而梁上巴野鬼懷石靈諸苗又左右傳之總兵李應祥合三省之師批擣賊巢斬級四百一十二安處苗情二百四十三寨四千八百七十戶納糧三百石而楚撫江鐸並蒙賞矣三十二年敘播功李化龍加少保郭子章都御史各磨子世錦衣衛指揮劉綎陳璘等各陞賁有差尙書田樂蕭太亨各磨子世錦衣四川巡按李時華奏勘界之局初播州之役安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戰甚力有功將士分功蔽之僅以虛

卷七

七

銜酬賞竟負初約其靜邊等地疆臣據于楊酋存日撫臣必欲反之于酋亡之後所以快快卒不服云雲南巡按宋興祖奏蠻莫宜撫思化之子思正情勇殘其隴而木邦阿丸糾衆逼之思正懼奔騰越求援于我陞瓦大兵抵黃連關而轉境內大備副使漆及昌參將孔憲卿斬思正于龍川驛兵遂退惜哉此事牛僧孺之詠悉怛謬類此矣蠻莫當緬水陸之衝有蠻莫則外蔽三宜內障騰永遠通六慰一旦束手而授之阿夷六慰皆失三宜任饒寇逼門庭率有蠢動

徵調何及得無危殆。昔年思化衆議處之。撫臣陳用賓特主容留。以捍撫。尋以征緬功。授土同知。思化沒而思正繼正。雖戕夷。內屬仍舊。今屬求救。不救則已。且殺之。令土地失而身首異處。凡爲屬夷。將必生心。曰內附不保。首領土地。而附緬得安全也。是我連各夷之交。而衆其敵。上曰思正旣以計誅。仍宜固內。懷外。其毋誘。三十三年。越箭猱不靖。蜀撫吳用先平之。大帥者劉純也。三十四年。兵科呂邦耀奏土司安疆臣惡形漸露。初郭子章籍疆臣之力。故楊應龍

全變多二

卷七

九

投首。而事平之後。欲寬假以存信。而時論頗以爲非。云朱國禎云。安疆臣奉 朝命甚謹。蜀撫喬璧星欲取安氏爲功。坐以侵佔播地之罪。嘉功者遂以受賄棄地。劾前院王象乾逐之。去十一月二十七日。金沙江夷阿克一鼓而陷武定府。和曲祿勸嵩明三州並陷。統知府陳典推官白明通殺指揮金守仁王守爵縱囚劫庫。云報馬尙忠之仇。滇撫陳用賓奏至。兵部看議。勝夷運部蓋三世矣。鳳朝父叛殺同知袁倅被誅。立酋族風繼祖伏襲殺僉事張澤。討平收上爲流。

垂四十年。今阿克卽鳳騰霄。及鄭舉乃其苗裔也。賊思故上已非一日。各有司城池之律。森如也。天討加之。刑科蕭近高等劾奏陳用賓沐敝失事狀。十二月鳳賊逼會城。掠元謀富民羅次諸縣。邀府印官帶乃拔營而去。巡按周懋相時駐曲靖。以爲不當也。于是給事胡忻曰。城下之盟。辱莫大焉。滇撫法宜遠。三十五年正月初三日。普安道張俊臣。恭將張名世等。自小甸關而進。克復武定。阻鄭舉之回路。于白花山。洱海道彭應時。全搶道陳陶。曲靖道羅希孟。會峯之前

全變多已

卷七

十

後輔級二千九百有五十。用賓奏捷。十八日擒鄭文等。斬捕共四千三百九十有奇。兵部曰。眞印未得。勞師可疑也。蜀撫喬璧星差都司張神武。永寧參將周敦吉。至會世續之新衙。取其匿印。二弁領兵千餘。恣行劫掠。其夷目聞宗傳等。以救主母爲名。燒劫永赤。普摩一帶。官軍被戕三百餘人。巡按馮奕垣以聞。詔禱神武敦吉官下所司問之。黔撫郭子章奏記。四川大兵進壓鎮雄者。以麗澄爲奢世續之婿。疑其藏印。今澄已獻印。交奢崇明。而世續已擒。聞宗傳等已

降矣。脫澄退而請罪。請罷兵。於是兵部議鎮雄孤地。敗土爲流。與之休息。以柔遠也。悉得旨允之。始蜀撫喬璧星之遣張神武也。知其印藏于首婦奢世續所。如不可訓。從而執之。畢節道顧起淹忌神武而黜。按馮奕垣勸其事。以爲普安摩泥之殘。蜀兵爲之也。冬。安堯臣陽順陰逆。復取水鎮。各日把七萬人。欲犯建武。筠連高拱諸縣于是。喬璧星奏曰。安堯臣以水西土舍謀占鎮雄。擅自稱官。敢行僭逆。殺土知州胡衡堯。土經歷又忠而賊其家。逐威信安靜二長官司。全龜陷已。

卷七

而沒其產。任其鴟張。縱爲蠶食。必創驅之。拜疏之曰。核師徵南。大學士賡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也。請靜之。御史李時華給事戴章甫等亦曰。大兵大木之後。休養爲先。兵部覆議得。諸撫臣所奏。本當征勦。但印卽獻出。奢世續姑釋放。閩宗傳檢置之罪。且饒猶治。許其自新。其鎮雄還求隴氏子孫承襲。安堯臣歸本土。司遙授職銜。不許冒襲。隴職。安堯臣用心約束。朕視華夷。皆吾赤子。涵育生全。不忍置之鋒鏑之下。六月。滇撫陳用賓奏記。八百大甸宜慰司。自古不賓。

洪武間。曾一至。今首景邁荷威。蕭蒲葉緬文恭。進牙象二隻。此成周越裳之足音也。諸嘉絕域之輸誠。大宗伯脩具錦紵布鈔數。詔賞之。三十六年。武定知府陳典之剝削也。以榜掠馬頭鄭舉。遂糾川首欲復鳳安。而阿克鄭舉等。攻陷武定。祿豐元謀尋甸諸城。池楊禮等陷嵩明。以誅貪撫爲名。於是巡撫陳用賓以次恢復。御史梁州彥勅奏用賓往者順寧之役。土司猛廷瑞以冤死。參政李先著以誣繫。復遣黃宮三入暹羅。糾合滅緬。乾沒衛兵。私開邊釁。頃戮阿克。

卷七

假爲真。旣而川東獲真阿克。而縱令張名世殺掠土漢。如鄭文被擒。報詞互異。前曰張惟忠之獻出。後曰二都司之捕獲。舛矣。詔曰。賊夷速破八城。幾失省會。其速陳用賓沐叔龍藩長薛夢雷四月。兵部議下撤兵之旨。今安堯臣退歸。授以職銜。仍求隴氏子孫襲職。以撤兵責之蜀。以堯臣退還責之黔。而蜀巡按錢桓策之曰。堯臣歸黔。留妻子于鎮雄。每寨留土兵二百人。此其絕隴侵雄之形已判。整兵移鎮。良非得已。五月。蜀撫喬璧星奏。鎮雄近立星官。隴阿固而。

安堯臣密計叛目，噎多糾色者等，抄奪主母者氏而殺者，乞諸目。堯臣駐大方，論水西夷口保舍等領軍以從，驅安挾龍，此其時矣。三十七年，雲南巡鄧漢日，滇十數年，一困于征緬，再困于羅平，三困于猛延瑞，物力蕭然，加以稅監之搜求，參隨之磨吮，近日武定之變，偏成頤脫，曲靖金商，命派股實，增金至五千兩，前添破產，不可勝數，清國減焉。六月，蜀撫喬璧星奏建昌之變，土官被弑，夷保無主，擁戴土婦蔣氏，傳調緝起總以蔣承爵之故耳。會書張洪烈巡道蔡守愚

卷七

卷七

卷七

各載罪討賊三十九年，滇撫周加謨報破，去滅賊獲印復地，十月廿八日，斬級二百有四十，兵部敘鄧漢之捷，生擒鳳阿克，鄭舉者，全滅劉靖寨也。臨陣捐生者，蘇夢賜五人也，各陞贈有差。巡按錢桓疏曰：黔撫郭子章，謂水西鎮雄原一家，而安堯臣爲龍富之後，是以黔土舍，據蜀土府，特未核舊牒耳。李化龍云：龍澄之爲堯臣久矣，崔景榮曰：堯臣者，水西安疆臣之弟，黔不可襲，蜀也。堯臣以入贅齊氏而來，遂合吳曼彭月政，逼女官者氏之印信，誘叛目噎多攻其主母。

積矣。四十一年正月，建昌衛貢生何魯告變，口自丁未來，土官安世隆被殺，妻蔣氏與土舍安崇業爭職，互抄都司韓錫，頗有相當，竟以忌阻，建昌拾屯萬有六千石，叛猓列畔安義，白麕戈備占奪之，守備胡維城周世忠死于其刃，前撫喬璧星整兵越萬，參戎陳策冒矢石，得少寧息，及總兵侯國弼乏餉，而各叛據，瀘水連金沙，設守備李正寶等，孤城數閱，恐五衛非國家有矣。貴撫胡桂芳曰：汰棟千人，立爲奇營，歸統之于驛傳道，則事權一也。銅仁鎮標與平頭二備兵

本建寧記

卷七

卷七

專制紅苗，他不過護滇路耳，宜分一于龍新，分一于平興，分一于普定，分一于都勻，則上下二路通矣。新添參將轄百人，併于操捕，都司可裁其冗，總兵鄧鍾有倒冲田心龍魚，凱樓之捷，水硯黃栢諸苗，無足慮也。三月，霑益土知州安紹慶告變，安堯臣糾目恩備等，越入州境，沿抄必迫，故剛一十六營，殺者三百人，擄二千計，盡焚積聚，乞亟賜誅。滇按毛堪曰：水西最強，安堯臣最狡，夫烏撒霑益，其始祖親兄弟也，萬曆改元，霑益乏嗣，以烏撒之次子安紹慶往繼之，丙申

烏撒乏嗣。以需益之。太子安效良往繼之。宗派甚明。多官定議。與水西之安酋。毫無與也。迺暴強越境。全省震驚。乞下黔司。力誅其狀。四十二年。思南苗叛。百姓譙月聯等告變。下黔撫胡桂芳治之。給事張健曰。桂芳今日。以爲自我崇階厚祿乎。從吾民之割腹抽腸。割乳剖胎而來者也。請賜罷斥。黔撫張偁奏。安順安壯之行劫。則鎮寧土舍。于騰龍苗也。騰龍逃于泗洲。行兵備彭憲范捕之。而陸衛新添平越。劇賊數百。行調神陳寅捕之。四十三年七月。黔按毛一鷺奏。

卷七

金

苗仲身薄。羣情騷動。既縛典史沈懋敬。又屠指揮楊可久。制之要撫。平壩之臨城黔之遺黎。何其不幸。亟勅撫臣張鶴鳴。總兵鄧鍾。爲之行勦。于是太僕劉述祖公疏乞帑十萬。以濟軍興。不報。四十五年。黔撫張鶴鳴奏。勦苗仲。而按臣楊鶴。以爲餉無所出。請帑金四萬。以其半困之。以其半善後。竄不報。六月。黔按楊鶴奏曰。撫臣張鶴鳴奉命大創。進勦之初。止于定番廣順。近復勦洪邊。兵分南北二路。洪邊收拾稍易。定廣掃蕩甚難。今者斬首六千餘級。而番寇俱聚。

勞平苗其氛尙惡。大都始勦而終撫。聲勦而參撫也。柘部覆張鶴鳴之議曰。烏撒爲滇蜀咽喉。衛則轄于黔。府則轄于蜀。似宜改蜀于黔。援昔定之先例。推承寧所未行。區畫最便。施秉控據苗穴。爲鎮遠門戶。乃縣則黔屬。而戍楚守備則楚官。而駐黔跡似大牙勢。分秦越當明。戰守兩資之便。蜀撫饒景暉。巡按吳之輝。疏烏撒改隸黔中。其土知府安效良言之泣下。先是貴州宣慰安克臣。以爭襲啓禍。遂效良于需益。今復令其聽水西之轄。訖委羊而伺虎。改隸則害大而全。各已。

卷七

金

變生矣。若開天豁。厥夷情洵洵愕駭難勝。請已之。四十六年二月。黔撫張鶴鳴疏曰。兩江惡苗。楊應龍之餘孽。界在鎮遠施秉。平清偏鎮四衛之患。年來攻圍縣城。禁雖猖獗。然一月可平。平之不宜背楚。于是楚按彭宗孟爭之曰。黔委楚于苗吻也。兩江召釁。一良吏足辦之。毋以疆場爲戲。鶴鳴曰。兩江無廣定之多。亦無平定之強。臣願乘此勦付。傳檄于楚。不得不期會。而道臣崇復一故。諭苗曰。聞原願反黔勦爾。我不忍殺黔。亦無兵。此復一外挑苗。內構宗孟。鑠金之口。

也五月援總兵劉經議調川貴土司三萬人兵書黃加善裁其數曰如聞宗傳之轎因奢實之跋扈并平茶石梅右耶羅華羅用王朝臣等兵雲南李偉部兵象奴五十人廣西殺藥解藥四十人苗刀三千抱并可免調以煩瑣屑計調九千八百二十九名即以雅黎遊擊周世祿磨將吳文杰周敦吉周一桂分統之七月黔撫張鎮鳴奏三省紅苗之劫奪四十八旗也分勦之使其四川苗首石千斤石老龍老架老等日十四寨貢成西陽石耶邑悔三司緝之其湖廣苗

全史卷七

第七

首龍老黨尤等九十八寨貢成永順保靖二司及鎮溪緝之貴州苗首尤老保老等五十六寨貢成銅仁總兵緝之八月永寧宣撫司奢崇明告變水西奢社輝屯六十營遂抄蘭地殺擄無算謂蘇似洵之入大方來崇仁之請假還籍有以搆之蜀撫饒景暉奏請雜治之四十七年遼左用兵以來當事者以徵調三省都司爲長策戶部主事楊嗣昌陳言遠戍沙場非其本願一有不測將舉兵加誅又言各處土兵俱爲遼出此苗仲得志之秋橫肆攻圍之日水藺之役整

蜀相爭以莫解之寃共行間之役勢必有變不報天啓元年九月十七日蜀撫趙鎮俱臨重慶普師援遠蘭酋奢崇明率樊虎樊龍等作亂撫徐可求道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周重慶同知張文煥推官王星宅顧慶同知但世科巴縣段高選敘州同知熊嗣光總兵黃守魁參將萬全指揮正登爵等同時遇害募兵給事明時舉御史李達通判王天運負傷踰牆而出城中伏尸以萬計納溪瀘州江安三城俱經燒劫興文知縣張振德勢不能支同妻錢氏子張純順氏女淑

全史卷七

卷七

安淑處同自焚。後嚴英顧美死之永州長寧黎昌俱已空置惟主簿徐大禮一門仰藥南溪令王顯甫灌縣令左重桐梓令洪維翰訓道趙愷指揮韓應泰李世勳郁聯若張羽鄉官同知董盡倫俱力戰死合州守翁登彥江津令周禮嘉率衆坐守制其鋒川北一路尚藉安堵巡按薛敷政具題布政朱燮元署巡撫事二十八日首陷遵義府以播準聲之也所司袁任逃去馬鳳雛襲萬縣死之十月十二日富順縣爲賊所據資陽內江簡州皆望風潰周邦太遂降巡按薛

數政與布政朱榮元周善部署迎戰于資陽指揮冉世煥雷安世瞿英陷陣死賊乘勝抵省城下按察林宰胡承詔藏燦郎中劉可訓總兵沈崇極都司陳繼先張承恩魯美中薛來衍范繼道顧鳳翔等爲之防堵推官郭梁保結土司戰江門而殲二年正月二十日總督張我續由棧道帶毛兵入奢酋時據新都爲勅生員向上進爲副使自稱大梁天順元年安綿道馮芳爲湖廣楊監軍述程同泰良玉兵譚大孝兵皆至廿八日攻復新都郭縣金堂旋而克捷成都解而

卷七

七

遵義復三月太僕劉時俊因蜀事召募抵荊州聞遵義之報過首安驛據之又聞安邦彥直逼貴州惟余力坑之役侯良柱黃運清與安賊遇而敗之副使徐如珂同知趙其杰知縣劉國藩鄉紳董盡倫極力支之金富廉李大偏破產募兵亦竭矣女官秦良玉羅壩將譚大孝忠州判胡平表乘銳以來往年征播費至四百萬千里爲墟亟請興師總督張我續嘆之遂誣時俊抵于法時黔首安邦彥攻陷龍里襲安進圍貴州省城巡按史永安告急四月奢賊據渝城七閩

月矣虎視滇內形占三寨扼險二關以爲天塹監軍楊述程丘志充總兵杜文煥以廿二日攻佛圖關參將楊克順前衝賊營而石柱司秦明昇統勁兵出賊背忠州判胡平表督河南北土溪各兵並進二郎關俱下直逼渝城賊十七大營皆空矣五月廿七日薛總兵來亂盧參政張訓使計誘樊龍旅形迂克渝城復之六月廿五日蜀撫朱榮元以計誘酋將宋武等縛何若海于中青若海充爲丞相周鼎郭鼎張廖盛佐之今入吾網膠致危車其宋武張令張二重何法

本

秦周偉陳大臣閔侍孔等赦其從逆姑與維新黔撫因賊犯新添泰將范仲仁敵之于瓮城失利副帥徐時逢坐擁不救顧乃誅范以違制治之巡按侯恂曰馬一龍白自強表表者今皆覆沒豈不痛哉七月十五日總兵楊汝懋與賊戰于江門布陣未齊譚大孝兵先潰汝懋曰一死耳奮擊數十人遂死鄧懋官全軍而還坐營趙光啓吳民望王功馬純祖李宗顏張子偉焦之才王朝舉黃金楊桂先徐永武黃起鳴皆死八月初二日參政吳國仕都司陳一龍戰賊于金

刀坑斬沈朝棟等三百餘級。于是扶國顧之。尋泐水西之內聲。稍稍惘矣。九月。撫沈儼珍援黔之師。兩路並阻。尋旬。嵩明武定三城幸無恙。平夷諸益二城。漸次恢復。監軍黃似華知平場捕鮮之爲祟也。以千金諭之。令其擒設科等。而捕鮮反覆。參將尹啓湯率沙源大破之。賊遁。普安復圍越州。而越羅平官軍截之。敗去。於是儼珍會沐昌祚以取。曰。祚之攻。產嵩也。參將袁善知州周士國王有德退之。張世臣之攻武定也。參將李思忠知府周其德退之。設計之。犯

全邊略記

卷七

曲靖也。副使黃似華參將尹路湯退之。今捕前復犯越州。羅平大有斬獲。而望餉如渴。滿等之。十一月十三日。照按史永安曰。部咨稱。奢天。子。自。足。以。制。事。之。請。臣。不。覺。仰。天。長。嘆。矣。二。月。初。賊。領。羅。德。苗。仲。數。萬。圍。會。城。者。六。月。誅。諸。塘。報。餉。路。盡。斷。而。威。清。平。靖。安。莊。烏。撒。安。南。普。安。定。番。所。攻。不。一。治。安。順。則。推。官。徐。朝。紳。死。陷。廣。順。則。知。州。鄭。鼎。虜。陷。畢。節。則。同。知。楊。以。成。縛。副。使。孫。克。恕。歿。矣。各。衛。之。中。于。大。石。者。尤。衆。春。時。真。撫。遣。都。司。李。大。常。援。普。安。志。主。息。兵。而。賊。首。

全邊略記

卷七

羅應魁詐降于盤江。誘至疊水。全軍盡覆。此撫之爲害也。明甚。劾奏張我續王三善。有旨責其戴罪入援。史永安李松破格嘉之。時城中斗米四十金。父子相食。撫截髮按刺血。學道劉錫玄有殺妾飼士之風。爲十一月初五日。貴州圍解。巡撫臣王三善駐平越。纔得兵一萬三四千人。同監軍向日升從中路。何天麒從清江。楊世賞從都勻。舉人丘禾嘉大將劉起斬賊河成碑。將楊明惜孫元。談劉志敏等。奪龍里。次它溪。殊死戰。凡七日。奪高寨。安邦復斃于銃。斬級無算。賊遂遁于老鴉關。入陸廣。總督楊廷中奏。總兵曹欽馬綱。都清道楊世賞。由烏江入。帥龍萬化。秦明。屏陽。通。露。由。中。澤。林。入。撫。臣。王。三。善。爲。後。勁。沿。帥。渡。河。鹿。廣。者。七。營。矣。三。年。正。月。四。川。巡。按。張。論。張。崇。明。父。子。列。數。十。營。千。武。林。列。七。營。于。長。寧。縣。之。白。塔。山。二。月。復。圍。仁。合。諸。處。我。爲。間。于。安。黎。崇。德。長。營。而。降。土。倫。聞。之。亦。降。而。黔。剪。首。腹。心。土。城。傾。奪。卽。今。遵。義。恢復。監軍道趙邦清推官胡平表。副帥侯良桂。秦衍祚等之力也。安鑒者。答寅之右臂也。趙邦清謀所以

招之而鑒心定交僧了相劉崇德等誘以厚賞恭將侯良柱往行間說而鑒妻子爲賊將符國禎所挾良柱乃夜舉兵接之黔撫王三善報曰臣議援兵俱抵會城便當猝而壓賊按陸廣河一路直抵大方奢氏鴨池河一路直抵安邦彥巢穴楊明楷爲先鋒孫元謨劉志敏佐之副總兵劉超統之楊世賞監其軍進龍里劉范曾成爲先鋒黃遵金汝李師沅佐之平蠻總兵張彥芳統之河天麒監其軍進威清正月五日泰明屏連破賊復其母子十二日賊伏十數萬諸營

地理記

卷七

七

遂演以抹糧而乘其壘也秦楚之兵各無戰氣賊黨何中蔚宋萬化等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巖而斷定番之糧苗仲爲左右期犯會城我師祁繼祖等破龍里燬寨百五十斬首四百二十級王建中等救青巖斬首三百二級王元佐等斬首三百三十級于是定番路亦通矣二月滇撫閔洪學彙報捷事曰雷益逆首補鮮叛黨阿九等攻犯羅平師宗敬副將施翰李思忠等前復斬級十五百有奇二十四營之叛阿九安應龍舉之而補鮮主之兩歲來昔安平夷六家亦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佐勾連苗類勢若連雞演之與黔陰合而一此番就訊伏城有機而秦兵沙兵亦爲助三月補首賞千金要北十二營長阿西等投把事尹士保以固盤江之援參政謝存仁參將袁善率精兵火攻之大敗其衆平夷得全三月巡按侯恂策黔曰滇兵下盤江以斷賊之臂川兵出連義以扼賊之吭粵兵進四城以冲賊之脇此黔之全局也屯陸廣清上衛守烏江今宋酋何酋被縛川人賀戰勝賊遁竹將唇齒寒矣四月十五日監軍道閔夢得李仙品劉可訓馮崇之捷從小西門入一舉而攻永寧二首巡壁于紅崖擇女子千人金銀十萬計乞援于水西水西頭目魯仲賢率兵來自白沙入于獅子爲蘭首斬大帥李維新等斬克耿洞及其僞將阿稱招撫赤水等二十三洞四十八寨斬級千有二十八五月仁合略監軍王世仁徐如珂率土將秦翼明羅乾象戰于銅鼓真猷遵義監軍吳國仕趙邦清大集而攻古蔺而天台固賊目羅輔貴等皆倒戈來歸六月廿四日總督楊述中以都濟道楊世賞軍情報曰參將王建中捕賊于姑蕩華

得四百八十七顆。七月總督朱燮元報曰。逆賊父子庇水西聚殘苗而挺其險。今蘭目趙國壁。西目游朝炳等相次乞降。臣檄大帥李維新。分部圍擊。劉養觀縱火于龍場。林兆鼎勝于楠木刁菱。得級四百五十七。秦衍祥攻于茶園橫山。得級三百八十四。前後降衆計五千人。行間者劉可調趙邦清也。閏八月御史劉大受曰。楚餉黔非計也。黔局結于一時。楚運璫于歲月。黔不支而楚隨之。莫若發帑解便。始秦肅功。兵部覆王尊德疏曰。督臣不和宜更也。設偏沅巡撫專

全邊略記

卷七

全

理楚餉。征餉例也。勞臣有功宜敘也。謂王三善等解圍之勳。蜀漢協勦宜力也。安効良借臂于水西。安邦彥走險于烏撒。漢越象嶺而據普定。蜀堵口藺而截龍壩。黔得悉力擊安矣。餉路戍兵宜設也。謂清平平越諸駐土司郭順宜獎也。謂定番州十二土司募弩手運米而入圍城。班麟貴扼安賊下道。不爲遮殺。鐵貯花甲等夷樂從轉糧。而沙源掃境赴援。大應旌賞。逆賊詭計宜防也。乞撫退舍。緩我師之謂也。十月貴州巡撫蔡復一。謂水西兵可六千。乃自鎮遠以抵亦

資。千里四環苗種。有猥。有狎。有狎。有蔡。有宋。周獬鬼。昔之陷昔定破龍里。皆泉苗噬之也。非制苗無以孤賊。非附民無以實黔。而楚餉之後輸未濟。前貯已空。呼吸無餘命矣。兵部東西南夷曰。揭虛之說。以從陸廣鳴池爲聲。以從遵義西寧爲實。轉奇爲正。須借特角于川中。坐困之法。距廣河以扼吾險。收沃壤以待其餽。用靜制竊。須防走挺于水外。則何以離水藺。使無合而逞也。何以使安効良尹把事之無應于滇也。何以使沙羅二賊之無應于粵也。欲免猷窮之博。先

全邊略記

卷七

全

防免死之悲。則坐困揭虛。總憑合力。而殲渠用間。妙在兼行。閔洪學又策曰。昔安南諸管。水西所驪也。我撫之。泗城烏蒙。水西所嫌也。吾餌之。以一軍出亦資。趙新興。襲土官營。謂之正兵。以一軍出黃村。趨營土。襲馬乃。謂之奇兵。十一月初三日。尹王保據于八納。袁善因大雷夜入而殲之。廿九日監軍閔夢德李仙品劉可訓分五路討賊。武臣則林兆鼎范繼道土官則秦翼明羅乾象等。收其降將胡世孝等。得生口十人。僞梁大上皇奢崇明。皇太婆安氏。皇伯奢崇輝。

丞相蔡貴張問極何以清經略李廷都督王承恩尚書法答總督張紳侍郎葉本惟寅中二鎗擒馬而遁龍場遂虛四年正月初二日按臣報曰黔撫王三善于去臘部署大將魯欽馬燭監軍尹伸向日升岳具仰等從畢節進大方攻破金督山安位奢社輝竄入火灼安邦彥奢寅逃入織金又入龍場奢奢崇明矣班師回將抵化竹宅吉各洞擺鬼蜂擁六聚我兵登山苗以火逐爾大潰三善被創落馬苗扶掖之而去蓋談陳其愚之詭降也文臣同知方明韓思泰連

卷七

七

七

楊思愛知縣陸從龍武將王達陳清民李邦王建中王得勝董先舜秦明屏監補哀陳我謀則有龍賊良張景宗延齡尤正國周剛用孫應德馬武華天龍長陳富諭報劉崇民羅承富曹思政黃中和劉應龍劉仲時楊通張漢等等俱殲于陣龍二月總督朱燮元疏臣履戎行問古蘭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江皆膏腴也地雖隸黔土實在蜀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始就廓清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爲利反以養兵爲累談及改流輒多感額然永寧一片土西至建武東至遵義三面環賊未可仍置宣撫也論者欲以赤水河爲界河以東龍場一帶悉與黔河以西

至永寧悉還蜀而永寧居中設立道府稱便或照黎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衛所地勢人情必出於此矣六月十七日總督楊述中奏大將魯欽攻貴州平茶斬級三百十月凱里土官楊世爵告急曰安酋結苗掠岩頭則凱里不能支大帥魯欽尅其寨而運道接四衛矣五年三月我師魯欽劉超黃越深入水西襲于織金斬首八千有奇十二月我師稍懈施兵暗通西兵倡逃焚營遂敗績督臣蔡復一列諸將罪狀下部條晰之五月滇撫閔洪學曰需益州夷九漢

卷七

七

七

一而吏之爲營火者四十有八自烏撒軍逃而州墟矣自論設科而後土官安適死姑以流官領之始有趙州輪糧者土官沙源拮据急公宜加鼓舞又奏報曰烏撒土酋安效良水西肺腑也自擒安應龍而首不自忘故西烏雷其截黔而向滇者勢騎虎也三十九營衆殆十倍副總兵袁善土官沙源吾必奎龍在田等血戰需益城下者凡五日夜破賊五六萬亦已奇矣布政謝存仁參政王繼同知吳思溫皆有存城功修撰王應熊獻五策曰固本屯守行師進取勦撫

此五者而西南可定也。侍郎沈演曰：格夷目以誅那彥，得那彥而赦安位，所以善黔而專遠也。十月，總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曰：滇之正兵，須出沾益，遏效良佐聞之謀，而又另有天生橋尋甸等處，以杜其走蜀之正兵，宜臨畢節，扼諸夷合綏之區，而另抄出龍場岩後，以奪其險。黔之正兵，宜繇普定渡思臘河，徑趨逆彥巢穴，而繇綠廣鴨池，以搗其虛。黔之兵，徑出四城分頭策應，三方布置既定，八道聲勢相連，臣幸大兵繇遵義約定期會，致行並進。六年二月，偏沅撫

全變啓已

卷七

五九

問夢德、黔撫王珣報曰：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四日，大帥魯欽死于營中。十六日，賊燒麻姑、苗官堡，逼于城下矣。巡按傅宗龍告急曰：魯欽蹉跌，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之狡夷，為之奪氣，繼遣張雲鵬等拒逆彥於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無算。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十月，貴州巡按傅宗龍奏苗仲之捷。道將周弘、苗張雲鵬、胡從儀、陳謙、吳斯苗、勾哈，功級一千二百七十五名。

獨山州土官蒙詔其子蒙恩襲糧特表公勇，擺沙一役，合算十四朝，焚巢于半夜，擺尤擺客打里西岩等寨，猶振落也。撫則王珣督則蔡伏一也，敘賚有差。七年，總督閔洪學教陳進取機宜曰：賊之藩籬，東為播北，為商叢已盡撤，獨畢節一路與西夷通耳。繇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赤水城郭尚可憑而守，宜結老營于此，整頓兵馬，積儲糧草，事事庄具，移營漸進，四十里為白岩，六十里為磨壩，又六十為畢節，至大方不滿六十里，賊必併力而禦。

卷七

卷七

一

非重兵不能奔而據之，畢節一據，則四夷交通之路斷，而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義之兵，尅日并進，賊必不能支。按臣之疏，所云貴取之二逆者，端在此矣。此舉宜為久不為者，蓋綠貴陽至畢節三百餘里，中為水西隔絕，黔文武吏俱駐貴陽，豈能分身越險永寧之道，鎮兵將俱隸四川，又豈能舍已芸人，以故頻年置而不講，使必據之要害，棄為顧脫，可耕之沃土，鞠為蒿萊，良可太息。

職方氏論曰：詩有之，佻人維藩。大師淮垣，豈不譟遠。

矣哉。孝陵削符沐氏。世襲西南夷。爰及苗裔。長陵伐交趾。張氏建庵不終。卒致叛亂。蠻夷之習。所勝其人。所頂踵其類。雖歷世不變。蓋其性也。因而治之。使得寧其藏華。文制竊發。然而襲替之權。必萬里赴關。或獻馬象方物。惟謹。言有君也。必有尊也。貢琛通道于中朝。姑息乃寬其介使。於是越數十年。而有天順間。呈徽勘奏之制。越數十年。而有成化間。納穀備賑之制。遠人無罪。懷璧其罪。以一紙書聞其悍。以一斗粟陋其規。流之溪鵲。雖釐更仍。世宗初御。約法

金史卷之七

卷七

五

稍簡易。然掌股掣曳。終不能復。祖宗之舊焉。鄭端簡號有言曰。畫正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問。錢穀之輸。一切報罷。飭武事于節制。修文德于廟堂。誠哉訓述之有章也。雲南酋長以什伯數。而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爲之最。向背靡常者。鎮南蒙化順寧霑益也。諸甸約束。警衛諸羅。竊尋靖益之反復。而麓川之虛耗。孟養之曲徇。又多歷年歲。征發京軍。大者秩萬戶。其次及養子門朋。曾何補于柔遠輯通之道。貴州酋長以什伯

數。而泗城之北窺。永寧芒部之南擾。畢節有播之外突。普凱之內潰。交讓構亂。喜禍弄兵。四川酋長以什伯數。而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龍州咽喉于松番。每遮向道。烏蒙烏撒諸部。內黨日堅。敘瀘之間。聯其醜類。惟是播州旁通四省。逆節忍自房闔。夫雖鳳何損于版圖。乃謂稍繕征。匹夫匹婦。揮手家。于貢米。轉于棧峽中。楮其酋官。名稱郡縣。雖時逢萬曆。內帑充盈。而魚鳧蠶叢間。蕭然苦兵矣。未二十年。而有奢安之變。是時因遘。騷及西南夷。至括楚水以上

全邊略記

卷七

五

五省之力。移蘭都歲運。遙應援黔。腹裏益竭。其策敝矣。漢人出竊作馬。焚僮僮牛。採珠林木。伐金錫礦。徒因緣爲奸。防閑多廢。而大小吏以武斷荒服。滋好貨之寶。將母謂。明天子遂不見萬里外耶。安其居。宜其用生其共。有位者之風也。

全邊略記卷之七 終



全邊略記卷之八

桐城方孔炤潛夫交輝

兩廣略 潮廣土司本內

洪武元年二月。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為付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賴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交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兩廣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正在今日。彼聞入關不守。潮湘已平。中心震懼。無

固守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招之必有款迎者。不若師旅。慎勿侵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未有不降者。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鎮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忠永等征廣西。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忠永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

兵以取廣西。先聲訖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侵掠。廖忠永等率再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達書劄。元末仕為河源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眾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紫自守。閩之入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烹之。駕錢車上。號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以為漢待蒼頭子。莫莫及也。遂併有

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校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為尉陀計者。輒斥之。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甲章。諸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穀表奉歸附。四月朔。我師至東莞。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偽參政鄧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納降。還延永忠知其計。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徙黨皆斬。撤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進攻德慶。元將

[illegible]

二善人養上石如縣二封。湖廣都司領宣慰司二官。
德司四安撫司九長官司二十。蠻夷長官司五。水明
爲二宣慰施南散民思建客天爲四宣撫東鄉五路
服孝忠跡金剛峯建大野忠孝高謙桑植爲九安撫
恭草子坪搖把頭上安寨關湖南永順鎮南岸椒山
橫坡等處爲二十一長官鎮建隆永興東溪臘壁洞
有五堡長官二湖廣土官五。南渭廳潘上溪城州巡
右隸兵部武選二年湖廣省臣言陵遠地接八番溪洞
所轄南丹宜山諸處宋元皆用共酋爲安撫使以紇
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讓育來扶順宜邦用。

工役之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司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諫爲同知王毅爲副使夏辰州二十八洞友九溪九度水木坪散木柿溪等洞蠻夷作亂命衛國公愈邵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北克四十八洞石江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良率寶慶衛指揮湖海等攻銅鼓五開潭溪曹滴勝溪萬莫洪州古州等誅其首撫其餘使復業凡平自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十八年四月思州及五開出諸峒蠻夷作亂

命信曰公和湯江夏侯德興副率師討之密冠問王師至輒驚匿山谷退則復出剽剽和等乃于諸峒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柳川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獠獍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則退入深谷操鉞弓矢毒矢潛于隘卒不能獲兒頑自恣乞立寨置兵扼襟喉斷出路營穴中之屢技窮食盡可以盡勦然此難查敗豈無良心昔陳瑒文爲縣時獠獍應役厥後長吏撫字平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兒頑豈不

軍心。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臨溪洲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十九年湖廣都指揮奏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等衛軍食。上覽奏謂戶部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惜吾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處令軍士屯田自食。二十年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險峻。獍獸出沒不常。近者廣西參議湯敬恭。爲大亨羅祿山生獍所殺。官軍討之。賊乃登陴嚴拒。振錄樹木。

捷如猿猴。追襲所不及。若久駐兵。瘴癘時發。兵多疲瘁。及至兵退。復出爲患。臣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計。徭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一壯下餘人。免差徭。給器械。各圖村寨。置烽火與巡司民兵相爲聲援。備同捕逐。可以威之。上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若土官能招徠之。何用發。若無事。但當謹其禦。使不爲患耳。寇不已。民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開寨。二十三年正月。順賊湖蠻叛。命東川侯海。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里。

洞淪獲蠻酋夏三八占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二十八年冬十月。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兵分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鉄黃嗣徽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大藤峽江南嚴連花寨諸獍。燬其叛酋陸允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河池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守其地。遂班師。洪熙元年廣西總兵韓觀奏。桂平蠻民爲亂。請捕之。勅曰。爾

期撫綏其民。悉使得所。非專以兵威也。民或迫有司誅求。逃還行劫。苟圖自存。宜諭使復業。毋輒進兵。如其不服。發征何晚。宣德七年三月。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奏。斬獲廣西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之數。上顧尚書許鼎曰。蠻夷害我良民。譬之蠹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鼎對曰。兵誅有罪。自取滅亡。非朝廷有意殺。上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今雖殺賊。官軍豈得無損。朕意欲兩全之。庶幾不愧天地。正統四年七月。廣西慶遠府南丹州知州莫

肅奏本府所轄東蘭等三州土官所治。歷年以來。地方寧靖。宜山六縣。流官所治。罄洞諸蠻。不時出沒。原其所自。皆因流官。止能撫字。附近良民。而紛糾諸蠻。待險爲惡者。不能鈐制。及其勦而民與諸蠻交結者。反泄軍情。致賊潛遁。詐爲向順。會未幾何。仍肆劫掠。是以兵連禍結。而無寧歲。願授臣本府土官。其流官總理府事。而臣專備蠻賊。務將罄洞諸蠻。積害者。剷絕。其餘則編伍聽調。緣嚴險者。拘集平地。使無所恃。擇名望者。立爲頭目。加意優恤。督勵生型。各村寨皆

卷八

九

置社學。使漸染風化。或三十里。或五十里。設一堡。使土兵守備。如賊不除。地方不靖。乞究臣誣罔之罪。廣東欽州民黃寬等。自宣德初誘誘陽昇民。二百九十餘戶。井田土投獻安南。先已勅三司。行撫。不服。奏曰。考本州同誌。自漢馬援討平。以銅柱界之于西南。以分茅嶺限之于西北。其界限之內。自洪武來。俱隸欽州。今分茅嶺之內。三百餘里。銅柱之內。二百餘里。悉爲安南所侵。如遺勅安南王。令遷侵地。則民不招。自還夫。九年廣西總兵官秦德裕。數多乞增軍伍。英國公

輔議。得江南蘇州等處。清出廣西軍丁多畏炎瘴。不肯募。乞遣官督發補伍。况廣西丁男四十八萬餘口。俱不畏瘴。乞照洪武梁軍事例。約計丁數。量募軍。制曰。可。十四年總兵柳溥。伏奉勅。調軍于清浪。竊以廣西兩江土兵。叛服不常。起調擾煩。恐生他變。上九其奏。天順元年。柳溥曰。柳慶賓州工林武。緣蠻賊猖獗。攻陷城寨。僞稱劉平王。臣設策出奇。今士卒攀藤緣崖。斬其賊首。黃公好等五百餘。事得平。廣西少監朱祥告警。曰。舊賊千百餘。羣劫梧州之柳

卷八

十

城南寧之武緣。里田荒蕪。道路梗塞。乞借使。際所征兵。以從事。二年。總兵朱瑛。報永福之捷。領桂林兵抵理定。南鄉蘭麻。斬其首。陳公果千有一百。廣東副帥翁信。亦報廉州之捷。于木頭河。獲級二千。部稽之曰。前此信袖手觀賊。而後捷。則撫臣葉盛。未之間也。今糾察之。三年。時兩廣盜竊起。雷廉高華之地。或數百里。無人比。爲有司貪恣所致。或保農土官。或調遣土軍。或輪班官軍。或豪富賈。附百計巧取。歲變蠻夷。十命都察院。檢禁之。巡撫葉盛。奏龍水縣猖賊風第

吉爲冠臣等新首三百令首賊以俘少監朱計奏廣
西零賊不常有司輒以奏報實 聖聽臣請賊徒衆
至二千以聞其餘定限類奏部議廣寇不時流劫而
計如欽類奏若允所請非惟軍法無出知彼而兵民
受害亦將無所控訴宜令遇賊卽奏不得隱匿上
從之四年巡撫自圭奏報獲賊流劫永州破挑花批
把二所永明江華二縣請治陳景李宸失機之罪去
秋同州府頭目區施殺其知府岑富謀岑氏以襲至
是春撫崇蔭拔吳順率兵攻功饒焚厥 問呂施扶

卷八

岑鐸而遁迨至雲南富州奪鐸斬趙委岑鋪掌府事
冊州以平時三年內廣西累報賊情不下四百餘起
大司馬責其因循類奏請治大帥過與以下諸將領
罪狀少監朱計亦奏賊破藤縣指揮張龍開門而逃
縱其大掠于是過與奏報慶遠清潭明賊章台海等
六百二十級古河毛洞一百二十級劉王奏報賊首
擒得一百九十級自眉崖七百餘級焚寨全師李震
奏報橫水溪寨五百餘級莫宜中平寨六百五十級
今過與奏改閩山諸徭盡克之斬獲以千計兩廣總

兵顏彪奏報潯州大藤破七百餘寨斬獲二千二百
有奇大都譁張其說至乃殺降附諸蠻及民之俱億
者官軍乳虎也哉不知中丞葉盛贊茲機務允爲草
捷抑又何也五年潮州府揭陽縣沿海邊民作耗戕
掠擄劉琛還判劉恭等推原所自甚舊守周宣縱賊
首李斌不誅而左右肅宗榮悉其黨雖招安履行而
肆掠如故每勦捕令下謀輒泄至是潮守李永寧舉
其狀下葉盛區畫之咸化元年兩廣巡撫吳順奏廣
西泗城州土官岑豹聚四萬劫上林又殺岑志滅其

卷八

族部言豹強橫如此可則撫之否則禽之是時兩廣
蠻獠人狗亂甚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
上初卽位銳意南討集 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
賊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爲苟安長其
脅脅譬諸驕子愈借愈嗜非流血澆之喻不止爲今
之計當大發兵竊見浙江參政韓雍智慮過人材兼
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
材畧可任乃擢韓雍爲僉都御史督軍務趙輔爲征
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

宜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任雲紀功。閩外之事。一以屬雍。二年三月。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潮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固之。雍曰不然。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足之圖。而趨其未。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北可以應南。部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子逐。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德義較。惟勝之而已。

卷八

卷八

卷八

于是總率諸道兵。逕進。用上兵爲先鋒。先破修仁。蕭遂進。搗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勝崖。事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賊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粵服侵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謂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功。雍調達官下餘名。專一將領之。爲。出。入。山林。利用。鑲。鎗。牌。刀。諸。短。兵。

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兩粵。四年。雍督叅將夏鑑。會事閩。捕賊于思恩。潯州。斬黃公漢等三百五十餘人。然柳廣康儼。雖散復聚。可慮也。鑑。又捕賊于石康。所斬百有九十人。三月。雍奏廣西猖賊林裕。等。比擒斬六百餘人。五年。會事閩。魯。奏立總府于梧州。府起復韓雍。雍。奏于城東。別立城。移奉議衛官軍以實之。報可。雍。同廣西巡撫張鵬。勦六六龍。猛之。墮于平川。廉村。得捷二百有二十四人。上以賊報。殊未除。毋以小捷怠。十一月。

卷八

卷八

卷八

巡撫陳。廉。奏高廉雷肇四府。及連州。行伍無定。勞。逆不均。以故將不知兵。兵不識將。臣議欲分兵爲四哨。新。興。龍。水。陽。江。新。會。等。爲。左。雲。山。水。安。爲。右。石。城。信。宜。并。雷。州。爲。南。德。慶。抵。連。州。爲。後。每。哨。以。四。千。人。爲。率。分。八。功。如。此。其。可。經。久。十。年。太。監。黃。沁。劾。奏。參。將。諸。守。臣。不。報。南。丹。之。失。南。丹。土。官。莫。必。勝。劫。誘。波。人。民。二。千。老。殺。二。丁。者。據。而。賊。首。章。萬。付。等。流。劫。天。河。懷。遠。桂。平。羅。城。義。寧。雄。縣。武。勝。柳。城。岑。溪。古。田。諸。縣。不。可。勝。計。部。服。之。日。賊。勢。充。斥。旁。午。而。心。等。未。聞。二。

策歸罪於屬臣。歲時年矣。太監陳璉總督吳琛總兵陳政俱負重寄。宜加切責。行御史勘之。時布政何宜之固也。張敬之貪也。比周泌計棄去。公論失平。十二年總督朱英奏種播屢叛不常。然亦尚可善化。臣勸誘之能去逆効順者定爲編戶。復其徭役三年。則有蕩波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實率衆四十來降。請立爲縣。有衆數萬。俱願歸附。參政袁愷隨招馬平縣種老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綬招蒼梧縣種復六里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招陽朔縣種。皆編

戶。其籍振部項忠曰。可獎也。十六年太平府知府何楚英。龍州土官知州趙源。憑祥縣土官知縣李廣寧。各報所得安南情事。謂安南之攻老撾。以去秋興兵八萬。開路積果。令其臣東正謀與戰大敗。失兵二萬。至十月國王黎灝親率九萬復爲滿國兵所邀。死者三萬。總督朱英以聞。勅曰。安國恃禮威義。自取敗。爾其勿急于邊鄙。十七年兩廣種播羣起。總督朱英總兵陳政由靈山石龍引軍。鬱林容縣擒斬以三千計。勅獎勞。二十二年遷按徐同受。旌曰。古城

王古來。攻殺交趾。所置提議。交趾怒。兵壓其境。古來懼。率其犯王孫千餘人。載方物。至崖州赴愬。勅曰。古來。汝敗餘息。聞爾萬里。提攜投附。情可矜憫。其撫恤從寬。毋致凍餒。命都御史屠濬往諭之。弘治二年。兵部奏湖廣之戍于潯柳者。多於于漳。宜減其班軍。守臣報曰。楚蠻專種。互相侵擾。楚之戍粵。亦所以爲楚也。寶慶七衛之在梧州。九溪三衛之在柳州。者。其障重。宜免楚軍。而撥寶慶寧遠永州以守柳州。撥九溪永定常德以兌全州。其省城薊州則留長沙

全邊略記

卷八

衛州。岳州。夷陵。四衛之班于城。更番府江。居處得所。邊鄙無虞。從之。古城王古來既還國。乞如永樂時。皆兵護守。以振安南。部議永樂之遣將也。正黎李之賦。還非爲鄰境交器。故登據卑詞。冒險涉海。遠戍代防。非懷柔之道也。田州土官岑濤爲恩城土官岑欽所逐。暫居潯州。朝議令按察司問督臨之。論其釋怨。泗城土官岑應復奪貴州十八城。與欽割田州。分其地。官軍往撫。出境敗敵。而應復援之。都御史秦紱單騎入田州。逐走欽。縛以歸府。上慮其孤軍遠入。

新都督馬俊。按司陶魯助其聲。厥後應與歛。互殺以平。六月。廣東德慶僑。鄧板主爲寇。總督李孫太監王。徵總兵毛銳。五路征之。蔡司陶魯參將陳。帥領其軍。白玉自魚子口。馬義自瀧水。孫壁自三州。安紀自鉢頭。李寅自南鄉。斬首五百。廣西古田。僑爲梗。調師馬俊。入賊箐中。參議馬鉉俱死。戶部郎周琦曰。桂林古田。山勢相連。我軍攻之。如石投萍。隨散旋集。財匱國功。宜以二十萬夾攻。覈其真僞。繼其渠帥而撫其殘。村立爲土官。招集通民。復其故業。如江廣。砍山流食。

全邊略記

卷八

十一

之人給與土田。免其徭稅。以夏徵調。以霜降還。山兵不費農矣。合勦不如獨攻。明捕不如暗執。此制匪之策也。八年。總督聞珪曰。臣等酌量山巢險易。賊徒聚寨。將官軍土兵。分爲四哨。一哨兵萬一千六百人。副總兵郭鎮。副使武清將之。自理定。荔浦。進勦府江西岸。一哨兵萬七千二百四十四人。左參將毛倫。僉事劉信將之。自平南五也。進勦西鄉。一哨兵萬七千六百五十人。右參將歐盤右。參議吳昭將之。自象州。餘他。進勦懷峒。一哨兵萬三千五百十人。遊擊將軍王永。

僉事王本儉。指揮使謝謙將之。自平樂。廣西。進勦府江東岸。又調署都指揮孫壁。僉事黎鴻。兵七千二百。自賀縣。進。備賊東道。合王永夾攻。寇期奔抵山巢。接圍撲滅。十月。占城國王古來。遣子沙古詣闕。告安南。侵殺乞大臣往爲解。詞甚哀。廷議。故李無大臣爲外國構和者。上意終欲遣大學士。徐等曰。安南負隅險遠。自成化來。屢論還占城之僑地。徵實未嘗輸情。今徒掉口舌。難施威力。小則掩過飾非。大必執迷抗令。使臣無以復命。致虧國體。且於客爲土。僑番。

卷八

十一

所奪三十年。令官遣將互相仇殺。亦不能榮以王法。爲斷。今安南奉正朔。而占城名號如故。誠僞未可悉。上乃罷遣。九年。總督鄧廷瓚。奏分布土兵之策。優授土官諸事。兵部會議曰。古田縣。密迤首治。雖有舊。獲亦多良民。其間土地。皆民世業。若克平之後。遂以。率祖銓次子爲土官。數年之後。良民田稅。皆非我有。卽欲設長官司。亦止可于本處土民中。選補。執印侵地。雖承接父祖之過。然再四撫諭。卒接尚不肯歸之。于官。似未改圖。遂役實授。謝志轉驕。海非。取土官之。

法恩恩府兵力已盛若更益以賓州八寨漸不可制止可于本府土舍中擇衆所推服者署爲長官設長官司徑隸廣西布政司其本府甲軍土兵照數派調遷江所百戶軍德等止理本寨舊糧土兵不得與長官司事以生嫌隙耶平堡係腹裏地若增設土官是以夏歸夷恐貽後患况府江一帶近設副使其土官黃瓊子不必遣止今每歲各出土兵一千聽兵備提調其餘岑潯之復職致仕歸順喇之改爲州岑瑛之改授知州龍彪之改授耶平堡巡簡前俱如廷贇

全邊略記

卷八

所奏十一年御史萬祥奏兩廣地自景泰初年調廣西官軍從征廣東各山峒賊乘機竊發高山之舊日下平地深淵之險時出近村天順成化以來大肆今古田通縣盡爲賊有以次鹽食義寧永福洛容等縣村落時於深定理定江路行劫又與始龍賊通脩仁舊縣西鄉亦爲賊據新縣東鄉倖存良民數十餘家今賊穴在桂林者古田始龍江西三處在樂平者荔浦脩仁府江三處在永安者西鄉一處在柳慶者則白牛上流埭清二都三都四五都等巢非止一處

在廣州者十三村後山藍囊流溪四處在惠州者黃洞一處在高州者雲墟大桂平地石平各八個嶺六處在廉州者埽鷄山水頭洞二處在肇慶者羅傍山大潭坑二處縣絲州縣臨客地方當先蓄糧如往年朱英之征木頭洞飭兵如往年山雲之剿三都有事古田則調廣西省下與廣東官軍各四千湖廣官軍德安歸順向武王兵各三千奉議都康各二千桂林去款五千平樂三千共調三萬之上有事峽山則調潯州官軍二千廣東四千湖廣一千兵一萬五千調城

全邊略記

卷八

萬二千思明太平武靖各三千龍州二千江州一千共調四萬之上有事柳慶則調柳慶與湖廣官軍各二千思恩土兵八十東蘭六千南丹三千遷江安陸各二千那地永順安順各一千柳州大款三千慶遠二千共調三萬之上以九月霜降刻期進取古田分布在於洛容柳城臨桂義寧永福懷遠融縣一帶要處峽山分布在於潯州象武平南貴縣一帶要處柳慶分布在於宜融柳城馬平折城來賓象武一帶要處營壘連絡聲勢振動三年之後果有成功可無

後患。則古田之兵可移脩仁荔浦下及府左上至始龍江西延等。城山之兵可移永安上至貴縣龍山下至平南小田等。柳慶之兵以次可移。縣復一縣。州復一州。廣西事妥。優養將士。順流廣東。攻取羅傍山大潭坑十三村黃洞雲鑑大桂等寨。迎刃而解矣。十二年田州府土官岑淳爲其子號殺。號亦自刎。次子猛方四齡。頭目黃驥護至省城告變。兩寧頭目李鑾遣兵來迎。驥遂變爲變請調恩恩土官岑濬助之。濬受驥賂。約分其府。武龍等逆。濬攜猛去。守臣攝之。乃

小差略記

卷八

三

出猛。猛率得變。濬怒。要結泗城土舍岑拔。東蘭州卓祖餘。各攻蠻人田州。殺掠萬人。城郭燒燬。參政武清往田州勸治其狀。濬納清金寶以萬數。清曲爲佑之。後以食舉。先是古田號猛襲殺。潘泉守臣請大發兵問其罪。越數年。益猖獗。道路爲梗。守臣鄧廷瓚請發兵九萬。部議未允。貴州巡撫錢錄亦奏都勻之亂。請益兵五萬。部議以清浪平越之六千臨之。勿動大衆。錢錄復奏。土官漸被聖化。汚俗已更。請令其處蠻子孫。得與宜慰學充貢。使之習禮。以杜爭源。疊備虛

空。有關職比試之例。納米者免其試。都清二介賀。十六年廣東瓊州黎賊符南蛇反。戶主事馮顯奏。本府遠在大海之外。山有五指山。黎峒雜居。外有三州十縣一衛十所。週三千里。成化間黎人作亂。三度征討弘治來。瓊守張桓余濬相繼貪殘。大失黎心。南蛇自相攻擊村落。有司不察過傳。動于鋒鏑。誠可憫。五指善林險阻。兵不能入。乞勾考土官應變者。然知夷情。給以犒勞。可得精兵數萬。以夷攻夷。不煩軍旅。部從其議。增設兵備。以壬繼彈之。十六年符南蛇平。

全邊略記

卷八

三

補新以三千計。十八年廣西泗城州土族岑九仙乞襲職。本兵劉大夏駁之曰。故知州岑豹叛。卧遺孽。今之岑接。皆傳爲累接。不知九仙何物。連逃。妄援漢岑彭之裔。考岑氏譜。始祖本納罕。于元至正間。與田州知府之祖伯顏。一時受官者。九仙座前。應治以罪。其請網夷情如此。正德十二年總督陳金奏報府江擒巢之捷。得賊六千。本兵王瓊敘有功者。各陞階蔭資有差。大率嶺南險遠。有司貪刻激夷。逆我顏行。及大軍因調。多殺良歲。虛張克捷。主之者責緣增秩。多

失實云十三年五月都御史陳金奏廣西府江北抵桂林南連梧州而平樂府界乎其中上下八百餘里兩廣州船必由之路民夷雜居無城郭之限前賊據險出沒江道阻塞近雖調兵征勦而林蒼溪資不能盡殄時復潛出爲患臣等詢訪衆議欲於昭平堡創建守備移平樂指揮居之摘撥桂平柳梧之民分番戍守府江之患消矣議可十六年廣東蘇綱十八山青龍圖盜平所俘斬以萬五千計總督楊旦太監王堂總兵朱麟俱蒙褒賞初恩恩上司劉召辰合

金建寧記

卷八

其黨黃安等奪定羅堡剽掠良民兵備副使等傲州土官岑猛勦捕之猛伴許而按兵境上不進都指揮孫震直前立營撫之爲賊所執守巡數遣人省諭之召說言翠回田州兵乃出震守巡不得已從之又欲盡擊恩恩守城兵守巡不可召亦竟不出震是時諸土官黨遙觀望莫肯用命總督張廣等請調湖廣承順保諸土兵萬人勦之先是田州岑猛叛總督盛應期巡按謝汝儀議大征及應期解任姚鎮代之復條前情猛具疏陳辭乞遣官體勘朝廷拘留其抱

奏者盧九且待事寧嘉靖六年大兵十萬王殺猛子邦彥順州土舍岑瑋誘斬猛以獻冠首既誅姚設請將田州改流留恭議注必束中惠參軍張繼以萬人填其地守稍解兵亦分必束以疾移于是其黨盧蘇王受等借交趾兵十萬薄府內應謀起賊官軍燒其倉據府以叛伴爲乞撫已乃又攻恩恩府城之都御史黃哀言盧蘇賊衆未多而承順保諸兵素無律所過苦擾請毋調遣便本兵持議不合請勅王守仁視賊緩急以便從事王受人思思說知府災期英封

金建寧記

卷八

其府庫而自攻武緣守巡鄒輒以間道奪門得朝英賊遂遁新建伯南兵尚書守仁疏曰臣惟兩廣軍門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因循怠弛軍政叢壞一有警急必倚調土狼若猛之屬者而後行故此輩憑兵日增驚警及事平則又功歸于所司彼無所與兼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微發懲期調遣不至土族下憤日深月積至加以叛逆而征之夫已暴之惡誠宜加誅然致彼若是亦當反思咎責使內治外攘我有餘力彼將自服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

及黨惡數人而已。其衆固皆無罪。今黨惡既戮。天討已行。乃又不勝盧王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命。竭兩省財。動三省兵。驟然塗炭。兩年于茲。曾首未得。徒爾兵連。無罪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機搗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于二酋者哉。臣以爲宜開其自新。息兵罷餉。休養瘡痍。絕覲覲之姦。毋不測之變。厚處既定。德威既洽。二酋如向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事。何足重煩天兵。以泄憤于小醜。臣非不

卷八

五

如徒倖成功。苟免怯懦。遑美目前。設數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前。土人歲出土兵五千。聽府調遣。既設流後。歲發民兵數千。備土人之反。復流官無益。斯然可格。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種。乃存土官。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上曰。守仁才略素優。論奏必有所見。五月。提督王守仁報思田賊平。其疏略曰。臣與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

會議。思田禍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則有十患。若罷兵。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今皇上推至孝。以治天下。而驅數萬赤子。傷天地和一也。軍興所費數十萬。梧州倉庫空虛。二也。調兵久戍。疲逃接踵。復之鋒鏑。土崩瓦解。三也。民不得耕織。久慮亂。四也。土兵市井徂僧。挾此貪念。五也。獠獠巢穴。數千百計。營堡關隘之兵。募補然且不敷。今復盡聚之一隅。六也。餽夫騎馬。取辦南寧諸屬。民困之極。非盜則死。七也。卒猛之賊。各懷唇齒之疑。緣受之討。皆有狐兔之憾。土司遲疑觀望。所持獨湖兵耳。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家例有償銀。費亦鉅萬。今道路怨苦。勢必逃遁。雖誅之不能止。八也。田州深山絕谷。皆獠種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欲蠲改土設流。其與誰守。爲邊夷拓土開疆。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十也。何謂十善。活數萬無辜。明昭好生之仁。遠夷感德。一也。惜財省費。蓄其贏以備他虞。二也。久戍之兵得歸。無疾病死亡之慘。三也。及時耕種。不迫爲盜。四也。罷散各土兵。知朝廷神武不殺。消彼

鴛鴦陰斷反側五也。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脩復六也。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王民土官安心定志八也。恩田遺項得還舊土招亡復業因其上俗仍置酋長俾人自爲守內制獨瘴外防邊夷九也。悅服不復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勳撫之利害明白易見如此。當事莫言撫何哉。其間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數級之獲以要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愆是謂二幸。始謀諸兵終鮮成効則有輕舉之毀。頒兵竭餉得不償失則有浪費之毀。聚數萬衆

卷八

十七

竟無戰克則有縮畏之毀。狗土夷之情拂士夫之議則有迹嫌之毀。是謂四毀。幸藏其中受惕其外犯患而不顧棄善而不爲今日討其宜撫也明矣。案皆曰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集兵解歸者數萬爲湖兵數千道阻遠不易歸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閒而發未幾盧蘇王受遣訴願得掃境撥牛乞有一久臣等喻令齊飛牌歸巢速降無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囑跟歡聲雷動尋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因首自縛與其頭日數百人赴軍門請命于是下蘇

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宥爾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衆皆叩首悅服謂朝廷再生當以死報願殺賊贖罪臣等至其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等安插于二月二十六日悉令歸業是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昭格上下震攝鬼神未替月而蠻夷率服不折一夫不獲一卒全活數萬仰古舞干之化爰以加焉

卷八

八

降罷兵息民厥功可加其賜勅差行人樊勵賈五兩給緡四表裏太監張賜御史石金各賞銀二十兩給緡二表裏其餘有功官俱賜養有差守仁奏比者侍郎方獻夫建議于田州暫設都御史同廣西副總兵專駐其地臣近因蘇受等歸降行委林富及張佑撫定其衆竊見富慈祥體弟謙達行堅佑嗣于將略才俱可使請以富量改憲職俾巡撫恩出張佑復其舊職廉儀與馬取辦南寧土餉不必于思川之人俟歲餘經略有次恩即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于

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遂如所議。九月。守仁督兵討廣西諸寨叛賊。悉平之。先是。斷藤峽等處。舊賊上達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連綿數千餘里。盤亘三百餘里。流劫郡縣。屢征不服。急流入萬叢菁中。自潯潯上下。軍民橫罹鋒鏑者數十年。守仁既招降思田。叛目盧蘇王受責之勦。寨賊自効。罷還永順保靖二司土兵。應調至者。悉授方略。使指揮唐宏等。議乘歸途之便。擊之。守仁止南寧。假臥賴鼓。示不爲備。度賊已懈。督官四面圍之。永順攻牛棚。保靖攻六十寨。以

分略略記

卷八

九

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又明日。破油榨仁壁大賊等寨。斷藤峽平。乘勝進攻仙臺。花相。白竹。古剎。羅鳳等寨。悉破。右布政林富。率蘇受等。由潯道抵八寨。失破石門。賊遂奔潰。我兵分道接勦。于是古達。周安。古鉢。都者。峒黃田。鐵坑等寨。相繼殄平。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守。趣渡橫水江。會大風。溺死大半。其脫身入山者。多投墜崖谷死。會守仁病甚。乃上書請告。奏言岑氏世有田州。人心久服。岑猛雖狡。有子二人。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于開設流官知府。

并流於該府四十八甲內。創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猛之子邦相。授以署州事。吏目諱之知府。承岑氏祀。時部議岑猛四子。而守仁止言存者二人。與前奏不合。守仁曰。竊議武靖當備衝。邦位出驛已久。民心歸戴。况其才力足也。今欲更立。殊難其代。恐失武靖各目之心。莫若仍遵邦位於武靖。而立其次子邦福。時各目流徇邦相。外野所生名實不正。惟邦相係猛正派。實親厚重。衆心歸服。繼岑氏者。莫如邦相。臣等因官之少。專爲繼絕岑氏。以順諸夷之情。得吉如

全邊略記

卷八

十

擬後。設岑盧蘇。獲那相。巡撫陶諸立。芝猛。而邦相立。及岑經代。撫亦不能阿。諸土官解體焉。禮部尚書方獻夫。詹事霍福。言臣等編戶廣矣。備知諸橋爲患。多年。先會調三省兵數十萬人。勦支官。督數十萬兩米十萬石。僅得田州安靜五十日。然我軍失其附已大半。而思田叛人。與吊嚴新寧。白水諸賊相表裏。時出劫掠。終莫得要領。新建伯守仁。乘百斤破敵之後。威聖明特起之知。不役一卒。不費一粟。片言馳諭。而思田稽顙。八寨斷藤峽之賊。各鳥棲獸伏于深巖。

絕嗣圖自我明創國未未有難。征勦者今一舉蕩平。如拉枯朽。因湖廣之歸師。不煩討遣。善一將思用之降衆。得其死力。善二。所誅者。積年累惡。非他。惡殺善三。因歸師以討逆賊。無轉輸之費。善四。不殺民兵。不募勇力。衆皆不擾。善五。元惡就誅。餘黨咸服。得撫勦之宜。善六。八寨平。諸賊可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樂業。善七。從建城邑。惡賊失險。計安經久。善八。勞苦而功高。如此。議者乃言守仁受命祖思。則北受命征八寨。又言築城建邑。非人臣所得專。俾日大

卷八

卷八

卷八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周亞夫不奉枚舉之詔。遂破吳楚。范仲淹築大順城以拒敵。非月奏功。當時未聞有專制之嫌。守仁者。有便宜從事之責。先先是宸濠叛逆。江西諸臣皆死。臣獨王守仁在希。備謝罪三人而已。成功之役。乃爲愚者所抑。不日初同賊謀。則日滿載全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從事。其事至今未白。夫國家論功有二。道有開國効功之臣。有定亂極危之臣。開國之臣。成則侯。賊則寇。雖勿崇焉。可也。惟謝變倏起。社稷安危。衆

卷八

卷八

卷八

手一髮。効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忘。何也。所以以前社稷也。忠如守仁。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司馬未見賞旌。司農委之查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難成。城堅不待脩築。通賊復猖。爲地方慮不淺。惟陛下察之。八年十月。廣西思恩田州既平。新建伯守仁議設虛官知府以制之。及平八寨。又移南丹。陷于寨。改思恩府城于荒田。改設鳳花縣治于三里。添設巡官縣治于思龍。增巡守鎮城堡于五屯。及付歸。皆當緝之。又言田州界。界南寧泗城。南通雲貴。文淵。爲備。一。改設流官。則邊方之守。我獨當之。中。植木。無版。情。身既伏誅。長子爲戮。情法兩當。若惜其土。則。汗。於罪。向以服諸夷之心。宜降府爲州。印以紙子。那相知州事。止選一吏目佐之。分設土巡。簡司使各。其地無事。則倚角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防。爲便。八寨不可遷。衛有四。頑山絕地。商賈不通。也。是。成。度。人。無。因志。二也。生理亡。聊。易。驛。從。惡。三也。受。險。品。疏。急。無。援。四也。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通。制。八。寨。又。不。得。以。還。獲。賓。州。爲。今。計。獨。上。林。之。三。甲。守。仁。故。

所議設縣者可遷南丹衛于此。夫設縣則割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彼失此也。遷衛則使八寨之民以還渡賓州。是一舉兩得也。與守仁議。微有不同。總督林富守帥佐營報廣西之捷。張祐破引川石兒得首二百一人。張經破潯州斷藤。得首百七十人。今坪破永福靈州。得首六十二人。沈希儀破象州武宣。得首百十一人。猛獐皆平。上勞之以銀幣。于是林富以新寧會寧二縣。賊所據固。今蓋蕪者。借之營。馬之也。其餘者招還流移。使復其業。而縣具通。十八年廣西略記

西藤峽等處諸寨悉平。凡斬首千二百五十一。年賓州馬子柳城諸獐獍首。章公返卓扶嶺。為亂上。目楊留襲賊而死。千戶何鐵力戰無援。亦亡。總督蔡經總兵柳珣自劾。兵部議丁古田縣。建甯長官司。擇土官領萬人守之。馬平客平潘客懷遠為滿。設立大軍堡。擇土舍各領五千守之。二十四年。兩廣守臣奏。打川僮首。章公樂張公樂等平。斬獲二千五百七十八人。粵撫張岳陳圭等。報柳州馬平諸寨。幸全用等平。前後斬四千餘級。撫者二萬餘人。郭陞賞有差。二

十八年廣東崖州黎賊。郭繼聚衆四千。流劫鄉寨。詔發兩廣土漢九千勦之。而賊據昌化。成恩諸岐賊。勢益猖。給事鄧廷鵠言。黎賊山崗中。州縣反環其外。彼高我下。彼腹我肉。彼聚我散。無如之何。嘗考今昔勦黎其大舉有二。元至元辛卯。勦石五指山。羅連屯。田府立會同二縣。而終略未盡。嘉靖庚子。又嘗人義師徒攻毀崗寨矣。議於德霞。擬建城邑。中道而廢。旋為賊資。夫鄉僻雖張有眼。擬計雖密。可夷必先攻耶。溫嶺脚二崗之岐賊。使不得借為計。必安慰凡陽攝

集之岐賊。使不得說為。抵必擊上舍之右。舉而左。若立率戎募于德霞。其斯謂之異志者。迷之海外。如漢賈嶺山蠻故事。詔悉充行。三十四年。勦馬。岳。制參美十三司土官田世爵等。移別聖守。陷于施。州。允承守備于九齡。世爵與何元。斬。今賊也。三十六年。廣東扶黎黎梅等。崗賊手賊首馬天恩等。為。數十年矣。總兵王璫。剿。陷七千八百餘首。地方以寧。四十四年。總督吳桂芳。言。廣東肇慶府上下江一帶。地名羅旁。添水。外東西二山之間。竹木叢。素為獠

編纂其羅旁西山衛人。先年都御史韓雍經畧陞防。頗就安輯。惟東山諸寨。阻深皆面居。時出剽掠。有司每歲發卒戍之。費廣力疲。無益實效。莫如聚兵召商。隨山刊木。設立營堡。將就近田地。給戍兵耕。扼其從出之途。絕其潛伺之計。耕守既定。控制漸嚴。北岸營兵。以次漸減。報曰。可。四十五年時。銀豹久據古田。與諸酋分其地。為上下里居之。銀豹兩犯者。城陷下六里人從之。提督吳桂芳遣典史廖元。人上四。請降。諸酋復業者。一千九百餘人。銀豹勢孤。亦請降。桂芳

全邊略記

卷八

五

即以古田平開。因言古田自弘正來。縣令未嘗入。今典史廖元。概復已有次第。宜量陞。既其政成。即擢為令。又本省副總兵。止以都指揮充之。不兼制。柳處權輕位下。凡事取為撫夷道所持。似宜特重將權。部為置大帥焉。太僕嚴從儉曰。獠所畏服。惟狼兵。先年古田之寇。未殲。深入。由狼兵聲威振也。頃歲議滅狼。置募已復。革製募二兵。而用閩浙兵。如捕鼠者。易猶以犬。非所畏也。臣嘗稽之往牒。訪諸故老。莫如調狼兵占地而責之也。守蓋土官得以施為。刑而古田素

稱膏腴。尤其所觀。宜擇調東。兩那地。出片三州上。官。今親領精銳。各一二萬名。給以行糧。資以嚮道。進據古田要害。田南其中。各種村寨。數百種。類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會經為寇。未與犯城。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當預防別良。崇使加向背而不疑。奏入。採行古田。僅賊。攻劫合城。賊殺官吏。連歲苦之。其最黠者。章銀豹。黃朝猛。楊厚。鳳。潮。水。二巢。險固不可拔。總督嚴正茂。李遷。譚調。思。明。上。兵。及漢兵。共十萬。令俞大猷。統之。直抵諸巢。令營追剿。

全邊略記

卷八

三

新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詔晉其秩。示勞焉。隆慶四年。章銀豹。黃朝猛之亂。未熄。古田苦之。廷議大討。晉嚴正茂。專征伐。正茂會總督李遷。徵上。漢兵。十四萬人。分七道。門崇文。將南丹。錄永福。抓總。輔。錢鳳翔。將思。明。錄兩江。抵都。狼。隘。黃應甲。王時科。將鎮安。向武。東。蘭。田。州。錄洛。容。抵三門。丁山。董龍。將。泗。城。歸。順。龍。英。江。州。錄融。縣。抵。思。管。風。門。連。磨。梁。高。盧。錦。將三千人。備策應。征蠻將軍俞大猷。總其師。以十二月。破。東。山。鳳。風。犬。巖。澗。水。數。十。寨。賊。奔。潮。水。合。陣。據

其極巖五年正月俞大猷陽擊馬浪而陰以安隆死
士耶壘等入其山伏發分擊碎江金寶前賊三月一
日班師禽斬七千三百有奇廖元王綱誘斬黃朝猛
首而銀豹懼不免乃為僞首以獻居有頃知韋首非
真正茂再購之知縣唐執中計通其兄銀姑生擒銀
豹來正茂雖然為章自効以鳴不欺檻車致西市磔
之上陞養有差奏定東蘭南丹那地三上州官族
巡簡職事守其地立古田千戶所升古田為永寧州
萬曆元年二月嶺東賊平惠州有馬口等寨取山溪

八邊略記

卷八

箭賊聚其中督撫殷正茂擊之俘斬盡一清等一
萬二千有奇先是賴元得藍一清盤牙四十八寨延
袤八百餘里晝夜以殺為戲樂或訓孕婦或溺嬰兒
使毋燃火烹子使子立觀殺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
至末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萬計其壘皆延鳳等已
遣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倖降也正茂燭其意
決討之名諸軍大會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參議顧養
謙軍歸善吳一介軍永安陳奎軍長樂為監軍分三
道入自壬申冬至春大戰數十諸將佐暨丞尉及諸

生之有武略者各效命直前悉得搜捕山巖溪洞無
一得脫者嶺南北郡縣始得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
元勳胡震陳璘等逐海賊諸良寶林道乾于海崖盡
傾其巢螺溪首賴元爵馬公首藍一清高平首公世
昌赤花首馬祖盛藍溪首黃民泰藍溪首黃東坑
首李仲山尚砂首廖和向石坑首陳顯九首西首
鳳黃首黃志良烏石首楊庭欄田首曾文廣前
首曾萬璋埔尾黃明時入萬首謝幅改馬首曾倫
竹首王梁晚寨首葉景清油步首曾占埔首鄒
愛清銅坑首曾仕龍并首藍宗石門首廖一經溪
沙首廖石樓此皆惠總督殷正茂巡撫郭應明奏府
江之捷府江者平樂府地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且

八邊略記

卷八

三

三百里諸瘴憑險又以朦朧三峒仙迴高天水涯諸
巢根柢之韓雍蕩平百餘年齒益數庚午占田與師
未遑及辛未彪難賊楊公滿雷公泰等殺千戶周廉
士舍岑文益橫正茂請詔徵土漢兵六萬人四哨
以從事西岸及水哨則王承恩董龍三峒則王世科
東岸則錢鳳翔而李錫總諸軍事壬申夏師克古西
木魚青龍諸巢三峒之賊潰入南源鷄筋山我師擒
斬五千一百有奇條上六事大要巡司久沒于賊荔
浦之峯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石悉易為土

司東則水涯西則仙起更營千古西東線募兵走阻而開山通道兩岸以便舟挽府江距蒼梧唐宋時設龍平思勒馬江沙亭諸縣後皆爲夷今割平樂富川賀縣之地通東兩岸爲六道翻縣治曰昭平總其志賦得敵六萬有奇北三北五峒老平法真等計自新兵書方達時覆可冬辟江賊廖金濫等殘孽復遣副使徐作副帥王承恩率張世勳敢戰捕斬二千餘奪復峯門周公樓自縛請降輸稅爲編戶時懷遠黑猪以忿殺知縣馬希武變開會大海官兵無固志今錫

卷八

曰非廣募浙人莫可制郭應聘以爲合很取浙夷心生侮是自疲也應攜其黨虛米萬世等分入黃十白果鐘青洪大梅嶺悉從安撫咸願以兵助十二月季錫募兵四營土十萬浙千三百廣千八百鈎刀三千移陳楚撫趙貴黔撫蔡文各備邊而監軍悉屬之施子木賊方屯板江大湖恃五灘自固錫裝戰艦四百艘設伏破其丹竹潘營同樓竹尾諸巢賊復集鵝嶺錫鼓水兵截潯江大破之二年正月李錫追及上德龍七寨稱曰僑王凡賊首三千五百四十二餘孽乞

潭殿正茂乃議曰懷遠舊治環於洞中推程刊則附殘民板江則障融界宜擇於斯方伯楊成吳一分有夾贊之力云是時寧雅幸很娶洛容種韋相義上油峒獠夷伯雅陽明金寶頂之種韋狼相承福邊山獠廖勝朋以次削平粵將張元勳閩將胡守仁合兵整肅賊林鳳于峒洲大破之鳳走呂宋國四年六十三山及七山皆岑溪獠巢也酋潘積善阻山公行爲患總督凌雲翼往征罪勿未還以其兵威曉譬之積善願歸田輸賦以其子附學宮受書雲翼立五大營移

卷八

浮梧守將韓之治大峒城屯堡三十上實之是時北三酋長譚公柄河塘酋長韋宋武負丹弩百丁率巡撫吳文華商于雲翼移恩吉將王瑞兵臨之西頗以所占據遷江所屯還版圖事得諒平樂四屯兵黎福壯犯賀縣梓嶺就捕而韋六哥與黎天龍得如故李錫大集民兵進攻其白冒五排斬二百七十人而定五年嶺西羅勿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踞驚江急峽飛巖斷壑諸獠窟其中土世宗朝浪賊黃德祥等雄據兩山轉相寇掠大司馬凌雲翼既至

討賊乃部署八道並進克木夷山峒五百六十有四
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提聞賜
賚之七年總督劉堯誨巡撫張任輔十寨之役卽新
建伯舊鬼之舊也調募上漢十萬人總四部者征蠻
將軍王尙文思恩將李應祥進于三里博慶將倪中
化進于忻城永寧將于嵩進于夷江河侬府張榜進
于林堯誨移荅梧參政彭文質周榮高監軍事十
二月分道禽捕九千百三級行者五千捷聞告郊
廟影林西長黃邦緣迤北舟走神北江州商人興業

卷八

諸縣御史顧鈴兵巡王原相大徵兵生得邦緣斬首
四百擒民狼者幾四千人八年九月廣西巡撫劉堯
誨擒斬散賊鮑時秀等凡三百五十級九年高江諸
徭酋盤宗明大入猶巷堡百戶劉卿與戰墮水而死
巡撫吳善檄標兵馳之總戎呼長朋斬首千有十二
級生俘八百有四十八人起復侍郎郭應麟再撫粵
遂改十寨爲三鎮焉周安古卯爲一思古古鉢羅墨
爲一古達都者割丁爲一以上官族口羣顯能韋應
驚黃馮各授上巡簡職世其地仍隸賓州設土兵屯

田以實之歲糧三千三百五十四石應躬又計禽羅
陽土酋黃金彪忠州土酋黃賢相閩內遂寧十年馬
平擒韋王朋肆劫總戎王尙文斬首六百有奇其始
也境內與非我族類者交錢賄責負甚急出入縣庭
卒至賊賊大司馬梁夢龍察其弊下所司嚴議非常
所與擒獲通利致富者沒入官著爲令十三年懷集
擒嚴秀珠大蹂于開建封川之間把總羅定朝沒于
下母勢下兩廣總戎賊繼光呼長朋兄以有全貽之昆
大的五道而進賊應歸出伏虎營丁如春出蘭峒觀

卷八

宗肅出石牛營楊壽甫出從峒沈茂出會珠前後斬
級四百有奇於是銅鍾牛欄石羊橋八峒順克擒賊
匪命二十年交部統使莫茂治荒謫無度黎維潭川
鄭松計襲殺之幾滅莫族莫敬用等竄我境上告急
維潭盡有交地亦具款文粵撫陳大科閉關弗納二
十一年黎維潭復函封乞如先朝從衆答後前督
府陳東直指余宗滿舊有疏矣後之雪仇有名勿拒
其勘處陳大科以開下部議可按察使楊貞扶捧檄
黎人封還僞印時莫人依土司爲通藪土司結爲侵

地有謂莫分道屯據。所收兵士萬餘人矣。而安平龍州雷州以交黎劫焚告。實狀曰詐也。二十五年。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著祚條議。撫苗方略。時城步元知縣欲清丈苗田。苗大激。著祚順其土俗。治開釐。諸奸取苗之傲驚者。稍懲之。以定一方之變云。二月。鎮寧溪七山功。加撫臣陳大科右都御史。四月。楊賓秋抵桂林賓州。用思明土官黃承祖策。擄土溪師五千人。營壁而待。特不以夜襲。搖款事。趣其方物。嚴裝抵關。候進止。設詭輕儀衛備感。黎維澤亦號白組。具所對狀。世系世者。供繼井井。行叩頭禮。因論之。給高平府治樓。莫氏交人。唯唯交戟之下。不敢失尺寸矣。督撫戴繼巡按黃紀賢林道楠。款竣。詣陞賈有。加三十五年二月。廣西撫楊芳奏。安南夷官卓達。禮侵犯思陵。負險于公母山。竟莫能制。該國奉檄。刺承函首詣鳳陽關。差范彥等。費其印去。并三部貢物。惟世廟受莫登庸之降。封爲安南都統使。有事文武臣咸賞焉。銜尉猷琛之儀。未有如今日者。舉總督戴繼總兵王鳴鶴以下。得旨。黎維新准襲都統使。

新頒銀印。令其叩關祇領。贖印銀兩。其免解。以昭德意。裴宗奇等梟示。三十六年四月。總督戴繼報欽州事。夷人突入州城。破獄殺官。水陸兩防。悉未能遇。付帥楊應泰。付使蔡夢說。俱戴罪。其爲殘莫道孽。行黎維新捕之。有旨。戴繼久任。平居制禦。謂何登得議之下吏。三十八年。酉陽土司冉御龍。先年以兄弟相讎之故。與永順土司彭元錦構禍。而御龍得彭象乾。爲保靖土司。與元錦不相能。蔡言元錦必反。督府通議勦之。辰州知府瞿汝復。謂在羈縻之而已。黔楚自征播後。賊野皆非昔時。何堪鼓聲哉。請于撫按願以徽喻之。喻而不順。用兵未晚。遂草檄于。使人持喻。元錦柔服。再喻保靖酉陽二司亦服。一方帖然。汝復尋以卓異聞。天往巡簡朱某。以德化苗蠻。教之耕田。治生息鬪。睦里苗蠻服之。仍選其俊子弟。教之讀書習禮。而身自率之。又舉其率教者。引之謁上官。使知官府之貴。一方遂爲善俗。知府瞿汝復。請丁監司題。請天柱爲縣。朱某爲知縣。四十二年五月。廖庄生黎節羅活。與抱由等。剿蕪夷相搆。那彭恩乞火藥爲

禦大帥揚鳴鶴。以為裨將張萬紀足辦之。而三戰三北。二月之役。薛鴻朝七十餘人死。四月之役。符廷鳳四十餘人死。十一月之役。一千戶四把總九哨官。五百餘人死。萬紀陣亡。于是兵科張國儒。彈劾督臣張鳴鶴。大帥以下。皆國棟。袁應兆等。御史魯之錫。劾鳴鶴。厚結粵甯阮鼎。以自覆也。四十三年。總督張鳴鶴。巡撫林欲履。巡按俞誨。復奏改州之議。曰。土官岑氏。世濟兇頑。天厭夷氣。三藩三絕。武靖乃斷。懸峽中之碧灘也。地險既深。狼兵復悍。似宜改州為鎮。近隸潯

卷八

州。移府判官于其地。簡衛弁統狼兵。更番戍之。便可之。四十四年十月。粵督周加謨。撫林欲履。為雷稅增兵之議。以交賊督勝。集文淵等。騙象馬六千人。攻上思州。已逼馱英二村。復吞汪樹六路。德廬難被天刑。余孽尚稽天討。憂心如燬。策簡勦除。四十六年三月。兵部議廣西夷案。曰。狡賊扶隆祿。山虎路自雄。鯨吞為虐。執敵獻俘者十夷。宜誅之于交趾境上。咆越皇威。至于安南。都稅黎維新。高平府莫敬寬等。宜加褒賞。堅其恭順之心。八月。巡按俞誨。曰。自聖元備謂夷

情日熾。土司日削。上思距南寧僅數十里。如放焚。謂是以有那堂平。那賴三大營之役。下石西等州。久困蹂躪。是以有卜築施毒嶺之役。調土兵千人戍之。天啓二年八月。粵撫何士晉。奉援黔之旨。調泗城南舟萬人。付之杜文煥。而邵容又令與椎官袁玉佩面商。狼兵可否。然而田州岑懋仁。柘亡納版。連結交夷。帶甲四十萬。安甯遣細人與之約。西南半壁。睡于然者。田州頗請自備甲馬。以敵乎黃龍府。泗城頗懇安甯。書檄以詰奸自居。而至于戊極。百人向乞撤回。殆貌

卷八

恭也。欽蘭四援遼。倡亂錦江。雍四征蘭。窮兇富水。皆明鑒也。用漢不如用狼之奇。用狼不如用漢之穩。悟兵一千。粵東兵三千。雷餉二十萬。粵力整矣。十一月。總督胡應台。募鮮夷商二十四人。以報曰。淳鏡之地。若蓮花然。浮峙海中。一線小經。聯于香山。曰塘基灣。近年增稅二萬金。廣民食其機利。頃太僕李之藻。欲募三百六十人。乘風浮海。以圖厭伏。張壽之來。竊疑之用夷攻夷。事不經見。貴以戰守三百。猶存乎見少。如以習鏡已耳。無取多遯遯夷。致張觀聽。今夏經毛

番仇彼灣夷。灣夷呼救甚急。助以酒米。張設軍容。紅
番始遁。創達幸緣鏡之不爲彭湖也。一作紅毛。南州州
士官莫偶。胡肆有年。怙而不悛。頃通謀安西。納其賂。
私助甲馬三千。祖母韋氏。大義戚親。傳命莫欽明等。
計擒偶。墮樓。爲保詐也。於是巡按賈毓祥嘉其內。
變請旌韋氏。詢下夷衆。莫不悅。厥臘二年五月。交。
蘇何何。抱黔蜀之變。發焉。啓蒲集衆五萬。以一枝。
從波爾而犯龍河。以一枝從邊陲。一枝攻上思。總兵。
紀元。靈堵之斬敵百餘。張而遁。

上卷

卷八

子

藏方氏論曰。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臣因俗而利導。
之。遼遼絕嶺。羅扶輿暨結。橫海伏波。而化理終塞。廣。
東東莞伯。何尙矣。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而民獠。獠。
獨猶瘡痍焉。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次。大藤諸。
峽深險。卽破誅鋤。未數十年。復跨江出剽。非田寧梧。
藤諸屏辛之所扼也。桂林之北連武岡。則六廟爲之。
孽。柳慶之東通懷遠。則八寨爲之根。府江上下。近瀟。
平而猶巢。右江岑猛。雖討除而復種。王盧再叛。思田。
更強。自茲以往。經制日困矣。湖廣土官皆株湖南巫。

黔中地錯。辰常間。溪深峒險。難馴易亂。永順。靖自。
來迄今。富強雄脅諸司。其搆結也。廣矣。其憤驕也。堅。
矣。夫西南夷。帶河礪山。連五省而亘天半。賂其雅度。
漏彼緩人。乃國家神氣。不自屬揚。每行征誅。輒謀調。
發。當其備機連營。不費公家一錢。名稱倭急。及所過。
恣掠。軍法難施。際于刺盃。蘇松征倭之血。可謂復。
轍。浸尋至于萬曆之季。搖運命將逼。及夷官。馭朽未。
就。巴渝先陷。於是能用夷治夷。夷權日熾。其有領兵。
奢節。頑首。彌易。朝議無所以優之。而爵級遂濫。或加。

上卷

卷八

四

文資至于藩臬。或晉武秩子以都督同知。名器苟阿。
禮貌記旬。裁抑則前賞化仇。寵褒則後錫已虛。實禍。
茲也。走不敏懼焉。擬以文旌止于太守之街。武表極。
于副帥之側。而五府玉帝之階。兩司花全之界。持之。
甚力。其若土將而授派官。勿使梵居楚地。蜀轄閬。
必達陟邊鄙。疎其黨助。然後歲常可察。隨怙易。驛益。
畏其卒也。夫用兵多變。時勢殊。粵指銅柱。刺標漢。
卒斃于瘴癘者過半。韓葉毅。定大藤之亂。善用達。
軍。何其不崩不沉。迅若霆電。及新建。守撫處思田

潛莫八察亦足振天威矣。後起者或以爲未盡哲人
猶難之。而況鹿鹿者乎。

遼略記卷之八終

卷八

卷八

卷八

潛莫

卷八

全邊略記卷之九

海略

廣東福建浙江南直山東北直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古之神明之觀者率登祚於西北維我

皇國受命莫位東南防海與防邊故並重云

高皇登極之前一歲次在丁未嘉平月先已登潮潮粵

蜀之征復命信國公和壽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廖永

忠吳順等自明州即寧波也陸程遺風不數日舟師

奄至城下圍其水部三門一破克之元華臣而出遁

卷九

焉此海師之始也洪武元年春二月詔湯和還明

縣造海船清運北征軍餉此海漕之淵也廖永忠領

和舟師自福航海趨廣東時倭寇劫掠蘇州崇明沿

海皆患太倉衛守禦指揮俞事翁德帥官軍捕之遇

於海門之上紮擊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

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

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

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告東海之神德承命往倭畏

懼不復出沿海遂寧四年八月日本國王良懷遣使

來朝按日本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

至海東北至大山國主世以王為姓羣臣亦世官地

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衛最大其

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

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

最雄長者邪馬臺即邪摩羅屋漢魏晉宋唐皆朝貢

稍習華俗唐咸亨初惡倭名更為日本其俗男子懸

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屈膝背跪足間用屐其

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

卷九

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花布螺蛸漆器扇

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重男女錦綺絲綿

磁針初是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及淮安三年又寇

山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

賜璽書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物遣使隨秩奉表稱

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温州上又遣僧祖闡無逸開

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復寇海鹽深掠温州初令

浙福建海舟防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七月站

海虞倭俘倭于琉球洋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

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上曰。私交也。却之。令中書遣文貢。王九年遣僧歸延用等奉表及方物謝罪。賜宣及使文納有差已而。上覽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命安置于陝西番寺。十四年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於滄溟中不奉帝命。但知環海限山。肆行殺盜。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百奉至尊之命。移文。

卷九

與王。王并觀。自以爲大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表貢。當時帝王或辭以王曲歸慕意誠。故復禮厚。若叛服不常。備陳中國必受禍。王其審之。其九月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之。遣歸。十五年歸庭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祖訓所謂日本雖朝貢許。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雖且三年矣。禁愈厲。四月浙江都柏揮使言杭州。

紹興等衛。每至春則發舟師出海分行嘉興澈浦松江金山防禦倭寇。至秋乃還。後以舟艚出門。乃聚泊於紹興錢清。然自錢清抵澈浦金山。必由三江海門。依潮開洋。凡三潮而後至。或遇風濤動。踰旬日卒然有急。何以應援。不若仍於澈浦金山爲便。其台州寧波二衛舟師。則宜於海門實屯。或至於本衛江汰。行警則易於追捕。若温州衛之舟。率難出海。官於浦洲楚門海口備之。詔從其言。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生通惟庸發書。命守御九年。

卷九

帝面諭信國公和曰。日本小蠻。屢度東海。蟬等老。強爲朕行。視要地。和桑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以戍。二十二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築福建漳泉人爲戍。二十五年七月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監。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于洋。順風利。船七日可至。漢魏及唐宋不遇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

洪武初國分爲三中山王睿度山南王永宗山北王
柏死芝皆使貢其修以盈虛爲晦朔以草木爲冬夏
人皆去髻跣手羽冠毛衣無禮節好割掠旣遣人學
于國學夷習稍變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素素
章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二十六年冠金鄉二十七年
命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孫都督楊文練兵備倭二十
八年冠金州三月諭南游守臣曰南濱浩瀚中有甸
瀋方數千里地名炎熱時忽瘴癘爾等率壯士連歲
戍此朕甚念之蓋自二祖御極三譯來王南海貢

五

于闐粵亭其春深洋洋乎大海之風哉其地屬鄯善
 縣神農安縣起歷所始興爲文昌縣南爲會稽
 界田不勝數其地屬會稽郡州縣屬田浦昌寧南爲陽南
 爲感恩縣屬大開天小開天爲昌邑縣屬田浦
 門爲凌木縣屬七十二經牙山洪永縣爲欽州縣
 水爲名山爲安所縣界清江爲田浦縣屬田浦
 廉州府屬州爲安所縣界清江爲田浦縣屬田浦
 程涿州爲州州縣界清江爲田浦縣屬田浦
 後山爲雙橋所屬小雙山爲海州縣屬田浦
 丁州爲大橋山爲新寧縣屬田浦
 縣界西山山爲新寧縣屬田浦
 連司界九里洋田浦縣屬田浦

[illegible]

山衙魏西海塘爲上處聚焉川棠池萬留興
江所聚蟹于山爲嶺山界和嵩山皆門爲會城聚茶
浦門爲蟹乃界大衢山之衝南所聚北泰山
爲海岸前聚計二千七百里城北直棹三姑山爲金
爲在浦所聚計二千七百里城北直棹三姑山爲金

山俞胡家港金山巡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爲
盤山瑪芥村所界蒲葵爲南潭所聚錢山茶山爲
南路可界密岩山上游聚不字山外永順水礁山
林湖港爲吳淞所界辰岡山顧澤港爲嘉定安亭淳
蘇送信嘴小園沈新安沙島大舍聚大陸邑管宋淳
海崇明界滬山銀山之枕口爲趙州十洲角界唐茅
河海口馬爲泰州東果坊山海高公渡爲鹽城界清河
河口營山爲公安東果坊山商全島爲海陵界揚清河
口已頭門爲儀倫界海島勢山島爲安康界寧鄉山
爲石口所界詩一千八百里武山東官窰界柘桑山
爲石口所界詩一千八百里武山東官窰界柘桑山
爲商所聚可界陸子陽聚人勞山兩縣界爲廣山衛界
河來界江河西界聚州界人勞山兩縣界爲廣山衛界
之史與界

莊所聚吾徐福山爲大山所聚巨富島爲太湖南聚
洋島爲海陽所聚長松島爲炎楚邪島漫野島爲太湖南聚
濟島爲津寧所聚五輦島下旁山乃由上所聚鐵山
張谷口堡所聚成山街聚滿牛島爲不良家聚寶山所
有尺隄所聚古瓶頂爲戚肅南聚支島爲金山案
武家莊爲馬學峯聚浮山爲萊州界八角島號樂聚
爲登州聚劉王宗島爲月宰界連門島爲龍牙寨聚
取木島爲黃樓聚榮島爲馬院寨聚龜島爲昌列縣聚
蘆山島爲壽光聚都里鎮爲蒲臺聚舊島爲利津聚
衆遠米島資州聚直轄口爲實兆縣聚聖山爲藍靛南
集遠米島爲中所聚千車島爲中後所聚泥屯爲中
右所聚何勝島羅兒島爲徐州界平靜島爲左所
聚東雲島寅鏡島爲蕪州南聚屏風山爲復城南聚
鳳凰山爲中左所聚女兒島爲中也衛在中也衛聚遼
河渡古寺島爲康平界膠麻田島千鳥島爲蔚州南聚
湯姑堡爲建遼所聚江爲義州聚總共冠至也隨

封一千三百餘里爲鴨綠制鮮界

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變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轄或過並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寨壁下陳錢分轄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之北而犯青浦犯太倉或由南涉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由大洋而風欲東由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間洋而南風方猛則起遠

天津防倭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月十月爲小汛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賊最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博人善造船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間亦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廣東劉郡十分爲三路高雷廉近占城肅州諸番蝦蟇僑贖東路東莞惠潮皆倭寇不時出入之地而東路爲尤要衝若柘林者則又東路控賊之咽喉門戶無柘林是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路矣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三黎錯居

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黎。黎黎之中。定安尤險。稍或撤備。門庭皆勃敵矣。福州烽火門寨設丁福寧州所轄官井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添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集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埕水寨設丁連江。所轄安嶺北支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當會哨者三。自南水寨設於前田所轄冲心滿禧崇武等所司爲二哨。而文澳港則添設於上海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漳嶼水寨設丁同安上自同安以抵日南。自日尾

卷九

九

以抵劍山。大約當會哨者二。劍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南嶼。南自梅嶺以接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哨北則劍山會之。漳嶼帶嶼會之。日南日南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漳嶼帶嶼會之。劍山而南來者無不備。哨道懸絕勢如長蛇。防禦之法其能踰此耶。總計八哨之地。二而當海者二。典泉是也。一而當海者二。福清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尾獺嶺與化冲心午海龍溪海門

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寧之先險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人必首犯之。舊寨設於三沙。近移松山似易。浙洋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爲四。參六總矣。四參者杭嘉潮一寧紹一台一溫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全臺海寧也。悉具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頭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鞍山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固。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閭。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

卷九

十

爲聖者四。爲臺者八十有三。五設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于外。非若普陀諸山凡國疆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爾經畧海上以其民孤懸徒之內地改隸象山。識其小而木見其大。蘇松爲畿輔望郡。濱于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牆數百里一望平田皆賊徑道因不能禦之于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賦所據以爲粟支者各設陸路把總以

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路之領袖。又于其中添設遊兵一。把總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西援乍浦也。至于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淞。大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賊必經處。特設參將以爲水兵各將之領袖。而又于中添設遊兵二。把總分駐行治營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遠哨南洋。近蔽港口也。若內夾待。水陸兼備。一之可以禦賊于外。洋下之

可以拒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乃若淞陽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三面環防。考其形勢。起自東南。參角嶺。姚家灣。綿延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裏。若爲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東河鎮也。餘東除西等場也。藝前嘴呂四場也。獨港新開港也。廟灣劉家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爲其出入至近。通揚州也。曰北海所。爲其通新開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爲其巨鎮。而通大海。戶也。須設三把總以駐之。仍用陸路一遊擊。駐海安。

則東可以控扼通海門之入。西可以捍揚州矣。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及者。豈可無意于此哉。良以東民便鞍馬。不便舟楫。無爲之導接耳。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且危懸膽涉。不可勝數。非訓練之至。則角且不保。何以迎敵而退擊。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島。早門。官公之界。八角三門。沙山諸島。乃賊所必泊。我所當伺者。若白港頭。樅子口。橋島。鳴嶼。人人與金勞。不食薪。淺海亂棹。乃賊所必避。我明當是者。端詳良太監鄭

史略

卷九

和等。師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傾橈紀遼。賊二十餘人。卽付使人治之。總督饒中。永樂二年。使還。通政起居任。賜倭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論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團山。上爲文勒。不九年。寇磐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十七年六月。遼東總兵劉江。以捕倭

捷聞。江督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隅上築城。堡立烟墩。得縱望。一日瞭者言。東南海洋內。王家山島夜舉火。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步軍赴燭。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一艘。泊馬雄島。寇衆登岸。徑奔望海隅。江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伺賊既圍堡。舉砲發伏。砲指揮錢真等。領馬隊。要其歸路。都指揮徐剛等。領步隊逆戰。寇衆大敗。奔入樓桃閣。空堡中。官軍圍殺之。自辰至酉。擒獲盡絕。生獲百十三人。斬首千餘級。封江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犯遼宣德二年七月

公是學記

卷九

月。遼撫布政使周幹言。浙江海鹽縣。地臨海岸。每有倭寇。洪武中設海寧衛。及敵浦乍浦二千戶所。陞置煙墩。水備戰船。因得無虞。永樂七年。盡拘軍船。赴流家門。立水寨。倭寇乘虛縱掠。水寨相去尚遠。千里不能救援。民甚苦之。請如舊。報可。六年。巡按陳泗奏。廣東洋潤。寇屢出患。往者調軍五千。人溺船五十艘。巡捕二十餘年。多被漂無益。請如福建。設立水寨。于潮州碣石。南海神電廣海。雷州海南。廉州衛。每寨一官。皆之。八年。登州衛戚繼光言。山東綠海。洪武中置十衛。

五所。分轄文登。即墨之地。都指揮衛青。乃聚軍三千八百人于登州。而別寨空虛。乞調還各歸其戍。詔御史三司計之。曰。宜如珪言。是時海防頗密。賊不得間。貢猶如約。至京宴賞。市易飽恣。其欲馬。正統初。有吏周頌言。永樂間。因內官王鎮。奉使日本。回奏調諸衛官軍。駕使海船。于懸海沈家門等處。建立水寨。海船重大。非得順風。便潮。實難駕駛。不能赴敵。宜照洪武時。例冬依衛所守備。改作快船。于港口哨瞭。彼此應援。賊難民食矣。四年。倭衆寇桃渚。五年。御史李金言。

公是學記

卷九

洪武間。浙舟七百三十艘。歲久廢壞。行寧波知府鄧瑤言。急未得完。勅巡撫周忱。奏臣詢之。匠作云。造一海舟。必得米千石。則物料百需皆具。踰三月可完。今各衛所。已造七十六艘。共五十艘。所費若干。杭州倉見貯米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餘石。成計官吏所給。不過六萬石。久則腐。請以新輪給匠。每角九百八十石。期三月必完。則事易集。而人不擾。上是其言。七年。倭來貢。八年。戶侍郎焦宏。沿海分汛之議。以浙自乍浦至昌國。後千戶所一十九處。須都押盧華領。

之總督都揮使李從駐昌國爲之中福自福寧至蕭
福八衛所都揮賈忠領之自崇武至玄鍾十衛都揮
劉海領之而總督都揮使王勝爲之中從之七月黃
巖民周來保龍溪民鍾普福俱因徭稅叛入倭輒爲
鄉導殺撫沈渚大嵩諸處皆與焉稅于丐爲縣官所
譴赴京梟磔景泰三年正月鎮守福建薛希建等奏
今備倭軍船分爲九澳星散勢弱烽火門小崖澳南
日山治嶼西門澳五處俱係要地欲將出海分爲五
寨哨其腹裏衛出軍已有行棹四十沿海行棹宜於

卷九

本衛月糧一石內分出四斗助之辦課魚船止許四
十料以上朝出暮歸業鹽官船止許三百料以下編
咸字號每年二月起至八月終許令業載商鹽各處
水寨巡司遇到量發官軍弓兵護之成化二十年倭
周肆來貢弘治八年倭壽黃來貢十八年二月巡撫
應天都御史魏紳奏爲海洋之民習性貪悍好開幇
生中間盜徒起于爭利如崇明縣牛洋錢營等涉東
漲西坍無歲無之舊弊者多有極之施新漲者歸有
力之家貧弱賄徵富豪專利始則仇訟終則劫奪習

染成風遂至嘯聚臣等欲委官檢閱如先有而令野
先無而今漲彼此通融使田糧相稱與奪適均脫有
強梗不服者官調過衛旗軍舍餘發邊民發口外附
近衛所子弟家人多賊黨與假名公差陰實爲盜宜
從重問遣之正德六年朱素卿示壽來貢求祀孔子
儀注不許新人朱澄告言素卿本臣從子叛從夷人
守臣以聞儀部主客以素卿止使釋之令論王効順
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極無
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山鑿興遣僧宗設細川高

卷九

遣僧瑞佐反素卿先後次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聞
貨筵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鑽市
舶大監以重寶先問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
席間與瑞佐忿爭與相警殺太監又陰助佐授之兵
器殺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
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上客遂請
罷市舶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除奸豪家久之奸豪
狀負日積番人坐索不得償遂出沒海上爲盜詣貢
貨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嚇官府出兵捕之番人益怨

恨大肆殺掠而國中又多爲之嚮導於是工作瘋癲必欺毛瘋癲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攻城掠邑漸東大壞云游夷佛朗機遂滿剌加國王蘇端媽末面據其地遣使人貢請封會滿剌加使者爲昔吳等亦以貢至請遣將助兵而復國禮部議佛朗機初非真國侵奪鄰封立絕逐之仍諭暹羅諸夷以救患之義初佛朗機人別都盧待其巨銳利貞十馬疎世列等千人錫五大舟寇新會縣之西草海百戶上德恩截之生擒別都盧以衆二一八四月是親臨江督御

卷九

史宋統疏報詔安之捷因言閩賊歸部已深變且不測臣謹得所俘僞千總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交通內應卽以便宜撫都指揮盧贊海道副使柯喬斬之下巡按勘覈已御史陳九德劾統不俟奏竟擅專刑戮請治其罪生擒及僞等初都御史朱廷佐既報擒獲夷王之拔隨奏夷患率中國海居民前後勾引若長嶼喇達林恭等往來接濟若大搭嶼居民眺光瑞等無慮百十餘人今欲遏止將來之患必須引繩排根永絕禍本乞下法司以正憲典永杜奸惡者統等

去任都察院議下雜捕奸徒並土豪爲調數者大彰國法仍移檄各處有能告捕魁惡者重賞首改日新者聽免本罪且浙福海患相沿出此入彼宜令轄省諸臣一體施行報可按上海之事初起內地奸商王直徐海等帶同中國財物與番客中易皆日餘姚胡氏久留之謝氏頗抑勒其面諸浙案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口恐之曰吾將首汝於官諸奸既恨日卿乃糾合徒黨夜劫謝氏大具屠殺男及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申報河司云候縣入犯巡撫統上

小疑略記

卷九

令捕賊甚急又令并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於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奸畏官搜捕亦遂勾引易夷及海中巨盜所有劫掠乘汎登岸動以倭寇爲名其實真僞無幾貽承平日久人不加兵一聞賊至仰島臥室空廬爲空官兵望風奔潰蔓延及閩海漸直之閩調兵增餉海內騷動朝廷爲之厭食者六七年至謂東南之方僻乃勝之益患所從起者徵矣給軍村故橫得助朱統日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自行誅使無辜并爲

魚肉誠有如九德所言者。統既身負大罪。反瞻疏告。捷而銜舊復相與佐成之。法當首論。具百功坐視諸臣。通判翁榮指揮李希賢等。罪次之。指揮江有臨。知府盧璧。參政汪大受。又次之。拒捕者人。方叔羅等四名。當處死。餘佛南流武者等五十一名。皆安置。見存通番奸徒。當發配發遣。法司如覆。統登番遂違付獄。榮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有隆等奪休有差。統為人請。廉勇于任事。聞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而中肅清。走馬溪之役。雖張皇太過。然勘官務人具實功過。本明。

卷九

卷九

卷九

就竟坐憂憤仰藥而死。公論惜之。是時閩浙中大有力者。以賊艘為外府。歲私貢有額。夜輸無算。半視等夷。摩撫文網之懷。不逞者健羨。靡然從風。而沿海貧民。貿易之利。所得於賊。每得利市三倍。仰火器刀鎗諸禁器。必先製完好。開出以資之。而統務批其根。卒以不免。三十一年。倭流劫台溫寧紹破黃巖縣。七月而去。巡按林應箕。曰。閩初取制番夷。至為周密。後以海流不驚。戒備漸弛。伍藉日虛。棧棧朽敗。遇警輒借漁船應敵。號曰私哨。而官船廢矣。前都御史朱統議。

招福清捕盜船隻。勦治有效。因革留福船四十餘隻。分泊海濱。其台州海門衛。實黃巖之外障。故以福船十四隻守之。節年所憑恃者此耳。近海警益數。海道副使丁洪文。將福船盡數遣歸。其原設官船既眾。仍雇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慣戰。船非專業。聞警輒逃。全不足恃。以致羣盜竄行。失事之誅。非當首坐。得旨逮之。三十二年。倭犯溫州。參將湯克寬。斬其二十八級。貨之。三月。海賊汪直糾淳廣羣盜。島夷大舉。自台寧及蘇松至淮北。數千里。同時告警。七十。浙。昌。岡。

卷九

卷九

卷九

參將俞大猷。前帥攻之。始解。時有失。舟倭四十人。突至乍浦。平潮海鹽之境。官軍遇之。皆敗。十有六日。奪舟而去。賊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之。俞大猷。遂擊斬首九十六。參將湯克寬。圍賊於獨山民家。以火焚之。賊半死。餘遁于海。七月。巡撫應天彭鰲。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各以倭寇出境。浮海東。遽來閩。倭自閩三月。中壅岸。至六月中。始旋。留內地。凡三月。若太倉海鹽嘉定諸州縣。金山青山錢倉諸衛所。皆被焚掠。上海縣昌國衛南匯吳淞江乍浦。與諸所攻陷。崇明。

華亭青浦象山嘉興平湖海鹽臨海黃巖慈谿山陰
會稽餘姚等縣。焚蕩略盡。向來江南。繁盛安樂之區。
騷然多故矣。九月。崇明南泊。失風。倭三百人。不能去。
遠近震恐。湯克寬。班師守之。敗績于南沙。復追擊于
寶山。斬首七十三級。有倭失風。飄于福興化。流劫。太
守董士弘。指揮張練。糾民獵戶。繼之。時諸島寇舟。倭
居十三。而國中叛逆。居十七也。三十三年。倭犯太倉。
攻松江縣丞劉東陽死之。轉掠于蘇。湯克寬斬擊于
海港。百有八十。倭薄通泰。焚掠鹽場。深入青徐界中。

卷九

九

山東俱震。四月。倭寇嘉興。參將雷燧。敗績。周應麟。李
九律。薛綱。朱應。溺死之。遂陷嘉善。縣副使陳宗慶。既
禦倭去。入乍浦。犯寧海。千戶洪岱。文昌。徐王烈。俱戰
而殉。南兵書張經。言國初。凡開浙濱海之區。陸有城
守。水有戰船。故百餘年來。寇不爲害。其後法弛。弊生。
軍士有納料放班之弊。於是強富者。散遣老弱者。哨
守。船壞亦棄不脩。寇得乘之而入。清頭集兵船。以守
要害。追補納料軍士。以實行伍。請理積歲料銀。以造
戰船。上命張經往總督之。給事中王國禎等言。此

本兵議上禦倭方略。欲以重賞。招降賊首。正直等。臣
竊疑之。臣聞勝國末。海濱多警。東南巨寇。有欲至漕
運。萬戶及行省。參政者。迄終無救。何者。其心不服。而
爵祿不足以飲之也。殷鑒俱存。奈何復效。今四方草
盜。所在蜂起。皆幸朝廷不誅。無所創艾。就使部議
得行。降一王直。未必不生一王直。古帝王招撫。不邀
脇從。罔治耳。渠魁未嘗宥之。使渠魁來歸。宥賞以爵。
是賞以勸惡。人誰不爲。夫吾使民。皆趨爲惡之利。非
國家之福也。兵部曰。臣聞王直。本徽人。故與浙人徐

惟學。李大用。輩。通番入海。既而悔之。嘉靖二十九年

卷九

五

八月中。嘗爲官軍捕斬。游寇陳璘。王等。及餘寇。二
百人。欲以自贖。是時有司不急救之。遂陷今日。害故
臣等。欲像岳飛。官楊公。靈黃佐。故才。應以重賞。使歸
爲我。用以賊攻賊。非敢輕授王爵。示之弱也。上以
國禎等言爲是。清運侍郎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其
中有勇力智謀可用者。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
爲之嚮導。非包荒含垢。早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今議
者。一日復市。捕便。一日嚴誅。勦便。夫市非禦夷之體。

誅妨奸生之德。臣愚欲乞 聖明廣收武勇中令各
撫按等官。於軍民白衣人中。每歲查舉有膂力膽略
智謀者十餘人。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無事
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並議官職。不然
是數人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德芝者。益至滋
蔓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中。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
縣。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和 陽築城。又遣魏國公輝
祖。江陰侯高 吳練兵。又遣都督商嵩楊文。劉德山
戰。又遣都督於繼。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

卷九

將猶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寧侯庸。趙招撫
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蛋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
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宣諭倭奴。下洪
武二十五年以後。海夷始靜。不得泝淮。付之無何而
已。倭犯吳江。指揮夏江。中流矢死。流功嘉興。參將俞
大猷。敗之。斬首二十三。又敗之。長蘆斬首十有八。八
月。南太僕章瑒言。北者江南之變。起于內地。游民。刑
賊重賞爲之嚮導。我兵倉卒無備。徒手搏戰于溝塹
沮洳之鄉。故算出輒敗。夫兵者。因地形者也。今六七

郡間一村百落。皆爲戰塹。敵形至難制者也。郡縣官
相率開城。使各鄉兵當賊左矣。令急築城。堅於諸鄉。
使固守于郡縣。以待戰。今新設軍門。止以空文遙制
千里外。如兒戲耳。法莫如重將。重將當自門始。使
參佐徧釋一粟束釣。而後兵可使。亂可定也。政體不
素立。郡縣之與督撫。相視如客。率然臨變。上官設督
之。而主者亦浸處之。軍情則苦倫不調。官幣則出入
無稽。或一人兼數人之食。或數日無一餐之飽。或一
家而數役迫之。或一人而數官臨之。日昃間已成胡

全志

卷九

越。視百里之外。裁夫調兵。非計也。臣謂訓練主兵宜
募粵楚青齊近海丁壯。及罪謫者。居之海墘。給配田
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計無便此者。外賊易見。內賊
難知。東南大變。皆奸民釀之也。治外賊以兵。治內賊
以誠。倘郡縣得人如龔遂者。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
時循拊。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時倭也
于柘林。而募兵參將李逢時。皆回以山東徐子六千
人。遇賊于新涇橋。追斬八十餘人。計國仍從間道。募
賊伏起。指揮劉勇相。陣死。我兵大潰。詔卹死事者。

以涉兵涉船。付食事任環督之。令山東兵還。倭犯海門。兵備張景賢。賊其家于呂四場。海賊犯潮州。指揮黑孟陽。擒斬以二百計。三十四年二月。先是工部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策。疏下部覆。謂祀海神。降德首。增水兵。募餘力。察賊情。俱稱軍政。請下督臣酌行之。其差山賊。恐致擾。不必別遣。會崑山致仕侍郎朱隆禱奏。請添設巡視福建都御史。竝開互市之禁。上諭。閣臣曰。南北兩款。本兵部所擬。知者。文華降。給二臣疏。似不同。從奏者。當有依焉。今南賊其。固定。

卷九

五

養教恩深。豈以慈憐而忘先德。卿等其集兵部升臣。示朕此意。令就忠獻以告。於是兵部書。豹等。震懼。請罪言。文華之疏。臣度可行者。已奏可之。其事有望。展者。亦復疏陳。其略至隆禱奏。設巡視。引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科臣亦謂示弱。兼以北粵之事。為監。皆駁寢之。昨歲文華已有市舶之疏。臣惟祖制絕。後朝貢。不開市舶。良有謂也。得。有南北兩款。倭殘尤甚。豹等。何有忠獻之告。豹益惶懼。上便宜五事。上切責其。撫拾舊文。各降奪有差。蓋本兵部不議。

遣文華故也。初文華條便宜。首請遣大臣祭東海。禮部復如其言。上以問大學士嵩。嵩言。遣大臣往祭。即令察視賊情。訪求長策。或即用文華亦可。上乃命文華往。文華本嵩私人。復自以奇策術。得幸於上。既出。憑寵自肆。所睚眦。即立催仆之。有司望風。震懼奔走。既未恐後。公私賄賂。填人共室。江南為之困敵焉。至於牽掣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雖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盛。皆嵩引用匪人之罪。四月。趙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時倭據川沙。汪柘林。

全通略記

卷九

五

為塞經冬。津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及狼兵至。人心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滋等。遣狼兵數隊往。未哨。賊乘隙。邀擊。防有斬獲。文華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剿。至潛匿。遇倭數百。與戰。不勝。頭目饒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衆兵久亡。甚衆。於是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矣。巡按胡宗憲。請以日本貢不及期。遵例阻回。令有司移檄其王。問。虜夷人寇之狀。詔曰。可。永順宣慰司彭翼南。保靖宣慰司彭盡臣。各統土兵三千。至松江柘林。賊過金山。我兵大潰。犯寧。

熟知縣王鐵。斬首百五十。遂奔江陰。參政張景賢。俘于狼山。敗其倭巢。柘林倭新倭。四下俘。犯嘉興。參將盧鏜。督狼兵千石塘浮。大敗之。賊北走。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兵追擊。共斬一千九百有奇。東南蕪鼓。此其第一功云。御史屠仲律。曰。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嘉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淳泉福人十九。雖柴餉倭夷。貨多編戶之資。民也。皆開海上家。勢為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陰相窩藏。果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可設險防拒者。始自浙東。西大江。

卷九

以南。濱海數郡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甌。入黃花港。則近歸石。而通溫州。入海門。則近新河。而冠台州。入寧海關。入湖頭灣。則窺象山定海。而瞰寧波。入二江口。則搖尾於紹興。入蟹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則流毒於嘉興。入吳淞江。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丫港。則扣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蹟山。或遷跡於大七洋。及大小甬上下川。則其要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灣。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關。絕湖頭灣。遏三

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蟹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七丫港。楊馬蹟大七洋。大小甬。上下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近日徵調各處民兵。遠近四集。徐邨山東永保川廣。及平門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老財殫。竟不克庸功之奏者。請指其弊陳之。先發後行。趙期始動。而平未啓。先聲已聞。一也。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實行突進。動陷伏中。二也。守不據險。也不列要。奔急救難。賊迫我勞。三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殺賊。易水變師。突

卷九

卷九

然未前。不能別讓口也。兵不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帥以未識而之將。五也。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成之恐。退無伏鎗之虞。畏敵而不畏將。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七也。糧糗不儲。芻料不則。遠兵勞役。無糧未至。得腹待饑。窮愁思歸。八也。上不精選。勇怯無辨。前發後解。譟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竭。或見先奔而膽喪。九也。地狹人眾。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所長。十也。十弊不去。雖頗牧

操刃責言執戈終莫能濟沿廢各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壯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私室而不樂報名公家何者公家勢遠而文繁也家民保村里則有餘充行伍則無益何者行伍人多而心力渙也順其情相其宜振作鼓舞之必有妙術近蘇松嘉湖之民嘗有糾集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殺賊奪其輜重者隨爲官軍劫財奪功夫居民出百歲之力辛被劫奪曾不獲分毫之報激果怨失民心矣行民團結自相防護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司慨謂其

全忠略記

卷九

疏

能遂報名人官以故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更沮其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嚴禁官軍不得懷奪民功斯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所以自效矣後寇山東日照至淮安副使李攻攻之斬四十五又倭千人犯蘇州蔓于江陰無錫間總督直隸浙福右都御史張經以平望王江涇大捷來聞先是趙文華疏經玩寇有旨建經至是捷音至兵科李用敬問經雲顧弘澤袁世榮高敏學等因言經兵頓失事罪之誠當今獲

首功以千計倭奴奪氣我兵激奮之時宜乘勢搗柘林川沙窪之穴以鐵醜類若復易帥恐快機會上覽疏大怒手批之曰張經欺惑不忠聞文華之奏方此一發是何心也此輩黨奸惡直沮法甚上令各杖五十黜爲民已而上心疑之以問大學士高謨言此事臣昨問臣階臣本二臣松浙人言官經奏冠覆賊殃民糜餉肝狼兵初至氣銳經禁久不進凡氏憤曰我自衛軍糧不效尺寸何以歸文華憤不能干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賊經聞事文華心身

卷九

殉國宗憲勇敢有膽此上天垂祐塘墩上乃遣官賜文華銀幣方文華發疏時承保兵已全浙具叩仰有石塘灣之捷益經以兵機貴密文華宗憲宗憲既沒不輕與言今戰勝嵩乃言文華宗憲合謀督兵探甲經乃後至殊失事實狼土兵實服經威名經敗走衆志即泮渙周珖楊宜皆庸懦非濟疑中止受制文華宗憲由是倭患日新而狼土兵復爲地方患若東南愈不可爲矣兵備任壞總兵俞大猷及永順兵繼倭於陸涇壩得銀二百七十又敗之千王江涇斬級千

任環又敗之于常熟金山共殺三百五十趙文華以
上給宣慰賞常熟尹王鐵及鄉官參政錢泮爲
賊所掩喪于軍詔贈以卿蔭其子錦衣子嗣祭儀
犯紹興鄉御史錢鯨見殺遂流劫杭州俞大猷水戰
于遮洋得級百有三十倭犯黃浦殺遊擊周藩于是
巡按周汝斗彈劾總督大帥以下玩寇狀上責曰
近日江南調至狼土諸兵不爲不多督撫官遲疑觀
望養寇貽患新賊繼至合勢愈熾又欲增調不過假
此遷延奚有實心平賊之忠江陰知縣錢鈞死于賊

全越略記

卷九

三

陷九里山伏中贈廕有加三板沙倭出洋任環俞大
猷擊之于馬蹟山斬級九十三是日倭屯嘉定民家
環投火焚賊盡燒之總督周琬極爲民以楊宣代之
草巡撫李天寵以胡宗憲代之副使王崇古斬蔡涇
僑于靖江四十首餘者焚之於民宅中高卑逃倭爲
浙兵逼出濠嶺入歙縣積溪流旌德過涇縣破市陵
官兵來援引弓射之賊悉手接其矢請軍騁潰蕪湖
縣逐陳二道父子俱死嗟乎零賊僅六十七人耳所
遇莫可誰何縱橫蕪南岸渡北岸商民登屋以瓦石

灰覺下賊奔去趨太平時據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太
平督鄉兵義勇禦之火敗城中人斷浮橋而守賊往
江寧指揮朱襄戰死直趨南京我兵不敢對自城上
投之以火城中亦獲其間諜賊引去江南全涇許浦
白茆之倭爲俞大猷劉銓沉其舟賊首百有五十風
風大作賊溺亦互溺焉南京倭由秣陵關入溧水所
至望風先潰遂入城流溧陽趨宜興一晝夜奔二百
里至潛望都御曹邦輔圍之柘林倭出海爲金事董
邦政所擊前後追于寶山百六十有八倭流至寧亭

全越略記

卷九

三

及太倉指揮張大綱被殺邦政領把總黃宇以沙兵
購之及於楊柳橋盡殲其衆此自紹興狼奔豕突數
千里歷八十餘日始滅矣時趙文華以蘇冠之捷已
不得與爲恨見調徵咸集妄謂陶宅之爲柘林餘孽
也可一麾取浙撫胡宗憲阿文華意大言冠不足平
文華喜營于松江之磚橋約應撫曹邦輔兵分四道
賊悉銳來衝浙陣先潰直陣亦陷伏中自是賊勢益
熾台州亦有倭艘泰將盧銓擒其烏魯美斬計四十
而三舟盡焚兵備稍肅亦督五千來攻陶宅不效

應撫曹邦輔以許堅之捷聞而敘節邦政受列之力
文華被陶宅挫劾忿甚乃委過于邦輔邦政曰總易
逐難徒作功級乞加寬之部曰所謂逐難陶宅也所
謂總易許堅也籌量聲勢難易分以流劫之利弊
清也聚之蕃衆益復變矣尚佚事平總較功過部
下邦政于督臣建聞初文華聞蘇冠得威趣赴蘇撫
爲已功比至則應撫露布行文文華遂大怒乃以陶
宅玩寇坐輔政而督臣楊宜心知邦政功重失文華
意受其譴詆邦政故違節制不自保其矛盾云御史

小史略記

卷九

周如十言近日多本地鄉兵之功而狼前兵自浙敗
一無足用川兵未見可否何卿沈希儀昏聩哀憐
罷遣二臣並徵兵之令上曰可給事中徐爵言近
見督察侍郎趙文華請罷應天巡撫曹邦輔總兵俞
大猷巡剿在九月十一日浙江次日方進則役問之
罪不在直隸州今蘇松民士謂邦輔實心任事稱不
容口其前流劫留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此了然
遽請斥罷文華之意殆不可能時東南用兵寇勢力
熾臣恐有妨大計竊謂事體一則責成專而無後

此率制之患昔者漢祖任韓信專問外雖智如張良
不使干與所以能成大功方今江南之事督率不嚴
力略不慎罪坐總督鐵鞭不敷調遣無法罪坐巡撫
軍容萎靡戰陳退縮罪坐總兵策應不前田竟殘破
罪坐郡縣簡察無實功罪不明或昧後專斷強人從
已以致捷敗罪坐督察上從其言倭至浙之平陽
衛弁祁清劉慈問客不克而死倭至蒲之興化衛弁
楊一茂及福清弁童乾震俱被害部各贈賚之尉
浦寺之倭川兵遊擊曹克新斬其百三十級賊奔入

全史略記

卷九

川涉窪俞大猷兵備王崇古及于老鶴嘴敵百有七
一遂奔上海而平陽之倭劉及劉綱張澄俱死是時
洞密兵太多督撫率無長略不能以恩威駕馭諸兵
恣睢不奉約束曹克新所領川兵得衛二百應戰殊
力天全土兵筠連擊手奮銳亦斬七十乃西陽兩潰
我軍遂亂大渡河千戶李燦成都百戶鄭彥升死之
諸軍大奪氣蜀與齊兩兵相觸而西陽大掠奪舟徑
歸趙文華稿慰之不敏詰而陽兵赴湖平九江行劫
並殺其獲送官曲禮朝廷雖尊領軍者俸耳均後

自東清犯上虞會稽者爲典史吳成器所斬百有二十。三十五年。饑倉之寇。合係於曹娥江。留守王倫。督土司田九霄等。斬其二百有松江新場倭。傷長參將。尚允紹。亡卒半千。總督楊宜。請大調邊兵。部持不可。宜聞。洩不足應變。勤楚粵黔。閩越中州。齊軍咸會。宜袖手。憑張經之。陷。誦奉文華。極其早懷。文華。別願。薄之。然亦不怒。及土舍彭超之敗。承順日。田豐年等。皆沒。按臣秉文華意。欲厚宗憲。遂劾奏宜失職。召文華入京。封冠起時苦無兵。今兵集苦無督者。上

以爲然。罷宜而以宗憲代之。四月。昨歲浙江巡撫胡宗憲。請遣使移諭日本國王。禁賊島夷。并招還通番。商犯立功贖罪。既奉。旨。遂以寧波生員陳可順。將洲往。及是可順還言。初自定海開洋。爲颶飄至日本五島。遇王直毛海峯。言日本國亂。王與其相俱死。諸夷不相統攝。須獨曉之。乃可。我輩昔坐過番。以窮自絕。實非本心。乞得通貢互市。願殺賊自効。遂留荊洲。傳諭各島。而以兵護可順先還。宗憲以聞。且言洲等奉命出疆。法當徑抵日本。偶遇海峯等。于五島。即爲

所說阻而旋。隱情未可逆觀。乞令本兵議制。駁所宜奉以從事。疏下部覆。東南自有倭患。以來有言悉輒。海奸商。王直毛海峯等。勾引島寇者。有言彼國遭荒。米貴。各島小夷。迫於饑窘。乃糾衆掠食者。用兵數歲。捕獲亦多。招報參差。茫無可據。直等本我編民。既爾効順立功。自當釋兵歸正。乃絕不言及。而弟求開中。逼貢。應若夷酋然。此其姦未易量也。宜令宗憲等。振揚威武。曉諭直等。勸除舟山等賊巢。自明誠信。米海瑞清蕩。朝廷自有非常恩賞。俟將滿回日。保無他

變。然後議市。貢事疏入報可。倭破慈谿。殺知縣錢煥。鄉副使王鎔。時浙東則慈谿獨餘。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皂林。皆賊巢。前後萬人。江甯後給至犯瓜儀。流至圖山北。無爲州同知齊思魯帥師迎之。斬百殺至安港伏發。恩父子嵩叔等二十一人皆戰死。倭乘勝至金山。殺千戶沈崇王世臣于江中。遂犯西庵沈莊清水。俞大猷董邦政擊之。趨浙早林。倭擊宗禮帥九百人。禦于崇德。三捷。得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皆辭易稱神兵。會三里橋。阻軍潰。繼與候視何衡俱

死之。是役也。禮驍勇敢前。用寡敵衆。血戰第一功。雖陷敗。然海等亦病創奪氣矣。初文華言。幾俟無幾。旋當清蕩。已而海警屢至。因上屢詰懼誅。乃改李。點諱謗爲脫罪之地。上大悅。陞文華尚書加官保。高因薦文華有文學。宜供玄嶽。上不允。及是倭患日甚。浙之東西。江之南北。攻城殺將。羽書日夕數至。部議遣大臣督兵往援。業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上復諭大學士嚴嵩。以南地人事物情。再問文華。令簡瑯以實對。嵩知上覺其欺。詞窮且見譴。乃令

不遠千里

卷九

一

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從中爲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侯文華至。宜仍遣督察。則諸臣不敢欺。戴冠減可期。上乃止。良才勿行。令文華卽往提督。賜勅遣之。文華因奏薦文武官知兵可用者。副留守朱仁。守備朱應。戶部郎中陳惟舉。工部郎中陳茂。禮部新補雷州知府盧孝達。原任漳州通判黃元恭。請悉發自隨。與良才舉何鳳郭仁一體效用。蘇松冠自黃浦遷于滄。俞大猷以水師斬其三百。冠陷浙之仙居縣。副帥盧璉。從彭溪斬其二百。倭寇復圍澎湖。阮

鶚于桐鄉。胡宗憲遣使爲問于賊百餘。諸陳東而聞解。海有懸撫意。期官軍擊倭于魚山。再敗之。舟山三敗之。滬表。宗憲奏于行間實之。浙西冠惟陳東所部最強。久擾新場。旣而徐海復上。與之合。相經之。海先在三里橋陣傷。推東前進。久之不克。及胡宗憲問使至。海應其兵遠退。東不得已從之。於是東遂與海有隙。宗憲微知其情。乃乘間急說下海。使爲內應。海許諾。卽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帥其所部五百餘人。離乍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

不遠千里

卷九

一

果用大攻之。連戰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稱是。奪回被虜男婦七百餘人。餘賊有遁入海者。前據鄞城。引兵追擊之。沈其舟。無一人得還。趙文華胡宗憲阮鶚以乍浦提聞。時浙東仙居。浙西桐鄉。二大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已敗之。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及蘇松寧紹諸處。相繼告捷。賊勢日衰。徐海旣縛獻陳東等。退屯梁庄。聽撫。時索船索賞。進退未決。其部衆無所得食。稍出營擄掠。至是官軍四面俱集。保靖容美兵自金山至。順兵自乍浦

至趙文華遂欲乘勢勦海。執海衆劫掠爲詞使人責問之。海知有變。乃阻深壑自守。爲迎戰備。信好既絕。我師遂薄賊營。會大風縱火。諸軍鼓噪從之。海等窮迫皆闔戶投火中。相枕藉歿。於是浙直倭寇悉平。九月趙文華奏上功次。請錄土司彭蓋臣彭翼南彭明甫彭守忠等。及文武將吏績。祭告郊廟。上嘉悅。陞齊有差。三十六年江南自乍浦沈莊提後。浙直悉靖。惟寧波定海舟山。據險結巢。時上兵狼兵北兵萌兵已遣歸。而川貨所調。豚豕大刺。鎮沃桑植六千人。

卷九

總兵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夜大雪。賊出覓殺。土官莫翁送。諸軍競怒而進。以棕葉捲火礮之。斬首百四十餘。悉死。勦實資有加。特斬倭役犯江北如阜敗之。凡二千。流劫海門。犯高郵。掠陽徐。入寶應。衝天長。鄧升田沃岳君寵皆死。敗趙肝胎。突泗州。由鹽城至廟灣。破清河。安東兵備于德昌。參將劉顯率苗兵殲其渠首。得級百。賊焚溺者衆。遜下刀門港。命侍郎江東督山陝保河兵。往淮揚行剿。舊督楊宜之遣鄭舜功者。流于日本。翌後。蔣洲之宣諭。終不得見王。

亦僅至五島山口。豐後而止。其都督源義長遣傳德揚等護之歸。具方物奉表稱罪。欲修貢。初蔣洲之再往入倭也。徧歷諸島。披誠勸諭。倭衆唯其言是從。又聞徐海誅。請貢益堅。洲以是年五月歸。稱與直舟同。水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洲文華在工部。力言洲無他。而禮部會廷議。皆是。按臣乃命罷貢治洲。洲既逮。陳論倭始末。及言直以誠求。其未至必有所阻耳。九月直至。泊兵定海。仍同洲來實以觀風損母也。宗憲乃使人招直。願見洲。洲方

卷九

對理。疑獻望不遂。遣千戶夏正質舟直索與正。誓許遂請軍門請罪。具言其與洲戮力狀。乞得弟海中自效。宗憲慰籍之。使居關館候命。陰束縛之。直義子毛臣聞直至。殺夏正。率其徒。叛入舟山。論討直功。宗憲加宮輔。夏正廢于指彈。蔣洲既釋。罪出獄。竟窮死。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相倍。直因以十萬金。托龍文謁嚴嵩父子。冀得授指揮銜。引浙中三司。與巡按周斯盛議。汪直棄宗滿。背平勾夷謀。叛王汝賢越關出境。通應解獻。關庭顯戮市曹。其倭禍原在直。

上汪直葉宗滿就復梟示王汝賢處殺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爲奴。萬父子受賄欲擬投降有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滿曰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減乎滿曰原著兵部會法司法司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即議本減法司亦不敢會名萬父子弗然不應竟梟旨云汪直背華引夷罪逆深重皆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復饒

卷九

望

死發邊衛充軍嗚呼威靈之勢臣身首異處而葉賊幸全驅荷戈黑則張經李天寵求如宗滿汝賢二盜之多金庸可冀乎三十七年新倭大至廣東千戶張喜高洪死之犯溫台及興泉同時登岸破福清縣執知縣葉宗文舉人陳見學訓導中涵馬賊而死戾惠安縣尹林威登陞守之五晝夜不克往焚南安縣而林威乘勝追之陷伏中沒參將尹鳳衝倭之給饑所斬幾二百虐焰少熄浙西倭分掠樂清永嘉捐擄劉茂朱廷鎰千戶周賞俱陷于白塘港鄉宣僉事王德

見發歸治失事者並優蔭死事者倭復破福清南安二縣初宗憲誘直下獄毛海峯遂與直絕與倭日抄善等列獨舟山阻以岑港海中苦毒霧賊憑高死關我兵不得利倭犯浙象山副使譚論戰于馬岡斬其七十餘級舟山殘孽福住柯樞宗憲陰縱之出海誘害閩廣倭既泊于沿嶼閩人大譟謂宗憲縱賊也南臺李珣勅之宗憲疑俞大猷以聞故相爲前具情於是獲罪大猷以自希得旨逮繫陳等失請狀新倭大至攻福安破之廣後來往漳浦間而舟山之孽

卷九

望

結賊洪澤珍尚屯沿嶼新舊寇偏海上聞將黎鵬舉敗倭于七星山斬首六十七福州府遂得全續有倭犯江南崇明江北通州捐擄衆如敗績頗盧鏗引兵哨遇之殲其百三十人寇斂入三沙不出江北副使劉景韶同遊擊丘陞三戰三捷丁卯如旱游安其得級百盡銳復攻于潘莊又得級二百自南河以來之寇至是勦絕廟灣之倭合攻雁安巡按李遂督會九新大賊于姚家灣斬首五百四十餘劉景韶復擊于即莊新洲斬其百二十首以火攻之復得二百十六

流劫之賊悉死。惟是廟灣、揀險固守。我兵環而攻之。李遂填撫鳳陽。堅以水陸斷其糧道。用圍困之計。而通政唐順之視師來。謂冠不宜玩。環甲持矛入險。失刊順之乃以經略三沐行。我兵百計挑戰。賊終不出。劉景乃夾樹填壕焚其舟。圍之數月。賊因夜雨。遁入蔚順風占我兵據其巢。頗有斬殺。江北悉平。兵部因寧紹溫台之警。駁行。宗憲曰。杜威舟山逐勦幾盡。謂崩子適矣。春汛。臨。卒然四集。無慮數萬。登盡島。及是乃其煽亂。謂之來。及其少憩。謂之去。乘其少挫。公遂略記。

謂之捷。幸其他往謂之安。征調催科。將致生變。宗憲等重寄其若之何。上切責之。倭坐落嶼經年。圍福州郡城。一月餘。賊破永福縣。至是。毛海峯移衆南。建屋而居。唐順之往三沙。而宗憲亦檄官軍。令綜出海。擒斬以百。遂奏捷音。三沙倭失前門。將化揚州。劉景韶等縱火併力。得級三百。賊勢頓傾。值江南副帥劉燾以銳卒千餘來。李遂恐垂成之功。互懷致愆。乃檄諸兵盡屬之燾。白駒半化七電諸處。各斬首四百餘。其衆悉殄。承福後出梅花洋。裨將尹鳳張僞。分賊

罕之迫于橫山前後二百有九十。總督宗憲聞無之。報捷者一千五百六十餘級。方蒙獎賞。而甬清長樂。及王麟賄港之罰。又繼報矣。三十九年倭寇六千人。流劫湖州。福建以亂。募調廣兵。多輕剽。無賴驕蹇。稍資不歷所欲。即鼓行爲盜。白沙縣將樂攻泰寧破之。守弁王地劉兆元戴權俱死。而開撫劉燾張大其詞。曰。四五月間。新倭合於廉濱。月港之聲。直初驛。棧所下興泉。凡斬七百有奇。溺焚倍此。部敘蓋功第一。四十年潮州府大城所。蓋容兵挾之。爲祟。知府何贊正

卷九

捕海夫劉伍等。擒斬二百有差。宗憲奏報。前後爲平。戰海者六戰。陸者十有。二前後計一千四百。十六人。參將戚繼光爲最云。四十一年倭大至。自浙來者。合福寧連江。賊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諸縣。殺掠擄掠。天祇自贖來者。合福清長樂。賊攻陷玄鐘所。殺遊擊倪祥。延于龍巖松溪大田之境。戚繼光劉燾。復連破賊于平港。宿寇盡平。及引兵還浙。而寇合攻興化。匪月。悍卒勞罷。賊夜以布梯薄城。關門。城中始覺。參將畢高參將翁時器。絕城背道。同知奚世亮。爲賊所害。

四十二年閩撫游震得告急乞以戚繼光駐北路之
福寧州以義烏兵隸之。俞大猷駐南路之月港。以歐
陽深謀之急起參政譚綸領浙人三千而令兩廣軍
門張臬攝其南灣之巢。時劉顯來援興化。見其勢盛
也於江口與化素仰顯威名。冀滅此朝食。而顯坐以
相機。共坐賊船矣。興化倭陷平海衛。殺歐陽深。遂轉
掠寧德。已四陷之。劉顯俞大猷。遂擊十巡浪。斬首五
十。而戚繼光漸兵至。夾擊于平海。大破之。斬首二千
二百餘。福州以南。諸寇悉平。閩撫譚綸以上海提聞。

分道略記

卷九

武臣則繼光居最文臣則汪道昆。萬民英等義士則
許朝元劉文敬等。部防敏之。四十二年總兵戚繼光
擊山遊餘寇。盡破之。王浚洋斬首數百。遂奔漳浦。繼
光自持短兵。分爲五哨。緣崖破寨。又斬數百。其零賊
流入廈。初歸善縣盜溫七伍端敗。潮參將之陣。未幾
七被縛。端詣軍門。求自效。端卽所謂花腰倭也。粵撫
吳桂芳。粵帥吳繼爵。受其降。爲前驅。同伐十那磨。焚
斬四百。上嘉賚之。閩寇之流粵者。適土漢兵大集。
俞大猷湯克寬。設伏以待。泉斬約二百人。所得零賊

又千餘。倭乃殘。四十四年倭至江北。副帥郭成。逃其
舟。所斬百三十。倭入浙台山。及福寧。戚繼光斬五三
百。先是視師通政唐順之。條海上事。有口國初海島
近區。皆設水寨。今雙嶼烈港。浯嶼諸島。海賊巢據者。
卽其故地。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亦多。及金塘五
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古來居民。置鄉之所。悉皆墾
種。浙廣福三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利權。操之
于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省已廢。官今諸
附時修築。漸撫劉繼言等。波普設市。卽司聽其貿易。

全邊略記

卷九

征其船稅。行之未幾。近奸侵利。故議裁今。臣安焉。又
欲議復。海上港口多。而兵船少。此舉一聞。島夷嘯聚。
有不可勝言者。戶部亦以爲然。事遂寢。四十五年官
軍圍海賊吳平于南澳。已大破之。會俞大猷部下
湯克寬等趨之不利。平走漳林。按臣劾大猷。罷之。命
戚繼光兼制潮惠事。隆慶六年。廣倭犯新寧。高雷官
軍與賊島。殲俘斬二百。以捷聞。萬曆三年。倭寇廣東
總兵張元勳。破之於電白。二十年。命出師援朝鮮。朝
鮮雖爲中國屬國。故亦臣附日本。日本酋平秀吉。起

自人奴累以雄傑善兵。致位闕白。將謀篡國。命行長平秀嘉清正等。率舟師直逼釜山。陷度尚。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人望風奔潰。王李哈爾王京走平壤。復走義州。願內屬乞援。日本清正出平壤西。復朝鮮王二子駐兵咸鏡。督撫以聞。本兵石星議遣人探之。翰林道其昌以妾父黃應賜薦有言其狡。乃用嘉興人沈惟敬奉帖諭朝鮮王。別令副將祖承訓史鑑將兵渡鴨綠抵平壤。拔之。倭酋平秀吉於山城召自號大閼王。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祖承訓兵至

全邊略記 卷九

平壤。爲倭兵所蹙。史鑑死之。石星募能入倭關說者。沈惟敬請往宣諭。遂抵平壤。行長令牙將以肩輿迎之。執禮甚卑。稱秀吉曰大閼願入朝。與朝鮮並爲外藩。惟敬歸報。石星以聞。加惟敬遊擊。往諭倭散兵歸島。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略。郎官劉黃裳袁黃爲贊。虛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時趙志臯當國。張伯新奏志臯虛已。馮之位引楊一清翟鑒故事。欲經略東陲。志臯故舊之。石星乃推宋應昌位。頗不悅。宋請副遼兵將。星希位意。用如松。而應昌已遣惟敬入平壤歸矣。

如松至軍。大會文武將吏。見惟敬而叱之。參軍李應試請問曰。君何不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此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爲然。遂督師東渡。二十一年沈惟敬三入平壤。約以新正七日李提督齎封典過肅寧館。行長命牙將二十人來迎。副將李如松易倭窠。伏甲士擒之。倭驚潰。逸去僅殺三人。以首捷報倭將。還告行長。問惟敬。惟敬曰。必運事。造情兩誤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平旦行長狩。風月樓候箭。然倭俱花衣。火迫迎候。如

全邊略記

卷九

松分布將士。營入城。諸將畏倭遠。莫入。彤遂陷。倭急登陴拒守。如松麾兵攻之。論諸將無割級。南將吳惟忠奮勇登城。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大捷。兵渡大同江。還龍山。旦日如松入城。遣人竊級上。有功南人西人皆無級。一時譁然。贊畫袁黃面折如松。以三不可。經略乃令遼人均功。與南西軍。升以一級敘惟敬名下。以大捷聞。遼人之竊級也。多朝鮮人。膺首朝。朝鮮人恨之。詎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信之。輕騎趨碧蹄館。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死。倭人圍之。僕夫李

友昇力戰。援如松出圍。遼兵過橋者盡死。友昇亦戰死。仍以猝遇倭。闕殺捷報。大兵退守開城。然東師自碧蹄之敗。軍氣大索。有謀言清正截鴨綠江。遮我歸路。經略宋應昌茫然無措。劉黃裳議還遼避之。袁黃幕客山陰馮仲饒。請使清正說之。因請同事金相爲副。應昌贊之。奉諭帖以往。至咸鏡。番相外觀形勢。而仲饒單騎突入倭營。清正盛張軍威迎之。仲饒立馬大言。清正懾服。率諸酋跪拜受諭。亦以秀吉受封爲請。仲饒曰。先還朝鮮。王子陪臣如約。然後可。清正唯

全邊略記

卷九

唯隨令王子陪臣見與訂盟。交割王京。仲示拔寨東還。仲饒誑之曰。恐朝鮮人有邀之者。慎防之。清正脫行。金相領健卒百人。俟倭盡。邀其星落者殺之。黃裳忌黃收功。責其通倭結好。仲饒示以所殺。乃愧服。分級十之三。與劉門下應昌敘其事。如松怒。揭仲饒責倭宵遁。論以軍法。升揭袁黃罪。袁遂削籍去。如松欲乘倭情歸擊之。而倭爲步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去。別將劉綎查大受祖承訓等。各進屯險。倭大驚。前移釜山。屯種爲久戍計。兵科侯慶遠謂全師而歸。所獲

全邊略記

卷九

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我兵以大版歸。經略疏請倭盡歸。量留防戍。提督李如松駐師平壤。餽餉不給。叅軍李應試曰。師老糧盡。坐待何爲。沈惟敬馮仲饒不足使乎。如松乃詣定州與應昌謀。遣副將查大受得倭文一通。詞意甚謹。不復以入。正紀年矣。稱萬曆。解陪臣云云。如松乃召惟敬私語。定計以親信守備胡澤副之。駕小舟直趨龍山。行長日。往事不必言。大間托我大事。今日天朝如何。惟敬曰。經略提督殊憫惜。弟無降表。難以據奏耳。行長曰。須人使至南戎。會大間赦之。惟敬還報。應昌以謝周梓。徐一貫爲正副使。齎諭帖往。惟敬先馳報行長。行長集士秀忠。平正成諸酋于王京。還徐謝二使入。二酋曰。必責我衆還島乎。沈大人當送至釜山。四月十七日。倭衆出王京。如松令諸軍次第進發。正成行狀上。經略提督獻米五萬石。諸將各分市于其下。兵士大相以安。黃應賜勸如松歸倭。可得利。是晚度島嶼逐之。倭人還兵復營。遂攻下晉州。沈惟敬及二使至南戎。崖平秀吉貌禮甚恭。付還王子臨海光海二君。及相

將三人三都八道悉還朝鮮王。使小西飛禪守藤齋乞封表。隨二使人境。八月東師歸。上諭本兵許其封。勿許其貢。宋應昌再遣惟敬人倭營。趨謝表。十二月以侍郎顧養謙代爲經略。宋應昌及李如松等取。而二十二年秋。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受代于寧遠。宋應昌待罪都門。子告歸。劉黃裳亦論去。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先已西還。倭使小西飛西廣寧。秀吉表文且至。養謙具奏。身任封倭。千年可保無虞。下廷議。詔小西飛入朝。羣臣改奏言不便。已而定議。命臨

全邊略記

卷九

淮族子李宗城都指揮。楊方亨充使。同沈惟敬往倭國。封平秀吉爲日本王。二十三年。勦衛李宗城來使往日本。所經行之營。尤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義智夜飾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義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併欲淫之。智怒不許。通謝周梓廷隆與宗城欲殺之。隆誑其左右曰。倭奴三三兩兩。躡足附耳。似有變。宗城懼。棄壘晝夜逃。比明失道。自縊于樹。副使楊方亨聞于朝。臣工聞然。督撫直指皆言。倭情未常有變。

正使自爲奸人誤耳。乃改方亨爲正使。惟敬爲副。立限渡海。二十四年。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烏撤蓋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接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禮畢。領使者備至。朝鮮王議光。海岩致賀。已而聽嬖臣李德聲言。使州判奉白土綸爲賀。秀吉怒。告惟敬曰。若不想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貨。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吉曰。今爾石叟子兵丁彼。候來聞天子處分。然後撤還。翌日具貨物數百種。本員遣使

全邊略記

卷九

齋表文二通。隨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謂使于朝鮮。取表文通驗。其一通謝恩。其一通乞。聖天子處分。兩國是非。衆皆謂眞僞未可知。而異議紛然矣。二十五年。石星請自往朝鮮。論兩國就盟。退兵不許。再議東征。先是總督孫鑄。別令其下葉靖國。致禮清正。約殺行長。付封典于清正。成功爲清正所斥。孫慚阻。乃欲破壞封事。與石星相訐。刑尚書蕭大亨欲代星。任。捷其功。張位在內閣。必欲以武功表異。于是科道爭論。星辱國就遠。而孫鑄亦罷。遂以邢玠爲總制。麻

貴爲備倭大將軍楊鎬爲經理。楊汝南丁應泰爲贊。畫麻貴抵遼陽。請濟師。邢玠疏請募土漢川浙兵并調。勸遼宜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松水兵。劉綎督川兵聽勸。貴密報候宜大兵至取金山。則行長擒清正已走。去玠以爲奇着。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麻貴至碧蹄。以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生浦。梁山當東西扼險。再請益兵。大學士位請屯田于開城平壤。朝鮮王曰。地峽峭。不任壘。議遂緩軍。驍故也。久屯。蓋憂故也。倭聞惟敬被執。盛兵西下。清正聞南原破之。

全遼略記

卷九

遣人楊元西奔。玠時在遼陽大驚。麻貴請于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使蕭應官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叱貴止之。玠召參軍李應試問其計。應試請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勸陰撫。啟府八字密畫。毋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判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在。卽退矣。因請使李大諫于行長。馮仲饒于清正。玠從之。玠請李如梅充禦倭副總兵赴朝鮮。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

俟處分之實。行長正威始尤清正之輕舉。不進王京而退。貞明返至中途。爲人所刺死。貴報青山積山大捷。應官揭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稜並無接戰。何得言功。玠竊怒。遂劾應官。惟怯不親。御解惟敬。兵科候慶遠參之。遂並逮同石星下詔獄。已而星與惟敬俱坐大辟。應官謫戍。天津副使許承恩揭稱天津不必防。海運必不可行。船必不可用。與邢玠意忤。楊鎬劾其阻撓。逮之。二十六年。經略邢玠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援清正。麻貴遣黃應揚賂清正。玠而主。

全遼略記

卷九

大兵奄至其營。令陳寅攻山寨。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斫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其弟三重柵垂拔。楊鎬密令茅國器竊割倭級。國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罷戰。請朝如梅至。攻之不拔。朝鮮臣李德馨說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遂潰。清正縱衆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潰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玠露布言蔚山大捷。諸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餘。鎬大怒。駁改。止稱百十八人。丁應泰聞蔚。

山之敗。慚惋請鎬。問後計。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累未下旨。楊勸功伐。應泰怒。驗進退實情。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附勢煽禍。備敗張功。及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偏駁改陣亡兵馬卷冊封上。上覽奏震怒。欲付之法。內閣志暉。勉力救得允。鎬聽勸。部推候慶遠。查勘東征軍務。上不允。用給事徐觀淵。上怒內閣位。密揭薦鎬朋欺憤事。削籍去。是時主事丁應泰復朝鮮臣申叔舟海來紀略冊。見其紀年大書日本偽朔。而書永樂宣德。正朔。

金邊略記

卷九

于偽朔之下。應泰上其書。又聞朝鮮求地于玠。玠許之。具題以寬莫夾江洲地界予。應泰上疏摘發李駱奸狀有旨并勸。勸臣將至。玠急令麻貴趙清正並一元趙正成。劉綎趙行長。陳璘水路趙海。劉綎兵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爲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綎大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健卒詐爲綎。而綎詐爲卒。執壺觴侍令軍中。曰。視吾出帳。卽放砲圍倭。衆亂所之。翌晨行長果從五十騎來。偽綎罄折迎于帳外。及席。行長頓執壺觴者。曰。此人有福氣者。綎驚。

愕。置壺觴而出。司旗鼓者。驟傳砲伏兵盡起。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雁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率黔苗兵來援。倭始奪路而去。明日遣人謝宴。綎亦遣官謝。謂。席放砲。敬客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綎中。綎進攻城。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綎敗北。喪士卒千餘。陳璘亦棄軍遁。裴舟溺死者萬餘。綎璘互相訐揭。玠樂不以聞。麻貴至蔚山。望之空壘。及趨而至。忽然旗幟蔽空。貴策馬而逃。喪兵千。玠一元使茅國器約正成完封局。正成陽聽之。奄殺。

金邊略記

卷九

我兵殆盡。僞屍四十里。勸科徐觀淵問。混大罵諸奸。奏泰四路喪敗。旨下部再勸。詔斬馬呈文都三。聘以徇。一元等各帶罪立功。初。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于御屏。一貫懼。貽玉熙宮宦官知文溪演東征戲文。受感。聖覽乃霽威。復召一貫入闕。而台省急攻志舉。註籍不出。倭將各統兵歸國。時平秀吉已于七月九日死。諸酋久有歸志。玠斂軍中數萬金賄諸酋。隨之渡海。求秀吉之子。永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經。

理萬世德自六月受命。遷延不敢前。比間倭退。遂程馳至王京。會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首。亦遣百人送玠。渡鴨綠江。玠卽縛之以獻。俘云。主事丁應泰。再疏玠等遣茅國科。假官齎賄。隨倭渡海。並無戰功。僞奏膚捷。一切奸狀。而給事劉餘澤陳如古。劾其姦有功者。得旨罷應泰。勘之。勘科徐觀淵亦疏。陳泰一貫大享玠世德。四克者黨和資國。疏至長安。侍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觀淵方駐遼。身歷釜山。蔚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勘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

全邊略記

卷九

五七

卒危之。通于一貫。遂簡觀淵前疏中。有抱病語。惟賜骸骨歸。改差給事楊應文代完勘事。應文盛稱玠鴻伐。而中外莫敢有言者矣。二十七年。吏科陳維春劾奏贊畫主事丁應泰。神奸黨倭資國。勦遼總督邢玠。奏稱監軍御史陳效爲丁應泰所逼。身死異域。初效同徐給事會勘。自誓曰。效若庇同年楊錫。則不生還。後竟食言。及應泰疏出。乃曰。吾爲羣醜所誤。官何足論。奈不諱于名簡何。無奈張內閣書。吾悔無及矣。至南原。又曰。夢陣亡諸鬼索食。吾其殆乎。與萬世德對

坐舉茶。遽僕頃刻死。給事中楊應文。劾報東征功大。四路擒斬。如邢玠所奏。玠應錦衣世官。世德廢子入監。擬獎賞各升級。一元復職。錫以原官。敕用。陳效亦廢子錦衣。沈惟敬棄市。始撤朝鮮戍兵。先是玠世德與朝鮮王李祘議。酌兵善後。祘固拒不從。曰。不戰而去。何必善後。小邦無糧。不敢酌兵。監軍陳效怒曰。不酌兵。豈成戰局。因強酌兵萬五千。朝鮮不肯給餉。戶尚書陳渠謂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萬。必朝鮮辦餉。方可議戍。署兵尚書蕭大亨心知朝鮮

全邊略記

卷九

五八

苦此集戍。遂議撤之。福建巡按方元彥奏。初紅夷之入閩。不過二船。貪羨財物。爲奸商所誘而來。久之。賈人欺給。盡沒其貲。夷爲無告。守土大吏。不辦休戚之言。惟憑通事顛倒。以致夷人忿而稱亂。自後時時見告。不可復止。二十九年。吏科曹于汴劾奏。尚書邢玠經略播州。苟且卒事。以致禍結兵連。戕民耗國。經略朝鮮。掩敗支吾。既稱倭將義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擒矣。義弘正成見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則當時死于兵戮于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不欺。幕

士金相嘆其以無辜講和之夷誘之爲俘。驅之就死。不勝憤。削髮辭去。不大愧。琿哉。姑息優容。四千金償伺之說。又見于兵垣合糾。是益之愆也。三十年。倭王平義智還其所擄于朝鮮。朝鮮王李屹安置倭使橋智正于絕影島。告急于我。乞得水上名將。爲賊所畏。憚者。于是趙楨上其事。而給事桂有根洪騰祖。孫善斷。皆策之。至有旨。檄勅申誠朝鮮。勿以儒緩解免。鎮江旅順各嚴之。三十五年。朝鮮國王李屹。以倭情見報曰。倭家康已傳國政。盡反秀吉所爲。自庚子迄

卷九

五

丙午。屢使訂盟。發回所擄人口。遣僧松雲往詞之。秀忠之子。似致恭順。大司馬蓄文章素其事。戶尚書趙世卿奏閩撫徐學聚之劫稅監高家也。利盡山海。布滿諸洋。日本暹羅呂宋和蘭。大泥占城。船艍相接。歐思等住石馬林。宗文等住中左。海口如織。復勾紅夷。等番。許其通貢。侵入南灣。殺戮商漁無算。塗炭至此。迫其亂萌。晚矣。三十六年八月。琉球通事郭國安具密狀曰。日本摩薩州。世習強兵。今春遣花山權左衛門率衆三千。取琉球國。三月廿六日連破孤山。中山

王降。還其宗器。及其弟叔三法司五百餘人。載歸摩薩。九月。差十酋長往琉球。丈田起賊。其意挾琉球以通閩浙也。閩撫陳子貞上其事。三十七年。倭玄蘇平景直等。賣其國書。載船泊朝鮮之對馬島。假道修貢。還撫李炳上其事。九月。琉球差鄭俊梁順。告急于中國。則其王妃所遣也。三十八年九月。倭假琉球修貢。長史蔡堅。通事林世重。入京以窺之。三十九年。浙江巡撫高舉奏。台溫兩通之交者。三盤也。宜一哨。台之大陳一哨。溫之東洛嘉兩通之交者。蒲鼎也。宜一哨。寧之陳錢一哨。嘉之洋山。設有遊擊將軍。重其控制。薦成啓元。梁文領之。四十年五月。朝廷回賜勅書。王舅毛鳳儀。賁之于摩薩州。州主給米百五十包。仍護送之于倭京。閩撫丁繼嗣。飭汛議曰。台嶺二遊之守松山。爲北戶也。三江口爲興化之門戶。守要于劉灣與苦嶼。萬安等哨。甚近海澄。機兵舊係土著。今以滿易土。稍厚其餉。免鬻弊矣。四十一年。粵帥王鳴鶴疏。謂倭借對馬島互市。爲入朝鮮之梯。以爲中國能救朝鮮。不能救琉球也。今乘其弱。據雞籠淡水。借其

卷九

六

貢道。爲入中國之梯。臣肯勦寧征播並策北虜。四十二年。朝鮮王李瑬以倭情來告曰。平義智差責書契。要求貢路。詞設悻悻。或屬關白之謀。每以琉球被滅。爲張詭。此不足憑較。曩奉兵部咨。許本國便宜。從巧開市釜山。越海之船舶。雷浦之日月坐艚之人數。週平屢乞增船。親詣王京。顯示陵逼。謹陳機務。以洞其信然之志。四十三年。漸撫劉一規。巡按李邦諱。會奏普陀之望。日本風帆三日可到。寺建自宋元豐。方國珍據之爲亂。洪武乙丑。信國公和燾其宮。移像下郡。

卷九

卷九

卷九

城角東棲心寺。天順後。奸僧日煩。嘉靖間。倭據普陀。流毒億萬。事平有旨。移寺于縣之招寶山。僧徒潛住者充軍。今萬曆壬寅。奉聖母重建。標下一遊。定海一哨。若復興造。防守更難。伏惟裁察。不報。十月。粵督張鳴岡奏。粵海旦夕。以濠鏡澳夷爲號。多蓄倭奴。以爲羽翼。臣令道臣喻安性。香山縣令但啓元。躬視薄中。宣上威德。獻出倭夷一百二十三名。待以不殺。令歸本國。已載舟而掛帆矣。夷日咩咩。啾啾。咩咩。咩咩。立狀爲之永禁。四十四年七月。禮部奏西洋夷。屢

卷九

卷九

卷九

迪義熊三拔。及已故利瑪竇。不知何所慕戀。遠來久處。說者謂香山縣濠鏡澳夷之細人也。前此貢夷。棲蓬誅草于澳中。次第柴屋築城。招倭奴紅毛番海鬼。竊據其地。習華語。讀華書。衆庶既利其賄賂。士人亦墮其雲霧。今如豐陽瑪諾等。大煽夷教。于洪武岡。非我族類。實逼處此。令甲于外夷。必核印表。重譯而後敢入。豈有不經路引。根株深固。謝者抱郭欽江統之憂。請亟罷遣。侍郎沈樞。御史朱楷。皆論之。報可。八月。御史陳玉輝。以閩人葉閩事。曰。倭有吞併雞籠之心。必有擄取淡水之日。有快要互市之謀。必有侵據澎湖之漸。夫南鹿者在閩爲頭顱。在浙爲尾闕。舊撫臣黃承玄。會學曾。皆籌之。宜置水兵杜其艘路。而尤致謹于澎湖。決勝千里云。三月。山東巡按王雅量。奏登萊三歲告稔。民枯于涸轍。往例有行之者。嘉靖辛酉。萬曆丁亥。兩遇天災。暫開海禁。商船百艘。任其糴糴。給引移粟。民乃起于溝瘠。有五種焉。一以集稅。一以勾捕。一以邊需。一以防倭。一以禦虜。蓋與遠左爲表裏也。四十五年二月。應天撫王應麟。條防海事。向者

李家洪一沙未流。險在吳淞。嘉隆來吳淞漸淤。非潮沙不通舟楫。而李家洪北接大洋。南連黃浦。險已移之寶山。昔時一堡海標焉。今移把總鎮之。而遊陸二營。仍隨總兵駐淞。與寶山峙者。有稗草沙。則輪其兩哨。青村南匯二營。各六百人。畫地而戍。其三號船兵。兵已汰。循塘拒守。宜增三十六兵。專駕免于抽調。金山衛沙船十五。號船六。宜復其二十人。勿汰。蘇松海洋奇兵營。沙船八。號船五。宜責成于爛沙頭。分其信地。楊舍一管。不應泥于谷責。而應獨脩。平寧一沙。民

全邊略記

卷九

間沙船多有力者。堅大能破巨浪。有議其爲患。折之者。民失其資。必挺而走險矣。編號立甲。刻字給由。泊于沿江有事得其所用。部議悉允。五月總督周加漢。遵按田生金。籌粵事者。內海屬之驛傳。外海屬之海道。似歧權也。陸兵仍運道。而內外海惟海道所驅。汛汛期參差。非制也。應先汛十日出移附海城。而大帥駐虎頭門。以防其僣。水軍之命在舟水戰之命在火器。料價竄薄則士力殫。宜酌增之。海夷麗迪我。諭令西歸矣。其羣夷去故土數萬里。居海中六十年。殲之

干和。逐之難脫。莫若謹香山一關。嚴奸人之嚮道耳。四十六年。閩撫黃承玄曰。清明後爲大汛。夏至則止。霜降後爲小汛。冬至則止。今則不然。自琉球告警。以後。東湧以汛後至。料羅以汛前至。大金以殘臘至。島燧未敢撤防也。料羅絕島。九月颶作。倭一舟百餘人。取水登岸。彈人焚廬。落嶼把總楊奇。厥罪宜被。而王仕忠挈其舟于中流。大金者十二月倭來。南麂屏風山劫商船。泊烽火門。我兵逐之。一倭落水。戴元勳鉤之舟中。倭以三舟追于礮山。會楊希忠船觸礁而碎。

全邊略記

卷九

倭及大金。我兵遂棄而走。倭焚滅內三百金。殺傷五十餘人。由雞籠東而去。福寧參將劉思祖把總陳加訓。厥罪宜被。海防同知鄧全悌。知州殷之格。生罰俸。俱得允。四月廿二日。有倭船突五瓜湖。遊擊黃承爵。禦之廿四日。倭船突甯兒灣。參將張可大禦之。又倭船突海松。把總胡獻琛禦之。收其草撤船而還。廿七日。倭船突台逼。把總羅奎章禦之。廿八日。倭船突壇頭。昌國把總王施仁禦之。五月初二日。倭船突漁山。參將俞咨臯禦之。接日五船。斬倭十級。餘悉殲溺。巡

海劉一規以捷聞。八月東撫李長庚從海道聞朗先之請也。奴泊船于烏龍江。雖不舍騎而波臣是問我焉。可以乏備。登調援。拔銳矣。亟募六百人補之。四十八年八月。登撫陶朗先奏烏島將王紹勳往撫寬奠。寬奠民莫不踴躍輸血而奴攻東山。乘勝下寬奠。力已不敵。奔入夾江。投朝鮮以苟存。宜令毛戎沈有容。嚴正中爲之助。亟通紹勳。聯絡朝鮮。亦所以防其間也。天啓元年七月。都司毛文龍從廣寧拔兵二百爲風所飄。下鎮江。十四日泊鹿島。十八日屠朝鮮餉中。駐

全邊略記

卷九

十九日。謀知佟養貞抄殺黃嘴商山。蘇其民張拳等。遂棄其虛。夜入鎮江。以陳良策王一寧先入爲應。乃擒佟養貞等六十餘賊。還撫王化貞奏其捷。有旨鎮江擒叛。四衛響應。化貞指授有方。津撫畢自嚴登撫陶朗先。迷從海策。於是部議以梁之珩。本勅而論高麗之垣。請備餉二十萬。甲士二千人以從。經略熊廷弼曰。鎮江已復。義州有王紹勳等之兵足矣。三部侍郎王在晉條上十議曰。奇捷者轉喜爲懼時也。兵孤援絕云爾。御史方震肅曰。毛文龍卽未能創奴

而能勢奴。勢奴亦一奇也。尤際岳元聲奏曰。鎮江初捷之時。則爲倭得倖失之文龍。鎮江既屠之後。則爲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爲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之後。則爲千慮萬慮之文龍。則國臂之輕。擲帥尾之孤。搖也。廿七日奴遣萬騎盡屠鎮江。以劉愛塔爲三衛帥。毛文龍逃入朝鮮避之。伏州草遊擊收聚遼人五六萬。赴長山島。李應坤督船四十艘。接遼入于鹿島。二年正月十二日。御史賈流祥曰。散兵諸島。扼要旅順。萬全之道也。經臣提臣附

全邊略記

卷九

和臣則何敢。四月御史李時榮曰。山東驟增軍兵。穀價騰踴。陶朗先出海之師萬人。劉國縉集遼三千。最驕橫而難制。淮揚募兵七千爲最。何以建復遼之策。御史董羽宸曰。登萊最爾。一旦客戍遼民。幾數十萬。賤農而貴兵。賤土著而貴烏合。賤約束而貴作奸犯科。登萊之人。無所措其手足矣。新撫袁可立曰。勿虞奴。且患內變將作。敗形亂道。皇皇也。九月初二日。毛文龍又報董骨塞闕王寨之捷。陳繼盛等舍水而陸。得級一百二十八。十一月浙撫蘇茂相以勅寇報曰。

把總唐欽中黎延慶捕賊于海門金鑾門陳拱揚恩忠等善駕小體笑其大餘新捕二十餘級得生口者百八人偽稱長岐島王沉船橫梁路將陳希范之力也十二月廿二日御史夏之令奏曰夫三韓既失茫茫大海我與彼共之我航朝鮮甚險遠彼越登萊甚近易建州真夷信不慣乘舟彼若使南四衛人及江浙人之爲彼用者千艘直指山東徐勾連西虜以大眾逼山海關顧不得爾耶竊謂登萊宜急設重兵也

全史卷已

卷九

文龍

能用文龍制奴而奴先用文龍誤我竊謂文龍宜擢回也文龍不惟不能牽奴且多裨益奴何也驅有用之兵將翔翔于若順若逆之邦樛風沐雨蒙犯霜露遷延既久疾疫將生中國猝有事而不能召海道猝有梗而不能歸朝鮮一旦聞其絕其樵汲而數萬人可立斃也客其館食其桌衣其布帛淫其子女歲月因仿嫌怨易起言語往復仇恨日深因以傷小國之心而堅其擇強之計奸細假接應爲名方舟並濟略無難阻白衣搖櫓潛兵暗渡尙欲導之由廟灣搗

淮揚由永平海汊襲天津者三方布置熊廷弼之迂談也悠悠海濱無風詐稱有風無寇冠程稱有寇誰肯同心踴躍前往文龍之不能害奴亦自知之審矣奴非畏文龍實畏二千人絳之敢正視鎮江哉其未卽來則城郭宮室未完也奸細之來關內者未盡得當以報也我方以百萬餌西虜彼欲搆之非倍此不可計西虜固挾彼要我也亦挾我要彼約言未定姑爲躊躇也文龍在朝鮮幾二年零級續報舉朝動色皆奴酋之所掩口竊笑者也佟養貞父子二鼠耳于彼

全史卷已

卷九

文龍

國有何關係賀世賢之一百四十級不宜傳聞夷手而今何如耶之令卒以此疏得網島帥王文龍上方略陳大部守旅順三山島距廣濟一百里王學昌居之入金州廣鹿東距長山五十里宋鵬舉居之入伏州長山東距石城三百里劉可紳居之入海州石城近小松島林茂春居之入益州石城距鹿島二百里程倣居之入守岫巖鹿島距朝鮮寬譚二百里張思孔張繼善尤景和乘除其間商人奴寨三年八月沈有容王文龍三報互異登撫表可立奏疑事日一金

州也。在有容。謂奴緣劉愛塔約降事洩。處戮金民空之而去。在之龍。謂張盤火攻砲擊。逐夷而收金城一愛塔也。在文龍。則答洩于登營。在有容。則答洩于陳營。至于滿浦昌城等捷。賈志祥所報者。用兵不滿一千。未交一戰。不遺一鐵。而使賊自相蹂躪。及被砲者。二萬有餘。坐收全勝。骨董罰寨斬二百二十級。千古未有之奇矣。居無何。文龍報涼馬佃之捷。分從六路。清河小孤雙陽。勝算無比。殲級二十有奇。有容亦遣舟師泊復州。焚奴積聚。詔嘉之。故謂十萬賞金三

萬給之。嗚呼。三報互異。不可詰也。四年五月。登撫奏可立。奏職于海上諸島。何頗留心咨訪。其與登鎮相對者。旅順也。東則平島。三山。廣鹿。諸島在焉。他島但可往來停泊。而島口寬闊。可以駐船屯兵者。惟廣鹿長山。懸在海中。距老岸六七十里。如欲應援。毛帥則二島爲緊。若議進窺遼陽。覺此島爲緩地矣。旅順以西。其近峙者。有半須凹。山連老岸。不可泊舟。再西則爲雙島環島。皆山。駐舟雖不虞風颶。但薪水皆取給老岸。恐未便也。轉而西北。則有麻洋島。再北則有林

木坂。閩島皆狹。而水淺。不堪屯駐。再北則中島。南汎北汎口也。三島皆四面環海。其去老岸遠者六七里。近者三四里。陸路抵伏州三十里。蓋州一百八十里。水路抵蓋州。祇半日程。東南風順。抵二當覺華島。一日程。再如由蓋套入蓋州。不過十里。由三當河入海州。不過四十里。由海州入遼陽。僅一百二十里。比督師間臣謂三島之間。可進窺伏。蓋西聯覺華。良有見耳。且三島沃野百里。甘泉茂林。卽充國之金城。不足過之。欲藉營兵以議恢復。則三島爲屯兵安地。海外諸島之形勢大略如此。今欲分地。則旅順以東各島。毛師業已布兵屯住。且逼近金州。項兵部議金州當爲毛帥進兵發軔之地。此自當屬之東鎮。若旅順以西。則去皮島最遠。恐東鎮之鞭雖長。終難以及。馬腹也。九月。閩撫商周祥。以爲紅夷突犯。宣明之陸盤。而銅山卒卒援之不及。遂被焚掠。巡道冒冒伊。泰將張嘉策。把總劉英。禦之去。十月。夷舟復入中。宣明。總兵徐一鳴。海道高登龍。遊擊趙顯。告急。此則武之救也。張嘉策請勿他擢。居有頃。御史崔奇悅。劾奏程再伊。

通夷有據受賄已彰得旨下部看議之小幾紅夷目高文律籍通事洪慶宇爲奸獻其入統一門小銃五門爲質求互市願徙大舟還本海周祥遣方輿督之必墜澎湖城始准復咬嚼吧之中萬曆甲辰姪民潘秀勾大泥國咬嚼吧來澎湖者肆掠山山川非中國版圖而實南閩門戶爾時守土者議拒回已得旨而稅璫高家懸賄土之中間販海者乃又呂宋貿易不貲遂斷澎湖久之紅夷怨憤故入內地互相殺傷且失利亦肅然逝波矣益誘文律守牧場大金邊略記

陳兵衛而且擇捐漢復海禁所以南山等不必泊停不必還呂宋不必革而紅夷是如二月廿五日七文龍深入揭舉斬虜三百七十一級又去冬十一月攻烏雞關進搗斬虜二百二十五級於是登瀛袁可立內閣督師承宗報聞有旨賞以帑金三萬錫文龍蟒衣一襲白金百兩褒焉閩撫南屏益條上紅夷事去夏之犯料羅古雷也自草麻耶始于今矣新牛文來律十三艘載夷二千其後二百人海道孫國祚副帥俞咨皋遊擊劉應龍等率舟師百有七帆移于

員背嶼臣奉旂牌督之南則時上抵風傾中則有抵案上仔北則暗灣抵媽宮向統城用火攻策隨其燃汲既已據險設強相持三閱月夷乃豎白旗僥倖通事黃應魁願拆城圮墻以完市焚其身十三座壘而墮其巢而往年中左米薪之動收全千鯨浪安九月毛文龍續報涼馬個之捷牛馬之捷牛毛之捷獻俘活夷十二名夷婦五口首級七百二十六顆有旨告廟御史袁化中奏豹敗五人皆俘似重夷者把拈拈着等幼童女八人釋如買婢等語臣自兵未常

有斬將奪城之動在奴未聞有沒軍喪師之辱當名王梟叛之首充國重典書奏不納十一月毛文龍兵至把骨寨骨皮峯命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生夷二十餘名五年三月奴破旅順裨將張盤死之朱國昌駐長行島救之被創曾有功駐三山島坐視奴去扁舟入旅順掠婦女而行遊擊林茂春邀之七月登撫武之望規畫旅順而深規毛文龍也兵部議曰文龍艷恢復之高名局已闕而力難歸怨比隣尾之大矣科臣王夢尹葉有聲臺臣汪裕皆總

艱難之夫以爲征伐之大兵。冒老寨襲新城。則誣矣。以爲牽制之遊兵。練舟師。熟海道。則不爲多矣。以爲撫護難民。招致降民。勿爲奴用。則不可少矣。張盤原屬倭功。張板止堪哨駐。其南關之築。姑停之勿侈也。卒城于旅順。十二月兵部議曰。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今日詭譎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大不和。撫與鎮隙。鎮與國隙。使敵乘便而抵之熾。先是李綜之無國而有國也。廢其主李爾以文龍與有力焉。撫蘇之道。值率之查。人犯令滿封。

全邊略記

卷九

米價之不償。營室之無虞。鮮乃携二千島矣。尹義立韓潤洞章之叛也。彼國處分之足矣。登撫貳之望。不滿文龍所爲。故有是議。六年三月。奴方寇寧遠。而毛文龍報八會寨之捷。登撫李嵩駭之。有旨奴犯寧遠已經三月。毛文龍竟不覺知。何云牽制。因勅兵部。毛文龍遠駐東江。二千里不相救。其酌駐處。要害以便策應焉。五月。毛文龍報曰。臣所駐須彌島。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須彌島。後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

程計。鐵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須彌從大路去至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從水路去。亦如之。義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須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二十餘里。政不知何臣。作此詭言。以欺皇上。今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有旨仍之。六月。毛文龍報會安堡之捷。接回順民千有三百人。擒真夷三十六名。工科王夢尹使于朝鮮。以情形上言。遼民者。近十萬。枵腹不任戈。遼兵者。堪戰二三萬。卒無甲

全邊略記

卷九

械。遼官者。各衛避難東江。流離孰甚。遼生者。患難中。不摩誦讀。忍鎧之于海。商人者。銀給于島。商窘于登。欠至九十餘萬矣。俘解者。旅順追鐵山。遇之擾其排牧也。屯田者。韓島西隸遼。皮島西隸鮮。已得二十九萬石。接濟者。文龍以幣易貨。以貨易米。虜國亦苦之。于是文龍奏立島學以訓士。詔允之。七年正月。奴假麗人裝數萬。搶鐵山。而計擒毛文龍。文龍潛雲從山。而用間伏于皮島。大擊敗奴。奴恨之。盡殺麗人。味萬焚糧而去。袁崇煥發水兵援之。詔曰。設撫可陽

言者以慰朕懷。其近于陰者以聽該撫。于是朝鮮告急于遼。遂遣汪葛徐勇舟師二十艘而赴。率教等移駐大雙松吉之間。更遣覺華島三千以益之。三月島中叛將毛永顯高萬重劉章李鎮等掠婦女財帛登舟而駛。文龍率毛承祿救宣州。事敗。奴于義州晏延關。二月海賊鄭芝龍犯銅山。把總茅宗憲莫能禦。焚及民舍。已又犯中左。參將陳希范金富廉拒之而退。四月復犯銅。我燒其一艘。賊順風勝之。又犯中左海道。周應期陳兵。賊不得入。復犯泉南。燒民棧船十隻。

金邊略記

卷九

巡撫朱一鴻以聞海賊楊六等就撫。資彼之職。方氏論曰。中國有聖人興。澄清萬方。宣化三譯。大矣哉。海不揚波。二百有六十年。獨其間莫神于望海。

楊之捷。莫毒于嘉靖之蔓延。莫誕于島帥之牽制。夫漢通甌越。而樓船膽爲庶人。唐征麗遼。而黃銀難填。巨浪海不亂華。華自露海而同華耳。是以高廟勸垂祖訓。世世備虜爲內憂。而釋倭爲外懼。長陵中使遠泛西洋。固有別說。自非然者。珠崖木棄。合浦無還市舶之開閉。莫塞其源。頒禁之往歸。或適其蔽。深

山大澤之能蛇不在外府也。官海者病以紛爲堅。治海之寇者病以隣國爲壑。廣之文關。閩之交越。起之交吳。吳之交齊。齊之交遼。細大不相關。掌股不互運。如是而海病矣。夫寇之利海。以其舟堅。我之不利寇。以其舟瑕。寇無舟。取諸賈客。雖堅而小。我有舟。取諸官帑。雖瑕而大。而不取與波上下。無全敵矣。汛之制五歲大修。二歲小修。營謀請兵使者。使者課請制院。院檄方伯稽實之。左右轉動。精微耗著。價數且廉。給發短計。汛卒各捐糧以佐費。此暇之本也。十大長。

金邊略記

卷九

百夫長。謀日不足。誰爲承闢木頭竹屑之不足。弗勝破浪擊賊。臨風多觸礁。報軼無虛時。復科斂而更創。此取之用也。昔者劉宴轉漕。每估多直。其究市利三倍。領漕之卒。家致殷陳。公家竟賴船。船之益。代者指其美。改爲操切。無不家毀。漕艘遂廢。則思過半矣。故汛價宜厚。當值宜預。嚴造宜真。使卒輕舟。舟輕器。器輕風而寇在掌中矣。夫戎舟有地。因之則治。廣船便裏海。福倉船便外洋。浙皖船便島嶼之間。吳沙船便離洲之察。沙水而駕。未有不膠而覆者也。登萊

島礁石莫測驗之風針不嫻于倭。以故山東未罹倭患。而虜伸騎屈舟。卽帆潮接旅順。虜將焉之。天啓初。毛文龍因鎮江之小批。開三島之大幕。東江一片地。儼然夜郎尉佗。履至險而乘至安。露布時聞。奧援三錫。飛輓不貲。卒之牽制亦同。效夫設官登萊。恢復四州。金復海盜計畫似奇。施用終叟。事不師古。而望赤虜之宮。飲黃龍之府。我冰之前聞也。朝有盜臣。野有盜兵。諦觀隣變。登壇推轂者。趙文華。乾元加劍者。朱純。張經。彭大寵也。相倚風門。方決踵踵。竹錄。今省風。滋起。

全邊略記

卷九

其是之嘆歎

全邊略記卷之十

桐城方孔炤潛夫文輯

遼東略

洪武元年我

高皇帝之伐中原也。式於廟堂。首遷元都。驛及上都。北平大定。而王保保恃其黠為頑。大將軍達等直取太原。不逾秋。北邊全處於結。其於遼東西偏所綏。洪武三年春。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錢糧之數。奔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求降。上嘉其誠。遣

斷事吳立持

詔往諭。

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

指揮事。四年。劉益既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供保保馬彥輩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房品槍彥輩殺之。保保走。故元將哨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冊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財賄之間。皆為敵境。乞當朝廷所遣斷事吳立撫之。上以立與良佐俱為遼東指揮。既而哨哈出據金山。機邊為患。本簡乞益兵。及遣黃偉。以書諭哨哈出。彼拘不還。於是大為保疆計。乃置

都衛以馬雲葉與旺為都指揮。總轄遼東時遼及側尚多雲等。繼登萊渡海。頗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敗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設守備。一方遂安。五年。成遼東。命靖海侯禎。吳總舟師。縣登萊轉運之。九年十二月。納哈出來寇。雲旺伯知其將至。命益州指揮吳立等。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禪將乃刺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挑戰。城上發箭中之。遂殺之。虜勢大阻。納哈出處援至。引兵退走。乃縣城南十里外。從幹河歸。葉旺覺之。先移兵梓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沿河壘水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結。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河中。設陷馬奔於平地。伏兵待之。老弱捲旗。登兩山間。諭以開砲。即堅旗。令指揮周鶚率各肅兵以俟。虜見寂無人形。抄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旗旌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奔。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遂大潰。馬雲復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舉栗河斬戮虜人馬及

暴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嶺。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捷聞。上遣使齎勅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十二年。勅遼東守將滿敬等曰。素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處海隅。俗詐性頑。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舍桑梓歸異鄉。斯必示弱於我。如隨其計。不過三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聞諭來者。令還。今國中方寧。息兵養民。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彼果不減。則師有名。春秋有云。

卷十

三

毋納遁逃。不然。邊患繇此而起矣。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懷訣別。事非獲已。愛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十六年。高麗遣使張伯崖。請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按朝鮮泰遼。

東外徵漢初爲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弁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卽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弁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嶽。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四百餘年。元至元中。兩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兩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人。

卷十

四

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史開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稅醢酒。注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都神。嵩北嶽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細苧布白氈紙。狻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納海豹皮。八稍魚。昆布。杭黍。棗栗人參。伏苓之屬。國朝二年。卽奉表稱臣。朝貢不絕。至是以其違約不恭。故諭責之。十七年。上謂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大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教亦無往不行。皆其子。

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佈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遼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出降。赴京入見。上賜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殘元臣孽已盡。惟納哈出尚擁衆金山。數擾邊。於是。以正月

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勝。左右副將軍諒。國公友德。永昌侯蓋。左右參將趙肅王弼。胡海。郭英。統軍三十萬往征之。納哈出聞之。棄金山。聚穴營於新秦州。去遼陽千八百里。王師既行。臨江侯陳鑑所部夷大將軍異道相失。陷虜死。六月。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右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求降。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日榆林深處。一口養慧莊。一口龍安一禿。河輻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通之。納哈出計窮。乃刺吾因勒之降。納哈出猶遠。

未決。大將軍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在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酬與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卽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嚕。諸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

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援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求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住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於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

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漢英等將流兵三千爲殿其驚竄之衆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卒俱行甚憾之設伏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自剖腹而死二十四年春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令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名雖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議察通逃餘悉令屯二十六年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一戶五

事一曰瀋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才其出於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卽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於治三日狹鄉之民遷於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日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止歸馬放牛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藩衛移置京畿上擇其可者行之八年三月停造遠王宮室勅

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現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親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昔漢唐時遼皆爲虜有直抵水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天兵自古無狀今遼之糧軍士饑餉

不卽發沙嶺倉廩賑之必致高麗招誘通逃之心使高麗出一十萬人以相擊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皆宜停止且今立營屋以居永樂元年十二月勅旨鎮守遼東孟善曰朕命爾往鎮東寧所宜招懷是人竭安邊境以補付託之重爾比遣百戶傳三漢出塞騎馬以致喪失內失可用之人外失信於夷狄遼地肥腴一年耕有收足數年之用數年有收海運可省爾不盡心提督屯種之務軍士皮裘必先特關給應幾得用爾及今方以爲言有司展轉文移豈淡

旬可得。及皮運至。而天氣向暖。苦寒之地。下人何堪。爲帥如此。國亦何賴。十三年十月。塞關外。宴摩駱大略長小略小姑將摩大姑將喀勝先喀大水喀小水喀石潤跳梢喀水喀白慕董家小陵喀常喀西石陽北石陽。隘口一十六處。每處以軍十一人守之。宣德元年九月。命按問自山海至居庸守關將校。先是以上以邊備不謹。遣右都御史王彰巡視關隘。點閱將士修築城堡。至是彰還。奏城堡已督士卒修築。而各關指揮千百戶軍士預備防守之地者。五十餘人。

皆當治罪。上曰。禦邊所恃。有將帥有精兵。及城壘堅固。今將卒怠惰如此。設有警急。何以禦之。其指揮千百戶。悉遣人補至。問罪軍士姑宥之。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庶不廢弛。六年十一月。總兵官坐凱上廣寧馬市。所市福餘衛驍騎官馬牛之數。上謂侍臣曰。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爲市。蓋以其服用之物。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正統五年五月。瀋陽中屯衛軍有陳其操練不得息。妻孥饑窘者。乞於農時暫放。

耕作。以資養贍。俟秋成赴操。事下行在兵部覆奏。上允之。因著爲令。何意今之軍士。不操不耕。困苦更無從控訴矣。六年八月。總兵官曹義言。比奉勅旨。以九察董山爭掌衛印。宜審其所部人情。所屬者校之。臣卽遣人奉宣勅旨。而二人各執一詞。紛紜不定。遂同至關原。臣反覆論以朝廷法制。凡察乃黽勉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朝陳論。已著令暫還本衛。至秋後赴京。臣竊觀其部落意。頗在董山。而九察怏怏。終難安靖。永樂中海西野人都指揮情納哈答失叔。

任爭印。太宗皇帝令恤納罕忽魯哈衛塔失守。提衛其人。臣各隨所屬。庶消爭釁。以靖邊陲。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爲憂。乃命王弼往督之。令便宜行事。弼至。守將以下庭參。弼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於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諭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壑。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緡。嚴也。

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日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
貳足以濟其用。在遼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
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鋒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
八年四月。錦衣衛指揮吳良奏。臣奉命使海西。見女
直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詢之有爲擄去者。有
避差操罪犯逃竄者。久陷胡地。無不懷懼。爲其關防
嚴密。不得出。或畏罪責不敢還。情深可憫。今海西各
衛累受陞賞。皆知感激。請給榜開原及境外。於野人
女直。則論以理。使無拘禁。於逃叛。則宥其罪。俾之來

之

卷一

一

歸十四年九月時。車駕北狩。兵部言遼東都御史
王綱。總兵官曹義。太監亦失哈等。奏報遼賊三萬餘
人入境。攻破驛堡屯莊八十處。擄去官員軍旗男婦
一萬三千二百八十餘口。馬六千餘匹。牛馬二萬隻。
盜甲二千餘副。義等失機之罪。雖在赦前。亦難容恕。
帝曰。且免其死。綱義俱罰俸半年。七月。兀良哈三
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爲四軍。成國公朱
勇出嘉寧歸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歸北路。興安
伯徐亨出劉家口歸南路。都督陳懷山古北歸西北。

路踰濛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
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
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諱封招
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景泰二年十一月。建州
等衛女直都督李滿住董山等。自正統十四年以來。
乘間竊掠邊境。遼東爲之困敝。都御史王翔等。遣指
揮王武。給歷條。咸往招之。至是稍歸所掠男女。而身
自入朝貢馬。謝禮部主事。請留董山等。以正典刑。天
順二年十一月。永平山海等總兵官沈想。奏。前韓

之

卷十

一

白葦子谷寨。至刀山關。爲關寨者。九馬嶺。寨者。二十
二。而松櫛谷一關。無水難守。切見葦子谷寨北。上關
九里。地名洪山口。西止捨身臺一路。山形險峻。少石
空缺。請將葦子谷等九關寨軍士。外徙於洪山。創設
關寨者三。使之併力守禦。可減舊設關寨墩臺三之
二。事下兵部。從之。三年十一月。都御史李秉奏。同監
督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其左哨之捷。出
順歷打必納等寨。俱空。九月廿九日。遇賊於海月山。
襲於五嶺。柯忠等抵其巢。斬首五十六。生禽二十七。

監丞韋朗等襲於陽家寺斬首一百二十五王埃王銓山渾河斬首六十四共收所擄男婦八百餘人燬其廬舍其右哨之捷歷宋產八李等寨斬首九十七追於摩天嶺斬首三十七裴顯等攻修火等寨斬首一百三十八襲於張亦升松林斬首一百一十有一共收所擄男婦四百餘人兵書白圭以聞上曰寇既殄滅輔等處置得宜然後班師十二月李秉等生奏於益州復州廣寧右屯三衛各摘戍守鳳凰山關隘既而人情安土重遷多不樂從秉等復請於奉壘

全遼略記

卷十

十三

通遠各立城堡揭遼陽招集土兵守之七年十一月遼東虜寇哈都赤與父打必納及舅失忒苦犯開原我軍追之不及獲鄰寨小郎親屬瓦洪等三人歸以爲質小郎等乃擒斬打必納失忒苦又生致哈都赤來賊守臣還其親屬哈哈都赤至京命下都察院鞫之小郎等俱賞布帛十一年七月朵顏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總兵官賦信等奏三衛至邊援舊例乞開廣寧馬市事下兵部議此虜爲北虜滿都魯所驅

塞穴潛遊近邊欲求市場以濟其急宜令信等

滿還故地。上曰馬市久罷勿許。果彼爲北虜所迫。暫令於近邊三四百里外也駐。虜退即還故地。付耶馬文升奏遼東都司帶管應募兵二千七百有奇。廣寧操守應募兵一千八百有奇。俱金復海益等衛餘丁。今既應募在官。而募者亦授職。然不給以衛。不籍其姓名。他日勾補之無從也。乞令管糧參政稽二處募貫量遣餘丁衆多者。還助舊軍。仍籍應募所留餘丁分邊隸遼東者。以五百人編入撫順。隸廣寧者。以一十人增設一所。餘則各照原募之地。給於遼廣諸

全遼略記

卷十

十四

衛所乏。庶軍有定伍。人無私役。奏可。馬文升奏東山新添東州馬跟單清河廳場。幾陽五堡。距遼陽三百里。令海蓋餘丁轉運糧糈。近警曠地。每運撥五十畝。牛價一金。耕耨相兼。邊用自給。兵分三路。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中有遼河。虜兵據此。我不能渡。請復浮橋。以聯聲勢。從之。兵部尚書項忠等議。文升欲於永平府募牧馬內。選取牝馬千匹。分給永寧監。官軍領養。三歲收其二駒。死則量加追償。生則預爲調習。遼東軍士缺馬。則具

奏選而給之。宜因其言推而行之。并令陝西山西苑馬寺各措置牝馬千匹。或二千匹。卽給予監軍統領。如例。二年。美駒一匹。支升。又謂遼東軍士。若以馬死賠補。欲令守臣預措三路馬軍。月報馬死之數。收軍所贖。及官助買之價。每季遣官齎價於產馬之處收買。歲爲常例。文升又以遼東副泰以下多役餘丁。欲所司稽其丁數。馬軍與二丁步軍與一丁。其拮拻千百戶等官。合用之數。明立定則。以免餘丁攤納之苦。其言誠爲良便。戶部議文升所奏足衣食者。折鈔不

足。關之大半。輾轉歲例布花之給。海運不繼。及于號寒。悉州海船數少。給取每不以時。欲於旅順口修金復益三衛庫三十間。設官吏到卽散之所。奏均屯田者。謂各衛青廩爲官所占。乃將累年放免克軍名下未納之租。派分貧丁而富實餘丁。官案仍舊私之。無所控訴。詔申明飭行。巡撫陳猷奏洪武永樂中軍士二分守城。八分屯田。人亡糧除累泰以後。乃以餘丁補數抵納。遂爲例。今遼東極邊百需俱出軍餘。又以道糧負累抵納。寔爲無名。臣近於各處措置以抵此

數。請悉爲除豁之。戶部議遼東屯種。景泰時置一十八萬。是加二萬有餘。此必因以丁授。稅以田增。其間屯軍縱有逃竄。而其田故在。況措置之糧亦非久計。請移還按并本部。卽卽督同布按糧官會都司夫量廣寧等二十一衛。見種歲熟田畝。仍稽每衛屯軍餘。各種田畝若干。歲納子粒若干。頂補納糧。無田餘丁。初老若干。衛所官員豪富軍餘占種及富實不屯種者若干。以其餘田分發無田軍餘。每名各種一分。輪納子粒。若所徵之數。視舊有餘。然後以無名者具

奏分發。制可。時海西虜酋糾建州三衛入寇。襲開遼撫陳鑑議建州夷虜始居哈木河與七姓野人爲仇。奔依朝鮮不受。因而來貢。朝夏令居遼陽。遼東蘇子河成化初。怙恩累寇。天祿不忿。謀元惡華山等。遣師掘其巢穴。當時總兵爲謀不逮。少有克捷。遽爾班師。物論至今惜之。莫若舍經而從權。詭道以制勝。召募土兵。選立驍勇。併力討之。遼人屢經剝掠。含怨切齒。出令募之。必遠近響應。然後犂罪改計。足生邊恥。詔是之。時太監直帶傾中外。旣與大獄。欲立邊

功鉞揣知其意故屢建征討之議云總兵官歐信等屢奏建州夷人犯邊請益征討有通事王英者密說汪直曰建州三衛係祖宗朝設立衛分世受官賞修職貢豈肯背叛止因近侍郎支升奏事差行人伴送禁其買賣心懷怨望故爾且陳鉞不務招安而欲貪功啟事近聞執其報事及投降之人崇綱凌宏欲冀之死失遠人心宜請於上往彼撫諭及體察陳等所爲草其情與英願備前驅直喜以聞上命太監懷恩至問議學士萬安等力阻之曰前在京城尚

全邊略記

卷十

勦攝人心如此若今至邊陳鉞亦不能保全誠恐各邊從此聞風皆受禍及無復能盡心防守矣必欲差肯宜遣大臣思曰然具以其語復命上乃勅文升奔通事都指揮唐昇往都御史陳鉞奏永樂間遼東馬市三處其一在開原城南關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東五里其一在廣寧城皆以待朵顏三衛夷人正統間因漏洩邊事以罷其二惟開原南關市獨存近者朵顏屢請開市朝廷不許今朵顏窮迫潛結海西轉市於我而海西藉彼馬力數犯我邊甚爲非

便若復許開則有以收朵顏之心散海西之黨而中國并受其利事下廷臣會議報可五月鎬衣衛指揮吳僊奏遼東軍士冬衣布花出自山東民間每糧一石折布一匹歲露海道以達遼東多爲風波沒漂民被其害而軍不沾實惠乞勅該部議將十四年以復每糧一石收銀四錢於陸路解送以給需軍民俱便事下戶部議以爲遼東地無花布若令折銀恐後難繼勅兵部侍郎馬文升招撫夷寇先是文升奏臣借倉并招撫建州海西女直已於四月終招休建州

全邊略記

卷十

左右二衛掌印都指揮脫羅卜花秃等一百九十五人及被勦家屬指揮郎哈等四十八人繼又招至建州衛掌印都指揮完者秃借賊首趙得路等廿七人至開原又招海西兀者等衛都督等官察安察等三百七十五人是日文升又奏虜寇擁衆從清河入境鈔掠因言建州女直叛服不常往年以招降都督董山等而又覆之已爲失信近復招其巢穴暨殺無辜致彼仇恨變詐難信爲撫爲討伏候處分子俊等言今推誠撫安事將就緒若欲加兵則仇生於恩何所

示信況六月興師兵法所忌時陳鉞方欲揚舉食功而文升奏勸招安故鉞違拘不協而文升爲所苦累有奏請也陳鉞奏五月虜入大水峪境我師擊之連勝共斬獲首虜一百四十七級以捷聞章下兵部知之命太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勸王英謀欲往遼東無論諸夷會違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囑直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爲已功且直詹昇之進後英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於此矣七

今通學記

卷十

九

月劉肥何等衛指揮使等官亦里哈等十七人乞陞職從實前指揮同知鎖羅哥夷乞更勅書葛精哥諸指揮僉事等官申克捏等三人乞兼給勅書印記諸夷皆侍郎馬文升等奉勅招徠者弗思等衛指揮等官都魯禿等十三人乞加陞兀者衛故部指揮同知等官刺塔子引塔溫等二人乞襲職屯阿爾該指揮使革勒革子馬牛乞陞并請給勅書印記亦麻刺衛都指揮僉事阿塔乞陞并改衛諸夷皆以招撫主者巡撫事復請搆建州巢本兵僉子俊止之馬文升

申誠守關之詔辱科索者失貢夷心請治泰同周俊罪劉八當哈者東寧人天順間因蓋馬奔建州導入寇乃冒首名入貢爲親知所識撫臣請梟示之乃勅卜阿日爾等所遣使中乃有中國叛人冒名希賞已依法處之矣自後乃須審實十月命太監江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克總兵官討建州夷從陳鉞之請也鉞媚直也本兵余子俊議諸夷有來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直等以其小弱抵威乃誘夷郎禿等四十人貢徵實之既

今通學記

卷十

九

襲敗建州夷奏捷謂賊巢在烏山中高峻險狹臣等分爲五路出撫順關半月抵其境賊據險遯敵官軍四面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級俘獲四百六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獲牛馬千餘盛甲軍器無算詔授其奏捷舍人李珍監生陳澍俱爲錦衣衛百戶珍太監李榮姪湖陳鉞子也御史強珍奏建州班師之後虜即入毀陽清河四散殺掠男婦五百餘民頭畜無算實詳前巡撫陳鉞啓彙邊功以致虜報故怨其指揮王英白祥都指揮

吳璘右參將崔勝等俱不能禦而太監臬司都督縱議等又各畏罪貪功隱匿前事法皆違兵書余子俊等覆奏引 皇明祖訓案賊累犯死罪不宜再縱上命吳璘崔勝戴罪殺賊章朗停歲賜食米牛羊緡諫陳誠各停俸一命禁邊將誘殺戍人以爲戰功者從強珍之勅王全也九月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永亦威寧伯豪左都御史鎮往遼東備邊未行而罷時直怙寵弄兵益承越革以利誘之因以爲已利既罷爵賞猶不屬厭一遇小警輒欲出師而三邊屢報猝

名邊略記

卷十

上

遼亦欲希旨以倖功也此舉雖已罷之全臘月大同之警又復行矣餉司金勉奏遼歲額中需屯五萬矣哨守墩卒新塘米七萬矣乞別爲措置戶部議以賣鹽銀五萬兩發於屯兵要地支糧或相兼折與官軍買用卡寧兵止則准作成化十八年之數此外自十七年爲始每歲額外添送銀二萬兩秋豐穀賤則送如舊額奔爾淮及山東運司見在領贖贖課關中一十九萬引內兩淮成化十五年存積鹽四萬三千引引米七斗豆五斗十年長穀鹽九萬二千引引米五

斗豆三斗山東成化十五年鹽五萬五千引引米一斗豆二斗召商上納庶得有濟號人從之然自兵興費耗糧餉邊境驟然所司愈難爲矣十七年築鳳凰山等城爲朝鮮貢使開之遼建州野喀也山之東至發陽築墩臺二十二山之西爲城城西六十里門斜烈站站之西六十里日新通達堡堡之南名寧夷各增戍守巡撫王宗彝所創也十月陳誠既因緣晉寧本兵悔馬市之開疊也復申嚴其禁例以自文焉

名邊略記

卷十

上

所遺勿釋果額三衛攜往海西易軍器迨經遼東巡撫都御史王宗彝等知其詐以爲市之設正欲革海西與三衛互市之弊今若使其得以人口易軍器而不預爲杜絕他日必將糾合爲邊患乃遣謗諭之凡攜勿雅來市者倍償其直至是以所市男女九人來獻上命分賜司禮監官餉司毛泰謹按洪武初遼東糧料俱從太倉海運其後罷海運置屯田八分屯種二分戍還每軍限田五十畝租十五石以指揮千百戶爲田官都指揮爲總督歲夏秋二徵以資官軍

俸糧。自洪武至永樂爲田二萬五千三百餘頃。糧七十一萬六千石有奇。當時邊有儲積之饒。固無運餉之費。誠足食兵之要道也。至於宣德以後。屯田之法。雖曰寢廢。軍士猶餘四萬五千四百。而糧亦視舊不減三分之一。近彼邊方多事。屯法盡壞。巡撫官相繼。復其數少增。又歲運銀千萬。兼開中。淮浙鹽。所用尚乏。都御史滕昭乃於操練馬軍內。遴選弓馬生疎者三千餘名。退歸屯田。歲省各軍所支糧。以六萬餘石。而得屯糧三萬餘石。至成化十二年。都御史陳鉉。仍

卷十

以昭所選之軍。勒歸操練。遂罷徵糧。又裁除無名屯軍六萬餘名。以五年計之。共減糧三十餘萬石。故今所存正軍。惟一萬六千七百餘名。而歲徵糧止一十六萬七千九百石。又以荒歉調免。歲不足七八萬之數。較於舊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故遼東三十二倉。通無兩月之儲。臣愚過計。以爲今日欲足邊用。莫若練選冗兵。使歸屯田。二十年通事楊銘奏。衆顏遣察。反等告急。竊意衆顏與小王。素爲仇敵。撫而用之。以夷攻夷之法也。宜遣使撫諭之。兵書余子俊以爲

以夷攻夷。非用兵常法。如唐借回紇以討安處瀼。終唐之世。受其侵軼之患。宜宴察。反而罷遣。使廿三年二月巡撫劉潺等。奏卜蘭罕衛與泰寧衛夷人。報小王子已死。欲從喜降口入貢。因與泰寧同於馬市交易。事下兵部。言卜蘭罕與无刺滿都魯和親。不入貢者十餘年。一旦近邊傳報。欲容其爲市。守臣厚加撫恤。諭之曰。馬市之設。朝廷所以待三衛。餘不得同。如欲朝貢。宜仍從大同入。諭泰寧等衛。自後毋得與之俱來。弘治六年。巡按李善奏。臣見遼東邊界。止設二

全邊備計

卷十

年始立。自後三衛夷人。假以放牧。潛入河套。開行剽掠。且邊牆隳遠。河爲固。瀕河之地。延袤八百餘里。土脉礧礧。秋修春頽。動費巨萬。夏旱水淺。不及馬腹。冬寒水凍。如履平地。所在城堡。畏賊深入。遂將良田數千萬頃。棄而不佃。況道路低窪。每遇水雨。泥濘不通。倘開原有警。則錦義廣寧之兵。不過遠涉浩嘆而已。臣詢之故老云。有陸行舊路。自廣寧抵開原。約三百餘里。兼程不二日可到。地形高阜。土脉滋潤。有古顯州城池。遺址猶存。爲今之計。莫若開舊路。展築邊牆。

起廣寧塞盤山。直抵開原平頂山。移分守八百里之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四路聲勢相接。一路有警。則三路之兵分投應援。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如是則暫勞永逸。而九重無東顧之憂。十二年兵部奏。海西每年一貢。三衛每年再貢。互市相通。世受厚恩。雖時有寇掠。原無聚衆反叛之謀。祇因邊臣往往請殺虜。以爲功。委官覆按。亦不舉正其罪。所以結怨虜人。致啓大變。彼得以復仇藉口。我軍數敗。且三衛之賊。

金史略記

卷十

易得。而海西之寇難平。失今不圖。恐怨積而導北虜。其患非細。請令巡按御史覆按雙臺之役。人畜殺掠。幾何。官軍亦曾敵應與否。分別功罪以聞。自今有誘殺熟虜冒功爲首者。以謀殺漢人律罪之。同行知情者。俱調南方煙瘴。守備官知情者。處之。初遼東守臣奏正月。中虜衆分道入寇。我軍禦之。連三捷。先後斬首三百級。全勝而歸。議者以爲遼久不振。疑其誘殺。遂是朵顏三衛來貢。朝廷遣大通事指揮使楊銘等審之。具云。今年三月中。遼東幕大夫差通事誘奉寧。

爾餘兩衛頭目脫大乃等男婦三百餘人。盡掩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糧帳車輛。死者之親。遂屢來復仇。又人自虜中還者云。朵顏三衛遣三百騎與北虜脫羅干等約和。謀入寇。給事戴饒參駁其事。命都御史顧佐往按覈。以聞。久不決。而指揮崔鑑等流言於長安。謂佐偏刑激變。伏請別遣。上不允。會總兵李杲。虛言虜至。請增兵。臺省交劾。十三年顧佐乃勘報。曰。太監任良總兵李杲。巡撫張玉。誘殺之罪。得旨代回。初海西兀者前衛都督都理吉次子尚。

金史略記

卷十

古以舍人入貢。授指揮。後貢驍騎。并歸被虜人口。求陸都督。不許。尚古怒去。絕貢。時入寇。遮絕海西諸胡之人貢者。胡怨之。尚古後悔過。叩邊歸款。守臣貪功。招之。約爲求陞。尚古遂率五百騎入至開原。守臣驗五十人赴京。奉寧衛都督猛革忒木兒聞之。大怒。邊將謂尚古阻其好音。反容先納。遂入寇遼陽。既去。仍留書於邊。言諸胡所以侵犯者。實出於此。建州左右衛亦各遣人來。尚古若誅。則衆怨俱解。守臣因請誅尚古。武授之南荒。以謝諸胡。兵部議爲尚古初使人。

至違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忿當時守臣止應曉諭令回不應擅招以挑胡忿今商占既貢又不可誅若如所請恐結海酋諸衛更生他患守臣不善爲謀一至此給事中屠伸等言泰寧諸虜內附日久受恩最深一旦以尚古爲辭大肆寇掠殺虜軍民攻陷屯堡今日問罪之師當舉無疑兵部請將所虜漢人送回俟有重賞臣等以爲漢人係泰寧諸胡親行虜獲者設若送回行賞是前日之犯還不以爲罪今日之歸俘反以爲功海以爲盜之利害具無頓之心王

卷十

者懷柔之典固如是乎御史余本實等奏遼陽失機聞遣官按覈臣等竊聞議者皆云太監孫振定西侯爵驥都御史陳瑞招撫尚古以致諸胡怨寇陛下寬宥姑俟按報未卽實振等於法各官妄稱兵不血刃威伸異域遂原其旣往之辜許以自新之路反聞諸胡藉口則又詭稱安置南荒明正典刑以爲諸胡戒尚古也先以爲功賞後以爲罪誅招撫失策明自知之邊釁已開又不嚴禦致賊虜衆深入如蹈無人之墟自長勝等堡並抵高梁子沈家屯二十餘處

縱橫殺掠人畜蕩然暴屍滿野哭聲震天長老以爲百年來未嘗遭此慘酷其罪益不可掩也十六年吏科鄒文盛疏曰三衛者果何恃乎徒畏北虜之侵犯而任三衛之劫掠是猶芻牧之家畏虎豹之食其牛羊而畜豺狼爲衛也道路咸曰虜之爲患非一日而我之政則有數失曰征伐未行也禁餉太嚴也急接不接也關市失平也邊牆不固也兵食不足也爲今之計宜反其所爲以征伐言之虜雖逐水草以爲生然各有巢穴前屯賊巢在鐵嶺川寧遠賊巢在虹螺

卷十

山錦義賊巢在凌河墨州上嘴廣寧賊巢在刀背山各近邊牆百里餘每至水凍草枯人馬渡困若於此時併力一征其勢可勝以禁餉言之遼東邊禁誘殺屢殺擄殺掩殺者皆有罪固所以杜僥倖之功然大羊之類信義難服乞少爲更張諸爾衆乃緣此爲奸乘機肆虐是自絕生成矣其自今遠遁不得在邊住牧但有百里之內志願官軍撲滅亦以此示廣寧等五路將官凡新獲首級照例陞賞所得婦女生育悉不追問則彼將不敢窺邊以關市言之遼東先年因

三衛內附。東夷效順。故於廣寧開原。秦立馬市。交易。當時虜四輪款。時以馬易鹽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待攻戰之具。近賊虜狡黠。不以堪用馬匹貨賣。特以入市者。惟榛松貂鼠瘦弱牛馬而已。又有假此窺覷。虛實者。中國罔利之徒。與之結交。甚至竊賣兵器。洩漏軍情。雖有監布分守等官。勢不能禁。竊聞虜所易銅鑄。出關後盡毀碎融液。所得豆料。專以飼馬。其志可知。又聞犯邊後。以所掠銅鏡等物。貨賣東西。諸酋以所掠男婦係禁。至詭言於三衛所得。邀其家屬贖取。

全邊略記

卷十

官軍不惟不敢問而且餽以酒食米鹽之類。借寇兵而資盜糧。孰甚於此。乞罷關市。以兵言之。遼東東連海西。北接三衛。國初設二十五衛。墩克官軍。填實行伍。因軍屯種。積聚倉糧。先年官軍十有九萬。近或逃回原籍。或潛匿山東。米穀銀一錢可糴五六斗。或三四斗。近因兵荒。斗米直銀一錢。而十一月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則止賣米二十五升。兵食不足。是以虜賊乘虛侵掠。乞清伍被屯爲要。八月指揮張斌出掩殺。三衛於夾喇灣。以三十八級居捷。御史王獻臣疑之。

暴其罪得。旨如所擬。正德三年巡按劉熾奏遼東所屬二十五衛。衛有鹽場。例歲貢三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斤。罕自運送。去衛甚艱。毋若召商中買爲便。勅獎之。四年奉寧三衛滿發。率所部二萬餘。稱遼北虜者。欲附牆築圍。以潛。詔令暫收。事寧則速之。七年十二月初遼東三衛爲仇德達子所逐。驅其牲畜入境。以避。守備寧遠都指揮馬標與百戶錢謀邀殺之。而取分其所有。說稱犯邊希當。既而三衛醜類夷人叩邊。鎮巡官審品。具得其情。以聞。都察院全邊略記。

卷十

讓標等貪利妄殺當斬。獄上得。旨如擬。兵部議開平原與泰寧海西建州諸夷接壤。各有界限。邊牆之外。任其牧放無禁。比年分守備禦等官。略不爲備。致虜深入。及虜既去。乃徐出境。俘斬牧夷。掩冒功放。諸夷忿怨報復。爲患不已。今宜申明邊境。凡遇賊侵犯。若在邊牆之內。即時斬獲者。方許報功。若經宿。或私出境。及去邊牆五里以外者。雖有斬獲。功不論。仍以失事落讞論罪。鎮巡官復奏。首虜貪殘無厭。今我拘於禁例。盡地自限。使虜志益驕。士氣大沮。非計也。

請自今追剿犯邊達賊若抵其巢凡有斬獲無論大小男婦俱令報功庶夷虜畏兵部覆議夷近邊百里內爲寇者方令出兵必長壯首級乃得論功若不犯邊及百里外牧放者仍遵禁例十一年海西福餘衛虜那孩率衆三千人欲塞欲歸開原乞貢十三年建州都督脫原保等款塞自陳賊首玳山等率所部三千人營於章成寨巡撫張貫遣指揮王綱白本等詣其營遂各貢方物上嘉貫等而獎之嘉靖初七月初開原與虜爲市虜時殺掠市人開原苦之會虜首連長加等人市鹵掠衆將孫棠率兵掩殺二百餘人都御史張輪上其功已而巡按御史蔣紳劾棠貪情不法狀上點察而遣李永助往經略之元年女直通事王臣條貢事情弊曰一夷人勸書多不係本名或伊祖父或借賣他人或損壞洗改每費譯審宜令邊官審本勅親子孫實名填註到京奏換一夷人陞襲往往具奏行邊年久不報懷怨回家致生邊釁宜再行催繳一夷人宴賞日期積聚數多遲悞及至領賞又多謾要故不懷惠一達黑忒牙今哈刺哈等俱

自稱招撫達夷功宜查實陞賞十年三月又直左都督連黑忒自稱有殺猛克功乞蟒衣玉帶等物詔賜獅子彩幣一襲全帶大帽各一猛克者開原城外山賊也常邀各夷歸路奪其賞連黑忒殺之達黑居松花江離開原四百餘里爲進北江上諸夷必辭之路人馬強盛諸部畏之往年各夷疑阻連黑忒獨主項又有功朝廷因而撫之示特賞之意且備論在館諸夷卽萬里外有功必知知無不費云十四年二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衆心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遠夫經數行清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衛册徵銀追牧馬田還官召佃納租繇是衆益怨之是月經巡視遼陽撤將吏竝城築圍牆及臺將吏督倂急諸軍遂大噪擁衆入撫院丐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者在傍叱衆呼左右榜笞告者衆益悍閭不可制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鈺經倉皇棄勑諭垣走匿衆遂擊毀院門火其役衙籍鳴鐘鼓糾衆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於獄按得經裂其冠

家執都司公署。四月。巡按御史曾銑。按部全復。開達陽軍變。亟行副總兵李鑑。揭榜安撫。凡經諸所指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命將吏督諸軍守如故。亂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遊擊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達陽。分部將士。畫城守九門。及鐘鼓等處。非時巡警。德其飲酒誼譁者。遂奏奏都指揮劉尚德等。遂迎呂經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疏保下都察院覆。銑議欠當。往年大同逆賊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無謂。輒爲請赦。蓋一時偷生。猶可說也。今諸軍未有叛逆。

全通略記

卷十

五

而乃坐尚德以激變之罪。事情法律。兩不相合。其五月。呂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其中軍袁璘者。素誼事經。擬扣月草價爲飾裝具。悍卒于璽兒等。鼓衆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繫獄。璽兒知其怨經。乃先劫孝兒出。率衆持挺。陪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爾汰我餘丁。爾奪我牧田。耶。殘毀髮膚。裸而置之衛獄。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璘弁。經私僕。縱火焚之。延燒公署俱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克日夜。明日取經及璘。囚首搨標。環遊隨復禁之獄。遂脅

管糧郎中李欽吳。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請領且要紿賑濟費庫銀幾及萬兩。命韓邦奇往撫撫之。既而命任洛代邦奇爲巡撫。命侍郎林庭楫行撫事。錦衣官校建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駕帟非勝黃。是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操亂。擁經併官校。冀廣寧獄。總鎮等官諭以禍福。曾銳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行。亂卒于璽兒趙則兒。謀俟林庭楫至。脅責如大同。倒總兵劉淮聞之。因雨散各隊去。曾銳密校胡承恩。悉擒叛二十有八人。各梟之。十八年。廣寧達軍

全通略記

卷十一

六

伏脩等作亂。都督馬永。率家丁捕斬四十人。事遂定。上深嘉之。開原虜四貢大掠。衆將孫繼祖。憤三級趙國忠復戰虜。斬百有二十一年。建州賊從鳳凰城入寇。殺守備李漢修。恩等。所過兩掠無算。部議夷非三衛等。往成化中。董山爲梗。命將計平。至今有六十年。無反側者。今構變必有所自。况號捕首惡。不過趙那舍等數人耳。適加之兵。未免玉石俱焚。命給事林廷璽往勘之。報曰。建夷故多忠順。邇近夷先入關。那噶等遠稽遲。聞將每以額滿阻之。所得養子。

歸途後爲近夷所掠是以快悽甘心叛逆耳上乃罷其征討總兵劉大章巡撫孫楨有不治劾建虜李檄赤哈寇邊率八百餘騎從鴉鵲關石嘴進入掩伏誘敵庫雲易之出堡與戰伏起雲遂死千都指揮趙奇修勦王鎮皆死之給事葉鏜劾孫楨不能預防總兵李景良弁堡而逃罔上不忠宜脩罪之乃詔楨回籍二十五年遼東總兵張鳳巡撫于放令指揮陳守節騎馬布諸夷赴戚繼光物莫不服守節自於鳳鳳令塞之夷遂攻鎮焚殺人民李鎮等不能禦其

金邊學記

卷十

殺掠而已上奪教鳳俸三十一年虜酋把都兒辛愛原謀寇錦義謀知有備適乘虛突犯前屯百戶常祿指揮姚大猷以孤軍犯其前鋒皆沒人心震恐指揮王相曰吾家世爲將獨此一心報君恩耳且虜驕而無律郵衆不足恃明日虜驅人畜欲歸下卽疾趨出其前邀之戰於曠殺山相所率不過四百連戰二日以必死爲期諸將若世勛等觀之不敢近獨千戶葉廷瑞毅然驅百餘卒佐之并與同死可謂烈矣是時虜歲入犯谷邊無敢闕者朝廷初聞相率澤所

嘆異故卹典亟下九重傷神杖若高惟忠等亦皆升級其死事則下按臣謬其官職以報如侵葬廷瑞初以死聞故不與重傷之賞比贈諸死者視常典加渥有千戶吳天錫以走報還寇爲虜所殺乃亦贈指揮使而廷瑞以後繼故恩竟不及蓋當時以賞功之典爲賞死舛矣三十四年四月遼東邊外屬夷孫賓樞克等以俘斬虜獻功詔給賞如例先是北虜虎刺哈赤及魁猛磔打來孫等欲假道東夷內侵不遂魁猛磔乃率所部攻掇哈察夷酋孫賓等與戰斬虜

金邊學記

卷十

首十級生擒二人樞克等後斬零賊二級叩關以獻請於義州大康堡河口築牆以禦之三十五年十一月北虜打來孫速把亥等率衆十餘萬騎深入遼廣總兵官殷尙質率遊擊關德官等禦之不敵尙質等死之亡其卒千餘人總督王忬以聞且劾論經撫蘇志皋輕率寡謀之罪三十七年六月總督王忬奏遼今歲大祲議賑議蠲別無良策臣謹按山東遼東俱爲一省近雖隔絕海道然金州登萊南北兩岸間漁販往來動以千艘官吏不能盡詰其若因具勢而導

之。明開海禁。使山東之粟。可以方舟而下。此亦救荒一奇。又言宣大遼。乞照例。乞運通倉米給軍。上皆從之。既而給事中許從龍。因請就海道以行。它運。或將天津倉糧。從黑洋河。抵呂黎。登岸。達山海關。或將登萊起運。量發近海民船。從沙門島。抵金州。達遼陽。此可省陸輓之勞。官民兩便。下戶部議行。命遼東苑馬寺卿。住劄金州。給放各島商船。不得抽稅。從都御史王忬及御史周斯盛疏。通海禁議也。十月。東虜大舉寇清河等堡。總兵楊照副總兵劉岳帥諸將守

全遼略記

卷十

備中有爵等。分道出擊之。斬首八百級。時西虜亦擁衆瀋陽邊外。聞我兵既東。乘間深入二百里。照等聞變。卽馳赴之。虜見大軍至。引去。三十八年。巡撫侯汝諒。以遼大饑。移粟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店月沱桑沱姜女墳桃花島。咸可停泊。各相去不過四五十里。可免風波盜賊之虞。請動支該鎮賑濟銀五千兩。造船二百艘。扣商販運。內覆如議。十二月。虜犯廣寧。實泰寧衛叛。夷果力簡等導之。果力簡者。其四世

祖恩李羅。因人邊馬市。率其族十三家求爲內臣。朝廷欲收以爲用。乃徙之塞山佳牧。使偵伺虜中動靜。頗得其力。後聚落日繁。果力簡等衆達百餘人。往往挾虜遺賞。守臣不勝其求。稍抑制之。遂叛降虜。告以內地曲折。導使入寇。於時遼東廣寧。歲有虜患。每主果力簡等。各爲先鋒。都御史侯汝諒患之。乃密遣通事陳紹先等。誘果力簡等入市。伏甲饗之。酒半伏起。遂擒果力簡。及其黨四十餘人。四十年。山東巡撫朱衡奏。登萊青地。瀕大海。東近邊。左通漸直。國家設軍

全遼略記

卷十

分守甚嚴。日者遼左告饑。暫議弛登禁。其青州遼西之路。未許通行。今富民獨商。逐海道赴臨清。抵蘇杭。淮楊興販貨物。海島亡命。陰相結。悍二百平。慎固之防。一旦盡撤。頃者漸直倭毒。非敗事之咎也。宜申明禁止。爲便報可。四十一年。虜酋土蠻等大寇遼。攻東關。驛錦川營破之。巡按吉澄以聞。水兵楊博言。吳璠老將驍健。可以責成。當分三千守前屯。而免其入衛之額。遣大臣侍郎葛綰往。綰舉郎中張志孝副將劉大章自隨。可之。遼東邊外屬夷王呆等。導虜分衆

入寇一自東州堡入一自撫順核桃山入副總兵黑春帥遊擊徐維忠等禦之春身自搏戰殺數十人諸將從之虜衆大敗棄其鎗重鎧甲而遁於是借禦劉普亦敗虜於核桃山共斬首一百四十九級李馬五十匹所獲夷器無算侍郎葛福錫督揚遠巡撫吉澤總兵吳崇以捷聞部覆遼東饑饉之後有此克捷乃近年所未見者有功諸臣論賞虜復攻鳳凰城黑春隨其伏中力戰二日而死四十二年副總楊照敗虜於清河長安堡斬級七十五級楊照夜掩虜於興寧

全遼略記

卷十

察外失道爲虜所覺中流矢殺祿將線補衮郎得功等力戰斬首二百二十五級以照屍還四十四年降酋黃勇略廣寧城巡按王之誥條陳開墾荒田八事一議工力其法以田九百頃爲率用二千四百人把總二十四總委官六將各營見在步軍六千四十餘更着撥用二議牛具每牛一具種田一項五十畝牧者一人耕者三人其牧者結草棚免其雜差惟耕時隨牛下田與三人通力合作行總委等官不時查驗草料其牛具郎於原議修城銀給之三議種子計田

九百頃用種子四千四十石或黍或豆隨地所宜卽於上年收穫肉皮四議車兩登場日裝車一百八十輛每輛銀二兩除已造完三十輛餘者宜於廣寧馬市稅銀內支五議供費每營開田一百五十頃軍夫四百委官五約工百日費口糧六百一十五石牛百具豆七百五十石草萬束俱於本田收穫糧草內支六議草棚每種田九百頃存積柴草除穀草豆棚棚以飼牛葛棚一歲所得可以變賣銀千兩買補牛具農器七議倉廩各城倉廩倒塌宜將夫丁銀兩及今

全遼略記

卷十

春次第修理除收貯屯鹽二糧外餘悉收營田子粒八專責成宜將河西營田行接管都御史河東營田行巡按御史互相督責四十五年虜速把亥入西平苛餽張豫遇伏亡於陣虜自西平出卽得功扼之於張能峯斬首七十五鄉吏李輔請裁減邊城道兵而以新設寧前遊兵二枝分番入衛已有旨報允至是遼撫魏學曾等言前寧前山海關僅百餘里近則庫變增設遊兵二枝戍守不可議撤請於原設人衛兵馬預選驍健者三千人籍名於冊至期令該道

遊擊領衛歸則各還其伍又比歲遠饑兵自入衛歸輒逃匿。薊月糧折價數豐起其羨心將領多納此輩役爲家丁者千百夫遼薊附若唇齒遼既虛薊豈能獨利耶。隆慶元年御史李叔和疏總兵全鎮保障當審緩急今乃坐河西而以河東委副將雖云畫地分守然所部士馬不足當總兵五分之一海濱開原險山諸路士馬亦不足與廣寧寧前鎮義鎮武諸路相等夫虜無多寡而兵有強弱今一月之間三犯河東坐視不爲之所是秦人視越也且總兵部下驍騎皆

合遼寧

卷十

所選河東精銳括此精卒豈直爲河西計哉臣謂總兵宜以隆冬之時移遼陽以援海州瀋陽冰解河廣寧以防土蠻庶東西皆有備報曰可黃勇本降胡後復亡歸虜而速把亥盡以虛實告虜虜入寇者十回殺備禦二官軍五百有奇魁堡站城十餘人患之是年四月中與梁類茂卜散關馬市速把亥部落有詐稱梁類人混入者總兵王治道遊擊郭承恩等掩捕得三百七十五人使人謂把亥曰爾歸我黃勇我歸爾俘速把亥遂縛勇來獻遼人因相謂曰與虜

共亡者尚有大敗刺等七人在虜中患未已且吾民爲虜俘者尚多及此要之乃留十七人不遣虜怒數遣輕騎入寇我輒敗之六月虜以少騎入犯而伏三千人於邊外中軍王世祿易之乘勝追入伏起爲虜所敗治道救之乃得還亡其卒七十餘人殺把總佟國勳等四人虜乘勝攻鎮靜堡克台而去給事中鄭大經言遼東墊市之事屢起於敵虜因劾奏治道輕追納侮守堡官陳言守備王政嚴衛禦畢朝用間住參將杜錦承調參將萬國遊擊馬文龍畏怯觀望請

合遼寧

卷十

五

治其罪然是時里字羅猶思錦躬馳堡中叩頭乞市也九月總兵李世忠引兵東援遇虜於撫寧斬首五千三年四月虜首張擺失艾失哈等擁衆近邊聲言欲寇離場孤山遼陽副總兵李成梁率中軍指揮蘇承勛等出邊迎擊之而以原任參將謝相廷督選鋒衝其前至夾河山城突入虜營斬獲賊首張擺失等一百六十四級奪馬一百餘匹賊遂歷去四年八家寨葦子谷酋長汪住內英哥等從陽明臺入請將軍趙完馳遼陽郭承恩馳虎皮安營馳奉集裴承祖馳

鮑屯柯萬驍平虜撫臣張學顏大帥李成梁皆壁清河至卓山擊破之斬砲兒大寔公提等五百八十八級五年逮酋之長佟鎖羅可赤聚兵散羊谷我帥擊斬于蓮花堀四十四級虜復從靖安口入我師追破于柳河斬佟鎖等百有五十一級十二月虜寇河東從望酒墩入大帥李成梁副帥趙完郭承恩等率師禦之於卓山等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有酋二人他夷器無算六年三月東虜速犯亥亥怕等憤遼陽卓山之敗復犯長勝堡守備指揮范芝等與戰却之尋犯清河堡守備曹鼐等又大敗之斬佟鉞等一百六十五級獲酋首一級捷聞兵部謂該鎮累奏奇功且倖斬數多例當宣捷上命勿宣第驍報捷如例卜言兀等直搗白塔谷堡遊擊李惟一力疾戰之而還舊曆元年卜言台周之會妙花椿勞亥大入瀋陽大帥李成梁率偏將宋成恩等力戰于南靜九營斬勾茶戶等二百有七級七月總兵李成梁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發陽二百里巡撫張學顏按視之數十酋環跪願質子所在易

壁布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發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屬海西者王台制之屬建州者兀堂制之頗遵約束二年逮把亥既已連騎往仰加奴新寨請婚王台而又大會諸酋自紅螺山走遼城總兵李成梁出塞會風砂障天捕斬首虜四十三級上諭大司馬譚論曰前報虜數十萬犯遼已到近邊朕心夕惕經旬杳然有無失事共以實聞遼東告捷東虜屢次入犯逆首王杲至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總兵李成梁提兵問罪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東夷王台執送逆酋王杲父子致境上詔磔杲于蒙衛加台龍虎將軍有功將吏悉增秩三年青把都會兵二十萬于大寧張學顏乃告急請餉兵入衛及器藥之數督軍門楊兆以狀聞頃之知其馳土蠻實而犯山海虛也王台是時所部東夷及朴兀刺南盡湯河建州北盡仰逞二奴延袤幾千餘里速把亥頗有美心行鹵略先是逞仰二奴父孔革爲台所殺僇奪李勒諸寨二奴乃欺台老駁數有啓疆之志台卒憂死台生五男長虎兒罕赤次三馬兔次媛

大次綱實。文猛骨字羅。至康古六。則台外子也。罕常與白克亦相仇殺。於是仰加奴等一十三寨。把古把大等五寨。猶屬罕。它一切灰扒兀刺等江。皆爲建州諸夷所奪。四年李成梁出比羅克去遼百里。斬虜五十二級。五月。虜衆二十萬。自錦義至凌河。會迅雷烈風止壁旦日分騎。大掠鹽場左右中屯。御史張允升勅奏。恭將馬文龍。下兵部方達時覆奏曰。當以保全衝戰爲功。損傷可勿論。上以通年禦虜。各賜之金。土蠻蓋怨遼人。乃率黑石炭等二十萬。窺十方寺。上

全邊略記

卷十

聖

丁字泊。先遣騎隔河而語。曰屬夷也。土酋虎欲渡河而生。守使翟誘蒙曰。詒也。總戎李成梁帥佟龍元吉軍長定。佟應科王朝龍軍新打營。裴承祖高虛。軍小船城。而又撤李澄清徐維忠等從征。虜走老營。我兵追四十里。大破之。斬阿丑哈伯革余等四百七十六級。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以大捷聞告。太廟如禮。賜成梁以下。金蟒紵。賚階有差。十一月。黃台吉離老嫩。大會土蠻十餘萬。欲犯廣寧。于是秦得倚出海州。孔東儒出鞍山。查大受等出瀋陽。徐國輔出奉

集。陶承譽出折木。凌雲出威寧營。連營遼河。長四十里。李成梁帥精兵。李如桢李平湖李得金出鎮安堡。而以蘇國賦楊榮爲左軍。劉承武王惟屏爲右軍。直馳養善木。新把兒度卜等八百八十二級捷奏。詔賜李成梁封爵。六年御史安九域上書。大略言遼鎮中後所及前屯。與遼烏牛背大青山。有朵顏大一千酋長。昂酋長兔酋。董狐狸酋。小一千酋土酋赤酋。忽兔罕酋。廣寧錦義邊外。虹螺舊遼陽。有卜兒愛酋。卜言兔酋。速把亥酋。哈屯酋。乃酋酋遼陽長

全邊略記

卷十

聖

安外邊中遼河。有秦寧莽金酋。卜勞九酋。把兒慶酋。卜言酋。哈當酋。開原外邊上遼河。有福餘莽中酋。妙木酋。卜哈酋。卜言酋。東勝外邊蛤蚧河。有搭兒情酋。忒木兒酋。土魯酋。字兒戶酋。歲爲寨上患。我師備河東者。曰我慮河凍冰堅。備廣寧者。曰我慮秋高馬肥。備寧前者。曰我近虜巢尤甚。四時無須更問也。莫之。二月初旬以後。三月中旬以前。舊草既除。新草未長。我稍得恃以無恐。今正月將盡。土蠻頓思大舉。臣必其不敢輕動。至二月中上馬。至三月而越寧前。至四

月而近廣寧。三金河下。永已解矣。請以遼陽之兵備西面。薊州春防之兵備東面。獨慮土蠻。要市賞亡已。臣竊跡遼陽市事。昔皆因以爲利。而獨開原慶雲堡。西市亡賴。專誘土蠻爲重。前是福夷入市。近朵顏泰寧人伯言卜言以見鄧者。蓋兒及賁台吉哈屯。煖兒諸酋。皆傳箭而入。要挾大賞。不一而足。豈直今日事哉。廣寧市由文皇帝詔頒榜文。禁持弓箭器械。裸而牽馬奉土產。赴關吏驗入。而開原故未有禁。可蚤圖之。且遼左米價殊迥異。河東軍士願得折色。河西願得本色。莫若開石昌谷州諸金銀冶。令饑民採取四六以佐軍乏事。下戎部問狀。十月泰寧衛首速把孩竄盜遼邊。是月青把都哈卜慎大會土酋分犯寧前。成梁直搗劈山。去邊二百餘里。斬四百三十五級。上方行嘉禮。巡撫張學顏大捷奏至。敘錄有加七年。兵科光懋奏。遊擊陶承譽所殺夷人阿丑。實懼罪來歸。承譽假以犒賞。掩其不備而殺之。請治其罪。于是一時敘功者俱准辭。八年。建州夷兀堂犯遼陽寬奠。又犯永奠。李成梁逐之。出塞二百里。斬七百五十

級。兀堂復以千騎入林剛谷。副總兵姚大節復敗之。斬首六十七級。土酋志報薊門之役。合速酋營紅土城。伴入海州。而一犯錦。一犯義。時備兵使李松張崇功洪濟遠周子德等十道並發。大師李成梁捕伏大清堡出塞二百里。斬捕四百七十一級。主爵者比劉江之封廣寧伯以侯七百級。曹義之封豐潤伯。施聚焦禮之封懷柔伯。東寧伯以虜四百級。成梁先時破逆梟。至千二百餘級。比虜級更宜倍之。謂曰李成梁累獲奇勳。其以原銜指揮。併功世襲伯爵。給誥券。爲寧遠伯。秋虜入盜東寧河。兵備李松禦之。土酋失利。頃之復入慶雲堡。吳尚忠等禦之。虜走鐵嶺。冬犯義州大凌河。哈不慎連騎數千。圍我剋五臺。焚殺亡葬。都御史周咏行海州諸營兵救之。九年土蠻復犯錦義。以咪金哥爲鄉導。兵使者李松亟請于總督梁夢龍。分道而馳于大青松山之間。虜計不售。給事王致祥上書曰。恰首受賂于宣大。而逆顏于薊遼。請革其撫賞以創之。勿受若嫚。自辛巳迄癸未。督院鄭洛禁之甚嚴。十年。速把孩入陽河堡。遂深入錦州。分

馳四門。裨將周之望力戰。與王應榮俱死。裨將徐恩。趙來。分出北門。西門擊之。虜奔凌河。涂寬等各伏兵。邀擊虜。倚遼河爲險。李成梁出兵大戰。斬捕三百四十級。虜乃去。王台既誅。王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戮祝孔。車子。仰奴。逞奴。亦服台。以女妻仰。卯。之。後。二奴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台亦怨王台之縛其父。叛附逞仰。二奴各夷皆雲翔。不受台制。南關勢蹙。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罕爭鬪。逞奴助之。而陰收其部。夷白虎赤等。自益。

土蠻率火耳。越十萬。欲略廣寧。李成梁聞之。卽伏中固。去開原可四十里。使霍九皋諭撫之。二奴提恍忽。大二千騎。詣鎮北關。關吏譙讓之。以三百人詣圍門。巡撫李松。四隅設伏。二奴至圍門。言語不馴。白虎赤。拔劍斬九皋。九皋反手擊一虜。墜馬。軍中砲鳴。伏將宿振武。李寧等。合擊之。斬仰加奴。逞加奴等。凡三百十有一級。復追之于新寨。斬捕一千二百五十一級。追至二奴巢。諸虜叩頭願從。任骨字羅約。歸我漢人。王良富十三人。自是海西警矣。捷聞告。郊廟而賜。

爵賞。董狐。狸斜。炒花等。犯塔山。再犯莊窠。又犯黑山。備禦楊紹勳易之。遇伏。把總劉進忠死之。紹勳中流矢。復斫二虜而還。黑石炭。馳千襖。郎兔。成梁從大寧堡出邊。行四百里。搗虜壁。斬首三百四十三。捷至會。上大閱。喜甚。郊廟。賜爵賞焉。小友。青略。濬海。我帥大敗。酋鈔幾盡。御史于應昌勅奏之。曹益。崔吉等。訓建。有差。十一年。太寧。酋伯言。把都。斜花大。及大虜。衆五萬騎。入寨。攻鎮靜堡。李成梁議于黑山。大出兵。伴爲北伐。夜遣李得全。馳入鎮靜。爲內應。旦日。親自

博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臉。獲貫矢中膊。花大伯言叔也。虜皆皆哭失聲而去。伯言復偕董狐狸三萬騎入犯廣寧。殺掠吏士二百二十三人。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盡晦。頃之雷電交作。大雨如江。平地水深數尺。虜盡走出塞。阿台寇遼東。入瀋陽。李成梁禦之。戰于古勒寨。阿台射死。別將泰得倚復破毛憐夷。阿海于莽子寨。誅之。伯言把都復連結鄰兒台吉。萬餘騎入寨。殺掠軍民。遊擊周思孝逐之。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壁出。布陣爲

全邊略記

卷十

77

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二字繼戰。今既定旦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旣跳騎挑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鬪。大器弓矢齊發。撫臣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虜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擒征字來等十三人。獲馬五萬四千九匹。軍士亡失者六百三十九人。小阿卜戶襲我黑谷關。亦燒燬烽臺。殺略人畜甚衆。於是給諫馬景隆及御史詹事。讓書再至。上詔李成梁。益加策勵。勿以人言自阻。有負國恩。調景隆以安成梁。遼陽百姓。方維

相亦伏闕下。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阜山之戰。平虜堡之戰。紅土城之戰。養善木之戰。鴨兒圈之戰。鴨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關原之戰。襖郎兒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腦王泉。隨速把亥。誠逞仰二奴。斬阿大海。皆萬世功。九月。哈首大會大小委正等。鈔寧遠。桃林。巡撫霍繼寰。兵備成遼。築垣掘壕。以待于山海。小委正走厥房。大逞克世等走水汲。一克仄正走宿商。以四萬騎從前屯入。參將王守道。杭大才等。發虎頭砲擊

全邊略記

卷十

78

之人戰五十合。遊擊戴朝升直夜。深其溝。固其壘。而守道潛出替。告援于總督張佳胤。楊紹勳率燕河三屯兵至。虜遂解。冬。虜復犯前屯。戴朝升奪所掠于北水關。譚舉趙恒等。火攻于新羅城。虜奔一片石而走東嶺。御史李東劾奏諸失律者。岳汴劉登太王守道。杭大才以請。總督佳胤曰。謹按故事。宣大以戰爲守。薊遼以守爲戰。但使匹馬不人。卽爲首功。茲役當以血戰爲功。而略其損軍之罪。以保全城關爲重。而原其虜掠之末。於是兵尚書吳兌嚴山海事。覆奏。大略

以山海關及八里庄。去前屯七十里。去山海七里。今遼東城堡無失。而八里庄殺略甚多。太等未可盡謂無罪。唯上所財察。左邊岳汴而登太等。戴罪視事。十二年。西虜欲自無水者入。東虜欲自有水者入。黃太升等入養善水而東。短弓兒等入靉城。始蒲河之役。殺略石家衝十餘屯。雕背山之役。人畜至三百。總督張佳胤劾奏。郎梅等鑄其級。十三年。庚正大合東。虜郎彥伯。西虜忙金兒等。入寧遠前屯。李平胡馳古路。卞那林擊斬卞兒。忒革等一百有八級。以兒郎大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會抄化分鈔東西一枝。寇斃路一枝。寇洗河。裨將曾向忠死之。略及鐵嶺。焚燒亡算冬。東虜一克等十酋。騎來。李成梁與疾出鎮邊堡。行二百里。斬捕九百有。二級。中有酋長虎兒處首二十四。蓋用李平胡策也。晝伏夜行。平胡乃帥降夷四十人先驅。大風飛砂。中及虜覺注矢。而我兵已橫絕之矣。大司馬嚴清宣捷。賜成梁鷹旗三級。王一鶚額養謙皆遷官。十四年。速兒兒引瓜兒免等馳十方寺。結西虜。以免鄧萬驍。直抵蒲清。擊城堡。殺略軍民。遊擊周思孝遣逐出塞。

河深。騎不能渡。大將軍李成梁密符遊擊韓元功。集船板繩索。赴丁字泊。治浮橋。出其不意。總督李松。偕分巡任天祥。兵備王斌。親監軍出邊。成梁迺布陣。繼入。遂至打大。去邊一百五十里矣。虜已先覺。跳驅挑戰。成梁躬帥一字陣。以火器火箭刀鎗弓矢並發。二字陣鼓行而前。乘勝勇氣益百倍。疾力戰。斬首捕虜。凡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捨征字來乞。器把失等。首凡一十二級。二月。把都抄化花大復聚土蠻犯邊。撫臣顧養謙徵召將士。黑雲龍等。大集鎮邊堡。出塞。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二百里。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能。虜不能支。皆騰山鑽林而逸。成梁遂北。斬首九百二級。得名酋虎兒把禿等二十四人。將士被傷者。李寧等一百七十八人。十五年十月。王台孽子康古陸。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兄子及商猛骨爲三。因號曰海西酋。誘叛夷阿台卜。花攻及商。姦收及商妻。開原兵備王絨。檄泰將李宗召擁精兵。直搗虜營。逮溫姐與猛骨。字羅及商。講和。還所。商獲畜產。已捕康古六就吏。是時溫姐得遂逃。兵使王絨知曰。及商不立。則無海西。

無海西，則二奴之子，北結西虜，南連建州，而關原危。河以東且西，急土蠻三衛，東急東夷，腹背受敵。而左右狼頭，鎮城之兵，分防兩河之間，不足。且將東面而妨東山，益分益寡，益勞且疲。巡撫顧養謙曰：溫姐去而猛骨索羅，勢不能不復叛。而況殺一庫酋，於我未必益，而此關二孽之疑，畏日甚。溫姐及猛骨字羅，益遠遁不可收，則反商之勢益孤，而東北之間，兵連禍結，殆不可知矣。遂釋崇古六置之閑原，大司馬議可。已而釋溫姐以誘其子，猛骨竟攻反商焚其巢，并劫

金邊略記

卷十

五十六

溫姐去，巡撫顧養謙劾奏：玩寇釀亂者，緘也。上遣緘騎逮問，科臣彭國光抱王緘之不平，入告曰：失事該藩史者，泰謙也。上欲置之理，閣臣持不可。御史許守恩劾奏王緘，議勦二奴遺孽不蚤，至猛骨字羅，數反幾有狀。上詔：郎訊，大略以卜察那林字羅初非犯邊，未可議征。而况猛骨字羅反商，皆年少，緘故欲殺康古六，以懼字羅。且溫姐親字羅母，殺之，字羅勢且必深報，緘故請釋溫姐，實以安字羅。凡所為懼與安，無非欲存下商耳，不然，夫豈不自知誅兩酋之

可以為功也。緘又言：備兵使任天祚貪功要賞，大不敬。曩時逞仰之役，虜不至三百人，其它多江上耕鋤之下。上復遣統金吾逮任天祚，與緘對簿。閣臣時行中曰：緘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追咎行勦之非，不可也。兩兵際遇，豈能審問而後誅我，以血戰之功為妄，則邊將繫心十六年卜察那林字羅，仰加國反商，巡撫顧養謙壁遼陽，李成梁壁海州。三月十三日，屯關原東郊下，令母優南關，而給練布于反商，拔之為號，出威遠堡至洛羅寨，詔受其降。時卜酋已

金邊略記

卷十

五十六

奔那酋同壁，以險拒，不聽降。召已，又殺我士，衝我軍。我軍縱兵逼其大城，虜退入壁，堅閉拒守。久，石如雨，我軍多死傷。其外大城以石，石城外為木柵，而內又為木城，城內外大壕，凡三道。其中間則一山特起，鑿山坂，週迴使峻絕，而壘石城其上。城之內又為木城，木城中有八角明樓，則其置妻子資財所也。上下內外，凡為城四層，木柵一層，其中控弦之士以萬，甲冑者以千計。刀劍矢石滾木甚具。我兵攻之兩日，徹其外柵，破其城二層，其中堅，堅其不可破。而我仰攻先

登之士輒死於大石滾木。大將軍乃急下令收兵而以大砲擊其中堅。凡再發砲。內有鉛彈。彈所經城墻板穿。樓大木斷壁頽。而中多洞。冒死者。斬把當亥等。首凡五百五十四級。征虜將軍李成梁。從城遠出塞。卜寨乘其衆。遁入那林壁。成梁擊之。城破。二酋窮促乞哀。開原兵備成選。并釋索占陟。以存友商。進卜寨那林諭之。諸酋並服。後康古陸溫姐相繼死。避令北關之卜寨那林。南關之猛骨。及商兩相結。釋其憾。並請貢。友商遂與建州奴兒哈赤婚。十七年。逆酋克石十盜塞上。奴兒哈赤王台斬其頭並遣南首總督張國彥爲之請曰。哈赤忠順如是也。上爵之以都督。初哈祖父。叶場塔失。並從征阿台戰死。李成梁羅古哈赤。及長以祖父殉國。予指揮。與南關埒。旣與友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漸雄長諸夷矣。十九年。南關酋友商。嗜酒好殺。北關卜那二酋。潛使人于途中刺殺之。友商子幼。總督侍郎郝杰。令所遣部夷並屬猛骨。自此與北關口構怨而勢益孤。滾兒屢不靖。總督蹇達提裨將先發之。李平胡等

出鎮虜達冠至接戰。斬二百四十有二級。二十二年冬。以侍郎孫鏞爲東征總督。東虜卜言台周以衆勝把兒兒以強勝。連騎犯邊。大將軍一元。以兵匿鎮武堡。虜率騎深入。士卒從中起。循牆而進。虜大駭。搏戰自午至酉。我師精力愈倍。虜遂潰。一元追逐之。斬首四百十六級。伯言中流矢死。把都傷重。空馬而逃。是夜虜奔而狂。哭聲震野。把都尋亦死。二十三年。總兵董一元。襲虜于黑山。斬其酋長卜勒亥。百有九級。總督孫鏞。巡撫李化龍。以捷聞。有詔加資。加建州西奴兒哈赤龍虎將軍。援免入犯遼陽。副總兵李如梅與戰。身被十餘矢。僅却之。二十五年。以御史陳效爲監軍。監按遼。那珣疏請發臨清德州倉米。放天津募船。運入軍中。抄化糾衆。入犯渾河。遼陽男女。屠戮一空。三十三年。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乘新疆爲曠。奴述二酋。各請金綰。卽于踐陽清河沿邊給賞。總督蹇達巡撫趙珪布政張中鴻。總兵李成梁。以召回華人敘功。并賜奴酋金。三十六年。海西建州二酋人貢。奴酋混人猛酋領賞。禮部案驗得實。

特奴酋二年失貢矣。職方主事葉世英言奴酋強梁日熾。鎮江寬奠之關。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狡謀。兵科宋一韓疏撫鎮棄地哨虜。謹循職守。糾之。謂先年巡撫張學顏。同寧遠伯戚梁。開拓寬奠等六城堡。延袤八百二十三四等年。軍民史仲義劉司大等。各個雲頭。遮裏沙松杉剪子。喇喇鴉鵲大小松峪盤嶺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住種二千二百餘家。歲納糧三千石。倉串卷宗俱明。至近年撫臣趙楷。總兵臣李成梁。處開邊釁。銳然議行招撫。將韓宗

全邊略記

卷十

功爲成梁。督納建酋重賄。操作逃民。給帖驅逐。六萬四千餘家。撫鎮等臣各論功升賞。加磨木幾。而奴虜踐蹂至矣。且當時加增蟒幣。歲予舊賞五百金。每歲徵派錢糧貯庫。今首已阻貢。不當給賞。請勘復之。兵部行御史熊廷弼。勘報曰。自撫順關起。至東川堡。遼東清河所屬。以至鼓陽一帶。爲成化中副總兵韓斌所定之舊界。內推孤山一堡。又遼東新寬大永長五堡一帶。爲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展之新界。而新舊分矣。舊界外之新地。如馬根單散羊

聲鼓場等堡。所直霧兒口等。猶得以出邊告種爲辭。至于清河之鴉鵲關松樹口東安靖虜空向化靖夷一堵牆之盤嶺各墩。一連九座長六十里。此皆舊邊也。今則縮守內地四十里。而七十里之邊失矣。孤山之張其哈喇個子。西北接鐵場三十里。東南接綏陽五十里。先年雖建堡未果。而其地猶我軍種。萬曆二年所創。及講紅不崖南河金口四台。猶軍我守也。今則以堡側古壕爲界。前項盡沒。而八十里之邊失矣。新寬大永長奠五堡。舊皆邊衛。邊外地曰松子嶺

全邊略記

卷十

乾雞子十岔口青崖子文大人營鍋兒舊皆虜衝。此萬曆初年閣臣原議也。故展設五堡以鎮諸衝。今其界俱在。卽科臣所云雲頭裏喇喇泊等處亦俱在。若以失去原展之地。強坐李成梁。成梁必不服。但自該陽界起寨兒疙疸遼東至橫江一帶。徑一二百里。長約三百里。住民耕種已久。稞無通欠。虜無爭說。此不可謂其非我地。邊上人稱爲朝鮮餘地。成化中朝鮮若女直邀劫。請改貢道。兵部郎中劉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鴉鵲關繇遼陽經廣寧踰前屯。山海關。迂回

三大鎮而後入。今舊鴉鵲關在清河之東北七十里。正與長永一帶。新地對直。若從鴉鵲入貢。此正經由之地。遼誌嘉靖十六年以前。鴨綠江西湯站堡東地名九連城。南北順江一帶。遼人麗人住種混雜。交通行竄。該國勸呈御史胡文舉疏請。此後遼屬軍民。不許在此住種。朝鮮居民。不得越江採取。其後皆爲我住種。是以有鎮江城之建。此卽九連城故地。又九年。李成梁自險山展出一百八十里。卽今長永人三與遼北新地二百餘里。當初無一夷居住。而我民始居

卷十

五

全遼略記

卷十

五

之繇是觀之。不論朝鮮餘地與否。順江以北。總是華夷共棄之地。不可謂其盡建夷地也。今則盡棄與夷三百里之遼。又失矣。此棄地之大略也。宋一韓又疏曰。宰賽席伯煖之強。陸梁開原。與奴兒哈赤爲姻。蔡卯之草實。是甲辰之伏賞非也。撫臣郝大猷。徵誘我遼仰之法。以于守志。招宰賽于慶雲堡。置酒夜會。任國忠李克泰等。待李如樟至而咸擒。不意虜覺而遁。銜恨轉深。八月之一舉而克東能屯。岳讓大小節諸屯。慶雲古城寧河諸堡。詭曰三犯慶堡。罪將安辭。巡

撫劉四科。以爲海西建州二夷。不修貢事者久矣。頃補貢一千五百名。海車每八兩五錢。馬每四錢五分。建車每十五兩。馬每一兩。廩餼糶布。屢而復移。亦皆議如掩答故事。俱止關外。而各夷不從。請如會典次序。每月起送五百人。決三月而止。隔別之。調停之。便巡按熊廷弼曰。省餉消兵。邊防大壞。餉司以正項爲羨餘。假存剩爲節省。蓋因辛丑餉司王之都所爲。後沿爲制。誤矣。兵給事宋一韓疏。高淮亡賴。自妻有了。營爲遼東稅監。據鎮守之名。陰蓄夷丁。戰馬以數百計。藉口交易。參貂輸情外夷。擅糾文武大吏。而劉此伏于李成梁。宜撤成梁歸老。亟罷斥淮。侍郎楊時喬等。亦合糾高淮。泰隨爪牙。狴狴不悛。遼民喪生。思亂十已八九。近日前屯衛軍。因淮差吳景相。散疲馬。催肥價。魯國全鞭撻號頭。遂致洶洶。禁斧毀斃。甘心于淮。淮乃載重賞。匪龍高以自保也。窮兇極貫。罄竹難書。淮異謀蓄矣。大司馬肅大亨。總督塞達。巡撫劉四科。臺省文章。具以撤稅監爲請。自己亥罷稅開礦以來。至乙巳停礦。乃稍樂生。稅監高淮。貪心愈熾。取歲

馬散給軍收好馬之價十倍至于布靴香袋米麵諸貨無不派勒各營及民間者追呼鞭撻歲無寧日。陛下何忍全遼陷于兇璫之手也。乞依律治其激變。五月准至永平軍民復變擊碎惡稅宋希曾等。淮靈刀挾主事李如楨同知王修行乃得免。護其勃植于新龍窩于是四科具疏極言其禍有旨召高淮還京其夷丁附各營安插三十七年四月宋一贊曰廣寧無牆爲限被患較易頃者錦昌錦山之拒堵我兵倍有損折而大勝堡陷矣與去年慶雲同一慘烈。

當杜松哈河免之捷時該道馬拯慮爲釁而殺屬夷遊擊于守志李懷忠其責易解兵部遂革守志而罷松兵部曰按臣熊廷弼科臣宋一韓駁論杜松搗巢之功罪互有所執按臣哈流免之疏惡之科臣大勝堡之疏嘉之及查遊擊高賢所報搗巢二十六級外其餘皆堡內夷人是以開拱免之恨而遂錦昌之攻督臣撤搗黃台而松搗拱免故違節制擅刻僞功不謂其決裂至此宜先罷其職以勘之既而朱一桂祖一韓刺廷弼廷弼復疏曰松所殺降夷花冊有姓名

証佐一百一十四頭中軍崔謀斬五十五則長嶺板木沙河灰山之堡夷于守志斬四十則大福大興之堡夷高賢十三則松山內之堡夷楊輝一十六則白塔寨兒之堡夷近來廉勇功正四字不明松以此誤知已任松者以此壞封疆庇松者以此混朝議亦以地方之言正之而已朱一桂更駁之曰廷弼請戰主款專爲斥杜松用馬拯而設廷弼復數千言客之大略殺降之職非戰也和戎之款非款也未可以視拱首也一虜動衆虜皆動方與宰賽講時而慶雲之堡

外極邊脩築蓋款不防戰也五月熊廷弼糾杜松大勝之賊以爲速怨挑隙急在復款而已任款之人寧道馬拯是也已而東虜亮計打不害三台去十等赴薊講禦亦已心折六月熊廷弼曰春夏以來三面合虜拱免報仇于錦義宰賽挾賞于開原收夷糾犯于遼瀋奴酋復遣蟒臂大率萬人築南關舊寨以圖比關又覲領七千騎擲入靖安堡以逼開原烽火天連行人投箸此非文告所能款者選兵堪戰不過八千人舉勇敢分戍重地大約萬人因河西之班軍減河

東之額伍。又以河東之逃，故給河西之雙燭，救遼第一義也。又請太僕依馬三千匹，于是兵尚書李化龍條秋防事，以爲班白于宣。五路賴蟻于薊，火落赤于延，銀反于寧，松海于甘。未若宰煖拱揖之于東西，還也而奴爲急，得旨僕漕十萬，班價五萬，南兵六萬，戶工七萬，解遼以充募餉。御史顏思忠奏建虜披猖，日甚，先是禮侍郎李廷機遣客李維葵以書論建虜謂虜意止于勒索，所以口舌折之，論者藉藉謂奴酋之作，遼廷微書實招之，幾有仲淹元昊之謫云。三十一

全邊略記

卷十

八年閏三月，兵科宋一韓因打驚長定諸堡之破，與熊廷弼駁曰：河東西虜情各不相涉，河東之虜患始于李成梁之誘殺宰賽，而慶雲之入也。李如楨擬死而戚繼光釋矣。河西之虜患始于杜松之搗拱兔，而大勝之陷也。于守志擬死，而杜松危矣。其實宰煖何日不搶河東，我特與之以誘殺之名耳。拱貴何日不搶河西，我特與之以搗巢之名耳。今以遼虜而樂日爲啓釁，以東釁並責于杜松，倘其說行，是代李成梁任罪也。又其甚者，以佟鶴年而學距賊一百八十里之

王威以王威而學距賊二百一十里之杜松，倘其說行，是又爲佟鶴年開一面也。朝議竟罷巡撫李柄，總兵王威降謝存仁，治張昌胤等。鶴年擬辟五月奴兒哈赤，差火真稟驗資本，願去車價，減貢夷，退還地界。遼撫李柄以爲可從也。南臺王萬昨曰：奴外媚小恭，內售密計，其詞悖慢，實之足賞仇也。皆盟缺官，屈本在首，畏兵豈畏賞耶。北虜封餉候令境上，陛下姑赦其前罪，却其方物，限以歲年保塞，乃准信賞，什碑歸遼。於我何加焉。巡撫趙楫言：招遼定疆之功罪，

全邊略記

卷十

蓋寬奠六堡，乃萬曆甲戌李成梁所建，後有言樂地，嘆虜者。此時虜勢敗弱，成梁乘勢建堡，何畏于虜而嘆之。巡按熊廷弼請修築全遼屯堡，本然之防也。三十九年四月，抄花連犯十方寺殷家莊，及靜遠堡，邀擊王紹芳，備禦張雲龍死之。已而抄花領其九子，入八歹青等營，于延佛寺挾賞入犯。總兵麻貴防之，蓋懲于辛丑河東之役也。四十年八月，抄花率九月色特兒等，糾乃蠻連犯鎮安，總兵麻貴陣兵以待之。自辰至申，從黑嘴白雲，以抵可可毋林，共斬首一百九

十級。撫臣楊錦馳聞有旨告廟宣捷。台臣謂其姑勿宜也。田生金勸曰。搗之爲釁。張五典勸曰。血戰之爲功。楊錦爭之曰。會典所載東虜乃蠻。不與宜大貢夷同功。原不禁其趕馬勦帳。升賞之例森然。奈何挫之以文法。貽四夷笑也。耶。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十一月遼撫張濟報寧前之役。昂會台吉會合卜喇杜萬騎。從黃土窩入掠。參將郭有忠禦之。斬虜九級。劉家山口遠伏。有忠亡于陣。二十四曹莊之役。虜殺擄千人。祖天壽李應選匿不以聞。巡按張五典劾其事四十一年。奴兒哈赤以郭夷阿都乞于松山堡對直開墾。並乞子粒于邊人。邊人告曰。南關故地。非建州地也。已復又遣其塔卜古台投入金白之羊骨寨。巡按張五典疏謂。奴酋種南關久曠之土。以便其窺北關之謀。又賄西北哨利之虜。以廣其吞北關之力。請救助北關。爲開鐵門庭討之。五月。平虜之勦也。按臣報鹵略無算。而撫張濟題敘堵截功。御史李義呈駁之。八月。乃蠻勾克石炭等從錦黑台六川河。分二隊而入。參將李繼功等

禦之。斬捕二十級。內昂轟者酋首也。九月。奴酋具番漢文字。乞質子爲誓。遼撫張濟遣籍大成往訂焉。奴嬰大成。遣其夷七子巴卜海夷三妾真哥所生也。頭目于骨里付之。請口奏曰。建奴比年以來。人有異其論。今退地不聽者矣。人有異其論。今收碑不聽者矣。人有異其論。今送還吾兒忽答摩羅。合不聽者矣。人有異其碎札帖鎖通事李得時於鐵房。三月不放者矣。茲則愧首割愛。殊出意外。一切官賞。自有舊章。清蓋謂爲曠典英猷云。十月。給事張國儒奏。臣父遼撫張濟之輕躁也。一聞邊聲。五官易主。卽有清河之報。徵調薊門。旣而杳然。未幾有平虜之敗。損卒千人。還臆俸功。興築二千餘里。未幾有質子之事。奸人籍大成主其謀。誇爲遵父治命之愛子。妄比北虜討倒。詭爲美談。未幾有焚劫之事。燬燼千家。請吞奴師而不能吐。且曰。北關爲盜矣。法宜疏。巡撫張濟曰。北關世犯遼東。金白二酋之裏達加奴仰加奴也。其父卜塞那林也。慘毒邊圉。案如山。今哈奴強來依于我。敵血除奴不勝大願。該道有移戍北關之策。而長二千

里之地。兵饑城外無端烽火。難以翼飛。爲邊計。妨北事。爲北計。妨遼事。先遼乎。先北乎。遼按張五典奏。鎮安之捷。因抄花三犯。革其賞。遊擊尤彪。戰勝于母林。去邊百八十里。母林非抄花巢也。非無故而搗其巢也。平虜之役。官軍屠戰宰賽。宰賽者。開原撫虜也。非開釐也。御史田生金駁之曰。遼積弱。安得此復行勘之。抄酋夷三子。色特兒以三十九年八月。行營于可。母林。入鎮安口。我軍截殺。麻炭三十六頭。魯之東。迫于黑山。斬酋八十七。尤世祿等。追至白雲。斬酋六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十七。劉仲乙等。追至母林。斬酋七十二。我兵耗三百。人。人帥麻賓。撫楊鎬也。時酋圖其皆卜台古。卜投北。蘭金白二酋納之。奴兒益聖南關曠。主諸營。諸遊告急。奴兒好語謝都御史。謂撫安等。區耕牧日久。惟新墾者。禁罷。張濤稿情形上書。謂北關近開二處。其一建酋末。婚北關老女。比關不與。而又匿其通。皆其一。謂金台失有女。爲兄那林收養。嫁西虜宰賽。及日。金酋故殺那林妻。宰賽乘隙。扶求老女贖罪。于時副將曹文煥。盟北關。將叛之。奴酋計。縻我兵。以第七子願

留質。度我弛備。卽嚴兵。燒北關十九寨。總督許三才。疏爭失策。請先募二千餘兵。令原任總兵麻承恩。賈文煥。分統屯開原。待其變。頃之。御史翟鳳翀言。奴酋不在。婿女。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汚而體。蒙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北關爲西虜抄掠。部落苦饑。投奴甚衆矣。四十二年正月。奴具六萬騎攻。關。巡撫張濤。移烏銃手五千人。防于開原境。于是奴酋自訴北關。與戈數千。二百乞太師馬法察之。七月。奴酋差阿都。報命于遼。後郭光。伏曰。二酋兒。花包冲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六堡。地連洪武老邊。堅石。碑。鐫字。曰。自萬曆四十三年春。永不取來。此越種。漢人亦不許出邊。五十字。其種地。夷五百。耕牛一百六十隻。盡甘結退。先是。去年所退三堡。今春復來。至此悉還。漢矣。六堡。係南關。猛骨字。羅之地。指碑爲誓。離遠二十里。輪服無詞。夫奴酋。假爲搗尾。掠兵自衛。退四堡。二十里之地。鐫立界碑。總之。與婚。皆枝葉也。婚。婿固不能保。其不吞北關也。退地雖遠。豈有重關百二。定限之。耶。奴之反。與不反。固不在是。奴具狀數千言。

多屬悻悻。大約以中國之獲北關。北關得我羊錢。其女已三十三歲。青天當怪竊之。我以女與卜占台者三人矣。卜占台與北關同心。又強奪我所定之女。天朝宜進卜占台于內地。青天當怪竊之。北關又譏我作反犯邊。我有墻外草國起事。天朝出墻護助。青天怪竊中國大人。張濤曰其必殺金台失白羊骨二首。有如此者。奴酋滅其驕騎。入撫順堡。告于李永芳曰。我忠順如故。而裏邊擄我。此金台白之謊也。金台留老兒女羊錢。而又他許。我是以問之。不受宴而去。巡撫

全邊略記

卷十

翟鳳冲奏其情。御史董定策奏。遣撫張清中奸人籍大戚之魔。交通質子。質子入而濤為奴制。質子還而濤為奴輕。北關已構焚劫。通督尚利執言。濤乃虛張被勦。掩其遼東棄北之詐。濤既誕無人臣禮。籍大成當與沈惟敬同其罪。奴酋新入撫順告張濤曰。高太監作害萬民。而給事輸致知引之以諫。張濤陳邊情曰。北關所守者。二十餘里之邊也。奴酋所守者。七百餘里之邊也。救北恨奴。兵餉當從何出。未易助也。四

十三年七月。北關計以老女許嫁。免子。駱駝十馬。

萬牛千頭。奴乃哂哂。謂漢人陰教之。即不我與。亦勿嫁。兩息兵戈。開原道召北關酋婦而語之。故爾度力能敵奴。奴昨破焚爾寨。不能當也。北關對老女久與西人盟。今背之。西禍起。不如結于西。恐于東。尚賴天朝火器手之助。八月。巡按王雅量奏。北關竟嫁老女矣。奴已蠢動。幸有廟算。不問其婚嫁之故。今日之救此在我。擄奴在我。彼已虛實。自決者勝。閏八月。虎墩兔。悉糾乃蠻克石炭等。連騎十萬入寇鎮遠諸堡。侍郎李懷忠等堵之。四十四年二月。總督薛。二十日建

全邊略記

卷十

首連四虜。圍併北關已決。麻承恩曹文煥。舊後新募已得四千人為一營。而開原道薛國用。近報所議募二萬八千金已竭。慶雲或遠鎮北距北關。為唇齒地。宜宿重兵以李効忠主之。非十五萬金不可。清河兵私出松山柵木為奴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參遊擊馮有功。贓罪。四十五年正月。宰賽卜兒亥糾犯開原承寧三月而悔過。饒額孫大媛免以自新。什帥李起元參政馮賤子以一駝一馬。遼撫李維翰受其還虜者六十人。請復其賞。可之。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奴以入市爲名。勒索三萬。陷撫順城。二十一日尤世功自瀋陽。文明象自靖安。朱勝權自長勇。頗廷相自遼陽。滿世芳自海州。總兵張承胤與梁汝貴卜向續自廣寧。馳撫順爲四營。賊聞之。焚城而走。李維翰紅旗催戰。甚力。張承胤奮往。墮其伏中。遂沒。裨將頗廷相。梁汝貴。滿達芳。把總魏居正。王孚道。萬邦寧等五十餘員。頗重出入。殺掠無算。逆擊李永芳。趙一鵠。隨之而去。千總王命印。大罵不降。遂支解之。詔昭隆祠祭有差。五月十九日。奴起撫安白家冲二堡。臺省

全遼略記

卷十

七

論列李維翰罪狀。有旨。李維翰解任聽勘。巡按楊一桂罷回。起舊撫楊鎬。經略之。鎬薦劉國縉爲贊畫。從燕議也。熊廷弼爲監軍。從楚議也。奴酋以令箭長馬。送還漢人張儒紳。張棟年四人。給以印文。責進夷書。伴爲求款。內有七宗惱恨。中含要挾輕侮之詞。問其人則曰。東廠所差也。莫不駭愕。御史唐世濟論其事。乞勒法。司以究通夷者。賜總兵張承胤謚。巡按張銓言。凡大將以克敵爲功。一死豈足以塞責。以朱千編目定死難之品。張承胤正在喪師辱國之例。不當

予世蔭子謚矣。五月南兵書黃克纘。應部調水兵三千。以遊擊查國輔統之。北邊所調宣大山西兵馬一萬。廢將張萬邦。馬林統之。延寧甘固兵馬六千。廢將趙夢麟統之。七月二十二日。奴自鴉鶻關。入攻清河。城守將張旆。嬰城以拒之。中鳴鎗死。鄉儲賢發火攻之。半日而藥盡。奴戴大木蔽身。掘壕。墻圯。遂陷。士馬六千人俱沒。諸賢斬其愛馬。焚其衙室。賊將李承芳誘之。不從。大罵。力戰于南門而死。守備陳大道等。並馬。經略楊鎬。捕梟以殉。惟時本道閻鳴泰。鎮臣李如

全遼略記

卷十

七

栢移懿路。馳援奉集。已無及。帥神賀世賢。防于設陽。遇奴奮斬一百五十一級。奴大驚。從曹子爲而去。大司馬黃嘉善。以爲奴陷撫順。不兩月。陷三堡。更構別虜。犯大清長勇。以東西分我力。亟起宿將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柱。李光榮等。夫何迄今數月。悉未出關。互相譏望。請比魏學曾之勳。到東陽。李化龍之征楊應龍。賜尚方劍于楊鎬。使不用命者。軍法從事。詔曰。可。其有懷謀倡亂。徒奔。臨陣逃潰者。如陳大道。例。卽梟軍中。巡按陳王庭。劾奏。大帥麻承恩。不放清

河之失。聞虜揚塵。操刀不割。王牧民既安。西虜承恩。輒納抄花部夷百五十人。及奔清河降夷。輒叛去。承恩法當死。時軍律蕩然如此。給事元詩敬吳亮嗣議。以楊鎬既過河。宜補廣寧巡撫。兵部爲之請。遂以周永春充其官。七月。朝鮮國整兵萬人。馬七百騎。差陪臣李慶請確黃曰。小邦昔奉。憲宗降勅。夾擊建州。以陪臣尹弼商領其師。茲者候。勅有所違。經略楊鎬以開九月初五日。鐵嶺遊擊鄭國良。濟陽遊擊訛世功。楊于渭。偵奴聚營于撫順關外。入犯濟陽。大帥李如柏乃率援衆遇于撲老屯。拒斬七十六級。楊鎬奏制東夷在先。欸西虜。乃有已欸而未堅者。虎墩兔愁以東。則抄花煖兔宰賽卜兒亥等酋。以西則拱兔。諸臣台古及青黃台吉等酋。或以十數營稱。或以二十四營稱。皆擁強聚衆。而乃變兄弟之七營。又在東西諸虜之中。正負廣寧錦義之中。皆未欸而屢違者。既十三季久矣。茲何遊擊王牧民。請增賞二百金。足釋內懼。臣獻駝馬以贖其愆。御史田生全曰。奴逐原野。其

拔幾何。宿將勁兵。唯我所之。鎬之才力。足以辦此。四十七年。兵部郎董承詒言。唐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以無帥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違事尙多可憂。北關金台失來告曰。勦奴酋一寨矣。大學士從哲移書楊鎬。趨戰甚厲。有師老財匱之旨焉。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入告。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將軍林遊擊麻藤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都司賈承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將軍如栢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鵲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綏率都司祖天定等。從驛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堡定總兵王官。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戍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普已。梟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逆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馬將軍林改由三岔

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結開原
食事潘宗顏及實永澄麻岩死之劉將軍綏獨縱兵
馬家寨深入三百餘里剋十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
裝誘墜于重圍夾攻衆遂潰綏及軍鋒劉招孫等並
殺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復令朝鮮
國王願親提兵五萬合勦已克令他將引萬衆從劉
將軍先登過覆盡殲而北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衆
赴三岔北則三帥已陷矣御史陳王庭信陣亡將領
三百一十四員大將甘松輝將吳九生王三才王大有大將

金邊略記

擒劉歸神將倪卿采通番鎮總趙夢陽傳元說趙世
鳳趙越城體元趙是趙德趙慶趙勇趙武趙同趙道
虎田秀趙大化保定大將王宣輝將李天培張縣輝
洪印宋良卿劉繼祖馮廷佐鍾國臣曹訓方官尚文
門張大定斬劉繼祖國臣郭向仁王尚賢張瑞輝
劉登利劉運劉邦源輝將徐德揚吳宗益王崇劉
孟係夢家王應利李正陳越趙得英白宗益王崇劉
聚良家向賢輝將王洪金伏初劉近何齊進忠王林陳
爵李錦重見輝將江萬良徐德揚吳宗益王崇劉
國輝江虎神將李希誠李國良徐德揚吳宗益王崇劉
樊志道李德李應魁劉鈴張良林葛雲王國光
武德大津輝將施鳳翔于加英宋中馬永壽輝將
敬談順德彭宇祖陳前美于友珍高訓祖劉金勤輝
承宗張有名黃承武李先富王廷用劉忠漢蔣守道
李良王柱龔富達張天祚劉大佑王弘化雷應龍岳
起鳳劉友才小景桂楊朝武任延旺陳西輝將李永
茂陳忠忠梁惠民因原輝將朱國棟崔成孫大江陳
中孝馬曉甘州輝將張大記高村威繼孔孔一貫劉

天劉甘州輝將江海龍趙周賢王准賢張大立特國
輔正宗延綏輝將李鳴鳳安應德馬榮事潘宗顏通
輔重宗屬副將黃錢輝將宋德安應德馬榮事潘宗顏
福順李日亞張桂江應勝國王入古亞才李承
懷馬力馬昭且方大海邦老恩國王王國輝王
和猛克虎魏恩賢庫永恩向志特王應龍王應德
引官馬官伊德慶康民旺王維慶之館劉興國
原副將麻岩周大盛程廉王仲賢公叔官麻岩
忠魏和打代趙仲榮德介公叔官麻岩
祝貴人益祥丁鏡魏國魏德魏德魏德魏德
老輝潘翰才國瑞康世泰陳一元慶雲輝將陳永
輝國忠高良王超輝李雲中本萬興張進忠忠年六
劉劉德輝將劉劉元劉招孫劉德輝李王馬德忠
劉吉龍吳志文劉劉元劉招孫劉德輝李王馬德忠
德王國泰胡卿田見龍官朝卿向官輝將劉興國

公廷略記

于明張應粉徐國周楊遂張成功張崇愛惠渠捷得
騰燒窩張得能程良貴張大勝杜大何余國吳天
意鎮先輝將江萬化江應聘董孟恭王尚忠張良相
史一元劉燦劉朝金國棟煥江輝將香一官金文麟
漢淮履麗養德馬應瑞寬英輝將祖天定余天行趙
九思李茂先朝輝官軍一節張明遠張陽輝將徐
元帥姜弘玄副元帥金累端詔贈祭祠祭虎墩乘
機拔賞擁數萬臨廣寧邊時周永春以為喪陷非吾
事也乃麻鎬之失曰何不幸而臣言中之矣益鎬意
存和夷永春意存和虜似截三分而分功罪是時總
督退任薊而遼撫退任廣寧衛首皆貶責自倖矣
詔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復起前御史熊廷弼馳

渡遼。尋授經略之任。兵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特旨允給四十萬兩。李如栢候勦。巡撫周永春請以其弟李如楨代將。奴酋僭號後金皇帝。改元天命。李如栢至邊。與經略總督爭禮。曰。吾少保也。及廷弼至。得其拾殘級之偽。曰。如栢十不堪也。請李懷信代之。五月。給事中李奇珍。彈劾李如栢。曰。奴弟素兒。生女甚美。栢納爲妾。生子已十四歲。是以鎬等。歲糜數百萬。拱手媚奴。苟圖目前之無恙。是以鎬等。歲糜數百萬。拱手媚奴。苟圖目前之無恙。若遣將調兵。海運粟米等事。一切視爲不急。無奈廷

金邊略記

卷十

九

議勦伐紛紛。已大拂其願。而杜松劉挺輩。誓必裹革吞胡。斷不與賊俱生。無怪乎柄鑒不相入矣。鎬等揚以勦爲名。陰以和爲實。從來未見秘策奇謀。而一迫於馬上之催。倉卒舉事。自不得不以松挺等爲一擲。以破勦之非。而自實其和之是。聞出兵之先。如栢與松講解。謂吾今願以自功讓爾。松遂躍躍鉦鼓。獨當撫順之冲。臨期又以詭言中之。使人謬傳如栢自清河進兵。奴酋已被擒矣。松不甘以首功讓人。因奮不顧身。驅而陷賊伏中。而如栢惟按兵塞上。樂觀其斃。

而已。脫其禍。暴骨沙場者。尙嚴輕進之誅。臨敵苟免者。反蒙全師之譽。無惑乎麻承恩之有後言矣。翰林張鼐曰。劉挺轉戰十五寨。殺奴無算。與劉招孫皆死。肝腦塗地。猶曰達制。曰輕敵。是豈有人心者。朝鮮二萬甲士。盡沒從征。宜捐萬金。優其賞格。巡撫周永春。諸賂抄花虎慈等。及鼓舞朝鮮。又疏請帑金二百萬。釋罪將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可之。六月十六日。奴萬騎從靖安入。過開原。寅至已。卽陷。推官鄭之范。從北門出。守將何茂官。未梅。往南

金邊略記

卷十

八

而行。撫則周永春。按則陳王庭也。赴戰沒者。總兵馬林。副將千化龍。高貞。于守志也。是日西虜。亦以三萬騎圍鎮西堡。居民盡奔于鐵嶺。七月二十五日。奴從三岔堡入。竟陷鐵嶺。時鐵嶺婦人先徙。惟等帶兵五千守之。聞風悉返。二十九日。西虜數萬。從鎮西入。李如楨。賀世賢。遇之于熊官兒屯。臨敵斬級一百六十有奇。楊鎬曰。城已失守。幸免再跌。被騎也少挫。此懦也。少起。奴于八月二十一日。先攻金臺失寨。隨攻白。平骨寨。同日焚陷。以故南關喬。而樺王世忠。爲遊擊。

以風屬夷焉。九月熊廷弼曰：遠為殘兵者，逃陣之餘，生氣垂盡，為獵兵者，開原清寬撫發與營翼，併已消亡。為募兵者，朝投暮遁，聽警駭飛，為援兵者，羸弱應命，馬斃甲穿。既以懼怯喪中國之積威，又以虛糜重海內之隱禍。自喪敗來，從戎以下死者五六百員，零碎并流，稱戈膳落，故意刺馬，覲免出征，遠人侵染胡俗，賊殺其父母妻子不恨。而一聞公家之役，怨不絕口。賊道行奸細，輸情用命，軍法能行于各將，各將不能行于逃軍，制置能行于道府，道府不能行于逃民。

全邊略記

卷十

全

惟有哀鳴涕泣而已。於是選于各邊將領，征調江應詔等九十六人。江應詔，毛有倫，王有光，王國榮，姜劉濟洪，陳文魁，吳寅，金城，謝子尤，王世卿，黃鳳，郭登，選貢士，吳國正，名夏國，魏張總，方承勳，麻崇，崔承恩，張萬化，邢進邦，李承芳，馮大梁，向志弘，鄧登科，李秀，王承祿，戴名，袁大有，沈應業，薛松住，張斌，李榮，李浦化，何允先，杜文煥，杜秉，孫維允，侯張乾，侯世親，馬雄，武貢，鳳昌，王汝金，保固，忠，羅一貴，楊學決，郭迎，張世胤，戚金，陳九思，陳策，陳寅，章仲，張大道，張世應，張安民，韓錫，王義，郭惟德，王成龍，張思仁，李永明，蕭龍，陳世楠，張國棟，張惟德，王成龍，張思仁，李永明，蕭龍，陳武，石應，羅盧無敵，又請罪將四人：張名世，周敦吉，張神武，莊安世，為那慎言，兵備高，出胡加棟監軍，已又

謂大將李如楨，不能直守濟陽，而坐視開鐵之喪，法宜統，道臣韓原善，力任恢復，請勅濟陽責成之。廷弼又捧尚方劍繫逃將于轅門，數之曰：從張承胤而逃，從杜松又逃者，非劉遇節乎？臨陣背主先逃，杜松呼之不應者，非王捷乎？鐵嶺既陷，棄城而逃者，非王文鼎乎？衆曰：然，即應斬之。乃設六壇以祭死事，諸文武者大哭致哀。開原推官鄭之范以逃被劾，奴遣賈朝權為同鄉擊鼓而見軍門，廷弼問其故，則撫順生員也。奴竟趙北關，而後并力于瀋遼。于是亟調李懷信

全邊略記

卷十

全

朱萬良出關，而以何奮武住山海。十月初，奉聞警時，廷臣議起，熊廷弼為宣慰。姚宗文閱視兵馬，兵書舊加善，以為請。宗文行閱，主事邵可立佐之。徐光啓往朝鮮，未報。至是得旨：姚宗文速出關，相機行事。北關既陷，其酋長子姓部落何在？著于西虜處查明優恤之。熊廷弼曰：昔金粘沒喝臨河，以虛聲嚇宋人，擊鼓達旦，兵十三萬盡走散。今遼兵畏賊，風鶴自驚，何須擊鼓？前日之不復清撫，以失開原，舊轍不遠，即後來之不復開原，以棄遼危京，拘捕同然。臣議新增七

萬先調。萬隨臣出關以壯聲勢。右幸左掣。尚望其
他乎。十二月。遼撫周永春。以爲虎墩兔愁。糾合諸酋。
喀喇侵。打喇明暗。蜂金。爪兒兒。黃把兔。因得革兒。肆
患方大。乞將西來勁兵二萬一千。分防于廣寧。寧前
間。仍令李光榮回前屯。柴國柱出山海。移廣寧爲西
廣備。勤撫劉日梧爭之。時永春黨方盛。日梧力不能
得。部如永春議不敗。遼門愈單矣。四十八年正月。
熊廷弼以爲催兵愈緩。虛應如故。皆紙上之兵也。冲
戰之地。止得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一萬六千人。每

嚴正中捐粟五千。李鑣捐千石。王化溥捐馬五十六
騎。花獻宸助兵一百二十名。豆百石。車六輛。福將捐
二百金。豆二百石。麻承宗輸大車二輛。牛十六隻。皆
四衛募義之武也。海運一節。東撫上在督。極言其難。
十六日熊廷弼奏。旬月之間。文武和附。乃敢主張守
藩。以爲南顧海蓋。北規開鐵。東通賊巢。漸進轉蹙之
計。奉昌元年九月初六日。虜以前月二十一日大攻
藩陽。不利而去。復從瀋河。副帥賀世賢堵之。于大塚
臺。斬捕二十六級。二十五日虜從三岔兒石碑犯坎
山。世賢遇斬八十九級。十月二十日。上日講畢。傳
遼事三條。一佟卜年係奴族。如何才僉事。劉國緒被
劾。如何起用。二胡加棟贖罪之功。如何在天津。三御
史安伸劾主事張某如何不伏。于是熊廷弼條答之。
十一月初一日。虜以萬騎從榆林大窪入犯。賀世賢
部爲十日。分鑾前後。斬捕一百六十三級。天啓元年
正月。經略袁應泰。以復撫順爲備。日撫順六帥賀世
賢。李秉誠。張良策主之。尤世功。陳良策。童仲揆佐之。
清河三帥。侯世祿。梁仲善。姜嗣主之。寬發一帥。劉孔

胤主之監軍則高出張慎言牛維驪胡嘉棟也。以官秉忠守蒲河。以李懷信柴國柱守瀋陽奉集。時有薛夷黃把都兒等千人。賀世賢等收之。兵科駁曰。勿墜賊術也。三月十一日。奴載鈎梯傾巢而來。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援將周敦吉。謂與瀋陽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士卒亦踴躍爭先。陳策童仲揆尚在。疑豫。及十三日。瀋陽陷。諸將益憤。曰。在此三年。何爲者。石柱司泰邦屏先渡河。戚金張明世以浙兵三千營于河北。渡未半。旁以鐵騎撲之。諸將吳文傑等奔斬賊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圍益衆。遂不能支。皆死之。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火器既盡。俱敗歿。周世祿衝突而出。惟朱萬良姜弼兩軍。距渾河數里。聞浙圍急。方整陣而紆。已無及。巡按張銓請恤忠魂。治恤帥。以明軍令。浙兵回者尙萬人。可成一軍。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守遼。撫臣薛國用。宜帶河西卒移海州。督臣文球。宜帶山西卒移廣寧。山東水兵從海道抵益州。而通州民團與內帑俱亟發。有旨。遣還者載罪輔臣一獄。

劉尙書李汝華。卽出視事。小臣議論煩多。大臣畏議不任。成何國體。速會議之。奴酋于十九至四里舖。經略袁應泰。卽督催總兵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姜弼朱萬良參將周世祿等。領兵拒敵。經臣與按臣張銓。登城指揮。經臣親自出城督戰。按臣雷守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不入城。二十日相持。二十一日賊衆擁砲車過河。在山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官兵未交。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分疆戢守。又出各監軍。催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驪從小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水。扶傷而起。有馬達賊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窮。殆不可爲。經臣按臣與分守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曰。泰不才。微尙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聞外責。尙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泰死且不朽。聞各門并攻益急。三人復分城死守。至酉時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守道何廷魁視其二女二妾。

授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比曉賊酋始入。出示安撫百姓。今二叔將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刺頭隨順。當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已陷矣。遂四潰。各監軍因而西奔。卹死事者。大帥張神武。楊宗業。梁仲善。郭有光。偏裨劉芳。聲等五人。曾登衡等。三十三人。張鄂等。九十二人。各匪級蔭襲。土司再見龍李柯彭卿彭應勝彭相序。秦邦屏秦邦翰。各有贈。四月。吏部都察院接平諭。遣惠口追防禦所先。限三日。一類奏。各工器限十日報。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完。大臣慢無主持。依違候事。如熊廷弼守遼一截。未見大失。撫衷應泰。一敗塗地。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何以懲儆。其廷弼更換及奏論各官。詳開來看。遣朱童童往勘遼事。乃獲聞科姚宗文爲民張脩德。馮二元魏應嘉。各降三級。郭鞏調之。起擢廷弼尙書。兵利蕭基。劾姚宗文。失策者三。冒罪者五。以四千金餉虜婦。虎墩兔猶黃葉止啼也。五營之衆。伯嬰子之悍。煖兔巴陵之軼。抄花之詐。而王猷劄言三千人貢路從稅林入。是問門。

擄盜也。二十七日。海州吳金祖叛。李光榮等圍之。童毓秀被砍于此谷口。實承武從南谷口進而焚其頂。賊遂平。監軍王化貞揭曰。賊寇遼陽。河東甯階。惟磧兵南衛不從。奴欲除之。此時有兵三萬。住之河上。而暗巴兔抄花以利。結虜驅奴。正可間也。監軍道高。揭曰。河西似不能存。不如棄之。明諭西虜。餌以廣寧地。使奴虜搆。而我以全力守山海也。御史劉廷元劾之。有旨。逮出于詔獄。九月。巡撫王化貞報曰。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衆仰攻。被傷數千人。奴求救。

全邊略記

卷十

八

于遼城率八千人。持一月糧。爲困圍鐵山計。九連城有大姓繆氏兄弟五人。各捐萬金。收積豪傑。而我不援之。侍郎王在晉曰。衆怒堪乘也。熊廷弼曰。三方布置有名而無實也。臣意謀襲蓋州。還斷賊路。以解鐵山之圍。而撫臣以非萬全不可動。兵機之變。呼吸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密奏時之機。或非會議時之機。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倘非發下時之機。皆不能無滯碍也。十一月。御史方震孺領帑金二十萬。賚卹遼瀋開鐵撫清陣亡將士。及血戰冒矢。

全邊略記

卷十

九

石者。設壇于郊。大哭之。宣示朝廷。德意旋奉。差。修奏經撫。心無不同。做手各異。撫臣銳于滅賊。賊未可滅。經臣曰。守具即為戰具。人饑馬疲。守且不能。以何為戰。撫臣曰。正惟不能守。所以當戰。經臣曰。糧何在。撫臣曰。我過河而海州之糧因之。經臣曰。既過河。當想守法。想援法。不然亦當想退法。撫臣曰。我一取牛莊。彼中響應。定有縛叛以獻者。于是諸道將皆浮沉于戰不戰之間。守不守之際。凡事牽制者多矣。二十四日。遼撫王化貞。謂連日人心大奮。西兵欣然。來過河。取海州一戰。而遼陽可伏。經略廷弼。乃請督臣移鎮。撫臣催援矣。王化貞曰。南衛人心為可惜。西虜情狀為可格也。王在晉曰。西虜未足恃也。大學士向高。奏曰。毛文龍鎮江之捷。撫臣以為功。經臣以為罪。皆可勿談。而言者屢以經撫不合為說。夫廷弼為趙充國。化貞為辛武賢。亦何不可。如使阻撓。廷弼付之廷議。為他日藉口。則與杞梓何殊。向高因擬部科二臣往諭解之。廷議非便。向高又奏曰。經撫不和。坐視成敗。義則何安。懸斷其是非。意不難定。撫

全邊略記

卷十

九

臣作法。不如經臣之德。今不明白。白處置。封疆廟廊。互讓。蓋。外分火水之形。內助左右之祖。轉盼之間。奴且過河。將得罪于九廟神靈矣。兵部會議。論其竭力邀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略還。嗣帶另推經略者。王紀也。專用處撫。賜劍許以便宣從事者。周如磐也。專責任經略。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繡。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達高也。不許經略脫卸。應制奪職。殺待罪者。張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人也。撤回經略。廣寧巡撫陞經略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職者。太常林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駐山海者。兵科蔡思克等御史徐景濂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侯震賜也。三說調停者。王遠宜。滿汝楨也。專責本兵出代經略者。惠世揚。周朝瑞。兩人也。登萊廣寧二撫互換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者。李精白也。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總兵劉渠分十三部。迎敵平洋。橋奴竟獲金鑄。劉征。撫泉。還奔。渠陷陣死。傳烽直撤。

廣寧江朝棟領六千人馳西平。寇賊而返堡未及其半。西平城中火起矣。先七日監軍高出。總兵祁秉忠。守鎮武。監軍韓初命。亦來合營。周守廉見賊先奔。羅萬言亦奔黃園。而鎮武遂失。西平繼之。羅一貴祁秉忠戰死。兩監軍急請設輕兵于閭陽。一援廣寧。一防西虜。是日廣寧生員群趨化貞署。諄守諄逃。相閥而擊逃者。挺刃以砍守者。誑化貞轉化貞。思獻奴爲首。勳化貞中軍孫得功黃進。則已大倡迎奴。香花龍亭。盈于市。領城軍士出奔。奸細殺男女。枕藉糜爛。以萬計。化貞大叫死不足惜。大開城門。縱民避難。叛弁已封庫。釋囚特奴。監軍牛象坤。副將倪寵陳一元。江朝棟。從化貞以一馬從西門出。是日廷弼繼援三屯。夜半相報。拔刀自刺。僕能五批救之。二十六日化貞馳大凌相見執手而哭曰。叛將誑我。一至于此。叛將傳李永芳意。奴懼遠人。智西人也。亟罷西兵。專用遼兵。一鼓過河。新整內應。化貞信之不疑。故罹此敗。二十三日。西虜聞變。哨騎人滿。鈔銳狼藉于市。叛將果過河迎奴。奴尙駐沙嶺終疑付。奴子乘馬墮地死。竟

亦不至。逃難民數十萬。聚廷弼于右屯。廷弼處關門。有意外變。乃以身護百姓。先入關。通政許維新。朱一桂。大理馮從吾。太常董應舉。太僕何喬遠。合疏請逮新經臣。以保社稷。蔡思充並參經撫。有旨經撫姑戴罪。高出胡加棟再逃。縱騎逮之。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謂其家僮高永曰。好收吾骨葬先人墓側。遂自縊。高永曰。義不負吾主。殮畢亦縊。二月。巡按方震儒。再報河西不守之故。臣在前衛去廣寧已四百里。正月二十日。奴攻西平急。守將羅一貴。用砲擊賊。近八千人城外之屍。幾與城平。劉渠撤鎮武之兵迎敵而潰。奴終不敢近也。所爭廣寧死守一日。則河西無恙。而巡撫西走。遼將遼亂。儀制司劉宗周請申討賊之法。曰。自奴首陷撫順清河。縱敵得民。塗炭遼禍者。巡撫李維翰也。棄開原而逃者。推官鄭之范也。通夷速爾。三路出師。全軍伏沒。經略楊鎬。總兵李如楨也。遼瀋既陷。以封疆之臣航海遁逃者。監軍道高出胡加棟。康應乾。贊畫劉國籍也。逃而待罪于境上者。理餉使國監軍牛繼耀也。身生叛族。不自歸理。反以知縣升

食事者。終十年也。無功。則受上賞。遙制山海。乃圖鉅。但。不能戰和。撫臣。以敗。盡夷全遼之地者。今。經略熊廷弼。通夷起衅者。奸瑄。盡受也。以受之。黨。伏。犯。弒。君之惡。漏網不誅。密得進用者。奸瑄。崔文升也。御史江家謙。劾。職方郎耿如杞。以為。伺。張鶴鳴之隙。于廷弼也。流言巧為佐。圖。搆中樞而殺。經略。甚于敵人。是以。縱化貞于三岔。困廷弼于右屯。及廣寧二十二日。已失矣。匪不以。聞。猶曰。化貞二十三日。領兵對壘。西虜軍衆助兵。假塘報以喧。朝端也。宜立賜斥。聖諭。經

然大約。非。西兵不可用。非。漸兵不可守也。總督行邊。王象乾。經略王在晉。以撫賞。西虜為務。臺臣夏之令。施探沈猶龍。省臣賴良佐劉弘化。京營余懋衡。訟言。夷。堅。難。服。虜。性。難。馴。下部議曰。廣寧之遠。虜糧三十萬。俟其既伏城而與之。裨。漢。哈喇。爾。二十萬。俟其滅奴而與之。每歲約二十萬。而流賞。坐賞。添賞。零賞。額賞。皆在其中矣。大學士承宗。孫曰。臣與通撫王國禎。議。平時既以萬人拘。擥一撫臣而捉其手。一旦有警。恐萬人不足護一撫也。總督建牙地。應兵三萬。而僅萬二千。漢夷健兒。似有隱憂。弁流亦當精簡。勿令。吸于一孟。某震生。惟中之畫也。遵化親丁二百。多飛揚。不減密之夷。漢過。灤州有土兵一千。月餉三錢。而各族有貼。則。灤之土兵。可為獨美。建昌兩副將。裁其一。以杜。應。應。填之。劉昌胤之西兵。可還三屯。歸馬世龍練之。石匣歸孫祖壽練之。昌平增萬人。屬白旗修練之。通州止設一帥。屬張士顯練之。在沉雄博大端。謹。特。詳之大臣。力去。逃。官。逃。將。以洗天下之心。而新其耳目。仍以用毛文龍。用西虜。為虛活之著。其戰具。

在關而其提振全鎮之精神。在關以外。身為遼事者。必泊於千慮。而真見有人為主。便可立地化為強將。強兵矣。乃舉魏雲中。張撲。邵可立。岳和聲。閔宗德。沈榮。孫元化。閻鳴太。袁崇煥。王之采。王之臣。李三才。諸人。然又曰。在晉博大之未能。鳴太未滿八分。亦不諱云。是時在晉議築牆八里鋪。迄芝蔴灣。截關外而守也。承宗曰。西虜。央非守關之人。逃將決無守關之計。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計百萬。以八里地。費百萬之工。而待歲時。逃將之破冒。逃遁之籌策。豈足問乎。查山三萬之義民。豈可忍其化為夷虜。關城數萬之流冗。豈可忍其盡為溝瘠。而方且釋急計。興緩工。如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幸奴酋所未到。而今讓為西虜之幕場。今之逼關而處也。我漸實其土。則西虜漸遠于關。於是自請以身備行間。不量綿力。上覽奏而大喜曰。卿親往督師。封疆有賴。深用嘉慰。卿便以原官督理關城。及漸遠天津。登萊軍務。功有次第。即召還朝。關防勅書。所司速給。十一月大學士承宗。察將吏汰穢十八人。取用營將三軍。凜然。乃稍知師律。

其參將等官。則有倪宗。崇。從。義。高。升。徐。應。順。寧。部。剿。鄭。其。心。周。文。炳。中。軍。把。總。則。有。高。第。勳。宋。德。隆。許。國。運。許。國。元。張。永。恩。張。先。馬。先。祚。箱。之。疏。蕭。九。龍。張。其。興。洪。琦。孫。承。恩。尤。福。科。劉。朝。用。全。棟。張。如。第。毛。國。華。陳。應。奎。譚。正。言。崔。繼。泰。劉。木。資。陸。之。英。劉。天。龍。柳。遇。曉。山。東。班。都。司。王。家。棟。林。官。則。俞。泰。亮。陳。應。元。文。文。炳。張。弘。毅。崔。大。勝。劉。天。玄。馬。成。龍。曹。惟。肖。允。中。泰。將。滿。桂。高。見。守。備。蕭。北。馬。士。驥。三。年。正。月。大學士承宗。部署大將。請罷監軍。略曰。馬世龍。管中部。節制三部。以建昌路隸之。王世欽。管南部。以燕河路隸之。尤世祿。管北部。以石門路隸之。蓋以朝議暨之曰。中制。以朝使監之曰。掣肘。以邊之大吏。攬其權而監之曰。兼併。以邊之平交。徃其名而監之曰。橫侵。昔馬隆之討河西。聽臣自任。狄青之討智高。龐籍請勿遣侍從副之。杜黃裳薦高崇文。勿置監軍。今可併于巡關省一官。可省諸將千百端之曳掣。鵠印龍阿。自上手之。而庸將不能用。懦將不敢用。矜長自用之文臣。各有私人。不容其用。前者河東之道臣。擁兵而局舟魚海。近者河西之道臣。抗顏而匹馬雄關。文吏之謹詳者。尙圖自守。而負一種發揚蹈厲之氣。踞駘上。且以為不圖上方略。不足以明壯猷。熟見習聞若

大將之命懸于其手。而勇健牛鎗。唐裝度欲一諸將之心。宋蘇轍欲養天下之氣。臣愚謂勿奪其尋常應付之權。三月內開承宗。略陳部署將領。奉旨卿勦守機宜。悉有成算。朕方聽焉。楊嘉謀孫陳王世忠趙德李承先賀讓祖大義劉定邦胡伯顏倪承業徐應垣查國寧曾之甲左滿尹應麟周文煊王家坡部動高國植翟從訓鄭繼龜全勉方裕倫朱文用徐述劉恩中應斗張景珍諸葛佐周繼統與疑劉元盛李重泰尤岱蕭升尤智楊如松劉永義丁國用張本錫尤智俞太光路無寧鄧紀先許國張桂牛允忠盛忠劉鳳騰董文騰鄭一純余化龍藍相工饒戴大龍戚弘獅彭守印張承恩譚止言朱平高棟密載功洪瑞萬華桂徐之俊。小文璣俞文煥王允。木文朴。毛國瑞。

全邊略記

卷十

七

楊。七月大學士承宗。奏心不一。難共計。氣不振。難圖功。具不備。難定謀。機不起。難乘便。奉諸臣之教。凡所為指摘臣者。臣得執以指摘道將。所遣五部車營總馬步二十四營。騎兵五萬一千人。步兵四萬一千八百五十人。七鎮更番。約以萬人。分所賜幣二十五萬。臣坐差官徵發之。自為統領。量無寒責。八月兵部覆巡撫閩鳴奏疏曰。撫臣議守者。恆局也。弟恐奴以欲取姑舍者。餌我。我以無所不守者。自疲。因定三策。其曰正着。即樞輔五部之經營。其曰奇着。虛着。即樞

輔三方之布置。閏十月孫承宗。報守閩大略曰。臣自山海機八里鋪。兵民可六百奇。抵中前所。為朱梅楊應乾撫反青者。兵可千五百奇。高嶺站兵。當三千。抵前屯。趙率教獲田可千七十頃。兵民可六萬。土牧民撫虎酋于此。抵中后所。魯之甲撫哈喇慎諸部。抵屯所。王楹兵三千。未招可百餘頃。回思春抄經過。慢幕壘切。短梁牆角。今縫升交錯。不覺潛然。過曹庄抵寧遠。祖大壽司版築。汪君司窰造。徐應垣統合兵民數萬。生氣鬱然。必爭之地。高見賀謙力登。元李應魁

全邊略記

卷十

八

各分一面。田可千五百頃。抵覺華。通歷洲。嶼。唐城遺址。其肥可屯。次陽泉至望海臺。足堡萬人。營虜不以飛槓望洋。而海口沙船。游御史號船。以習風汛。返寧遠。抵葫蘆套。憩安山與勝山。可當關門。立關城。南從望海。北接首山。其險可據。其衝可堡。督百萬築城邊二十里。山海在重垣之內矣。初臣議守寧遠。羣駭為虛。慨今關以外為名城者五。內堡者七。俱已填實。邊堡者十有七。亦半填之。復遺滿桂毛元儀。圖其情形。內極紅螺外閭蟻。子天之啓基也。未絕之胡雛。未定

之屬國似有可因惟此數十萬之遼人恩結之不住威劫之不来天留子遺填茲遼徭買田而屯造地而業必不能臣以安插於前屯寧遠去關尚近今東者扣邊西者截道若曹既容而臣憂更大關內人浮關外地浮必播土乃食土也鑄錢賣鹽賣舟因物情而治牛種俱爲儲算不此之計以不出關爲守關以安又遼人爲強迎以經營寧遠爲冒險桑屯墮築離守錯戰何以因汚而成隆矣又曰自八里舖至寧遠步步爲實而于寧遠特不欲先修大局密令諸將任事

金邊略記

卷十

五

以待兵成而舉簡練不精兵必不出而關外敗垣荒野安集爲先每堡以土官有心計者招撫遼人以流官有風力者訓制兵馬初不敢驟爲嚴今不敢槩爲寬矣四年十一月初十日輔樞承宗簡練士馬至通州以祝釐孔邇陳乞面奏機務恢復之宜時內閣廣徵附忠賢及列朝臣甚棘中外謂之二魏喙高陽之還忽造蜚語輔樞領精兵三萬掃除君側之奸忠賢落膽亟傳嚴旨承宗桓離信地具述還關差戢尉八人生職方署如過午時兵部堂司皆予重議

金邊略記

卷十

五

廣徵大怒廣臺官劾輔樞者卽王敦李懷光也罪臺崔呈秀資緣復官首疏建白曰承宗罪人當罷嚴監忠賢築甬寧城勞臣也當敘有旨忠賢蔭都督承宗會議之職方郎官方孔炤執不覆蔭而甬輔樞畢春防事另議代于是阻其始端達其殺械矣五年八月毛文龍薦王化貞監海軍有違論甲子停削錄廷弼賄者適蔣應陽妖書發遂決廷弼傳首九邊六年正月寧前兵備袁宗煥差撥兒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到寧遠扎營一日至二十四日攻西南城角我用火炮擊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車應益川登擊城數處崇煥練柴灌油并撓火導川鐵繩繫下燒走之二更時選健丁五十名絙城而出川棉花火藥將連賊戰車盡燒毀奴賊在西南離城五里龍宮寺扎營約有五萬餘騎貯糧俱運至覺花島遣者焚之近島海岸水俱整開達賊不能過海捷音至上勞之曰袁崇煥血書示衆籌運師中滿桂趙率教矢心奮勇從優陞敘賞以十萬金時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聞報欲援之于右屯崇煥曰勿發援援來卽

敗矣。孤城無援。士心益堅。崇煥肅清城中。喧嘩動走者斬之。賊登山望見。城內大靜。遂驂之。竟以退虜。居無何。東廠又捕武長春。以爲賊細也。有旨嘉魏忠賢殊功。封魏良卿肅寧伯。于是升臣黃承吳曰。遠人驅出之關外。勿生其心。崇煥曰。藉遼人以收遼兵。裨于軍實而已。六月。收掩抄花。殺掠荼毒。白喇喇領其衆來歸。以二千計。督師王之臣。譯審而安插之。七月。總督王之臣善趙率救之能。袁崇煥善滿柱之能。具別二帥之參差。勅大司馬議。專趙率教于寧遠。專

卷十

卷十

卷十

滿柱于山海關。時北地淫雨爲災。袁崇煥曰。山海內外官舍民居。倒塌無算。軍馬路處。死病相連。中前禾黍。狼籍波濤。前屯中後右復然。糧草皆飄蕩如洗。皆苦積滑。重已產蛙矣。上命速賑恤修築之。十月。兵部因遼撫袁崇煥之請馬也。核其事曰。自奴叛以來。費馬不貲。多銷帑金。似乎該鎮馬價。獨有存留。而遼固舊有撫賞錢糧。原出大司農。年來西虜要挾。無歲不增。臣部因假鎮馬以助之。增至三十六萬餘兩矣。司農既忘撫賞之深爲分內。又不顧馬價之已踰額

外。卽就八大營五大營二家。臣部已出二十七萬餘兩。除該鎮馬價十一萬之外。誰非從他鎮領內那借者。他鎮每年愆期。臣部方有醫瘡剜肉之憂。而撫臣問馬于馬。不意遼馬之已變爲貴。并他鎮馬之亦變爲遼貴也。山海關太監劉朝。以關外情形。聞。盛稱賊臣魏忠賢。矢志滅奴。詔盟潛格。天譴老奴。愆于八月十七日自斃。功莫大焉。兵部爲覆傳。旨。奴酋奪魄而自殲。賊脫漸收。而可壘。斥張益遠。堂尊繼安。皆賴臣魏忠賢。精忠報國。勝算籌邊。士飽馬騰。要資輸助。

全邊略記

卷十

卷十

師武臣力。盛借提衝。惟朕釋東顧之憂。實賴爾復自天之禱。今特晉爾階太子太保肅寧伯。良卿爲肅寧侯。世襲歲加祿米。照舊錫之誥券。與國同休。遼撫袁崇煥上言。捐棄兩河。未有勝着。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舊撫輔孫承宗。決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若揚言綴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彼之遠來。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一心死守。令其至。無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

本春臣面懇于經臣高第。無發據兵。衆方疑之。茲獲絕而人方致死。必能死而能生。自是古法。天下事固成于有所圖。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塞之功。則在于能任。如班超馬隆虞翊輩。顧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爲。故成功惟漢最。唐安史之亂。蹂踐長安。而不敢窺澤路。則在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一也。又曰。客調之兵。豈第不能爲援。而先已爲遣之擾。恐兵一撤而事生。誰執其咎。然遼乏倚仗。而已。靡各邊之物力。應破成例而放之還。卽召遼人以填實之。十二月。督師王

全邊略記

卷十

四三

之臣奏議。據廣寧以窺河東。定軍管以固根本。調班兵以亟修築。分兵民以安地方。設道臣以清屯馬。合水陸以張撻伐。用西虜以蹙東夷。合關寧以通脈絡。集衆思以廣忠益。絕和議以杜覺端。此皆目前急着。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遼。謂之畫餅。七年五月十一日。奴提兵十萬至錦州。扎四營。車櫓挨牌畢具。先攻西北。太監紀用總兵左輔。副帥朱梅等堵之。矢石火砲交下。奴退舍五里。有旨滿桂出援。而以李慕訓領昌兵。錢中選領津兵。王德領保定

兵。出關策應。二十二日。滿桂兵至。筑籬山。遇賊衝擊而却之。二十八日。奴四王子樹白龍旗。設大帳。望灰山。首山連山南海而營。大將尤世祿孫祖壽等。恭將彭繼古等。舉西洋火砲擊碎之。奴長子召力免。碑勒其子浪蕩寧谷。碑勒中鳴鎗死。孤山四人。牛鹿三十餘人。大斂而遁。錦州圍解。寧遠之圍亦解。滿桂之力多也。捷聞。詔曰。夷氛甚惡。賴厥臣指授方略。深中機權。特封弟姪一人爲安平伯。頒御前五萬金。以犒將士。

全邊略記

卷十

四四

職方氏論曰。遼東實有遼東西地。冀東北分幽州。卽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分管州。卽岔河以東之地。渤海碣石之外。一大都會也。古設郡縣。固初莫金陵。視爲餘微。北平丕基仍之。惟立自在安樂二州。處降夷于中。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諸衛。西北則兀良哈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故遼北京中京也。林廡豐蔚。更饒魚鮮。委以黎虜。速進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成化中。邊臣屢議截收。竟不能復之。東

邊居耕食。不專射獵。西虜鼠竊狗偷。大寇亦鮮馬。
端肅升命羈縻。不崇朝而安輯者。數百族。乃諱謀。
弗獲。見戕于倭倖。而陳鉞別受顧指。妄談拳斬。我詐。
蘭虞。日滋邊釁。轉輸孔棘。金復海盜寧遠東西諸屯。
政亦侵假而湮頓矣。夫麗江之珠參。長白之貂珥。詎。
不足以懷音。而貪夫外牟。儒將內媵。粉飾太平。號驅。
仕國。文濡而武狃。其遼薊若。跋踰爲交游之權寵。只。
舍手植。關外殆奴。夫治非一日而治也。亂非一日而。
亂也。隆萬以來。夷運屢厄。李成梁疊策殊勳。豈知薪。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磨積奮于旆裘。蛇豕薦交乎戟鉞。權璫一起。萬眾攬。
心。六堡雖恢。二虜已穴。馳虎進狼。失于志滿。所以毀。
寬之棄地。多戰漢人。界石頻遷。老女多舌。七宗之禍。
恨無因。四路之出師可愕。夫使杜劉諸宿將。帶甲十。
數萬。漢汗大號。厲氣循城。豈憂哈赤哉。兵垣吳亮較。
路。政府如旌。馬上紅旗。一朝而殲于鋒鏑者。海內之。
精銳。大略盡矣。清撫開鐵。戰而不屈。潛遯屈而不戰。
廣寧之壘未交。而隔河之風先泚。免墩間掠。輜重如。
山。推究其敗北。我未之前聞也。宋李綱有謂邊政之。

盛衰。關乎冲朝之氣習。至言哉。熊廷王貞雅足將材。
分鑒自能就拊。而緝緝懣懣。強其鑿枘。又不幸而樂。
其敗。升天墜淵。判在呼吸。借封疆以報驅馳。本兵心。
事。不可以對錄九廟之靈矣。關外見聞錄。不亦侃侃。
其畫之耶。三方布置。非謂虛張。而度量弘深。則高陽。
宗永之請纓爲最。踴躍而當紫塞。何如件食而膏黃。
扉樞輔毅然單騎。此山海以外。何等時也。皂囊押。至。
廷工股弁。有臣如是。舉寧遠之顛脫。七練有加。比及。
三年。雖受譏而退。而人承其緒。將戴其猷。誰之力也。

全邊略記

卷十

五

彼其之子。以老奴鬼錄。歸功咒魘。遂縮通侯。而樞輔。
六防積憤。槩不肅奏。曰大敵未屠。烏用是驕情我軍。
實耶。寺人聽之。碩人在陸。鄒忠介元有言。朝臣和衷。
天地之和應之。嗟哉。媚嫉未消。人材暗困。征調已空。
加派無日。醫巫閭之極望。所經宵旰者。抑未大矣。

全邊略記卷之十

終

李邊略記卷之十一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解

廬襄寧

北京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高帝起壬辰越戊申即位于鍾山之陽大赦天下凡十有七載中土歲旬乃一其十九邊一載馳檄而定豈其腹難若此邊易若彼歲提戈之際訪賢延傑表節與學禁暴止亂足食蠲征故得乎丘民斟酌飽滿而夷虜不足憂也爰稽往蹟壬辰三月朔起兵濠州其得將之盛也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

全邊略記

卷十一

聚耿再成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子興郭英胡大海張龍陳植謝成李新張赫張瑄周德興率先歸附而李善長丁德興馮國用胡大海鄭愈孫興祖王志莘成化成常遇春全朝興楊瑄後先來歸廖永安永忠俞廷玉通海張德勝葉昇桑世傑華高等泊舟巢湖問道納款王弼康茂才降焉其尊儒之至也取太平路耆儒李習陶安等出迎而獻策取集慶路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錄用之聘鎮江秦從龍迎之以入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達朱升

等聞民疾苦克安州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

仲山等會食省中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星

為學正吳沉徐原為訓導張亂之餘始聞茲誦胡天

海薦四賢遣使聘之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

麗水葉琛李文忠薦三賢遣使聘之王稔許元王天

錫制禮賢館以處之其表節之專也入金陵則嘉南

臺御史福壽之忠莖之以禮下浦江則訪義門鄭氏

十世同居者護其家入安慶則嘉余闕之忠粉北臣

在班不得與北征之賀其一統之大也則竄元師于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二

采石梁陳桎先于太平敗陳友諒于龍江破偽漢于

康郎平張士誠于姑蘇討方谷珍于兩越藏左君嗣

于廬州定李思齊于麗慶驅廓廓竹真于晉代降吳

益于道西追胡元于沙漠收西南夷于蜀滇黔粵神

武不殺萬方底定壬辰六月元兵陣于采石磯常遇

春拔之郭將吳昇降取太平路徐

達取溧陽諸縣元號于海牙復取太平上諭陳桎

先取鎮江下諸縣克廣德路諸將奉取集慶路為應天府

張士誠據有平江米冠鎮江達達等破之平常州丁

西命耿炳文等取長興常州如寧國復振胡大海

等復取之命張瑄克泰興取池州春大亭取揚州路

在塘浦縣會鄉會取廣州文忠兵取浦江趙等拔宜
 興金營鎮民兵萬戶府胡大海兵蘭葵以溫山趙
 元三郎來府王輝友李華友無為州趙珍以溫山趙
 克衛州太尉再興取處州庚子袁天祿以福寧州來
 歸陳友諒言太平花雲死之友諒誠其主徐壽輝自
 稱帝號漢王取建康復太平取安慶上海取信州元以
 陳友諒子丑江復太平取安慶上海取信州元以
 州遂投新黃梅濟安慶復安慶傳太德來降胡廷瑞以
 南昌約降吳宏王濟安慶復安慶傳太德來降胡廷瑞以
 永忠等逃下瑞州陽吉祥皆請降吳宏來取龍南康
 明以建昌十縣諸降王寅洪都府是午橋來附於
 立當萬吉俱復數復定之書良臣韓政來附於
 江西南吉俱復數復定之書良臣韓政來附於
 解州之圖親督舟師南昌八十餘日之次湖口友諒
 東出鄱陽迎我師永忠等冷戰于康郎山友諒死
 全邊略記 卷十一
 辰李善長等來上即吳王位親征武昌陳理降立
 湖廣行省建忠臣嗣于鄱陽湖等取江陵傳友諒
 克衛州二州乙巳然天瑞降胡琛等討陳友定進克
 崇安建陽通泰取安陸至襄陽羅明以教城降以鄧
 愈鎮之我師取樂善元恩州宜撫田仁厚以城降以
 州二府恩州功和等規龍泉瑞溪三十州來獻打
 山縣余恩志降達等規龍泉瑞溪三十州來獻打
 湖宜撫田光寶及彭建恩等不請歸命達等克通吳
 取興化至太餘杭濟原明以杭州降李文忠克紹興
 嘉興諸五以餘杭濟原明以杭州降李文忠克紹興
 嚴德取沅達等太湖姑蘇仁松江路朱顯忠降丁未
 伏陳取無錫執莫天祐取南通遺湯和計方國珍因
 珍降朱亮祖討方國珍通遺湯和計方國珍因
 中原由山東次第進山西初廷瑞收福建湖廣揚樂
 等取廣西大將軍達率二十五萬首克沂州王宣降
 陳德以東平降取萊州濟寧先聖五十六世孫孔希

等率師克州以東具附朝廷瑞至尤澤戊申
 庚申改元洪武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
 正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百人
 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
 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鈴束
 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
 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官
 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
 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為常二月廷瑞拔建寧也先
 全邊略記 卷十一
 不花降永忠取延平泉漳俱降執陳友定孫取寶慶
 永州寧州桂陽皆降命永忠取廣東何真降達等取
 南昌路張仲毅降取永城歸許汴梁左君弼降鄧愈
 攻唐州取南陽達等攻河南府阿魯溫降遂取華州
 陝州詔曰山東州郡新附今年夏稅秋糧悉蠲之
 車駕幸汴梁議定都遣使賑恤中原老稚孤貧者
 六月廣西梧州達魯花赤降達等取衛輝彰德楊儀
 卿降攻廣平趙州克臨清取德州克長蘆至通州元
 主去上都詔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命學

雲蔚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徵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定官民喪祀之制。從御史高原侃言也。達取山西。遇春取真定。及平定井陘。還取大同路宣德府。洪武二年詔曰。朕本淮右布衣。荷天眷佑。西取友諒。東誅士誠。遂至八番。抵極于海。重念中國。命將北征。齊魯之民。歡然迎饋。不辭千里。朕爲天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二年夏秋二稅再蠲。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其民久被兵燹。困於徵歛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二年稅糧。亦與蠲。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經必資。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及秦隴所附地。二年稅糧盡蠲。遂朕初意。詔曰。朕本布衣。首定太平。次居建業。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翼郡。創業之初。典師旅。定羣雄。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稅糧一年。今二年

三稅。應天鎮江再與蠲。其事圖廣德及滁和無爲等州亦與蠲。以甦吾民。稱朕惠焉。大將軍達等克河中。攻西安府。王武降。進取鳳翔。克臨洮。李思齊降。取慶陽。改漆州爲中立府。定爲中都。徙蘇松嘉湖杭五郡民四千餘戶。給牛種舟糧。濠田爲世業。賜民教民榜。徵江南諸大家赴闕庭訓諭之。賜以酒食。於是大封功臣。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及戶口之數。三年伐蜀。降遠。七年徙江南民計四萬以實鳳陽。給牛種墾田。九年伐雲南。免河南八省及安揚徽池等郡稅糧。十一年免應天六郡及長興四縣稅糧。北平不雨。免其租。十三年免天下租。胡惟庸謀逆。死者數萬人。十四年免應天五府租。雲南平。十五年免直隸浙江五省租。置歸衣衛。十六年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埋圖。十八年免山東北平租。十九年二十年置兩浙防倭衛所。二十二年徙江南民田淮潤間。二十四年命皇太子巡撫陝西。此巡撫之召之始也。二十六年殺藍玉。凡數萬人。三十年漢河盜起。長興侯炳文平之。建文元年賜天下田和之半。七月壬申。燕府

全魏略記

卷十

七

靖難兵起。侍郎張陽。都閭謝貴彭二長史。楊誠全逢
 辰死之。靖難兵降薊州。馬宜魯濟死之。其破居庸懷
 來。彭聚孫泰俞瑛死之。山後諸州上谷雲中。往往降
 附。攻永平。趙彝降。以長興侯炳文等帥三十六萬。分
 道北征。徵雲南兵。炳文次真定。迎戰大敗。李堅壽忠
 順成劉燧被執。降鄭州。潘忠楊松被執。以曹國公景
 隆李爲大將軍。代炳文。江陰侯高災等。都指耿獻楊
 文攻永平。燕王拔永平。襲破大寧。朱鑑死之。遂歸
 寧。還北平。景隆圍之不克。十一月。景隆戰敗。走還
 德州。燕王出紫荆。攻廣昌。楊宗降。二年。攻蔚州。王
 忠李遠降。保定雒會降。景隆戰于白溝河。大敗。罷能
 俞。還劉燧聚死之。親國公輝祖。嚴軍而還。靖難兵入
 德州。掠濟寧。王省死之。嗣濟南三月不能克。鐵鉉高
 觀。盛庸禦之。遂解去。破滄州。執徐凱。燕王至東昌
 大敗。退駐館陶。還北平。三年二月。靖難兵南下。保定
 盛庸大戰。夾河賊走。莊得楚智等死之。閏三月。吳
 平安戰。葉城敗績。靖難兵次大名。掠濟及沛。安寧賊
 續。兵掠彰德。房昭行。郎相國。攻北平。燕王卽日

全魏略記

卷十一

八

還。九月。燕兵攻定州。花英鄭琦王恭詹忠被執。楊文
 從遠東攻永平。不克。王雄等被執。四年。賈榮賊下。飭
 水靖難兵破東阿。鄭華死之。攻汶上。顏伯璋唐子清
 黃謙死之。進攻徐州。入宿州。破蕭縣。鄭恕死之。平
 敗燕兵于小河。輝祖何福。敗燕兵于齊眉山。何福敗
 于靈璧。宋瑄陳性善死之。五月。燕兵至泗州。周景初
 降。兵渡淮。盛庸敗。樊士信死之。兵至楊州。崇剛王彬
 死之。兵至儀真。張彥芳勤王死之。陳昭童俊略。兵至
 龍潭。景隆聞金川門迎入城。時六月十一日。乙丑
 也。王良廖昇鄒瑾魏冕。周是修。死之。燕王勸收左
 班官員。曰。奸臣黃子澄。齊太。陳迪。練安。方孝儒。黃觀
 鄧瑾。胡閏。郭任。盧迥。侯太。暴昭。陳繼之。鄭賜。黃福。尹
 昌隆。張統。毛太。董庸。曾鳳詔。王度。高翔。魏冕。宋徵。巨
 敬。凡二十五人。右前府王純。黃魁。戴德彝。韓永。葛誠
 王叔英。周是修。盧振。顏伯璋。張昂。卓敬。鐵鉉。胡外。龔
 太。學大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睿。葉惠
 仲。高不危。廖鑑。徐輝祖。凡二十六人。在續榜。仍以方
 孝儒爲首。出賞格。收之。尹昌隆。鄭賜。王純。張統。自

免死已已燕王即 皇帝位。鄒抄奸臣九族。村里爲
墟。誅孝肅太子澄。期數。延昭清等。劉瑋死。大封靖
難功臣。永樂元年。徙行都司于保定。徙山西澤潞民
耕于河南裕州。命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選天下
富戶實北京。三年。免順天永平保定租。四年。詔建北
京宮殿。征安南。五年。置交趾三司。八年。長沙妖人作
亂。皇太子命豐城侯彬討平之。十年。徙登青民
耕于兗州東昌定陶。編其役。十一年。弛齊黃刻黨之
禁。十八年二月。山東滿臺縣妖婦唐賽兒者。縣民林

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賁鴻等攻安丘。知縣張蔚縣
丞馬鶴。集民夫八百餘人死拒。賊憤志。益帥莒州卽
星。萬衆併攻。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
千騎晝夜進。城中人亦鼓譟夾擊。賁鴻敗走。殺賊六
千餘人。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既而
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梓出之。青不爲屈。是日
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賊。賊衆於
諸城盡殺之。山東悉平。陞賽有差。十九年。上御北
京奉天殿受朝賀。京畿負重山。而平陸地饒。魚鹽穀
馬果菰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
諸胡。汴洛關中江沔。皆不及也。真定北至於水。下皆
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皆獨
扼塞。故漁陽保塞。重兵屯焉。廣平順德大名。山東西
腰營。南北舟車。並集臨清。天津海運故道。遮洋餉舟
下直沽。至漁陽猶海運也。河間真保。多降胡。性獷難
馴。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凶徒伏匿。遮山有
樵牧之利。姦人剽數其中。有司莫敢踪跡。若乃水利
不修。旱澇成困。田野不闢。租徭日增。馬牧不爲。坐糜

財力貴源不兼併膏腴郵傳不節水陸陸驛開議
 不嚴奸胡覬伺皆不可謂非急務也親軍衛三十九
所屬所三百三十三
 守禦千戶所一在京屬府衛三十八屬所三百三十三
禦千戶所二在外屬府衛三十九屬所一百四十二
 守禦千戶所二在外屬府衛三十九屬所一百四十二
屬所一百四十二
 都察院都司領衛所七十六屬所七十六屬所七十六
屬所七十六屬所七十六屬所七十六屬所七十六
 衛一十五屬所七十六屬所七十六屬所七十六屬所七十六
屬所七十六屬所七十六屬所七十六屬所七十六
 共一十五萬七千二百餘員名巡檢官名巡檢官名巡檢官名
巡檢官名巡檢官名巡檢官名巡檢官名巡檢官名
 餘員名鎮水師衛也田賦六千南京畿關某之地也
 三百二十八畝五衛也田賦六千南京畿關某之地也
 勝勢在長江以故留都守禦舟師爲急藩垣之固專
 倚江北徐賴跨中原瓜連數省淮安按徐揚魯齊文
 全邊略記
 卷十一

武重臣開府作鎮雖職兼漕撫而輟給兩京廬民多遊于野有遺利鳳陽陵墓供億繕葺財力冗費曹滿之間蜀河孔蓋幾論魚鱉轉餉既艱民亦凋瘵決齒之患濠泗尤棘揚有嵯臺富商走集民頗豐洽俗亦浮靡瀕湖農田塗塹爲患江南安慶富長江委流東約全楚爲江表門戶蘇松常三郡市浮於農文勝於質加之田賦不均稅徭日困常征之外坐派日煩沿海兵成本以備倭而太倉崇熱潮海之民掣鹽魚之利間作弗靖出沒江洋肆行剽劫以故江防海備並

爲要職徽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在山麓
江許多流冗寇盜因以窺萑鎮江鑿山通漕海潮下
上穀土歲易利歸豪貴財盡貧冗矣視軍備一十六
十二字禦千戶所一在草場衛衛一十場所一百九
血庫衛二十戶所一百四十六字禦千戶所一在外
屯田共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畝中都衛守
都司領八萬九千四百七十五畝中都衛守
都司守人共二萬八千五百餘員名在河南萬四千
八百餘員名銅梁守衛所屯田共九千六百四十八
頃七十九畝寧夏衛屯田共七千潮廣跨有江漢武
昌其都會也南瀝湖漢北補原陵山高水剝劫其害

秀承天三氣華焉即襄上走秦梁德黃下臨吳趙荆
顧巴蜀辰扞雲貴柳桂通五嶺入八閩衡據南嶽之
勝永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常德地廣民貧漢陽土
狹利薄岳州當洞庭之波仰資市利長沙雖卑濕民
物稱殷盛顧穀土泥塗甚於禹貢宗藩賦祿廣於周
封傳符紛紜流冗雜沓土曾橫強猶復征調刈鑿草
竊徒示羈縻皆足爲慮乃若民慕蓄儲官多徵索坐
費財力益肆皆蔽蔽非明示休息恐未得安靖也湖廣
十四鹽課官司五字梁子戶所二六官推司九長官
都司

長官司八頭勝行都司領衛七屬所三十字崇千戶
所八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合餘七萬一千六百餘
員名典都留守司一儀衛司十一屯田浙江山海江
共一萬一千五百一十五頃二十五畝
湖所在限隔大海東蟠直轄淮揚軍湖右灘波縣坑
欄左逾信都即走江西南入閩關遂連陡越而杭州
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破可觀米薪是
急嘉湖定與江東相表裏兩稅困人貧者流徙富者
并兼海鹽之鹽利害通於蘇松歲築歲陶勞費已甚
安吉以西山越巢窟錯入廣德好訟喜鬪累興大獄
不勤耕計富貴之間鹽使出沒剽掠村墟久之不治
全邊略記

將有隱憂嚴獨全華以徽饒為鄰郭生理為優征徭
亦簡寧紹溫台並海而南達於汀漳估客來往人獲
其利冠王倉卒亦能為禍倭夷食巾中國情云奉貢
風帆所指突至寧波華人交通倭去忽來許誠巨剽
除戎之戒定海為棘處人視他郡為悍依山盜曠糾
結四集敵之易亂緩之難馴浙江都司領衛一十六
所二十九屯田共二千一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江
寧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九千一百餘人
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實為吳楚閩越之交外折險
阻中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他藩即四方有事雖欲

保境距兵勢難獨完南昌浙江瀝湖右別左浙毗植
所集江西一都會也九江獨據上流人有市利南康
臨彭蠡縮隘上脊時有寇盜饒州稱為裕阜廣信傳
道下邑殷盛撫州人悍多山寇而衣食自足頗憂兼
并建昌僻在東南即有藩封亦稱安輯南安贛州助
汀漳雄都山嶺會焉林深谷邃寇賊淵藪撫臣提兵
牽制數省軍門之費不煩度支苟得其人南服一壯
鎮也袁州地通長沙通民客戶嘉獄好爭讎察既難
級馴不易臨江瑞州素稱樂土吉安山鄉水秀人才

輦出地利亦饒甲於諸郡大抵江西之民質儉勤苦
時有憂思至爭曲直持官府即費財不吝其士守
末不務稼穡經營四方者多矣江西都司領衛二屬
所十二百戶所一屯田共五千六百二十二頃一十
七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千七百餘員
名饒衛福建海都東南山臨西北重關內阻翠溪交
流雖封壤約束而山川秀美福州其都會也福州及
建寧以江浙為藩人稠土沃曠徒什孽波及建寧古
田福寧利在魚鹽害亦隨之汀漳山廣人稀外施內
通與南贛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兵端人悍嗜利

喜爭大抵漳州爲劣興泉文物之盛甲於八閩地利亦豐人懷異願延平邵武事簡人淳雖沙尤之關或有小竊亦不能爲大患福建都司領衛一十一屬所千七百七十四頃建寧行都司領衛五屬所三千零七戶所四屯共九十二百二十九頃二十三畝萬八千二百餘員名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其都會也北下衛漳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淮車馬之途交於四方雖險塞不及關中而水陸道里爲便彰德控趙魏懷慶走晉冀衛輝淇汲亦當傳孔河南嵩洛河華分陝要關蔽山南扼河北衝形勝焉汝寧南陽

下新黃入襄鄧又與淮江相爲表裏顧分封日盛宗祿日繁民亦勞止雖陳歸德犬牙盡省轄管不能專好人時竊發急之則潰逃四出彰德兵民雜集頗爲牽制河洛之間馮險鑄獵習於劍弩難馴易動若山川環互民物殷茂汝寧爲優河南都司鎮衛一十四所七屯四共三萬六千三百九十一頃一十七畝宋永都司所屬除二屯京操外馬步官軍一萬五千九百餘員名係陝西山河四寨神皋隰區也平涼固原豐衛司八草平野監牧蕃滋羣鳳之墟亦稱雄劇延慶沙葦蘆條而人士精勁寧夏隔在河外別爲一區水穀之利

亦足自養甘涼以西至於嘉峪左右番遠勢爲孤危洮岷西寧錯入羌族要在撫輯而已西安會府生理殷繁塞餉藩祿十居七八閭閻疾苦殆與他郡相當漢中西川襟喉潼關保障全陝並爲重地若乃茶馬之禁漸弛藩牧之地漸廣僕苑之畜漸耗異類之巢漸深斥埃之封漸蹙調弦改轍皆在所急陝西都司屬所一百二十四衛千戶所一十一屯所共二千六百四十四頃二十二畝京行都司領衛一十二屬所五千六百六十九頃五十五畝山東在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馮遼海西走趙魏北徇汾瀛而川陞孔

道並會德州自海運既廢此爲漕渠築塞疏濬舟車牽挽勞役無休時兗州水潦爲虐疾苦滋甚青多礦賦禁輒尤難公私交病咸山沙門上下礁嶺險毒勢難輒議聞諸往蹟平度東南有南北新河南起淮北安東北出海倉入北海不數日抵直沽勝國肅治置關通舟避開洋之險嘉靖中副使王蘇修濟有諸議言中阻臨清濟寧有喉吭之憂此亦未爲不知務也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蠶績農田亦足自贍牧撫得人不少爲樂土山東都司領衛一十九屬所七十五衛千戶

所一千二百屯田共二千六十頃本都司所屬山西
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六萬三千八百餘員名山
表裏河山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北倚重邊
極稱險塞自大同反側虜數入內都馬門南北為虜
通衢今日所備不止河曲而已山後曠徒河中屯卒
上黨通民亦非細故也嗟乎山西四都大同不足恃
則太原危矣虜已獲利於潞安其志時時在于陽每
議禦虜云居庸紫荆井陘置馬門且不論况大同
乎夫背冀勞瘁即無虜患外轉塞儲內供藩祿猶不
能支仰給鹽利當是時而不早為之所內憂方殷獨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山西都司領衛九屬所四十又所七屯田共一萬一
千三百八十六頃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合餘夷人
一萬九千五百餘員名行都司所屬衛一十四屬所
十又所七屯田共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八頃二十畝本
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四萬四千餘員名儀衛司三
六千餘員名儀衛司三四川長川沃野穀粟山林
竹木蔬果織染之饒自足開墾西扇蕃部南阻蠻落
雲棧之固北出襄斜瞿峽之流東下荆楚坤維非絕
斗絕諸夏實為陸海而成都其會府也山川綢繆防
守為易盜奸割據安輯為難以故松疊茂安綿敘
瀘重慶皆有兵憲蓋唇齒之勢列在東南指臂之形
險在西北或謂吐蕃寇自黎文南詔賊由沅黎蕃詔

全邊略記

卷十二

糾合必由灌口蒐兵繕障玩弛久矣劇盜起於重慶
諸戎伺於脾臘烏撒悍於鄒夷龍州梗於桐道皆非
細故也建昌西徵與壤民夷頗輒成都江水役鄂淮
為勞亦象其利諸郡磨礱官課其成而已四川都司
二屬所四十九宣撫司二安撫司七長官司十二宣
禦千戶所一十一長官司一都司一屯田共六十二
五萬八千三百四十頃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合餘
五十五長官司五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合餘六萬
軍五千六百餘員名儀衛司三四川長川沃野穀粟
稱樂土北負雄都臨吳楚東有湖海以制饒蜀內
開高廉以控交桂外藩雷瓊以扼黎夷廣州山海包
絡嶺南一都會也戊洋守嶧屯哨勞止韶州嶺險在
平交廣咽喉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翠壁而督府兵南
九郡傳郵盡仰其權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強徒勢
難枚載潮州沃野廣原冠夷為棘學慶據上游當嶺
西孔道高州海灣衝衝關地除兵耕守並集可也廉
州層山曲水海北要區雷州炎微多平田駛壤遠夫
藏命貴在人牧瓊州踞海五指腹心反為聚穴若乃
島夷之國以十數雖時時出沒志在貿易非益邊也
額人逐礦治耆耄之利不務農田或向剽掠行劫海

洪熙元年選方面官參贊各邊方軍務。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參政沈固，宣府則參政劉瑾，遼東則參政周順，廣東則副使劉紹俊，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計平之。高煦在薊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大行，謀益火，招集亡命，以漢南指揮王寧為偽都督，樂安知州朱知為偽兵部尚書，多徵遠近兵，輔臣蹇夏竦亂為副，中外洶懼。

全邊略記

卷一

遣人密約英國公輔等，內應之。輔仰縛其人白于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楊榮首勸親征。上有難色。原吉曰：「臣昨見命將，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兵事貴速，宜卷甲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國公輔請得以時自效。上曰：卿誠足辦此。今大索樂安奸謀。乙丑，勅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瑄、防守淮安，令勿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母令北入胡。勅法司盡弛軍旅刑，徒從征。戊辰，命定

國公景昌、彭城伯昶、宇皇城安鄉伯安、廣寧伯瑞、忻城伯榮、張建平伯遠、高守京師。已巳，命豐城伯賢、李侍郎郭璉、郭敦、李昶督軍餉。鄭王聰、峻襄王瞻、瑋留守北京。廣平侯恭、武安侯京、鄧都督張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尚書明、漢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晝夜兼程而進。至西駕過楊村，馬上極問從臣曰：「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

全邊略記

卷十

巢窟。或對曰：「彼翼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許，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斷立衆心未附。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斬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應天人朱恒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大事可成，衆不從。又高煦初聞陽

武侯等將兵懷臂言曰此易與耳。問親征始懼。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眾。上仍書諭高煦曰。張叔夫國本之貴高。淮南受誅。始于伍彼。今六師壓境。上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悔無及。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營其門。賊東城舉砲。我軍發神機炮箭齊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毋違勅旨。不答。聞中人多欲抗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帳。願假令夕。談

全遼略記

卷十

妻子。明日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立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詰斌等。役人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勅卓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性。陛下命之。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賊從者。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蔡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樂安爲武。九月乙酉。班師。命中官頒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

仗候海長史錢與教授錢常百戶。并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管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詠斯榮子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等。皆約舉賊應者。先納軍馬。斃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具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七人。三年祭贈交趾死節諸臣。五年以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各省巡撫倣此。正統十三年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偕傅闖王。遣都督劉聚討之。先是。巡閱御史柳平。檄各郡縣。十鄉村各置

全遼略記

卷十

隘門。望樓。編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禦寇。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于輸租外。僥田主薪水鷄鴨。茂七始倡衆革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主自運歸田主不甘。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下巡檢司追捕。拒殺弓兵數人。縣問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遂削白馬軟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萬餘人。僭稱王。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

劉聚爲總兵都督陞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韶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冬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朝陶得二科舉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剿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處其與聞寇合發兵征之令御史朱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屬從不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殺入械于臺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書來

公邊事記

卷十一

三

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卽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遠遁過去十四年正月陳都旣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命寧陽侯懋陳掛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保定侯瑤平江伯豫陳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刑部尚書余謙奏贊軍務復命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郭茂七寇建寧寧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瑛愛民多善政親率兵拒戰而陷二月郭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兒子伯孫爲

主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成莫知所出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悚動慨然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與陽侯懋陳尚書全謙等討福建盜至建寧郭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陳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勦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雙遂於者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

五

卷十一

三

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謀弒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人人自疑葉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擒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驥贊理軍務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景泰元年都督董興等大破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爲廣東劄議有惠政思信素孚於民及受命巡撫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

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與等帥兵至經清遼峽。有白魚入舟中。天文生馬軾曰。道賊授首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復請則緩。以所徵江廣狼兵。猶拉打耳。與從之。三月。與帥官軍至大州頭。大破之。賊陶得二冠。武義副使陶成戰死。天順二年。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亡何。邊境騷然。上召李賢曰。革文臣而武臣暴。今乃知其謬。卿與王朝馬昂議之。進。邊務在得人。于是以大侯卿往。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使陳翼在寧夏。陝西布政使蒯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軍門。其地五年七月。曹吉祥謀亂。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以腹心。牽門時呼召此輩。陝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幸。亨庇此輩如故。亨死。上厭其恣。稍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爲御史所劾。上原之。詔戒諭勲舊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幽

上于南宮。而立皇太子。時孫鑑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朝出師。吉祥遂令欽約與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鑑弟都督鐸。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乘機誘殺孫鑑等。擁兵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內應。瞞時恭順侯瑾。及都督鐸完者禿克。知其謀。諸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衛中官拘繫吉祥。四鼓。欽令番漢兵五百騎。徂關直抵東西長安門。不得開。殺錦衣衛指揮達景。并左都御史寇深。擄傷大學士賢。廣寧侯安。劉繼。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繼宗。孫將之。孫鑑督諸軍先登。吳瑾及諸將分道迎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鏖敗走斬之。瑾爲欽所殺。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突陣。鎗發神臂弓射之。斬鉉及鐸。於是欽走匿其家。滿井中。伯顏也先總城遁。追獲之。是晚。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御史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秋。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勅南都御史高明勦捕。明遣巨監榜奪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果御史戴琥。顧以

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虛踪跡不得逞焉。江海間稍靖。中官溺私鹽。譴真昂。擢翠卒大興。明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巡撫。綴法狀。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明。明請終養。其志八年。命太監周中於奮武營。右少監王亨耀武營。太監唐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監張溫。敢勇營。右少監趙永。劉勇營。朱御郭建。敢勇營。右少監朱童。鼓勇營。左副使高廉。立威營。奉御丁。張仲威。營。右副使張。揚威營。奉御張紳。振威營。監神槍。仿

全邊略記

卷一

九

聽太監劉永。誠節制。此內臣分坐十二營之始也。耗廉而無功。成化元年三月。襄鄧山中流民劉千斤等數十萬人作亂。二年閏三月。賊首劉千斤偕黨于南漳。命撫寧伯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圭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李震率土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伏退保寨。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

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已而永卒。領兵擣其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繫于大將。謂英多獲賊賄。誣殺之。班師論功。秋上抗賊起。卽家賜高明勅。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閩。先擒撫賊降。待險不應。進兵搗其巢。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折其抗溪南里爲永定縣。控之。海口民。始令募公命。謀不軌。明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生冰妖言。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十

而衆遂定。三年十二月。始定十二團營。按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復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團各一十里。令軍中樵採舊不得出營外。景泰初。遂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天順初罷。八年復

置威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揀選三大營精兵分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申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卽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圍營。益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圍營聽征。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七年四月兵科給事中梁鼎等言。頃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後賊首王

全通略記

卷十一

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紫。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今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十二年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秦中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遁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有司搜逐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議者流民說畧曰。昔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

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垂今千載。寧證如故。此兩代甚得其道。今亦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右都李賢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賢乃援洪鎮說疏上之。命副都原傑往蒞其事。錄編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欣然。願附籍爲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大吏。會謀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給與閒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設

全通略記

卷十一

郡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卽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西房上津六縣之地。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爲保障計。乃上言曰。襄陽從之黨豈皆盜耶。莫若簡任賢能輕徭薄稅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化成俗。因薦鄧州守吳遠守于鄖。諸州縣皆選才以充。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格堪代以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十六年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圍營軍政遂壞。正德四年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侵陝西漢中諸處。又有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等亦保寧

流賊糾衆至十萬。侵湖廣鄖陽諸處。命刑部尚書洪鍾督陝西四川三省兵征勦之。五年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林俊調發官兵及羅回砦等土兵討敗之。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鄂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六年巡撫林俊討江津亂賊誅之。四月江西盜起。召右都陳全總制江西軍務以副都俞諫督軍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竄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廟。瑪瑙寨。

全忠略記

卷十一

全忠略記

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六月時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率制。每不得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振。攻燒營山縣治。殺食事王源。而鍾會後督蜀兵秦撫藍章督陝及徽楚隊兵分路進勦。追及于陝西石泉縣尉斗壩。賊急求撫。令工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之。鍾給告示并敕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但使人通款。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且要取

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本恕廷瑞來見。且降。且掠。仍虜松堽民家。爲脫走計。官兵分七哨。周防之。不得間。賊勢窘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已女。嫁領兵士令彭世麟爲妾。結其驕心。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宴。鍾令鮮于全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宴。伏兵盡擒之。衆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追。追勦之。斬溺併俘獲甚衆。捷聞。加鍾少保。俊章各一級。既而江津仁壽通賊方四紅鬍子及麻六兒等復擾蜀土。

全忠略記

卷十一

全忠略記

民益疲困。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劉六等霸州文安善騎射。號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禾成張忠皆文安人。劉六等以鄉曲故。往來詣內家。從入禁內。至豹房縱觀。有輕心。及爲都御史齊果所捕。衆衆馬拒。劉璋誅。果亦罷廢。真尚書王敞行有司難治之。已獲齊彥名擊安肅。劉七等奪獄去。旬日間窮民響應。遂橫行北方。八月劉六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上命兵侍郎陸完督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乃召完還。以惠安伯偉張允總兵官副。

都馬中錫督軍務，統京營兵征之。劉六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風子名璣，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郝老虎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璣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刼其妻，將汚之。璣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寇，于是璣與楊虎郝老虎爲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夥。寇掠山東。張偉馬中錫所領京營皆未經簡閱。中錫以書生欲效龔遂之化渤海。張偉亦統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傍賊經過。所在官司勿捕，與俱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賊聞之所至不殺掠，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是誰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潛使人至京探諸中書，無招降意。又以金銀輦載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由是謗騰。蟬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瘦有偉革爵。大司馬遂巖失機之令。劾奏山東撫邊憲眞定撫蕭猶逮于獄。除名著爲令。曰：內地郡縣被賊陷者，比守邊將。

師例抵死。內廷中貴顧自恣，以爲兵事非書生所能辦也。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鐵充總兵官。兵侍郎陸完督之。居中駐于臨清。調宣府遊擊許泰谷永大同副帥張復趙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內地隨征。邊人遂輕畿甸之弱。卒釀騎變。云時山東樂陵令許達築城俊陘。貧富均役。踰月而成。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主僕。各人。家令二壯者執刀候竇內。餘各人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備兵僉事。丁武定州。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率衆追至南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時遊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谷永敗賊阜城。趙燧等奔蒙山。副總兵李達遇賊戰敗。燧本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

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兵之。疑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禦萬都司率眾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領兵管河上。虎率壯士七人奪船而渡。官軍以土石擊獲其舟。虎死。燧等共推劉三爲率。征計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劉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謀軍。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其宿。豎大旗。置金旗二丈。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降者秋毫無犯。拒者寸草不遺。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爲諸細賊所殺。攻襄城。人饋銀馬以免。攻破寶豐縣。食事孫警齎黃槐無賊。燧復書曰。奸臣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

新臣首以謝羣奸。營中見撫樹。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屠濟等數千。劫庫釋囚。攻唐縣不能破。餽賊穀。二十副。燒民居去。命右副都御史彭澤。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釣州不克。以馬文升尙書家在圍中。引衆去之。時裕州同知郁永上。蔡令霍恩。袁強令侯牙。各戰死。贈廕有嘉七年二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祐戰歿。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楚撫馬炳然爲賊所殺。轉寇至六安。攻破舒城縣。延寧軍追擊之。其衆多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俱死。風子走至商城。削髮詐爲僧。欲投江西賊。遇趙成等執之。問五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敗遁黃州。擄掠軍民。船入楊子江。下南京。擄江官軍不敢遁。至鎮江官軍禦之。收績。劉六等欲自遁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楊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州。沂沭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

來如無人之境。八月舟至通州狼山。颶風覆舟。賊盡死。天也。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大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閭弟陸承爲鎮平伯。咸寧伯欽進封咸寧侯。並賜諡。參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斯時也。毛銳已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未嘗經陣。谷大用驕貴。擁衆自衛。高坐堅城。罔知軍紀。銳至真定。遇賊大敗。損軍喪輜無算。幸許泰兵至援之。銳失所佩將軍印。徵回京。不問失律喪師。罷歸私第而已。中涓大用同事故也。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

金史略記 卷十一 九

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望一級。賊雖擁衆數萬。其現信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之。賊驅脇從棄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逃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屢報叨陞賞。谷大用陸完得勅獎最多。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人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大用完皆不問。復奏帶橫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者千餘人。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糧犒賞。卒費太倉金二百餘萬。帑藏爲虛耗焉。十月陳金徽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兵進失期。憲與賊戰獨深。

入賊。憑高發擣石。憲死之。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事聞。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黎衷往勸功罪。金徽按察司王秋南昌知府李承勳督兵勦之。承勳招賊首黃奇寬麾下。有智略。任用之。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勳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承勳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降者來。旣見復縱之。令爲內應。勳乃與猛師銜枚登歷重險。至壘。平賊方酣。睡夜三更。奇拔柵。帥衆奮力斫之。降賊亦合勢夾攻。斬首三千餘級。餘賊奔壘逃匿。候曉搜山。所斬獲又千餘。華林遂平。于是移兵擊瑪瑙寨。東鄉賊皆平之。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左右之。及劉石賊李扶贊遁。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坐覆深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男當爲文武將佐。某女當爲后妃嬪御。令自照水中。果見冠服殊等。孚信不疑。照者果籍記姓名出財舉事。遠近爭附。隨其貧富。所獻至有千金者。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

金史略記 卷十一 四

史 11-411

或器物接踵而至。輜重潛移之。子身鼓衆。劫縣救人。及官兵敗。五先遁。八年。時華林瑪瑙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狼兵至。頗懼。議降。陝察使王秋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曰。賊反覆不可信。欲來兵。賊遂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集寨。喬安四出。踰饒越信。衝梓徽。諸縣皆被其害。已而官軍禽之。陳金奏立東鄉爲萬平二縣。分治以撫安之。十二年。再平江西。初。陳全封華林姚源諸賊。多所招撫。諸寇轉徙。嘯聚不數年。仍羣起爲盜。有南安有橫水桶岡諸寨。

金邊略記

卷十一

四

賊首則謝志山藍天鳳等。在贛州有剎頭等寨。賊首則池仲容等。方千里。遭其荼毒。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撫其地。集兵討之。守仁徵湖廣兵。夾攻桶岡賊。江西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知府邢珣等爲偏裨。相與議曰。桶岡地險。賊破爲難。然竹橫水左溪等寨爲羽翼。先破橫左。勢與楚合。觀望未備。可以移兵。乃遣都指揮許清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自上猶縣石坑入。知縣王天與自上猶縣白面峪入。皆會橫水。遣守備鄭文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自大庾縣蕪

金邊略記

卷十一

四

都入。知府李敷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亦親帥兵于南康。十月初七日分道並進。至巢三十里駐兵。募善登山者四百人。夜由間道攀崖上。伏覘賊先發其滾水礮石。十二日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大驚潰。遂破長龍等五巢及橫水大巢。邢珣破磨刀坑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二巢。許清破雞湖三巢。唐淳破羊牯腦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鄭文破獅子三巢。全恩破長流坑三巢。舒富破箬坑三巢。李敷破上西峯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兵亦連破數巢。時已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遣素通賊李正巖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于二十八日夜懸壁入賊巢諭之。期鎖匙籠出告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不暇爲備。守仁遣使于鎖匙籠從降。而別遣邢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帥兵入西山界。唐淳帥兵入十八谿。張戢帥兵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入險。令勢

併擊賊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又破梅伏烏池巢。張
鼓破西山界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
里三巢。王天與破員分二巢。舒富破大王嶺巢。賊遁
山谷。守仁乃命諸將分屯要害。以破上中下新地杉
木坳十餘巢。賊敗餘黨。奔入雞湖穩下。守仁復遣諸
將分捕之。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略盡。計出師凡
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
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守仁議于橫水等處
建城設縣治。控禦三省諸徭。捷聞。聖書褒諭守仁。

公題略記

卷十

四

擢右副都御史。諸將各賞賚之。先是守仁欲征橫水
桶岡。慮洲頭賊乘虛出擾。使人諭降。賊首池仲容佯
應以覘之。守仁令從征橫水。及官兵破橫水。池仲容
懼。遣其弟池仲安詣從征立功。守仁厚撫之。令從別
哨以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洲頭諸縣。被賊害者。
授方略。令密部集後報師期。及平桶岡。仲容益懼。守
仁遣使至洲頭。賜諸賊牛酒。賊詭使者曰。龍川斯民
盧珂鄭志高。欲仇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信
其言。怒盧珂鄭志高。移檄龍川。令廉二人搜兵狀。

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疑不欲假道。遣
使來謝。無勞官兵。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已招
新民。獨抗賊。賊譬忌之。三人來告變。言池仲容反狀。
時仲安在守仁所。守仁陽怒二人。譬誣。令仲安具狀
訴。欲拜拘其屬。斬之。械繫盧珂等實之獄。密使至獄
中諭意。盧珂等三人勿恐。遣使歸集巢以候。十二月
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亨將士。下令橫水桶岡以平。洲
頭又歸順。境內無虞。宜散兵歸農。仲容意乃大安。守
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訴。使盧珂等言無

公題略記

卷十

四

所入。仲容信之。謂其衆曰。贛州使徭須自往覘之。遂
率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行
龍川盧珂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仲容就道。亟遣使
發諸路兵。刻期會洲頭。然道經賊巢始過。則使別資
一數萬。捕盧珂黨與者。作不賊。賊見檄。遂不爲意。池
仲容以閏十二月二十二日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
用兵形。又覘知珂等械繫獄中。意益安。遣人歸報。事
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聞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
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十三年正月三

田廣盧珂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獵仲容等千庭先伏甲士引擒之出珂等狀訊之皆伏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知府陳祥兵歸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歸烏虎鎮入指揮余恩千戶孟俊兵由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那珣李敦推官危壽諸兵皆歸各路入守仁帥親兵由龍南縣冷水還入直搗下洲大巢諸路兵皆會於三洲賊兵已散處矣驟聞官兵四集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結銳險伏于龍嶺官兵聚爲三衝指揮余恩首擊賊王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四

受等追之賊伏起奮擊王受通危壽至前衝之千戶孟俊又帥兵達衝伏賊大潰遂克三洲大巢官兵乘勝追擊陳祥破熱水二巢姚璽破淡方三巢那珣破竹湖二巢鄭文破曲潭二巢李敦破古坑二巢自初十日後諸將連日又破賊二十餘得其金龍霸王印餘賊精悍者尙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四面險絕惟一道通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寨詐爲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果招呼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始知禦之則大衆繼入賊

不能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於四路設伏待之二十日以後諸將兵覆賊於五花陣白沙銀坑水等處追躡山谷擒斬略盡餘徒二百人勸哭請降守仁納之乃親行相視諸險隘議立縣設隘留兵防守遂班師蓋自正月移兵攻洲頭賊至三月乃平前後破賊巢三十八處擒斬賊首六十餘人賊徒二千餘人俘獲招降千餘人捷聞守仁以前功陞秩仍賜璽書褒賞餘將士賞賚各有差時中原之平盜也以邊兵蜀之平也以苗兵西江之平也以狼兵而京省兵一

全邊略記

卷十一

四

無恃奸雄生心日長矣十四年寧王宸濠見權倖用事深懷不軌賄結諸權倖招納大盜劫江湖間朝貴陸完錢寧等無不黨者楊廷和初亦庇之後覺有異主御史蕭淮論之乃以准奏下制遣太監顏義駒馬崔元往切責奪其護衛夏五月也宸濠聞故知上有意督過遂決討反以六月十三日誕辰宴江西諸守臣入謝即劫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候詰旦諸守臣謁畢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入朝監國今往南京汝保駕否都御史孫燧

曰天無二日誰則敢違衆駭愕失色副使許達執婦大罵宸濠叱令武士縛燧及達曳出斬之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太監等下獄遣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出城迎之令參政季敬等持偽檄諭降諸郡縣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進攻九江知府江穎等亦遁城俱陷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將至豐城聞變乃退保吉安馳疏上聞請合將出師遂徵諸郡縣知府黃文定等集兵討賊許徽鄒省赴援時宸濠以兵未集故書旬餘不出遂近得爲佈七月朔始帥舟師趨南京賊衆數萬舟蔽蔽江下素通謀人器軍資令以溯江兵應之遂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鄧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之江西僉事潘鵬安慶人也被執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諭降崔文手斬之磔其屍投城下居民登城詬罵宸濠盡攻擊之術不能克朝廷聞反狀乃收太監蕭敬泰用盧明都督錢寧侵人城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時守仁檄諸路兵期以七月十五

日會臨江吉安知府伍文定憤激之甚屢趣守仁出師適使者御史謝源伍希儒來守仁奏請泰佐任事九江府判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釐山僉事劉監進士郭持平等約爲恭謀按察使劉選參政員竊知府劉昭驛丞王愚李中等咨訪贊協身督伍文定帥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克元童珂談儲雁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鼎王大與王冕各以兵來會十八日至豐城衆議所任守仁曰守上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猶集氣銳南昌可克也率王選兵自救聞之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爲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遙兵策應之寧王別伏兵墳廐爲城援守仁遣知縣劉守將夜從間道襲破之以賊城中十九日發市以二十日昧爽各至信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爲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泊衆昇攻具至城上雖設守即其嚴兵

士皆震愕，逃散城門有不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盜最號悍，然頗肆殺掠。守仁執數人斬之，衆稍定。擒拱祿及萬銳等千餘，官春聞變，縱火自焚，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完軍費，及兵士略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李士賓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攻南京。旣仰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潯阳。子江或謂寧王兵威罕盛，守仁曰：寧王本當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今進取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已離，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而自潰。是日撫州知府陳璘亦帥兵至，守仁大張城中軍民恩諭，諸宗室榜示有釋脅從。二十三日，謄報宸濠先鋒已至黑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之。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璠、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二十四日，遇宸濠于黃家渡，賊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作北走之，賊爭趨利進，前後不相及。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還兵夾之，徐璠戴德孺兵合勢夾攻，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

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衆見兵敗，亦稍稍散去。是日建昌知府曾瑋等帥兵至城中。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璘、合知府林臧之兵攻九江。知府曾瑋合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併力挑戰，官兵退死者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先却者以徇。身立銳砲間，火焚其壘，皆不移足。士卒死鬪，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黑舍，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爲大攻之，具火及宸濠別舟，賊果遂大潰。妃嬪皆赴水死，將士斃宸濠及其世子鄭王儀賓，并僞丞相元帥等官。李士賓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吳十二、凌十一等又獲被執脅從御史王三司、太監等官王金、金山王宏等擒斬賊衆二千餘級。溺水死者數萬，棄衣甲器仗金帛與積屍聚江中。若洲焉。餘賊百艘俱逃潰四出，諸將分道追擊，破之於樵舍。又破之于吳城，擒斬千餘級。守仁所遣陳璘曾瑋兵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擒斬一千餘級。將士

就宸濠等凱旋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九月 中駕發京師王守仁將獻俘張忠朱奉等謂縱之鄱湖 皇師親征而凱守仁乃乘夜遁玉山平扼州告辰小日民久給亂兵俱京還亂民必逃昔助濠鵠後也今窮蹙羣起遂成土崩之勢遂以俘歸有功守仁亦乃徐曰吾非為功來也即 上意猶可說回于是守仁以濠付水崇之 中駕至南京命張忠等司水亦不勝統軍萬人往勸宸濠餘黨終事晚始得史章前記功時江西已寧忠等畏水賊

嘉靖十五年八月 上受江西俘遂旋蹕嘉靖元年正月起錄年深功封王守仁新建伯三年泗州洪澤江洋盜屢勦以千數 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歲貳萬兩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三府其江盜 劫掠江恆文乞擒捕之八月遼東妖賊李真辟雄等聚眾謀不軌人山海關殺守關主事王冕守臣以聞遂捕之大學士 蕭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

衛設五軍神機三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節四都司官軍輪歲教月練與居重取輕之宜哉賊後水平戎修漸弛正統己巳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尚書于謙乃于三人營中選精銳者分立十營是為團營統帥嚴條致明肅罔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撥行不俟臨期泛選其選之剩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卒大略初罷之成化初復置後增為十二團營分布益廣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服實者以錢包全邊略記

其荒而其名徒存饑寒困苦氣息奄奄平日不能自存為國捍百戰哉遇警發兵未免復行逃遁以不足數為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人真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石計之九十七萬八千餘石皆百姓膏血也豈不為之寒心至于統兵將神臨期選之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選機軍裝將以至闕卒尚在城都人相傳為笑嘆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革盜繼熾乃調宣大陝遼邊兵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意哉沛優恤之恩

禁使削之害。嚴役占之條。耳目一新。精彩不變。所以壯元氣。延生命。庶幾在此。乃條上六事。一本兵。賊重事繁。宜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才望者充之。一坐營。官多膏粱統緒。不嫻軍旅。宜推用各邊間將。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十人爲第一等。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爲戰鋒。專備征次者。備防弱者。退更之一軍。十操練沿邊舊規。惟逐末聚散。今宜使熟知號令。人人習下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制其熟于武技者。各一二人爲師。聽其教習。責以威

令更詳記。

卷十一

七

效。一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征發。多係貧軍。而殷實強壯者。多包辦走役。不肯與焉。軍心怨憤。日官隊等官科歛多端。軍安得不貧。宜嚴治之。一京營之馬壯大者。不以給軍。給過數月。隨即羸弱。斃者相繼。開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量增其數。以恤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數。嚴其椿剔之銀。庶養馬者不累。被罰者無詞。疏入下部行。乃改刑書。李承勳兵部兼右副都督營務。七年青羊山賊亂。巡撫常道請兵往剿之。遣指揮

令更詳記。

卷十一

七

秦州擊賊於谷底堆。挫賊首陳卿陳瑋。賊徒奔至數千人。出掠壺關。黎城潞城。事聞。以王應龍往代之。同河南巡撫潘瓚。及副使牛銑。會事陳大綱都督魯綱往平賊。十月進兵。遂連破魯所守賓。甯底尖。錠口。洪梯陡崖諸村。賊大潰。陳卿父子遁走。出柳杏瑤。戶劉留市民曹浩等。襲破其巢。殺生口無遺。卿窮蹙爲大綱所擒。給事中夏言劾綱等欺罔。曰。云甯瓚等奪險先登。搗其腹背。牛鶴楊朝鳳等。遇敵要鋒。捉其咽喉。陳大綱。張羅。伏機塞其歸路。皆可錄者。勅言往

常州江陰縣私離盛行。據都御史孫情擒之。其黨侯仲金等。復糾眾連數百。舳舨行劫。金增主簿梁運統兵三百往勦之。被盡殺之。而支解殭。百戶任臣投于水。有旨切責知府劉可特命征之。遂平。三十二年八月師尚詔者。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橫謀不軌。結果魁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疑偵已執殺之以祭。率眾夜薄城。時已有中諸矣。聞闢納之。劫庫獄。捆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官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官以免。而詔家多金瑤媚姬。而

卷十一

五

柘城亡賴子。乘詔出掠所蓄淫其姬。詔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獲副之。因掠公私帑。復圍太康。索所怒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三十八年以海上倭盜。及于腹裏。楚戍無算。語在海客篇中。于是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捷效爲名。所至騷甚。今廣湖閩俱警。宜遣還三省兵之應募者。原籍收爲鄉兵。卽以募兵餉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

兵之利。從之。三十九年南京軍亂。舊例南營軍月未。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憲官嘗歎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焉用是冗食爲哉。各衛送支月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月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大稔。月已既望。而闕待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懸官第。懸官聞變。踰牆而出。諸軍邀而撲殺之。懸其屍于市。脅兵書張。求賞。聲銷。悍不能應。誠意伯世延。劉論之稍戢。兵付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踰牆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不得稱叛。因

金邊修記

卷十一

鹿亂軍退。眾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卽可得。奈何大譟。乃議發賑人一金。補減折糧餉始散。事聞。命掄治爲首者斬之。四十五年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以求需月糧。擁衆入府門。毆擊責吏。知府鄭文茂。廉得其爲首者。執而鞭之。至死。諸軍益憤。因大呼。誓辱文茂。久之始解。事聞。上曰。軍玩至辱守臣。其嚴捕首惡。律治之。隆慶元年。大學士階等疏。圍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崩海都城。戎務大壞。乃革舊法。撤內臣。事權歸一。數年暫有成效。請勿

遣內臣輕變。先帝之法。上乃罷提督兩營內使。萬曆十五年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遣右都御史兼兵侍郎時住胤奉。勅視浙師。浙故有募府視兵四千五百人。故少保胡濙宗倚之。起戰功。餉資半舉。故尚書趙文華。稍為裁縮。月一金。分營九。半以七營防汛。時當國者汰冗費。請減營廩三之一。浙錢半之。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相號于兩臺。撫臣吳吾言。子錢自如。乃洶洶為惡語。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構其黨。謀于治兩會中。之門。遂闖入募府。受其他室跡。

公選擊記

侍之。旋至營。官舍萬狀。兩臺使來為解。自言言自書。腹謂狀以虛金二千資乃繼歸。其明日。一黠魁相剛結。妮隊甲陽自縛以詣法。然其皆匪刀事。聞。上與仕胤便宜行事。善言轉遠里。候代于茗雲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是日萬室在民蟻聚。文網束濕弗堪。而城中諸欄各設役夫司于櫓。諸上者。戶捐錢舉募遊手充之。後更其法。必以身受役。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兔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素解文。與市大槍相結。僥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頃

之仕卿坐他法。臺使者杖而囊三木。諸大酋遂戴罪奪之。亡賴子立響應。至千人。指一二薦紳能免應役者焚毀其第。劫財。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惟虛僅免。而佳胤抵加木營至。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眾。盡毀櫓及他麗。無獨長竿。製所掠。袒衣幟之。哀刃向臺。佳胤乃從數卒乘有輿出。謂之曰。女曹母反。反則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世不平。眾乃以司夜役告。即下令。除之。眾雖陽散而氣益張。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編火光燭大。其黨與巷哭聲。

公選擊記

達旦。佳胤乘燭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眾裂之。剽亦甚。佳胤以為亂民之不戢。負訓受戕。命遊擊徐景星。偁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使汝以功飽可乎。眾唯唯。又遣馬文英。楊廷用。審謂曰。壯士故不畏死。為我倡。眾捕亂功成。有賞。今天下稱義士。二點魁亦踴躍聽命。乃召徐景星為中軍。營兵次之。而海亂民敗之。于菜車橋。諸堂官港。章橋。停縛諸幸仕卿在焉。五十餘人。皆梟之。轅門百人。悉放歸。仕卿其前事。謂有司舉行太過。裁較太甚。苟欲自成其名。不顧

國體不察物情。醞釀鴆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爲之動。有所寬減。而賜佳胤。飛魚衣及金綺。自龍岡陽謂二點魁口。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下。當日。還舊南軍。錢不行。咸貼服獨二點魁者。始鼓衆入中丞。又以一死。藏若曹謀。姑子我棺。給妻丁費。及贈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案。始大恨口。咸以曹改名曰。豎也。又實我伯胤乃命。傾監司徐監司革建。予。細而嚴而徐景早以其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將方子龍。

全邊警記

卷十

李文高張賢陳文滿吳章成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放七營卒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論曰吾得汝主名而放聽之念向者尺寸勞耳吏民惟呼刺自足無警十六年二月時黃梅賊首梅堂詹二漢劉汝國余孟插門人劍首凡七十餘人輸入蔡永季搶掠事聞撫按朝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致居民之有幹者潘案托以擒盜案設計與吏目蕭芬伺于宿松縣右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盜賊十七年正月

賊燒停前驛往來長流二郎河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殺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二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二十六年兵科郝敬奏曰文皇帝以兵二十萬屯牧近畿與四十八萬京營兵相與表裏而屯兵歲久漸消人鮮知者何不綜此爲守邊之備所謂寓兵于農不煩召募者也古語中大用亦條及之終

全邊警記

卷十一

亦罔所施效三十年長垣縣新立關廟鄉人賽神以毆而傷者百餘人保撫孫城奏罰其縣令張文煥則祀禮之當茲也南兵侍范崙條南京營之弊曰選鋒日占役曰班軍曰門禁曰伯選曰浦口之乘城也三十九年保定巡撫王國行井陘二道捕獲巨盜劉世第董世耀等一百五名四十三年閏八月初山東安丘縣被賊梁陽子張國柱等竊入切庫擬囚知縣梁聘孟王鼎臣以才力降罰是時益都縣金嶺賊占千鐵山而臨淄新城長山爲之震昌樂縣高陀店賊占

于崇山而安丘以南爲之震。青州巡道李本緯。牒于軍門錢士完以聞。山東安丘縣獄四王濯。因畫計于胥劉建業。挺身殺賊自效。斬捕百餘。巡按畢懋康奏免其死。釋之。四十四年山東饑。泰安府城間聚盜數百人。巡撫錢士完戡之。四十五年五月間撫表一驛。劾奏稅鹽高家。剝閭一十六年積貲千萬。落屬異志。造戎器萬件。造船入海。凡奸豪勇猛。顛險輕生之輩。收爲親兵。外圖通倭。內制閭閻。按劍一呼。兵卒雲集。先劫臣以諭散百姓。次挾道臣爲城下盟。福州府海

小語略記

卷十

所同知陳勇。昔常盤詰其洋船。喝兵拘執。入維稅府。司臣李思誠呂純如等往解。輒逢露刃。夫身命臣也。幽囚擅虐。叛形已具。推其流禍。宋不死于皇上之法。而死于萬民之怒。上失誅惡之權。下受擅殺之罪。臣惟一去以明志耳。後召宋還京。十二月磔賊高二集衆千人。流劫靈寶縣獄庫。石知縣却之。已追獲伏法。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常州鎮居民。忽相傳播。爭避倭寇。踉蹌于道。無慮數萬。自相較踐。棄男遺女。爭渡而溺。夫妻不保。武進江陰尤甚。是日孟河風發。

敗舟塞港。奸徒作是說以倖變也。按察使陳瑛具其事。南臺汪有功奏曰。流言不軌。宜亟弭之。時奴兒哈赤陷撫順。連克三堡。募兵措餉。言滿公車。南職方郎鄒維璉。直陳調募之害。大約謂召募一着。可爲應卒之權宜。不可爲接續之長策。可爲遠左一面。而禦羣醜。不可爲天下州郡開大患。我朝設衛置屯。國無募兵之勞。民無餽師之費。今不思所以振舉之。舍兵索兵。兵弱如故。舍餉寬餉。餉匱愈甚。唐張說募強騎。而府兵壞。李林甫停魚書。盡出于募。而府兵廢。李泌陸

卷十

贄悉謀復府兵。良有深見也。山西冀北參政徐如翰極言。民兵不可調。疏謂今日最宜罷者。則無如各州縣民兵。此輩生長田野。不識軍旅。一行抽取。嚇詐百出。及其督行。則此難苦楚。尤不忍聞。職無暇遠引。試以山西言。集之省下。拘繫管攝。如同盜囚。驅之出省。號呼痛哭。幾慘天日。中途逃脫。往往而是。逃後復行州縣。拘執其父兄子弟。以求索逃亡。獲之則筆楚縲纆。遣之赴伍。至則又使捫腹露處。號號無依。試思此狀。其可禦寇否。胡乃抽取之以搖民爲。蓋兵部責各

鎮以空名。而授各鎮以實害。無如今日調遣矣。戶部主事楊嗣昌疏曰。今日之兵。征調召募。乃至二十餘萬。餉從何出。強寇在外。饑軍在內。踴藉之患。不可測也。至于土兵四萬。取足六司。遠赴沙場。非其本願。設有趁起抗令。毋乃又增一奴乎。前者水順。二十止來八百。追逃無法。不過幾十人而止耳。九月戶部李汝華。采遼撫周永春之論。曰。敬循征倭征播加派社餉。以萬曆六年所定田土。每畝權加三釐五毫。計七百餘萬頃。得餉一百萬有奇。戶部官應崇修十四議。部酌覆之。如南兵之庫貯。操江之存判。漢湖之賄賂。添太僕之馬價。河道之餘積。及河工銀。此七款者。均縣官之財賦。然請發內帑二百萬。交章不報。若鈔關之節省。各郡縣無礙之搜括。兩殿中書之設差。戶上之援納。士民之捐助。從此利析秋毫。蕭然多故矣。右諭德徐光啓。以為募調失序。徒紛拏也。上封事略曰。用兵之要。全在練。此人人所知。別無奇法。但選須實選。練須實練。若敵亦選練之兵。又須弱求進步。務出其上。苟為不然。卽強弱相懸。如卵投石。至則糜爛。矣。

論衆寡哉。雖調集百萬。亦空傷民命。徒費資儲。而越以爲今日之計。必須用管仲晁錯之說。在細謀而力行之。精求天下勇力捷技奇才異能之士。豐其餉。給原其折損。優其作養。又精求良將以統率之。選用教師。羣居聚處。日夜肄習之。博求巧工利器如車乘甲冑軍火器械等。盡法製造。以配給之。技藝既精。然後教之。刑名節制。步伐止齊。分合進退之法。中間給以重賞。威以重罰。教練既成。自能臂指相使。雖赴湯蹈火。無不如意。如是者。有上一萬人。可以守。出可以戰。有士三萬。可以捍。蕩逆奴。有士五萬。可以製禦西北諸虜。使警不敢動矣。四十七年三月。楚撫徐兆魁奏。部咨土兵三千。以宜慰彭元錦。知州田萬年。彭宗卿。統之。聞劉珽覆沒。各哭泣欲自刎。逃回數百。其離析如此。七月。湖廣武昌府同知星耀。總德省。旱吏也。司理孫有祿。發其事。成獄。與大盜王繼川。合謀而。趙擊殺指揮張明棟于武勝門。太守沈憲祖遇之。漢陽門。誤中兩傷。孫被刺旋殞。官司雜捕之。巡撫徐兆魁。以聞議者。以爲熊廷弼與星耀隙。必致之死。故有。

徐繼昭記

卷十一

此慶云。天啓二年二月十三日因廣寧之失。聖諭

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暫時加派事平印。其帶徵先

免二年。北直地方。苦累尤甚。併免加派。有司開練鄉

兵。獎行智勇。河西避難士女。安插發賑。仍給屯掛。朕

實不逮。負累吾民。祖宗金甌。朕不忍棄。四月十一日

白蓮賊楊子南張世佩等千人。攻陷郿城。知縣俞子

翼逃去。賊自立兆順王。欲破郿野。方及滋曹間。徐鴻

儒其首也。都司廖棟張楠彭修盟焚其家。賊丁慶和

獲千三百七十一顆。城捷丁巡撫趙良以開郿野知

縣趙延慶據城以守。復攻兗州。太守楊鍾得查于魯

主之。兩五月十七日間。香教二千人。二更斬關而破

郿縣。通判鄭一杰。挈印出走。同日勝縣。亦被陷。縣令

姬文印死之。十八日妖賊乘勝之。陷從沙溝入夏鎮。

掌關主事陸化熙。馳請漕院發朱守備丁人。又馳徐

淮道。發劉參將二百協之。適募院游丁。仁之兵至。化

熙又請部院。檄雷葛秉忠。敗于河堤之南。官船被殺。

六月四日返勝。六日陳所學朱兆南。大破之。斬捕郝

二首。少齋周念菴楊三師張布還等。大約六千餘。其

被撫者給累歸農。崞縣遂復。而剗城曲阜之圍解矣。

徐鴻儒逃之不獲。二十二日賊伏沙溝。明奪糧艘。哨

官姚文慶率鄉兵捕之。斬孟光漢等。時焦續後抵夏

鎮。驅斬賊無數。賊乃從東路白溝山走之。七月七日

平紀王城。十九日東帥楊學基挑壕築堤。與賊相持

于郿縣。寨戰數陣。賊返而嬰城。九月初三日楊學基

合天津來斯行之兵。平錫山。克復勝。賊離勝據兩伏

山。伏山者俗呼鍋裏六。猶相人也。計十萬。一欲扼運

道。走徐淮。一欲北救郿縣。初七日我師疾趨山北。王

化淳將總芳來鼎禧張泉實等。用火箭火車。其聲震

天。十四日窺其走郿。設伏于峯山南。賊更走據四山。

復斬二萬餘級。眾獻郿付師于城下。獲賊首任之體

等。賊乃拔落郿城旂。而請降。劉家漢錢體乾梁汝霖

馬如翰冲鋒圍之。郿城鉅野皆復。惟征妖陣亡者五

十三人。張楠張國開小隊馬。與賊相持。李鶴。賊樂婦

康賴趙洪。胡谷之。李胡。鶴。寶。郭。高。嘉。王。陳。唐

建。功。韓。高。將。朱。俊。臨。呂。永。年。房。可。無。花。權。郭。雲。忠。林。倫。郭。王

國。勳。高。萬。仰。陳。高。第。趙。任。顧。徐。希。即。劉。以。賊。相。持。實

亮。李。恩。譚。奇。黃。德。明。李。秀。陳。安。馮。領。李。和。一。贊。陳。崇

劉。仁。劉。貴。余。選。陳。大。周。蒙。兩。等。張。漢。龍。承。經。李。守。劉

陳八月初二日保定撫張鳳翔奏曰鄧勝節充首發大難而武邑衡水東強繼之傳頭大主則于弘志景州李隱馬習之白晝鈔掠白蓮聞香無爲龍天等教遍傳域中如深州東鹿饒陽武強獻縣沿河故城冀州南宮清河棗城晉州安陽氣候相通共數十萬匪造幣將張體乾蘇從訓錢體乾勸矣初八日巡道來斯行一鼓而併擒之時妖賊輩于界河驛攻克府楊榮基拒斬七百餘人于總庄賊悉走巡撫河內馮嘉會亦告急曰陳州康安侯雒州柘城四人悉上固始會自劉化龍共結數萬起日舉幟僞受妖術汝寧守王應楫固始令高捷深憂其術請益以兵餉把之于河十一月東撫趙彥善後事宜曰省城臨德充濟曹沂間增兵九千馬二千四百雷運餉以給之不足則召買與贖錢以助二東之聲也捕得真徐鴻儒遂平三年三月御史胡良機諫內操作俑于劉朝寒暑不輟今逐其身行其言卒隨其術昔唐大營令宦者監軍使驍勇爲牙隊以自衛觀軍統小却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常侍與兵每移運祚此輩餉于人

非衛人者也九月操江熊明遇上轎事曰宗室唐燭身長七尺輕財博塞而常州陳鼎和自負能員占候星氣收匿江南北盜賊養死士胡五爲飛將湯之輅等羽翼之其父武庫郎賢者也馳示禁止而諸奸出入太湖今兩郡所搜書賂頗有狀擬以竊盜妖言史案行誅足矣十月妖賊蓄于山東二歧山西伏山之餘孽喬化宇等鼓聚四五百人以初四日攻沛縣焚其廂關劉令惡城關拒斬賊一人得生口六人餘止去淮徐迨來統賊府治其事罷軍會首全科馬永等也臚列六十二舍分開四十二天刊首經書出沒萬態總漕呂兆熊以聞十二月三十日浙江有白巾黃袴賊數十人乘夜入長興縣總司劫亦生得知縣石有恒不屈殺之主簿徐可行亦被刃士民今聞孫奇吳野蕪許晝廷等而宜興吳縣吳江廣德皆震鄰如沸歷御史楊維垣以變聞曰某朗生之流也四年正月有司奉迎當道放燈抗賊特盛因失火把總陳奇往救之路逢生員許溥怒其不讓糾衆毀之家于李才以護主故賊生員陳奇知衆兵意素苦役巡又妖

恨于家幹之凌辱者遂倡衆毀所擊柝巡舍駭駿有
波及巨室語把總楊茂忠止其麾下勿與亂陳奇與
茂忠諒故衆以茂忠者巨室屬大也往集茂忠所破
其門壁茂忠又貼示本營曰城垣未足介意九營俱
動我營本出示遵法也奇輩大愧憤爾倡爲退擾坐
我等不靖耶誘茂忠縛之欲策射其胸肉起而爲乞
宥免適巡撫王洽至取奇等遣配疏下之入網責隊
卒凡十二人論之曰開闢奇等不付寸刃但迫王
將令其營伍晏然而定詔可之二月十八日度政

侍郎朱光祚申明會典疏一日養贖本付將參遊佐
坐官共三十五員月支五石遺鋒丁把總二十二員
月支三石是也一日家丁口糧各將官隨任家丁共
二百五十六名月支二石是也一日遺鋒一萬月糧
二石是也一日壯丁七千二百員月支一百五十石是也
一日板衝軍裁額設振武營餉餉作營之缺月糧一
石四員是也一日三大營與兩標營官軍餉設戰馬
二萬五千四百五十二匹除見缺外實在一萬八千
三百七四月支草料銀八錢五分是也此六款造支

在營故總辦得問之此一款造支在衛非京營所得
而問矣一日火器手小糧計戰車兵營有五千三十
名每春操兩箇月支二斗秋操三箇月支四斗五升
是也一日三標行糧每秋操三月壯丁與標戰車三
營軍支九斗城守營軍支三斗是也此二款係京營
支然衛所既先冒月糧則小糧行糧亦與之俱矣一
曰冬衣布花每軍選歲給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鈔
二十五張營衛兼支是也伏睹大明會典所載營制
府庫前衛等二十四衛番牧等三所建五軍營大寧

前衛等二十七衛神機營金吾左衛二十七衛神
神機營至繁然也嘉靖乙卯議准將大小衛分相兼
搭配務令一衛專謀一營或多寡不齊務將一所盡
屬一營精壯作正兵老弱作備兵各衛告滿各清解
首逃軍役及營操官舍悉照額定營伍分撥遵守甲
子年議准營正兵及原屬衛所每衛各造一冊營中
據冊稽查衛中憑冊支餉其有逃亡事故卽以報之
在衛卽與住糧客隱者送罰又隆慶壬申刊造案問
孟等條議創併營衛事宜可考煌煌今甲誰敢擅更

不知起自何年。一聽營衛官恣意混淆。有一衛一所而散之十小營者。有一營一司而雜見各衛所者。以頭司言之。查得第一隊軍五十名。府軍前衛二十二名。義勇前衛羽林前衛永清後衛各四名。龍虎衛忠義前衛各三名。藩陽左衛二名。留守左衛右衛義勇後衛大寧中衛神策衛龍驤衛藩右衛各一名。舉一司而他司他營可知。如此軍藉何由而清。餉廩何由而去。然則部利之欲責成營衛。各執所屬告冊相同。方洋文據。遵祖制也。豈臆見哉。四月廣東米價湧貴。每石至一全有美。衆乃歸咎白鰲。白鰲者閩販戶也。時巡按陳保泰知府程光陽皆閩人。百姓訴其私難也。尋造郡堂訟之。光陽曰。吾聞債更高。比何足多。百姓大憤。起而毆之。光陽避入院。已又尋噪院門。陳保泰言答復厲。遂被辱。挾徒步三司之門。藩史恐干庫藏。閉不入者久之。總戎崔天錫都司鄭維城。裁兵大衆中。護按院以出。旣而謀程無憾之味。溢于都會。知縣羅萬爵張國維慰解之。總督胡應台具題。於是布政饒景暉及總帥以下。皆被罰有差。十月山東妖

金臺各邑

卷十一

五

人王好賢者。徐鴻儒之師也。收蓄生徒百萬。以鄆城發而敗。遠逃于淮安。爲太守宋祖舜所捕。根株及矣。五年四月。漕船露囤于武清水廩之地。夜有巨盜。劫鎮海衛糧二百餘石。一馬負二囊而行。往南幫以去。御史許其孝劾奏。晚兌稍稽。同空不登。軍書委積于河崖。雨汜濕耗。固無論。乃大盜公行。從容起馬。亦既多矣。押運者有在壩之旂。倫安多未獲之卒。何怪乎長驅而廣捲也。卽下遊徽雜捕以聞。六年九月。兗州賊鄒江鄒海孫東溪。結于呈家庄。接于開州。鋒莫小。建寧記

小建寧記

卷十一

五

增闢尹侵貴金花之儲。惟殲之採。既已惟王無會矣。備官冗食。債帥攫金。文武交偷。於是乎腹腹以腹。遂而江防。湖防。河防。銀坑。錢治。香課。鹽場。皆非百年無事之區也。衛所星羅。京營垣統。機牙本自周知。而舉人塗馬。類乎駢枝。遣京軍。則累邊以助功。調邊軍。又覓腹而肆志。夫兵食其力。而民不知者。化國也。民出其力。而兵知愧其食者。強國也。承林之土。兵自實其。所食。召募之客兵。索數倍于民者。敵國也。角商莫與。募而難相。萬乘關鈞。患貧患弱。是過何追哉。正德

快駿馬之遊。集豹房之樂。遊藩蓄異。制盜如彘。累卵。屠火。奚足以喻其危。王文成守萬勇。減于保甲之中。彼也謀之累世。此也屠之一月。而謠言同。極黑。白幾。而兵不交征。倘無括繫。可謂社稷。是時守令援抱。威備干城之任。慎斯道也。以往。何必中州毛卒。義烏。勁旅。而後可耶。萬曆之季。聚斂之臣。襲其陳大。固有。高家。楚有杜茂。陝有梁永。江西有謝鳳。漁有潘榮。湖。口有李道。粵有阮鼎。叢神桑難。未能宜。上德意。而。鴻雁碩鼠之。歌苦焉。然猶志存略賦。未始相主。全統。

常懸太阿獨運。莫不懷恬熙之風。而泰昌晏駕。礦及。天啓。胙土寧公奔走天下。臣民俱其鍛鍊。權收史館。祀纂辟雍。郡縣左藏。搜括殆罄。吏習民艱。痛哉。瘠矣。此皆宰相之罪。非白纓盤水之所贖也。夫治天下者。以民心為本。本固則寧。分乎操虐。民窮則變。剝上反。下。赤眉不假于匈奴。黃巢非資于回紇。家審其在。中。

今上開中興之走。順流更始。大法小廉。猶守令。磨折。折簡。則彈盜安民之要術。豈徒相摩以繼衣之文。而。金。建。略。記。

金邊略記卷之十二

桐城方孔炤

夫父轉

大明師中表序

蓋開四表兩階。錫圭玄牡。征誅逖典。孟津大會。帝王之道。要在得衆而已矣。易之用衆。莫大乎比師。是以親建之三驅。吉居顯比。畜容之三錫。寵以師中。春秋于戎狄。以不治治之。順乎前禽之失。以聽其後夫之凶。法如是足也。車攻渺而後收繁。狩述漚而內政寄。衆正之竊其衡。非朝夕之故矣。白登辱也。玄菟慙也。

師中表序

卷十二

禮頤隘也。上焉者表。偶雖工。難洗和親之說。下焉者獻納行評。爰深剝地之悲。胡運固無百年。而赤縣竟亡九有。瘡痍未起。禮樂何繇。自堯舜以至于今。未有如我明興者。中華之聖人。出而主我中華之統。于時若春。千乾爲元。草昧經綸。建千天造。是則皇極之初。已膺執中之曆數矣。龍江飲至。南北禡牲。苗羽薦格。萐幕頻荒。節制之攝屯。不擾吾民之耕鑿。春和大有。時賜蠲租。內富外威。遠近三代。斯其至已。靖難一戎衣。而兩京並與。齒簿赫耀于三陟。玄石清泉。

釣陳道御。魯台自棄于溱海。野干乞命于崑山。可謂

千古之奇伐。然而胸臆一發。弓墜蒼崖。衛臣前懷。藉武之憂。借衛山戎。終未能復。宣皇于漢喜峯。鐵騎

旋凱。誰謂本雅之遺裔。能須臾忘我耶。華山桃林之風。師武臣漸驕矣。維藩旣歸。交黎罔救。樂安之內討。

將士或聞鼓聲而慄。若是者。烏可委總戎之緇。輕揮待中。而呼路馬之蹕。漫遶塞外。麓川原耗。未及八年。

閩浙佳符。乘氛間作。乃醒北轅之變。三陵之禱祀。幾搖鍾簏。而社稷有君。朔州首捍。固原防築。雖

稽西煽。就次削平。惟是金壬相望。樞密剗肝。迷傳辟之大常。懷奪門之殊養。是以有亨祥之逆。卽府江

左右繼捷。以爲未式于帷幄之內也。茂陵得人爲盛。項忠制勝于綏德。力屠石城。王越決策于漳州。幾

空寧海。西則程信之豹尾。韓雍之大藤。徐廷章之占浪。白圭之襄陽。馬文升于甘肅。余子俊于榆林。而馬

昂葉盛。營畫宣大。是時毛襄。孩滿都魯。小壬子紀。加恩蘭之屬。蕃而聘矣。鉞增者流。媚奧倖賞。君子短焉

乃經略哈密。終泰陵之宵衣。燉煌屢驚。未揚我武。

火歸初強猜拮奪利劉大夏楊一清之勞勳胡以未
竟而譴良因康陵禁藥政時閹宦小王子花當許
虜更驕馬蘭龍門順聖白羊沿河及固靖而真鑄東
指以誅瑾爲名阻于塞北早盜宸登內賊燭集從畿
內霸州闖入彰衛而彭蠡錦江華林桃源揭竿斬木
一切觀軍容使者必本于中涓未樹尺寸幸賊自斃
泰竊分茅是以知天心未厭禍也鑾和馳驟巡
邊北以狩江南倖臣賊賢陸完石彬輩奸宄怙盈奚
難盜國藉令逆藩東下遶蕪安慶之剽前退無南顧

詔中表序

卷十二

之則後饒贖敵江金陵內應然則王守仁之沉略王
瓊之淵謀瞻言百里烏可及哉瑞符自楚蓋罷內
尹主兵海內想望丰采土魯番戎索于甘涼思平蕩
夷于西粵而雲中悍旅再沸鼎鑪儒將養癰而俺答
阿不孩把都兒黃台吉遂動初則搖尾而求食繼乃
豬牙而狂噬當事既乏雄圖又靳欵術使宣大雁門
之林虔劉無虛日夫豈無楊博翁萬達唐龍楊守謙
曾統張經彭天寵諸臣宣猷戮力而饕餮構仇在
帝左右恣意齟齬是者誅鋤北虜南倭各犯京闕斯

時也相臣勿懷利以事則英主之登威而祖席也
易易矣穆廟初載高拱當軸贊成犯漢邪吉之降
邊民休息者幾六十年而除備乃弛又瑟琴史張之
會也神廟坐受昇平四大征捷李成梁破累于遼
葉夢熊殲孽于夏李化龍劍應龍于檇州劉綎驅秀
吉于平壤黎庶又安沐浴膏澤而晚年舉華稀臨青
蒲每伏封椿左藏之意食輔援引爲容遂乃積亢甘
陵設機牛李而朋黨之局移于封疆所謂不信仁賢
則國空虛焉可誣也光宗發帑籌遼寧守雷動木

詔中表序

卷十二

四

幾而天啓冲齡邪風聳結雖遣簪舊履未竟厥施閱
科按劍于遼水募臣開刃于巴渝島帥使榮于皮鐵
拔山轉石布置三方綏撫失和與戎多口出將人相
豈其乏人而一代之材莫繇供一代之用意見之刀
組之精白之謂何上公元爵發路頭動且請九錫之
文擬居攝之議矣夫能以衆正者師師濟濟之稱也
故曰丈人貞吉兵于帥師又曰善鈞從衆三卿爲主
可謂衆矣朝以賢衆邊以將衆何宿憂乎文武之弗
意疇離其社信邸御天七粵在握黼黻無私禹之

義廉恥以維其內龍虎蛇鳥以封其外做藩鎮之術以欲奮鷹揚調勻補之情以在有吞併清鬻富之窟以裕潛本杜壅引之流以養釐源政勿貽成刑無勝噬腐募商踴財之義解平民報牧之苛制法後王道師古訓億萬年可也起洪武戊申迄天啓丁卯按圖審表亦將有感于斯文司馬尚書郎方孔炤敬序

新平表

卷十一

五

州	大	同	廣
宣	府	海	東
延	綏	東	東
甘	肅	東	東
寧	夏	東	東
黔	黔	東	東
兩	兩	東	東
沿	沿	東	東
遼	遼	東	東
腹	腹	東	東

太祖高皇帝陵

[illegible]

即中表

42

1

[illegible][illegible]

五年 壬子 李文忠戰海北兵出				四年 辛亥 右丞王克復君祖中			
丁亥之				兒帖木兒 孫買			
				八里河州			
進京趙勝漢征沙				城諸勝往			
將利山斷兵和							
密西不元雲				忠厚德州克湯和			
野密西不元雲				七	州復海	入貢為患	日本出據
轉運							

十年 丁巳				六年 登丑			
				河澤刺			
				李忠文			
				花顏不伯			
				兵出宋			
				朵兒只			
				從兵弗			
				編纂			
				巡優			

二十 七年 乙亥	二十 八年 丙子	二十 九年 丁丑	三十 年 戊寅	三十 一年 己卯	三十 二年 庚辰	三十 三年 辛巳	三十 四年 壬午	三十 五年 癸未	三十 六年 甲申	三十 七年 乙酉	三十 八年 丙戌	三十 九年 丁亥	四十 年 戊子	四十 一年 己丑	四十 二年 庚寅	四十 三年 辛卯	四十 四年 壬辰	四十 五年 癸巳	四十 六年 甲午	四十 七年 乙未	四十 八年 丙申	四十 九年 丁酉	五十 年 戊戌	五十 一年 己亥	五十 二年 庚子	五十 三年 辛丑	五十 四年 壬寅	五十 五年 癸卯	五十 六年 甲辰	五十 七年 乙巳	五十 八年 丙午	五十 九年 丁未	六十 年 戊申	六十 一年 己酉	六十 二年 庚戌	六十 三年 辛亥	六十 四年 壬子	六十 五年 癸丑	六十 六年 甲寅	六十 七年 乙卯	六十 八年 丙辰	六十 九年 丁巳	七十 年 戊午	七十 一年 己未	七十 二年 庚申	七十 三年 辛酉	七十 四年 壬戌	七十 五年 癸亥	七十 六年 甲子	七十 七年 乙丑	七十 八年 丙寅	七十 九年 丁卯	八十 年 戊辰	八十 一年 己巳	八十 二年 庚午	八十 三年 辛未	八十 四年 壬申	八十 五年 癸酉	八十 六年 甲戌	八十 七年 乙亥	八十 八年 丙子	八十 九年 丁丑	九十 年 戊寅	九十 一年 己卯	九十 二年 庚辰	九十 三年 辛巳	九十 四年 壬午	九十 五年 癸未	九十 六年 甲申	九十 七年 乙酉	九十 八年 丙戌	九十 九年 丁亥	一百 年 戊子	一百 一年 己丑	一百 二年 庚寅	一百 三年 辛卯	一百 四年 壬辰	一百 五年 癸巳	一百 六年 甲午	一百 七年 乙未	一百 八年 丙申	一百 九年 丁酉	一百 十年 戊戌	一百 十一年 己亥	一百 十二年 庚子	一百 十三年 辛丑	一百 十四年 壬寅	一百 十五年 癸卯	一百 十六年 甲辰	一百 十七年 乙巳	一百 十八年 丙午	一百 十九年 丁未	一百 二十年 戊申	一百 二十一年 己酉	一百 二十二年 庚戌	一百 二十三年 辛亥	一百 二十四年 壬子	一百 二十五年 癸丑	一百 二十六年 甲寅	一百 二十七年 乙卯	一百 二十八年 丙辰	一百 二十九年 丁巳	一百 三十年 戊午	一百 三十一年 己未	一百 三十二年 庚申	一百 三十三年 辛酉	一百 三十四年 壬戌	一百 三十五年 癸亥	一百 三十六年 甲子	一百 三十七年 乙丑	一百 三十八年 丙寅	一百 三十九年 丁卯	一百 四十年 戊辰	一百 四十一年 己巳	一百 四十二年 庚午	一百 四十三年 辛未	一百 四十四年 壬申	一百 四十五年 癸酉	一百 四十六年 甲戌	一百 四十七年 乙亥	一百 四十八年 丙子	一百 四十九年 丁丑	一百 五十年 戊寅	一百 五十一年 己卯	一百 五十二年 庚辰	一百 五十三年 辛巳	一百 五十四年 壬午	一百 五十五年 癸未	一百 五十六年 甲申	一百 五十七年 乙酉	一百 五十八年 丙戌	一百 五十九年 丁亥	一百 六十年 戊子	一百 六十一年 己丑	一百 六十二年 庚寅	一百 六十三年 辛卯	一百 六十四年 壬辰	一百 六十五年 癸巳	一百 六十六年 甲午	一百 六十七年 乙未	一百 六十八年 丙申	一百 六十九年 丁酉	一百 七十年 戊戌	一百 七十一年 己亥	一百 七十二年 庚子	一百 七十三年 辛丑	一百 七十四年 壬寅	一百 七十五年 癸卯	一百 七十六年 甲辰	一百 七十七年 乙巳	一百 七十八年 丙午	一百 七十九年 丁未	一百 八十年 戊申	一百 八十一年 己酉	一百 八十二年 庚戌	一百 八十三年 辛亥	一百 八十四年 壬子	一百 八十五年 癸丑	一百 八十六年 甲寅	一百 八十七年 乙卯	一百 八十八年 丙辰	一百 八十九年 丁巳	一百 九十年 戊午	一百 九十一年 己未	一百 九十二年 庚申	一百 九十三年 辛酉	一百 九十四年 壬戌	一百 九十五年 癸亥	一百 九十六年 甲子	一百 九十七年 乙丑	一百 九十八年 丙寅	一百 九十九年 丁卯	二百 年 戊辰	二百 一年 己巳	二百 二年 庚午	二百 三年 辛未	二百 四年 壬申	二百 五年 癸酉	二百 六年 甲戌	二百 七年 乙亥	二百 八年 丙子	二百 九年 丁丑	二百 十年 戊寅	二百 十一年 己卯	二百 十二年 庚辰	二百 十三年 辛巳	二百 十四年 壬午	二百 十五年 癸未	二百 十六年 甲申	二百 十七年 乙酉	二百 十八年 丙戌	二百 十九年 丁亥	二百 二十年 戊子	二百 二十一年 己丑	二百 二十二年 庚寅	二百 二十三年 辛卯	二百 二十四年 壬辰	二百 二十五年 癸巳	二百 二十六年 甲午	二百 二十七年 乙未	二百 二十八年 丙申	二百 二十九年 丁酉	二百 三十年 戊戌	二百 三十一年 己亥	二百 三十二年 庚子	二百 三十三年 辛丑	二百 三十四年 壬寅	二百 三十五年 癸卯	二百 三十六年 甲辰	二百 三十七年 乙巳	二百 三十八年 丙午	二百 三十九年 丁未	二百 四十年 戊申	二百 四十一年 己酉	二百 四十二年 庚戌	二百 四十三年 辛亥	二百 四十四年 壬子	二百 四十五年 癸丑	二百 四十六年 甲寅	二百 四十七年 乙卯	二百 四十八年 丙辰	二百 四十九年 丁巳	二百 五十年 戊午	二百 五十一年 己未	二百 五十二年 庚申	二百 五十三年 辛酉	二百 五十四年 壬戌	二百 五十五年 癸亥	二百 五十六年 甲子	二百 五十七年 乙丑	二百 五十八年 丙寅	二百 五十九年 丁卯	二百 六十年 戊辰	二百 六十一年 己巳	二百 六十二年 庚午	二百 六十三年 辛未	二百 六十四年 壬申	二百 六十五年 癸酉	二百 六十六年 甲戌	二百 六十七年 乙亥	二百 六十八年 丙子	二百 六十九年 丁丑	二百 七十年 戊寅	二百 七十一年 己卯	二百 七十二年 庚辰	二百 七十三年 辛巳	二百 七十四年 壬午	二百 七十五年 癸未	二百 七十六年 甲申	二百 七十七年 乙酉	二百 七十八年 丙戌	二百 七十九年 丁亥	二百 八十年 戊子	二百 八十一年 己丑	二百 八十二年 庚寅	二百 八十三年 辛卯	二百 八十四年 壬辰	二百 八十五年 癸巳	二百 八十六年 甲午	二百 八十七年 乙未	二百 八十八年 丙申	二百 八十九年 丁酉	二百 九十年 戊戌	二百 九十一年 己亥	二百 九十二年 庚子	二百 九十三年 辛丑	二百 九十四年 壬寅	二百 九十五年 癸卯	二百 九十六年 甲辰	二百 九十七年 乙巳	二百 九十八年 丙午	二百 九十九年 丁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惠宗
純皇帝

成化 元年 乙酉		六年 壬午		七年 癸未		八年 甲申	
丙戌以邊 關復二 報繁		白主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楊信 奏毛 奏藏 套中		葉盛項忠 奏將等計 公田毛裏 賈情孩 龍求 恩蘭 給田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賊入 平涼 胡標 陷寧 城		李安 征赤 州土 城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亂 大衛 衛兵 破 夷		上林 初 官 林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賊上 亂		斤劉 賊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五年 己丑		四年 戊子		三年 丁亥		二年 丙戌	
六年 庚寅 太監 王瑾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奏防 賊 乃王 窩 怒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奏防 賊 乃王 窩 怒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奏防 賊 乃王 窩 怒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奏防 賊 乃王 窩 怒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王分 巡邊 賊	

1

武宗
帝陵

丙寅 寅	正德 元	十八 年	丑 乙巳	十七 年	亥 癸	十六 年	戌 壬	十五 年	黃請 遠
開源 犯	并坪 清	廣入 王	使乞 盜	十八 年	十七 年	十六 年	十五 年	十四 年	
廣入 王	并坪 清	廣入 王	使乞 盜	十八 年	十七 年	十六 年	十五 年	十四 年	
廣入 王	并坪 清	廣入 王	使乞 盜	十八 年	十七 年	十六 年	十五 年	十四 年	
廣入 王	并坪 清	廣入 王	使乞 盜	十八 年	十七 年	十六 年	十五 年	十四 年	
廣入 王	并坪 清	廣入 王	使乞 盜	十八 年	十七 年	十六 年	十五 年	十四 年	
廣入 王	并坪 清	廣入 王	使乞 盜	十八 年	十七 年	十六 年	十五 年	十四 年	
廣入 王	并坪 清	廣入 王	使乞 盜	十八 年	十七 年	十六 年	十五 年	十四 年	
廣入 王	并坪 清	廣入 王	使乞 盜	十八 年	十七 年	十六 年	十五 年	十四 年	
廣入 王	并坪 清	廣入 王	使乞 盜	十八 年	十七 年	十六 年	十五 年	十四 年	

辛未 未	六年	庚午 午	五年	巳巳 巳	四年	戊辰 辰	三年	丁卯 卯	二年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龍門 寇

[illegible]

八年 癸酉	九年 甲戌	十年 乙亥	十一年 丙子	十二年 丁丑	十三年 戊寅
赤卜 刺乞 彭澤 峽錦	廣犯虜入虜入 浮圖順聖花池 峪 小王虜犯 于連龍州 營寇亦卜 天城刺寇 懷安張光	初花虜掠 犯兒等處 白羊 土音 番犯	廣八 白羊 番犯	車駕車駕 幸陽出 扣達屬開 賊向至互 攻轉一帶 涼應道攝 州	上使車駕 幸大復幸 同執宣府 蹕太
僧杜 梧芳 來貢	賊掠 蘇衛	解西 福徐	車仇 守來	吳陳全 斬島報府 魁等 家	陳金 家請 昭宗 堡制
賊源 賊掠 蘇衛				仁攻 桶國 賊	達州 掘泉 保等

[illegible][illegible]

十九年庚子	虜入虜人 順濟萬全 又走右衛 朔州	天利 同精 乞來 州住牧	湯泉 對江 對人 良
二十年辛丑	淹答 阿下 石嶺 古囊 掠平 定	虜寇 甘州 楊信 縣進 同 襄縣	賊入 備設 土備
二十一年寅	入過 朔州 趙門 犯大原		
二十二年卯	虜軍 峇圖 峇抵 廣昌 川	虜北 見叛 依勝 力職 朔之	銅仁 苗頭 龍子 龍子 賢亂
二十三年辰	甲辰事寇 白通 黃崖	虜寇 就門 復馳公之 復在策	
二十四年巳	虜大 同 陽和 綽倭 哈房	西海 整首 納款 求地 居之	虜入 遼西

[illegible]

三十 二年	虜犯虜犯 弘賜青山 等堡又犯 深井	三十 三年	虜犯虜犯 市吉等 無道
三十 四年	三十草昌把都虜犯陳兵 二年平遠兒大西山標虜 癸丑獲舉犯 閑廣昌 絕貢寇入 蔚州 池神	三十 五年	海賊虜犯師南 江直達米留作 亂
三十 六年	三十東西岳懸 三年虜犯會虜 甲寅都兒于五	三十 七年	楊守松 倉太 海寇 犯松
三十 八年	行來堡力 孫犯戰死 潮河許論 襲瓜擊虜 山萬千朔 占北州	三十 九年	王諾 遣兵 出塞
三十 九年	乙卯略吉索 夷伯典婦 思哈桃松 兒窺賽掠 遊堡	四十 年	工持 蘇崇 徐青 陷嘉 善海 賊犯 胡州
四十 一年	木孩 果	四十 二年	倭犯孫賓 嘉興魏克 陳山等斬 堡犯俘獻 南京功 福建

[illegible]

神宗皇帝陵

<p>三年己未 乙亥 城拾台吉 新寧堡</p>	<p>甲戌 陽德</p>	<p>師口表</p>	<p>萬曆 癸酉 賜印</p>	<p>六年壬申 黃花</p>	<p>北口 犯古 衡石</p>
	<p>陽州 木竹 坪番 賊犯 三岔 花</p>	<p>卷十二</p>		<p>戶部 奏延 奏以 奏省 奏請 奏在</p>	<p>請封 能封 貢事</p>
	<p>陽州 木竹 坪番 賊犯 三岔 花</p>	<p>卷十二</p>			<p>馬渡</p>
<p>廣德 東犯 破 白</p>	<p>廣德 東犯 破 白</p>	<p>卷十二</p>	<p>廣德 東犯 破 白</p>	<p>廣德 東犯 破 白</p>	<p>廣德 東犯 破 白</p>

<p>十年壬午 廣德 破</p>	<p>九年辛巳 賜德 破</p>	<p>師中表</p>	<p>八年庚辰</p>	<p>五年丁丑 營城</p>	<p>四年丙子 成德</p>
<p>廣德 破</p>	<p>廣德 破</p>	<p>卷十二</p>		<p>大首 求賞 開茶</p>	<p>廣德 破</p>
<p>廣德 破</p>	<p>廣德 破</p>	<p>卷十二</p>	<p>廣德 破</p>	<p>廣德 破</p>	<p>廣德 破</p>
<p>廣德 破</p>	<p>廣德 破</p>	<p>卷十二</p>	<p>廣德 破</p>	<p>廣德 破</p>	<p>廣德 破</p>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神勢圖序

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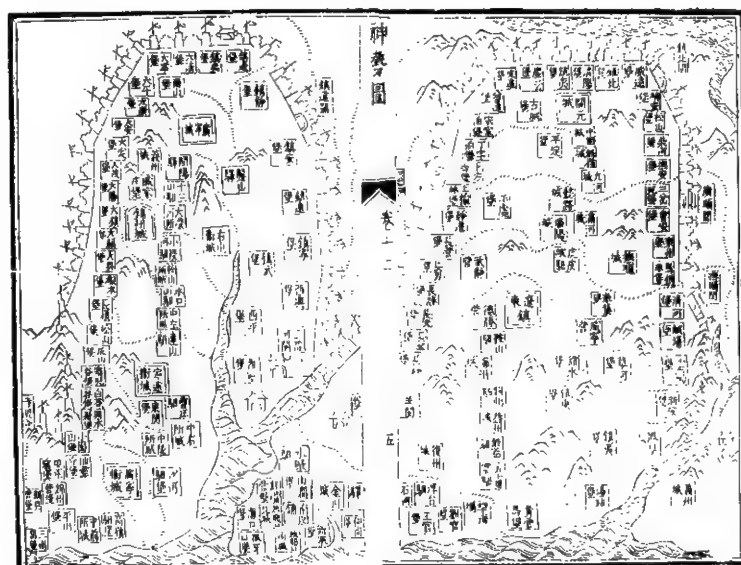
上。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
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
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
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景泰之通志。天順
之一統志。悉本之。而夏良勝李默諸野。各撰圖志。直
述郡縣之煩。篇風俗之奢儉。配塞之衝。次第月之修
汰。因事寓規。義均保泰。然而大率盡界。交趾隨捐。別
方聽其萊蕪。開平興和。移為內族。樂浪著之附庸。燉
煌棄諸關外。雖差于漢。遠遜宋而媲美唐。糾繁艱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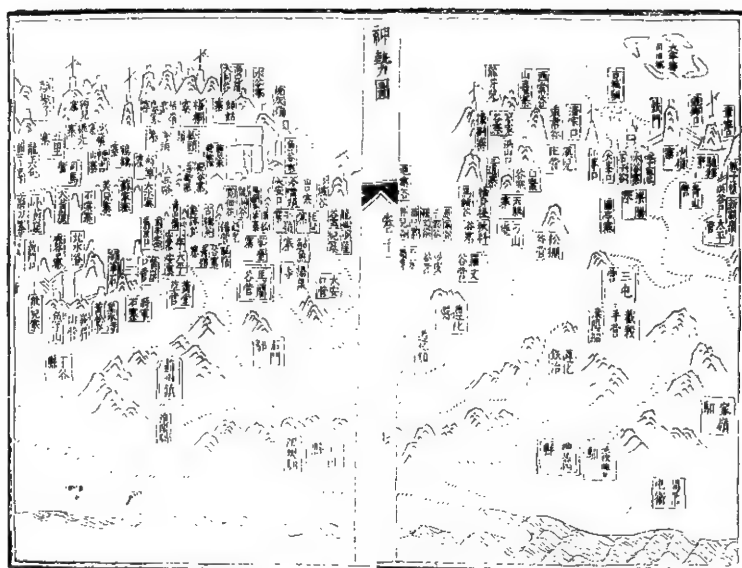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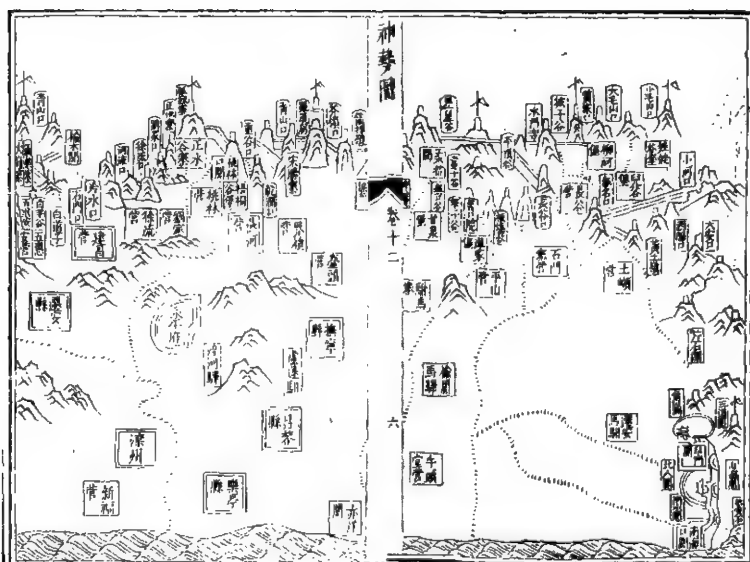
守成不易。披圖興憤。其三韓山海之間乎。寇迫門庭。
盜萌心腹。以一隅而田四海。以四海而補一隅。說此
民鼎。益其人滿。則老成之弓劍。新進之纓繡。誓我嚶
嚶。還夫蕩蕩。斧斤哉。藥石矣。而後乃今具恢復之猷。
敢以為明良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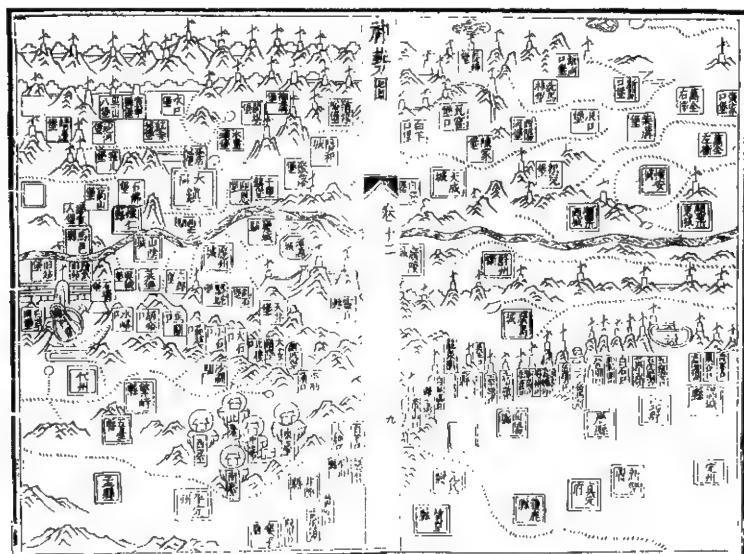
神勢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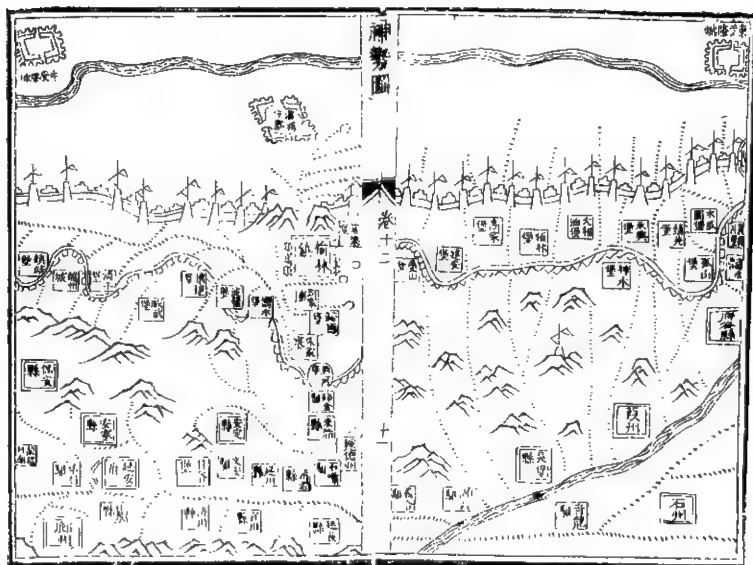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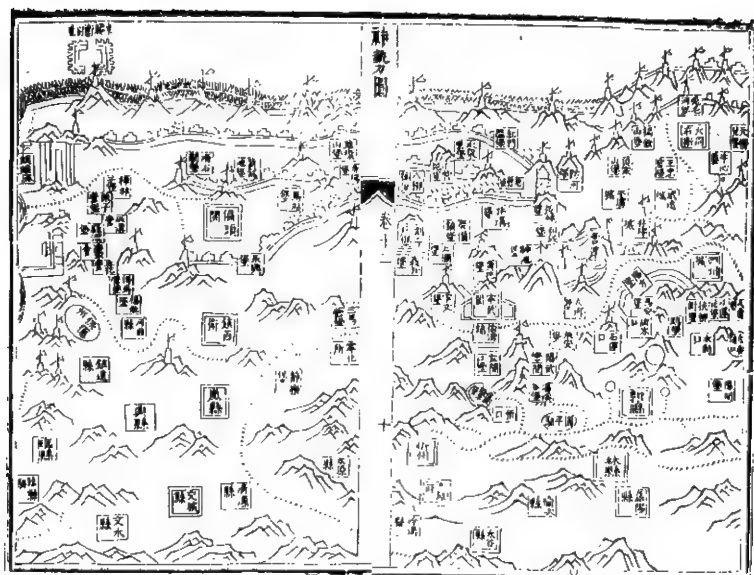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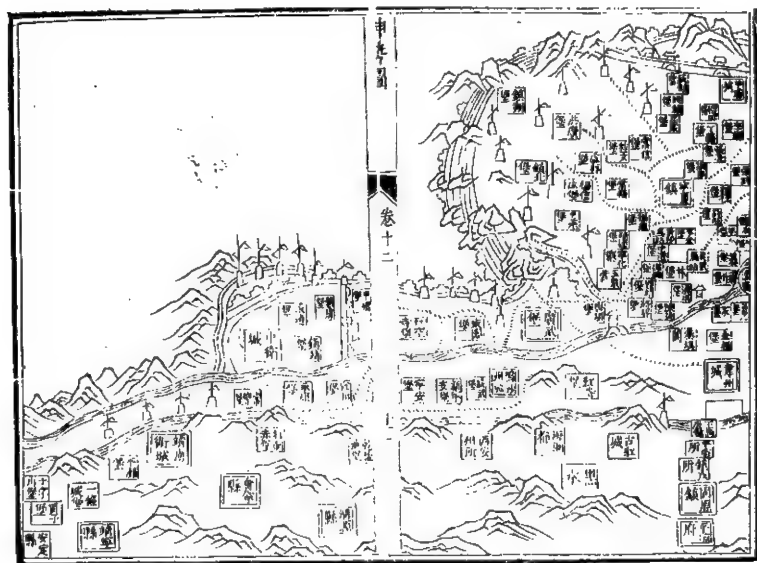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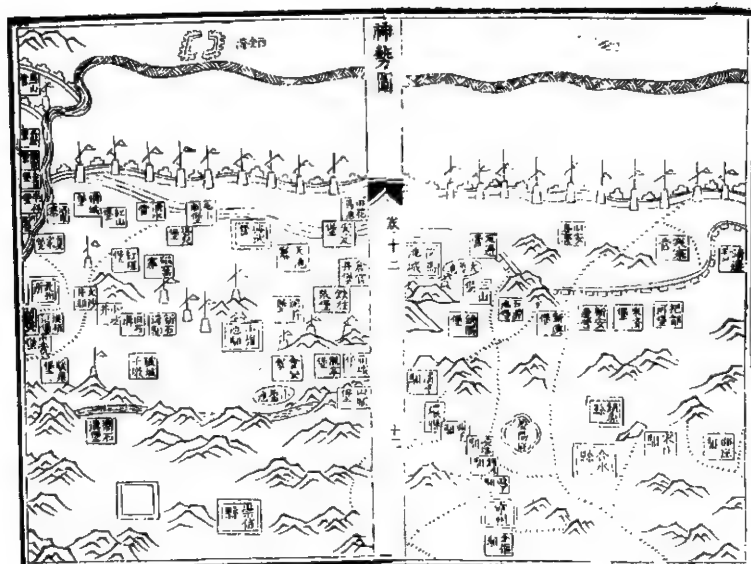
神勢圖序
地數夫蕪蕪。各日。若藥可矣。而對。今具。附。之。其
其。其人。滿。則。老。成。之。弓。劍。新。進。之。纓。繡。誓。我。嚶
嚶。還。夫。蕩。蕩。斧。斤。哉。藥。石。矣。而。後。乃。今。具。恢。復。之。猷。
敢。以。為。明。良。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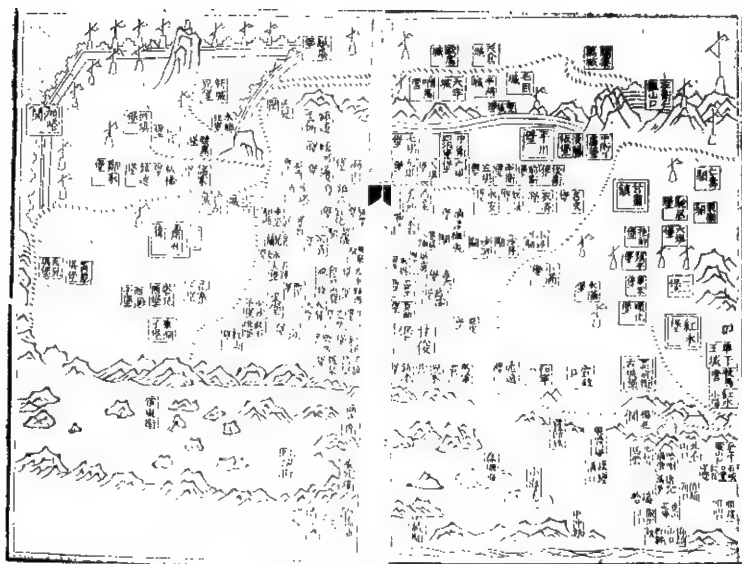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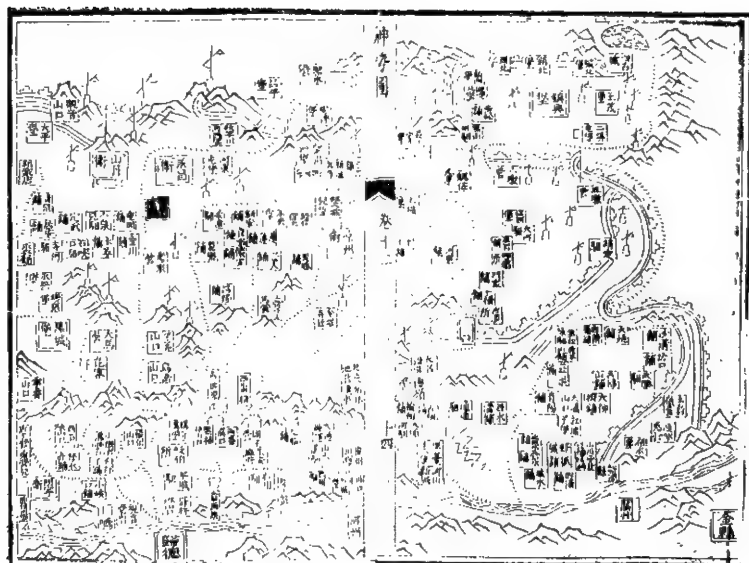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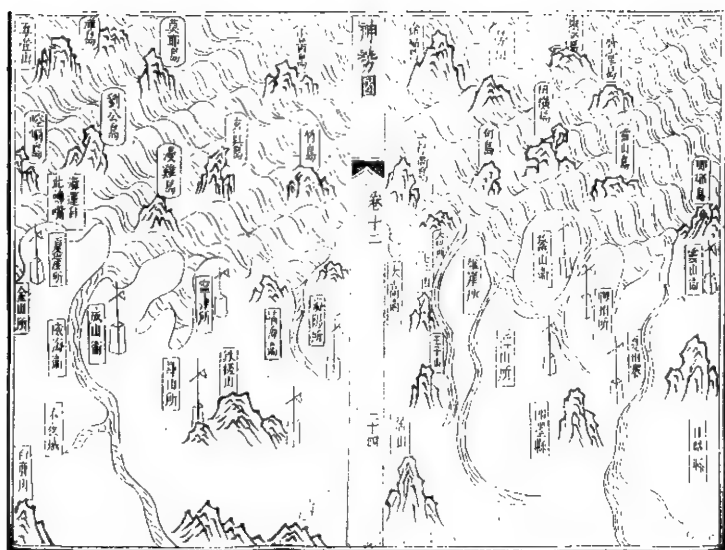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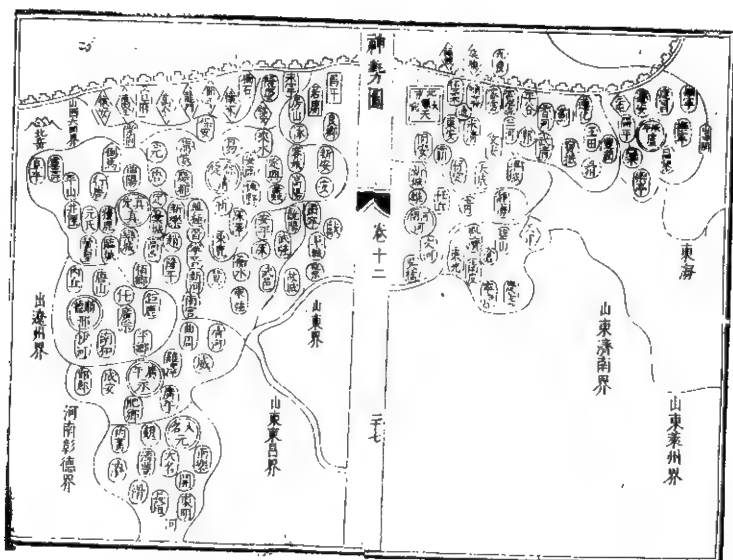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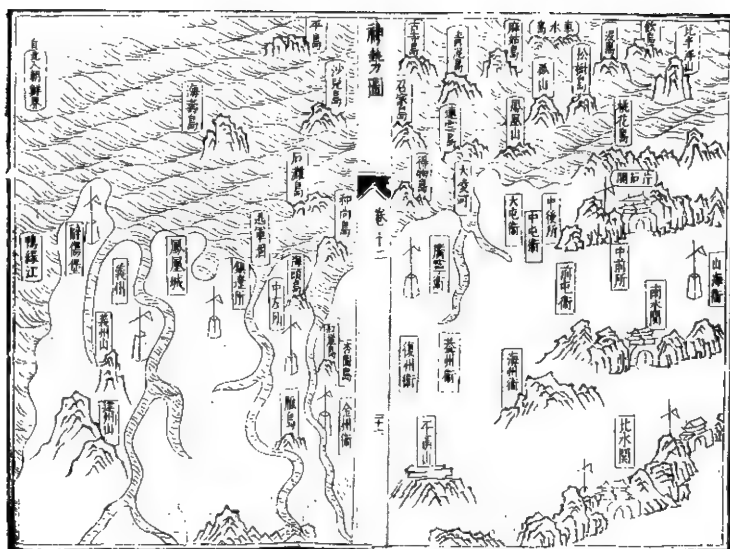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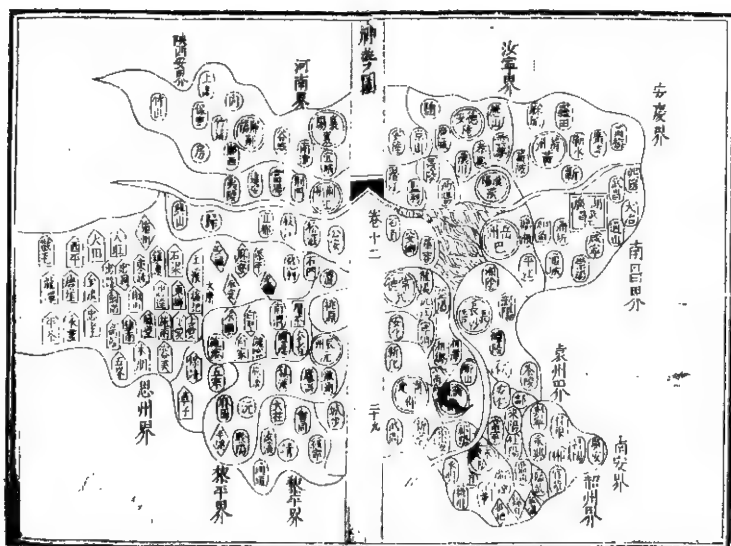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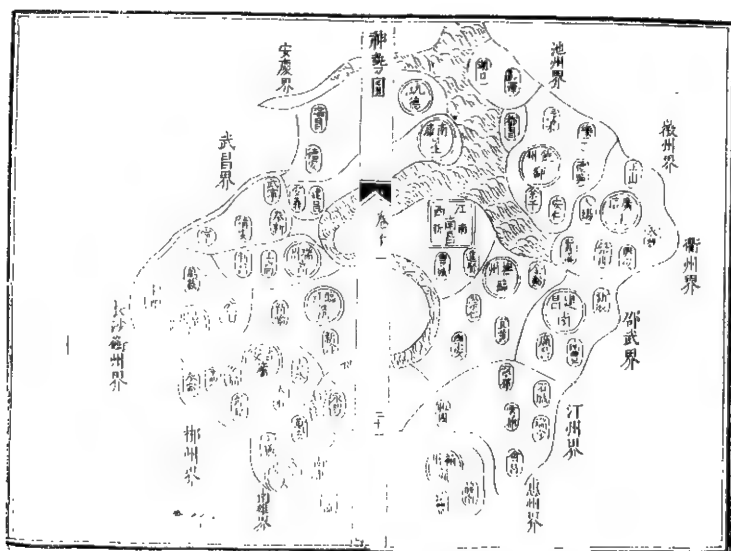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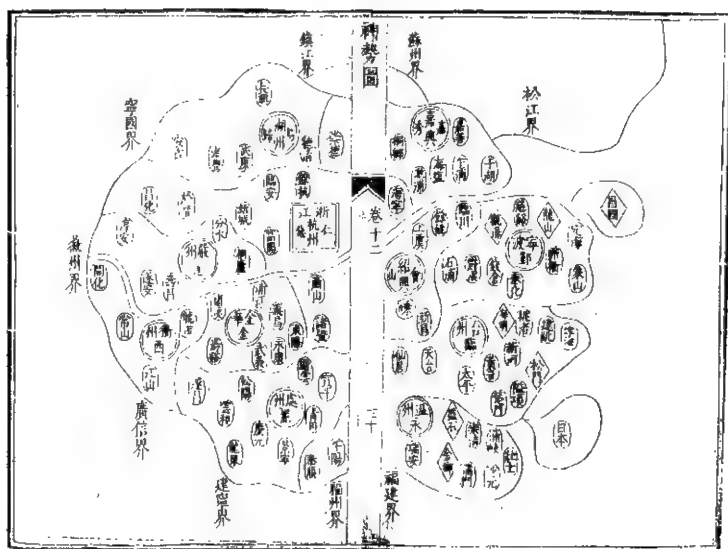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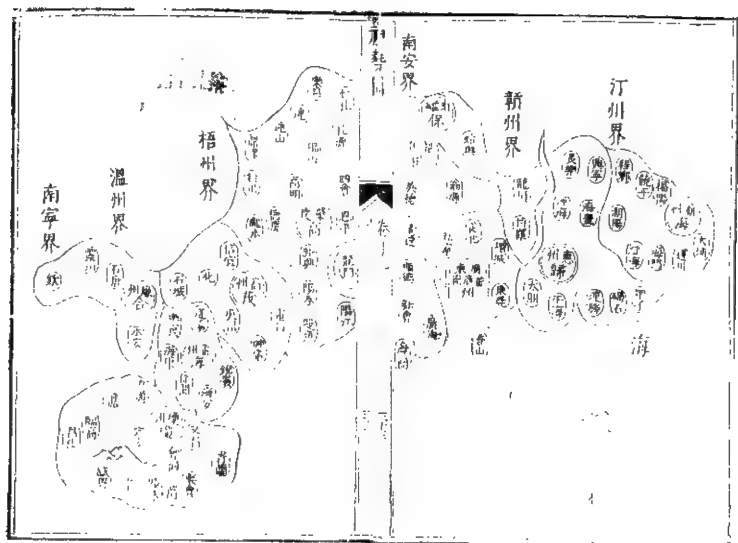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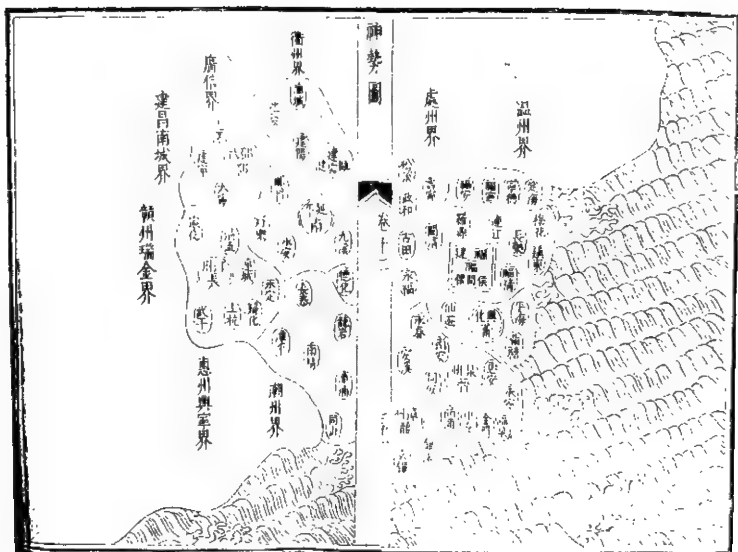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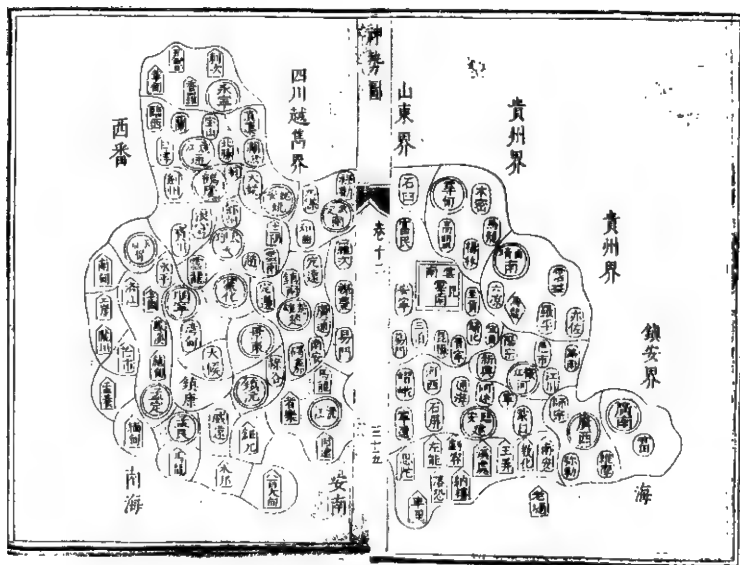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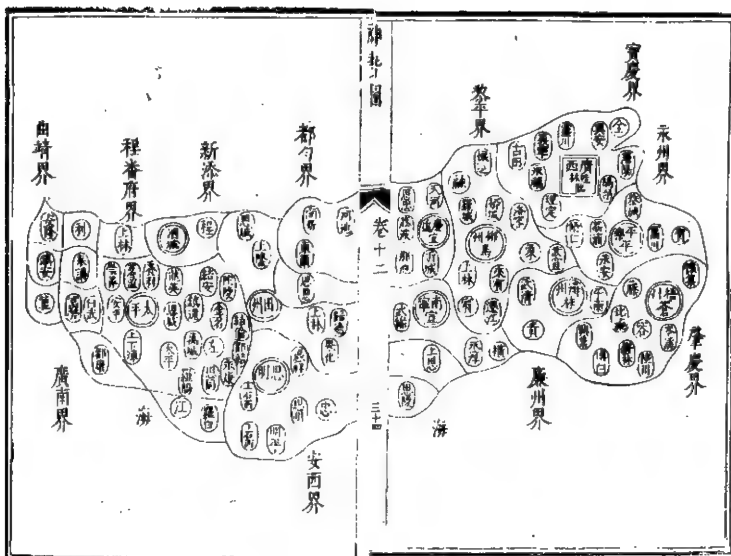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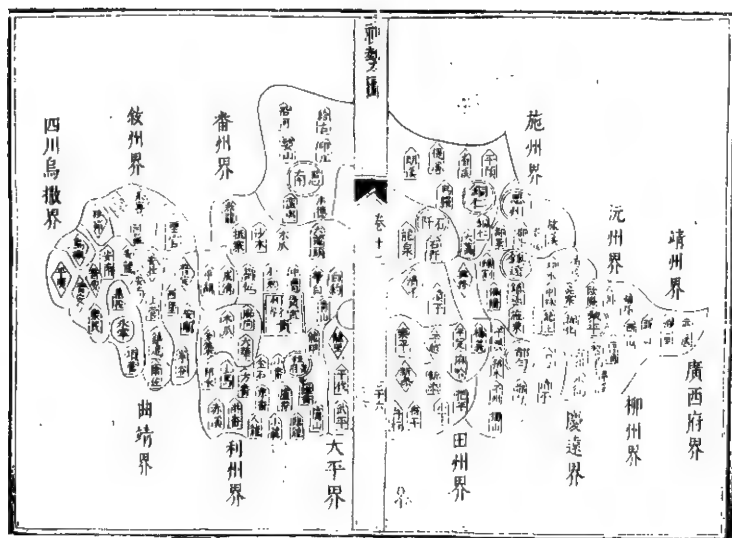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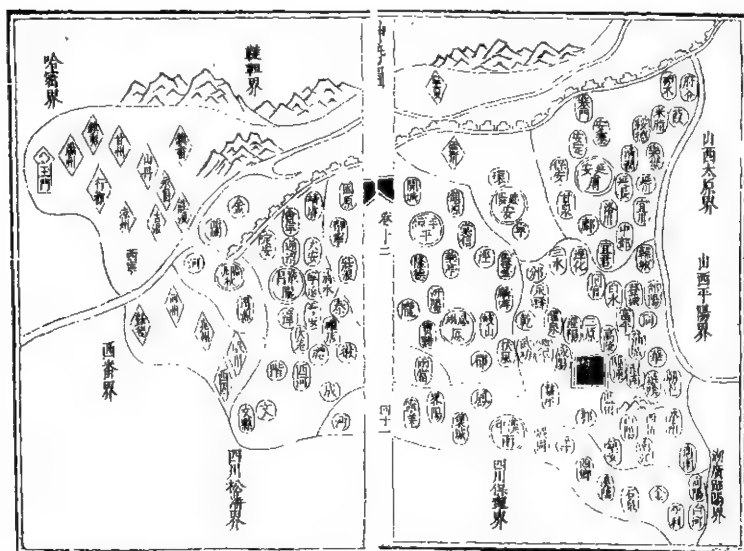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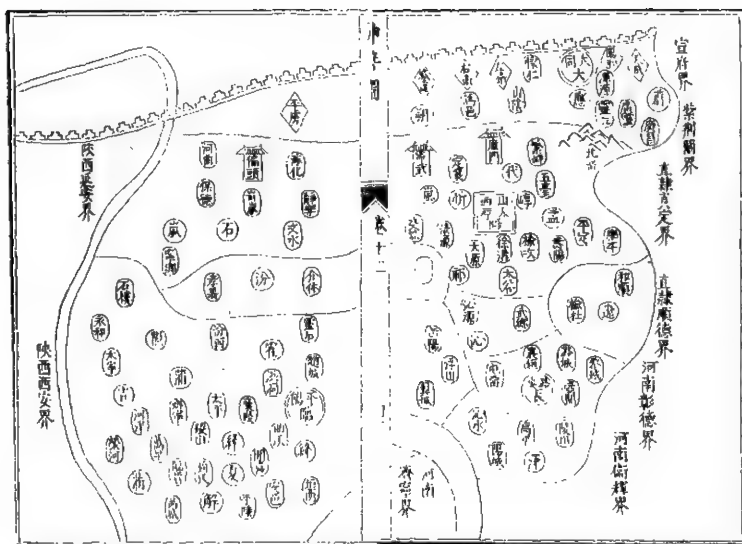












全邊畧記後序

藻之得事璽卿方先生也則自先生隸嘉州入長溪也先生好士如不及藻自愧受知而猶碌碌若是今過先生家得盡觀家藏伏讀贈卿明善先生廷尉表孝先生著述及先生書一家淵源洋洋大風可不謂盛甚哉至所號全邊畧記

者則先生任職方時所記也夫今日之職方非昔日之職方矣事關疆場極重而養交者祇為要人奔走之門每一善地則羣起而爭之不聽則誹謗交集誰能抗首而奉公哉先生入職方憂之一切謝絕以疏請其辭曰武不能以武勳文而乃後文以揆文不能以文鑄武

且不測及

全邊畧記後序

今皇帝龍飛欲擇樞部有清敏勤練曉暢邊事之

旨當事以知名者五人對遂得

賜環先生則敝篋單車入火房如前謝絕諸所條奏更置悉當竊察邊人肅然不暇縷數嘗慮

聖明在上

君無臣同心者寡遂有急流勇退之意于是乞假以歸後之相繼競以職掌自

明豈非先生有以風之與先生歸無幾即當外艱廬于白鹿山之墓食粥誦孝經三年不入市余小子見之長跪而感古人之不遠也魯徵太先生終其身居

金邊事記卷序

三

官日少居林日多談道德咏詩書博文力行靜正自持嘗疏請勤

聖學用人求治諸大務終不曲學以阿世士黷師之其家傳有如此也故黨禍起于其鄉延于天下而廷尉超然如蟬蛻也其于喪鼎求榮招權敗政者若何哉藻正與先生講論時則又聞

召對太宰麻城苛舉及先生舊事則指向

者糾彈林之蔭債帥一案也昔蒙潔已發奸之

溫旨茲又蒙記憶非我

聖天子孰能一善不忘乎苟當事有遠才者何忍林下有留良乎然先生則嘗言事功有限理性無窮閉戶儻然闇備獨

金邊事記卷序

得每不言祿矣先生初在長溪當倭破大金之後而裕軍弭盜海不揚波蜀閩兩地皆卓政顧拘州例不入考選在職方著有環草舊草兩言邊情後無不合符者誰謂當今之世遂不見賢人君子哉藻才能雖菲薄亦嘗志在天下苟幸而當國家之事則願以先生家學為

法馬

崇禎癸酉之夏長溪門人劉中藻薦叔
甫謹跋于桐川之荷薪齋



全通明詩

岱史十八卷

〔明〕查志隆撰

明萬曆刻本

首都圖書館藏

儀史引

余蓋聞之陵谷有變遷金石
有毀鑠惟斯文不朽故載籍
重也自輶軒之使無專命而
省方觀風者與有責焉皇華
原隰駉駉之謂何於載籍可
無詢哉余茲奉

上命按東夏甫下車會岱史告
成蓋同臺嶺南譚惺堂侍御
檄屬查丞志隆編摩而刻之
鏐司者也先是岱無史嘉靖
間東浙吳堯山尚書時為

御秉鑿事命官搜輯遺事誌
名泰山迄今三十年往矣殺
青既久魚豕多訛侍御深用
慨焉慎所付托迄用有成夫
亦循鑿基之故實而維新之
與然今茲義例採用史家多
所創著故崇其古稱而曰岱
史云考凡三曰圖曰星野曰
形勝表凡二曰山水曰疆域
紀凡四曰狩典曰望典曰靈
宇曰往蹟志凡五曰宮室曰
物產曰香稅曰灾祥曰登覽

一寓目而儀象之分明封都之沿革

帝王之述作人文之興替物理之盛衰舉無遺矣夫豈獨誇峻極鬯玄造以慰山靈已耶自古稱不崇朝而雨天下者

岱之澤也鍾靈秀而降生聖賢者岱之神也乃今奠寧臺輔屏翰畿封以流潤則濬漕源以感召則裕權課充岱之釐貺獨饒於

昭代也

聖主當陽百神受職岱實總領焉祚國安民弘開壽域功德甚盛傳不云乎天下之安若固泰山而四維之則豈惟皇家有秩多祜觀風使得籍手而報

上命不亦與有神庥哉茲岱史所為作也以對揚神庥也以對揚

天子庥命也即以當輶軒之使副金匱石室稱不朽於斯文殆其幾乎

萬曆丙戌冬仲日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吳郡王

在撰



岱史序

環區中而山者萬不啻也岳

爲最環區中而岳者五不啻

也岱爲最故曰岱宗蓋自黃

虞氏而下靡異號云以故自

昔受命而興者靡不有事於

岱然而秦漢之事君子諱也

惟我明一切屏絕封禪矯誣

之說寔弗道而諸所行望祀

之禮珪幣登祝之數名爵之

稱又皆一洗近代訛謬而還

古初是自古有事於岱者

十二君不啻也。我明爲最，乃
岱於前世，率不過吐奇孕異，
致靈恠以闡世符。惟我明建
樞北極，而茲山屹立國門之
東，汶濟之水會焉。下國筐篚
舟牖相銜，際天地而來者以
萬數。而茲山諸泉實委輸之，
儼若岳伯元僚總率九牧之
賦以歸天府。是岱之祚國佐
民，即億萬年不啻也。亦我明
爲最夫。岱既已最五岳而雄
區中，而我明所以有事於

與其所以有功我明者又
百代之最如此，則其他瑰奇
特絕之觀與夫登臨嘯咏之
蹟見於仙經地志殘碑斷碣
之所記載者在他名山往往
籍之爲重而要皆蔑焉無當
於岱。惟是岱之所以最他
山與我明所以最百代者，蓋
在彼而不在此。此載筆者之
所宜詳也。予往奉壘書按牒
政於濟上間，以職事一登茲
山，四顧徘徊求古皇王靈

之遺趾而世代綿邈莫可尋
詰則慨焉有感於前誌之浸
廢乃屬同轉運使查君輯而
新之查君則裁取舊編斷以
己意擬例三史取材百家凡
為考表若紀若志得若干
卷其於所稱環奇特絕之
登臨嘯咏之蹟見於仙經地
志殘碑廢碣之所記載者固
已掇拾其槩靡所漏網而自
黃虞以下所以有事茲山與
夫我明之典禮名數所以

秦漢而還古初者特加輯錄
一而例別之以自附於大書特
書之義於是遂更其名曰岱
史厥義賾矣茲史甫就刻而
皇上方以軫災祈年之故特下
德音分遣大臣祠禱五岳以
徵福元元展禮告虔惟岱
首宜有禎祥符應以荅
上旨俾後世徵奇考異之士見
謂聖神之代百靈受職惟我
皇上最焉則豈惟茲史之光乎
是山寔籍重焉敬為書其首

簡以竢若其他義例查君自
有述予可畧也

萬曆丁亥歲元旦之吉嶺南

東宦譚耀書

岱史叙

岱史者何志岱宗也志何

為史岱者萬物始生五嶽之

長古帝王之所受命告成而

東諸侯主焉志之而曰史以

尊岱也岱故無志乎有而

諸州且不備也侍御嶺南

公巡行考覽謀諸鹽政大夫

查公以為州不得有乎岱故

別而為史也為史奈何草舊

而為新因畧以致詳旁搜

考以備人文而標名勝作

之志也夫圖經者觀察之符契也恢而弁之以為綱紀故作圖考天之精曰星地之精曰山嶽其大者也降婁玄枵之次歲星位焉其應廣矣作星野考岱者中條之所底也

河濟不得無以障青兗不得無以填畿輔不得無以屏故曰齊得十二焉作形勝考記曰岱宗周迴三千里東方之山皆其裔也然而綿亘二州不可勝識惟是七十二峯

堅泉石神怪儵詭化工備矣作山水表在古錫魯其後隸齊更姓易制畫野分疆繆紛綺錯名實相參而岱猶故岱也作疆域表省方之后廼修玉帛暨乎明堂王政攸布安

河濟不得無以障青兗不得無以填畿輔不得無以屏故曰齊得十二焉作形勝考記曰岱宗周迴三千里東方之山皆其裔也然而綿亘二州不可勝識惟是七十二峯

堅泉石神怪儵詭化工備矣
作山水表在古錫魯其後隸
齊更姓易制畫野分疆繆紛
綺錯名實相參而岱猶故岱
也作疆域表省方之后廼修
玉帛暨乎明堂王政攸布安
所云七十二家之封而以秦
秦皇漢武為乎其失至我
明然後一洒之此亦古今得失
之林也作狩典紀然自
聖祖開基釐正徽號
國有大慶使使奉璧告焉亦崇

望之遺矣作望典紀介丘
勝父矣城邑壇墀或為墟莽
探奇懷古之士有所感慨而
踟躕焉作遺蹟紀夫山之守
為神三宮空洞之天百靈之
府也神房阿閣可謂侈麗矣
作靈宇紀遊履之所登臨是
輶之所陟降有廬舍焉作
室志夫岱君子於是觀土德
也芝草玉石冥棲之侶耽焉
作物產志夫自燕秦河洛之
間奔走奉祠絡繹殷賑其

不億洋洋乎神之爲德也有
司稽其名數以備不常又以
當他賦焉作香稅志夫岱者
一州之鎮也然而吉凶之應
於國有闢焉作災祥志操觚
之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於
遊得之泐泐乎可以觀也何
登覽志總之十有七卷旁該
寥廓苞舉珍瑰續紛浩侈洞
心溢目閱我博矣故曰革舊
而爲新因畧以致詳旁搜選
考以備人文而標名勝作者

之志也於戲天下之以山名
者衆矣至於嶢剡刻畫之趣
嶽峯窈窕之觀或具體於穹
崇者鍾技於妙巧亦皆標奇
史譟侈美聲詩矣况夫秩視
王公功侔造化風雲之所吐
納萬品之所育成者哉何其
宜有史而久未有也岱得侍
御公與大夫而後尊於史岱
尊於史而公與大夫之名得
以不朽於岱此亦金簡玉策
之藏而縣寓之鉅觀矣不亦

盛哉大夫博雅有文故爲武
林世家以丙戌季夏月受畫
於侍御公纂述鉤校不數月
而告成事斯已勤矣行不佞
家於岱畎蓋嘗有意斯舉而
力不能及今也嘉侍御公與
大夫之志而幸嶽之有以尊
也爲叙諸簡端如此

時

萬曆丁亥正月上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經筵日講官充

會典副總裁直

起居注石間主人東阿于慎行

撰文

仙史公移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須臾分司知查志

欽差巡按五部等處監察御史

憲牌前事內開

稱泰山一誌專紀天下名勝

續日咸月新今查自甲寅

已亥募印者多魯魚亥豕不

之為此牌仰本官候新鈔發到

三長用建永興等因續蒙

本院憲票前事內開本官即將發去前錄四冊

校剛傳受纂輯完備未刊刻精楷用垂永久合

用工匠等項銀兩該司另行申勘等因職蒙此遵

依外為照

泰山維五嶽之長屹天柱而奠地維

圖籍永萬世之傳翊

王章而垂文獻故岱宗有望於帝典魯磨推重於範

經究鎮表見於職方東嶽著名於爾雅諸皆典墳

籍籍罔不誦術嚴嚴凡以昭靈寓之巨靈豈惟

遊觀之勝覽矧於

昭代空邇

皇朝流百道之濟成輓輸漕運統領三齊之岡阜

聲障靈封維致化功孰作大造然不有專錄何以

按視神奇而不類當達孰為咨諏國籍惟

本院親風東夏覽勝介立於焉據籍而按圖特爾

命官而履華蓋舊志取裁於

前院已經三紀有餘而殘編疇待於後集殆非一

日之談顧維庸陋如職曷効付托於茲雖歲歲其

榮猶知橫卷迨半生丘壑豈望問奇偶七百餘

娛閒敢擅三長如

明諭卑屬

清時吏隱徒然惕日宦遊觀而素餐今升斗皆

君取藉茲青簡倘消埃可日將是用竭目殫神既

觀於子史頗仍陟嶺涉阻又適虛北原深對景

臺風殘霧沐凝梧岳育宵燭晨窓時逢萬曆熙

歲在丙戌泰運始事於仲夏訖功乎孟冬猥効

鉛粗成卷快稱名則曰岱史義例則本前聞

者三為表者二為紀者四為志者五卷凡三十八字凡廿萬有奇敢云副在名山妄希不朽之盛事或者比諸覆瓿可償散局之微勞庶幽不負靈而明不負付托曾藉斯語告成撤祠第編摩三四月之間迺上下千百年之事寒暑固未嘗間隔風塵猶未免驅馳坐是作輟靡常且於精神有限雖効勤惓惓寧免踈虞其間魯魚亥豕之屢訛自終其讎校猶俟雕龍吐鳳之鴻匠早當為之折衷為此呈

本院裁照施行

萬曆十四年十一月

初一日

日

舊史凡例

一舊史云者依宗之稱經見於虞典實錄故從其古名曰岱茲所撰錄稍襲史家舊例曰史蓋前修舊有以路史名其記籍者

一泰山舊圖其略余躬自涉歷指點形勝命工圖之廣衍四倍於舊圖併舊圖並存焉蓋舊圖括其際今圖分布其形勝也其餘諸圖新創者居多

一為考者三曰圖考曰星野考曰形勝考夫考者校也謂參校於子史百家也諸書舊志所略者倣通考義例創者焉

一為表者二曰山水表曰疆域表夫表者標也謂標而明之也山水之勝境延袤疆域之沿革屢變不為之標揭其易以顯示故倣史家年表義例創者焉

一為紀者四曰狩典紀曰望典紀曰遺蹟紀曰風土紀夫紀者記也史家有帝紀蓋所謂大事書也茲所紀皆神聖之精靈帝王之制作焉

國朝御制御祝元炳炳焉故別於凡志云

一為志者五曰宮室志曰物產志曰香稅志曰災祥志曰登覽志夫志者識也識臆其煩曠勿俾遺忘也茲所志皆人文物理之散殊雖取材於舊志而時移事改故正其訛補其未備者居多若香稅則舊志不及特草創於今茲

一每卷冠以卜序蓋俾其大旨發明著作之意也而見聞所及於當時利病偶有一得稍贅數語正不自知其足採不

一余本國陋家聞且奔走泥塗中無暇日稍暇從縉紳家假古今名編搜討焉顧名編不多得也山水形勝古初遺蹟雖躬自歷浹然寧能遍觀至於

國朝諸名公及文人騷士題咏諸篇什或仍舊志或採碑匾或採諸家集然於見聞所不及者寧有遺失非敢有所刪削也廣收博採尚有埃馬西浙海昌查志隆鳴治甫識於歷下吏隱齋

依史檢目

質字號第一冊

卷之一 圖考

卷之二 星野考

卷之三 形勝考 附里至

卷之四 山水考

卷之五 疆域表

諸字號第二冊

卷之六 狩典紀 附封祀

卷之七 望典紀 附廟祀

鬼字號第三冊

卷之八 遺蹟紀

卷之九 靈宇紀 附佛寺觀

神字號第四冊

卷之十 靈宇紀 附聖賢祠

卷之十一 宮室志

卷之十二 物產志

卷之十三 耆統志

卷之十四 災祥志

而字號第五冊 登覽志 歷代詩章

卷之十五 登覽志 國初至嘉靖甲寅以前詩章

卷之十六 登覽志 國初至嘉靖甲寅以前詩章

無字號第六冊 登覽志 國朝嘉靖甲寅以後詩章

卷之十七 登覽志 國朝嘉靖甲寅以後詩章

疑字號第七冊 登覽志 歷代賦 記 雜著

卷之十八 登覽志 歷代賦 記 雜著

右然史為義凡十有四別而為卷凡十有八中開

豐者不齊緝而為冊凡七取中庸質諸鬼神而無

疑句以命冊焉夫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岱宗

山靈蓋鬼神之老者是役也滌思擗管對越儼然

登謁搜奇駁奔匪懈詎非鬼神與質乎顧凡陋曾

襟安知天道又安能以無疑余於茲有深愧矣勝

孟子論盡心知性而歸之於知天則知天之學要

在盡心中得之余誦法往古從事筆硯以供明神

之役敢不盡厥心以昭假而求底於無疑之境哉

茲所為命名豈漫然無所取義云查志隆謹識

賜進士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實理

東鹽課兼管河道積南鹽課 裁定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豫章廿一驛 校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西湖查志陸 編

卷之一圖考

星野圖 泰山舊圖 泰山新圖

東嶽廟圖 碧霞宮圖 五嶽真形圖

周朝堂圖

卷之二星野考

史記天文書 正義 前漢天文書

前漢地理志 魏太史 晉天文志

唐天文志 宋天文志 宋中興志

天原發微 通志 汪子卿論

卷之三形勝考

禹貢 魯頌

周禮職方 爾雅 公羊傳

漢官儀

後漢書

道藏經

郭璞書

魯華二堂記 蘇東坡序 魏莊渠書

岱宗記 通志 茅君傳

博開錄 五嶽記 福地記

列仙傳 尸子 博物志

道經 堪輿家 勝覽

里至記

卷之四山水來 山 峰 石

洞 峪 嶺 壑

崖 巖 臺

門 寨 園

泉 池 河

溪澗 灣 井

勒石 橋 坊

卷之五疆域表

松部 郡 州縣

鄉進士山東運司經歷利門戴相晚

家

依史第一卷圖考

叙曰昔云乎圖考也考泰山之形勝而繪之

夫鴻濛始判為物者萬而惟流峙最大為峙者萬

惟嶽最大為嶽者五均之巍巍峻極而惟岱最大近

則橫亘齊魯跨引江淮遠則九紘霏雨四海豈

非華夷之巨觀古今之崇鎮

摩金勝抑何難也然自古考

則周覽不能窮其勝載籍

士興起卧游之想曷從而

簡端圖泰山握坤軸也而先之以星野象乾象也

徽廟以神所棲也圖碧霞宮以世所崇奉也圖周明

堂以帝王致治之蹟也而附之以五嶽真形則以泰

山五嶽之宗宜統會其勝也維嶽降神實生孔子為

世宗之如泰山焉徽圖其廟而崇祀之以求聖蹟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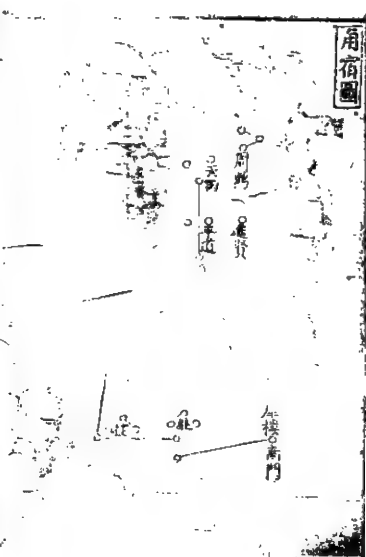
山靈也夫天開圖畫地湧丹青豈人力哉維茲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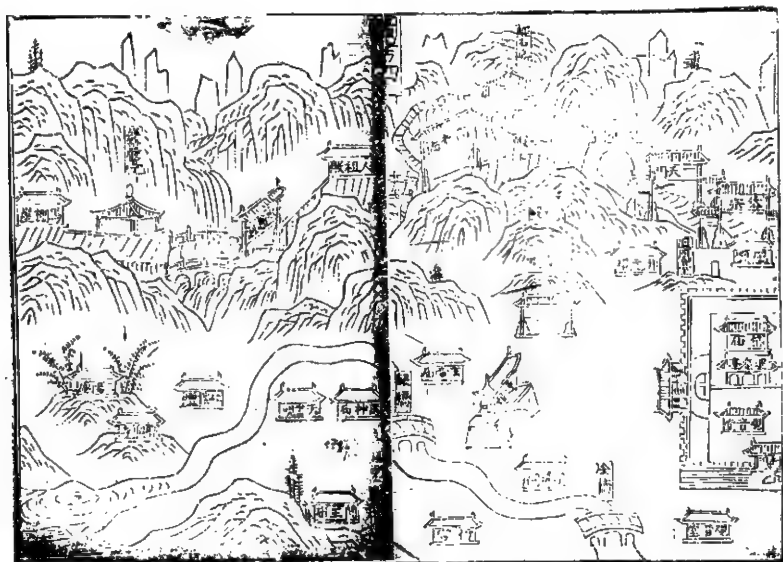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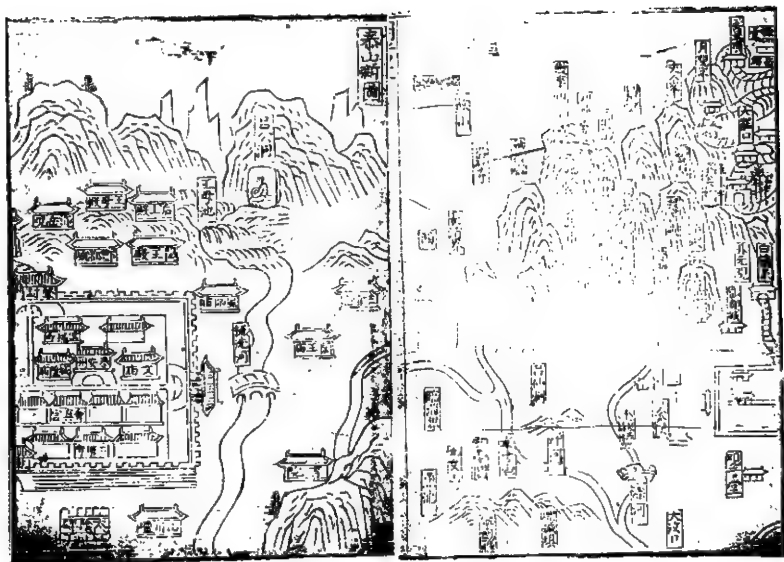
有厥化工俾世之觀覽者一披卷而對越介丘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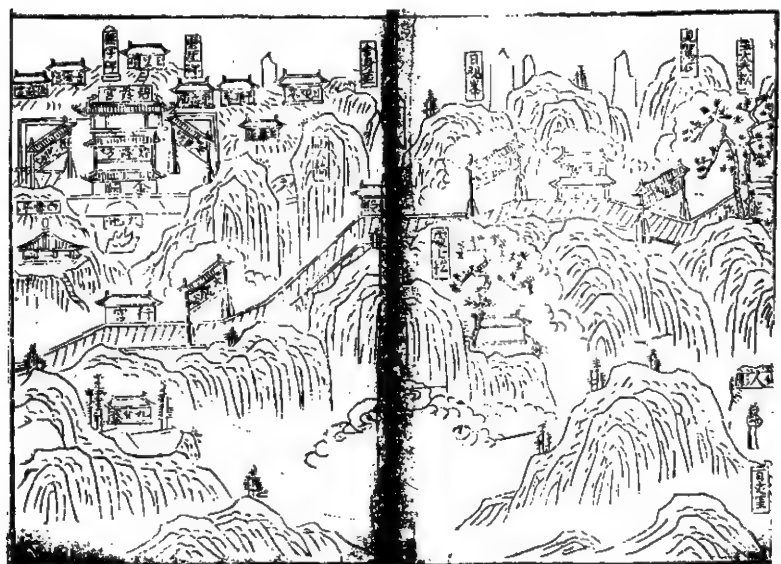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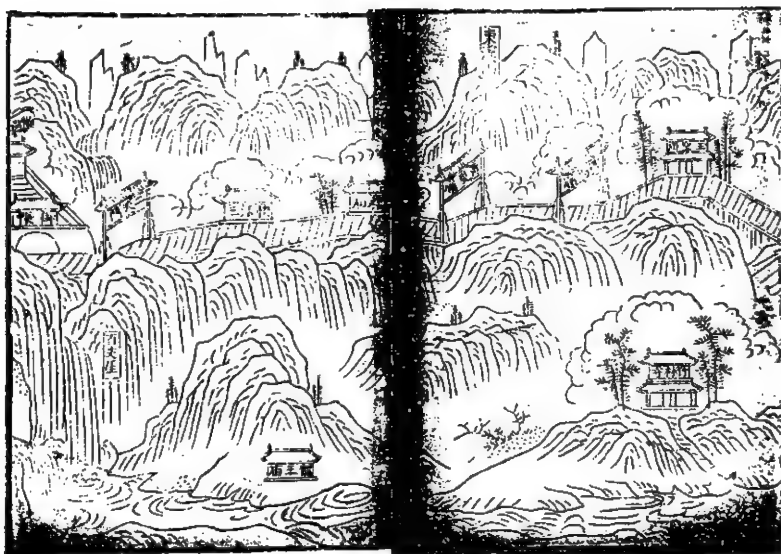
明神降降勿勿乎欲其享之則又非特豁目惠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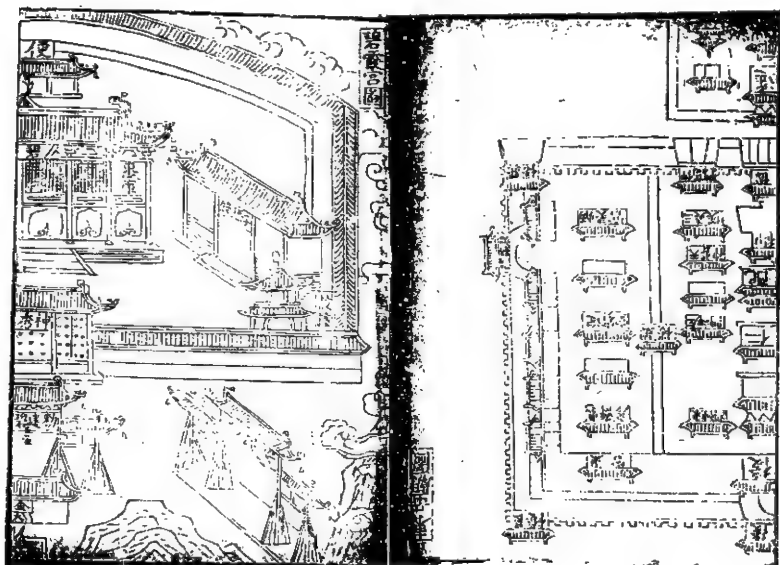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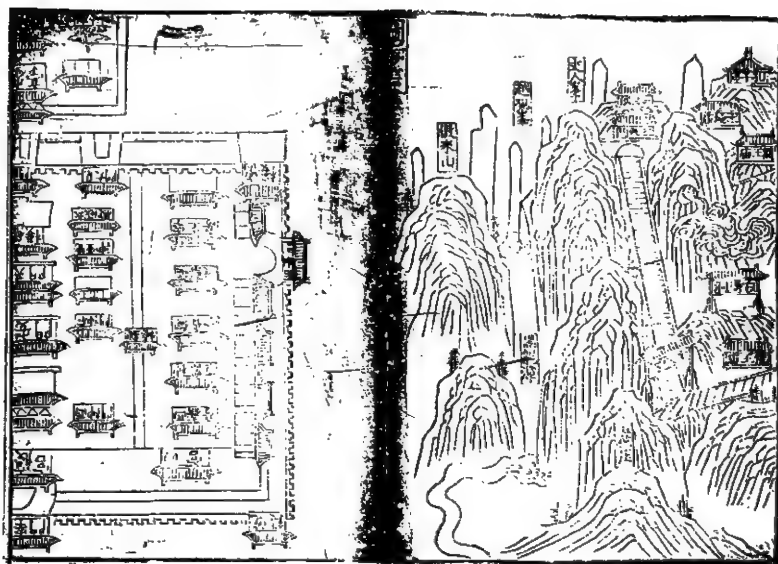
得之適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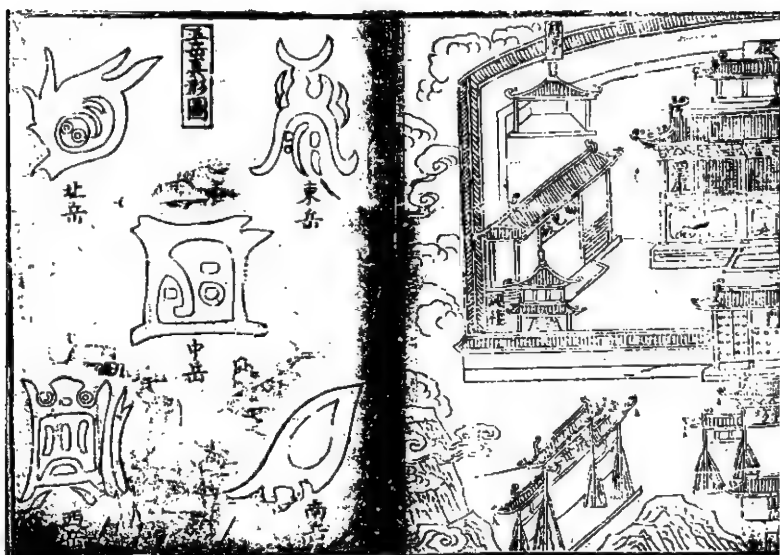
用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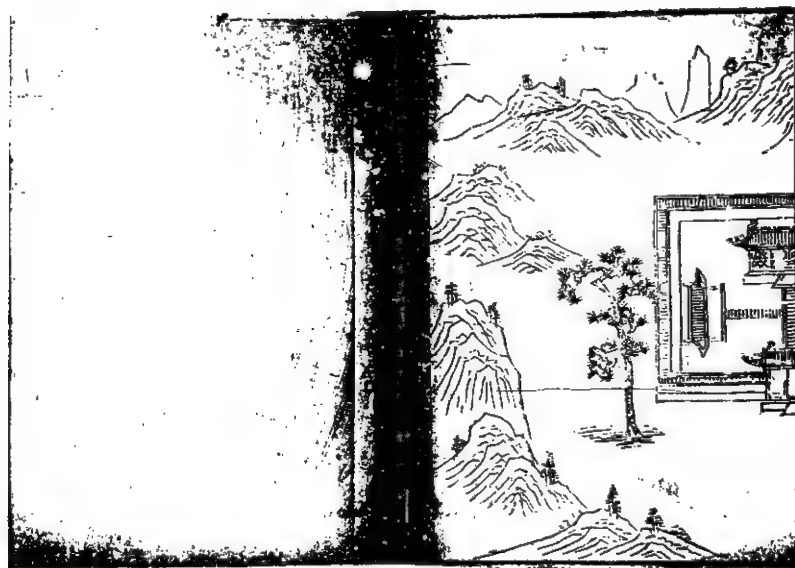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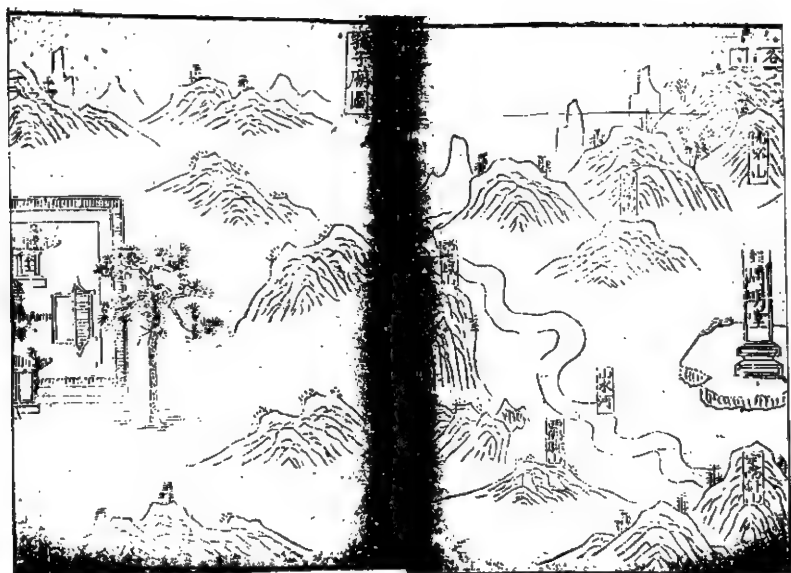












岱史第二卷星野考

叙曰易考乎星野也考泰山之分野而繫之於分野
也謂其上應天象也表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
於天在天二十八舍在地十二州各有所主即一丘
一阜懸象列宿列夫崧高維嶽峻極於天而泰山充
群嶽之宗其昭回法象豈不鉅麗自保章氏失職久
遠邦國廢置代遷千百年來譚星野者或以泰山主
心房氏或主要胃或主虛危其言纒纒洋洋靡所適
從茲者著書考言於此書古天受角亢之分
至若而禹貢徐兗之域秦上國諸家也並角亢
首哉倘一行其言之也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河
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則分野可知而通志云
山東當山河之合得升降之中泰山介乎其間此
載通論也然諸史以誤閱覽博物之君子析
馬
史記天文書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虛危青州
燕齊之
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禮儀在
星占於房

正義曰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角亢鄭之分野

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箕尾燕之分野幽州

方斗斗女虛危室壁斗女吳越之分野揚州女虛

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

前漢天文書曰角亢氐沆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虛

危青州丙丁江淮海岱一曰甲齊申齊酉魯

前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淄川東萊

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

渤海之高城重合陽南有齊南平原齊

魏太史公陳卓曰泰山角六度

晉天文志曰泰山入角十二度

唐天文志曰降婁玄枵其神主於岱宗藏星

女虛危在子齊分野女虛危玄枵也循岱藏衆

之陰其地得陬訾之下流其象著焉天津絕雲

之陽凡司人之星與群臣之錄皆主虛危

在戌魯分野奎婁降婁也循岱藏衆山之陽在

齊下流婁胃之墟

宋天文志曰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

為青帝司春司木司泰山

宋中興天文志王奕曰泰山入角十二度馬端臨

象緯州郡經次並同

天原發微曰天下山分為四條上應二十八宿負海

貨殖所阜之圖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

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此負海之國也

通志曰山東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自北正

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則山東其當山河之論而

得升降之中乎

得升降之中乎

汪子卿曰按山東通志引晉書言循岱嶽衆山之陰

主虛危循岱嶽衆山之陽主婁胃引唐書言濟陰

齊魯主心房氐蓋我

朝清類分野攬二書之說以定星野之次而通志因

之夫以心房氐言岱猶為近之乃若虛危北宿也

婁胃西宿也而可以東方言耶又按古天文圖書

降婁魯分也玄枵則吳越揚州之次也歲星十

歲周天非有定位而唐志云云圖復云云要亦

謂其神主岱而非經次之謂邪夫王莽時
璿璣不可不知而亦不易知也故今志以王莽
端臨為正而餘則傳疑以俟夫明於占安者

岱史第三卷形勝考

叙曰易考形勝也考古今之誦說手泰山者也夫自有天地以來形勝無如泰山故自有書契以來詠說形勝者亦無如泰山乃其始經見則虞典岱宗兩言耳夫虞典凡微皆以方位言惟泰山不言方位而言岱不言微而言宗固謂夫出震配乾萬物始代儲坤緇巨五微推宗其形勝甲於普天之下無兩也嗣是而詩稱魯膺禮稱充鎮爾雅稱東微則舉其一方所推重而極言耳他若子史百家佛經道錄奕奕相屬炫句玄詞所謂天孫神房洞天福地與夫金殿玉几之說最不可窮詰然古人於搜神紀異稗官野史亦所不廢也世即有善言形勝者或未能越此故舉凡見聞所及併編錄之以備參考迺其寒暑之候迺異於下方里至之遙艱難於躋陟俱世所欲聞者宜不厭於鑽贅云

舜典曰岱宗 按五經通義云岱宗言王者易姓受命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群微之長

禹貢曰海岱維青州 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按

書註云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又云岱之陽齊東為徐岱之北齊東為青

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膺 按說苑云山者宜也言宣氣生萬物也泰言高大之至也爾雅云右陵泰山或云泰者太也謂天地太和之氣發舒於東方也

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兗州其鎮曰岱山 按鎮言其重也

爾雅曰河東岱 又曰泰山為東嶽 又曰中有岱

嶽與其五谷魚鹽生焉 按詩註云嶽言山之尊也東方主天地生氣以方位別五嶽是為天之東

注 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耳

漢官儀曰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窓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閭東巖為

長三丈所又東南名泰觀泰觀者望見長安星
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里
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北山南有廟悉種
栢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小門
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

後漢書曰光武封泰山雲蓋成宮闕

道藏書曰泰山周迴一百六十里時五十步四面各

四百里

郭璞書曰泰山在秦高縣西北從山下至頂四十八

里三百步

山海經曰泰山環水出焉東流注於海

法苑珠林曰泰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體皆

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若或

污慢則泉縮焉蓋有神明以宰之也

魯輦二堂記曰泰山之北水與齊之東南諸水西北

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栢崖

蘇東坡送楊傑詩序曰無為子嘗秦使登泰山絕頂

見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
帶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
如大玉鑿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台之頂
曰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列外乃為大
海泰山有日觀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者觀月
於已沒也長安觀者西望秦關諸山也越觀也
南望會稽諸山也衡山有之

觀不遠泰山者當外信也

岱宗記曰梁父長白二山為泰山輔微

通志曰濟南諸山其北麓也兗州諸山其南麓也

齊海上諸山其左翼也河東諸山其右翼也斯

為泰山矣乎迺若山南則有漢武遺栢天門則

五大夫松絕頂則有秦無字碑懸崖則有唐開

元斯則泰山古蹟之最優者

泰山古蹟之最優者

泰山古蹟之最優者

樸聞錄曰泰山名蓬玄太空洞天大帝所居其高曰千丈環一千里

五嶽記曰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仙女九萬人山周迴二千里在兗州奉符縣

福地記曰泰山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之府

列仙傳曰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其中金床玉几

尸子曰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之孫也主召人

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乃天帝之孫群靈之府主世界人民官職生死

賤等事

堪輿家曰泰山之麓水流乳林獨茂蓋指泮濤

洗汶新而言吾夫子之生也豈偶然哉是故其

也曳杖之歌泰山自任公姓振振世祿罔替則

靈之為於孔氏者其有窮乎

謝覽曰嘗臘月衝雪登嶽至御帳雲烟模糊至

於國靈府為山腰猶有雲霧

冬春之交諸崖谷出烟霧寒其地高

頃則靄靄蒙覆盡失山形山霽溪壑林木又樓

簷牙凝結冰花珠聯粉綴如畫 嘗於春時晨

山半雲布平密絢爛一色宛然倒看天宇 四月

以後山多蒸濕不可居 五六月亦寒未必綿肚

必炕早暮如深秋遇夏時暴雨兩山半風激雲湧

聲電光皆出其下隱約見麓地白波沆瀣如海

忽雲升嶽巔則上下皆雨 人飲諸崖水多瀉

泉是白鶴泉五龍泉數泉皆湧元君祠前

一泉永滴如珠晝夜出一角許其味甘

<p>水簾洞 在鳳凰山</p> <p>見今創建移亭</p> <p>乾最極形勝</p> <p>仙史筆鐫之</p> <p>而雨天下榮</p> <p>公羊傳不榮</p> <p>都師出白雲</p> <p>壺陵絕而武</p> <p>坊南行教達</p> <p>白雲洞 在鳳凰山</p>	<p>壺嶺 在鳳凰山</p> <p>壺陵絕而武</p> <p>坊南行教達</p> <p>白雲洞 在鳳凰山</p>	<p>蠟燭山 在王女山</p> <p>蠟燭山 在王女山</p>	<p>八寶山 在岳頂</p> <p>八寶山 在岳頂</p>	<p>獨秀山 在王女山</p> <p>獨秀山 在王女山</p>	<p>紫雲山 在王女山</p> <p>紫雲山 在王女山</p>
<p>鳳飛嶺 在岳頂</p> <p>鳳飛嶺 在岳頂</p>	<p>黃嶺 在岳頂</p> <p>黃嶺 在岳頂</p>	<p>青嶺 在岳頂</p> <p>青嶺 在岳頂</p>	<p>八寶山 在岳頂</p> <p>八寶山 在岳頂</p>	<p>獨秀山 在王女山</p> <p>獨秀山 在王女山</p>	<p>紫雲山 在王女山</p> <p>紫雲山 在王女山</p>
<p>仙山 在岳頂</p> <p>仙山 在岳頂</p>	<p>桃花峪 在岳頂</p> <p>桃花峪 在岳頂</p>	<p>大龍峪 在岳頂</p> <p>大龍峪 在岳頂</p>	<p>八寶山 在岳頂</p> <p>八寶山 在岳頂</p>	<p>獨秀山 在王女山</p> <p>獨秀山 在王女山</p>	<p>紫雲山 在王女山</p> <p>紫雲山 在王女山</p>

迎陽洞	一曰雲洞 二曰雲洞 三曰雲洞	西橫嶺	在岳頂 橫嶺數十丈	石經峪	在岳頂 石經峪在岳頂	普華洞	在岳頂 普華洞在岳頂	呂公洞	在岳頂 呂公洞在岳頂	南麓王	在岳頂 南麓王在岳頂	選觀洞	在岳頂 選觀洞在岳頂	仙洞	在岳頂 仙洞在岳頂	暗人不入	在岳頂 暗人不入	白鶴洞	在岳頂 白鶴洞在岳頂	黃伯陽	在岳頂 黃伯陽在岳頂	金絲洞	在岳頂 金絲洞在岳頂	桃花洞	在岳頂 桃花洞在岳頂																
招軍嶺	在岳頂 招軍嶺在岳頂	明月峯	在岳頂 明月峯在岳頂	仙臺嶺	在岳頂 仙臺嶺在岳頂	思谷嶺	在岳頂 思谷嶺在岳頂	長城嶺	在岳頂 長城嶺在岳頂	井仙嶺	在岳頂 井仙嶺在岳頂	鬼兒峪	在岳頂 鬼兒峪在岳頂	佛寺	在岳頂 佛寺在岳頂	撒子峪	在岳頂 撒子峪在岳頂	溪里峪	在岳頂 溪里峪在岳頂	石經峪	在岳頂 石經峪在岳頂	普華洞	在岳頂 普華洞在岳頂	呂公洞	在岳頂 呂公洞在岳頂	南麓王	在岳頂 南麓王在岳頂	選觀洞	在岳頂 選觀洞在岳頂	仙洞	在岳頂 仙洞在岳頂	暗人不入	在岳頂 暗人不入	白鶴洞	在岳頂 白鶴洞在岳頂	黃伯陽	在岳頂 黃伯陽在岳頂	金絲洞	在岳頂 金絲洞在岳頂	桃花洞	在岳頂 桃花洞在岳頂

觀音洞	在岳頂 觀音洞在岳頂	普華洞	在岳頂 普華洞在岳頂	呂公洞	在岳頂 呂公洞在岳頂	南麓王	在岳頂 南麓王在岳頂	選觀洞	在岳頂 選觀洞在岳頂	仙洞	在岳頂 仙洞在岳頂	暗人不入	在岳頂 暗人不入	白鶴洞	在岳頂 白鶴洞在岳頂	黃伯陽	在岳頂 黃伯陽在岳頂	金絲洞	在岳頂 金絲洞在岳頂	桃花洞	在岳頂 桃花洞在岳頂	招軍嶺	在岳頂 招軍嶺在岳頂
觀音洞	在岳頂 觀音洞在岳頂	普華洞	在岳頂 普華洞在岳頂	呂公洞	在岳頂 呂公洞在岳頂	南麓王	在岳頂 南麓王在岳頂	選觀洞	在岳頂 選觀洞在岳頂	仙洞	在岳頂 仙洞在岳頂	暗人不入	在岳頂 暗人不入	白鶴洞	在岳頂 白鶴洞在岳頂	黃伯陽	在岳頂 黃伯陽在岳頂	金絲洞	在岳頂 金絲洞在岳頂	桃花洞	在岳頂 桃花洞在岳頂	招軍嶺	在岳頂 招軍嶺在岳頂

三天門

不附之題

後土廟內
多掘水溝

雙河上

<p>飛龍泉 在石門山 明流注池 中 封家池 在石門山 泉之下 通白鵝 會洋水南流 十里曰大沈河 縣北以達漢河</p>	<p>龍泉 在石門山 泉之下 通白鵝 會洋水南流 十里曰大沈河 縣北以達漢河</p>	<p>明書 在石門山 泉之下 通白鵝 會洋水南流 十里曰大沈河 縣北以達漢河</p>	<p>西溪 在石門山 泉之下 通白鵝 會洋水南流 十里曰大沈河 縣北以達漢河</p>	<p>中溪 在石門山 泉之下 通白鵝 會洋水南流 十里曰大沈河 縣北以達漢河</p>	<p>鷹愁澗 在十八盤 下 通白鵝 會洋水南流 十里曰大沈河 縣北以達漢河</p>	<p>技書澗 在十八盤 下 通白鵝 會洋水南流 十里曰大沈河 縣北以達漢河</p>	<p>三溪澗 在十八盤 下 通白鵝 會洋水南流 十里曰大沈河 縣北以達漢河</p>	<p>分地東西 如月 鐙鼓 如月 鐙鼓</p>	<p>如月 鐙鼓 如月 鐙鼓</p>
---	--	--	--	--	---	---	---	---	--------------------------------

<p>代宗坊 在石門山 正光明 高老橋 在石門山</p>	<p>一天門坊 在石門山 天下奇觀 聖仙橋 在石門山</p>	<p>孔子登臨處坊 在石門山 天下第一 激玉橋 在石門山</p>	<p>高老梅坊 在石門山 至始奇檢 玉母橋 在石門山</p>	<p>水簾洞坊 在石門山 龍動字石屋 此第一</p>	<p>迴馬嶺坊 在石門山 大夫松范石吳 漆河橋 在石門山</p>	<p>黃峴嶺坊 在石門山 處士松劉宗岱 河津</p>	<p>二天門坊 在石門山 至此又奇 金銀橋 在石門山</p>	<p>迎天坊 在石門山 飛泉瀑布 勒字石崖</p>	<p>小龍谷坊 在石門山 勒字石崖</p>
--------------------------------------	--	--	--	------------------------------------	--	------------------------------------	--	-----------------------------------	---------------------------

大龍峪坊 <small>脩建同 馬老橋</small>	十八盤坊 <small>脩建同 馬老橋</small>	白雲洞坊 <small>都御史 李藏建</small>	蓬玄坊 <small>脩建同 馬老橋</small>	濟世坊	安民坊	勅建碧霞坊 <small>都御史 李韓建</small>	井中坊 <small>應順等 修建</small>											
至此愈奇 <small>馬老橋</small>	風濤雲經 <small>石屋</small>	雄峙兩間 <small>立石</small>	門外	俯瞰六合 <small>立石</small>	山河一覽 <small>立石</small>	海月奇觀 <small>立石</small>	峯東南絕壁	岱北泉區 <small>立石</small>	黃華洞石壁									

低史第五卷疆域表

叙曰表疆域者何表低宗所隸疆域也隸於州邑而郡而部也夫低宗秀挺六合靈應八挺遼青萬形儲峙千古豈一疆一域所得而圖乎然自古錫土姓以立國制地域以撫封必恃名山大川為之界焉是故禹貢九州之域海岱維青周禮山鎮之崇兗州曰低此疆域所由始矣秦漢而降建牧分州劉裂土境廢置凡幾漢之秦高唐之乾封宋之秦符皆以邑名於低址者也

皇明定鼎燕冀惟低宗較諸撥獨邇雄據東夏居皇畿若拱辰然而漕源國計亦維茲攸賴所謂遼東磐石之宗其在斯與低址不以邑而以州俾奉政祀而州以泰安名有以也夫茲備錄古今沿革并其年數而為之表如左方

周	夏商	唐虞	朝代	郡	州縣
兗州	青	青	兗州		
兗州	兗州	兗州	兗州		
兗州	兗州	兗州	兗州		

戰國	秦	西漢	東漢	晉	南北朝	隋	唐	宋
齊郡	齊郡	兗州部	兗州部	兗州部	兗州部	兗州部	河南道	京東西路
齊郡	齊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兗州魯郡	兗州魯郡
博邑	博邑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兗州魯郡	兗州魯郡
博邑	博邑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兗州魯郡	兗州魯郡
博邑	博邑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兗州魯郡	兗州魯郡
博邑	博邑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兗州魯郡	兗州魯郡
博邑	博邑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兗州魯郡	兗州魯郡
博邑	博邑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兗州魯郡	兗州魯郡
博邑	博邑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兗州魯郡	兗州魯郡
博邑	博邑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泰山郡	兗州魯郡	兗州魯郡

<p>金</p> <p>山東西路</p> <p>泰安州 大定二十三年 置泰安軍為州</p> <p>泰符縣</p>	<p>元</p> <p>山東東西路</p> <p>泰安州 加上泰山天齊 大生仁聖帝</p> <p>泰符縣</p>	<p>皇明</p> <p>山東布政使司</p> <p>濟南府 洪武制不加泰山封號正名稱東嶽之神</p> <p>泰安州 省奉行縣並入州</p>
---	---	---

低史第二冊諸字號目錄

明賜進士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管理長蘆

東鹽課蕪管河道嶺南譚權 裁發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據章廿一驥 校閱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西浙查志隆 編輯

卷之六狩典紀 附封禪

唐虞

夏后氏

周

秦始皇封禪刻石文 李斯篆

漢武帝封禪詔 同馬通封禪書略 班固白虎通略

光武却封禪詔 封禪刻石文

章帝 安帝

魏明帝

隋文帝却封禪詔略

唐太宗却封禪議

高宗封禪玉牒文 附封禪文 路賓王為新州父老

玄宗封禪玉牒文 御製序銘

宋太宗不允封禪略

真宗封禪玉牒文 附封禪文 御製序銘

皇明永樂却封禪略 王五題却封禪頌

附歷代儒臣封禪論

漢司馬虎

梁許懸

宋胡致堂 章俊卿

明丘濬

卷之七望典紀

唐虞

周 附帝

秦

漢高祖 武帝 宣帝

光武 章帝

魏文帝

晉成帝

梁

後魏恭文

唐武德貞觀 開元加徽王號并祭祝

天寶

貞元

宋真宗加泰山帝號碑銘晁迥撰 金元

皇明洪武告文 徽號制 御製泰山文

永樂告文 宣德告文 正統告文

景泰告文 成化告文 弘治告文

正德告文 嘉靖告文 隆慶告文

萬曆告文

附歷代諸臣祀祝

魏高允

宋歐陽脩 曾鞏

皇明臣陳鳳梧 許應元 楊維聰

盧問之 端廷叔 鄭若

王忬 沈應龍 朱衡

馬薦 雍焯等 段顏言等

張鑑 傅希摯 陸樹德

李輔 李戴 查志隆

以上序世次而不序爵皆書姓名例

六卷狩典紀

曰曷紀乎狩典也紀帝王時巡之大典也而

夫封禪者何紀其變也亦紀夫當時在之侈臣之

以示儆也夫五載一狩於虞書十二年一巡兗諸

周制時維仲春則生長之月岳維嶽則生養之方

于時坐明堂朝群后考覈其政令凡以爲民也豈假

後世人王琢石銘山以夸大其業況金縢王以徵福

於神靈樂戰民千乘萬騎而撰云七十君之故事

秦漢以來卽所稱英君亦不免焉卓哉

昭代豈非超越千古者哉余茲附錄前代封禪

二而終之以先賢正論俾觀者得以考證焉

宣統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

后氏因之

宣統二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行至于岱宗

宣統二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行至于岱宗

宣統二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行至于岱宗

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

衛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石

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

其封爲五大夫碑梁甫刻所立石

李斯篆刻石文 今存二十九字詳見遺蹟記

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海之

內莫不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人庶蕃息天祿

永得今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訪二十有六

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益盛

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

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願

勿卑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風興夜寐建

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遠遠近畢現咸承聖

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格內外靡不

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上夏四月登封泰山

明堂詔朕后眇身承至尊在親焉惟德匪

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

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

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然

父民田租通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

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

戶半酒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行用

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

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

呂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

修封丙戌禪石閭

征和四年春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

司馬遷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

者矣未有睹符瑞是而不臻升泰山者也

山禪梁父者七十一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昔無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封泰山禪云云
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
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學封泰山禪云
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
禪云云啓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杜首
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遇狐
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
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
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
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泰北里之木所
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禱也東海致
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
至十有五馬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
藂生鵲巢數至而欲對禪毋乃不可乎於是
公乃止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
湯姓而王封泰山禪手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

夏三傳之書蓋難言之秦始皇即位二十三年
初郭峰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
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
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
絁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此
絁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秦
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
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
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太
樹下諸儒生既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
風雨則譏之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
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
始皇曰始皇之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
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今上自符璽與公卿
諸侯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
采封禪尚書周官玉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
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上於是乃
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

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
通欲效黃帝以上接神仙遂萊高世比德於
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不能辨明封禪事
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聘上篤封禪祠器亭
儒書罷諸儒不用三月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
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令諸儒及方士
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
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
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禪丈二尺高九尺其

則有王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
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展禪
山下趾東北肅然祭后土封禪祠其後若有光
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
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
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修五年之禮如前
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趾南方方士多
言仙閭也故上親禪焉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
神泰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靈

神者見其表裏後有君未付以實焉者祖
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班固白虎通畧

王者易姓受命而越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美
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
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必
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

高報天附梁甫之趾故報地明天地之所
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者高者加高也者如履
曰封者金泥銀純或曰石泥金針以印
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
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於梁甫
三皇禪緯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告有德者
禪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壽丘者壽丘

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告于天必也於
宗何明告易姓刻石紀號告自紀于百王也
天報之義也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
封泰山也

光武皇帝建武二十一年十月東巡狩至於岱宗
三十年群臣上書請封禪詔曰即位三十年有姓
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妒於旋何
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禪仲非之若
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謾必無今尤由從
群臣不敢復言三十三年帝復讀河圖會昌
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按索圖
識文言九世封事梁等列奏乃許焉永元封故事
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累壇玉牒王
金泥及石檢度數帝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
禪故詔梁松因故封石空更加封而已松疏
可二月至泰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將工先
刻石辛卯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四月己卯
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

光武刻石文畧

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
柴望秩于山川偏于群神遂親東后從臣太尉
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護賀二王之後在位
孔子之後變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
河圖亦俗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
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
省得中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數偽不明
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狩當天地扶九崇經之
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
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雖書甄曜度
經鉤命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
後裔堯璽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禹足家宰之權
勢佞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
自立宗廟廢祀稷養亡不付血食十有八年楊
休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
里元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
犬之聲皇天聰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

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

蓋得居關田安南宅書同文車同軌入同倫

與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碑維

其後年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至三皇二柱

死於冬修職復于篇典在位三十有五年六十

有一乾乾日晏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

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聽允明怒皇帝唯

河圖雖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泰山甲午禪于

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隆一字雲手後見

從臣郡守服尹咸蒙祉祿永無極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東巡狩柴告岱宗幸奉高

五帝于汶上明堂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柴告岱宗

明帝東巡狩凡三至岱宗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

或賜穀帛

文帝開皇九年朝野皆請封禪詔畧曰以薄儀

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今後言封

宜即禁絕十四年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公

等創儀注既成帝親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

之但當東巡因祭泰山耳

太宗貞觀初羣臣並請封禪唯魏徵以為不可

六年文武官以初平安廢盛德被於海內又年

屋登表封泰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

禪為盛事頗奏勸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

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於堯舜

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益

昔秦始皇為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

言無假封禪且禮云掃地而祭以表至敬

登高山封三尺土也宋雋納微言而藩臣猶

表勸請十五年東幸至洛陽而羣臣見乃止

高宗麟德二年幸東嶽封元平正月封泰山

于社首以皇后武氏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

獻其帷帶繡繡群臣皆望多竊哭之

王牒祝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收昭告于昊天上帝有

顛危數窮不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臣

而救黎元賜玄主而極沉溺太宗功宏鍊石
宇於再慶業壯斷盤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
恭水積慶家得崑山巖嶠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
祧新降聖字是今謹告成東岳歸功上玄大覽
克隆鴻基永固發靈萬姓陶化八紘

路賓王為齊州父老請陪封禪文

圓天則象紫宮通北極之算大帝凝圖玄猷暢東
巡之禮是知道隆光澤既輯玉于雲臺業紹經
必塗金于日觀伏惟皇上乘乾握紀纂承之重

光御極登樞應千靈之累聖誕得河汾五老階
文于帝朝海薦四神奉冊書于王會瑞開三脊標
治五雲既而緝總章之舊文紹辟雍之故事非煙
翬戟移王釐于梁陰若月承輪秘金純于仙巖臣
等質均芻狗陰謝桑榆幸屬光鏡多輝昭餘光垂
連石軒圖廣運追盛禮于擬金然而鄒魯舊邦
滿遺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稱一轡之封境接青
俯瞰獲麟之野山開翠岵斜連辨馬之峯豈可
緩下遺亡頓隔陪封之禮淹中故老獨奏隆

儀是用臨日披丹御壁輪而三舍望雲紆素
關于九重倘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瑣餘
間以相羅就木殘甍避俗崇而載躍

玄宗開元十二年群臣多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
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於泰山御製御書紀

泰山銘

王聯祝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
運興上德高宗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於論

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
內艱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
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有祿蒼生受福

玄宗紀泰山序銘

勅石嶽道經碑詳見道

朕宅帝位十有四載顧惟不德懼於至道任夫
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心之浩蕩
涉於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衡庶尹交
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揚歲云再熟入用大
辟僉謀倡予封禪謂者莫大於嚴父謂禮莫

得既至人望其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
三 傳成典譯漢制張皇六師震疊九萬
項也前世云泰山為東嶽周官曰兗州之鎮
山實惟岱之孫辟靈之府其方廣萬物之始故
得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曰昔者受命
易姓於是乎啓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厥承
先王茲率厥典實攸報玄天之眷命為蒼生之祈
福曾敢高視萬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場於山下
受群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奠一獻之通神
亦因高崇天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庚寅有事
東嶽賴于昊天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固不異
降夢翌日禪於社首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
神固不咸舉暨壬辰觀群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
符納介福群臣拜手稽首稱千萬歲慶茲歡同陳
誠以德大叶度彝倫攸叙三事百揆時乃之功
萬物由康典入名殖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
萬物之於我錫類萬國時惟休哉我儒制禮我

為天地擾順時惟休哉變夷戎狄重譯來
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雲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
朕何感焉凡今而後做乃在位一王度齊眾法
萬華補註改字謂易士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
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又能以美利利天下事
明矣坤厚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
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
天其曰懿予幼孫克享上帝時若馨香不乃曰
會我之文武曾孫其無錫新命
禋子孫其承之予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
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予前功而後復後患
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心有終上天其知我朕
寧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履無疆之吉儉者崇
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焉如是則軌
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金記後之人聽詞而
心觀末而知本銘曰惟天生人立君以理惟君
命奉為天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戒
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華隋政奄有

天懷宇畫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出高
德施周溥法茫九是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
禹謨心宗衍我安神中宗紹運舊邦維新唐
繼明天下歸仁恭仁南面網緼化醇告成之禮
諸後人緬千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傳者
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
山七十二君或禪社首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
可開祇通文祖光昭舊勳方士虛誕儒書誕誕
帝求仙誣神檢王泰更風為要綱緇儒

岳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八年泰山父老千餘人詣
請東封上謙讓不允中外群臣獻歌頌稱功德
封禪者不可勝計 雍熙元年群臣三上表
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尋以乾元文明
殿災詔罷封禪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
人入請闕請封禪上曰此大書不可輕

臣等又奏儀管及兗州進士孔謂等伏闕陳請
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耆老僧
尼道士四千七十八人請東上闕門請封泰山
詔不允又四表懇請乃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泰
山先是殿中侍御史趙湘請封禪上拱揖不荅王
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世承平豈能
行與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廢羣臣自是常
怏怏他日問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
謬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耻也上令思其

次欽若因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誘示夷狄上曰王
旦得無不可欽若以上意諭旦旦懼而從十月
辛卯發京師丁未次奉高庚戌步輦登山辛亥祀
昊天上帝下闕臺中書侍郎讀王牒文即日還奉
高宮日輪五色雲見先朝以來四方所獻珍禽奇
獸悉縱於山下癸丑御朝觀壇大赦天下改乾封
縣曰奉符改泰山頂曰太平頂

王標祝文

有宋嗣天子臣師敗昭告于昊天上帝運啟大同

受命太祖開闢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耶
等惟冲人玉承列聖一紀于茲四輿來暨玄
殊充六府章示時和年豐群生咸遂會議大封事
中昭事躬涉喬岳對越上玄祈福逮下侑神奉先
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乘其昌永保純錫

真宗御製序銘

勒碑泰隆亭詳見遺蹟紀

朕聞一區宇而恢德教安品物而致昇平此邦家
之大業也考茂典而薦至誠登喬嶽而奉純錫此
王者之昭事也結繩已往茫然而莫知方冊新至

章章而可辨罔不開先流福累洽備休昌
永錫爾類故能禋祀上帝肆覲群后追八九之遐
颺徇億兆之歡心是以武王勤獨夫集大統而
王以之東巡高帝平三猾降天祿而武帝以之
封曩以五代陵夷四方分裂數數九域顧影而
存顯顯萬民籲天而仰訴不有神武多難何
不有文明至治何以復恭惟太祖啓運五極
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積善有始受命無
試于艱難終陟于元后威靈震疊王澤汪濊

不有自永期應濟民於塗炭登物於春臺
昭成湯之甚盛咸宣九德文王之有光於遠
垂裕於後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
孝皇帝洪基載紹景貺誕膺如日之升燭于率
如天之廣覆于群生人文化成神道設教尊賢
德下武後刑金石之音明靈是格帛之禮靈
來同書軌畢臻典儀無闕上玄降鑒虞舜之溫
庶民不知唐堯之於變重熙之盛冠絕千古先
高之文已頌乎成命

人獲守丕構其德不類其志不明弗克嗣興
攸濟屬以陽春屆節靈文錫慶由是濟河耆老
魯諸生啓予以神休邀予以封祀不遠千里來
闕庭朕惕然而莫當彼確乎而莫止俄而王公
牧卿士列校獻封者五上伏聞者萬餘以為景
維新珍符紛委不可辭者天意不可拒者群
意苟違何以謂之順道群心苟僇何以謂之
是正登介立成大禮教諭雖至勸請彌固切

以率干戈以息風雨以順稼穡以登無震無驚
庶既富皆天之賜也宜朕之功歟雖則告成功紀
徽號非涼德之克堪也然而序圖錄茲殊禎非
躬之敢讓也天孫日觀梁甫仙間五嶽之宗萬物
之始升中端始復舊斯在繼絕先志懿範遵已定
之規祇當圖報嚴配肅因心之孝於是詔輔臣以
經筵命群儒而講習給祠祀者罔有不至供朕身
者無必求豐故王帝犧牲朕之所勤也羽儀服御
朕之所簡也精意篤志夙興夜惕誠明洞達顯應
選彰自天垂恩正真親臨於雲馭奉符行事子育
敢怠於政經粵以暮秋之初恭享清廟告以陟配
孟冬之吉慶登代宗伸乎對越奉寶錄於座右左
祖宗以垂侑禮之正也孝之始也乃禪社首厥制
咸若于時天神畢降地祇畢登彤璽可期冀獻如
親其薦也雖斯乎明德其感也實在乎至誠亦復
酌鄧宮之前聞遵甘泉之受計百辟委珮五等奉
璋肆肯施仁舉善勸治稽考制度揀撫風謠文物
聲明所以揚二聖之洪烈歡慶賜所以慰百靈

遠來思蓋又兩儀之範職也廟之餘慶
蓋之介福豈予寡昧所可致焉唯當寤
夜惕厲不自滿假不自逸豫寵綏庶國
群倫以於穹昊之眷命焉勒銘山阿用垂永世
曰節彼岱嶽嶽然東方庶物伊始玄感其章自
受命及始穹蒼燔柴於此七十六王顧惟寡薄
嗣洪猷乾乾兢兢雖休勿休元符昭錫餘慶遐
群情所迫盛則多修前王至顯是月告成伊予
以無德而名永懷養在感於靈重告於用
精誠殊祥疊委幽顯奔馳禮無違者神實祐
封石累刻字山嶠蒸民永泰繁祉常垂
孫奭諫疏
陛下才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
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永旱作沴饑
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曰今之好
以先帝嘗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
平治朔西取繼遷則未嘗一謀畫一策乃
舉和於契丹國無益息於宗室

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
艱難之業為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
也

徽宗政和四年兗鄆濮開德興仁顏昌府鄭州廣
濟水與黃筆上言父老欲詣闕請皇帝登封詔却
之時蔡京當國封禪以文太平願具金繩正
論及見請封禪者四十餘艘雖其言以十萬
計他皆得是然不果行

永樂間太常宜獻頌請封泰山

成祖文皇帝却絕之王直題卻封禪
禪頌蒙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傳
也昔

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
下功德盛隆則必興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
於萬世今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聖
神功古無與讓而乃封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
之盛請命禮部行之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
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不許公聞之曰此

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慮為
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君良臣所以開而
行之美作此詩以獻

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為百千
之明監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封禪
卒不行君子之尊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
彼秦皇漢武肆其後心以竄擾上下天地厭之顧
乃以是為說此為邦者所以遠佞人而公之所深
慮也

歷代儒臣封禪論

漢司馬彪曰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
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
之王巡狩則有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
封泰山本因好仙信方士之言及造石檢即封
事也天道質誠約而不費故独用檢器用陶匏
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夏少康
宣王由盛復興不聞改封先武欲因孝武故封
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意既封之後宋

禘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作蓋亦誣神也
且帝王所以能大著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人
聞其在封矣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
壇至秦皇漢武始用石檢袁宏曰夫揖讓受終必
有至德於天下征伐受命必有大功於萬物是故
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
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
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
禘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前古
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自
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
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章增修
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政物者也夫神道真
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籍用白茅黃
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
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梁許惠曰舜崇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

俗決云封于泰山考緯續燒禪于梁甫刻石
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
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安亦甚矣
若聖王不煩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
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
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

梁朝敕書曰緯書本原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
著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幽明之故非知
道者不能識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聖
所以載道雖有緯書識記屏而不用則庶乎
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於柴燎而來之者也詩書
紀巡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岱宗陟其高山
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為高無則于
郊而垓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
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今此則清矣
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為二事則傳者之失
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畧不經見
是事乃天下國家之感與堯舜禹湯文武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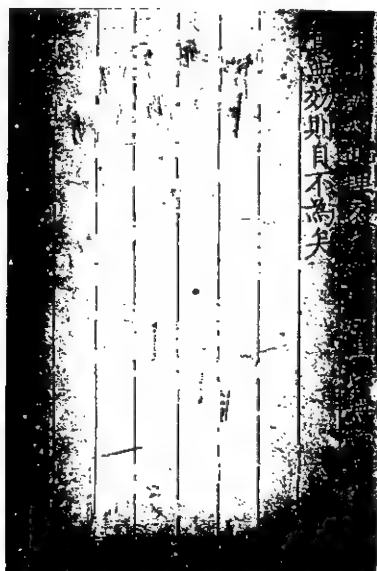
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啓書
莫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
過舉而不得聞也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
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
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
傳聞暴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
稽古之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
其侈心千乘萬騎巡狩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
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議後世彼異
之資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
之意推廣其義以答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
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缺壞之有
董俊卿曰以封禪為非古者王仲淹也以封禪為
不經者李泰伯也以封禪為不足信者蘇子由也
失六經無封禪之文帝王無封禪之事者是文者
管仲疏其源史遷浚其流季仲推其波張說助其
瀾侈是事者祖龍虛其煙孝元封其爐隋帝燬其
膏炎宗烈其焰是封禪之典惟以肆情示誇也

之以六經之明文實之以帝王之實迹則後世
咸滋甚且云云一山也或以為在東山或以為在
蒙陰亭亭一名也或以為在牟陰或以為在鉅野
社首一地也或以為在鉅野或以為在博縣則服
虔晉灼應劭之論不同既曰伏羲神農禪云云又
曰三皇禪經緯曰帝堯堯禪云云又曰五帝
禪亭亭既曰為禪會稽湯禪云云又曰三王禪
肅則管仲孔頴達之說為不一紛紛異議遂無
證唐虞三代果有是乎七十二君果足信乎故
是事六經遺文豈應不載吁安得仲淹泰伯子
與之議封禪之非式
馬端臨曰按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
心乎而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為古受命帝王未
嘗不封禪且引管仲荅齊桓公之語以為古封禪
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俱有之蓋出於齊魯
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
言為正
野翁詩話唐實庵冬夜寓懷寄王翰林詩云

霜蕪葉下枝幾回吟斷四愁詩漢家若欲論封
須及相如未病時按史記天子曰相如病甚可
悉取其書使所忠往相如已死妻曰長卿未死時
為書一卷曰有使來求秦之言封禪事所忠以奏
天子異之夫封禪秦漢侈心既非古禮而相如至
死不忘缺謏夫豈忠臣而庠以自比或以比人此
唐儒之陋也韓退之亦上表勸封禪又數自謂希
相如退之儒宗猶爾如庠何議焉

明立濬曰封禪之說詩書禮典畧不理見舊唐書

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衰安危興廢湯文武成熒
致太平安得閑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何
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於長生不死為國至於
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為之者縱為
然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服食藥
徵求鬼神而後致之也是故明君永年莫若寡
延國祚莫若愛民寡欲而至於全其天愛民而
於過其曆誠有是理亦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
甘心於不賞之費而行封禪之禮者似有



儀史第七卷望典紀

叙曰曷云平望也帝王祀事之稱也紀之者何
以崇禮也夫國之大事惟祀祀之大事惟天地與
嶽而岱惟嶽首帝王符望必先焉於禮豈弗崇重哉
然虞書望祀而曰秩周禮四望而曰秩視三公蓋則
於天地也無用越禮以為媚也降及後世飾縉紳
唐則稱王宋則稱帝駭符秦策瑤壇雲臺輟翼幸鄉
神而微之福顧不思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以此
媚之免尊乎哉

高皇帝稽古制祀典先正其名號曰東嶽泰山

而郊壇而違告而禱賽一切秩之以禮與帝典王

同符列聖承之昭然成憲可為萬世法若夫公卿

執事有事於祀者凡以為國為民也例得附錄焉

唐虞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崇望秩于山川

周天宗伯以血祭祭五嶽小宗伯四望五嶽

視三公見周禮

周公封于曲阜伯禽為魯侯遂得主泰山之祀

魯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

三望見春秋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祭

魯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敗卜牛牛不

乃不郊猶三望同上

季氏據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秦始皇即帝位三年東遊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

八神之次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八神之祀莫如

所起蓋周之先王行之始皇因之及秦封禪亦自

泰山

高祖至武帝時泰山屬濟北王境內自奉祠元

元年王以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然後天子

領祠元封五年帝至秦高修封祠泰山其後五年

一修封凡五祠焉

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制五嶽常祀禮皆使者持

節唯泰山與河歲五祠餘皆三祠

光武中元元年定於郊祀五嶽建武三十年

帝却封禪之議幸魯還祭泰山 三十二年

帝舉封禪祭天於泰山下南方又以一特祭
祠泰山慶吉祠泰山

黃帝元和二年二月辛祀泰山 風俗通曰岱
廟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
常

文帝黃初三年祀五嶽

成帝咸和八年立北郊五嶽從祀

今郡國有五嶽者置宰祀三人以孟春仲冬祠

後帝立五嶽廟於泰山祀之泰成建武同

金嶽焉

孝文帝祭岱嶽文曰造化氤氲是生二儀玄黃

闢山川以離四流含靈五嶽包祇并蕪方象出

望義岱宗崇梁甫盤嶺青丘磻嶠春趾鬱澤

生庶類啓光品物上敷神工下融靈秩載協化

四氣以溢百王錫成莫不茲室

唐武德員觀制以五郊迎氣之日祭五嶽又祭東

於兗州

玄宗開元初五郊迎氣之祭如舊制祝文開

三年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等

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

神也五嶽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

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

有名數請別立齊祠玄宗奇其說勅五嶽各置

君祠按今道書齊嶽太靈倉光司命真君云

開元初定齊嶽祭儀祝曰嗣天子其謹遣某官某

昭告于 齊嶽岱宗惟神贊泰萬品作鎮一方

因泰始謹以玉幣犧醴齊泰萬品明焉東

天寶元年七年八年皆以歲豐遣官祭五嶽

德宗貞元二年詔太常卿裴郁等十人各就

祭嶽讀

初祭東嶽泰山於兗州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禮畢詔加號泰山天

王為天齊仁聖王 五年加上曰天齊仁聖

學士晁迥撰天齊仁聖帝碑銘今存嶽廟

兗州

臣聞結率為山，層無疆之厚載，升名曰嶽。素
之崇丘，至若根一氣以混成，婉四時而有出作
東夏，寔惟岱宗，辨乎五方，設位冠配，天之太薑
八卦，建標當出震之區，遠深連空洞之宮，翕習
神靈之府，夫其魁甲良象，握制坤軸，嶢嶢礧礧
崇若光天，門路界於鬻倉，日觀勢臨於杲曜，列
遼迹存棲真之石，間永命儲休，閱與齡之金匱，列
殖百卉，函育庶類，畜泄雷雨，吐納風雲，封之所
合元符，登之所以小天下，近嶽梁柱，遠屬衆

化權蓋順貞之壽域也。古先哲后，誕膺駿命，披
圖稽帝文，告成功，申人報，昭姓考瑞，刻石紀號
無懷氏迄唐明皇，登封展采，布在方冊者，罔不
茲矣。開元十三年，始封神曰天齊王，禮秩加三
一等，綿歷五代，寂寥無聞。爰暨皇朝，勃興嘉運
百姓與能之望，應真人革命之秋，太祖皇帝，總
英雄鞭撻宇宙，勤勞四征，削平多壘，方混一於
中，太宗皇帝，恭隆洪緒，建皇極於際道。

天人及統懷於海內，然而艱難創業，繼
崇奮炎將底績，而未暇開先遣太知，昇世而有
年，惟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欽明上聖
孝皇帝陛下，承鼎定之基，格孟安之世，顯仁以育
物，廣孝以奉先，宣洽重熙，財成庶政，弭息戎旅，撫
柔要荒，乘國步之密清，宅天衷於醴粹，因之以豐
懋加之，以阜康，席慶宗廟之重，游心帝王之術，長
壽遠御，大道坦夷，天衢於是乎嘉亨，德教於是乎
新被，載且載于建，尊朝聘，聖朝

幽隱請求，典禮包舉，藝文接千歲之統，可炳
封祀，當萬物之盛，宜昭告於神明，然猶務謙
益光體，健行而不息，冲晦藏用，淵默思道，俄而
休震動上帝，顧懷真跡，游臻靈心有懷，總集
覺悟，烝黎踰金簡王字之文，等河圖洛書之
是秘檢發為蕃瑩，露開榮普天受賜，新建
號易通色之名，茂昭降祥，聳動群聽，是時東
老漢闕廷以上書，帝曰：「朕聞之，」

考古之道煥發於前之儀鼎攬固辭不預
以增獲載之高厚揚祖宗之純懿也儲峙供億
出於縣官經略營繕不煩於民力大中祥符元
冬十月具儀制嚴仗衛陳屬御臚介立齊心服
泰符行事群司奔走百禮修明集巖巖之巔凌顯
英之氣壇壝清肅牲毼純備玉幣式叙樽彝在列
真獻克謹噉繹用張晏姦交三神之歡陟配崇二
聖之位舉權火升高閣示理續以環觀建雲臺
待是聖首之禮帝來觀焉失無文亦何故事

參用王制著明皇續大猷克集神寶賜寶故自
及宋見象日昭史氏之筆殆不傳綴則有非烟
郁太陽晏溫仙芝無根蘭蠶以含秀醴泉無源
涌而善利靈輝休氣嘉穀奇木鱗介之崇長翔
之品類表異駢出曠代絕倫豈非受職修貢
介福之徵乎人謂是山崇冠群嶽功俸造化斯
詠矣國家稽虞書四巡之首原漢氏五祠之

宜邦典神嚴恭法奉至聖昭明之神靈

之誠為民祈福與國均慶封爵之後復
仁聖天齊王並以形容靈造舉褒崇之禮也名
之義大矣哉化工生物之謂仁至神妙用之謂
聖德顯赫亦云至矣後思嚴飭廟貌彰灼威靈
大匠之職議惟新之制於是命使屬役協展傷
庀卒徒給材用興雲鍾運風斤程土物以致期分
國工而聘藝規畫畫妙樂勸志勞踰年而成不
于素棟宇加宏麗之狀像設貢端莊之容凡所

圓首方足式歌且舞猗歟間歲順動煜煌景
皆擬聖明之述作從英茂以飛騰灼叙慶靈奉
殊脫紀諸盛節悉以命篇布日星之華配雲雨
潤並刊鳳藻散詩葩猗猗洋溢之頌聲垂極
能事而志求象罔順拜控峒關衆妙之門廣列
之宇非止卜永年於郊廓是特納雅俗於垂
也又以太一五佐本并天太寧五鎮本乎地

之勤茲在可齊特專刻饗威加帝號由是

山之神曰天齊仁聖帝乃命案馳造之東僞
名之異位經地經始列建五嶽帝官以中崇
禮焉御製神誌詔中書召侍從之臣輸以制
之意見大聖文之授策以為代鎮之大輔于
祇勤植之所番息原源之所滋液至靈宅宅陰
攸司鍾戩穀而有徵繁黎元之是賴舊史具載
王式瞻著冊封之典嚴祀祠之禮增奉邑之數
樵蘇之禁皆以仰不測之明威顯無方之妙迹也
唐虞曰帝商周曰王夫商周之王爵人臣而有
唐虞之帝奉神道而何疑况其容衛等威冠裳制
度極微數以宿備宜明艷以相符因而成之禮
達者願延景祐普及含生至于哉聲動霄解無
唐大坦然明白之理沛然利澤之德曲成司牧
臻富壽有以見聖人之情矣遂誌勒石編之於
歲廟庭從近臣之議也是歲冬並命使分詣
擬定吉日飭有司備潔法服御朝元既禮

作而臨遣之持節受冊爰見相繼次叙而出
如堵且嘆文物聲名之盛未嘗有也使者奏
事率十素期於務宏觀夢超千古矣越明年詔五
臣撰神誌碑於嶽廟而臣浸漬皇澤涵泳清微
偶集鳬鴈之行遂塵龍鳳之署預承綸旨豫
音曷勝眷獎上以慶幸宣明盛禮切奉冊於泰城
湖色貞珉玷彌文於魯嶽荷輝榮之綱壺愧才學
之空虛燥吻濡毫謹為銘曰節彼泰山蟠巨大東
一氣經神五嶽推雄勢并鳬鴈秀出龜蒙絕起
表目為天中高摩霄極俯瞰揚谷神策期秘昌
可卜物性鍾仁民居獲福膏邦是常感德在木
靈淵府三宮洞天樓丘真隱玄童列仙白鹿方駕
飛龍命篇祀其勝境幾乎大年嶽長曰崇歲父曰
岱仰止巉岩與茲持載壽域既優神聰有齊禱祀
誕隆寅威如在千載興運八紘開基武功勳定文
教糾熙封禪縉典祖宗制宜逮夫聖嗣方畢宏規
惟帝奉符惟神佑德茂績其嘏皇猷允塞嘉應
臻鴻禎肇則元元豈衍元元茲息於赫靈廟空

改作俾受全模協心董役費資庀徒
時雷動星數大虞咸新群黎改觀輝煌觀
時際輪奐肅穆威容清八宗欽修允宜勝靈
贊功懋天作從雲游式諸民至昭報神休燦
斯萬可垂傳無忘光光上陳宗天帝之孫獲
升

每歲御署祝版命守臣侍祠

至元二十八年加上泰山天齊大生聖帝歲

遣官祭微祠

皇明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

皇帝制曰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宇靈秀生同
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觀蒼海察地利以
安民主祝曰泰山於教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始如
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先駟海內鼎
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有神
佑削平暴亂正位稱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
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褒予既青特脩祀儀

有歷代之封號是寒微許之再三畏不敢效
神與穹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
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受命於天后土為人君
者何敢預焉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者其
依特祭神惟神鑒之歲春秋三仲月泰安州祀禮
先王祭一日
御製岱山高文曰岱山高兮不知其幾千萬
齊魯兮亦不知其幾千百里影照東海兮巍然而
柱天益於民庶兮興雲吐霧神龍出乎其間降祥
則計靈壽扶松新佳歲則滂沱通於海神以則

坤之所載世之山首岱山也至如陽谷之東方或
登峯頂時聞天聲萬嶺岱山之高也哉柱天之勢
其可云乎俄而風生萬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石
川倏忽電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至則
靈百備神之造化如此少時風靜雲收斂帶身
又百川之清泰其岱山尤其高哉其不松也然而
地而生倚丹崖而長松之所以長壽不北丹崖
而壽何何蓋由太古之歲月以至下今

擁丹崖而奠高嶺秀丹崖映蒼松而垂色
帶雲樹之杪鶴並日觀之東鵬鵲盤旋乎深谷
扶搖不可得而昇峯於戲登泰山而小天下越
海而渺江湖信哉

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八月丁未朔

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八月丁未朔
說違曹國公李文忠道士吳永興鄧子方致祭
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荷上天后土之眷命蒙神
之效靈以致平群雄息禍亂君主黔黎於華夏
金甌夷復今特手申國寶寧獻神之祀告

古之君言之則君為民而神為有者
於斯之際有望於神而後者有巡狩於所在而
蹙者今予自建國以來十年于茲國為新造民
初安是不得親臨所在而祀神也特遣開國忠
李文忠道士吳永興鄧子方以代行奉犧牲
帛於祠下以報效靈自今以後歲以仲秋詣祠
祭惟神鑒之尚饗

洪武十一年遣道士吳永興官行甫告曰惟
神方滋輝秀后祇主司生民厥功尤大特

當報祀特命使者奉犧牲祀常設致祭
之尚饗

洪武二十八年遣神樂觀道士樂本然國子監
王濟祭曰昔者元運將終英雄並起民患兵殃
予亦與群雄並驅輯兵保民上帝默相山川靈
效靈所在必克轉戰五年餘方乃兵偃民息衆
生生之計天下太平二十八年矣今洪武乙亥
月間廣西布政司報蠻夷酋長龍州趙宗壽奉
表言蠻夷不靖乞北平國興民安與之事本
不聞不覺
途間饑飽勞逸山嵐瘴氣患者有之此兵行之
兵入其境良民受害且大軍所過荆棘不生民
且疑未有不傷者也此其所以告也但欲瘴癘
方化煙嵐為清涼之氣俾珍瘳勉良民安業軍
速回各得完聚以養父母是其禱也然予未敢
告上帝惟神鑒之為予轉達謹告

洪武三十年遣神樂觀道士朱鑑如監生高
洪武三十年遣神樂觀道士朱鑑如監生高

廣山川效靈諸將用命僉兵息民今三十年
發之詠民方安定邇來西南戍守諸將不能昭
仁威但知肥己害人致令諸夷苗民困窮而奮
攻也又或傷戍守善民者予非敢用兵由是不備
已指揮諸將討之進討然山川險遠破方草木茂
盛煙嵐雲霧翁鬱之氣吞吐呼吸則人多疾疫此
行人衆各辭祖父母父母妻子湫隘遠以靖邊夷
以安中夏萬冀神靈轉達上帝賜清涼之氣以消
災戢至是諸夷速歸營壘奉祖父母父母安寧

國是其禱也今年九月二十七日庚午行特
專者帛牲醴先詣神所謹告尚饗

永樂五年遣道士復生監生張禮祭曰北者安
送賊黎李釐及子孫黎倉違克肆暴屢壞邊疆侵
奪思明府祿州等處地方予加寬貸不肯興師明
罪但遣使諭使還地黎賊巧詞支吾所還地多非
其舊還地之後復據西平州又侵寧遠州逼脅
吏士奪人民劫掠資財殺虜男女邊境之民受

安南之公并其言未肯端者勿不

地果年備其款棹于歲遣人貨
而賊稔惡日甚固有懷心于為夫下主視民
安忍不救乃命將出師黎苗非致討志在弔民豈
用兵實出於不得已乎是天后土眷祐徽鎮海
效靈將士奮志賈勇悉掃蕩其孽黨撫安其良
尚念將士暴露于外離其父母妻子山川險阻
里遐遞今天氣炎熱恐嵐瘴鬱蒸起居失調易
感疾于夙夜念此寢食不寧予萬冀神靈鑒予誠

告尚饗

宣德十年歲次乙卯五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戌
皇帝謹遣恭安州知州胡宗欽祭告于東嶽泰
神曰予嗣 祖宗大位統理天下民夙夜倦
為務上祈神靈陰助相什雨暘時順災沴不
百穀用成民用康濟國家清泰永賴神庥謹
帛達于至誠惟神鑒格

宣德十年歲次乙卯五月十五日

皇帝謹遣吏科給事中車遜致祭于東嶽

曰越此東土泰嶽惟崇民物莫安厥功允茂于

承大統謹用祭告惟神歆格永祐家邦尚饗

正統三年遣泰安州知州胡宗敏告曰朕祇御下

民永懷保恤百穀長育茲惟厥時顯冀明靈特降

敷祐無災無沴時雨時暘作歲豐穰以穀稔庶尚

饗

正統九年遣翰林院侍讀習嘉言告曰予奉天

民係京于德致茲災旱災及群生風夜驚駭

特乃神庥尚饗

茲致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豐稔匪予之

特乃神庥尚饗

景泰三年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都御史王文

胥帛太平祭曰茲者河流泛溢自濟寧州以南

于淮北民居浸歟皆被墊溺所在救死不贖朕

傷切于懷夫朕敷政以惠民神出泉以澤物皆

帝所命今泉流溢於淮泗災害及於公私依維

責固朕不德所致神亦豈能獨鮮必使泉

民以為利而不以為患然後各得其職仰無

而俯無所愧專候感通以慰懇切謹告

景泰六年遣刑部尚書薛希璉奉香帛往醴告曰

恭承天命重付軫躬民社所依灾祥攸繫志恒內

省政每外乖或寒燠愆期或雨暘踰度田疇失利

較麥不登憂切民心妨及國計究推所自良由在

茲然因咎致灾固朕躬罔避而轉殃為福實神職

當事夫有咎無功過將惟一轉殃為福功孰與

特致懇祈幸副懸望謹告

成化三年遣太常寺卿程欽告曰

運者山東地方爰自去秋訖于今夏天時久旱

流乾涸夏麥無成秋田未種運河淺涸船運艱

中心皇皇深切朕念惟神算鎮一方人所恃賴

茲早暵寧不測然茲特遣官齎香帛以告于神

體上帝好生之德默運化機弘施雨澤使田野

足河道通行用紓朕慮大慰民望庶幾神之休

永永無窮神其鑒之尚饗

成化十三年遣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曰國家致奉神明聿嚴祠祀所期默運佑
民庶乃近歲以來或天時不順地道太寧或
失常兩陽夾鎮或妖孽間作疫癘交行遠近
頻遭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惻然於茲
知惟神莫鎮一方民所恃賴觀此史診能不
是用特具香帛遣官祭告尚冀體上帝好生之德
寧寧憂憫元元之意轉旋造化弘闡威靈擇惠
災變禍為福庶我民生獲遂享報無窮惟神鑒

盛禱告曰惟神自開闢來佑鎮東土興致兩
育萬物靈明克昭蒸民攸賴是以歷代報祀之
有隆無替乃今歲二三月間震動數次意者人
不修不齊濟神弗安弗寧守臣跪達朕心憂
備有帛命官往祭望喬嶽以虔祈冀鑒臨而
勅司元化誕福斯人夫古今瞻仰者在茲國
崇者在茲謹告

弘治四年遣通政司左通政元守直祭曰

無雪春大時有旱雨澤愆期
庶憂惶予甚兢惕用是側身修省虔致禱
神矜憫下民幹旋大造早需甘澤潤滋禾稼
民艱庶民有豐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
弘治六年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左僉都御
王霖祭曰伏自去冬無雪今春少雨田禾未
種黎庶實切憂惶予甚兢惕用是側身修省虔
禱祈惟神矜憫下民幹旋大造早需甘澤以滋

報謹告

弘治七年遣內官監大監李興與太子太保平江
陳銳令副都御史劉大夏右僉都御史熊翀以
帛告曰比者黃河不稽故道決于張秋東注于
既壞民田又妨運道特遣內外文武大臣循行
決之慶督工脩築神其默相明成厥功使農不
業國計不虧不勝懽懽願望之至謹告

弘治己未年

御製重修東嶽廟碑開自古天子報祀恩

在典冊自郊祀天地而下後有所謂名山之祭蓋名山大川兩開物形之最鉅者形鉅則之所鍾亦鉅而神必依之於是兩澤之潤有貨之生有年穀水旱之祈禱焉以利生人此報之所由起也惟泰山在古兗州於方為東故稱之於時為泰泰王三萬物之始群靈之長又稱之宗古者天子巡狩發祭之所先而東方諸侯在其封內亦得以祭然其禮祖三公蓋以別於天地之祭後世乃崇以美號至宋帝王則更失其

美矣聖祖高皇帝有天下之移其於泰山其說曰東嶽泰山之神禮嚴報祀者今至今大人超卓之見蓋出尋常萬萬特朕所當恪守萬世子孫莫之能易也更設之廟今偏於天下在泰山者為專祀歷代所重故廟之規制甲於方香火特盛我祖宗別聖自國初以來報祀謹廟宇亦屢加修葺然歷歲既久風侵雨剝雕飾盡充級磚毀失丹雘深給之飾未免頽廢茲治已未冬朕奉祖宗禮神之意

由遠往脩祀事具以為言即發內帑銀餘兩并在廟積貯香錢命達命山東鎮巡等官之未幾西陲告警遠有督軍之行工不特妨去冬再以祀事他乃與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等委布政使俞俊等重修廟宇並到以王宗錫往來協同吏部工部等衙門三殿而下若廊廡若門垣等凡傾者以易北者以完漫漶者以鮮以潔金碧輝映廟貌深嚴森穆明靈既在再安自是而往後佑賴國家之祀作

生靈益有賴於無窮矣達暨鎮巡等官奏之盛宜有述以示後爰譔巔末并繫之詩曰鴻未判一氣渾然清升濁降始肇乾坤賦形之太山與川氣隨形鍾神乃在焉巍巍泰山高入雲群岳宗之靡或與肩自古天子秩祭於虞禮祖公祀典攸傳降及唐宋縉紳相沿殆名義既益專於惟我祖志復古先秩祀有詔功邁朕承先烈精誠彌堅祀事載脩廟貌增輝鑒祝年福綿延壽域攸祚光我化靈蕩

萬斯年

正德五年遣戶部左侍郎喬宇告曰比者曠厲踰時雨澤少降水泉枯涸運道艱難者政有乖違上于吁氣予心警惕內自省愆是飭有司各脩乃事粵惟齊魯之地泉源是鍾名山大川神所居守敬將香帛特遣廷臣仰冀明靈幹旋大化沛施甘澤濬發河流無使國餉踧迫田禾暢茂民生有賴邦本無疆謹告

正德六年遣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徐

永告曰去歲以來寧夏作孽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竊肅清中外底定非承洪佑曷克臻茲因循至今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餓殍載塗人民困苦盜賊嘯聚剽捕未平循省咎由實深統協伏望神慈昭鑒幽贊化機災沴潛消休祥相應佑我國家永庇生民謹告

嘉靖十一年遣泰安州知州李收祭曰惟神鍾靈孕秀鎮奠一方陰翊國家其來尚矣朕以寡昧恭承天命十有一年于茲敬事神祇用敢少辭願

官未立恒切于懷茲者特具牲幣禮齊遣官伏望茂著神功錫予元嗣則我國家綿慶祺于將而神亦享福于有永矣伏惟尚鑒

嘉靖十七年遣泰安州知州丁方祭曰比歲嘗官禱祠于神昨丙申孟冬之吉仰荷天賜元儲亦神所贊佑者茲用致謝神其鑒歆而永惟默佑焉

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閏三月丁未朔越二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叅議徐永告曰朕祗奉天命辛酉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祗奉天命辛酉夙夜兢惕靡敢怠違茲者淮徐守臣奏稱去夏來黃河漲溢水患異常堤岸衝決民舍淪沒運淤塞百姓阻饑不能聊生朕聞之惻然惟神雄一方永饗秩祀茲互體

上帝好生之德得患禦災俾濬築工成水循故道安常業漕運通惟神之顯麻幣帛將誠神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二月壬申朔

月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比因河水漲溢糧道梗阻已經遣官祭告茲者明神顯應修濬工成河通運達國計有裨特茲致謝惟神歆鑒謹告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四月辛未朔十二日壬午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

祭告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奉

所冀歲稔時和災害不作爾者各處地方水旱兵

荒人民遭厄危亡載路災變異常朕心憂惕惟

上奉 帝命真濟一方諒垂矜憫爰命潔士齋

香帛特遣撫臣備儀竭虔詣祠致祭祈冀明神

彰靈應潛幹化機俾氣序順調雨暘時若群群

剏溥貲豐泰庶同朕奉 天子民之意而神亦

惠于無窮矣謹告

嘉靖三十三年

皇帝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廷願告文曰邇者水災異常殃及黎庶良軫朕懷茲特官祭告惟神鑒祐水福邦民謹告

萬曆元年

皇帝遣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惟神毓秀鍾靈永表東土奠安民物萬世光賴茲予嗣承大統謹用祭告神其歆鑒佑我國家尚饗

歷代群臣祀祝

魏高允祭儀文正址坤元作鎮東夏齊二儀以永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貧元氣以造物協陰陽而變化若其崇崇峭峙川谷幽深神恠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成萬品攝生之所歸焉禎祥之所萃焉是以歷代帝王之崇祠禋銘功以告其成七十二君咸在茲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我國家肅恭禋祀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咸秩往以天路未夷雖望祭有在今秋化既同春有准岱謹薦于徽宗之靈尚饗

二年

宋

歐陽脩祭東嶽文脩此者獲解郡卒許遠里閭方

巾車而即路屬暴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

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應而散陰暴致陽以潤

輟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竹樹之深不知

為報一觴之潔謹用薦重

濟南守曾肇告岱嶽文去歲之早有司于神蒙恩

嘉澤田則大稔今春刈後發民二萬更迭齋送無

久結之蓋此齊人出者民牛追其反至維夏之始

齊民何辜賴神終惠能致雷雨則實有神尚其令

之方告惟神令德體仁鎮茲東夏與樂致雨澤

為八紘今此齊邦近在山趾方夏又早麥苗將萎

吏思其繇奔走群望而人微言賤不能上動頻除

復散忽已兼旬念此疲民弊於征斂方歲之富常

常不足一遇災害必捐溝壑惟神威烈覆被群生

願此北州宜先蒙賜豐稔靈眷獨恩之是用敢

遣士民布誠祠下情窮詞急冀德哀矜使一祠

然則倒懸可解尚其降鑒無作神羞○維泰山歷

古至今有天下者巡狩封禪勒成告代莫不之焉

或企足動容卒莫能至實卓偉殊尤神明之地故

天下宗焉二典所記其光靈威烈焯示萬世夫豈

他山可得而視維齊魯獲仰而事粒食縷衣莫匪

陰施今邦不雨自四月以迄于茲積水之澤塵

冥冥果將稿死蝗亦滋生雖政或不良足以致

而否咎回難宜蒙靈於彼據上之山勺水之

而否咎回難宜蒙靈於彼據上之山勺水之

而否咎回難宜蒙靈於彼據上之山勺水之

而否咎回難宜蒙靈於彼據上之山勺水之

而否咎回難宜蒙靈於彼據上之山勺水之

能與民為福錫之有年豈如泰山朝出一雲暮
天下其勢之易易於轉圜而此近託麗顧下能憐
殆冀之或告告或不愛夫民之生蓋亦艱矣無儲
與歲重歟煩便歲一不登多濱於死姦強無知域
起乘時聚為盜擄以取誅夷循理安業田間之民
亦與俱亡奚可不傷輦受命天子守藩并東敢齊
以嚴告于靈宮惟神閱人之病助歲之功霽然下
雨變沴為豐尚俾斯民以牛羊黍稷得承事于無
窮右三首
俱新兩臣愚行為時之所背言為時之所輕竊
備少和眇瑩竒於人而如此敢望信於冥冥
屬吏較而進謁託斯文而薦誠徐齊魯之舊邦依
大鎮之崢嶸若早懸之方驕憂歲事之不登民且
瘠於溝壑或推埋而死兵焚聰明之饗春霽膏雨
之膏零言丁率以上訴心慙恍而潛驚顧不能以
諸世將何以動夫成靈乃不知夫神與道而為徒
雖宵默而難明其虛心也物有來而必應其公聽
也無憎愛之常情彼大雖自大小雖謂小吾與焉
而已矣常一視而持平故微裏得以上徹利澤

之旁行或意為風或震為霆隱然雷出露然
雲以蕪夕滅火氣於無形蓋西極于何服
屬于滄溟入盈其望物遂其生杰茫茫而推秀異
發藪而敷繁使時珍遂熄年功可成人食豐乎鍾
醕神祀衍乎案盛民相安於田里吏無用於威刑
信大恩之莫報而至德之難名愚所以意激而感
深者方涉世之零丁荷降鑒之不昧知忠信之匪
憑敢因辭以進謝愧拙思之匪精而謝

國朝

都御史陳鳳梧告撤文海內名山惟五嶽為尊
神真位東方生長萬物於五嶽之中又特尊焉
唐以至于

聖朝歷代崇祀威靈烜赫蓋以一方之安危休戚神
有以主之也辛巳之秋鳳梧備員東藩嘗謁告祠
下預祈有年既而叨蒙 聖恩簡任巡撫夙夜匪
遑惟綏懷是事壬午之春以伍千秋兩陽時在
神之惠於是乎有半矣是秋暨冬磻寇突起于
蒙之間茶毒赤子進捕出境餘寇渡河而南

跪梁頃者願禱之佑會兵剿平中原之地

馬惟是齊魯之域深谷茂林叢蕪潛伏其患靡

伏伏神威一見化暴便濟河海盜寇盜不與水

不作庶幾然則千尺康斯風格之責可少運馬

崇報之與其有忘謹以牲醴特仰祭告惟神

其鑒之謹令二年

泰守許應元告微文元聞之令澤布氣膚十而

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之神為然元以遠

祀守茲土始入境問民之所哀曰歲暮年終

通且半誠得雨殆其有靈惟時元神志不一

不潔不敢以徼於明神屏息而待命者旬再矣

穀未播麥苗且稿而沛澤斬於先施是神之靈

茲土者無已也罷億之民不任坐毒即守土者

狀宜降厥殃咎彼蠢蠢者誠可哀憐敢率僚吏

誠以禱於明神惟明神卒降之惠俾無稿於道

報神之德焉其有極尚饗二年

左布政使楊維聰告微文夫天下之山莫尊於

然五嶽之中獨岱以宗稱其名最著猶然也

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功最大居於東方

維生物之府其德最盛寰海之內無有遠近僅

罔不鄉往其神最靈是故自古聖帝明王必加

焉而況為有司者乎維聰受天子命長茲東土

典領方嶽蒞任之初得以職事過于祠下牲醴

薦敢有弗虔重念維聰之不德受茲重任凡政

未平民之未乂風雨之未時蝗厲之或祚皆有

之罪也維聰不敢辭其罪然於神有深望焉默而

相之神之惠也民之福也非維聰之所敢私也

告五年

分巡濟南道僉事盧問之祭微文夫惟神有奧

區域之功惟問之有撫治地方之責事分際

通感乎頃以按部之餘遂與爾民之念以時

之灾吾察夫慢民者之過也用是躬躬布政

吏大小爰告重荷洪庥遙賜昭格而山上之靈

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待哺之民有望

惟祖之更不憂矣其功之速之大實顯佑于東

問之臨風興懷殊切瞻望謹命有司崇修禱

問之臨風興懷殊切瞻望謹命有司崇修禱

神功尚饗

嘉靖十六年

都御史端廷敕告嶽文茫茫后土五嶽盤渾神靈之宗威靈鏘鏘上扶乾綱風雨時若下握坤軸是耕是穫恢哉皇度靈長不託庇我燕人湛淵寥廓凡此神功振古如昨廷敕奉命撫茲禮當錫神謁神之初敢干神政匪誕匪私為民請命夏陽為災冬旱復甚陽侵陰伏災行泰令二麥若禱斯民之病惟神依民惟民依神胡忍視民以至此極將神之怒撫臣之失罪在撫臣則何辜伏望

朔化工昭錫靈貺興雲降雪慰茲渴望如有休

撫臣甘之毋使斯民橫遭罹之式號以呼神其德之尚饗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

謝嶽文廷敕撫撫無狀獲矣神

明致茲冬早用是皇台靡寧葡萄祠下為民請命

蒙神降鑒旋收杲日大布重雲霰雪先集嚴霰

益霑足優渥其應如響吏民罔知咸歸於廷敕

分罪愆顧有何德可以動神何誠可以感神寔

正直仁慈不忍以廷敕之故累及元元顯厥休

禮當報謝廷敕既荷神有自今伊始益當

垢力詢民瘼以求不為神虐惟神佑之鑒之尚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鄭雲告嶽文惟神卒造化之靈秀顯仁威以配天峻德獨宗於諸岳巍功茂對於八埏崇古今之封秩為齊魯之具瞻五嶽特應六府真安云欽承上命攬總茲方風裁是東隄神之網春生秋殺懲激淑揚爰及潘臬降鑒有光精神默契敢不肅將祇陳半醴維脩典常明禋秩維神是匡利濟實功靈度孔昭亦正永賴赫

用章尚饗

嘉靖三十三年

巡撫都御史王忬告嶽文蓋聞懿垂編錄休明

明時以雄長乎五嶽者神之大道也觸石而出

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神之能事也至於

走天下積致賄施以利賴此一省者又神之顯

也則夫雨暘時若固神之當先及而亦一方之

私望者矣乃不雨自春迨將中夏連乎四境

三時來已固秋禾望望歲後倬雲漢書苦風

民其咨上天有愾神之所以息此一方者

無歎止忤受命撫茲圖惟保釐殲厥心

雲行雨施是仰明神焉勢分固爾也抑忤

司或陰書傳皇有乖感假則神宜罰及朕身願

民何辜代服政者惟此恭毒耶謹齋明思齊遣

授胡大慶告此寧事神其歆崇朝之靈滌千里

利則豈惟忤與一方之人慰然其望雖神之取信

天下輝英今古或亦攸係矣惟神其聽之哉尚

嘉靖三十一年五月

巡撫都御史沈應龍告歲次歲之靈

本嶺巖谷抱巖迴崛起重險為一方鎮蓋

以素簫玄機鼓盪元精禦災捍患流福生民保

邦家也矧夫岱靈甲群峰而特峙尸攝生之神工

鄉岳芳獨盛千古奔走萬方為天下諸嶽之長

歟乃者春則恒陽二麥罔秋夏則恒雨民鮮

所謂國泰呈瑞時訛及殄者胡罔時錫豈天

行雖聖世有所不免耶應龍承乏撫綏保

土山川之神寔叨主之乃歷巉巖排蒙茸升

歲泰止以脩祀事以紀景貺以佑斯民

聖天子懷柔有禮肅恭明理之典

上舉奇俯暇虛廓仰眺寥泝為進觀樂也

天尚弼予志通彰休佑太康是邦莫聖

桑華

皇圖于永固則庶乎岱宗之標奇於齊魯者為益

而崇祀於列聖者斯不誣也惟神其念之哉

一年再祈雨文天地生萬物所以奉而行之者

之職也

巡撫都御史沈應龍告歲次歲之靈

山東諸州景已大甚矣古語稱嘉始皇

形漸多潢池之藪日報此應龍等日夜憂惶計

知其所出也應龍等寡味餘蘊失職貽民荼毒

固難辭惟神聰明正直能興雲雨亦可失職而

受天地之罰乎應龍欽承

上命敬共明祀特申祇告敢為萬民乞命伏願

精誠幹旋造化甘霖沛澍四野沾足枯槁復

農慰望尚期消患於將萌轉禍而為福應龍

巡撫都御史沈應龍告歲次歲之靈

尚鑾年四十二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薦告嶽又東土饑瘠地

遠不遠古賦役繁重即有年民亦流移往遭水

一窮困不能自存老稚在途強壯醵聚疾苦之狀不

忍聞見

聖天子憫憫時艱簡重臣出廩賑饑而垂絕之生靈

復蘇然猶望今歲有秋也爾麥亢旱農事盡廢

私既竭將曷以支惟神震方名嶽能興雲雨以

萬物古今祀典攸崇也夫民有疾苦官恆上

宜罷斥竊恐神玄土者心亦弗能自安神宜俯

聖君之仁俯從薦等之願誕敷靈祐以紓吾民之

苦神之德重將流被無窮矣謹告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雅煌告嶽文謹以牲醴政

告于

東嶽泰山之神曰於赫岱宗秩祀有恆神功丕施

物効靈實此震極期此坤寧歷代標薦酬德

迄我

皇朝興祀維明焯等叨事茲土肅將明幣仰藉

昭格用徵華我鴻圖永膺豐亦尚鑾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段顧言行曰布政司左

徐文通按察司副使王世貞李萬高命事王遊張

价暨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李泰華告嶽文竊聞

地之大德曰生而生生不息之元氣盛德鍾焉

焉是曰泰山夫泰太和也謂天地太和之氣盡

焉在也衍之而時則惟春而神寔乃之布之而

則維東而神寔尊之大哉乾元至哉坤元

生成而終始之是所謂天地好生之府而

嶽之宗乃若壁峙之峻極盤薄之闊遠又非前

也以故粵自有虞氏以迄

昭代咸秩祀而崇報之也固宜予小子言按部

責在肅清而激惡錮凶若與大神之生道不相

者然我心我精我儀我誠神將吐之乎嗟乎

其必弗爾矣吾聞春生秋殺玄化之流也福

淫明神之靈也遏惡著良大君憲天之政也

生道殺之而生生者斯無窮以福禍禍

生道殺之而生生者斯無窮以福禍禍

諸斯無窮千繫乃知大君顯憲幽贊以成化而
小子觀風觀德又將以奉君之命而致之元元者
也果終其千於感神不享非禮之祀君子不真祀
于不享之神大神其以予之言為不妄耶尚祈鑒
我精誠我假我敬而母子謹也謹告
嘉靖庚午夏五月二十七日
巡撫都御史張鑑奏為文曰粵稽山東之地青兗
肇域齊魯舊疆聖賢王霸之花禮義富強之方遠
皇明之御宇為畿腋之左壤東表溟海西際河防赫
赫明神實主靈方鑑奉 明命來撫是邦則巡

之與威靈乃均夫東幽明之章念言東土憂心
侵薦臻饑饉官方不良煩苛盜疾昏墊流亡戶籍
耗滅阡陌蕪荒以今日之所目擊較之古昔之盛
蒼焉其如傷哉任以來夙夜惕惶仰承神祐時
時賜百穀川登盈畝種穡匪直彼不欽禱而此
稔實有餘而富饒是神錫吾民之祐即所以
貺有位之康彼俘者既享有年之樂而去者豈
故土之望桑梓在念道難償思者不來來者
咸招撫聖闕執敢怠因則方而平其稅分

清其糧上則請命 天子天子即賜餘糧
責成於有司有司有欺心玩法削民自強者與
有祿實足自服苟非明神屢錫以豐年照育以和
柔則民將迫於貧困疾疫何能永樂利於故鄉經
綸潤澤既明且詳陰陽默祐惟神煌煌鑑遠東上
不負 聖天子牧養小民之意下不負生平奉公
憂國之志使閭閻郊野盡復古昔之盛亦為東
明神之光用是敘陳牲品侑以玄黃既絜既潔
恭對觀為已往有年之謝致耨耒耨時若之儀

之於指言所將禱嘉祐正惟神之祥聖德表
懇知來格之洋洋尚饗
嘉靖四十年

巡撫都御史傅希聖奏為文曰茲者漕河橫溢
道阻艱特 命大臣總司開濬惟 神雄鎮一方
捍除百患凡川流之壑注或山下之出源式用
官備申祭告願望 鑒茲重計舒予至懷急請
瀾佑成羣役俾運儲以通濟永康阜于無疆謹
奏
嘉靖四十年
巡撫都御史奎封心志文曰惟

體元發生普天率土孰不景承况此幅員之內
所敷氣而布精一作一息是恬是憑運者恒賜
雨暘啟辟情機臣憂之亟禱於庭亦嘗徹下諸司
共敦祈禱雨澤降而不至天查有而難明豈政之
多舛抑禱之鮮誠方擬遣官敦告 祠下草既就
而雲合使未發而雨零惟神惠民如響應聲撫臣
何幸竊有餘榮謹潔牲醴遣官陳詞仰春寵靈
庶德施不匿湛澤時行自河之壩迄於東海靡
弗遍霑露弗盈明禱苞者畢達亢者普濟

於不作調歲事於豐登尚饗 原由
巡撫都御史李輔吉檄文曰維 神作鎮東方
月下土凡 國賦之登耗實紀綱其司生靈之休
戚實宰制其柄威靈煥耀古今福澤莫安境宇
矣山東頃歲以來陰陽舛緣災歉頻仍乃者冬
雪寒春鮮雨澤時既入夏竟月長風致令麥方
而就枯穀及時而不播農民倉皇於四野吏士
怖於庶司雖祈禱連旬而密雲不雨切念山東
民困於涸轍矣而歲再不稔將何鄉生山東

繁於秋荼矣而室如懸磬得何輸納即戢守
無伏嗟此下民其何仰惟 尊神靈與咫尺
察遠毫芥靡有所歸則職受與共之還如適遭時
厄致祈 矜憫之恩向經陰而開陽隨與雲而布
雨庶生我百穀汗金稼穡滿車惠此群黎婦女踴
躍卒歲不怨感而不應則神何以稱威靈求而不
獲則民何以誦福澤代職不任謁誠祈懇之至謹
告 萬曆十三年卯廟李伯來代告告畢而雨至

巡撫都御史李輔吉檄文曰今歲自春徂夏四
不雨內自 皇畿達于淮甸焦枯奚啻千里
東土寔惟左輔民生豈不前雖需此霖霖曾入土
之無幾乃今苗不秀而秀不實旋復稿矣下民涸
洎求額 上帝無間遠邇 天子憂勞城郭徹樂
下詔罪已馳道不除朝步自宮迄于郊疇桑柘
禱為民請今罔恤勞只輔茲東土災情未報幸
宥諒念此無知顛隳溝壑寡愴惻而不能已矧
主憂臣辱即旬旬席藁為敢一息而自寧止惟神
位維泰職司生物胡忍坐視斯人之日就填壑

誣率屬吏布其款悃以告了神額神明罰于吏
無良而無遺稿於歲出其屑寸不崇朝而雨天下
以界我澤而慰我天子夙夜憂勞之意則此
子道猶能供案盛而備肥腍以奉神之祀於不置
惟神鑒予之丹誠而示予以形樂輔不勝悚息
命之至尚飭

萬曆乙酉年四月二十五日

巡撫都御史李輔告微文曰自春徂夏長風為雲
早氣如焚夏麥垂枯秋禾未播輔受明命撫輯東
方俯念民艱憂心乳敗先增齋心備物赴訴於神

伏蒙明神鑒其悃誠惠以靈澤致禱者再獲雨者
三枯麥半收新禾漸達念念應如將鼓益瞻靈
之不違點點潤若膏酥共戴慈恩之無量但雨澤
應時雖慰三農之望而需足未徇尚懸再旱之憂
且內自京畿外達諸省猶聞畦三時不霽點雨數
千里并無一食以致主上焦勞羣工警惕上聞
宗社下係生靈奚獨鄙念之所悚惶抑亦神秉
所憫惻是用不厭煩瀆再行頂禮賽隆施於既
微明既於將來伏望大展神功溥垂陰陽甘霖

限於疆域在在滂沱洪仁晉被於寰區人人
上卷之薰灼挽回樂歲之謳歌輔不勝感
引叩心待命之至尚鑒萬曆丙戌年同知趙不
巡撫都御史李輔告微文曰惟神海內名山五嶽
五嶽之尊獨歸岱宗正趾坤元真位維東顧
坤天之靈應茂長育之洪功矧茲齊魯宜荷軒轅
戴欽象

上命來撫東方初入其境旱魃為傷目茲憔悴心甚
憂惶躬詣神祠為民祈禱幸賜昭鑒下我群黎

詞甫畢靈雨即霽冀日旋車雨降雲蒸大霽甘
弘闡神靈三農樹望萬物遂生神功莫報峻德難
名違常代祀敬潔犧牲修茲報賽用展微誠伏願
風雨時若灾沴不形永祐民庶慶豐亨戴不勝
忻躍懇祈之至謹告
萬曆十四年五月五日
巡撫都御史李戴告微文曰惟神化馳九域位冠
百靈裕民足國有赫帝庭矧茲東土香火維
家尸戶祝是依是屏胡天不吊降此大災二春
雨麥乃盡悴九夏不雨禾且無穗國用民生

胥置 聖上求瘼有 位忘珍道路流離黎庶

英英有知而寧忘者悲普濟具仰彤墀戴救

匪予懷憂如攝風夜霖沐為民祈禱神之聽之庶

幾懷保赤濟甘霖田 此誌 告 附錄 廿四日

山永建日同知查志 隆德低史告文曰志隆泰

家熟論法孔孟則開登泰山而小天下云蓋未嘗

不奮心超首與幸一踐跡之為快也住在壬申假

道登覽時忤權貴圖且謁歸謂與山靈永別已

安得如程伯子請註 郭簿錄名勝我不自意

隔一紀復出而典職則在山靈咫尺之地會與

者嶺南譚侍史觀風陟嶽詢訪圖經屬志隆以

劄之役所幸時清吏隱竟月一無事事得以遊思

於秋林豈山靈有意乎假此閒曠俾償始願耶

謂藉手於此少効涓埃即勿升斗倘違尸素恐

屈首編摩罔聞寒暑曉窓夜燭集古叢今殆四

月業已屬草為考者三曰圖考曰星野考曰形

考為表者二曰山水表曰疆域表為紀者四曰

史絕曰望典紀曰遺蹟紀曰靈宇紀為志者

官室志曰物產志曰耆耄志曰災祥志曰登覽

而摭揭之以名曰岱史謂夫岱宗之稱助自黃帝

今宜從其古初而譌著之法獨擅史家茲稍襲

義例也第念管窺蠡測則心思未融徑逖崖幽則

涉歷未遍碑殘簡脫則目力未周於茲有深懼焉

古蠲祠下敬籍所草質諸神明行且涉阻躋巔

觀周覽豈敢妄希先賢之勝事開禰嶺之烟雲

冀神明降鑒而默佑之雲披日霽畢露奇觀對

揮毫恍然天啓庶幾坐不負山靈明不瀾付託

於已亦不乃捩櫓橫卷之辛勤則惟神明陰相

賴也敢告 萬曆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告畢登覽

付所祝云 顯濟靈九三日遂得以論張諸形勝

低史第三冊鬼字號目錄

明賜進士一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督理

東鹽課兼管河道領南譚耀 裁定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豫章甘一驥 校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西浙志志隆 編

卷之八遺蹟紀

王侯遺蹟

王簡 石閣 登封臺

周明堂 漢明堂 章後即明堂

無字碑 秦篆碑 臥陽陶 劉跋秦篆碑序

磨崖碑 長城鉅防 鳳凰臺

望仙臺 舞鶴臺 張說社首壇

封祀壇 朝覲壇 除字碑

御帳坪 傳城 麻城

謝過城 龜陰田 汶陽田

菟裘 紅城 白驀泉

聖賢遺蹟

孔子 顏淵 魯子

孟子 伯牙 延陵季子

柳下惠墓 羊祜城 孫復

胡瑗 許衡

列仙遺蹟

漢泰山老父 稷丘君 安期生

崔文子

晉張忠

唐呂嵒 張仙

元丘長春 張志純 徐世隆

成興公 王從之 海印

卷之九靈宇紀

東嶽廟 宋宇文粹中重修記 許天賜重修記

東嶽上廟 李欽重修記 許天賜重修記

玉帝觀 萬泰表岱嶽 玉皇廟 陳家記

會真宮 任武記 后土殿

青帝觀 宋加號諸御祝文 高海玉女考

碧霞宮 明弘治御祝文 劉定之記

尹文堂記
崔文堂記
何起鳴宜文
李楠祈雨堂文
王之綱王女

天德行宮

升元觀
宋初
隆和

天書觀

長春觀
隆和

龍泉觀

風伯雨師廟

高真院

三官廟

鄧都廟
李欽記

森羅殿
世隆記

趙相公廟

三靈侯廟

靈派侯廟

關王廟

淵濟公廟

王天德記
王希尹記

趙合記
李簡謝南文
夏靖記

鄉進士山東運司經歷荆門戴相允

卷第八 藝文志

叙曰紀述諸君何志仕古之勝蹟昭垂迄今猶存者也夫代與時更物隨世變居今考古匪蹟曷因茲泰山帝王制作之隆聖哲人文之盛種種勝蹟可緹指其大者如覽明堂則思虞周之盛治躋登封則慨世主之侈心讀泰篆碑磨崖碑則睹大手筆之書法舉孔子登臨處則挹小天下之氣象陟謝城後汶陽田則欽文事武備之聖謨稽頡頏之望練曾子之歌梁山則翹聖門英賢之濟濟焉

之講學石守道之捧杖履則憶當時師弟子之相諸皆遺址依然文獻具在流風餘韻與泰岱為終始所謂曠千百載而相感者其在斯與若仙家者流方之外亦洞天福地所時有也故併及之

王簡風俗通曰岱宗上有金匱玉策能知人年壽短漢武帝採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八十國朝洪武初居民於山中得玉匣內有玉十六有司獻於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泰

文成化壬寅秋月觀峰下雨水衝出玉簡
碑有書東漢傳馳以獻乃今仍瘞舊所今

石刻今莫詳故址
人石刻今莫詳故址
石刻今莫詳故址

今為王帝觀臺下小碣題曰古封禪壇其一在
觀峰相傳為桀築石函文許亦題刻曰

壇蓋古封禪而并以禪言誤矣俗曰賢藏庫以所
座金書王簡云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
國僉用賦曰黃帝合群臣於泰山作青州之音史
記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
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在伏羲之前封泰山禪
梁父宰父曰無懷氏為封禪之始淮南子曰上古
之上封泰山禪梁父七十餘聖古刻泰山圖詩曰
三千餘聖鬼神府七十二君封禪壇宋景文公筆
記曰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由者

時附會以中世主之侈心乎今並存之以表

周明堂在嶽之東北山谷隱隱四十里遺址今尚
存嶽名山寺其形勝甚奇寺七寺記

洪明堂在嶽趾東南去州治十里武帝元封間用
人公王帝所默圖創馬之上有元人題刻明堂
基四字其地舒衍突起一石岡巔平兩高四水
週三海千變萬化嶽麓之奇

然澗水紫迴南今于汶之望徂徠諸山如劉纂
當一廟會規模宛然在日

章俊卿明堂論

明堂乃黃帝之舊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
揚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見而創之然其所
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畧同又考工記所
后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
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也由是推之黃帝時無
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屋蓋也

之制又按武帝欲使延年乃長之謬說者
說武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修玉城十二樓
名山樓萬靈平明廷木首山銅鑄禹之類皆錄
過其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王帶
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亦可以稽
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
仙之時而倒懸之也

長城鉅防在泰山西緣河千餘里至瑯邪臺入海縣
代說燕曰齊有長城鉅防韓非子曰長城鉅防

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

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濟州

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邪臺

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

今泰山西北有嶺鋪俱名長城遺址尚存

無字碑在嶺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

碑在石或謂其下有秦書字同當在石

碑

苔鮮非嶽之所有自他山至是不知用民力幾
甚矣秦人之嘗用其民也史記漢武帝置五車
於嶽今莫知所在故樸泰詩云已述漢武五車
却嘆秦王無字碑秦政不足言惜大漢武之效尤

秦篆碑在上女池上西公署後李斯書始皇二世頌

德文宋劉跋序泰山秦篆譜時尚有二百二十有

二字今湮泐僅存二十九字夫秦雖無道然其所

立有絕人者其文字書法世皆莫及亦不可廢

題石曰
秦斷碑

歐陽脩集古錄

余友江陵錢謫官奉符常至泰山頂上視秦碑刻

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之也然

四面皆無草木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而風雨

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

劉跋秦篆譜序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

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

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呂公鎮
平日遣工就泰山模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刻
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
錄亦言友人江都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
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
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而
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
因其自然不加磨礪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
平處人常所為榻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亦
殘缺蔽闕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若有字痕刮磨
垢鉅試今模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伊加工模
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理
椎從市校之他本始為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
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
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
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
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
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

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
成完篇宋歐江二公初未嘗到惟為工匠所說
足怪人多以二公為信故亦不復詳闕余既得墨
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
倦於疊報乃為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
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
浸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
譜成揭壁間又幽沉悔之迹今遂歷然泰至無義
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
而復彰茲可尚也如親鄒遠聚史作親巡遠方
氏金石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隳作垂體
禮是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為正其曰御
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大夫衛宏曰
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琅琊臺刻石
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琅琊殘字亦有五夫字
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錄
唐碑有二在嶽頂東嶽祠後一為唐玄宗八分
紀泰山銘字五寸許道勁可愛一在崖右刻

遊撰東封朝覲頌字徑寸餘書法類晉近閩人
焯以忠孝應節四大字屢刻其上錢毀殆盡
鳳凰臺在登封門外漢宣帝時鳳凰集泰山故名
望仙臺在州治東北三十里漢武帝築
舞鶴臺唐高宗築按唐書高宗封祀壇於泰山南
四里如圓丘又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祀
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
今皆頽萃而碑亦埋沒

張說序頌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禪
宗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
壇曰厥初生人倣有君臣其道茫昧其風朴畧因
時而款起興運而紛落泯泯沒沒無聞焉爾後代
聖人取法象立名位本業以等之甲兵以垣之
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矣及其原致敬乎天地報
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
為也閭葉聖之典訓考列辟之通術噫若天而
成焉背道而靡失由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

之畧有七七者何傳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信
之稱聖哲逆之號狂悖三者一位當五行圖錄
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
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
且未許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虞舜
臣莫德於皋陶稷禹三臣降德皆有天下仲尼叙
帝王之書繫周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玉禮秦
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不其効歟然秦定天下之
功高享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

命復集于皇家天之贊唐不惟舊哉其興之也
靈祚迫黃祗頌懷應歸運以義舉撫來蘇以利見
湯也無放夏之慙武也無代殷之戰高祖創業四
宗重光德有格天漏泉蒸雲濡露菌蠢滋育氣
渾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形而歸景
鑒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于茲矣皇帝據內難而
啓新命戴睿宗而續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
於斯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
黎人於變立上主以步曆華銅渾以正天蓋

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
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
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養之神化之然猶
戰兢兢兢日慎一日納規誨以進德遠忠良以代
丁辨習予無為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寵勇爵貴
經明真子鵠鸞之列在庭教子魏豹之師居鄙人
和旁感神寶香王乾符坤珍千品異類超圖溢牒
未始聞記我后以人瑞為心不以物瑞為意王公
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可天政合乎道配
於上帝矣

年祈后土入獲天稔間歲祀圓丘日不極朔感
以祈聖因事以觀天天人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倉
丘埽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俟蒼璧之禮久矣
焉可專讓而察作勛群臣固言勤帝知罪至于再
至于三帝乃絕之曰欽崇天道俯率嘉話恩德不
類敢憚于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
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姥練日雨師灑道
六甲按隊八陣警蹕益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
引萬戟林行霍漢聲震爛熳揚精原野為之震

草木為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百年舉百相
鑒典章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軍
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
泣不圖萬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竟雲往舜日還
神華靈鬱爛熳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于岱祇祓
齋宮滌濯靜室凝神玄覽將款太一議夫泰山者
聖帝受天官之宮天孫摠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
知萬數克升中而建號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
之而今七矣非夫尊位盛時明德騰茂遠聞誰
之甚哉先時將臻夫大封也累封疆於高岡築
壇於陽趾夫其天壇三襲辰陞十二咸秩衆靈列
坐有次崇牙樹羽管磬鏞鼓宮懸於重壇之內于
歲致爰鈞戟戣戣周位於四門之外代國重器傳
代絕瑞旅之於中庭王聲金較翠冒黃屋夾之格
瑞路庶官百辟羗夷蠻貊褒成之後謙王之客席
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馬金鉉介冑如雪
幟如火遠匝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天正上元
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群臣於谷口皇帝御

龍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
觀次沅澧宿覺熾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
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兼官於下位以享衆神
帝冕袞登壇奠獻俯偃叶金奏俯舞擣黃鍾歌
大呂闡闔闔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慈建皇
極動恤蒼生昭敬乎未兆獲災于未萌上下傳節
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益王牒於
中頂榜崇燎於萬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燭而無
煙日變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
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尊唐宗侑地祇而禮
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燕飴削爵之
誅王澤惟新有肯災大賚之慶不決日至化洽於
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柙室
迴玉鸞於上都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
盛節者也于斯之時華戎殊俗異音同歡曰兵
多兩山峻多雲豈有大衆百萬之師剋期千里之
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
韶景寒風鬱為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斯

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之謂矣或曰
秦所至先施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
天母事地而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帝
王主之衣章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章
禮起自王之法也故今千載瞻不先於絕韻咀甘
實漱芳潤標玄妙之筆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謹作
頌告于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古甫亦莫能名
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為大惟皇則之
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入神共保統之
爾而已矣
社首壇在徽縣三里許曰社首山縣屬萬里前代多
禪此宋真宗皇帝在徽南五里許
封祀壇宋真宗皇帝在徽南五里許
朝觀壇在州南真宗東封群臣祀地州之風雲霽
雨壇因其故址陳堯叟撰碑頌今在壇下與天
駁碑及天齊仁聖帝碑皆待詔人撰古書法額
聖教序

陰字碑在州之乾封門外迤東三百餘武是為

宗恭謝天書述二聖功德序銘曰陰字以字

面從俗稱也或曰金字謂當時以金塗飾也或

裡祀以精意享祀言也皆聲相近而義亦通嘗

真宗東封駐蹕會真宮故碑作屏製鐫地面當

南百餘武俗稱陰字為是宮今在城內而碑限于

外故人罕知其鐫意云萬曆癸酉按臺吳從憲

泰陰亭於碑北

御帳坪在嶽之中道即秦封五松之地宋真宗

駐蹕于此故名金石上柱窠帳殿之遺蹟也

墓在岳之陰左傳隱公十一年公語公子翬當是

墓終老即此

在泰安州境春秋昭公八年大蒐於紅即此

白驃塚在封禪壇北一里唐玄宗登封泰山益州進

白驃甚偉異上親乘之便於登降禮畢方下山

休息有司言驃無疾而殪上歎異之謚曰白驃

軍命有司具櫬積壘石為塚

博城在岳東距州治三十里漢之奉高隨之文

唐之乾封同此今名曰舊縣

嶽在岳東距州治東南五十里漢置縣屬泰

郡唐為東泰州後省入博城

謝過城在岳東南距漢明堂側齊魯會夾谷後歸謝

之地故名岳東南地曰谷里古夾谷也

應陰田即齊人歸魯以謝過者

汶陽田在嶽南汶河之上魯成公二年春秋書取汶

陽田八年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

齊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

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曰然

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

政猛於虎禮記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

乎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

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

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

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

者皆臆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龜者七十
死者人之終也憂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

能自寬者也見列

顏淵從孔子上泰山孔子望其閭門外有繫白馬

顏淵以指之曰若見吳閭門于顏淵曰見之有

繫緣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淵髮

齒落遂以病死見韓詩外傳今州城西南

坡曰顏子坡

其父母作梁山歌見孟子

孟子生於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

視父之忽片雲墜而寤時聞巷皆見五色雲

氏之居焉見通後人稱孟子有泰山巖巖氣

符雲兆信矣

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

悲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進瀟瀟之

聲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父也其長子死葬於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

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欽以時服既葬而封

揄吹其蒿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

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氣則無不之也遂

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見禮記

安位年東止孟子葬於

高及於墓即其地也

名曰柳里村

羊祜城即晉羊祜所封之地即州治東南九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少舉進士不第退

南麓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名學者其

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師事之年踰四

堅李丞相迪時以其弟之女適之

弟子進曰公卿不

公卿

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全副
嚴重不妄與人開復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
右復坐則立升降拜起則扶之及其謝也亦然
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
嘆嗟之而迪與道輔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
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
得其方耳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學士
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
監直講嘗召見通英閣將為侍講而嫉之者言
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淵以行
補治索其家得詩有復姓名坐貶監慶州商稅
泗州又徙知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
陵州翰林學士趙鼎等十餘人上言孫復行為
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
嘉祐二年七月卒于家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
其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緋衣銀
及聞其卒惻然于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
諸生相與吊哭購治其喪其治春秋不惑

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
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
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
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
錄之藏于秘閣

胡璣字異之

見文忠公

泰州海陵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講學素

山交其家凌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有平

安二字即投之淵中不復展讀今人名其投書處

為投書淵云

評衡字仲平河內人金季兵亂避地徂徠泰山間扁

其坐曰魯坐初從姚樞實然游獲聞程朱之學遂

為名儒元世祖召為京兆提學累官集賢大學士

燕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累遷中書左丞贈司徒

諡文正

諡文正

泰山

山老父不知姓氏漢武帝東封見老父於山下道

傍頭上白髭高數尺怪而問之老父曰臣年八十

五時聚老垂死遇有道者教臣絕穀但服米飲
水枕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以二十四當二十四
氣以八當八風臣行之轉老為少日行三百里臣
今年百八十矣帝受其方賜以玉帛老父後入山
去至一千五百年還鄉里僅三百年不復還矣

立君泰山下道士也髮白再黑爾落更生漢武帝
時以道術受嘉賞後罷去帝東封稷丘君擁琴迎
拜止帝勿上上必傷足帝上及數里左足指所歸

之還為稷丘君立祠傳讚曰稷丘洞徹脩道靈山
鍊形濯質白還年漢武行幸携琴來延戚以升
陟逆觀未然

安期生在泰山遇李少君入山採藥病困安期生與
神僕散一匕而愈

崔文子者泰山山人也世好黃老居潛山下後作黃散
赤九黃藥都市自言三百日後民有大疫長吏之
文所請救文擁朱旛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
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黃散故世實佳文

允黃散云傳讚曰崔子得道術燕秘與癘氣
仁心攸倬朱旛雷魔神藥搜到一時獲全永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清虛
氣冷芝餌石符堅聞其賢徵至長安以野服見
曰先生獨善之美有濟世之功未足故遠屈生

將任以祿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真
獸為侶尚父非敢擬願還餘齒歸岱宗堅以安
送之過華山默曰我東嶽道士交於西嶽

而化去謚曰安道先生

呂鼎字洞賓宋天聖戊寅三月二十一日書五言絕
句于王母池署其後曰川翁題政和丙申六月十
八日復書七言絕句署其後曰田公再書前後書

法皆類顏魯公再書二字類達賢亭刻人莫能
好事者慕其真蹟予會真宮觀其詩則知純陽
三至泰山矣

之字以宗室辭歸仕至大理丞蜀安祿山亂攜
襄陽奉使揚州逢觀張子邀李同宿門庭杜絕
僕從唯瞻李視女妓中有持筆者酷似其妻及罷
張時待筆者以林檎繫裙帶上各散去明日李僕
至門叩扉微無行人詢鄰人以此劉道玄宅已
十餘年無居者子還襄陽索其妻裙帶果得林檎
問其故云一夕夢見五六人追云張儼喚楊筆臨
別以林檎繫裙上於是知張已得僂矣

元

丘長春不知何許人嘗居泰山南陔長春觀以全真
為教元賜號神仙無為演道太宗師別號長春子
後去之嶧山有仙化遺跡

張志純號天倪子泰安埠上保人六歲能誦五經十
歲入玄門居會真宮教道行起群輩初名志
常元主改今名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服重
保岳升元二觀及上岳廟元初王奕妻稿有贈詩
云赤松宗世遠岳地作神仙註云其人有二十
三見帝學士徐世隆題其小影曰形雖羸于道

肥生雖介于物則齊凡僞墨之體用見天地之
倪杜仁傑曰其學也老莊其志也軒岐郡人王元
經云六世公深眉星內炳又曰山澤之腥道德之
說公稱子于此世之所謂天倪子者乎化日自頤
曰肘下腹生皮袋此樂樂然輕快百尺竿頭進步
逢玄洞府去來去來前世宿德賢僧今非道門小
才

孫世隆別號復齋不知何許人元翰林學士夙與泰
山天倪子游元季喪亂變姓名上下泰山常居岳

祠或城隍廟三科子從學一教習泗水超距一授
漢書其一曰王主授舉子業久之別去言三子貴
賤短脩其後授漢書者曰有賴說書為衣食習泗
者遇濟南灌城之厄以泗解圍以超距脫死致爵
賞圭登科膺爵齒三人所至悉如其言生年八十
許時世隆復來見天順間又至泰山世亦元觀一
老道士識之其容貌如兒時所見後不知所終
文文山集書世隆尚書東平人詩文文山益宋
之人也歷胡元終始而我國潮人猶及見之異
成興公真人不知何許人仙道成于泰山見五

至從之不知何許人初官翰林後隱泰山踟躕而化

人解其說曰觀仙巖

仙巖

海王公其人焉耶係大明禪院幻悟道常夢與僧

言一且夢中謂曰吾約身非久住世親見仙

人語所云三日夢公曰其時上此夢者明貴

於天降言今此之稱爲真佛

武皇勇公卷

岱史第九卷靈宇紀

叔曰靈宇者何神明之所宅也紀首岱廟者

之定制也有司奉制命而歲祀焉禮也岱廟上中

凡三而惟下廟故鉅麗在州城內正北蓋

歷代勅建望祀之所宋堞金屋龍蟠蟠殿崇象魏

徹殿帝居漢桓唐魏虬蟠雲從御碑古碑林古森

以斯知其從來遠矣王帝觀青帝觀后土殿則以居

天神地祇也巔麗俱有焉謂天地鍾靈於茲神必依

之也碧霞靈應宮則以居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也袁

滿巔麗而巔以勅建獨闕倬謂其神靈威名安民

國也孔子入中之泰山魯兩先生一方之師表則其

祠於此也固宜其他佛老之宮群靈之所倚巔緣全

此比而是大都學構於隋唐宋元明今其存者不足

十半然亦傾頽其矣非巔巔者宮觀當世嚴奉不廢

乃絕無真室以居黃冠黃冠因其貧率散廢麗下麗

食則神明香火之謂何即居守安所藉也旋葺旋頽

職此之內哉余謂岳諸宮觀宜各因其隙地有司

以香稅錢錢構為真室以居黃冠之有戒行者仍

名於官責以焚帛掃除則宮觀不致旋頽可歲省

昔之費恤民事神庶幾兩得云

東嶽廟在州城西北隅風俗通曰岱宗廟在博縣西

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按岱嶽觀至元碑云嶽廟

在嶽之南麗岱嶽升元二觀前當為漢址唐武則

天篆唐時改今址或云宋改今址其後歷代廢興

修葺詳其諸記石廟制碑城高二丈四三里城門

有八南闕者五而正中曰嶽廟門東門曰仰高門

西偏曰見大門東闕者一曰東華門西闕者一曰

西華門後闕者一曰後宰門凡門各有樓而角樓

亦四東南曰翼樓東北曰長樓西北曰乾樓西南

曰坤樓由岱廟門而上重門為配天次為仁安再

上為仁安殿露臺高下聯屬者二殿前兩廡之中

為鍾鼓樓樓之後各為齋房殿後為寢宮宮左右

為配寢其規模宏侈儼如王者居配天門左為三

靈祠右為太尉祠祠前東廡別殿曰炳靈西曰延

禧碑亭三其一當岱嶽配天二門之間其二對峙

於鍾鼓樓側三亭皆為國朝御製碑建殿前

松數十株蟠結偃蓋非他境所有炳靈殿前則
相延禧殿前則唐槐皆特異雖良繪莫能狀銀杏
大者圍三仞火空其中陰符經曰人生於樹信未
奇石玲瓏者九其上有古題刻知自遠方來真獻
帝碑石林立其可考者十六者張侍制深書宣和廟
記喬家宰字善御視之廟前有亭曰遙祭亭前為
遙祭門門之前為御街宋東封誓蹕之地而實為
廟之第一門也舊榜曰草莽門門中有臺堂上有
亭亭東簷四面十有六角峻峭綺麗嘗凡有事於

嶽者先拜於亭而後入廟故曰草莽今有司避
祝庵於廟後則微從由亭門而出猶古之制也亭
今列屏壁方圓各一高六尺許墜前雕座置元君
像四方夾謁頂廟者亦先拜焉故又曰遙祭亭云
宋學士宇文粹中重修嶽廟記略
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泰嶽宮廟完成奏功制詔
學士承旨臣宇文粹中記其歲月臣粹中再拜稽
首而言曰臣聞自昔受命而帝者咸有顯德著在
天定合四海九州之歡心以為天地社稷百神

主故有壇塲圭幣以祭其物有宮室祠宇以養
居有牲牢酒醴以薦其潔有祝冊號嘏以導其
其渙然而意可求倏然而誠可格殆與人情無
異是以黃帝建萬國而神靈之封二千虞夏商周
文質迭救雖所尚不同而古
必以岱宗為首而神靈壇特
接於耳目者莫與相屬也宋
倚神殺遠不十驛章聖皇帝於
祠下欽惟神靈饗答之異念唐開元封王龜禮

加三公一等未足以對揚休應遂皆五嶽咸陞帝
號自是宮廟如修薦獻加厚四方萬里士民奔走
莫不祈報者蓋日益而歲新也皇帝聰明仁孝先
於上下神動天隨德施周溥既已濟斯民於富壽
迺申勅中外凡所以禮神祇崇顯祀盡志備物異
用其至歲在辛巳迄於壬寅詔命屢降增治宮宇
繚牆外周於愚分巽歸然如肯都紫極望之老
其為神靈所宅凡為殿寢堂閤門亭庫館樓觀
廡合八百一十有三楹財不取於賦調役不假

追呼而屹然崇成若天造地設靈祇無豫福應
響嗚呼其聖德之事也觀是宮廟土木文米輪
崇麗則知郡邑之富庶帷帳煌煌衣冠雝雝則知
絲枲之盈溢性檢克庭醪醴日御則知耕牧之登
行蕭鼓填衢歌呼滿道則知風俗之和平神之聽
之迺祇陳於上帝用降鑒錫茲祉福則祉稷之安
固曆數之綿遠蓋方興而米艾也哉

明李賢願記略

書稱岱宗蓋以東方屬春萬物交代故曰岱為群

嶽之長故曰宗然而祭之者何也記曰能出雲
風師又曰民所取財用也三代以前不過為壇而
祭之如周制四坎壇祭山林丘陵於壇是也秦漢
以來有神仙封禪之事於是有祠廟之設古者五
嶽視三公謂視其饗饋牢醴之多寡以為牲醢之
數也非以三公之爵封之也後世遂封五嶽之神
為王為帝垂統端冕儼若人鬼矣洪惟我聖祖
高皇帝聰明睿智卓冠千古即位之初詔示天下
有曰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

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豈國家封號之所可
依古定制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於東嶽稱曰東
泰山之神嗚呼是舉也裁革濫禮不經之失所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
南太守陳君銓走書京師告子曰東嶽泰山神廟
傾頽上請得旨重修巡撫都憲賈公銓與三司
官僚合謀經營君按察使王公鉞尤留意焉屬銓
綜理其事經始於天順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落成
於五年九月初一日內外煥然一新俾是方之

依而敬之有加於前僉曰不可無紀敢乞為記
之用示久遠予惟泰山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天下功德固廣大矣要之是方之人沾其惠澤
尤多况又取其財用者乎雖曰朝廷祀典所載而
是方尤所當敬也今巡撫方面風憲重臣同心
慮重役神廟又得郡守克承委任用體朝廷
意以表民之所敬真可謂民之父母矣彼慢神
民者視此於心不亦忍乎

明薛瑄廟記略

東嶽泰山之神故有廟在山之陽朝廷有禮大政務則遣使告焉廟屋既久多圯痛弗治是守臣嘗奏請修建而未克底完天順己卯春州守以其事連之濟南府因以上請詔允脩葺其時都憲年公富方議興後而去左副都御史賈公銓繼來乃泊巡按藩臬協議既擇有幹恭職以重其役復俾濟南府知府陳銓月一往以綜理焉銓始至泰安謂修葺嶽廟固所以祇若朝命致謹大神朕充當以省民財重民力為本財匱民勞事亦非可因詢及中廟者具言數十年所積之物甚富遂遣人持市木之巨細與其他修屋之不可缺者及既合而匠役皆在官之人而農民不知有役銓既綜理有法不急徐始事於天順庚辰秋七月辛巳夏五月訖工殿宇門觀繕葺悉皆完治成願刻石以紀其事山西按察使王濟南人尤以書來求文於銓余惟東嶽泰山之為諸嶽所尊則既正其名秩其祀而廟弗治又所司以時修葺而巡撫憲臣泊藩臬得綜理

如銓者不竭民之財力而克底完新皆可謂抵朝廷不顯休命而致謹於人神者矣遂序其事銘之曰一理字幹二氣互根清淨無際濁鑒斯存五行剛峙川洪嶽尊惟此泰山造化鍾萃龍從大匠磅礴厚地匪魯邦瞻實衆嶽最其蓄罔測其施靡量玄雲寸石廿兩八荒功既載薄厥報宜彰有廟在陽奉命新葺重臣是序守臣是職民不墮勞事底完集殿宇廊觀聳卓紫迴高下中度不騫不卑神氣鬱鬱流通在茲昔古山川明祀有體夫爾前季封號薦起躋嶽於天泰三公禮逮我聖世道復古隆斥絕俗誕率由大中嶽鎮海濱悉正其名惟岱宗神神稱允格迄茲有後咸願石刻述理繼辭以示無誣

李欽修東嶽廟記略

嘉靖丁未冬嶽廟災殿宇廊廡以及宿館齋居閣棧想蕩然一空其僅存者後殿三殿與炳靈祠二宮而已時守臣以狀聞上震異者久之俾治有司不戒之辜而遂勅以亟修之議然

聖廟之制太常紀祀典於諸廟之
有司布席待事惟時巡撫郡御史鎮山朱公
命主祀大懼簡陋罔整明棟乃謀諸藩臬
力坐圖而特委濟南府同知崔公濤專董其役
選能也公乃檄請當道材木銑璧金石之類
匠備役廩皆取給香帛而秋毫不以煩民經始
壬戌春迄癸亥夏廟工告成自殿堂而下殿

觀厥成是日也淑氣洋溢靈光下
尊且安自是而往陰祐顯相雨暘時若而豐
災病殄而民氣和以永保我國家無疆之
神之功當與天地並而君子謂崔公之有
也其亦偉矣哉

張政許天贈重修盛廟記

後有寢兩傍有廡儼如王者居我朝因勝國
天順以來屢奉旨修葺碑石具在孝廟親
記宸章赫奕萬代瞻仰邇者修葺止取裁兩院
以香稅所積自可充修廟費毋用廩明旨動內
帑為也萬曆甲申廟漸圯於是在泰政屠公請於
兩院得可委濟南府通判張世臣董工作之役泰
安州吏目蘇天壽佐之余至督視益勤閏乙酉秋
八月告成凡費金九百餘不動民財不勞民力而
大工就緒余聞之祀禮也國之太祀必以禮聖人
制禮尊五嶽配天其祭以壇不以屋其神設主不
以像通諸天下先司府州縣歲時祭境內山川至
由斯道復古制祛民惑也斯廟有先代故事廟文
像率無所更易豈天造草昧偶來之及也抑刻
深意寓其中若耶弘治間金屋王君若以此為訓
然者愚以是知聖人敬神率民至意使人有所
敬畏為善之心遏從惡之念更相告戒以治於
治所謂無害於治者聖人不與民變革也今
貌巍然神威赫然若有臨之在上然者四方祈

受罪之士女入廟瞻拜肅然起敬罔或不虔則於聖化或可助萬分一哉若佛老家言神若王者操福禍之權握生死之柄為善惡果報則其不經見故儒者缺之勿論

李欽重修嶽廟古井記

欽垂老林泉自愧無益於世每月一集鄉民老幼百餘於嶽廟宣揚聖諭偕為講解期以化民成俗挽回魯道之舊民有李進盧士卿者再拜告余曰廟有古井水甚清冽祀事之濯灑饌饌咸賴焉

曩以日久灘淤盡為泥土洞取廟外之水以奉祀恐涉不潔吾輩出資掘而甃之重加淘汰水復清冽如故請翁識其歲月於石余曰是可以觀今日鄉約之意矣善者人心之固有非假於外也私欲蔽之則失其初譬之井焉壅於泥土則泉不能達然清冽之源固在也一淘汰之遂復其舊然則吾民之蔽於私欲而喪失其本心者可無以導之乎鄉約之設固所以去吾民之泥土而達其固有之良心也況泰山五嶽之宗此水得山下正脉將

神明其用貴且重矣吾民生於魯域自古為聖鄉人人誠知所以自新一變可至道也若其溺於私欲而自棄其貴且重焉其無醜類矣乎是用記之以儆於有衆

陟儒記曰

泰山為五嶽之尊橫亘齊魯踞引江淮盡突雲霄輝映日月巍乎萬歲其天訂之奇觀而獨秀諸乎

我明天子御極望於山川徧於群神曰用相我國家維茲嶽乃辛丑北虜犯順乃中勅封禪之臣曰其各壯乃金湯峙乃宏喉用扞衛我國家子一人以軍亦維茲嶽嗟乎嶽之時用大矣哉維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廣陵曹公銑寔掌簡命保釐東土比至時且告饑公約已裕民發粟糶而允為我民徼福者靡不備至是故疏請于朝得臧京儲數萬石減租亦數萬石聞乃語諸藩臬廉正曰泰山威靈鼓動海內矧茲戎戎之調度顧

之賑卹以暨百官之匪頒罔弗斯之是其庇我
山者乎聞今廟貌圯壞弗亟圖之其何以祀乃
五月謀諸監察御史關西楊公本深會同該議
其勳乃官需毋勑力毋違時乃底績已乃祗若成
命移檄諸司曰若布政使陳儒王鴻漸爾其經理
諸難曰若按察使金穀爾其糾察御事乃罔弗既
厥心亦罔弗慎厥事曰知府劉璽曰同知王景明
爾其鳩工僦工曰知州馬逢伯爾其率作興事乃
罔弗奔走惟罔功是懼於是群工畢興始於壬寅
夏五月迄於癸卯春三月東嶽殿之修者四楹南
向碧霞坊之建者一亦南向泰嶽坊亦一西向東
官廳之建者六楹西官廳之建者四楹各南向鐘
鼓樓對峙於元君之廟者各東西向如其制工既
訖而是歲雨暘時若東方應寧君子謂泰嶽於是
乎有神食乃清勒石於泰山之巔公以記屬之儒
乃拜手稽首颺言曰嗟乎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欲將至有開必先言神異也顧茲東嶽孕秀鍾
甲於天下則所以奠我民生明我國家者宜

匪哉
在嶽之陽王母池之東昔名岱嶽觀今
名老君堂僅存三清小殿按宋李璣池記云觀
聳於軒黃即此地也廢址中有古柏古松十餘株
其枝幹如龍如龍會覽國朝高誨記云漢武帝
東封時相見於此也而後園洞中壁間一石碣題
漢柏二字相傳趙子昂書玩之近是古碑凡三其
二刻唐與偽周老氏之徒題記行楷書俱有古法
碑雙石並立覆以棟蓋土人稱駕鸞碑其背刻
其一刻元至元年間泰安州禁約今錄于後
至元碑刻禁約
泰安州准東嶽提點監修官牒開稱東嶽有上
下三廟本州城址岱嶽廟係中廟唐時武則天將
岱嶽廟改作道觀左側西王母殿宇經毀不存
有巖巖亭廂過封碑帝王歇體之所下有西王
母池次有呂翁洞猶存像池上一石碑云該
州官台行禁約諸人無得於池上下作穢如違
杖八十當職准此合行出榜曉諭禁約至元

九年九月日榜

王廟即太清宮在嶽之絕頂蓋古登封臺昔嘗廢成化十九年中使以內帑金資重建隆慶間侍郎萬恭撤觀於巔北出巔石而表之題曰表泰山之巔萬恭自為之記

侍郎萬恭表泰山之巔碑

隆慶壬申春黃河汎溢輸道便湮天子嘉其命恭若曰汝其治水踰夏河成淮輸悉盡天子懌豫命恭若曰汝其東祿於時臣恭以八月遷泰山報城

績也余乃歷巖巖踰險絕撫泰碑登日觀已乃陟山巔謂天宮忽綿不踰蹊目瞻足履招余言曰是泰山巔石也余與之眎其上室如銅也眎其下砌如砥也而恐知夫泰山之巔而又恐知夫泰山之巔之石余謂然嘆曰夫泰山擅四嶽之尊而茲巔石又擅泰山之尊乃從而屋之又從而蔑之又從而踐巖之令尊貴不揚發靈異不表見余過也余過也亟命濟倅王之綱撤太清宮徙於後方冷之曰第掘地而出巔母利方毋毀圓毋割天成

山之真已矣倅乃撤土巔出之巔石博十有厚十四尺有奇臂三尺戴活石焉東博二尺五厚一尺三寸西博一尺八寸長八尺有五寸夫泰山而東之巔已奇甚矣又摩頂而戴之石斯巔之絕巔青帝之玄冠也余倚活石覽觀萬里俯仰八荒遠眎則扶桑之日曜其東崑崙之風吹其西近睇則泰碑若正笏巖石如群圭而齊魯諸阜圓者似全直者似木曲者似水銳者似火方者似土槐青揚之絳闕俯元君之幽宮而六極之大觀備矣彼巔石不表見幾十萬年矣今出之始返泰山之真而全其尊後來覽觀者尚毋利毋毀毋割天成務萬世令返其真而全其尊以毋得罪於泰山之神其緇水踰蹊意手緇衣余問何許人何所受而告余默而不答噫我知之矣蓋緇水受之碧霞碧霞受之太君太君受之上清上清受之元始元始受之寥冥之祖

王廟在嶽之回馬嶺按察司陳察撰記廟前晦為崖磴高三丈餘磴盡處為昇仙閣

風聲百折千迴行次山腰突見新得要頭

仙巖左十峰嶺右九峰山巉巖奇特祠據

溪寥天冠裳儼如鍾鼓有英其主曰吳天王

帝竊惜山莫名於五嶽而泰尤稱雄蓋自崑崙

脉迢迢馳發至於茲屹然鉅鎮固萬山第一生

憶自結髮遊觀兩都暨江浙諸省歸樓偏云有

載再起

壘指金沙江

閩粵岩堯率驍驍不一賦未有若茲山屹

高峻絕太虛至使天下之人殫力協誠齋肅

駭奔對越者踵武無虛日精神會合萬萬樓

或臨之此豈偶然之故哉其必有所以為之

是則斯也而有斯祠也吾不能辯其可不

斯人休休數千里趨攀抵茲殿亦勞止而斯

在給舒然中有無有庭有長有客

在給舒然中有無有庭有長有客

疾疫有此焉依豈天設此以為福民永命

也而可以輕擬議哉

潘王閣記略

惟泰山五嶽之長群巖之尊雄峙一方高接天

鍾靈秀之氣鬱道物之英真天下名山之首古

祀典之崇者也其神主成物之始故宇內群生

天休祥福徵稷青出入攸司罔弗欽戴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禮建國

之禮厥誠同替累朝以來率由舊典惟

德茂業熙祥辟攸叙風行海內俗化生成嘉靖

辰秋給泰安守臣獻嘉禾瑞麥執政率九卿百

表賀淵求悅俞漢儒有曰和氣致祥斯實由我

聖皇法祖憲天克誠明祀之感豈非撤神效

用徵厥瑞者耶明年乙巳春有僧明清自斯

緣於潞以回馬嶺上皇殿一楹歲遠將圯乃

五楹鐵瓦琉璃莊嚴銅像殿廡無續具復創

適臨命名曰昇仙閣僧請予請記予惟兩閣
造化曰神感而遂通誠信闔闔著乎隱顯山靈
靈宜莫重於盛讚之嚴嚴與神之穆穆而他莫
焉聖天子功高德厚以明厭報天地之誠撥
徽者將無往而弗通以享無窮之祀不亦宜乎
今額國劉重脩玉皇殿有呂洞賓詩二首手書石
刻并李太白詩四方碑刻俱古雅可玩

任武記畧

會真宮玉皇殿成當有碑刻以紀其歲月武齋沐
拜手言曰一氣之分而輕清上浮者謂之天正宰
乎其間者謂之帝吾儒曰昊天上帝彼道家者流
尊其名曰昊天玉皇上帝世之曰宮曰觀皆其奉
香火之地也會真宮在泰山之陽其創建不可考
觀宋祥符間有頌二聖功德碑在宮之南百步許
朝觀碑在宮之南一里許傳者謂其宗封泰山駐
蹕於此金大定間代奉符縣為泰安州故宮居州
城之巽隅興替靡常所存者僅玉皇殿三間舊基

聖所以徽頂昭其祠正開於更新之
即下命所司時歲在庚子也於是召公輸於
招匠石於郛郊採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是斷
吳爭是又幸王昭真親既作壬寅玉皇殿告厥
魏乎浩浩乎松栢有挺旌楹有開粉飾藻繪
麗精華金碧耀日月之光丹青奉乾坤之秀像
穆穆赫爾厭靈誠以昭我聖代敬天事神之
無乎不在

王座恭芳白雲飛帝瑤壇空靜
加額者祀聖天子於萬壽也黃童白叟羅拜
左右者祈斯世斯民於平康也嗚呼天不在於
高而在於咫尺帝不在於冥冥而在吾昭灼過
者寧不秉虔恭存敬畏以思無負於對越也耶
后上殿在嶽南麓距州治三里許數松差類嶽河
奇古可愛

青巖凡二其一在嶽巔其一在嶽之南麓
不知何時宋真宗加黃帝號曰黃生

巔者今巡撫都御史李 命官備其於萬曆丙寅
年冬孟訖工在南麓者真宗御制御書寶刻今尚
存 國朝弘治正德間脩拓嘉靖間尚書朱衡復
加葺焉帝即漢唐所祀五帝之一按漢書及宋天
文志青帝天神也而東嶽屬焉此廟祀之所由起
也

宋加青帝懿號詔

勅中書門下名檄配天乃衆山之惟長盛德在水
實萬物之資生惟其宰之斯存蓋靈篇之攸紀書
帝其召職司煦育道叶冲虛贊玄化於高明庇群
生於溥率真祠夙建方志可徵屬嚴駕以時巡遊
秘封之成禮式瞻神館茲沐冥休祗舉典章載揚
懿美奉蕭籙而昭薦旌至德於無方用表欽崇永
綏福祉宜尊懿號曰青帝廣生帝君觀宇特加飾
飾故茲詔示懸宣知悉

廣生帝君讚 御製御書并篆額

君夫典治喬嶽表正靈祇司生發於東方佐聰
於上帝宜乎名冠仙籍應被蒸民祭祀典於

鑲徽稱於金石者也屬以虔修封禮恭答神休
顯號以致誠述斯文而頌美讚曰節彼岱宗其
東土生育之地靈仙之府旁有高真兄司明命至
神不測虔誠斯應茂實克昭儲祥是繫式奉嘉名
用仰靖意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御書院
模勒刻石

御祝文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日
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謹遣尚書兵部員
外郎邵晔告於青帝廣生帝君伏以峻功丕顯
彰陰陽之仁神化無方實主發生之宇惟高真之
攸館乃喬嶽之靈區竊以祗奉元符躬陳大報仰
緊景貺克舉上儀式彰昭代之稱以表欽崇之禮
今仰致告用達虔誠謹告

三皇廟祀伏羲神農黃帝在嶺南麓距州治三里許
御祝

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初一日皇帝遣
官監太監齊玄謹以清酌粢羞之真致祭於

聖帝曰粵惟三皇建於有極百革嘗慕石是論
疾痛痼瘵用賴以瘳神聖功巧萬世永賴遵祖
哲及誠斯達敬伸祭奠庶其歆祐謹告

在嶽絕頂西南下三呈許舊名昭其親

宋真宗東封時所建國朝增拓其制改署今額

累朝脩葺不廢近自世宗朝遣工部郎陳策齋

施萬金重修益鉅麗矣隆慶間撫臺傳希聖按臺

吳從憲又加葺焉其神曰天仙王女碧霞元君四

方謁款祇樣者屢肩接踵而至諸所捐施金帛珠

玉馬穀之類有司日監守而甞推之萬曆乙酉按

院韓應庚侍御令官鳩工更新往制其宮故南向

凡五間則欄其東一間題曰東寶座欄其西一間

題曰西寶座用以投儲諸所捐施焉宮之後祭殿

三間題曰便殿宮之右架亭一間題曰憩亭凡此

皆創初也宮之前左翼曰子孫殿三間右翼曰眼

光殿三間其中為露臺為甬路而甬路之南大門

二間東接西鍾樓而門外綽楔凡三中曰勅建

碧霞坊東曰安民坊西曰濟世坊而碧霞坊之前

臨火池之上有闕門焉曰金闕凡此皆增飾其
也績祿藻櫨霞駁雲蔚儼然神居非人世所有
其形勝環拱宮東南則五花崖東北迤西則嶽頂
磨崖日觀諸峰蜿蜒峙列三面若屏象前若雙關
由宮門西下石磴三丈許南俯懸崖下視城郭若
畦園自城郭望之則崖一線蔽不見宮宇此蓋造
化靈區真天奇云

御祝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正月初一日己巳

皇帝遣御馬監太監達致祭于碧霞元君曰懿德

含弘仁慈廣霽佑生於壽域誠群品以靈依茲

因躬躬偶興調攝敬祈聖力永佑康寧特以香帛

用伸告祭益彰靈應福佑家邦謹告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二月庚辰朔十三日壬

辰皇太后遣太子太保王田伯蔣榮致祭于天

仙王女碧霞元君之神曰皇帝臨御海宇十有

二載皇儲未建國本尚虛百神萬民無不

望茲特遣官敬詣祠下祇陳醴饌潔修禋祀

神既默運化機俾子孫發育早錫元良實
社無疆之慶無任懇悃之至謹告

高誨王女考畧

泰山王女神顯靈于天下其來尚矣世傳為東嶽女蓋謬說也人心崇尚習外承訛非特愚夫愚婦之不知雖博雅君子亦未聞有能考其實者按州志載嶽頂王女池馬端臨通考紀池側故有王女石像泉源壅濁宋真宗東封先營額置泉忽湧上登山其流自廣清沁可鑑味甚甘漢王欽若請

治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復舊石為龕奉置舊所恭馬唐劉禹錫送東嶽張鍊師詩云乂事元君住紫微而李白遊泰山詩亦云王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及觀李諱璵池記謂黃帝建岱嶽觀嘗遣女七人雲冠羽衣修容容以迎西崑崙真人由是考之則知王女必黃帝所遣七女中之修而得仙者後世因之祠于山而宋元間龕像建觀尤有徵迨我朝拓新殿宇靈應益著不然則泰山喬嶽之上何緣有此據通考唐

所載質之謬記益信

劉定之記畧

泰山絕頂舊有祠祀碧霞元君以其最高雲蒸雨降村木易朽颺風剛勁尤多飄毀祠不能久今副都御史原傑巡撫山東謁祠見其墮陸謀新之銅梁鐵瓦琉璃甍櫺之堅固丹雘青瑩繪漆鋪之輝煥高廣深遠規制增舊其費取諸官而民不知自昔然山捐施奏請正祀妄費不可稽而今紀理之皆有條法云

升龍之畧

昭其祠在泰山絕頂世傳謂天仙王女碧霞元君之祠。皇天子御極十有五年命太監陳喜來修祀事明年詔修是祠即故址增飾之祠殿為間者五以奉元君左右迴廊各三間則護從之神居焉神道有門鍾鼓有棲恐其凌空壁立易為風雨所剝蝕故陶土為甍治鐵為走務為堅確點堊丹漆金碧交輝視昔有加焉其首像左右石為銅中以沉香雕龕石座霞帔鳳冠於赫穆清而其所當

陽山神廟記

陽山神廟記
陽山在石池清此可鑑蓋陽根陰之象
王女名必有所稽地志失載記曰中林川公
能出雲為風雨見惟物皆謂之神信矣
乾象降靈下主坤道成女天仙王女之號意以
與碧霞元君之稱則後世加封之典神廟在
日月之峯擁層巒之秀左則岳頂之峻極右則

然何感神顯赫如是大殆不可以易而測也
代尊奉已久建我朝崇重之典尤盛有寶蓋
品之額有華冠之祀之錫歲時遣官致祭以至
走天下豪傑及士女商賈之類皆齋心戒誓
間闕歲進香帛者恒以億萬計金鎰緡鐵川
至溢于公帑資歲用賑歲饑官於是乎取給
以鬼神能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

金讀集卷清甲申都憲王公

今來撫東藩請神祠展謁顧瞻祠宇敝壞慨然興
於之下營繕之今經始於嘉靖乙酉十月己未
歲丁嘉靖丁亥九月丙子規模壯麗丹雘雘
出煙霞之上巍乎岱岳之間斗柄之動一奇觀也
而神亦寧矣夫神寓於上人安於下出明協贊和
氣薰蒸雨暘時若是以庶草蕃蕪育穀用成朝
廷無東顧之憂未必不自王公一念之誠有以感
之哉

郭詔銅鼓記畧

予寓長右轄熙臺潘先生政暇寄登斯山感
之物而懼其珍也乃白諸巡撫大中丞南臺王先
生鍾銅鼓曰竅其心置紫鑰馬以象四時鼓萬物
生長收藏又為之為附之瓶以達網緼之氣其知
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者與猶未也又欲顯其道
德行各識以銘鼓曰元氣鼓萬物春發爾
神氣再鼓鹿朱夏品物亨乃神化
乃收物之府神之休消而息爾鼓爾物歸元
資始

島曰大德曰生歸香維誠人在洪爐

和辛癸曰不平者情不私者平 神偶人
神托 吁淵乎微矣可以幽贊於神明矣予
之記示後世有考焉已矣

王之綱王女傳

王女者天仙神女也黃帝時始見漢明帝時其
馬按王女考李諤瑤池記云黃帝嘗建休養觀
女七雲冠羽衣焚修以迓西崑真人王女蓋七
中之一其修而得道者王女卷云漢明帝時西
國孫寧府奏將縣奏事

甲寅四月十八日子時生女名王葉
三歲解人倫七歲輒聞法嘗禮西王母十四歲
感母教欲入山得神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修
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屋慶也三年卅就元精
而光顯遂依於泰山馬鞍山以此有王女神山
故有池名王女池傍為王女石像宋真宗東封生
營至泉水忽瀑清池可鑑味甘美王欽若請薄
像偶折詔易以王後龕石為龕構昭真祠祀焉
龍謂世傳天山王女碧霞元君之祠始此

成化間拓建改為宮於治間更名靈應宮
更碧霞宮之名始此 累朝增修宮制滋

兩神之靈益顯四方之瞻禮者益爭奔走焉其於
國家多庇護矣內史氏綱曰余聞之太史公學者
辭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
也余于王女將何以徵焉蓋天地一氣而已其在
天為星辰地為河嶽明而為人一氣也王女之化
為人人而復為神也何異哉故觀於考與恭可稽
也若謂王女為東嶽金缸太乙安人所生而化
為觀音之在世豈理也其至其神靈顯於泰則
其所嘗住修之殿而精神往來壁諸靈露之在大
屋有依依而不能去者則泰山位東土東木德而
王女坤質為水象池固其所自來其依神于此
以揚靈異之休而初生成之德于不勝殆若天命
之者世乃謂王女親受帝冊為女青真人永鎮泰
山以主其祀豈不謬哉豈不謬哉愚因表而出之
俾夫昧者有所據而傳也為之傳云

巡按御史方遠宜與泰安州祝文

維神懋權化機駕御陰陽助天育人炳靈顯
醲玄功八埏震揚明德倪天昭回七葉松高維
闕宮有仙仙式歸維此棲宅園有_本祀民有
帛揚靈梯和四海來洽茲惟守臣白薦厥常祖
莫莫鑄鼓鑄鑄維神降止錚錚琳瑯風霆維車
漢維裳空歌欽欽茲舉肅肅庇斯斯人式登百穀
永莫邦基扶輿清穆祀禮弗愆維神率育尚饗
巡撫都御史何起鳴宣諭

萬曆八年予觀風東元濟泉源泰山之顛

俄聞四方以進香來謁元君者輒歷_此其如
離父母膝下者然是易故執以誠心所感也人
以此心事親則為孝以此心事君則為忠以此
待同胞則為友以此心處朋友則為信以此心
子孫則為慈以此心不奪他人之有則為義以
心不徼非分之獲則為榮存此便得進香善果
此便得朝山福田脫或不然心一背馳將明有
非幽有鬼責謂謂泰山而能私庇尔執孔子
罪於天無所禱也言遂罪也孟子曰雖有

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言遷善也可不畏

州守袁裕播諭四方香客以正人心云

巡撫都御史牛輔祈雨告文
惟神受職皇穹陰握玄化蒸為雲雨以澤天下
祈年而祈靈者日奔走乎年內作福而降祥者亦
時洽於諸夏矧茲東土固神奄宅之區而精英之
所常遊又不啻如粉榆之社也乃今四月不雨
陽泉亦地千里野無豐草致一天子之憂勞
桑林而露禱輔撫茲東生民將安

心如禱惟省咎於厥躬甘侍罪而肅恭惟神
元元少續旦夕之命而賜之甘霖俾回枯而起稿
則神呪之洋洋乎皇仁之浩浩矣輔謹率吏民
肅心以叩於神惟神鑒而聽之以彰顯道不勝侍
命之至

升元觀在嶽之南麓鄧都廟西石刻政和尚書省
牒尚存元張志純重建改曰朝元觀學士仲世
記

牒勸碑畧

尚書省牒准奉旨單奉符縣升元觀又云奉
狀提兗州儀曹要實亮伏稱契勘兗州奉符縣
山之下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牒奉勅
賜升元觀額牒至准勅故牒

徐世隆記畧

朝元者何兩儀資生萬物居泰群臣之賀正也故
道家取象名其觀曰朝元古殿摧仆堂教洞明真
人爲天倪子鳩工掄材雖時經凶年亦勉力成之
其費皆出金具常在岳頂齋頌及普教所勸

夫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泰山其一也其興廢
廢必有靈祇司之豈不爲神物所護持者哉

天書觀即乾元觀今榜曰碧霞元君行宮在州城西
里許宋大中祥符建史載天書降于泰山西南之
麓即其地也

長春觀在州城西北隅女道士廢絕久之禪僧寄居
中統碑刻元和子爲女剋誓守慎作記丘神仙牒
刻成吉思皇帝勅音俱存記稱祖師謂丘神仙
真則守慎之賜號也

元和記畧

教非道不立人非教不修凡以道爲宗以神爲
者莫不割鵲杖誓拯沉照昏躋人於長生之域嗚
呼世或有聞而未悟者有聞而悟者是旦暮一遇
之幸也近代幸我祖師設教七真開天上智下愚
咸使知之男修女學悉爲證矣夫全真之道香然
難言其教也微妙玄通廣大悉備在人賢者識
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其要絕資去欲返樸還淳屈
己從人懲功後德則爲遊藩之誦諾乃遊心於
合氣於漠不以是非好惡內傷其生可以探堂
矣妙真修學無間然矣懷來不爲得去不爲失不
悅生不惡死冲而用之厥心不震雖天地晦冥而
朗日自照霰雪交集而陽春自舒此得性之功也
動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寢無夢覺無憂慮而待
也其生乃全聽之於心冲氣爲和息之以踵谷神
不死此保命之效也

龍泉觀又曰斗母宮在岳之小龍口嘉靖二十
德府重建濟南陳輔記石

鳳陽縣志 鳳陽縣志 鳳陽縣志

星也先是廟廢止遺一石碣成化丙午旱雩不雨

或油然雨狀輒為風散知府蔡成詣其所祭之祠

頓息大雨如注因復立廟廟址知州鄭勇易以壇

高五院在岳之南麓曰金山青帝觀後俗曰眼光殿

三寶廟有三其一在岳之中道曰快活三其一在治

西關其一在治東關

在岳之南麓升元觀東弘治十四年建其棟

為鄆都大寺其左為關王廟嘉靖壬戌年齊南

同知翟濤重修有記

李欽重修鄆都廟記

岱宗南麓有廟曰鄆都其神為北陰鄆都大帝配

以宜府十王其東為曜靈五閭王而左右十司曹

官列焉嘗稽道經所載鄆都者陰氣之主九地之

樞機拷罰罪鬼死魂之所也十王之中其七曰太

山故陸機太山吟有曰蒿里亦有亭幽公集萬里

蒿里去泰山僅數百武曹白樂天詩亦曰東

前石魂北印新舊皆誠如是則鄆都之為廟

攝麗之所可少者哉雖然俗傳收捕追逮出入

生之說固儒者所不道也然昔者異道子蓋地獄

變相於成都民咸懼罪市之屠沽魚肉者不集而

況崇之以殿陛列之以案牘宵之以人鬼嚴之以

對燒森磨之刑使人入則肅然凜然出則悚然將

自知去惡以求免刑戮之弗遑也其為神道設教

之意顧有傳善於此者哉廟創始於太監李僅時

弘治十四年也云云今歷歲既久風雨所侵剝棟宇

接補蓋瓦級磚梁瓦丹牘藻繪之飭未免傾圮

嘉靖壬戌春齊南二守安陽弘齋翟公濤以西

臺專委采督徵廟大工既獲底績乃復以檄請為

重修鄆都之舉兩臺亟為嘉允卜日興事肯綮與

給於香稅而於農民秋毫無所干樞機始於癸亥

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月殿宇周廊門觀綠垣悉如

完治鬼神之像甘重為涅槃燦然一新廟西登轍

之路復建岱宗坊三楹自此以至嶽頂地方凡

又皆立坊以求其名而各揭聯以壯其景金碧輝

輝映照山河由是泰山之偉觀益增矣郡人

歲願刻石以紀其事余惟天以春生萬物止之
秋聖人法天以政養民庸之以刑故曰父母之
子親言而遂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
之於民也政教以撫綏之仁也刑罰以警殛之亦
仁也岱岳於方為東於時為春與政雲雨發育萬
物而北陰鄆都之府所司者秋殺之權也公來本
以謀廟為事而其餘力又有及於斯者無乃所以
警勸下愚而啟其遷善敏德之機耶

蘇羅殿左為關王廟在岳廟三里萬里社首

間有七十五司及三曹對案之神神各塑像
為地獄云

徐世隆記畧

萬里者古稅章之名田橫之客傷橫而作者也漢
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萬里送士女
夫庶人後世以為人死精魂歸於萬里有神主之
張華博物志陸機泰山吟皆云人死其魂拘於
里白樂天詩曰東岳前後鬼社却新舊骨樊殿
廟記亦言人生受命於萬里其卒歸於社首

祠距岳廟西南三里許社壇之左自唐至
火不絕禮之者入則肅然凜然出則悚然豈非
人如見真鬼神而然歟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于
都觀者咸懼罪修福而市屠沽魚肉者不集况
比祠其不寒心而駭目者鮮矣

趙相公廟在社首之陽其神見搜神記又宋人元豐
記石

三靈侯廟在南天門祀周諫官唐宸葛周武又附祠
岳廟按通志三人墓在蒲苑縣

靈派侯廟在州城西南漆河東渰其神舊名曰漆
將軍後曰通泉侯宋真宗東封拓廟封靈派侯云
重建教授王真記

王真記畧

泰山有三溪獨西溪雄秘莫測源來自上方為
布直注山趾洄狀龍狀而出高深委折至郡城
西百舉武居民飲濯之而呼曰漆漆之東滑地
若穹龜然廟其上曰靈派侯者宋真宗有事泰
駐蹕於此始患水泉涸絕俄而涌漲嘉其神

封建之也泰公盟司敬撤孫尹孫公民默同謀
下閭毀像推善善與修志已而廟壙為水奔盪
之水復折而西二公耳神之靈既熟而又目親其
驗遂更其廟而新之以崇其祀屬僕為記竊聞之
山林川澤有利於人者則秩而祀之唯岱為鎮岳
寔發生之所層寸典雲不崇朝而雨其流澤又能
滋於民物侵及萬乘功用顯白神而祠之宜矣乃
作迎送神之詞俾歌以侑詞曰我侯兮何在
麓兮水淮濤山嶠兮水鳴具我侯兮形聲侯之

為委蛇屈為駘為靈為雄坎坎兮擊鼓水妃
舞侯之樂兮來止徒御雍雍兮赤舄几几我民
事兮既多受祉侯之去兮悠哉忽慘兮陰霾或來
去兮巨測千萬歲兮愈欽靈德

淵濟公廟在岳頂西南白龍池上有司春秋祀焉
早雩禱自漢唐已然其淵濟神號祠宇則肇於宋
元豐壬戌邑人趙合撰白龍殿記元邑人王天
撰金帥劉禹填池靈異記州倅李簡謝雨文州
路希尹撰感澤記國朝寧正夏靖撰感雨記

石刻祠中

題合記

泰岳西南隅有靈泉白龍池岸占石峻淵然固
第六洞然亦作襟有大峪環然而為郭郭義我
而諸者慧刀亦於上滿滿而鳴者百文溢於中秋
朝夏春雪是洪而而為瑞靈泉花崖庫徑以爭
會流天轉淺峯旋乃一方雄勝之址登而蒞
之者無不嘉焉駘焉自漢唐已來至於我宋每歲
受金龍王閣香為之禱矣蓋龍允靈克雨決
宰大夫楊繆貽率縣吏民庶祈雨于白龍之神幸
龍之明德不越之夕而甘雨降應如影響稱禱以之
而興縣境自是而蘇焉邑民霍直等白于大夫曰
今衆庶感龍之惠願各持寶貨羽龍堂一所以奉
神休仍選材於工約而中度量而不奢經之管之
不逾月而散進成矣大夫特牒上司敷奏天廷
賜嘉祐庶獲之效耳

在無所變不數月而旱卒歲在丙戌之
歲權知泰安州事守天勝以久旱禱雨於龍
側時有小白蛇出戲於香鼎上劉以為神龍
再拜祝之曰三日之內有雨則我將為神修
之吉一軍歡呼羅拜經數日無雨劉怒曰神
雨今既無雨則無神矣命諸隸平揭西崖之石
其地池將滿雷雨暴至如傾甕大如鵠卵無

人往往有親見之者權府張侯談之甚詳因
之記

李簡謝雨文

庚申年二月己亥朔十九日丁巳泰安州州
簡謹以剛嵐清酌庶羞之真再拜稽首恭於
公之神去歲之秋嚴候不以李簡愚戇不才
此州特方苦旱久雨疾疫已愆種麥之期

霽雨作如響如若旱既久非霖雨莫能濟
日約太守以下諸僚屬以荒唐不恭之辭輒得
禱是夕雨降淋漓三晝夜東原千里所在霽足
精耕夫播種徧滿郊塹不失今歲來牟之望者神
之惠也今春復旱遂於上丁前一日本太守弗藥之
展率僚佐致禱於明神所明神閱人之不辜足
降甘雨二寸許越三日雷雨復大作萬姓欣欣
神之恩敢不明受其賜謹選吉日躬齋潔奏音
以獻以樂以謝神恩之

臨希尹感澤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監郡太守能
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
患難能致感通亦在監郡與太守耳凡監郡太
若無文武才畧不清廉肅下不明惠公直則致
和氣一州生類皆受其害今監郡住童暨太守
希尹來守是邦兵革之餘井邑丘墟生人饑
問其故不覺涕下况歲乙巳值天久旱民有
夏五明望日謹齋戒沐浴躬率僚屬禱於

濟公之神屢獲靈應至十八日辛巳大雨飽
不敢忘又從而歌曰龍之為神變化屈伸能太
小澤及生民或潛或飛或幽或明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

夏靖記

景泰甲戌春三月但夏不雨二麥萎瘁東作靡興
民心將至於流移矣郡守楊公定憫民之憂若已
之病遂齋沐備禮延柴道正於四月朔設壇草
祈禱惟謹越五日不雨者老曰岱麓有淵濟公

雨者過景請禱輒應益衆厥誠信宿傳者
拜跪道塗至祠藝育再拜祝曰惟神血食於土宜
與神陰陽表裏懇禱不啻其誰之出俾之歲歉未
食不足民何以安案感不潔神何以享為神之
輟龍致雨夫何難哉詞懇誠切恭禱禮畢至暮
連草莽維時玄雲四布雷電交作甘雨如注夜
鼓少止翌日再雨不二日又雨公忻然顧余輩曰
此時雨也時者不先不後之謂使得雨也先
而至麥為之忌後五日而至麥莫以秀不秀

此雨所以為時也由是泰者以敷降者以樂
舒暢民心悅懌以為有年矣神之澤民如此合
祀焉謹以牲醴大合樂盛報神恩屬余記之余
有道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年穀順成物無
虧民不夭札而太平之象見焉乃者雨不達時
泰復蘇東作可俾而有年之望也斯民也遭逢上
瑞懽忻鼓舞而不知誰之為之者良由太守公集
誠所感以致然也公宇在止西江忠節齋由科
擢今職并書以為記云

王顯其一在嵩老橋其一在城內營裏街其一
東關大石橋其一在州西南下接集者尤靈異
遇大旱郡人輩之來州禱輒雨

岱史第四冊神宇號目錄

明賜進士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督理

東鹽運司 晉河道嶺南譚耀 裁定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豫章甘一驥 校明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西浙查志隆 編輯

卷之十靈宇紀

孔子至聖殿 安神祀文廟漢

魯兩先生祠 吳寬記

卷之十一宮室志

觀海亭 扶僊宮 過仙亭

仰止亭 東公署 乾坤樓

半山亭 五松亭 誠意門公署

巖巖亭 建崇 飛雲閣 禮泉亭

更永亭 且止亭 迎賓堂

誠明堂 御香亭 泰山書院

泰陰亭 其從 環翠亭 萃英亭 徐琰

霞液亭 高山流水亭 萬松石壁記

環詠亭 奉章韓范歐陽諸名賢遺蹟

白雲軒 撫都御史李義

卷之十二物產志

木 果 花

茶 穀 貨

鳥 獸 魚

水

卷之十三香稅志

委官員類 委官期限 香稅事例

委官員類 委官期限 香稅事例

委官員類 委官期限 香稅事例

卷之十四災祥志

漢 晉 宋

東魏 後齊 隋

唐 宋 元

國朝

鄉進士山東運司經歷荆門戴相免

岱史第十卷 靈宇紀

此處特錄吾夫子銀宇蓋別於神佛寺
魯兩先生祠附焉以作通附云

孔子聖蹟

在嶽巔 王皇頂西稍下可半里許其地

相傳為越觀峰其一

云孔子登泰山望

即其地耶嘉靖間尚書朱衡謀拓基於此構建祠

宇以奉孔子遠遷任弗果萬曆十有一二年間朱

任濟南府邢推官大猷創建正殿三間前為

一間四圍垣墻俱全事為崇奉孔子設也

任未及安神奉祀以竟其事今監臺侍御譚

脩岱史稽考勝蹟有司議請重脩前項殿宇泰

子神主配以顏魯思孟悉如學宮之制春秋行

某禮仍於殿之兩偏構道房居黃冠以供掃除云

其時撫臺中丞李 按臺侍御毛 悉可其議

藩司覆奏脩舉由是孔子與群賢整臨遺蹟昭

於泰山相為終始瞻仰者快焉

巡按御史毛在委官安神祝文

維 年 月 日 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猗維聖師天縱其生貞元

氣光嶽儲其精然嶽莫崇於岱故其儲精也不

而聖莫崇於聖師故其取精也獨宏麟紱尼山

接介丘而應瑞龍吟洙泗淵源泮水以蜚英

登泰山而小天下迄今貽芳躅而永鵬名令人想

見其丰采罔不願聆其英聲恍若群諸弟子凌陟

千仞之上手提魁斗揭日月而開群言八若鼓

陵之歌盪激天籟鏗鏘然與松風簫鶴而齊鳴又

若裁帝王之六籍卷舒雲錦不崇朝而兩世

絃蓋岱宗雖峻極得聖師而益嶠嶠聖師

雖無乎不在而於生平勝覽詎不益朗其神情

用跡夫登臨之地崇祠而奉主時舉釋菜之禮

豆而菜盛豈惟高山仰止之思興起千百世如

日行見齊魯一變之化不越衽席而漸摩乎斯

斯琅則今茲所為嚴事尤不勝其惓惓也敬奉

復聖顏子 宗聖魯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

子配享左右共安神明亦謂夫四子之於聖師

群嶽之於泰山而當年之步武屬幸靈光

倚品尚鑒

巡按御史毛在訂定常祀祝文

維年月日 茲祭於

先師至聖孔子曰維聖天縱惟嶽降神乾坤發

帝王經綸信宗仰止振衣登臨一時過化萬古流

聲肅瞻廟貌吾道常新消茲秋仲敬薦明禋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聖

宣恩隆岱巔脩建孔廟議

竊照泰嶽靈區在寰寓最勝而古初遺蹟惟聖

尊崇然聖哲中之有孔子猶山阜中之有泰嶽

豈惟誕育降自嶽神迺其里居尤為宏通遐想

環之日師弟子相從登高覽勝者屢矣故孟子

云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禮記檀弓則云孔子

泰山側問婦人之哭而嘆苛政猛於虎列子則

孔子遊於泰山問榮啟期之三樂而善其能

韓詩外傳則云顏子從孔子止泰山望吳

繫白馬而顏子對以有如繫練孝實錄則云

耕泰山下思其父母而作梁山歌凡此故實鑒

可據若孟子生時則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

覆於其居而宋儒稱之曰泰山巖巖氣象其言

無稽哉由斯以觀則泰山勝蹟孔子稱首而顏

孟三賢皆踵其芳躅者也夫何時世變遷踪跡

咸惟孔子崖銅像僅存殘毀者半而顏曾孟皆

無可考見夫老佛之官廣袤山谷燦爛丹青固

庸置論即如宋時孫明復石守道兩先生猶

豆泰嶽之麓而聖如顏子賢如顏如曾如孟生平

固其宏麗之地沒後獨無棲神之所臨風弔古寧

不感嘆查得嶽頂王帝觀之西有空殿三間牆垣

俱全其中絕無神佛像塑像蓋在二三年前先任

南府推官郝大猷創議營構原為崇奉孔子設

續緣本官遷任未竟始謀迄今廟宇空虛漸至頹

壞然因其舊貫加以繕脩費既不工可刻日相

應命官經費應材鳩備待其脩理完日於殿內設

立孔子神座神主正中南向而東西配以顏曾

併入子庶各神正神主東西相向一如學宮之制

春秋丁祭每歲晉香稅官備辦祭品照州縣釋菜

菓肴各神座前一桌其牲牲則從供諸一口羊一

口水官如期致奠仍於後橋建道旁三間實合太

山道士二名常侍看守祀在宮以候禮至及乳

子崖銅像亭宇一併修整仍於舊址供奉則聖賢

遺像與泰岱為始然而廟貌崇嚴足慰萬世之

瞻仰非特斯文之幸實重山靈之元以此祀武廟

編不亦與聖蹟並駕齊驅乎

曆於肆年拾月拾日

魯兩先生祠一名泰書院

明復石守道其縣興具金學士承旨堂懷英及

國朝大學士吳寬撰祠記

懷英記

魯兩先生曰孫明復石守道氏宋祥符天聖間

仁義忠孝之道發於文章為諸儒倡當世大儒

文忠歐陽公文正二公皆尊禮之故其沒也

公為誌其墓蓋此之孟軻韓愈之流其羽翼

立朝行已治行終始偉如也初兩先生祭

下以為學節第大闢祠廟基甫迫乃北徙

而以舊館為析林地歲分施錢為養士之費

至今頽之而鄉人皆以為上書院者則其所徙

也夫定開歲祠火越明年有詔營建乃命更新

學已而諸生相與言曰昔兩先生宦學汶上汶

祀之不忘吾儕居其鄉食其德乃可遂已乎於是

兩先生諸孫聞其言更出所有作為祠堂於大

之左以成學者之意石先生之孫震使其姪翊

京師屬其門婿堂懷英書其本來將刻諸石

兩先生之道垂於後世炳如日星

然有一言焉方孫先生以春秋之學教於魯石

生蓋師事之時給事孔公道輔聞其名自兗來

孫先生既出應客而石先生執試屢侍其左右

降拜伏皆扶之其往謝也亦然錄是魯人始識

弟子之禮士風為之一變近世士尚剽竊以從

親友為耻忠厚之道不著久矣國家尊經養士

使人人為鄒魯固當師承鴻碩因文以入道

與而後游兩先生祠下而食其餘可以無

吳電記

魯兩先生者為宋泰山先生孫公明復祖徠先生
石公守道也祠始建於今泰安州治之西而隣於
嶽廟金源時遂為廟併元改建於嶽廟也而復為
浮屠氏據入一國朝乃附祠於州學而規制狹隘
祀事簡率無以慰魯人之思至是州守前進士德
清胡君瑄言於巡撫山東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
謂其事繁風化甚重請於朝事下禮部議從之仍
平有司每歲春中必為修葺與約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祀馬工未畢盛公以請
去而眉山吳公來代益重其事趣成之胡君乃
書來請記於石予惟大賢君子所以能使人久
追崇者非區區末學所知願讀之之意堅不可
也惟兩先生在宋盛時泰山來自平陽而寓於
其學長於春秋著尊王發微簡易公平多得經
本義一時名公賢士高其學行至妻以女或
之後范文正公富鄭公文為其始授官

中丞得傑則生於魯者當縣公居泰山之時
事之其為人好善嫉惡嘗者惟說中國論及庶
以為世戒而慶曆聖德詩尤為人所傳誦常以
衍教授於鄉後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大學自
而與初舉進士甲科官止太子中允蓋兩先生
生見於歐陽文忠公墓誌而國史取以為傳者其
大畧如此按其言論其世信其為大賢君子卓
出乎流俗而震然為一方之望者此故在當時
至其泰山雖守初唐石公亦不盡其
徂徠之剛直既沒而禍患作幾不能保其遺骸
庇其妻子蓋小人之不相容亦執之所必至者
去之六百年雖天下知有兩先生而尊為所需
產之地道德之風藹然猶存宜人尤尊仰之祠
煥焉而不至卒廢人心之公不能自己如此又
陽公所謂發先生之光者今則愈久而愈光矣
先生壟屢守臣又推朝廷尊賢之意既加封
聖祖仁皇帝於有後而聖祖之德復選其

子思子見魯人之思康侯之因併載其事碑
祠下云

岱史第十一卷宮室志

叙曰志宮室者何志其宅岱宗之勝而登臨者藉之盤桓也夫自古名亭佳館崇閣危樓必據山川之勝築斯樓臺宇之偉觀而勝莫如岱則據勝莫如岱宮室矣天地其運條日月其戶牖烟霞其几席風雨其洒掃不越乎楹櫨樞樞而超然遠凝邈然固窮曠然出入覽惟茲獨也豈不稱上界清都扶其間過化亭則宣聖之芳躅泰山書院則孫石名賢之故墟觀海亭挾仙宮則浴日御風之氣象仰止亭迎賓望則泰

觀海亭即日觀亭在嶽頂日觀峰秦鈔樊巖刻題扁曰日觀揚綠立石碑二曰東觀日本西望河

蔡叔廟勒石坡曰天下名山第一

探仙宮在嶽頂觀海亭之西萬恭題扁曰憑虛御風

宮後石屏大書曰孔子小天下處嶽頂公署惟此最寬廣達官燕飲恒於斯

過化亭在嶽頂稍西孔子崖吳讓勒石崖曰泰山春

嶽

仰止亭即西公署也在碧霞宮西前後三間俱有

室前巡撫都御史金上邦尚書何起鳴題扁

止云天柱峰王女池秦斷碑俱在亭之後凡達

止宿恒於斯

東公署在碧霞宮之西其制稍隘於西公署有稅

巡官憩息之所

乾坤觀在大龍峪下侍郎洪朝選題今名扁侍郎

恭又扁前楹曰礪山帶河

半山亭在朝陽洞之西南山上

誠意閣公署在誠意門之西凡三間傍有翼室

五松亭前後俱三間前廳有翼室亭前奉始皇
樹五故名又名御帳以宋真宗曾此駐蹕也今
松存者二馬是亭當後之中道達官每飯中火
此或於誠意門公署

張嘉移建水簾洞左
飛雲在岳南趾曰紅門巖又圯廢今索石為臺
有棟宇下通梁道猶閣之制也方殆煥書扁曰

雲石刻曰蓬玄洞天都一鳳篆書印印上

書山元水亭在懸經石隆慶間都御史萬恭恭
為之記

萬恭石壁記

余既秉泰山之旗掠岱麓而南下則憩經之
石廣可數畝編刻梵經皆分書大如斗不知
代所為近有好奇者則刻大學聖經於上端以
之余乃大書曝經石字皆博可六七尺刻深三
垂不磨以助其勝北聳石巖石若斬截而成
漫石而下以懸下空巖若垂萬珠焉余際大

簾字深刻之水漸漸漸字上字隱隱匿水中斯

山之至奇觀也已乃穿澗水而西得石壁高約
五尺廣約四十尺夷出天成下擁石基余東向而
立則水簾之泉冷冷出其左而挑柳數十株蔚蔚
其石余遂倚石壁為之亭亭悉以石石柱四直入
石基其深尺有咫上覆以石板令水又登泰山者
得憩息萬祺焉余嗜鼓琴輒顧從者曰夫是倚岱
麓之壁也斯不亦高山乎夫是臨水簾之泉也斯
不亦流水乎為子援琴而鼓之邀泰山之神聆

陵之歌若將巍巍乎志在高山也又洋洋乎志在
流水也是謂神品亦謂神解從者悅遂命之曰高
山流水之亭

更衣亭在岳之紅門道左凡水冠之士登岳至是易
便服以行故名

止亭在更衣亭西有石刻亭名三大字

迎賓堂在岳祠東齊之南有司宴王人及大賓
之所

戒明堂在岳廟內之西延禧殿後凡朝手建大

有事于岳者居之

在誠明堂後凡朝廷遣使費於岳

置於亭擇告而後奠神垣周石刻名人詩文

為孫復石介胡瑗講習之地嘉靖間按察僉事

問之創三楹安孫石靈位尚賢存古蹟也邵賢

詩曰千古清風仰孫石獨遺堂址向岩隈

在州城之南宋真宗登封古蹟也巡按御史

吳從憲建亭有記

吳從憲泰陰記畧

余按山東之明年暮春三月脩泰岱將有事於

萊因與同事諸司臨拜嶽祠陟登封臺而往蹟之

僅存者惟秦之斷碑與唐之磨崖其他皆湮沒

滅不可復覩及遂州治知州事李逢陽請曰城

有陰字碑者乃宋真宗御書封禪紀文距州半

而近此符符中東封故蹟也時偕同事往觀之

凡五而相合而成屹然如列屏嶂非特其製與

碑迥異而其敬天尊祖謙遜辭讓之意百世

讀其文字猶令人肅然歛容稽首而莊誦

而時移代變昔之金泥王檢光幽萬丈今則

委翳於荒墟蕃菴之區其不為湮沉磨滅者無

矣余因是竊有慨焉乃戒有司除地築亭于陰

之北是秋九月望日從事者均來告成亭凡五

砌以石址臨于壕渭重門深迥盡棟高碑碑峙

前儼如上帝之臨雖燥擁後恍若海市之觀此

泰嶽壁立萬仞則勃然仰止之思南瞻徂徠直

僵蹇則惕然向友之志觀圖曰荒荒秦漢

宸翰輝映今古真亦有光於泰嶽也矣於是令

人篆其碑之南曰泰陰碑揭其亭曰昭事上帝

其門曰升中古蹟州之士民樂其有斯亭也來

樹以槐栢後渠種以芰荷仍取其地之中作為

塢周以柵欄多植奇花麗草以待四方賓客

翼亭之西拓地半畝築室數間以為往來憩

羞之所由是至斯亭者莫不徘徊竟日而不

也嗚呼可謂盛矣

環臺在萬里社首二山間登此北眺岱岳餘三面則盡牛似徠諸山蒼翠環峙故名

在岳之西趾去州治十里金如州姚建崇建元奉高尹王悟重修庶訪使徐琰記亭今廢記石

徐琰文廟

徐琰記峯

天下名山巍然而大岩然而尊奇泰山而已泰山勝境竊然而深蔚然而秀者西溪而已溪居岱宗之右麓延袤數十里樹林陰翳磴道崎嶇清泉

石魂瑋萬狀行愈遠而山愈奇境愈勝極溪之窮窮巔崖百丈懸流下擲望之如垂練天神象也天紳之西有巨壑焉一水自天勝巔落為盤石所散漫瀉於壑之上層岩迭嶂水無洞也而又芙蓉懸刀飛鵝獅子諸峯削其上黑巖白龍神潭水府潛跡其下雲烟吐吞時有蛟龍跳珠濺沫轟雷掣電顧接有所不暇真山人之窟宅大壤之奧區也金大定間泰安太守姚公面水簾而瞰天紳遂構一亭傳組不移而諸景咸會因榜之曰萃美

詩有云江山雖有餘亭樹難穩歷時不得要象各偃蹇吾不知世間得登臨之要有如此亭乎

靈泉亭在岳頂玉女池北宋建今廢

在天書觀宋時所建

在東嶽廟御香亭西周垣畝許四面石刻古今名人詩詠故以命名也其間有韓琦蔡襄范仲淹歐陽修石曼卿蘇子美林逋諸公題識种放真宮詩而放刻則鏤沒不可見矣惟諸公題識

名尚在歲久亭廢諸石刻淪於莽棘中矣年按臺侍御毛允行後項呈議委濟南府通泰東陽仍其舊址復構亭宇將韓范歐陽諸公名手筆拂拭而維新之先賢數百年遺蹟盡重焉足以昭示將來俾知所仰止云

查志隆表章韓范歐陽諸名賢遺蹟議照得泰山形勝古今登覽遺蹟種種無庸殫述執文尚矣人品急焉惟其人誠賢故其言誠片語隻字而姓顧名譽當世想見其筆墨後

之亦莫不延慕興起何論模仿其文章輒欲刑其質行以此磨礪人材維持世道故其遺蹟有及多也竊見俗廟西偏御香亭之右自古有環詠亭一座其來久遠不知創自何代何年蓋四面垣墻俱石刻先代名賢題詠聯翩手筆而亭宇介於其中瞻顧諸所題詠若環繞焉故因以命名也其間名賢之最著者若韓魏公若范文正公若歐文忠公若蔡端明蘇子美諸公前林和靖石曼卿諸公皆先宋人物其手筆尤不容誣故諸奈何近歲亭宇久廢尚幸亭之稱名存於舊志中職方而求故址則彼鄉人士絕無知者轉長諮詢延庵時日今幸得其故址幸以面垣墻石刻依然尚存只廢缺一隅更幸韓范歐蔡諸名賢手筆無恙惟是塵埃滿壁未易分披汚穢縹緲不堪舉趾職茲深慨焉俯仰古今其實在後之君子若不及為之表章則四面垣墻旦夕盡廢不止復廢一而已何忍諸名賢數百年遺蹟當盛世而湮豈不有愧於斷文執況舊貫可仍不由新創而

亭工費為值幾何令其仍舊其址復構亭宇仍舊曰環詠而四面垣墻題詠見存者拂拭之其一隅已廢缺者即將國朝名賢題詠補入而繕亮之則豈惟更新先宋諸名賢遺蹟而益彰一國朝人文之盛豈惟增光岱微相為終始而於所謂磨礪人材維持世道者未必不藉此興起也職不勝大願
萬曆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謹
白雲軒在嶺頂西南稍下鳳凰山之陽有白雲洞焉萬曆十四年巡撫鄧御史建勅以表之及其勝協謀於巡按御史韓建枋以表之及其亭為之軒巡按御史毛繼代共落其成詳見記文中
都御史李戴白雲軒記
今歲夏余祗奉
上命填撫東土時苦旱魃為災未及受代輒禱于泰山之神為元元乞一旦之命竊私念公羊傳所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泰山之靈也今安得為雲雨即符所請然已而見白雲叢叢布巖山谷

白雲洞中出也因住曜之則在鳳凰山之陽石
陡絕而下洞高丈許廣亦稱是有石竅廣二丈
深僅八許而洞之下陡峻深谷又不可測所謂百
丈崖者是也洞中石竅四時水常溢注其來無形
不知所自夏月則其勢愈盛沛然旁達故相傳為
龍洞耳霖又曰雲根雨脉云余於此益信雨天下
之言不誣也圖所為標其勝宜無如斯言者一日
以語塩臺譚惺堂侍御則手筆雨天下三字勒石
洞門余繳有司樹之坊坊稍北構臺一楹臺稍

構軒三楹而軒之宅勝最奇背負石壁如屏左右
如翼獨開一面甚闊瞻憑檻俯視大小龍峪如蒼
龍噴水而山麓行人摩肩接踵雜迷如蟻近眺則
徂徠山當其左微來山當其右遠眺則云云亭臺
尼丘梁父又環列星羅畢獻奇偉曠斯天下之大
觀也已陟斯洞想斯軒者寧無霖雨天下之恩乎
我奚但選勝駉秀云爾有司謂余記之是舉也前
按臺韓西玄侍御與其議今按臺毛文源侍御會
其成其餘有司執事勒之碑陰

萬曆丙戌仲冬吉旦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督理營田兼
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廖延李戴書

岱史第十二卷物產志

叙曰易志乎物產也言物產莫尚乎山而泰山尤實生大生之區也禹貢曰岱畎絲枲松栝石神農經載泰山諸藥石而山海經曰其上多玉其下多金多水王道書福地曰泰山多芝草玉石是皆物產之間於古昔也譚者謂古昔山東富饒甲天下利賴於泰山居多有審然者自今觀之石山鮮茂林剛風平羽寒窟無群蛟危巖深澗詎復有良玉仙芝惟是葉草綠厓藥石滿谷如天麻青芝赤脂紫石英諸靈品絕異他產則永永為世人提顛起死以弘濟壽域茲為寶第富金王而已夫泰山之興寶藏詎分古今哉古昔用之有節故恒見其富饒晚近世費出不經上既橫歛下復侈靡即磬山海之珍難乎其繼山東富饒之不逮古其以是夫余於茲有深慨焉

木有秦松在黃觀嶺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避於松下遂封為五大夫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陸贄作禁中卷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板史記但云封其樹為五大夫不聞有五株松之說而詩云

者何邪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與薪又李白送人遊桃源亭詩云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云云唯舒王詠栢詩云老松先傳大夫官乃為切當今只存其一然非秦時故物疑亦後人續植者老松奉曲擁腫宛如蒼龍勢欲飛騰范宗吳勒石下曰五大夫松御帳坪稍北路傍古松一株依崧盤結偃蓋若雲覆然其奇詭竊竊殆過大夫松遠甚方元煥磨崖書其下曰慶士松蓋尚其高隱不羨秦封也 有漢栢在泰山之陽登封門之外山南廟左老栢數株相傳漢武帝封禪時所植有唐槐在猗廟內奇古特異雖良工不能繪它若椿梧梓榆楸桑柘榆欒榆柳楊棟雖皆有之顧登封之地無喬林豐樾而取材于工師者或安焉譚者謂岳多石少土難於滋植風聞日曉易致頽朽是豈山之性哉抑自古日尋斧斤而今莫為之栽培耶

果有梨栗棗柿梅杏桃李奈石榴銀杏櫻桃水

補骨脂 羊脂 冠果 雜藥 諸名 補骨脂 羊脂 冠果 雜藥 諸名

有牡丹為藥 微凌霄夜合辛夷長春麗秦

王簪堂 蘇臘 微雞冠 鶯粟山丹月李蘭

蘇石竹菊白 生於樹曰藤花可蔬鹿菊

別名曰黃花 於天下而土人賤之不以

供客

以泰山著圖 十有九種曰青芝亦簡景

遠志天門冬 蘇石竹菊白 蘇石竹菊白

鍾乳石 礪石 白石脂 赤石脂 白石脂 赤石脂

滋石滑石雲母石絲石草龍骨伏翼蛤蚧松脂

實茯苓丹參茵陳肉桂女狴狼毒連翹黎蘆澤

瞿麥香附子玄胡索惟天麻獨異于它產但鮮

難致有名在國經而不以泰山言者四十有

曰蒼木黃精黃連黃芩玄參蝦參苦參沙參葛

如母益母貫衆山查山藥地黃地榆地丁南星

杞木蘭防風荆芥羌活花柳百金草

...

星石銀星石金銀花馬兜鈴王不留行諸

參獨良石花可已心疾傳金瘡撲患湘之可

如蒙山而氣味亦稍相類此則國經所未載

有黍稷稻麥菽粟芝麻胡麻巨勝黍黃白黑三

稷黃黑二種稻紅白二種麥有麴麴黍三種菽

黃赤綠黑刀扁諸種粟百餘種曰九里香化

其最佳者

有絲有木綿細絹葛可為布有麻桑

青桐茅曰女兒茶泉崖陰趾如淚菰者曰

茶甘清香異南茗葉 芽皆為茶亦佳松蘿

時於畦園者弗志其野生曰菴茶藜蘆蓬蒿

椿棟榕檉茅俱可漚香美並異八麻樹芽和

亦佳曰枸骨茅曰茅泰土人甘之

五金粟無之黃山亦有黃白二石焦

...

...

...

其主觀之煙與
常揀白金礦山海經云其下多金晶也又云其
多王今不可見土人云岳巔間膏一炫光彩意

岱志第十三卷香秘志

地神意豈不其然此在求民瘼者所宜講也
種具列如左

舊例總巡官一員於府佐內行委
督理香稅上下稽查是其責也分理官凡六員
州縣佐貳官內行委坐定遠參亭二員一收本省
香稅一收外省香稅俱填單給與香客玄武門一
員收山後香稅亦給單紅門南門各一員俱給
單放行頂廟碧霞宮門上一員查放香客出入
此員額其來久遠不知起自何時

諸事選參事官一員非紅門南門
畫行裁革只存分理官三員一在遠參亭一在
武門一在碧霞宮每遇香客衆多之時分理官
不能支議者謂當時裁革太過今宜酌議稍增
額

本會期限 近例每年分作三季上季自正月至
月下季自九月至十二月其時有客衆多故總
官與分理官俱全教委用中季自五月至八月
時香客不多故只委分理官不委總巡官又

季完訖則另行別委故總巡官去住不常而分
官亦嘗有奉委未到者此不惟錢糧重大所宜
查而億萬衆戰戰兢兢中安可不為之巡行存
也議者謂總巡官宜有專設俾之常駐

香稅銀兩 舊例本省香客每名五分四釐外省香
客每名九分四釐俱店戶同香客赴遠參亭報名
納銀領單上填近自萬曆八年有外省香客員充
本省報名短少香稅者因改議不分本省外省香
客一例香稅銀八分其銀各店戶包封署多包

儲遠參亭庫內待夏冬二季起解
名領包領銷其間有等店戶當報名納銀之日
銅鐵抵換銀兩至起解傾銷之日百計抵補不
有脫逃者有自縊死者凡此皆所目擊宜為酌
委官收銀間一開包驗實店戶傾錠量行給與
銀庶其少差

巡官圖 凡香客施捨金銀珠寶玉石骨飾并
銀娃娃銅錢及襪蓋袍服紗羅段幣等項俱交
香客官內夏冬二季委辦在六員前生會同

總巡有移委官於道旁檢核諸所巡檢
件逐一驗看估計將金銀珠寶玉石首飾并金
娃娃銅錢等項同前項香稅銀一併解赴布政
儲庫以待轉解支用其旗蓋袍服紗羅段幣等
解赴濟南府儲庫支送三司堂上并官領與運司
濟南府各佐貳員下折俸

會計事例

每年查稅并混施銀兩多寡不等照
生派二曰解部卷查嘉靖三十七年為傳奉事

開泰山頭廟香稅卷查嘉靖三十七年為傳奉事

清指俸外其餘金銀首飾等項搜尋題部

後節年二季差官起解赴部據近年解部大約

季銀一萬兩有零冬季一萬二三千兩有零二

存司專供公堂廣度賀表箋壯夫軍價公差人

六房文冊紙劄馬字書字工食及德

三藩府各郡王祿糧等項二曰脩城其銀亦儲

布政司以供脩理城垣之費三曰脩廟其銀亦

在布政司以供岳墳諸廟脩理之費每香稅

內余五釐各廟一曰公費供香稅各案書寫

跟隨人役工食其銀即於泰安州支給
舊例解禮部近歲部中又不取解俱野之藩司
所謂錢累巨萬而費朽云

叙曰粵志乎災祥也謂泰山氣化他先其災祥

天下國家充大也往昔災祥見於泰山者如天石起而漢竟踐祥雲成闕而光武中興其祥之最者乎驚鳥焚巢而飛燕滅漢雄雉化蹕而武氏易其災之最著者乎若論災祥之實孰有如宋嘉祥間泰山上瑞麥圖五本其朝嘉靖間泰山瑞麥一本五穗則其祥可以養生他如御帳流洪死於濟三姑餘元碧霞宮啟開經於戲瑞者類列

則其災至於生鬼又不善機極朕地所誤而而已夫災祥示人豈不昭昭然祥以符德或以導災以告譴或以王成天意詎有常哉惟履祥而盛故享有佳禎遇災而知脩故妖不勝德斯義也豈聖君賢相所宜講求即膺一命擔一爵者罔不有回氣化之責毋以災祥為漫然無足省云

漢昭帝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大石起立高丈五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僵柳復起生虫食柳葉成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往弘以為石陰類不

當有庶人為天子者生妖言伏誅其後宣帝

成帝河平元年泰山桑谷有驚焚其巢郡人孫等聞山中群鳥驚聲往視見巢焚盡墜地中有三鶩穀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京房易傳曰人主暴虐鳥焚其巢其後趙飛燕姊妹專寵後宮有子者殺之并殺其母帝崩后坐誅此焚巢校子後號咷應也一曰王莽貪重而在位後之重莽成易

楊云

光武皇帝建武元年泰山雲氣成宮闕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辛未幸泰山黃鸝三十經祠

壇上東北過于齋宮翔翔升降

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

自上下者為崩泰山之石巔而下厥應聖人受命

人君虜是後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辱於北元帝

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元帝太康二年六月泰山大水湧斷三百餘

死六千餘人時平吳俊王澤為元
荀賈為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縣五
此其應也 納之後宮

咸康八年趙石虎建武八年有石然于泰山
八日而城

武帝大明元年七月白雀見泰山

武帝景明三年八月辛巳泰山崩湧水十七

慶武定六年四月泰山甘露降

後齊天統初泰山封禪壇王壁自出夫岱山王者易

姓告代之所王壁所用之幣而自出將有異姓王

者用幣之象其後齊亡地入于周及高祖受周禪

天下一統焚柴泰山告祠之應也

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令使者致神像于祠

未至數里野火歛起燒像時帝信謔猜忌滕王璿

失志而死功臣多被殺其後太子勇被戮

唐高宗永徽二年七月泰山大水 十三年十月

戊子年飛泰山齋宮內夫封禪所以告成功

此者而野鳥馴飛不思禁衛不祥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泰山醴泉出丁丑王母

池水變紅紫色按史乾封縣民王用田中有童兒

接上科青錢數十爭取之錢墜石罅因發石湧泉

二十四眼味甘美又枯石河有湧泉二十五眼

一眼出膏阜之上經宿勢浸盛引數派雙魚躍其

中有果實流出似李差小味甚甘制置使王欽若

貯水以獻六月庚戌賜百官詔建亭賜額曰靈液

六月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天書見有

靈芝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夫醴泉之出天書之降

十二月泰山王女白龍王母池醴泉出

丁酉賜輔臣新醴泉 六年十月泰山興工有鳥

狀鳥喙趾皆赤役犬稍憩即飛鳴作起之聲衆工

見其來悉封爭進將順而去日以為常目為催工

鳥

仁宗嘉祐三年七月泰山上瑞麥圖凡五本

元世宗至元九年九月泰山瀋兩河水溢圯田廬

稼

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泰山大水

武宗至大元年九月泰山大水

仁宗延祐元年三月泰山霜雪三日

文宗天曆元年泰山大水

順帝元統元年泰山溪兩河水溢大饑 至正六

年春二月泰山奉符縣大饑地震七日他縣亦然

成化二十一年春二月三月泰山屢震遣官祭

之

正德十六年春三月岱廟東廊火

嘉靖八年泰山蝗九年十月如之 十六年六月

泰山水漂溺數百人十一月州城火延燒數十家

二十一年泰山蝗不為災 二十二年泰山夏再

稔麥粟有一本三穗至五穗者知州馬逢伯獻于

朝 二十九年十二月岱廟火正殿門廊俱焚古

樹碑刻亦多毀者 三十年六月泰山大水御溝

衝壞人多溺死 三十二年泰山大饑民相劫奪

行旅不通 三十三年泰山大饑餓死者枕藉

民多取其肉食之

萬曆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泰山碧霞宮四方來

構者互相踐蹋死六十一人今巡撫都御史
委濟南府通判桑東陽往經理收葬

世史第五冊而字號目錄

明賜進士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督理長蘆

東鹽課蕪官河道嶺南譚耀 裁定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豫章甘一驥 校閱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西浙直志隆 編輯

卷之十五 登覽志

周

孔子

漢張衡

魏曹植

晉陸機

謝氏

宋謝靈運

唐李白

杜甫

劉禹錫

李義府

蕭楚才

薛克構

盧照隣

呂洞賓

宋范致冲

查道

梅聖俞

王欽若

元王奕

杜仁傑

元遺山

段輔

張養浩

徐世隆

元好問

王惲

張志

李簡

王旭

賈魯

卷之十六 登覽志

皇明宋濂

方孝孺

曾啓

汪廣洋

李時勉

王傑

吳節

徐有貞

年富

李裕

周豪

張盛

朱文

徐源

喬縉

司馬聖

畢瑜

趙英

夏寅

潘禎

王弼

邵莊

黃景

王經

張岫

潘楷

劉丙

王守仁

張璠

盧瓊

陳琳

杏煥

秦金

柴奇

遼貢

喬宇

許達

王廷相

趙鶴

查約

許成名

李東陽

章拯

李彥陽

馬汝驥

周相

葉份

王裕

張鯤

張邦教

鄭善夫

方豪

楊祐

陳沂

朱節

胡績宗

楊志學

李學詩

楊維聰

王詠

蔣瑜

張鐸

邵經濟

劉淮

廖道南

王寵

陳鳳梧

曾銑

王紹元	李嵩	孟洋	馬三才	沈應龍	徐紳	陶欽臬	浦應麟	郭鑒	李綸	周津	蔡汝楠	許應元	鄭大同	姚奎	蕭瑒	胡經	蔡經
孫應奎	王遴	羅洪先	段顧言	曾鈞	吳遵	袁襄	杜泰	經彥案	王廷幹	鄭芸	高誨	范瑟	楊撫	章忱	胡仲	張家	岳倫
魏良貴	李攀龍	徐文通	姜良翰	雍焯	吳伯朋	查秉五	谷繼宗	仲言永	劉燾	湯紹恩	李惔然	馬麟	梅守德	張鵬	龍瑄	潘垣	聶靜
楊宗	李先芳	王世貞	查秉彝	何廷鈺	方正脩	唐禹	劉爾牧	林應麟	王汝孝	傅鎮	成周	黃省曾	寶明	周珩	白世卿	潘珍	周珩

徐琳	蘇本	呂顯	朱應奎	愈憲	裴紳
六	六	曹	陳中	趙	王教
蘇	周怡	劉璽	曹金	年朝	家
蘇	王貴	項守禮	查秉	查秉	查秉

岱史第十五卷登覽志

叙曰苟志乎登覽也志古今人登覽者之文若歌詩若序記是也嘗聞丘壘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內游故列下自以為不知游而眉山蘇子曰人之所遇得者事常多遊於物外者常少由斯以談遊何容易僕哉泰山之遊手躋月觀月觀之馬吟可以俯仰宇宙探龍文虎阜之奇石可以磨礪壯懷臨天紳聖水之源泉可以澡瀉精爽尋呂公蒙敏之幽洞可以呼吸烟霞豈謂外遊非內觀之助耶要以孤矢四方志高人遠士之懷古今一也其間遊而能言者惟柳於篇章即若黎秀偉萬扶若燭入丹青然而其筆興高遠飄飄然有不局於山水間者彼豈徒以娛耳目為解騁詞翰為富乎玩物適情固內觀者所不廢也宣聖丘陵作歌千載絕唱是用冠諸編簡永耀山靈漢魏而下以迄於今則皆衡世次錄焉

詩歌

鳳

山正交於泰及丘凌前絕其反二意在通求之

遠遶迷不復自嬰也奏甯然而顧題彼泰山其高果甫回遠枳棘充路陝之無緣將伐無桐滋蔓延惟以未漢涕實潏潏○曳杖消搖於門

同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元開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蓋發疾七日而沒右曳杖歌本非為登覽作也然觀此則知吾夫子蓋以泰山自處故所錄之

張衡

衡四愁詩之一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果

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

妾理瑤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曹植

飛龍篇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

玉堂金樓複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驅車駕驅車掉馬

馬東到泰高城神哉彼泰山五岳尊其名隆高置雲蜺嗟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一二亭上有

湧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月清

身形發舉通虛廓徑庭升翳冥同壽東父年
負卦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靈靈沉靈
永長生○仙人駕仙人攬六著對博泰山隅相
拊琴瑟奏女吹笙竽王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
海一河局九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
萬里不足並輕舉凌太虛騰騰踰景雲高風

王母處銷期五嶽問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
趨且徐徐不見軒轅氏乘龍出昂湖徘徊九天
與爾長須

陸機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
層雲其其梁父亦有館萬里亦有亭幽岑
鬼神方集百靈長吟泰山則康慨歎是年

開法寺藏寶
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定斯宇可
年

謝靈運泰山吟
恭宗秀維岳崔嵬刺雲天岵嶸既
嶽嶽石磴還綿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肅然石闕何
瞻謁明堂秘靈篇

李白泰山吟
四月上泰山歷歷金華臺遙望紫微宮
澗谷隨紫迴馬蹟遊碧峰于今滿青苔

巖水急松聲哀北眺崑崙嵒竒傾崖向東摧洞門
石扇地底與雲雷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銀臺天
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飄下九垓
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
曠然小宇宙稟世何悠哉○清曉騎白鹿直上
門山山際逢羽人方瞳好容顏捫蘿欲就語却
青雲關遠我鳥跡書飄然落潑間其字乃空

觀舉首開雲閣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
西來兮進入遠山憑望入極目盡長空閑偶
值青童綠髮雙雲鬟我晚學仙蹤耽州朱顏
跡忽不見浩蕩難追攀○清齊三千日聚素寫道
經吟詞有所得衆神衛我形雲行信長風颯若羽
翼坐轡座上日觀伏檻窺東溟海色動遠山天雞
已先鳴銀臺出倒景白浪翻長鯨安得不死藥高
飛向蓬瀛○日觀東北傾兩崖夾雙石海水落眼
前天光挺空碧千峰爭攢聚萬壑絕交歷緬彼鶴

仙去無雲中躋長松入雲漢遠望不登天

異人間五月雪中白終當過安期於此鍊玉液○
朝飲王母池瞑投天門關獨抱綠綺琴夜行青
月山明月露白夜靜松風歇仙人遊碧峰處處
歌發寂聽娛清暉玉真連翠微想象鸞鳳舞飄
龍門衣捫天摘匏瓜恍惚不憶歸舉手弄清淺
攀織女機明晨生相失但見五雲飛○送范山
歸泰山曾客抱白鶴別余往泰山初行若片雪
在青崖間高高至天門日觀近可攀雲山望下

此去何時還右詩刻石本明會其說詳其
杜青望岳宗夫何如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
陽明谷曉壘狗生層雲決背入歸鳥會當安絕頂

一覽衆山小

劉禹錫送東岳張鍊師東岳真人張鍊師高情雅淡
世間稀堪為烈女昔聞久事元君住紫微金縷
機中拋錦字玉清壇上著霓衣雲衢不用吹簫伴
祇擬乘鸞獨自歸

李義府雋州遙叙封禪天齊聖巨鎮用觀啓崇祠

美臨濟淵隱嶙峋控河沂建岳嶽長升疎節在
帝畝符廣運玄言暢文思飛聲總絕絡載化撫
維瑞策開珍鳳禎圖薦寶龜東后方四觀西都漢
六師天駕移星苑揚旆馭風司弗說噓干陸幾
靜迢迢汶陽馳月羽蒙陰警電輜嚴花飄曙羣
葉蕩春旌石門環藻衛金壇映黼帷三始胎返
萬歲受重釐非質陶恩獎趨逐奉軒輶觸網逾
商衆微限明時周南昔已嘆刊西今復悲

關楚亡秦和展禮岱宗拂漢星旗轉分霄日羽明

追會車頭更勒俗宗銘林戈咽潭岸獸鼓震經
葉箭交寒矯烏弓望曉驚已降分水作仍深迎

情

辭克構奉和集禮俗宗龍圖冠脊六鳳駕指云亭維
烟泛濟浦綠字落河汀七葉宸應月文戰曙分星
四田巡揖禮三驅道契經行欣奉萬歲鷄打偶十

吟

盧昭降登封大舖歌日觀仙雲隨鳳蹕天門碧霞
龍衣繁絃綺席方終夜妙舞清歌歡木歸

呂洞賓書王母池昔日曾遊此如今九十春紅塵

少客誰是識予人○再書王母池昔年留字識曾

朱事滿華夷過九垓無賴蛟虬知我字故留踪跡

不沉埋右詩刻在木州會真宮內相傳測實手書

宋

范致中呂公朝遊北海慕瀛洲仙珮何年到此

安得相從門丹訣春風同醉岳陽樓○竹林寺

林深處有招提深掩禪關過客稀簷蔔花開春

暮冷鐘聲白雲低○日觀峯岳東有第

青天高聳碧巖屹若鰲飛上峰頭立應見陽鳥
太乾

查道登岱安空巖嶂絕凡埃青帝萬岳綠節開捧出

海天紅日近遊將遠鳥碧霞來石閣閃爍迎陽洞

玉簡光華封禪臺一自祥符禪祀後太平頂上最

崔魏道世宋為龍門學士有孝行兄弟孝順事貴

梅聖俞登泰山日此詩登日觀峰海水黃金銘浴

出車輪光隨天行無蹤正是刺我目撲集如劒

照曜萬物與磨滅萬物凶草木既無命必聞石

松當時一避雨安得大夫封人而苟不遇抱簡

六龍

王欽若登泰山四顧無雲道路開黃麾迎從六龍來

三神合登光千古萬旅傳呼動九垓幽鳥似通鳧

聞信真松深隱棲梁材已知身世非常事曾到天

門十二迴

元

王夷和元遺山呈泰山天倪布山張真人江右書

枉白頭杖藜始得此山遊手摩紅日登三觀妙

黃埃看九州○泰山康壽觀開天闢左右
列兩班大辰明堂俱會受黃河東畔少遊山○
陵封禪壇祥符天子舊明堂秦漢豐碑宿草荒人
世已非壇尚在摩挲老淚濕斜陽○
栢歲月深孫枝已解作龍吟烈風吹起孤高韻猶
作峰頭梁甫音○
栢明後石守道祠堂師生高占
二山名子載誰云遺義輕岳府栢林風雨夜琅然
猶帶讀書聲

杜仁傑天門銘泰山天門無室宇尚矣布山張鍊師

為之經構累歲乃成可謂破天荒者也
傑于是乎銘之元氣裂兩儀具五岳峙真形露樞
岱宗儼箕踞仰彌高屹天柱浩千劫空來去誰
鑿起天慮匪斤斧乃祝詛一竅開達底處十八
盤千步養初吐抱園樹日車晏條驥馭六龍頽
迺踏此往嘉無數無懷下兵刑措七十君接
路聖道熄彛倫教揖讓歌采華屢忽焉闔梗無
象歸森欽訶護朝百靈由茲戶金瓏聚朱閤布
虎蹲萬夫怖我欲叩關者恐聞何時坦如故對

旋獲拉恩器家蔽世塵霧剖政疵剔民蠹上得
下安作額與舜帝聰悟產不磨蒼壁堅刻我銘
凡因室萬世正王度

元道山登岳泰山天壤間吃如鬱蕭臺廣初造化手
苦此何雄哉天門一何高天險若可陷彷彿與
塊分明見九域扶搖九萬里未可誣身會
威靈茂陵亦雄才舉華行不歸石壇滿蒼苔今
一俯仰感極令人哀奇探忘登頓極自遙曰夜
宿王女祠崩奔湧雲雷鳴鳴登日觀四望無
六龍出扶桑翺動肯霞堆平生華嵩遊
懷十年望齊魯孤雲拂層崖青壁落雲間關
前有句道不得但覺胸次高崔嵬徂徠山頭喚
白吾欲從此觀蓬萊

段輔題李白泰山觀日出圖岱宗鬱鬱天下雄
謫仙落人中龍茲山茲人乃相從氣奪真字
王堂一任雲霧封長篇飛渡下皇松夜呼日出
海東不為世間鴻濛釣天中深九重非
齊黃天孫王女為歡容都說五岳秋毫同

鯨一去不復逢乾坤萬里號秋虫當年咳唾
峰至今樹石生香風我欲追之杳無踪不意邂逅
會此中屋梁落月依然空

張養浩登岳鳳雲一舉到天關快意平生有此概重

古齊川烟九點五更滄海日三竿向來井處方知

臨今後巢居亦覺寬嘆拍洪崖詠新句滴空望鶴

下高梁

徐世隆紀夢我夢天倪子同登日觀峰骨灑清似鶴

步健老猶龍方外無官府堂中有岱宗仙閣真福

地杖屨會相從○送天倪子還泰山九十行年

未華道人風骨飽烟霞洞天福地三千里神府仙

閣第一家牛膝藥靈軒笑醞免毫蓋爭噉芳芽隱

居自愛陶弘景莫作山中宰相誇

元好問送天倪子歸布山太白詩筆布山頭布靴青

鞋欠一遊擬欲高人參藥鏡却嫌凡骨比丹丘雲

間茅屋雞犬靜物外烟霞風露秋後日天門重

覽說仙巖下幸遲留天倪即張志純布山鄉布山在泰山西南杜仁傑鑑

門布山在泰山西南杜仁傑鑑

王惲味漢柏蒼柏無城擁漢陵闕宮道樹鬱崢嶸
菟不植明堂礎造化潛通岳頂靈萬壑烟霞封
餘半空風雨撼秋聲白頭會見東封日秀映鸞旂

二色青

張志題桃花流水東入洞人間一脈通桃源知不

遠浮出落花紅白看山寺兩岱宗天下秀霖雨通

人間高此今何處東山似此山二峰俱在泰山

平簡登石岬穴兀與天齊天門未刻旁拳拳層層

石磴出林杪蒼迴百折青雲梯盤石懸懸舒清眺

洞空風來號萬竅水聲俄在樹梢頭疑有蒼菟天

外喘向曉纔登日觀峰手披雲霧開為溪大輪欲

上海波赤金霞翻動蒼龍宮黃河一線幾千里莫

越山川真地底為教齊州九點青更將伏櫪寬東

溟李白不遇安期生安得羽翼飛蓬麻○朝見

朝觀當年築此壇旌旗影裏羨仙班只今

山在日暮孤雲自往還○鄆都峪石洞荒

孤州人相語是鄆都古碑猶說韓擒虎為門子

尚有無

嶺南

逸才近巖多隙地松竹更須栽

當復故宮金石湯膽視

卷十六 登覽志

皇明_{國物至嘉靖甲寅以前諸名公及文}

宋源_{學士金}登岱_{若堯泰數柱蒼穹萬壑千巖}

通象緯平臨青帝觀靈光長統碧霞宮爰晨雲

天涯白子夜晴搖海日紅王露金並應照入峯

香溪_{思偏雄}

方孝儒_{學士}振水千仞思悠悠泰岱

今恆勝遊泰漢舊封懸碧落乾坤勝點浮漚

明_{日觀三更曉風動}九夏_{東上雲}

曾_{元江}在平早行望岳我欲登泰山憑高望

極浪跡十二年蹉跎竟難得今晨馬上忽見之

立東南半空碧想當洪濛時二氣相鬱蟠大塊

黃土莫能識其端圓靈降咤嚔坤后孕峰嶽

天地劃開闢但見千丈萬丈高巔屹乃知造化

置此真神軸巨靈枕其巔六鰲戴其足愚公

移長房不能縮天工經營鬼斧鑿削出千數

青丘_至有巖_在南風吹不平日月

石_{光晶}崇崖積冰雪陰壑馳風雲

草木發精英上浮金銀氣下潛龍形巖巖

瞻作鎮朝百靈崑崙以為父四嶽以為兄匡廬

眉乃其子此外培塿皆雲仍齊魯青未了此語

足憑其上萬里天亦借茲山青泰皇漢武巡遊

王檢金函重封禪風雨每音往日碑烟雲松栢

時殿由來五嶽秩三公兄爾巨鎮山之宗鍾靈

秀香莫測磅礴下土專其雄我

皇御天生有聖德廣彰_一北_吳節_恩得_一舉_幸

新_舉清溪_{比車}德_時巡_遊泰_山

小臣幸此奉宸遊一見茲山愛山色雖無須臾

河嶽頗有詞氣填胸臆他年載筆頌神功刻畫

山山上石

汪廣洋_{字相高}過泰山偶賦七十二神州淋漓

浮天低衆山小星拱一峯秋雲翳成龍虎嵐光

斗牛岱宗與恒嶽引領日東頭

李時勉_{茶酒}嚴巖亭送陳泰政歸山東岱宗傍

河嶽翠色橫秋幾_可連_峭石_巖

雲蹤幾迴廬寸成藥性要與蒼生作歲豐

杜帛往來通

張鑑泰改初登泰山岱崇仰望壽星我萬壽

象多雨過春光橫翠黛烟迷曉色露青螺秦王

禪碑還在漢武祈靈事不磨今日我來登眺處

天咫尺手堪摩

張文即中大夫松風兩巖前駐六龍青松贏得大夫

封扶蘇設有安無來不及當時半日功

徐源主事登岱崇岱觀總有來漢流雙曲抱但

徠人隨前浩天浩天別有興峴嶺回封禪其高

碧白石磨崖字古融蒼蒼金輿土輦難重過惟見

秦正一土坯

喬誦主事登泰山東嶽魏安亦難盡我上雲

端峰排日觀三千天路繞天門十八盤高磴斗

登處近青分齊望中寬辨香將故元君廟願

皇圖萬億年

司馬聖御史登泰山玄遊自負亦奇哉登嶽林霏

顧開萬丈羣屏天上立一輪紅日望中來尼丘

龍鍾靈氣秦漢碑沒古苔却憶君親在西

五雲深處首重回

畢瑜副使貢明堂懷古秦離詩自冰東周羣舞

此北遊朝聘不聞來求帛金豈惟識有諸侯聖

述作光千古王霸興亡付一丘莫向萬臺尋舊

斷碑殘甍不勝悲○舍身崖東帛舍靈本好生此

崖元不是秦坑坑兒獨據謀身計○負人間不若

了○無字碑屹立峯巒獨夫阻龍為此欲何圖

趙奕州人王氣依然在誰道亡秦不是胡

登泰山次司馬韻絕頂登臨眼欲昏

高八冠上方聞東瞻滄海襟千里此望

五雲秦漢禮儀成故事石孫聲價重斯文

曾不論封禪萬載令人頌放翁

見寅副使泰山東方為岱宗萬域人心仰

同七十二君封禪後數千一草渺茫中鯢遊北海

雲長黑鷄驗中宵日已紅弱水蓬萊在何處群

初別大明宮

潘預批登泰山大翼垂雲須九萬天游今日登

還千年誰更觀滄海老脚吾方到泰山兩遇秦

龍自戲松生太古鶴常閑題詩不盡孤高意

中峰看世案 神仙鶴背也超然泰岳朝陽

烟山歷東須盤大地路橫之斗到青天手中日月

誰同美象外風光我得先一笑人間空萬古太

聊倚興無邊

王弼外郎

登泰山山下墟滄海上青天太古誰先探

此巔萬嶺蒙羞雲霧裡九州分界戶庭前道高

子登時見功陋秦皇禪後鐫獨美當年李太白生

臨紅日觀雲煙

邵莊主事

登泰山好風吹我上層霄四望茫洋

鏡子牒有文存故事古碑無字認前朝海東

中宵見山半雲生下界遙從此信知天下小擬追

宣聖思飄飄

黃景尚書

祠岱宗不果登覽有作 幾代英君幾度

穿雲也只恁般峰荒唐紀載閱經史典禮公明

祖宗天若有門人可到仙那無蹟客難逢乾坤

是歸真主料得山靈笑祖龍

王經舍事

登泰山開闢乾坤峙此山有生何幸得

攀登高漸覺星辰近到此方驚宇宙寬笑出

攀日月亘綿萬里藤林樂追思五載東巡

君臣共克艱

張岫泰政

登泰山鷄鳴海曙射 神宮石徑紫紵

碧空回馬嶺前琪樹古水簾洞口野花紅松擎御

帳溶溶月廬避天門獵獵風盡日攀蘿登絕頂此

身疑在五雲中

潘楷陽人

登泰山天門天外過竹覽萬山微峭壁

空落烟霞繞飛路通仙島近心與世塵遠騰有

徜徉興酣歌馬上歸

劉丙梅

登泰山凌空何事獨徘徊從賦陳

才歸路宛從天上下吟眸爭向霧中開磨嶠字

人難讀御帳臺空水自哀嘯我風霜長跋涉山

可許再重來

王守仁尚書

登泰山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烟蘿陽

散巖壑秋容淡相輝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

風吹雲飄送天衣峰頂動笙簫青童兩相

批衣從交雲忽高飛揮手若相待丹霞

咫尺望不能歸○天門何處

青雲浮決瀉絕人世迥豁高天秋曠色從地起
宿天上棲天鷄鳴半夜日出東海頭隱約逢靈樞
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海唐虞變
漢城沒如風漚藐矣鶴山仙秦皇豈堪求金砂費
日月顏頰竟難留吾意在麗古於然駭涼颼相期
廣成子太虛共遨遊枯槁向巖余黃綺不足傳
穿崖不可極飛步凌烟虹危象馮石道空影重雲
松千峰互攢簇掩映青天蒼高臺倚巖削傾側臨
空峒失足隨烟霧碎骨顛崖中下惡竟難曉難

絳袖從吾方藝中觀披雲映天風亦水閣軒后
梧叶重曉隱隱落天語閭闔開玲瓏去去勿復道
濁世特鳥窮○塵網苦羈縻富貴直靈草不如騎
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泰山望洪濤縹緲陽
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遙見碧霞居翩翩起負嘯
女紫鸞雙吹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
擲我玉虛萬蹟之殊木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
道從此煉金丹人間跡如掃○泰山高歐主誠
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耐尋丈若夫

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其色直
天上我欲做擬試作泰山高但恐丘垤之見未
測誠高太筆底難具伏扶輿磅礴元氣鍾突兀
遶天地東南衡北恒西有華俯視僂僂誰雄人
案荒昧乍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繡壁非梯烟霧
霧對海月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
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之東會天門
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遂公聚積隱埋中有過世之
流龜潛雌伏餐霞吸秀其關往往在謫多與
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絕石穿雲而直下其源
自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瀾霧湏臾滂沱過九垓
朱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王檢金
無不為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雲猶復起封
斷碑無字天外日磨剛風飛塵過眼倏起忽
蕭豈復留其踪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峰曾
麟岐陽會鳳明堂既毀陶宮興頌宣尼曳杖道
一去不復來幽泉鳴咽而含悲群靈拱揖如相
南仰宇下千載相望爾山喬岳尚被其光峻

天無敢頡頏嗟予瞻眺門牆外何能彷彿窺
也來攀附蟻道跡三千之下不知亦許再拜占
行吁嗟手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忽然回首此身
不覺已在東斗傍

張謇都州人五松岱岳中途笑祖龍帝無三世約降

從此須恩澤還顛倒不在兒孫却在松

盧頊即史浮秦松大夫樹下無遺澤鳴咽泉頭常怨

聲尺上不封乖父子翻將恩與及無名鳴泉在德州秦

死所

陳琳侍御同余侍御再登泰山次韻萬仞巔頭

帳開秦松溪頓亦奇哉駭憐古蹟陪僊侶可是山

靈許再來○絕頂風高六月寒危松怪石似龍鱗

大門幾度來馳馬御帳當年駕翠巒巒封中

漢禪五雲深虔諦泰觀東山莫漫濡毫興霖雨

生望謝安

查煥山東即墨人季秋望後一日同蕭良

友登岱泰岱高臨萬里看三齊秋色更漫漫

龍吟青雲濕倚劍天門白日寒東帶黃河更

北來紫氣統長安自憐笑兀平生志光耀乘

秦金尚書登泰山石磴雲紆十八盤中風景

無端東瞻日觀蓬瀛近南指天門官寬長嶺

歷歷世臺壯懷仰洗腐儒酸金書一似俱陳迹

漢道碑莫設看

柴奇通政同登岳朝出登封門起拂衣上塵肩輿

噴噴清霜及茲晨極目日觀東海水浩無垠秦

今已遠壇社空荆榛無景增嘆息群山自譁

遠貢侍御歷登岳岱宗山疾雨靈昭靈煙霞

存幽府化機盤地軸上清真氣接天門雲磔日觀

青松麗春透龍池碧水溫薄暮振衣峰頂石達

東眺海雲昏○北上天門日未斜剛風吹我度

舒仙人洞古留丹鼎王女祠高護碧霞深潤千

嶺寒雲陰崖四月始桃花春封漢禪俱半落細

穿碑感歲華○王皇祠畔一僊闌絕頂風高夏

寒北去塵沙通瀚海西來天姥是長安青雲

三十齊白日平臨十八盤似有飛仙度嶺空

盤髮珮珊瑚○巖嶂雄鬼雲霧升泰山靈秀古
稱百千萬地豈重有三十八年纔一登貝殿深
來供客松崖落日下樓僧中天夕暮冷冷發知在
對第幾層○御帳平白日天門近青山御帳空
亭虛從眺覽樹古自登封過鳥唐空上鳴泉萬壑
中翠華春不返惆悵肯人踪○同馬嶺同馬嶺前
春日西澗花巖草鬱萋萋上方鍾落不知處惟見
白雲巖畔樓

喬宇

高書太

登岳五岳誰爭長東皇萬物先晦明公

日月子吸雙雲烟厚脉中盤地神功上配天雲
間封禪千古竟茫然○百靈朝拱慶空驚聽琅玕
地据中原勝天臨下界尚雲山雙老眼江海一秋
毫欲訪蓬瀛去從誰借六翬

許達

尚書

登岳一上霄霄路幾重峻巖險整亂如從

靖安齊魯五雄鎮高壓蓬瀛有丈夫

王廷相

尚書

登岳五岳俱神峻岩光參崑崙偏半巔

回駁馬絕頂俯雲烟一覽小天下三更見日曜

萊蕪咫尺直恐礙飛山

趙鶴

學易

登岳分明蒼秀接雲關誰鑿當年泥

胎山歷星辰從下看海浮天門自地一時俗

雍容體千古崧高制作付裁說一朝雅祀詔始知

神哲莫二才自註云韓愈○上正史萬丈蒼天

風應為襲衣愛鷄鳴杜牧看東日人語時時到

方雲暗鍾聲連海樹春浮花氣入山堂四時未收

登遊興翻說產禽喚客忙

查約徐兩史春秋祭祭能危峰遍天門古殿開月

一華秋氣與日觀海潮地地向

皇都迥山迎曲阜來登臨何限極目鳳凰臺

過御帳坪宋皇臨御日此地數遊觀花下停雲

松間拜百官要常休實座月日照壇壇寂寞仙

路惟餘古木看

許成名侍郎東登岳曉騎雙峰萬里明嵐光雲氣

高晴通分東海連空碧俯訝群山與地平池有

花搖玉環榜留春卓坐塵纓秦皇石上堪登瀛

古今人感慨上

東陽大學士登岳偶上奎文閣來觀秦岳峰

翻碧浪平陸走蒼龍熬愛沾嵐濕青嶂發寒
原隨迤邐高樹助蒙茸墮節迎遂送戈矛擊更
烟霞變明晦雲雨隨豐凶混沌天初開精靈地
鍾分疆書禹貢寧城紀定封抱淺臨滄海憑虛抱
華嵩行尊宜作大名重合稱宗外歎神無迹中浮
德有容廟嚴王者象植古大夫松北闕身長繫東
昭境暫逢崖際終日觀谷嶺想風使聖主齋
切儒臣舉事瞻饗終懸驛原與從憫官備歲早
憂國民力惡病叢戎方願一勞誰共手雙節

曉蛇易淡湖限博魚奮飛轉是靈藥

熱思髭髮愛秋憶遠胸酒闌多盡氣京思晚堤
青極向書春登岳書感千古明堂空悵望于今環

頗平夷已迷漢武五車石却失秦王無字碑日

登封終不同天書行詐亦何為監司盡括金銀

流俗爭趨王女祠○舍身崖由來好生地詎有

身崖一死經秋景伊誰倡厲階

李嘉陽閩鄭生登岳昨汝登東岳何處
尋有無古人石幾許大夫松海田氏成島

窟龍誰言天下小化外亦王封○俯首無齊
瞻海似杯斗然一峰上不信萬山開日抱扶桑
天橫碣石朱君看泰始後仍有漢王堂○仰五
歌之一我所仰兮在泰山側身東望阻齊關南有
龜家東蕭然仙人贈我經變冊招我衆遊扶策間
我欲從之途路艱東上河濟涕游漫

馬汝驥西人送太華石熊峰東祀三微開歲紀五

禮洽時禋帝啓玄符日天頒翠節辰假星搖壁照

卿月照天津道出齊封舊書求舊微新元丘觀

露岱岳對嶠嶠碑刻非恭梓朱燦然宛地金

五色玉檢閱千春嶺陟青龍繞泉臨白鶴馴望

分島嶼觀日爭烟塵德已精靈契形湏露寐觀

韶歌大雅屬望輔洪鈞擬獻嵩高曲抽毫愧不

周相食卓松登岳充鎮撫神異東方歷岱宗歲星

八極玄女降三宮雲氣成雙闕爽精生赤虹千

森漢栢古道鬱秦松金蔭昭靈秋芝房照碧雲

碑舊紀履漢勒幾登封入岱友門曉停驂御

舟霞近紫嵐孤亭削芙蓉獨瞰三千界虎

重疊樓明日觀聖水樹遶峯春址盤香火煙
化工乘時揮五策周覽極龍從

葉倫

提學

泰山吟岱山長群岳巨鎮標東維岩巖

臨渤澥截孽控河沂靈區迴洞府福地啓崇祠石

問何瞻露瑤笈闕歲虞巡崇望湮周狩明堂闕

邇哉七十君版牒空名垂秦皇無靈氣漢武非仙

才封松鬱中坂植栢滿南陸我來值春月臺嶂開

雲靈天門步寥廓盤道逶迤欵詢碧霞居寒寂

王女池沉吟挹玉簡摩挲向崖碑雲耕通象露

遊鶴封城朝登日觀峯日出扶桑枝呼吸變烟

下界行風雷俯視渺茫氣馬能辨虛柳遶思騎

鶴園方隨所之

王裕

溫學

石表柴望當年告治平誰知風起鮑魚

惟有石表依然在蔓草寒烟夕照明

張鯤

副使

登岳遺假三齊山形真五岳先理

耐未月間露花寒猶與閑處日封碑見漢年

重回首紫氣帝鄉偏○曉色迴吳楚靈光集

殿唐雲霧出門則斗牛隣尾鶴來還去仙

春齋宮夜不寐吾意欲脩真

張邦教

金事耶

泰山吟震維生長地歷代表殊麻

禮勤終歲祈求逾九州勢雄神鬼宅迹勝鳳麟

八境通喬岳香雲爛欲流右生泰○天王出狩

玉帛萬邦隨崇望遵虞制恩威協禹現齊君終

毀李祚竟奚為千載存遺址青陽在指麾右周

千仞排壘兮生疑鳥雀愁蒼莽橫古道縹緲接

樓月宵風塵夕猿清草樹秋明時寄以絕行坐仰

尼丘

右巖巖亭夫子

鄭善夫

登岳東岳乾坤定黃河一

瀛海浪天入關門雲霄道傷吾志秦碑自夕

堪疏遠目萬里正侵氛

方豪

副使

登岳三月無風上泰山巖花谷鳥共

恒因憐鄭老看山癖赤日烟蘿帶病攀自註云

曾以六

月未登○日觀峯頭紫雲開嗒然回首望遙來

人自是烟霞骨應有神仙月下來

楊祐

金事

登岳茲山何峻極盤礴旦百里鳥道

丁開雲梯三觀起雲烟無冬春煙嵐互蒼然

崖戶外人度青天裏陽枝聊日華名飛霞

靈此窠宅幽異詎能紀○慈山屹岸與天通

二峯元氣中下施雲洞崖石上首星宿控紫

懸崖石窠宅草架松危松是遠紅我來憑雲

滄海交龍觀日扶桑東○佳方此日逢重九絕岳

高吹散遠愁漢時秦封空往事繁更黃菊自深秋

天清樓閣明三觀野塘山河辭九州獨是懷觀

國忘白雲滄海共悠悠○岱宗秋卧夜床清萬

無聲片月明何事仙人騎白鹿碧霞洞口覆文

○日觀泰峰霞作標扶桑夜見海門潮樓船方士

何年到上檢金書又散寒

陳沂字子登吾飛軒絕頂懸磴更絕巖谷響松

風接天空海露青琳台紫氣校玉節下青霄路指

天門外來迎登此入登封路乾坤自此分

諸峯會元氣九石散星文俯向舉青磴回頭有白

雲飛足字子登吾飛軒絕頂懸磴更絕巖谷響松

風接天空海露青琳台紫氣校玉節下青霄路指

天門外來迎登此入登封路乾坤自此分

諸峯會元氣九石散星文俯向舉青磴回頭有白

雲飛足字子登吾飛軒絕頂懸磴更絕巖谷響松

輪絕壁身在煙霞間洞底環瑛聲輕風送海

峰子可挹儼若趨仙班大觀盈塵襟敢辭登

故山猿鶴在俗駕何時還

胡績宗都御史望岳忽聽笙歌玄鶴群即看樓殿

霞文斗邊細露邊新月鳥外孤峯挂夕照漢帝金

壇歌石碣秦皇玉刻照管絃騎龍李白今何處日

觀天門空白雲○脩脩望岳舟霄上颯颯乘風

極邊半壁秦松懸日月當空周觀出雲烟峯期

華翩跹起影落扶桑東龍龜更度三溪見雙鶴

從青帝接群仙○山下秋日正臨嶠山上秋雨

冥冥夜來歲畔挂星斗曉起洞底與雷電陰陽

幻倏忽異天地間闔蒼茫靈何常結廬向山住朝

朝吟對芙蓉青○登岳春半看山山已青振衣

到五松亭曉分日月懸空壁暗列蛟龍擁翠屏

啓重門馮北斗雲擎三觀照東溟秦皇宋主自行

徑絕巖窮崖空斷銘○帝闕紅雲蓋仙壇白日

千盤驚到頂一曲笑臨堂倚檻盡秦越磨崖空

唐恍然生天上神思欲飛揚○海庵初縱目

唐恍然生天上神思欲飛揚○海庵初縱目

唐恍然生天上神思欲飛揚○海庵初縱目

悠悠太華九出扶桑兮小浮秦松雲不
簡王空留落日猶回首黃河竒宛流○懸崖
出絕頂巖雲噴噴仰乾坤小蕙陵星斗低日峯
照海石觀泉中童子夜接琴生天宮動曉鷄○諸
家詩字下
元霄山有月落日
紅穴青天
風孤峭不能寄海雲中夜
風初露歷歷盡露
倚五龍眠

楊志學尚書次胡可泉望岳絳霄迥出天門上飛
瀑高懸日觀遙星斗垂垂臨絕巘遙瀛渺隔蒼
烟雙龍噴沫千巖動孤鶴凌風萬里翔我亦平生
愛立壑欲從此地學神仙○天上仙人自不群龍
書曩表太玄文秦皇臺上雨初霽漢帝壇西日未
墮雲影古松停鶴馭巖巖峭壁繡紋斜羽童兩兩
垂青髻晚起山頭禮白雲○登岳肅容瞻岱岳
上最高峯倏忽雲千變蜿蜒山萬重秦碑金字
殘餘泥封勝跡金銷歇巖花日日濃○卷

奇西天復此門山半一泉溫雲壁時時動龍珠日
日飛揚李白句傾倒孔融尊歸路夕陽好涼風
少所存

登封臺封禪當年修數君升中曾
事彌文金泥闕久明裡王石檢棧餘清畫雲篆
漫傳宮闕現白毫爭見老翁耘二儀高厚如何
遙望長安空夕照

王誼上事登岳開闢此巖秀形藏吾道尊冥中迴
月象外自乾坤忽谷通齊路靈光辨魯門浮空
漂泊擬欲叫天問○天地還高下河山自鬱
宋虞符典沉壁夾封壇土納風雲氣虛無

斜陽下深淵。勉首望長安。○無字碑在岳峰頂
予碑謂碑人說是秦時東遊鳳聲空寥落野草
荏春自悲

蔣瑜即之登岳夜到碧霞天。芝芳帶月眠。聽經未向
鳴鐘築起丹煙。廣樂雲中度。明生鍾外懸。乘風欲
飛舉。三言會群仙。

張輝即之登岳曲坂臺迴翠。繚滋瓊宮貝宇碧參
差。長天斜倚峰紋圻。寒日進隨岳影移。香火同年
傳。摩時風雲終古護秦碑。却驚身在烏霄對絕頂。

翻憐鳳度遼。○望岳秦岳東來鎖鎮台。女遙傳雲
俯芳洲寒沙夕抱。璇臺迥積雪春融。碧樹浮帳望
雲塵搔短髮。淒涼物候動鄉愁。銀宮玉宇參差見

縹緲重登海上樓。

邵經濟知府仁登岳安撫日觀峰峰頭日剛午。眺

東海東矯矯扶桑樹。扶桑晡朝瞰陽烏濯靈羽。

極欲昕春離光奪員宇。普照茲大觀恒矚匪矚。

虞淵一揚休子夜信探取。藉頤餐明霞抱金

圖

劉淮齊史登岳吾昔遊岱宗。踞雲四十里。激海

明日親下界。起步虛摩赤霄回首極西崑崙。

羽人僊顏欣彼美。遠我千歲苓食之可不死。松

尚秦封風雨歷年紀。金匱玉策存誰探。得生齒

茲小天下。因風憶行趾。

康道南學士望岳岱宗高龍虎。群峰凌紫宮。日觀

影扶桑。月嶂烟朦朧。飛泉走其下。宛然雙白龍。

有玉女池。銀河鴻長虹。華女散天花。萬朵青芙蓉。

仙人王子喬。降節朝玉宮。遺我金盤露。明霞

使我欲從之。游雲路阻且長。重傷懷。摩崖新碑

池東。○咸池有僊國。乃在帝座旁。紫虛懸玉榜。

闕輝琳瑯。曲璚掛綺疏。曉霞搖星潢。祥烟曩

歲重花樹香。安期與韓衆。雙騎丹鳳凰。鳳凰米朱金

草和彼紫霞漿。朝翔天門開。夕息帝女桑。俯視

世士奔走駒隙光。願言交飛濤。遊遊東海洋。○

日觀元化無停機。陽明自周始。纖纖殘月沒。桐

嶺星起宿霧沉。江干朝霞覆。理時羊脾微。東

首占內史乾象涵真。精人文煥新美。扶英散

若華絳旂旄河伯乘玄鯨山祗駕蒼兕潭影

燒林光龍蘭芷重輪美形受疊快瞻黃珥豈都

所宜難垣乃其理赤手扶義輪丹心貫天紀願

雙飛乳乘雲駕千里

王龍長郡人登岱五嶽視侯赫無如東岱事六龍開

御道三峰神天門舉手蓬萊近盪胸襟骨吞安期

煉玉處惟見五雲屯

陳鳳格都御史登岳剛風吹上最高層寒氣校校骨

亦清雲起半空方作兩天臨絕頂忽聞賸松濤生

聽千巖響全壁行看五夜明自信茲遊真不偶

飄雙袖羽翰輕

曾銳都御史登岳石壁連雲紫翠重天工削出王天

蓉泉流不斷千峰雪嶺道常懸萬丈紅岱岳有靈

昌國祚臺臣何補願年豐登臨自覺龍襟脫九點

瘁烟一覽中

恭經尚書登岳石磴紫迴十八盤天風吹雲畫

寒蒼苔半蝕磨崖字碧草斜侵封禪壇日親俯

青海上連峰高逼白雲端危亭一覽河山壯

拙毫頃治安○五松亭巔畔行宮御帳開翠

輦此曾來五松自擬流恩澤二世誰知並草萊

有白雲閑聚散祇留青嶂尚崔嵬雄圖索寞空

恨古木鳴禽聲正哀

岳倫主事登岳千盤泰山頂盤盤度流雲越觀

吳會秦觀雖是文鍾聲散虛谷松栢朝夕照蓬萊

近可望無氣按鼠

聶靜給事中登岳絕岳孤城外山行聽曉鍾空峯

漢馮古道列秦松石登銀河轉懸臺端霧重

懸落日猶上最高峯

周琬揚志學胡績宗聯句周琬泰山行室一

京雨四迴清五華庭樹山風動曉晴石崖泰岱

巖月欲上但休萬壑松初鳴可采歌憐白芋花

嫺舞愛霓裳竹下煙五華長畫疎簾冷客生紫

玄鶴下瑤京石崖斜風細雨生槐庭疊嶂

尸不局可采花下重觴催畫鼓燈前歌舞啓

五華中丞天馬來西極司寇秋鵬起北溟石

美金閨香案吏五雲噴闥望中清可采

尊駕素心金風綠樹動高吟石崖疎籬煙靄

鳥古殿輝煌映岩火五華當座秦峰晴靄隔

漢栢鬱森森同袍不厭同音賞可泉萬里雲霄

盡五華

胡經大卿登岳乾坤開此土東岱峙鴻濛已訝三

台近真堪四岳宗霖天雲漠漠旭日海融融萬

清塵想飄然一奇蹤

張來登酒江舍身崖舍身崖深萬丈真禍階人開

兒敢知祖恩姓姓授能生前教父母提攜道不

忘心對畫三年懷白日移移院院時時方

兩半空思勒石方思道警俗迴聰知有教民矣

理本自然胡不為臣死忠子死孝○登日觀峰

觀臨雲表扶桑映影初山川昭勝迹感慨獨愁

壬戌秦王秘金箱漢武書百年封禪地功德欲

如

潘貞都脚父登岳蕩蕩資生德悠悠報本心風雲

盼望日月快登臨顙氣浮宸極靈氣下石林

雙鳥鳴飛上鼎鑪

潘珍潘人南天門神隱月性靈門萬仞倚天

上平虛亦快哉雲隔塵寰看不見出門一笑下

來

潘珍潘人江秦松鬱鬱煙上松愛護自神理虬軀

天門翠蓋無暑雨揚志玄冥端那復美金紫顧

大夫號千古負淡耻

胡伸泰松五松矗矗凌霄漢千載猶蒙秦帝恩

喜瞻龍馭過儒生翻自抱深寬

龍壇江東人秦松二世空為萬國圖威陽宮闕

無當年驛驛東封處惟是蒼松在太夫

白世卿西人登岳着展登高地詩人得共遊五更

常見日三伏早生秋兩向山腰起泉當石眼流

靈通變化萬里走神州

姚奎大漢人泰山雪後曉天紅日放高晴小坐山

踏雪行東樹櫻花春有迹寒溪結玉水無聲煙

絕頂群峰露風度虛巖萬賴生老神雲深知我

數聲清聲出松迎○五松歌黑龍潭中蛇母

神針提挺有靈

及神靈呵護元氣鍾驅靈戰兩搖蒼空壁剛
振今古濫爵肯受秦王封波濤滿地陰風起萬
颶颶欣律呂材堪柱國苦弗試蕭然遺棄空山
幸乎顏色無秋冬吞水吐雲經磨礪工師一日
相逢終當獻入逢萊宮○蒙恬大將扶蘇子萬里
策鯨封不與却將官得授五松祖龍顛倒乃如此
咸陽一火二世亡五松留得摩穹蒼真宗六龍
巡幸亦名御帳揚休光猗歟松弓遇知已傷哉
世多奇士顧材抗節竟沉淪不及寒松及後

來幾度生清影綠陰滿地蒼烟冷撫摩長顧

歎空山落日愁奈何

章忱

太僕丞
寺人

登岳瞻彼岱岳尊屹屹真九州空光碧

天合倒景黃河流朋從肆登陟振珮交清秋仰
九霄瞻俯覽八極周宣尼有遺迹悵望心悠悠

張鵬

御史
陽人

登岳用杜甫韻斜陽俯崦嵫登臨日

了徘徊過諸峰吟賞達昏曉仙巖訪芝童高舉
飛鳥勝遊難再來紅顏非少小

周卿登岳回薄十峰簇遠遶萬壑連靈園

勝控封疆露池三芝秀光凝八石巖迎書
封樹憶秦年冒險探近郭捫崖讀古鐫時巡方
絕登祚幾相沿臨俯飛虹落簷舍倒景偏奇觀
無限便擬謁真仙

鄭大同

大佐

登泰山五嶽此為勝萬年靈足徵

聖吾久到道岸聖先登齊魯空千里星辰僅一
皇朝崇大禮漢時不須稱

楊撫

知府
人

登泰山名山天下有得似岱宗無深

臨澤井中天落盡圖幾迴奇氣象一覽盡

訪虞周事燕人笑我道

梅守德

提學副使
人

登岱巖喬嶽平生夢夢想天門

日逐樂齊巒巒迎出肯綮上曲逕回首白日低

氣東連遼海外煙光西與太華齊却慚作賦非
事盡日淹留思欲迷○晚氣氤氳開洞府巖光

薄出雲根參差紺宇臨丹壑翠煙籠往石闕
海波清浮日月朝昏風雨別乾坤行行漸覺

小五嶽應唯此獨尊○玉皇嶺上倚危闌萬

衆入壯觀仙樂以聞虎羽奏天風時拂

齊雲護泰壇古千載苔封漢碣殘歲莫登臨
慨不堪回首望長安

登岳登泰岳山乾坤睇只人扶屨隨
雷星斗碾冠帽一顧塵氛消清風生兩腋再顧
神舒川源滿肝膈更服室倚空歌鳥駭射碧穹
南天門兀兀舍身石山巽下高樹鼓吹導前戟
黑抵絕巘神祠聳天谷先靈節此心奚翅仰垣
散靈集萬方山海貯金帛一榻統山阿松泉和
草夜半東天指海底對月亦

許應元詞使
宗岳宗肅肅標東絕巘頂虛傳

死庭碑憶漢封三觀迴樹留秦岱五松青陽池
浴深能見陰洞雲流乍可聽此日風煙聊振袂
將吮有嘆沉寔岱宗天何如若堯出雲未登
府蒙繇吾欲觀魯道闕里竊且崇昔人已陳草
想吳門喻今知天下小同蔡行人登高里環
亭香騎青林駐登臺翠向新雲山存吏隱詞藻
土人花日初停午蘭標欲麗春憐蒼竹溪興
對清真○重過泰山山威青試吏十載更

整心期在年光鬢髮衰物情聊對酒習性尚
自是一聲更支離侶昔時○泰山別諸門人朝
乾封門言涉泮河水朱陽麗物暉征雲一何駛
瞻緬夙昔風景復相似魯山猶在望吾行自茲始
范愚前屋登岳雲河漢漢樓巖畔風影冷冷十八
盤王女泉飛山亦潤芙蓉峰絕暑猶寒百年塵世
二春夢無此乾坤一笑看真倚石闌星斗近不知
身在白雲端

馬驥知州陝登岳委增泰岳回天也此日感臨康

長萬壑風聲喧草木滿山雲氣濕衣裳秦封漢
形盤踞魯甸齊丘勢渺茫一逕漸通天上界欲從
何處問青皇

蒼蒼曾人懷岱齊魯開東岱遙空青未休長安元
服吳會舊舍峰去待山鷄報孤看海日流授立君
若祇書得捧琴遊

蔡汝楠詩即絕同許泰安登高里環翠亭高里亭元
勝風范泰載乘還陪仙吏躡得共白雲遊仗劍
夢爭得杯竹葉浮如何舊共宅星崖府之丘

山院古樹影搖簷香近聲礎乃爐瀟空
餘海上古龍精小憇依春翠高神憶鳳鳴晚來

登神助岳

今登岳平削芙蓉萬象門
雲霞已宴罷
先登明月并空紫鳳來雨霽歸雲
夜涼清月見遙來向時未到門上九
游千巖萬比天樞近海圻東南地輒浮涼影月
雲外揚寒聲風滿萬壑樓胸中聖主都消却

清泉不斷流石梯萬折奏大表層臺峻崑崙
了曉廣巖與平空落殘水花結林杪滿天回首
眼界闊瀾灩澦波中流小興高漸覺風生腋岳頂
迴旋看赤石崿凭日觀望遙來晚浴金鳥海波
舉頭西北坤宮在五邑晴雲時變靄青天可捫
可摘沈澁游濕東望欲呼王帝呈琅玕山高
露羅衣寒渺渺天空下笙鶴平收宇宙胸中寬
花峪口路深遂怪石嶙峋懸若墜五松蓄漢金
烟飲訪仙人在何處金泥玉檢埋秋草

斷遠臺寒鴉啼上野棠枝涼月媚媚山石老

李嗣然即中舍身崖舍身崖下深難測每怪輕生世

上人我亦有身偏自重舍身時除是為君親

成周王事登岳崔嵬泰岳首排宗脾晚乾坤一觀

空吞吐煙雲迷下界憑摩日月津高峯泰碑無字

名空在唐刻磨崖辭白封遂零窮瘁傷往事不勝

癯骨受剛風

周津御史明成周天下八百年東巡朝會明堂

前道址依然孟軻方到吟登眺留真蹟

鄭芸御史登岳未了紅塵事聊辭白玉關投雲從月

閣疎鶴下人間世味淡如水暮處多在山留連

龍谷何日再躋攀

涉紹思登岳晚暮天門放遠暉俗靈有約幸無違

雲擁道迴仙蓋海日開風上繡木萬里輿圖收泰

時九霄象緯拱神扉追思千古登封蹟暮靄荒

探翠微

傳嶺南登泰山泰殿倚絕山高開紫翠間星

日下仙掌隔雲巖巖立天低宇晴披曜照

父簡恭代禮神還

登絕頂雨霽登臨興轉生群山數點登新

青只迴華表遙望漢日擁璫宮逼太真驛端尚存

虞舜澤傳登獨有魯宣經乾坤俯仰知何際萬里

浮槎一使星

王廷餘人登岳泰岳迢迢中天登臨萬象懸臺觀

冷海日殷拂紫微烟山水名誰並乾坤勝獨尊

羌何可極搖筆白雲連○絕頂試登攀風樹

間與巡留社攫馬鑿舊河山月宇天門道芝房

海灣英靈第入極此地隔塵寰

劉景尚書主簿者二月登山阻雪過眼黃花春未殘

再隨驄馬步山碧雲浮碧殿爐烟細雪滿蒼崖

色寒秦嶺應憐行路險漢宮疑似降仙難日觀峰

上瞻東海空憶飛霞駕彩鸞

上汝孝編簡宋登泰山仗曉步危峰吟眸望轉通盤

崖節日斷石磴拂雲碧齊魯千年秀乾坤一指

禪封昔此地登眺意無窮

郭泰洪洞人登泰山峰巒壁立翠雲屯太極功

嶽存壽嶽古松蟠御帳層層石磴接天門山
杏花爭發曲澗方泉水正溫秦漢登封遺往蹟
來天色欲黃昏

經彥宋州人登岳岱宗積翠巒岩老春日登臨上

碧霄耳畔側聞天語近峰頭平對玉宸朝漫憶

玉麟驚鳳會見來槎犯斗杓安得憑虛凌八極

將氏履達神堯

仲言永州人登岳層巖高閣敞晴暉十載重臨

不遠玉女灊花開靈嶽崑崙留袂進霞衣

日瞻三象碧巖何年築一窟遊賞芳旂烟

林遙送暮鐘微○玉皇閣危閣倚層霄山河入

遙天橫闌塞馬日抱海門潮霧露開朱旆雲霞

碧蕭自然幽賞契不用社僧招

林應麟齊州人遊石室仙即雅興好幽尋共訪仙

入碧林繡壁忽開丹地穴靈泉疑泄洞天深上

雲磴空中得下界烟花望裡陰魂我支離久還

始從塵世識初心

浦應麟

修德遊岱嶽秀色千峰公靈源萬

驪閣曠野萬服莫高山星漢當頭近煙雲滿

悠然小天下遺跡若為攀

杜泰士人登岳望海雄踞獨此山金蓮瑤草松

壇崑崙西望朔雲渺滄海東連宇宙寬

谷繼宗士人登元日登泰山南麓試筆仙壇柏酒新

淮於草莽識河臣南山先祝千年壽北斗長瞻萬

里春雲抱翠屏騰白化雲披丹壑鹿多馴王喬終

作吹笙侶不敢更驚謁紫宸

劉衡牧士人登岳青帝真源迥巖松鬱律蒼

吹海樹晴日危山霽金闕雲迤出玉繩象外仙誰

言喻小登岳題

陶飲畢登泰山南州秀色結衡廬泰岳孤雄

更不聞日月仙雲來窺眼中天樓觀下庭除青霞

獨倚春松吟落葉雙懸玉帝居石室祇今迷往路

待良宵月夜行遙遙仙使伴村春處處天風

灑石清涼似無黃獨飲峰頭長有白雲封誰堪

詞客歌春山隱山僧散午鍾飯對胡麻聊自飽

轉來登畢登岳題

登泰山歌我聞泰岱五嶽

巍乎高哉拔起摩空穹天門日月相避隱赫

服何其雄扶桑倚石臥在下安論危巖連龜

爭憑陵騎六龍光曜列缺驅冷風捫參歷井上

觀飄飄直謁元君宮白榆赤桂夾御道中有顏如

桃花膚瑩玉雪綠髮皓齒十五雙金童手持靈訣

授我讀科千奇字殊難通凡胎俗骨不可換覺來

相失滄溟東朝逢海上青鳥使邀我遊遊登岱

開絨長跪讀數過星文雲篆恍與嘉寮同尚平

好春興長嘯自病還者空何當再此

上泰岱絕頂第一之高峰

查東直即中海寧人夏月雨霽登岱朱明過雨靜嵐氣

色霏微共夕暝倚杖生看林下澗披衣猶拂

雲獅峰湛布當空瀉龍吟泉聲夾岸聞設說

供晚眺九農應是盡欣欣

唐禹碑登泰山王檢藏丹室瑤臺插玉

龍吟穿徑繞羊腸石陰影壁流泉飛

龍吟

徐紳山人登泰山曾聞天上玉皇宮絳節

此遊半夜日光搖海色四時香霧捲天風金馬

道群帝五嶽三山第一峰回首下方城郭在不

遠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方正脩山人登岳岳麓俯凝眺幻宇盡塵埃因

美門子層霄瞰九垓○陶侃夢入翼側身飛雲

碧雲空亦近指首問天孫○日月懸雙彈乾坤

大荒崇高峯頂上端拱坐於皇

沈應龍山人登泰山五嶽當稱宗雄峰齊宮界屹

然障東維中原地氣會殊方傾仰止有懷竟茫昧

東鉞酬風駒巡歷振行旆明陞陟危巔精神原風

戒有禱應即隨神功信廣大亢嘆降時雨彤雲布

霄霧河汾餉道湮甘泉發清瀾祇承天子命

惟神攸顧禮成撫清舟六令真可隘山空絕塵

然開天廣飛僊招我遊女驚忽長過漫我衣玄

訣瓊霞映流霞日觀俯滄瀛紅光吐輪蓋吳越望

中建黃河如帶臨風拾瑶芝坐石松檜森森封

與漢時殘碑荒草外更古復憂時撫膺增感慨其

虜猶陸梁倭夷又顛沛稽首問崧靈何如獲康

晉詩人泰山紀遊名山東峙獨崔嵬千丈雪光

接上台金削芙蓉迎日出玉為樓閣倚天開雄

風暖浮春樹石檢年深鎖漢臺一覽乾坤空萬

落霞飛彩入吟杯

雍倬

即史

登泰山下里齊城仰岱崇青山盤礴

穹崇峰高日觀瞰滄海岳拱天齊亘域中百代

封傳帝萬方有人戴玄功清朝一覽靈巖上雲

中風清曠宇空○從木閣說人山高一上崔嵬眼

界家龍吟顧瞻出萬因天門咫尺摩層霄升中有

表得秦漢柴望顧人必以陶覽野諸峰眺空廓雲

曉茫渺海天遙

何廷鈺

御史郎

登岳萬物有絕巖高一人登此

人勞宿願已勝民力竭賞心贏得一揮毫○探

此地安丹梯酌巖閣處處題獨憶宣尼登眺後

無言岳教古今推

馬三才

山人

登岳層巒萬仞開新霽衆暇登臨

興仙山出雲重巖鳥外林深春盡落花前天門

遙卅霄路海日蒼茫碧樹煙十二齊疆何處蒼

苗盈隴水盈川○覽勝春遊萬里來僊宮縹緲

雲隈秦松披拂仍餘陸漢帝登封空故臺石壁

彈駭客賦仙宗無備使臣才壯白髮頭動

峯峰頭各一翅○玉女池玉女何山名猶在

瀟雲疑畫眉客月似洗粧人風外飄驚珮天邊

鳳輦不逢仙子降空拂鏡中塵

殷頤言即史嶺巖登十八盤急討空中行輪雲合

生亦危即史嶺巖登十八盤急討空中行輪雲合

山靈不我棄應許安斯盟

安東即史嶺巖登十八盤急討空中行輪雲合

州數千里鳥道懸綿六六灣龍樓偃卷三千址

隱隆隆宿霧中嫺屏飛瀑編羅綺絕壁高舉白

渝懸崖俯瞰青螺巖更有奇觀日觀東扶桑縹緲

漁父即史嶺巖登十八盤急討空中行輪雲合

漁父即史嶺巖登十八盤急討空中行輪雲合

漁父即史嶺巖登十八盤急討空中行輪雲合

漁父即史嶺巖登十八盤急討空中行輪雲合

漁父即史嶺巖登十八盤急討空中行輪雲合

漁父即史嶺巖登十八盤急討空中行輪雲合

漁父即史嶺巖登十八盤急討空中行輪雲合

漁父即史嶺巖登十八盤急討空中行輪雲合

南清湖石居胡瓶瓶分冊
蕭蕭東山草蔓安公閣青鸞潯銀河山

羅鶴從征旆登天關瓊仙王女許經過未能

歸後鎮且隨舞袖歌春和山河大地終然幻世

悠悠何計了行植芝田十萬畦應須不負南山

查東契順天府尹登岱巖巖高揖紫冥闢青帝星

入望迴芳躅獨探宜聖樓瑤函空秘漢封臺天

北極千山拱雲擁黃河一線來最是生平夢

夜深日觀前徘徊

孟洋長壽人九日登泰山秦嶽風高不可當

况復是重陽杯傾下映滄溟色帽公平依北斗

魯甸以雲流行日蘭門塢鴈入煙霜雄圖盡節

陳跡清江自八荒

羅洪先江陰人贈中丞朱鎮山巡撫山東青春瓊

巖影正斧鑿臺駘未星日近泰山多晚色風

東海少雲冥得年不用移齊粟考牧還聞頌

鎮撫三寶清淨理片言竟向蒼生聽

看無乾坤忽令東溟汪日月還臨北極扶秋色
鴻濛客髯清構過雨對蓬壺凭高莫問前朝事帝
子不回空大夫

工世貞江陰人登岱緯宇虛無岱色邊蒼龍磴果

蒼烟峰迴嶂盤紆相拱石坪松蘿自懸過雨雙

龍爭玉峽孳雲孤驚挂青天平生欲有崑崙意

爾應從太始前○翹首精神欲奮揚陰陽下月思敵中原日六月長飛使者雲在

天青帝坐即今封地白雲鄉還應五嶽都游徧

取安期火棗嘗○奔崖瀑落擁晴暉石驅龍

首開○練天紫是觀出金泥日射漢封回河流

雨俄千帶海色搖空僅一杯莫向封壇論土氣

應塵世有仙才○尚憶秦松帝碑留至今風雨未

全收天門倒瀉銀河水日觀翻懸碧海流欲轉

盤遶積氣誰從九點辨齊州人間處處衆城轍

首蒼茫迴自愁○僕衣吾欲卧天門中夜憑欄

自論半割乾坤意對抱低垂星斗亂堪捫狂呼

博山人管周問三衆玉女金童爲道長

從博望訪河源○壁之夾容萬古看削成松
高盤中峰翠巖徂徠色迢頂青枚碣石寒梁甫
成還自和茂陵書就欲誰干依微倘有吳閭在
而秋風問羽翰

李嵩

使使○叨從登岱使者東登太乙壇雲從霄際

漢衣冠九霄風勁射狐兔六月霜飛草樹寒日
俯看人世隘天門北望帝廷寬有方獨有臣時
畧性疑皇圖與泰安

王遜

每嘆古堯無由脫塵網

攀躋始知天地廣○日觀峰邊漾漾金

破幽壤願將五夜觀天下同瞻仰○漢封其

自古今武帝空跡赫驚與西入關若鮮室中碧

王女池生托黃帝室道匹吳天妹靈泉湧方池

忽鳴玉珮○秦斷碣霸業如流水惟圖似去雲

知煨燼後論著復斯文○仙人橋絕問架危橋

見仙人度海上幾時迴空使甘人慕○捨身崖

闕始天地人生孰不死所惜不在身崖下多

白雲洞造化鍾靈數在洞深處許不見

但見白雲去○**十八盤**少負青雲想今上青雲
一入天門裏回首青雲低○**五大夫松**帝子去不
還大夫空自立日暮北風吹時向沙丘泣

李攀龍

使使○懷泰山域內名山有岱宗側身東望

一相從河流晚挂天門樹海色秋高日觀峰金麓
何人探漢策白雲千載護秦封向來信宿藤蘿外

林底西風萬壑鐘○**瞻臺**太史正甫登太山明空

天子昔登壇御道風流擁漢官海色迢臨三觀動

春陰不散五松寒白雲忽向封中吐坐勝誰能

裏看此日滿朝求禪草相如早晚入長安○**上宮**

春色自何年阿閼神房發洞天臺裏定攜三秀草

陳中曾擬四愁篇射牛漢蹟今猶在繁馬吳門似

杳然七十二家論祀典還朝可奏聖人前○**和**

使君扶侍游太山中天詠蕩敞天門上帝樓臺

帝孫五馬並臨吳觀重諸峰獨讓文人尊秦松

借蒼顏駐海日遙銜蒼氣也可道黃河看似帶

知西北是崑崙

李先芳

爭扶神女來遊明月嶂仙人對懷泰山陽天

日導三島海鶴巢松過五粒少卓祠如封禪

家壇親久荒蕪○岱宗絕頂上皇祠雲起天門

張遼漢時秦封行處是石間草至今疑日衡

謝金銀闕天瀉明河玉女池吹向虛空探海嶼

桑真見水中移

王紹元

登岱岳 巖宮珠闕聳嵯峨門倚青天

掛碧蘿鎖斷半山環日月望窮千里帶江河秦河

王氣崇幽渺漢繡金書射太和 昭代聖王

禹無封事入山阿

孫應奎

脩岱廟視工恰級祭登上泰岑萬

羅地白雲深湖秦洞落天河水積翠臺分月樹

薄海縱觀同物與中台成位兩間心更實日駁

長夜獨倚高明望孔林

魏良貴 按察使 告岱即事 杖策高尋玉女峰披雲

見碧霞宮山舍雨意嵐光動日射天門紫氣重

壁虛疑存漢跡斷碑何處覓秦封憑高舉手

今之父道踪在眼中

楊宗氣 按察使 登泰巖魏魏泰嶽鎮齊東此日

天地空西塞禹關雲嶺五東來海渤晚霞紅泰

原無凌霄上魯殿參差在眼中時有幽人騎白

一東風便欲駕青鸞

裴紳

登泰巖三十六盤何峻嶒曉來登眺

自忘疲服肩山頂疑無路身在雲端不自知

五松亭故物唐人千仞有磨碑古今興廢只常事

金闕玉函亦太奇

王敦

登泰山 泰山之陽何奇哉三十六盤

紫迴金烏半夜海底浴碧桃千樹池邊栽

栢供御帳金闕玉及餘經臺辨香春仲蕭拜禮

風晴日天門開

牟朝宗

登泰山 岱宗奇峭倚天東冊府封

禮數崇齊魯地偏形獨勝古今時異仰皆同

人指泰皇碣幽壑松蟠宋帝宮興歎尋源渾未

凭高萬里御長風

查東鐵

謁岱泰巖巖巖有名獨看今日

神京潤流濟濟時懸瞻領袖云

朝罩帝澤扶桑曉日溥天明誰將兩腋飛
飛上峰頭入太清

金龜山人 泰山頂上作迥絕使人懼古今稱岱宗

詩云六水立埵俯群峰晴蓋時沾雨風雲屢疊

曾見此等上峰客幾人存容指顧青霄下起看鄒

魯之

十七 泰山無後讓東封

登日觀月明道士靈叢來夜半重

金龜漢中天看斗北金波浮影報陽回火

見焚東海驍駁俄登權上台萬里朱光呈瑞

霞紅漲望中開

世金詩即祥 登岱雨終朝埤靜幾壇百年隔眺屬

處初經帝帳方壘堦漸入天門宇宙寬雙引管

遙王閣獨尋封碑倚雲磐瑤臺古寺清尊晚看

吟風與未開 霜節交煙生翠微脩然恍與世

遠數聲清磬飄何處幾片閑雲照客衣玉女池

春臺動僊人鶴傍彩霞飛壺嶽惟許山僧住

花對落暉

頭守禮知府朱登嶽巖洞更衣入紫霄風吹御帳

松濤羊腸鴉背盤曲龍口天門節節高過化機

前懷住哲登封臺上慨先朝何當拋却塵寰慮

興重求不憚勞

未應登知府丹登泰山我昔曾過泰岳前未暇登眺

即言還豈獨山靈笑我俗勝事相孤亦悵然今日

重來須縱目攬衣直上山之巔不妨攜手近天日

但教穩步渡雲烟天仙地迥碧霞繞日觀臺高紫

氣聯隱隱尤可辨岡嶺茫茫何處覓桑田身跡

如塵世外光景疑為混沌先更欲憑虛何所往

生即此是登仙

陳中知府遊泰山宿碧霞宮公館遊覽乘閒過

宗弊攀曲蹬幾千重未從絕頂眺清興已聽群

度晚鐘黑夜暫將丹竈訪洞門詎許白雲封悠

借宿石床月首數華陽第二峰

劉重按縣人登嶽登望嘗聞東嶽峻今上最高峰

楚蒼茫外燕齊指顧中罡風時振袂灝氣忽橫

不道塵寰迴翔疑僊界通

王貴通同登泰山絕壑布素輿輟險絕能

日程漢柏素松空性跡孔登孟語此經行沿屋

見逃亡屋躡登漸聞怨對聲惟有七十二泉在願

言常潤汲 王明

呂顯字明人達參亭舊名草參若觀參參亭人

共批易草以逞名豈為投香紀還肅渴禮誠碧簾

春日麗金棟曉雲輕磨拜緣分牧歸風重感情○

祖殿斯慙趨庭憶往日登覽廿年前宿雨青岩

光風白鳥翩橋危雲共度歷過日相照羽蓋

間赤城列廣仙

曹大同署丞通登岱嶽宗嶽礧盤高造天翻從下界

見雲煙登封漢碑餘風景表記秦碑空歲年絲節

香飄龍虎馭玄壇寒切斗牛經微茫八表浮元氣

較似身遊太古前

周怡司業宛陵人登泰山絕頂山頭上下界殊分大地現

瑤雪浪文崖壁蒼苔古嶺斜松蘿紫氣日氤氲

州星挂蓋雙目萬里封疆只片雲到此方知天

大超然身在列仙群

桑紹良通同登泰山岱岳曾聞天與齊振衣令

藥鑄白雲護洞龍初舉黃葉圖山鳥正啼玄女

深遠別與玉皇祠迥接層梯正漸落魄淹塵壚

室清幽欲暫栖

寒風直上嶺高頭回首曾霄四望懸密樹霜中

欲盡群山天際斷仍連半生勝覽元非偶偶似平

臨鐵若憑舉日臨驚紅日近長安猶在暮

蘇本前府經歷人登泰山岱岳嶺峭插太空樞衣杖入

雲中五松樹老龍鱗古三觀峰高鳥道通勢逼

垣傾宇宙青分齊魯大龜蒙只緣捧日丹霄上早

望扶桑碧海東

桑正行舉人登泰山攀雲上石盤澗壑徑奇觀漢

經沉水秦松帝拜官海光龍曉日嵐色護層巒

意凭虛眺乾坤妙一丸

蘇濂華昌府通判登泰山二首嶺峭插微通遠慮

芙蓉削太虛秦漢侈心餘時墨青徐平野到塔

勺水扶桑明子夜五雲絕頂見宸居探囊但有

觀賦吮筆曾無封禪書

山梯斜日俯高春石澗春泉響碧涼逌徘徊翠華

自拱明裡遺跡王常封梯雲客坐前峯月冒兩

歸下界鍾遊子襟期今稍過飛仙環珮倘相逢

數盤前八以漸日觀落東望快桑園茫茫海水云波濤

搖紫氣島嶼亂紅雲河漢星猶紫乾坤畫已分太

觀天盡慶碣石獨為群

徐琳字山人登岱崎嶇登岱岳長嘯思悠悠帶與河

流細不同海色浮爐烟秦樹吳石松溪臺秋那得

塵緣盡常隨白鹿遊

朱明時

登岱岱嶽登臨第一峯上靈秀出紫

穴古碑猶有秦皇跡御筆曾來漢帝蹤屈曲天

晴雲霧崔嵬日觀端烟濃自慚那得相如技敢

十峯早譚封

岱史第六冊無字號目錄

明賜進士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督理

東益課燕骨河道鎮南譚耀 裁定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豫章甘一驥 校閱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西浙查志隆 編輯

卷之十七 登覽志

皇冊 李春芳 高拱 萬儀 吳徵

劉自強 朱衡 馬森 尹臺

楊魏 張往胤 陳經邦 陸光祖

諸大綬 王弘謨 張仰庇 李傑 張元忭

于慎行 賈三近 胡汝桂 陸樹德

張一桂 賈義英 余孟麟 徐貞明

賈夢龍 著義英 余孟麟 徐貞明

感唐 王戴 馮善 吳定

黃師顏 譚耀 張一鵬 韓世能

高應芳 荀穎 孫孟芳 鄭棟

鄒善 顧大典 王偉 徐中行

許天贈 邵賢 楊綵 王道行

金鑑 朱應求 陳處

劉應時 李伯春 張廷彪 程拱

王廷卿 陶允宜 張佳 姜鏡

吳同春 朱相 張龍乾 李填

彭慶祖 李學道 熊人受 劉宗岱

潘子雨 劉隅 趙邦彥 朱維京

于慎思 戴相堯 吳一桂 郭恬

袁捨 楊文禧 顧文耀 蘇眉山

冀相 吳相 鄭林 朱存

吳道 盧落 孫璋 王棟

朱覺民 朱洪濟 王化 汪

郭汝林 查志隆 鄒德濟 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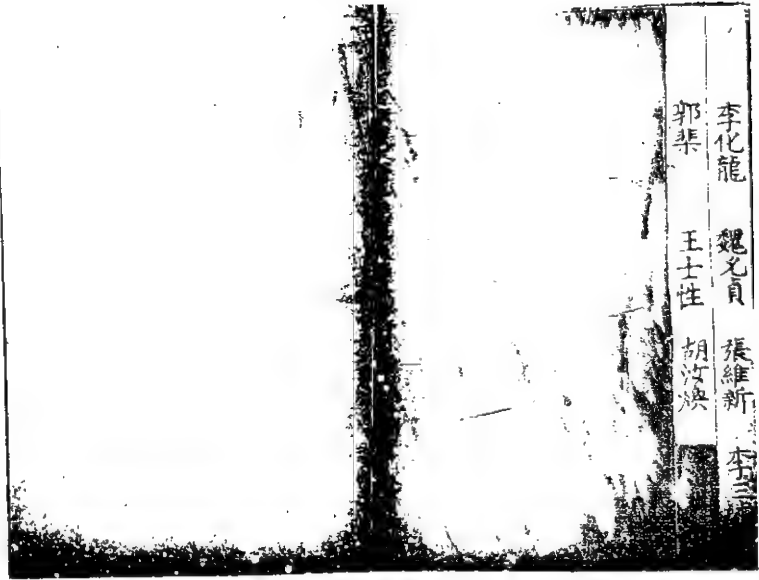
蘇濟 劉勅 張岐 龔勅

張懋忠 俞琳 喻均 陳

呂坤 白南金 徐守仁 姚

周道南 姓應

李化龍
魏允貞
張維新
李三
郭渠
王士性
胡汝煥



岱史第十七卷登覽志

舊志中更以岱史今諸名公又文人題

李春芳大興人夏日登岱喜雨霽披豁煩襟度碧

空忽逢青帝駕長虹彩烟半捲乳潯露霽色金

龍峪風今古忙夕照聚乾坤生意黍苗中岱宗

自是饒皇時賜撫化功

高拱大興人岱宗神徽勢嶸嶸東鎮齊封百二

城雲捲洞門時欲潤日華賜谷曉偏明雲廷有望

仍今古尼父崇登著姓名我欲御風凌絕頂手携

星斗運璣衡

高儀大興人岱宗諸歲峻增一岱宗天門遙遠碧芙

蓉御坪有路仍迴馬石表無文帳祖龍星斗平巖

玉帝觀乾坤不老丈人峰夜闌紅日升滄海咫尺

蓬瀛第幾重

吳嶽尚書登泰山巔奎嶽嶂逼蒼穹深谷迴巖

露通掛壁寒泉飛澗白拂雲秋樹入霜紅秦松

石龍鱗古漢碣沉苔鳥篆空絕頂振衣登太始

看朝日見鴻濛○雲磴斜懸碧磧迴松枝低

巖開人穿鳥道烟巒迥路轉羊腸風聲哀地
清瞻斗極眼隨旭日望蓬萊曠遊一悟浮生
謝糾紛卧石苔

遊青帝觀洞門梵宇秋雲細
帝離宮煙樹莽塵谷人聲飄壁壁寒空鴈影落
靜窮探仙跡荒堙隱深入禪林野逕達清賞不遠

幽與遠欲尋石室伴僧栖
登自強溝人 登泰山茫茫滄海半山寒天壁躋攀
步步艱頓覺風雲生足下却疑身世出人間巖巖
看鏡簾將老廊廟懸情未許閒暫息塵蹤通謝

蓬瀛洞裏探仙關

朱衡尚書 登岱懸磴盤梯天路長高空雲霧瀟瀟
蒙金銀宮闕知隣近鳥自嚶嚶花自香○王虛舟
跋元孤秀夜半探奇獨自行玄鶴遙聞來月度

雲近見與沙平
馬森尚書 登岱五嶽由來獨岱宗層巒雜樹翠
濃盤迴石磴天門道縹緲烟霞日觀峰巨鎮已

存粹典斷碑何事數秦封登臨不盡高山意危
當年有故蹤 宿岱頂道房碧霞宮

外山低若太虛玉女池中泉最潔丈人峯
踞坐看浮靄渾成幻睡覺清真更寂如夜半
無色界月明正好入階除

尹臺尚書 東平道中望岱巨嶽盤東土高宮礧
星鴻濛標地紀峻極抗天庭轉瑞雲巡摩刊山
載經靈仙遺跡迹巖戶莫長爲○神功稽古牒

十二君王曠矣茲山禪荒哉往代章烟迷秦時
雲出漢封長借問當年物言餘松栢蒼○大野
蒼氣群峰皆靄鬱芙蓉開曉日秀色若可餐

流金駭朝花滋壁璫雲巖詩半覺鐘音
結髮懷幽尚名山思徧尋父傳梁甫曲還憶秦
吟紫際丘中好安期海上心九州多狹徑此地

授簪○長風吹羽服吾欲上天門矚履丈人石
衣王女盆乾坤睨閭闔日月說朝昏歸訪巢居
深情未可論○岱宗千里色魚司按膠齊海月

桑近天風若木低東皇衣任把北斗杓堪提衆
招仙侶碧霞聽曉雞○神嶽巖巖立上方仙
赫照東皇秦松漢栢盤天地王簡金函紀

柱擎空龍躡燭三峰倒海鳳飛揚舉頭

楊觀尚書海

赴南都登東嶽駐馬登東嶽憑高辨

溟始知人世小不斷此山青樓閣秋歌出川原

青冥將奉孫從隱忽忘有巖程○梁父名仍在

封事不處達人尋古蹟覽勝欲狂歌匹諫吳門

豐碑漢代多還能舒老眼萬里見滄波

張佳胤尚書

登岱張衡曾賦四愁詩東望相從

此時翠壁千盤隨杖轉丹梯三級上天無

拾神人字絳節高居玉女祠素衣投壑

形微被地靈窺○青空寒露滴芙蓉柱頽天

岱宗漢草相傳司馬筆秦官猶寄大夫松參差

觀疲雙目截蒼崖千巖錯短笻方內名山探欲遍

年始遇丈人峰○天雞曉罷曙將分劍倚峰頭

斗文髻髻白知山下水升騰紅放海東雲烟霄

擁三千丈封禪書傳七十君在底水裾常五

來嶽氣已氤氲○日月雙從岱頂懸每依

清烟秦碑突兀青峯上仙島微茫大海前

青烟秦碑突兀青峯上仙島微茫大海前

有吳苑馬頰身邠辨汶陽田山中縱失襄城

勝風塵在市塵

陳經邦尚書偶憇白龍池百丈寒潭浸碧峰

於此闕靈蹤即今齊魯青無幾何日霞雲慰萬

○登岱囊中嶽鎮此尤尊今古巖巖魯望存半

晴陰分氣色雙峰日月互朝昏瑤池自昔來王母

金闕何年下帝孫問道探齡曾有笑顏將萬禩

黃軒○縹緲天門冠萬峰攀躋彌覺翠微重山

碧落無孤鳥空抱寒清有五松春月夕霞霞

書雲猶起漢時封神房阿閣深何處欲向安

問踪○攬勝凌高嶽勢窮乾坤俯仰一鴻濛齊

點點晴煙外魯阜微微落照中千里黃流縈不

三山銀闕湧還空登臨未暇宣尼意自許沂雩

詠同○杖策高登叩帝關振衣長嘯隘人寰眼

決濟三千界身在崑崙第一山桑海幾人經變

蓮臺詩聖自飛還朱顏白髮須臾事回首浮名

是閒偕張焦二郡停遊石經峪未盡探幽

携後此行動經誰試手東燭故人情夕暉林

携後此行動經誰試手東燭故人情夕暉林

春泉石漱鳴高山與流水恍忽聽遺琴

陸北祖

尚書平

請告東歸春日登岱拂袖清朝賦

遊岱宗物色動長鈞春風花鳥朝陽洞曉日烟霞

玉母樓街帳當年經帝華明堂勝蹟想王猷探訪

吊古情何限匹涼鄉關興獨悠

諸大綬

陰人

登泰山碧霞宮上最高峯秦漢封基

莽深落且荒荒留返照飛雲片片過輕陰因嗟

世無始計疑是秋風未悔心獨去平臺渾廓落一

聲清瑟出雲林日照熙春慈萬方同憶我來瞻青

帝宮野色帶烟雲變化山光無雨亦洪濤東南

練迷天外西北紅雲入望中却惟五松留晚翠

應翻昭石屏空

王弘海

任郎

登泰山吟我尋青帝問真源至人邀我

登天門天門高在何許乃在咸池之陽岱宗之

趾石磴懸紆十八盤雲根磅礴九有基厥初渾沌

誰為盤二儀中分列五嶽帝遣太嶧奠此方巖巖

巨鎮雄東廓洞天福地倚崔嵬層霄萬壑笑蒼龍

黃河如帶渤海一抔水晚見曉日中嶺與雲霞

州九點蒼茫若可辨吳閭匹練指碧空而驚積

吁戲泰山之高其不可極也如此使人登之飄飄

乎若御冷風而超塵埃憶昔登封七十二次厥有

原周其名最著秦漢以還此義微金泥玉檢紛茲

廢只今作者知何地樹亦不能為之留碑亦不能

為之記惟有巖前倏忽變幻之白雲領略與衆千

古悠悠悠往事難具陳振衣聊此朝群真遙見王

女池前香幾郁仙人洞裏氣氤氳旌終節文頌

紛云是玉青天帝碧霞元君使人對此搔精魂

宮祝釐祠官扶禮巖女吹簫馮夷擊鼓靈芝來

錫子社想而不見道遠客與傍有青鳥使投予

黃庭經覽之殊未了倏忽還空雲歸對勝覽意何

已缺空應踪未停執何當諦覽長茲遊回頭看謝

朗然予登岱石磴卅梯入紫宮雲中五嶽前稱

雄登封七十傳前古浩劫三千接開闢松岩尚金

秦代雨桃深極有晉人風羣鳥立到蓬萊頂勝覽

乾坤興未窮○嶺頂高居上帝尊東南王氣俯中

原白雲繚繞千峰合翠石峻嶒萬壑奔奔湧金

來海市暮穿瑤鶴過雲門談天末道鄉生誕九
扶搖信可論○人間信自有丹丘汗漫聊從此
遊王檢金玉空寂雲琪花瑤草自春秋射牛不
儒○
指○
巖敢仰止存五嶽曾聞岱宗長諸峰應是丈人孫
深日觀峰五夜峰前曙色浮瞳瞳先出海東頭誰
將赤手扶羲馭早向人間照九州
詠玉皇頂纓
緗丹梯入九重玉皇於此秘靈蹤尋真直上朝元
殿身在蓬萊第一峰
詠呂公洞青蛇拂袖氣
秋玄洞留題可自由莫道紅塵人少識松蘿隱約
見華州
詠大夫松二世山河已改移五枝猶見
受封時昂藏應愧虛名污貽笑商巖四紫芝
詠
桃花峪流水晴懸碧洞覺桃花春似武陵溪東
自擬隨王母縱少遊郎路不迷
張位侍御
捨身處有序余登捨身崖夜夢神
謂愚民捨身可○
復作詩一首詞取近俗易曉將以救千萬年

生靈也詩曰人生實難胡樂死子欲報親親
養老送終若無托大是不孝滅天理或有無聊
後身更望蓮花佛會入富貴多憂樂是苦見此
爭便登真萬仞身輕一鳥落骨肉為泥魂渺莫
愧成名清風匡男非妻誤天祿閣東微蒼蒼德
生誰哉作偏誕神明章其托世轉相誑千秋萬
坑愚民我今作歌
鴻毛宜自思珍重此身莫輕捨
抵微遇雨香
寒雲暗碧岑松蘿岩翠翠翠翠山靈試登
朝雨聊堅去住心
登嶽萬仞丹梯隱隱
仰止巒嵒峨長松鶴唳烟雲古上洞龍藏風雨多
金馬陸沉無不可彩鸞消息竟如何嵐光變幻殊
今昔徘徊流駒逝急梭
過大龍峪浮雲萬里
秋陰照
辛度遠林每惟登臨風雨驟芙蓉
裏作
岱宗有迷道人夙抱烟霞骨萬
消除
亦緩長均真浪連丹丘一到便開
秦封
碑在秋草春花仙境闌五嶽平去
此始
日老白雲間
宿岱頂曉晴天風

净烟霏星斗層樓紫微千仞振衣空六合群

羅列競朝輝登日觀峰烟霧茫茫海色冥扶桑

一線破蒼青重湖瑞射出莖宅八極春先太乙

璣璣浮蒼遠艾辨金輪轆轤迅難停不因高處會

開眼甘與紅塵夢未醒過泰經石亂石岩前蹲

虎豹鳴泉洞底隱龍蛇世間多少清幽境常被紅

塵對面遊

何源何源五言古風高出千盤嶺危攀萬丈梯腰

磨無極上彷彿與天齊祇見蒼茫濶平臨法象低

半山雙鳥翼是處錢松枝截葉芙蓉削巖崿

馳水簾龍卧穩瑤園鶴歸遲宮闕參差迥星辰

近垂白雲隨地起紫氣夕陽迷復道天門險層崖

鐵石次未秋涼薦爽不夜月流輝身世遊無際山

川應有知高堅師魯道壁立仰鄒儀虞祀先從武

萊萊有碑登臨多感慨吾自振吾衣登日觀

凌寒空登眺近曙坐岩崑霞彩約以爛

持欲燒扶桑輪乍轉天際海初潮不定金波

還看鏡影換萬方將起滇此處已先照未許

徒騰來交勢周充行塵疾當平大明朝

方長忻逢泰始交微臣何以祝海日好蕩

于旗行侍師東登岱終古名山莫大東每從雲

霄望千峰明滅天高下萬壑晴陰氣鬱蔥星斗

回元化轉仙閣縹緲百神通真遊五岳還應偏

躍煙蘿上碧空○玉闕朱樓萬仞端六龍帶道

噴吼懸崖翠磴雲中轉臺嶂紅泉樹杪看海色

暉三觀晚秋聲蕭瑟五松寒天門只尺君應見

以人謝路更難以人謝路更難

神州浮雲直上崑崙落日長懸萬里

臨滄海斷黃河北滾大荒流秦封漢禪廢丘

與人間不盡愁○倚杖高臨萬三峰氣凌懷

芙蓉寒聲半落天中雨照色低催凋底鍾金

探泰帝采白雲猶起漢時封君看十二侯主

出神宮幾重○絕頂秋高上帝宮茫茫一

策中地河濟三州盡天入秦吳萬里空

連是斗一丹峰影落海門東亦知真

史 11-654

於梁父嘆詞臣不草茂陵文東皇舊握輝

國河山翊聖君○三峰東望亦雄哉海色遙

里關三島春波溼日月五城仙氣吐樓臺酒

吸金銀動杖底雲飛紫翠來烟水茫茫徐福去

今不見報書迴○上宮夜色冷漫漫月轉層霄

二欄大地河山銀作海中天樓閣玉為垣虛無

境簫聲斷縹緲秋光練影寒仙掌芙蓉看欲近

從止書識長安○見唐書

先香香過空碧病來夜擁石上雲來明看

日日出山家幾千里茫茫不辨雲與水天鷄鳴

海上帝東方度幾半邊紫忽然歛灑玻璃翻一

樣出亦心經水絕斜境不得上半時方到扶桑

扶桑枝葉成五色海水明玻一線白日來雲

連山月中天○見唐人詩

絕紅氣阿三○見唐人詩

今關流女在六鰲背骨秋臨

○見唐人詩

○見唐人詩

脫疑妻子如煙眼前未生信豪士側帽大吐

上吸我亦欲取巨石填東海揮戈止此賊和鞭

龍不行日如矢仰天鳴嗚酒熱耳○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見石朝下

詹仰庇中即友夏月同客友登岱携手童風跨紫雲

夫人峰上振雲翰煙消中觀有山曉人狂

月寒封禪臺高閣不掃磨厓碑古恆誰看獨

父遺踪在手摘芳名薦杏壇○兩齋會飲挾仙

委帶披翠八窓開冠蓋疑從天上來座遠山光

劍戟雨餘霽色動樓臺還將石溜調歌管更摘

霞入酒杯壯觀生平今更幾坐升海日共徘徊

李傑翰林學士九日登泰山過遊普照寺有懷半

殘日映崔嵬上有孫公舊講臺孫明儒先生

帛銷沉書院屢敲鍾鏗鞳充官閑酒傾秋露

滿曲送春聲入座來清景留人歸路晚

擁山隈

張元忭

狀元山陰人

觀日星河耿耿霽高秋日觀峰頭

遠睇曙色未分青嶂出海雲初動赤光浮俄看

鏡離三島即擬紅輪過九州嶠昔登臨餘景望

觀不負此來遊登泰山三年兩度遊東嶽

度來遊景愈奇序屬清秋消瘴霧人於絕頂指蒼

夷扶筇日上雞初唱絳闕風高鳥不居俯仰混茫

渾天宮金碧相映分奇

張一桂

桂林人

登泰山五嶽之冠

為禮肩吾書從漢世傳司馬松自秦時作大夫

嶂峻嶒分日月片雲咫尺蔽蓬壺行行莫訝傷

立間有山陰泣婦無似微稱雄昔所聞振衣

仍若為群浮塵迥隔三千界故老猶傳七十

軸東來連繹繹天門南眺失云云秦松漢時

迹幾處蒼峰鎖暮曛○翠壁丹崖才獻遊

暑即清秋援筇且為歌三樂對酒無勞賦

丹雲侵袂秋濕墮鐘相射鐘聲流

封事年以相如自白頭○縹緲烟霞滿逕

鍾磬度琅空東皇自宰青陽地玉女高居絳

苔翳斷碑餘鳥跡身依元氣破洪濤道遙賸有

莊興何事乘鹿一梅風

賈三遠都御史冬日登泰山高巖處群山擁岱

登封迷漢草閱歷有秦松萬壑烟嵐合諸天紫

重肩輿明月下上界已聞鐘

胡汝桂少卿石表歌天門崔巍雲縹緲翠嶺

玄巧千崖萬壑

手摩星辰高歌日耀看日曉山巔復有

渾蒙素神天表藏鋒欽鏐若太拙震摧風雷不

倒傍人妄說秦時碑熟視空空益官官到此賢

一字無翻見歷刻盡潦草至人從來貌若愚安

繁藻一清掃今古登臨多少人信惟孔子天下

太乙留此洩玄機拄杖乾坤永不老

紀之白雲來玄覽靈恩不用猜知天分玉液為

洗塵埃徑滑瑤添砌嶽尊瓊作臺秦雷忽變

兩潤蒼苔登山喜靈霞山瑞雲蘭盤

池錢洞天上宇光燄紫霧合瓊樓色迥太清
傳聞北十洲界不羨崑崙萬里仙居白乾坤成
化春融齊魯慶豐年 大夫松懸崖絕頂見孤
直餘凌霄翠影重千古清風宗岱微憐一旦受
秦封 宿山漫題石礫峻嶒半接天龍廟拜碧
霞仙白虹掛嶽晴飛雨紫氣龍峰曉帶烟汶柱崑
崙月下樓臨滄海斗牛邊清霄絕頂閑來住夜
半鴻濛象帝先

陸樹德詩史秦也為生秦府寄西來駿

雲霞早出布雲霞並躋紫微峰塔地黃河帶

環登高榭未賦空自豹窺斑

賈夢龍^{光祿}日觀峰觀日出日觀峰頭立明霞

綺紅千山冰雪界萬國水雲中倒影島翻海外

珠麗空有與惟客起賴有上方鐘

屠蒨^太登泰山鄒魯相承幾百年泰山滄海

自依然登臨誰是真男子一脈於今論後先
十餘年塵土夢為誰馳逐為誰還醒來大華

海獨抱丹輪宇宙間

長安瑤梯盡向烟中掛靈巖堪從石上食誰

聲非漢時尚餘封樹是秦官凌風欲跨蒼龍

落星壇露未乾○六傳飛揚十二城來風魚

真行當簷日月窺瓊籙入夜琅璫禮玉清虎

泉為雨瀉鯨樓惟石作鍾鳴登封壇古神君

有吹笙待鶴迎○名山漫憶昔年逢此日還

馬從飛蓋影搖紅海日題詩字襟白雲封懸

軒時一望高峰

徐貞明^{尚書少卿}登微塵迹年來倦自羈脫身出

意全怡騰光父老樓空谷乘鹿真人翳紫芝

微蹤知漢時都無一字是秦碑中宵浴日慳

萬里同雲總是奇 秦松歷劫遺踪半已蕪

何自尚堪娛踈枝斜映千巖遠秀色高懸萬

已向天門雄特立亦從御帳俯前驅歲寒不

心在世上浮名說大夫

宗聲華浮統絕塵蹤眼前道覺乾坤變
日月通雲鎖水簾龍噴沫雪封御帳馬迴駭
便了登臨興願祝山靈永鎮功

李戴山東巡撫初至遇旱躬赴泰山祈禱憂民

計意縣縣為叩山靈陟嶽顛風送雷聲摧棟宇

蒸雨色滿山川紛紛萬壑垂飛練隱隱千峰鎖

烟安得甘霖徧九有農家到處慶豐年登日

峰日高萬里迥無塵猶借滄溟日日新人把丹

常冷洗通天徹地一江輪題獨立未友

木雙遭逢御帳從來羨五松惟有遺傍獨立者

然端為避秦封觀縣經石山崖誰開晒經臺

跡分明一鏡開天挂水簾若有意時時飛洒洗

埃石北有水簾洞玩聽泉枕誰人題作聽泉

我道還為說法臺因前有石經上古老僧骨已

空留陳跡任相猜觀萬公題壁壁立石屏向

明小亭危坐午風清彈琴人去知何日尚有高

流水聲

馮善御史登泰岩堯秦檄日華邊長夏登臨

鮮萬里寒濤來瀚海千岩清韻落飛泉水沾白

青雲繞劍掛蒼松彩霧聯豈謂蓬萊無可到此身

堪處覺參天○泰山山勢巖巖所絕頂新晴向晚

看虹綺回瞻雲霧霽中原遙望路漫漫金壇日昧

千岩曙石室風生五月寒攀壁憑虛無盡處峰頭

倒掛夕陽殘

吳定御史觀風祭岱颯颯秋風動封臺振履聲人

山蒼亂點天水遠同明丹日當窓捧白雲望眼生

石書讀不盡千古一含情

黃師顏御史遊黃花洞逕入黃華薛荔深杖履閑關

此共臨千崖雨餘增黛色萬松風度足絃音烟浮

絳節書雲護公蓬暗亦陰涼薄那堪載錦囊

鈞轡似催吟

譚耀南人望頂未借扶搖超何緣入碧空披來

寒八月長虹瓊宇看洞近金泥枉自工臺

小如可欲駕天風日觀峰共道峰奇絕陽

鳥了夜月翻玉樹滿溪浴金盤響類秦驅

先照溪石心殊未盡待揚塵豪文公

屹立中峰後層巒避獨尊摩娑忘歲月偃仰自
坤鶴驚遶雲梯羅裳帶月捫金剛消欲盡此者
今存王季二憲副邀飲快僊宮踟躕憑虛處
尊對晚風天門飛鳥近滄海酒懷工烟雨一簾
雲霞萬態中遊仙各解意莫惜再扶筇

張

一龍詩史登泰山泰嶽峰意戴簪只今攀躋
危毛麓連巖刺雲根遠影入虛空王柱高下視無

倫同孔覽東井有紀重慶大觀不枉人間世
到層巔氣已豪日觀峰低宗峻極見東嶽

劉

纔稀日已生鳥影遠隨雲影盡水光時與日
霞成五色滄溟曉浪湧千尋伏惟驚夢父若還

下問為言欲遂可騎鯨

韓世能詩即登岱岱嶽高騫碧漢頭千盤歷盡勝

收

天臨觀柱層雲上海湧曦輪萬象浮秦越曉
今宇宙雲亭封禪古春秋吳門匹練金蓮掌忽

迴翔倚玉鉤

高應芳詩史登嶽巖巖泰嶽倚穹蒼此日登臨

八荒雲蓋亭飛下界曙光閃閃射東洋

德豆千古出震祗靈育萬方尺土東封陋秦漢
燭重喜際虞唐○宣尼登眺是何年絕壁遺踪
儼然縱目迥觀天下小凝神欲到太初前二儀
濁乾坤定三極光明日月懸氣象巖巖誰得似

雲重

登嶽巖巖泰嶽倚穹蒼此日登臨

字小夜永斗牛寒苔護碑銘字雲橫封科壇應
奇絕處可得幾迴看

孫孟

登泰我年懷泰岱此日始得驗古

高凌漢奇峰直挿空徘徊尋孔跡指點秦封猶

立絕巔上乾坤一覽中

鄧棟

東嶽巖巖勢挿天初登便覺歷雲烟

芙蓉瘦削樓臺聳琬琰蒼茫霧靄妍七磁似經黃

帝華五松猶憶始皇年何須直上天門路只此塵

心已爽然

鄧香

登泰山遙望泰山岑翠華未易陟高

入雲中雲路安可極觸暑奮必登振衣起摩金
不念崎嶇懷此久且亟石徑隱翠微窈窕通

蓬瀛

此松幾何年蒼蒼太古色
須臾天門徘徊側
豈望青徐悠然隘九域
瀟灑洞雲平俯瞻
憑弢頓詰帝諸生萬仞在自力
秋日登泰山
差石磴辭岩堦筍雲中坐見招飛瀑浸衣疑
兩攢峰聳翠欲凌霄漢壇秦樹今榛棘御帳明
久寂寥馭氣乘風還有待清遊原自勝逍遙
又
日觀峰振衣絕頂赴秋清
日觀峰頭待曉晴
曙色未分千嶂合
陽光忽動萬方明
之界東接秦碑
伊洛南臨漢時平
試問蒼頭觀
船然龍虎

顧大典

江人

隱居

岩堦崇嶽俯名區
萬壑千崖見

道紆禹甸河山歸指顧
天門宮殿接虛無
書傳遠
時南司馬樹列秦松
五大夫呼吸直就通帝座
羽鶴爲入雲孤
○高盤隱隱欲凌空
躡磴攀蘿
未窮翠巖御坪烟不散
寒留仙堂雪初融
解封
點誰能辨嶺時中原此最雄
○月登臨猶扶藹
威儀傍使君馳
○層巒擁黛簇芙蓉
履振蓬玄
一峰曙色漸開滄海日
豐文節護白雲封
青巖

女無由見瑤草琪花可尋
蓬萊晚向平嬌
霞重問舊遊蹤
○憑高何處斷人腸
匹練吳
故鄉倏忽烟嵐窮
變幻浮沉身世托微茫
翻
落聞鈞泰更向璇臺禮
王皇安得雲陰起
層宇
朝霖兩遍郊荒

王俸

江人

步觀

宇觀察韻翠壁巍巍真巨區

尋名勝路偏紆天開複道旋還合
淵落殊光有
無石上振衣借羽容
林間看奕侶樵夫却疑子
前身是酒龍
飲前交
飲後交
飲後交

日暮路不窮雲散紫霄上
色黯生

融仰看漸覺天根近
俯瞰偏驚地勢雄
自有蒼
橫問道何妨遊客繫
蹄驗
○長空擎翠像芙蓉
設靈旂護太峰
絕頂三更晴霽射半腰
斜日白
封幘幘六合天應近
縹緲群真路欲達
四顧山
作帶礪且乘玄鶴
躡仙蹤
○岩堦曲曲似羊腸
上天門望帝鄉
百道雲花添色相
五雲烟樹
茫仰空只見峰頭月
吊古猶悲異代星
極目
無限意願施法雨
濟窮荒
悟譚侍御登

顧名山萃嶽鎮寰區萬丈摩空紫翠紆奇巖

僊侶在清泉靜聽俗賞無吹簫漫憶秦蘿女劇

空嗟莽大夫何幸再登清伏著松深鶴唳月明

○泰岱巍巍半插空憑虛登眺興何窮天門萬

晴光竊日觀三更曙色點花底鳥啼流潤碧松陰

龍卧劈峰旌角懸巖看無盡傾向與人問去來

○攀躋石磴轉從公不數巫山十二峰萬壑烟香

迷漢時五松雲散見秦封翻身世界看應小翹

天妃始華達古洞陰森寂寂白雲深處盡

○蕭森六月冷襟腸縈繞山河華帝鄉雲欲碧

光浩蕩波澄滄海更微茫仙丘何必尋三島身世

飄然入上皇法從叨陪心賞足更逢甘澤起遐蒼

徐中行_{布政司}登岱浩蕩天門日月開削成卅壁巖

崔嵬河宗泰嶽翻西遼山拱神京自北迴照淡

陰收碣石霏微佳氣接蓬萊更聞王女三登在

上君王萬壽杯○東嶽崢嶸迥不群中峰瑞靄

氤氳天門雲畫河流今日觀春晴海色分風起

松常似雨氣蒸漠檢欲成雲千秋霸跡終銷

說相如封禪文

許天贈_{數改}題無字碑巨石來經十八盤離宮

道滿千山不因封禪窮民力漢祖緣何更入關

邵瞻_{聖學}遊學_{聖學}遊學_{聖學}昭宇招提隱隱倚崔嵬紺宇周環

般若臺斜日短筇山徑曲石橋流水寺門開浮屠

證果真成幻儒道淵源有自來千載清風仰孫石

獨道堂址向巖隈

楊綵_{明人}登泰山絕頂振衣獨步泰山頭萬古襟懷

一豁眸王女池前雲不斷白鶴洞下雨初收羽書

西北邊聲急飛輓東南民力愁莫說當年封禪

蒼生誤盡至今尤

王道行_{徵蒙使}登岱徒倚宗封最上頭蕭條萬里見真

秋升中王宇先群望眼底憂芒視九州秀結靈

神鬼宅光搖曉日海天浮憶從尼父登臨後誰

山川續勝遊

金節_{神中人}雨日觀峰海上扶桑湧日來人從岱

登臺金輪光射天門曉王女虛凌碧洞開

卷迷漢樹碑餘石室長秦苔吾曲自抱傾

向峰頭漫眎

望秦碑刻石當年表岱宗

誰謂始皇功阿房秦就閭闔竭封碑書成杼軸空

惟見此碑懸玉洞何從滄海覓玄達祭臨莫是關

遊詠今古興亡感慨中登秦嶺何來天半挿芙蓉

巖峻極千年表岱宗卷幔山腰碧洞渺振衣岡上

白雲封秦碑漫漶空遺跡漢碑高誇亦自雄我聞

宣尼勤仰止凌摩直擬祝融峰仙人橋長虹一

線隔凡埃曾是憑虛羽化來王子峰頭雲欲覆

人駕上日初迴碧霞洞裏聞笙鶴王檢碑前

策便欲逃名探真訣風塵猶逐舊緣催

朱明求主事上登岱有感勝遊正屬朱明候嶺上

飄白雪奇擬入廣寒看世界恍浮銀漢俯馮夷

堂原待三元客瑤島多應五嶽居我欲均調回象

宇冰山一笑可移時

陳慶太常卿登泰山夙昔高山仰今為岱嶽遊星

看躋立參政處直在泰峰頭

劉孝參政登岱十月高風吹綵繡王喬要我步

雲開龍口港三界星列橋頭鵬九原苔石

外字若松猶帶御前恩人生若欲凌空郭自去

皇有至論大夫松老幹磴邊盤會而鳳闕宮

甬千載秀凌露百朝看森聳材堪披松球影更

旁觀衣紫客歷歷并芳難巖巖亭千仞排曉

坐疑鳥雀愁蒼茫橫古道縹緲接飛樓月霽風

夕猿清草樹秋明時荷政絕行坐仰尼丘

梁父東巡地青鸞翊翠華露盤索蔓草丹竈委

焉瞻龍鳳騎秋空見海濤際海向性更古

沉沙磨崖碑磨崖高而度功德

全古每苔字半青可能光日月應不畏雷震

中興頌悠悠付巨靈

劉應副使洪題飛雲閣岱宗晴望傳嵯峨曉日

輿陟薛蘿誰鑿紅門通碧落倒聽青石瀉銀河

當迴馬添愁怯天入疏龍轉笑歌欲向神霄

聖試尋飛閣暫蹉跎題日觀峰日觀峰頭

出五更三點發媽紅人問未覺窓天曙嶺上

經氣通雲霧變遷明乍滅永光蕩綠

萬象皆春色獨立長歌酣遠風

題太平頂

風光迥不群捫蘿飛度萬重雲乾坤俯仰胸襟

若壑陰晴氣象分滄海一杯搖演漾青霄九點

續紗更勝遲日江山麗長向清時扶杖

題古

天門齊政舍香印帝閭仙風吹我上

天門岩間

斗者欲墜地底雷霆時一奈杖屨帶過青鳥影不

雲侵入綠雲七即看紫氣臨蘭闥金殿當頭捧玉

專題御帳坪迢遞行來御帳坪春風吹醒大夫

松秦家封爵成何事秋遊政然空老樹

千歲節前山不改萬年容偶來福地尋幽事

金書不再逢題無字碑誰扶碣石表雲霓道

秦王封碑碑本是忘言存方跡翻嫌無字到今

接天雨露蒼苔濕近日瓊臺影不移七十二君

代咸浪傳寶藏使人悲題仙人馬夾石雙懸

仞淵千鈞一髮引青天見愁騎無舟渡道是

崙有棧連輕舟擬將鳬作舫萬飛思與鶴聯翩

須直造金銀閣秘授軒轅太史篇題玉女泉

茫何處問三漿乞得東林石隨嘗吸露可飽

母珍霞原是飽詩腸屹仙岩上卿雲爛楊

藥種長靈現果狀膚寸合願為霖雨過要荒

水簾洞天紳岩下靈源遠萃美亭前玉液長

界開青帝座珠簾散掛白雲鄉冷冷似奏孤桐曲

漂漂還飛六月霜撫景頻教清興發臨流幾泛紫

霞勝題王女池西母誰迎到此巔軒皇親遣碧

霞仙拘束星宿湖中水瀉作蓬玄洲口泉白鶴

梳梳洗洗飛鸞自舞玉環前平生脫有雲霄意

欲乘槎上九天題萬老橋萬老橋頭且駐

蔡閒掛白雲蒼生能着履幾而險路

三日午星懸閣道雪殘原樹點晴嵐祇林喜

真僧近茗葉松花伴咲談題十八壑登然直

三千丈曲曲重迴十八盤陰磴雪凝那免滑石

風急太生寒舉前曳踵應防面附翠攀躡可掛

懷首尚留黃現側奮身已在白雲端題磨崖

山石峻層詎可磨當年極力欲如何金泥盡

苦落玉檢還虧斷磐多漢禪秦封沾草露

字迹川波我來登覽尋遺跡獨步巔崖感

題捨身崖臨深必戰詩垂鑒知險能危易

故蝶投千仞壁自看不及一毛輕身亡親病終

補骨碎魂寃誰與明傳與痴兒應念此舍生還

唐仁名題丈人峰丈人石上望群仙共越周

指顧間過去青牛追不及飛來白鶴杳難攀東皇

細引芙蓉闌玉女深居虎豹關咫尺蓬萊天路明

尋仙不過只空還題小龍口萬壑千岩赴一壺

壺龍噴沫此騰奔搖空瀑布疑拖練帶雨驚波似

覆盆玉寶雲深迷月窟仙岩雷動撼天聲坐來

覺魂飛越日暮歸期不暇論題仙岩寺

南數做來天門洞宇鎮蕩萊竹林曲抱青峰出

嶂萬懸碧澗開石壁峪中雲散去仙人掌中

迴盤臨不盡平生興對景慚無作賦才

李伯春知府松題秦大夫松丞相無端憶黃大

四皓標清風先生千古雲霄意未必蔡庭推

延庭如月秋日登泰微過水簾洞丹楓霜點

秋百里登臨魄遠遊泉掛蒼龍雙洞響雲

凡浮凌虛擬有神仙侶飛壺猶看道

已經千古跡餘師在我定歸求宿絕頂山

韻風動簷聲鐵馬秋探奇肯怪此遐遊驚心丹

諸天迥回首白雲萬里浮倚險斷碑文已滅近

新月斧堪修平生未解懷山夢試叩天關許一求

過天門飛安天門道儵然羽翰生雲牙低岫出巖

岱遠山橫聖仰先登跡松留獨立名連觀應不負

萬言一含情

程拱辰主事編王女歌英英白雲端神女駕紫鸞

安淨峪天池水扶桑日門王容丹朝霞明霞集

露笑葵製服霓為冠我聞黃帝女修真生羽翰

俾漢玉葉石屋淩金九西向瑤池禮王母鳴璫雜

珮聲珊珊白日飛扶曹仙去空留丹竈鎮蒼巖蒼

花古洞真人跡女指纖纖印苔石更有一片雨花

床千年指作蒲團席銀燈懸斗傍燦若七星奕

烟繞若廊龕龕吐霧碧天花不捲水珠簾甘泉

出白玉液乍聞萬壑松韻鳴疑是經聲喧暗

頃李白句飄飄下九垓載聞宋真主東來紫觀

寶瑟聲落天空外玉簫吹集鳳凰臺卿雲綰

興下朱簷五采駕上來魏巍岱宗真東土赫赫

君何神哉維山有神增靈異豪區千古仰崔嵬

也平生懷仰止今日東山蒼靄齒十八危盤石

差為大雲梯空中視衆風上天門振水躡星紀儼

雲中迎身如霄漢裡金蓮頂上紫氣騰猶首風

前薦香芷素手授我硃砂杯須臾餌以白石髓揮

予更上日觀峰天鷄初唱朱曦起西望崑崙雪

明王池直接天河水夜夢石玉虛篇傍有羽衣

觀點指從此覓却紫芝依碧霞人世浮名一掃

風靡

王廷卿主事登泰山幾平夢想岱宗遊今喜登臨

最上頭雲淨日從霞外出峰高人在碧空浮仙巖

列嶂青無了蕪水飛崖翠欲流四望空誠天下小

祇緣古阜有尼丘○寄題來魏嶽嶽嶽過鴈風十

年丘竚趣一笑俗緣空洞口留雲宿溪流與月通

石床眠自穩魂夢說秋丘

陶允宜行人泰山絕頂泰岱峰高捧玉皇秦碑

碣兩蒼蒼空中鷄大通真境海底魚龍送太陽

老五嶽三山事未瑣○矢門百轉石磴

登氣乍舒日月腰懸雙寶鏡星霞布一盤

西指顧分秦越咫尺光華入帝都何必金泥關

檢仙人冲髮全虛碧霞元君諸天何地聚

靈臺崑崙山上清間說元生齊夢幻恠來賞

太分明空中擁護金先相夜半傳呼絳節聲自

神人同愛國歲輪百萬佐昇平○明有監司

神人天禍福兩相司碧霞元君中幸

婦女弟嚴地無陀極玉殿同巖巖

多少冠裳者仰止高山托下塵

張程主事明堂天玉出神時王帛萬邦隨紫望章

制恩威協禹規齊君能罷毀季秣竟奚為千

遺址青陽在指麾

姜鏡行人會碧霞宮紀勝誰開梵宇碧雲峯雲

來山半陰石溜暗穿瓊玉砌天花時散

紛紛好釋塵中念選勝真向物外尋

光

言歸改席憶泉坐翠微白水遙從玉嶺轉青

五龍飛高懸管歷常綢線倒捲巖風或滅衣

尋蓬島去源頭活處即吾機

吳同春即中國過桃花峪桃樹千重帶水涯靈巖百

倚山斜秋高理圖日為實雨過天門浪作花方朔

須貽漢玉漁即何處覓仙家我來不及春風晚杖

綢綢度彩霞癸未冬登岱岳東皇樓閣自天開絳

高懸白玉臺兩向仙人峰外過雲從玉女峽邊來

岳雄正領鶴飛青帝觀天門人叩戴微宮星連闔

三元合海抱乾坤四望空何事鷄鳴從壺噓扶桑

上日初紅○八荒迢遞望中收片石低看晝夜浮

時金童秋色冷秦松御帳雨聲急星躔半繞雲巖

海水平懸日觀流仙骨莫憐丹竈遠乘風直欲度

洲○仙閣靈府近如何絕壁們蘿試一過不信海

拖白練忽驚杖底墮黃河雲飛玉井香風細花

遊羅氣多誰向青華傳公決岳兮天地忽悲歌

經籍白絕壁雲花映日紅百道泉聲飛樹杪

色落雲中援琴欲鼓高山調不見鍾期與轉

朱湘即中人登泰山華雲躡磴扣天關絕頂摩空

可捫俯視千山衆法從早看八極隘乾坤龍紋

阜封苔蘚漢柏秦松長子孫今古登臨誰是主

碑荒碣自黃昏

張體乾即中人泰山巔紀遊地天交處此山紛

高朗堪不文王檢金龜感感慨慨范寧武

聖跡豈期十仍會同群

李瑱即中人登泰山小視塵寰此步虛一亭高敞

宗劫遙擎茶極杖桑外近擁丹霞太液餘兩歇

生神府洞天低常傍歲星居登臨盡借山靈力

滿乾坤仕卷舒○泰山萬丈挿層空駿馬馮虛

御風日觀依稀朝絳節雲林彷彿接瓊宮須臾

帝甘霖沛火第西臺王趾中往事空垂封禪

遊應自古今雄

萬轉通天潤練光為白馬峰高嵐氣作蒼龍
欲近仙人掌丹竈猶藏玉女宮 聖代不求

草相如詞賦咲徒工○空濛紺殿脩長天萬
原亦暎然日出東山翻入濟夜京北斗歆沉

陰猶落秦時兩玉英長封漢帝平好借西風
翰編收五嶽扶頭懸○巨靈千古勢嵯峨萬

燈悅舞羅曠野秋陰連瓠子虛若漢氣落黃
燈悅舞羅曠野秋陰連瓠子虛若漢氣落黃

忘搖天紅雲烟常護碧霞頂龍虎歆眠青帝
足星斗太歷歷盪衣香氣何濛濛有無仙人

水况乃西池香霽中

李學道知府謁玄宮一上臺天景最嘉崖生
石主花雲開玉殿瞻青帝香統珠宮擁碧霞

風塵俱閑象象中上月自仙家我來故把

靜對蒼岑思轉還其字令侯御史以新

徘徊空八極睥睨跳雙丸濤霧迷兼望層嵐
寒同時多謝眺秀色總堪餐○直上中峰頂

泰岱尊同密開地軸星斗挂天門孤嶂秦皇
池玉女盆仙人雲外度白鶴自翩翩 泰山絕

逢鍾明府曙色朦朧帝女壇雄風吹客布袍寒
雲忽覩雙鳬下千里同將疋馬看白石青芝隨

禾高山流水向誰彈封中紫氣常來徃賈勇先

生科斗宇吹簫風度鳳皇儀恍然吾欲遺塵

醉桃花不記年

劉宗岱城人登泰山石磴天門闢太空躡紫
碧霞宮崖碑洞府標靈異兩脉雲根蟠化土

泉飛嵐氣冷三更日浴海濤紅可憐秦漢道

王檢金泥竟未窮

潘子南縣人同陶心齋登泰山岱宗秀

鮮絕頂處乾坤一覽兩眸空

劉禹錫詩史祭依絕頂日觀峰頭煙霧暈天風

振吾衣仰捫星斗明近東望蓬萊似復非

緘金何代密群山積翠下方微安得羽翰凌風

從此飛游四岳歸

趙邦彥詩人東登岱岳岳峰頭俯鴈群鳳幢玉殿

元君層崖疊嶂依秋日漢石唐碑冷夕照烟霞

望秦楚不忍聞岩嶺深處路難尋

靈光神功片石生雲雨元氣群峰合混茫九點

州渾一色萬年玄澤走諸方安期煉藥餘丹酒

樹蒼蒼潛夕陽○金泥玉策靈章秘巨幅仙門

曾迴三觀雲峰天盡處六龍輦道樹蒼蒼廟堂

雪千年白陰洞桃花四月香薄暮飛鶴凌絕頂

乘五色鳥東洋○巖岫天迴紫翠紛蓬瀛東

氣氤霞宮日麗千巖樹鳳沼波涵五色雲

山底盡乾坤靈秀欲邀分在臺前見烟霞

祭岱日觀峰頭叩帝闕上玄

隔塵寰暫辭載筆西清署直上題名壯斗間

齊州路指顧三千天界盡連攀高山自昔同懷

不嘆利從梁甫報○突兀真看切太清將因仙

得登瀛百千萬劫推雄鎮七十二君砥浪名山

為雲迷楚望松濤帶雨作秦聲還朝莫訝無新

不擬乾封侈聖明○封禪當年事若何秦壇漢

臺遙隔向來二客尋仙處

湯金槌白馬天空如常走黃河據衣直上

夜摘星辰浩浩歌○巖光噴薄通天下萬里扶桑

曉氣來縹緲群仙疑海上參差三觀倚雲開華

並峙難為侶河漢中流見一杯玉檢金科渾幻

漢皇當日問蓬萊

于慎思詩東望岳陰十日行破陀頑山總不快

朝望峻嶒忽然豁眼界明滅微茫或可觀新新

嵐照終古神秀獨鍾造化奇遠射蓬瀛近齊

田未為海米冠禮樂不敗龜嶧諸峰昧

天突有一峰在七十二主未封前靈秘乾坤
 年秦皇玉檢徒馬爾漢帝金泥亦罔然漢封
 雲出處碑斷秦人留玉筋三光未老岱宗高元
 茫茫收不去翠樺兮岩巖上有松糾兮蘿結鹿
 兮猿趨安期羨門不可以備見吾將棄螭跡豹
 錢堡與王喬日觀峰頭衆山小夜半赤輪欲墮
 莫言日月隱明光且見陰陽割昏曉未須奔走
 名岳一望雲岩顏已破拄杖穿雲會有時凌風
 漫數無那 岱岳游別率生海岱客乃夢高臺
 積蘇累塊不入眼十年蹣跚仍東州塵埃便便
 受羈時時倒景凌清秋人言岱宗鄉土物可與元
 化銷百憂因之高丘望遠海海風四至聲颼颼
 門高高望不及但見奇峰峭壁千態萬狀使我
 接無停休登月殿開雲樓下視雲霧翻蟻虬辨
 峰頭認足練側身猿猴仍家愁地五岳天三台
 物辨此何雄哉若士此一至汗漫未可恢齊諧
 不見華山傾地恒霍蓋海岱惟有東諸侯東人
 岳如望母庸子興雲副所求書生泥滓憶清

斷崖緣秦剎倚泰山廣士高風在且向東
 戴相光履歷見 登岱微雨日躋攀純勝賞會凌絕
 與尤狂周天列宿高低轉下界彤雲遠近光
 峰頭留皓月蓬萊海底見初陽雲予陟岵仍多
 却望衡廬憶故鄉
 黃一桂 唐 登岳 驅馳王事歷名宗歷覽危崖奇
 鍾天向空中開駁閣人於策外見玄蓬龍渠吐
 鍾子式 鳴道盤 盤曲高臺得下成 成還鳴化
 郭恬 推官 臺 委事泰山香稅去年曾上蓬萊閣今
 還登封禪臺滄海已知重譯獻岱宗聞說六
 萬方香幣供仙后一代龍章發聖懷自愧微臣
 一稅事雲霄徒倚望三台
 求裕 知州 登岳 岳謾成天門遙上鳳凰萬
 梯紫炁也泉極長留王女勝登封猶紀漢秦年
 開曙色 近杖倚磨崖日月懸更向扁崖
 班 攀 新 應 在 世 人 前

楊文粹字謙云漢都來四望

咸於此日月早窺東下土疇能並中天此最

尼元獨步萬古仰高風

顧文耀東吳人登泰岱宗峻極道遥京萬里風雲

底生漢時至今浮玉氣泰松猶自驚著融朝天

仰天門迫捧日心懸日觀明掌上河山皆帶礪

崖還頌泰階平

蘇眉山山人王皇頂玉皇高閣擁丹丘鶴壁峻增

百州彷彿紫微星斗應知身在五雲頭

峯巒色嶺前五夜開扶桑推出火輪香

蒼溟外倏忽文明遍九垓丈人峰氣象巖巖

最草群峰兩兩列北孫古今幾度滄桑變惟有

坤此老存桃花洞雲霞雲峯玉洞新桃花紅

武陵春仙槎直泛蓬臺乘何事漁郎使問津

阮自華吳人登泰岳朝回青帝坐山前歷落繁

綴繡簷封色錦浮司馬頌海光紅起祖龍船松

巖屋神堪直石峽天門秀可憐枉自浮槎尋

巴教襟帶八重衣

登泰丹樓縹緲上天關大地

間欲傍星辰捫帝坐直愁雲霧失人寰泥金

終誰在白石清泉杏自關匹練吳門何處是

好便拂衣還

陳申宿泰山公館晚遊乘閒過岱宗驛攀

磴幾千重未從絕頂眺清興已耽群山度曉鍾

夜暫將丹竈訪柴門誰許白雲封悠然借宿石

月肯教華陽第二峰

俱寂冥秦封漢禪八微茫乾坤緹我探奇

拾來獻聖王

周天球吳郡人望岳樽忽日夕氣佳我衣上橫

翠來薄海千山趨下此中天三觀表層臺射

處修封跡司馬當年草禪才款問五松巖壁

時風雨互相催登岳六龍開道九霞傍飛

盤礪景光中限直愁風引去下方微見鶴迴

理沿樓群峰小天拆河流一線長巖際倒

理沿樓群峰小天拆河流一線長巖際倒

理沿樓群峰小天拆河流一線長巖際倒

理沿樓群峰小天拆河流一線長巖際倒

日安知匹鍊是吾鄉

余維王

正樂

登岱為學真如陝泰山一毫急

跡攀援從石磴層層上自入天門蕩蕩間觀日

更原有本棲雲為空總無關直趨孔子登臨處

眼應知臨八寰

孫時林

咸人

登泰山常說泰山雲如削芙蓉回

出群壘嶂迴

登長河浮練落晴雲烟霞不

改登封色金石

有異代文北日午臨多遠瞻獨

將杯酒懸斜照

陳章

登泰山

乾坤五岳峙形勝首稱齊

梯秀巒屹翠壁崇蒼茫看碣石獨立巖峴下界

雲烟香中原日月同山靈會駐帳地險幾回馳

下先冬白日觀未曉紅道遙青帝殿精爽碧霞向

棟宇聯星斗神光閃電虹簪名馳化外紫望騰

中感應千方一呼號萬里通貢輸如國課覆載

不功漢策相如麗泰碑李斯工仙人疑可見

日相逢元化無離合山川隨始終我生來

落壯心雄寄寓聊題咏低垂寫赤裳

冀相 漳州人 桃花洞 安入 桃源路 天台 妙法

伴劉阮不是問津郎 雲洞 危石 巖巖 裹白雲

句此生再三姑女在閑讀子雲經

吳和 泰山晚照 寒流隨驛馬 斜陽度兩峰 碧

茫 眼界奇絕到曾中日月東西照烟霞遠近龍

靈蹤 離異人世此難逢

鄭村 登泰山 泰岱峻嶒 尊五岳 乾坤氣象此

悠悠星 辰近對雲霄出日月遙看渤海浮磴道無

紅千嶂 斷飛泉 瀑布萬谿流 平生豪俠登臨意長

嘯拂衣天上頭

宋存德 稊陵人 登岱 幾年踪跡混塵寰 誰意名山也

日攀鳥道遠 遙看嶂外群峰杳 眇白雲間恍疑天

際聞鷗之忽訝長空震羽翰 况是勝遊僧妙侶可

無佳句記曾巖

吳道漸 登泰山 三十六盤何險巖 晚來登眺自忘疲

眼看山頂疑無路 身在雲端不自知 竊氏五松

故物唐人千仞有磨碑 古今興廢只常事 金

亦大奇

盧溝

天台人

登泰山

天放晴光快我遊禁崖直

雲頭

煙塵消盡江山曙腸腑收回宇宙秋追至

麟思

孔孟平臨霄漢憶皇州何人更訴來遊晚

嘆千年

願已昨

孫璋

海寧人

登泰山

王杜崢嶸接上蒼攬衣登眺思

茫茫

兩輪日月雙峰近一統山河萬里長絕漢有

君皆入

貢窮荒無地不歸王于今莫奏東封疏聖

治雅熙

萬漢唐

王棟

訓導人

登岳

登岳又寄碧霞宮閣

樓下

尋絕地返如舉咫尺瞻天近欲飛大

稱道

眼禮玄何限乞神禧通恩東魯瓊霄秀應有

才賢

鳴盛時

朱覺民

正高

登泰山

淮海生平仰泰山何緣咫尺

得躋

攀仲尼遺跡將繩武石洞玄修許叩關磬

漸起

雲霧外巖巖特立雪霜間山靈試與評高

明鏡

無甚更出衆

朱洪濟

正陽

祈雨

炎蒸如燬值愆陽大地嘉禾

欲傷

萬姓憂惶心珍瘁一誠感格雨淋浪

慶簪車蒲頂迷咸稱主牧良功德由來應

書首降佐恭

王化

訓導人

祈雨

旱魃為校虐饑狂熊禾燦石

皇郡侯愍效桑林禱河伯洪施雨澤滂望慰三

興頌美忠輸九稅慶豐稔朝 天課績應稱永

擢高名注 帝傍

汪坦

無歷

登岱十載遊遊覽欲星竭末長挹岱峰

氤氳樓閣憑真宰欽吸風雷朝萬靈人間得失

郭汝林

永豐人

登岳天留岱岳開東土壯志登

正晴漢祀泰封俱莽跡峭崿幽壑獨閑情樓臺

氣滄溟抱古木龍文日月衡探賞未窮吾借榻

微今夜一星明

查志隆

履歷

三登泰山紀行泰岱峰前一駐驂

門御帳簇晴嵐悲秋忽漫逢重九歷陰應知

三十八盤中還汗血萬重雲際任歌酣大觀

宣尼後長蕭歸與也泊棹時陸慶正中年

○十五年來使此山是如昨思悠悠

乾坤老玉女泉隱日月流三伏寒厓猶挾纈

霽色欲沾束忽看雲雨連燕冀聖主應紆早

憂特冀唐丙戌老官東夏月行使過此遇雨○冬孟登崇最上頭

如春暖爽如秋月輪正向瑤池滿日觀翻從碧

浮龍吟三辰風不動虬灣萬壑霧余收乾坤一

歸圖籍可是山靈為子酬時萬曆丙戌冬月來

郭德濟翰林院編修登岱二首恭徵岩老道十

閣不道有

閣北指雲

今何處嘆息空山片石存○萬曆層雲拱岱

崖峭壁削芙蓉山光蒼靄具門馬海氣霏微

峰清角猶疑聞帝籟赤无何處覓仙蹤振衣

青霄立片片輕雲落五松

光金華山登岱吟同郭太史賦生平自抱

骨喜入深山采薇葵泰山五岳推其尊故人

出帝閭相將攬勝山之後奔峭斷崖錯如

盤夜千仞餘危巖上生雲落

盤夜千仞餘危巖上生雲落

天門長肅清風度清風細兮玉簫聲白雲

日生分野中峰齊魯變晴空下界雷雨暗殘

荒翠嶂前琪花麗麗以相然河流如練樹森

散為綺明鄭國七十二家封禪君空留片碣

紋吾欲尋真訪大道直窺方嶠恣幽討阿誰

古洞開五色烟光燭上台半畝磐石勒科斗

似出蒼頡手願乞仙人一粒丹如是我聞心地

采采族微最可如不作神仙不忍去蒼夷老矣

塵埃曰歸塵世轉蓬蓬

上于遊出帝都東來還東岱樓在

客却喜碧山不負吾野成花陰隨去馬江樓月

照呼唐總君雙劍如秋水青把生平意氣孤

蘇潯州人登岱二首平生湖海原空闊覽勝全

第一山夾道濃薰楓葉赤番巖倒漾菊花斑九

鳥貢微芥外千里堯封指顧問星斗瞻依真

夜深環珮響珊珊○西風吹送登山屐鑪携

興轉濃瓜葛周親丈人石浮沉素爵大夫松

細進中天月虛谷遙傳上界鍾林雨盤雲

細進中天月虛谷遙傳上界鍾林雨盤雲

秋來天地老
蘇黃

蘇黃
風謁素岱觀日渺濬洲採藥迷仙路尋經斷

夕腹挂林杪逸興不堪留○來拾金光草旋吟

女池逢僧諒古跡穿徑探幽奇斷碣撫秦字磨

讀漢詩憑軒以一望雙觀鬱參差

劉勣
人登岱岳峰頭玉樹秋拂衣長嘯思

悠眼空宇宙三十界勢壯山河百二州人

張岐
人登岱二律半空削出青芙蓉直上

萬重漢時尚傳天子栢秦封已改大夫松才

禪慙司馬世際昇平笑祖龍本為祝釐曾汗

裏常繞碧霞峯○振衣千仞絕塵氛野色蒼

暮曛日觀有峯來海市古碑無字逼星文煩

底三千界誰識編中七二君兩袖翩翩渾欲

知身世出浮雲

蘇黃

蘇黃

蘇黃

蘇黃

歌以紀勝
我這登太山三月春欲暮萬里

當空捲雲灑灑更霧盡見山色蒼翠來天與

層層石磴躡雲升萬壑千生轉奇特御道繁

龍峭壁飛泉挂瀑布遙看一塢桃花紅却疑

入桃源路大夫松何落落無字碑何巍巍秦皇

帝今安在唯有此松此碑無傾頽噴吐惟石滿

立磨崖字久蒼苔浥靈蹤秘跡不可窮深巖特

蛟龍蟄振衣再陟最高峯大地山河一望中眼

不勝天下獨起

西顧崑崙近可睹赤城王屋肩曉間烟霞縹緲

山後勝遊至此何快哉排空大洞天門開雲瑞

女兩兩下招我直上金銀宮願我自堪處凡有

首群仙謝非及佳願授藝學向平過遊名山棲

室登岱雜詠○石經峪翠屏圍石壑誰把金經書

歲久字多滅經旨只如如迴馬嶺御道六龍過

壁絕千馬迴登封世已遠山還滿蒼苔大夫松

長松倚絕巘蒼翠欲摩挲空豈受秦皇命自白

封御道峭壁迴衆天四顧若列帳曾留帝子

翠華可想望

天門遙隔青雲梯一振凌風振

翳入天門王女遙相接王女池山池水碧澄可

照夫容面王女時往來彩雲飛片片白雲洞石

洞裏白雲玉檢封漢武漢武久寂寥白雲自千古

可子雄圖已消歇山頂遺空碑金書不可見日

夜天風吹日觀峯夜宿日觀峯起看拔業日海

底光明珠蛟龍驚出窟孔子星尼父昔登臨玄

覽絕無上我來得瞻依頓覺心神曠

張繼忠

登岱二道天門雙控鬱鬱蒼竹杖

西未禮大空削王幾時留漢策探碑十載識秦功

晴光近指扶桑日紫氣遙連碣石風七十二家今

寂寞水簾不盡野花紅父龍百折漱清湍夾道

蒼蒼第幾盤明月平臨三觀合白雲不動五松寒

長裾寶色香扶起幽玄玄芝鹿踏殘方外道人涎

水性為標名岳著書看

鄒德博

同光

顧吾遊泰山道中感念秦

遊賦此當年結夏南山寺與君意氣凌天地蒲團

坐破千香雲雲光片片落人世今日逢君清麗

携手重為秦岱遊秦嶺未陟心已壯飄然如在

霄上君行山立不可移吞吐風雲百代奇乾坤

我以康樂高朋勝驛兩道之何時從君三山鳥

嘯仙蹤拾瑤草丈人峯獨立丈人峯直覺天下

小仰視有高冥俯瞻無孤鳥日觀峯我凌千仞

尚縱目乾坤外喜風吹海色冷然襲衣帶王女

山青天岳絕壁下有此人居跌坐白雲澄然萬

籟虛白雲洞此洞足幽棲臥即聊一舍許着吐

白雲麻栗雨天下石經陰誰將貝葉經勒此盤

石上梵字有無間亦足悟法藏

桃花嶺壁

字碑絕巘植空碑古人如有意山泉最上乘原不

立文字天夫松爾本抱勁節秦官何及之乘風

發長嘯如美商巖芝泰山道中有作中原古蹟

草萋萋萬里游韜汶水西喜有青山供野興且

明月共巖棲空江星斗懸蒼壁野戍風雲暗綠

七十二君封禪在可能策杖問金泥

俞林

登岱歷徧危峯謁帝孫碧霞發近

微垣天行日月雙相照地列萬華獨此尊瑤草
花成色相霓旌電蓋擁精魂試從金闕凌風立
點神州盡可捫澠元閣為覓三陽觀停車更一
朝松陰移白日石徑倚青霄宸翰輝山各仙承
鎖穴零談玄真有契况屬故人招

喻均新建人松嘉春一日同李長卿侍御登泰山四
首宇宙名山願不違還從仙客試春衣天迴大海
雲千疊花滿中原錦一圍秦觀崔嵬人已遠吳門
縹緲事還非千岩鐘磬尊前合不違雙筇下翠微

○壽亭十峰望裏開濁河清濟日繁興居然形勝
雄諸嶽久矣英靈動九垓翠壁舊諸侯帝狩白雲
曹髦漢皇來聖朝謙讓東封事莫問相如作頌
才○味爽徘徊日觀東漸看曉色入溟濛祥雲不
導義和馭燭霧翻迷海若宮巨壑魚龍眠自穩
山金碧坐成空還憐萬里扶桑影倘避霸臺御史
聰○步轉山腰日欲晡還從官閣醉醺醺前
候分寒煥郭裡人煙定有無鳥道千盤垂脫險
筇雙御未須扶山翁笑指亭亭幹曾是秦時五

夫

陳萬言御史南題日觀萬戶星辰未曙天瑞光先照

觀峰前應知此去扶桑近願借仙槎到日邊
天門值雨武帝登封舊有臺靈湫時見白龍迴天
風倒捲簾泉水猶有遊人冒雨來露臺雲外
河拱岱宗鄉關何處翠重憑高極目堪惆悵
錯羅浮浴日峰無字碑鞭石曾聞自海東
今徹碧霞宮摩娑故未經題刻猶勝磨崖耻頌功
岱宗登拜古來二月登巡地異代登封事有無

檢秘藏芳草合翠華臨幸慶雲孤天邊丹桂尋仙
侶馬首喬松號大夫今日守臣惟秩祀青山尊祖
百神趨○夢憶名山已數年偶隨猿鶴共聯翩
懸石磴疑無路轉出雲林別有天滄海烟波圖畫
裏齊州形勝酒盃前尋真未悟長生訣欲向峰頭
禮王仙

呂坤山東萊陽人壽草歌存序萬曆戊子春山東飢
二年旱後也萊根樹皮剝掘殆盡又食及野草
無毒不問苦辛生熟面黑者如錢黃者如生薑

橫野不復收余行平日道間青草三二種
實矣蔚然獨存問之對曰此猶兒服楚化鬼曰
有大毒使入喉能即死幸甚往之者吐瀉
懷終日夜裂肝腸竟不死其難堪視死甚焉何敢
食余救濟而代之歌○柳頭盡榆皮少豈是學神
農個個嘗百草但教飢餓緩一刻那論苦辛喫不
得嘆嗟毒草天胡生此既不延我生又不速我死
速死豈不難長飢何以堪新庄行長清六月
禾黍大家小家愁無兩草根挑盡木如冬又見探

雖咬野鼠沙中稚子哭欲絕阿八吓路不能語三
年長紙一息在那復餘情念兒大破屋一叟松榆
皮我問搖之欲何為土性多沉性浮榆末和之
可為糜極知強活能幾時曾於胃勉擇持妻子
填溝老我存死者長生者飢慟哭無聲但有淚
瘦骨令人摧心脾道傍一廟有神坐黃金為身受
香火

白南金永年人登泰山峻口長風放曉晴門羅吃
壯心驚萬慮平隔天門迴懸鬱還將日觀生風影

高秋來朔漠松花一夜到蓬瀛凌虛忽憶千年事
漢策秦封總浪名

徐守仁

門人

登岱觀魏東岳接蒼穹誰開紅門

道通腰笥漫經黃岵嶺攀蘿直上碧霞宮
日瞻依近魯阜齊州指顧雄千仞磨崖都覽徧還
登絕頂頌神功再登兩度探奇謁岱宗山增靈秀
嶽芙蓉雲曾出天門路望海還凌日觀峰碑上
苔痕侵漢篆岩前松蓋幄秦封三千世界微茫外
直北明光是九重

姚自後

吳縣人

登岱岩堯泰徵喜攀躋十八盤關石

作梯草神尚傳司馬賦苔封已沒祖龍題振衣臺
上天樞近倚劍雄看斗柄低翹首門何處是千
雲匹練望中迷

周道南

諸生

登岱宇宙名山屬岱宗至今猶目

秦封低雲欲度千峰鳥噴雪爭回萬壑龍目觀可
能通

帝座天門應許躡躑踪故鄉極目知誰是匹練那堪

帶下春

姚應士鄭縣人登奇觀小天下狂客與陰豪還

群流細擎天一柱高彈九爭是日秋葉競為初

麓青天兩楓林白畫濤孤城卷石聳魏關片雲枯

無字秦碑幻封禪漢史激水簾飛瀑布龍谿躍神

峯峴嶺黃樹懸崖翠黛挑碧霞深隱處玉女煉

丹膏五華泉浴面八彩鳳御苑粧鏡富罕照瓊雲

四野樞芙蓉開綠鬢星斗燦宮袍環珮鳴千澗笙

簧奏萬壑僊橋三碣石御仗半蘭華大松凝雪色

聖道配天褒崔文神鬼護盤路鳥孫號石印金剛

字波搖日觀嶽山河百二境法界萬千霄登臨

長嘯名利等鴻毛

胡希舜武人登岱岳乾坤無際此登臨獨立清秋

思不禁海水東來三島近天門北望五雲深看山

王文烟中度對雨蒼龍澗底吟七十二君何處魂

空聞開蘭蕤黃金

詹仰庇待郎吏登泰山二直出城已愛數高峰上

雙將翠萬重洞道亂鳴崖下瀑山僧遲撞客來

迴巖天蓋傾東海惟壁風濤韻古松勝絕只修

風約神仙何處更相逢○漢檢秦封空復聞銅

金尾祀元君坐觀萬象終無極下徹千峰搖不

酒外殘更滄海日封中終夜石棹雲拂末未遂洞

霞癖聊爾登山出世氣

陳文燭大理人泰山四首阿閣神房見羽翎僊山

吾父佩貞形吳門匹練天門白海上飛濤掌上青

開闢自來分日月煙雲吹處落辰星張衡東望綠

何事豈謂茲山好勒銘○日觀孤峯迥絕羣御香

亭敬氣氤氲松聲以帶秦時雨壇影頻飛漢檢雲

玄石洞中尋王女碧霞宮內訪元君昨午曾過

叩里尚憶相如草禪文○霏霏京雨送山鍾樹杪

俄驚樹白龍帝閣依稀看北極聖朝禮祀少東封

千秋玉液終當遇一望層雲已蕩留李杜高篇全

自在那能杖屨得相逢○指顧名山夕照前中原

平楚正蒼然黃河曲抱三又澗滄海寒生六月天

地辨齊州煙九點臺瞻魯國道千年安期亦有遺

棲散可得從吾肘後懸

李化龍提學副使登岱八首崔嵬岱嶽倚蒼蒼

丹梯一線通吐吸風雲天上一周迴日月地西
青童駕鶴歸靈府玉女散龍衣帝宮萬里壯遊誰
復美直從太始問鴻蒙○阿閼神房不記年由來
世外有山川祥光自吐仙人掌靈液常飛帝女泉
風捲松濤十嶂雨日蒸丹閣萬峰煙空欲逐安
期去却在虛無第幾天○風定神簪靜不遊振衣
東望海雲悠誰憑日影界獨倚天門見十洲
波吐金銀僊觀曉煙沉翠帝京秋爽風寄問無
生客底是蓬壺第一流○王檢金泥絕劫灰尚
遺跡至今猜白雲捧日封中出青鳥叩書海上來
攀道蒼蒼秦樹晚雲屏矗矗漢宮閑徐生自是燒
仙骨一入東溟更不迴○陸海春濤萬里看冷
清嘯五雲端飛沆倒瀉三千尺峭壁中分十八盤
風細幡幢朝貝闕月明鷺鶴下星壇尋仙吾欲成
長往天柱峯頭好挂冠○中天嵐翠鬱沉沉積
博空冷不禁金殿分明懸碧落銀河清淺挂瑤
天鵲夜唱扶桑曉海鶴晴盤琪樹陰七十二君
覓凌只餘冠影森森○千盤鳥道轉雲蘿從

層霄發浩歌北走峯陰凌紫塞西來練影落黃
諸天迴薄星辰近下界蒼茫風雨多眼底殊庭
自見九還未就奈人何○中峯自合小珠方絕頂
真疑出上蒼八極風沙塵漠漠五城煙霧水茫茫
笙簫半入鈞天奏杖履平分北斗光彩筆只今干
象緯擬將仙露奉君王
魏允貞少卿南齊人
和于田憲使登岱六首浮生
何處可開顏東岳凌層盡日攀不為佩環辭上國
何因杖履到名山振衣迥出風塵外倚劍平臨星
斗間欲覓仙人問真訣安期一去幾時還○
青山萬象低興來華髮不言疲藤蘿一徑諸天近
紫雲千秋五岳齊紅日初升浴海底黃塵遙見濁
河西故人坐嘯今何處徒倚千峯懶自題○萬
芙蓉列翠屏崔嵬歷盡扣玄扃蒼龍上應東方宿
玉女元鍾太乙精風引笙簫來碧落雲連霄火散
青真仙盤乞得蓮花露更祝稱觴一萬齡○青
高居紫極傍殊方奔走日皇皇興雲致雨來天
王檢金泥自帝王風俗千年通閼里蓬萊一水

仙鄉登高作賦今誰是聽罷釣天意未央
崇朝洗岱宗登臨偏愛雨中峯千霄老樹巢鳴
出岫春雲起蟄龍明主何須司馬草幽人豈羨
夫松山中未老青芹色采采還期獻九重○微軀
多病此何求為愛名山不自由福地有靈嚴廟貌
神州無限盡峯頭水簾晴湧四時雨雪洞寒生六
月秋忽憶知章鑑湖事願從天子乞丹丘○東西
華岱諸蒼蒼兩度凌風到上方秋杪真源尋白雲
春深左个問明堂山河歷覽神原盡公世空

歲時醉倚天門發孤嘯飄然雲鶴伴四顧
仙宮隔翠微烟霞猶自絢荷衣泉分百道空中
鳥在千尋澗底飛山下櫻桃殊覺好日斜松林
言歸洞天別有載真處說與遊人知者稀
雨中松樹倚嶙峋不洗東風舊日塵何似桃花
意遠武陵只戀避秦人
日觀峯太行回首白
留晨省何人更遠遊不為探奇來日觀將因東
問添籌
水簾洞藜杖山中破曉烟消消石壁
沉香真心會到源頭處
派銀河自吼來

橋千尋絕洲過人稀脚底白雲片片飛莫用傍
潭失色世間何處不危機
暮經石傳燈人去春
無期貝葉還誰手自拔老我不諳空梵字蠅他頑
石點頭時

張維新

種科石詩
中秋人

秋日登泰山二首

岱嶽巖

霄漢端象山俯視失巒岬泉飛石壁雙虹落雨過
天門萬壑寒古碣不留秦代字虛壇猶憶漢時宮
我未幾度探靈秘誰道蓬壺是大觀○青宮齊魯
接窮蒼一望心隨去鳥長日落中原窺少室天

大海出扶桑五松時送千巖雨三觀還懸及練光
却憶金門叨侍從欲將瑤草獻君王
公休八絕

同向泰山

天門萬壑危盤接太空閑風翔我禮

玄穹燭龍閣闔千年照回首人寰石火中
日觀

孤峯雄峙望岩堯半夜扶笻入絳霄坐久天鷄才

一唱曦輪忽駕海門潮
天宮岱宗絕頂與天齊

下瞰群山萬壑低百尺豐碑無隻字至今風雨

人迷
龍峯何處蒼鱗卧石磯寒崖六月雪花飛

絳庭金闕非人世萬仞長風一振衣
王女池

開水鑑漾天光萬朵芙蓉插上方一吸可能吞
斗仙人能換世人腸一仙人橋天外罡風吹石梁
仙人三五共翱翔翩翩黃鶴堪挾過此應分明
月光太平峯昔年尼父登臨處地擁千靈嶽色
開四顧依然天下小不知何處紫雲來封禪臺
泰皇王檢定何年泰岱誰名萬古傳覽勝未須談
往事與君爛醉弄晴朝

李三才

校學司使
陝西人

泰經石水簾暴經石傍水冷冷鎮

日獨來倚樹

此意世人渾未解半天猶育萬山

青

一任紅塵千萬丈此身已住白雲中

陳文燭

南宮人

約李伯承符卿游岱清平高閣守

玄海內重安馬李謫僊興至我尋青帝觀歸來君種

汶陽田遠山排闥渾休達明月初窺人欲上船七年

二家多同相期同醉白雲巔

王士性

山東人

蒼茫縱吐吞日出三山離渤海河涼萬里接崑崙

霞明金闕中峰起土蝕玄崖半碣存解道東南天

咫尺誰從匹鍊竟吳門仙人挾博泰山隅授我

真形五岳圖大谷風生若壑動平原勢壓海天孤

驪珠未曉光先吐預氣纔臨雨歇俱遙指齊州烟

九點不知身世在虛無斷碑空鎖舊官扉七十

餘君事總非匪徑已無金策在封中豈有白雲飛

青連齋魯嵐烟淨廣作樓臺海日暉恍印置身
一羽天風颯颯引征衣 東方列騎擁千羣共道
登壇絕紫氛氛爽道兩崖行逼漢摩空片石臥分雲
秦松漢柏占人代貝闕琳宮燭斗文奔走萬靈頌
日了泰山封巖碧霞君

登岱宗觀海行送鄒爾瞻南遊泰岱山頭一片石
影落滄溟浸空碧鳥道捫星十八盤峭壁回巖四
萬尺鷄鳴赤日升扶桑日觀峰高海水黃徂徠梁
父倒地伏咫尺巖氣摩挲蒼金書王樞秋烟裏十

十二君呼不起長劍義冠跨赤鳩梁園之客石鼎
子孫永絕頂須眉開吳越周秦何壯哉把酒問天
天不語罡風颯颯天門回乘風駭雲來東極化作
蜃市成樓臺老蛟奔走驅龍怒珠光四射三峰摧
夫君揮手招八表明月轉向青天來蓬瀛明滅不
可親恍惚似欲揚塵埃五松亭亭還舊壘白雲封
中年代改欲刻懸曜紀姓名恐妬山靈泣真宰石
不見秦碑昔已斷漢策今安在莫化彫廊爲蕙草
但指陽鳥即東海

登岱八首和李于田憲使韻

丹梯崢嶸倚蒼宇果信天門有路通雲氣直連燕以
北日華擎出海之東鵬搏綽約窺璇室蜃吐依稀見
紫宮驅石封壇背幻跡願從飛馭問鴻濛
神開岱嶽幾千祀地闢東瀛會百川青鳥對來多法
果白龍飛去有靈泉坐忘碧落聞虛籟咲把菩提弄
曙烟瑤草金花何必問凌雲直擬扣諸天
僊境光風試一遊瓊林歷歷思悠悠雲遙麟鳳連三
島天際蓬萊見十洲絕壑烟蘿堪避暑擎空花木迥

宜穩凭闌遠眺蒼茫外咲指洪濤帶日流
漢時秦封樞劫灰今滅實耐本頁消遊天玉女何曾
駐渡海青童騎常來雲繞之翠外見花依不注目
遙聞共覽衡觀迤邐青牛首重回
五老峯巒最好看琪真瑤閣下雲端鳳簪綵銀烏
管麟閣凌虛王作盤玉身嬌花乘上苑大夫松影浸
虛壇來遊彷彿逢仙侶望闕時時一整冠
松杉鬱鬱畫沉沉六月飛濤冷不禁時拂幽香穿綺
樹漫看空翠滿雲岑驚兒着柳猶嬌色鹿女銜花散

午陰共上層臺一迴首丹房琪石思簫森

登道陰陰滿落直凭日觀一高歌凌空羽翮來丹

洗城池泥自峰河海上僊山從地湧城頭風霧也秋

多於斯故結餐霞侶未滌塵襟奈爾何

靈趾希然冠上方半空樓閣鬱蒼蒼勢連嵩華迫

柱派接蓬瀛入泚茫屋極延瞻多氣色斗垣長若有

輝光登來拭目看天下獨向風前禮素王

登岱四言

孟萬郭榮 山東鎮

半生婚嫁暫送春驟躋食過大仙宗抱膝幾深梁父

意側身瞻拍丈人峯無勞輕少未同焉已辨祠官護

六龍當日 高皇唯嶽祀小臣不敢上乾封

獨上蒼荒十八盤萬峯秋色澄胸寬全境嶽增成東

面對抱乾坤自一丸風雨兩樹邊聞講徒星河檻外擁

登壇遂兼五色雲長近咫尺神宗拉笏看

回首中原一杖藜白雲天矯護丹梯天紫足練吳封

出口外芳金漢時低海氣四時二觀外泉聲百道九

河可路東王女猶祠廟錯認蓮花手自携山頂有石

有大甚盛致據不知所謂而華道從等有五女現

丹樓萬疊枕雲邊東望滄海填一眾體携去龜見非

魯竭水龍馬正中天書撥孔壁二千後字辨秦碑七

十前身世到來渾不祥不妨乘二月弄照錄

政章胡汝煥 甲午山

第十八卷卷覽志

澤日觀峰賦日之升也浴海而麗天
漢而臨邊登高者以致九霄之上愛景者欲
窮人之究其所惟一其仍惟千伊風靈之有載
彼日觀之存焉夫其夜刻未終曙色猶昧彼窮高
之極遠此有進而無退未辨昏明斯分覆載屢聞
鳴鳳猶陰沉而不覩忽聽晨雞即曉曉而可愛於
是漸出陽谷將離地維巖密既秀草樹生枝姿氣
則赫人皆仰之其望也如獨其照也無私皆資焉

王御宇立極垂統封禪及此成功
仲莫不登茲絕頂燭照大明思照照之義窮造化
之精以為日象一人之德徽是三公之名信王侯
之設險俾夷狄之來平方今一德無為三光有象
動植昭泰神祇瞻矚千嵩瑞色思効祉以益升萬
壑春雲欲入封而空上客有才乏羽儀心思奮奮
每精聚螢之志難窮望日之嚴引領終夕含情連
曙如照燭之有期故躊躇而不去亂曰日有觀而
歷代獨立登之望兮無遠不及何大陽之至精莫

不專於出入

又賦秦嶽東南峰開一室旁接天路低臨曉日陰
霍王兔動宵漢之微明曉報天難越氣埃之迥出
初其曉色萬龍之冠獨出清虛之外遠分蒼
莽之中隱隱生紅披草樹以燦亂耀波
濤而血
初沒峰巒
隱以飛
寥涼開曙景暖以殘宵揚晶彩以麗絕散芒角而
飄飄瀟瀟交疑風牽影搖里極天涯生從地表夫
弱木之歷歷出陰之杳杳萬壑收暝千巖送曉消
古砌之時墜動寒庭之宿鳥遙空冷滑傷寸碧之
難留碧嶂岩光望輪光而漸小凌霄色麗騰空影
似氣亂山燒光分水花石壁孤危覺靈之津狹炎
輝心尺信長安之路餘既而背焜耀以徐來泛圓
靈之不礙蒙水氣以珠暗靈松陰而壓碎霞色夜
錦天風劍黛披雲際之斜吳嶽天門而俯對依
乍吐咸生齊魯之開過嶺通明照及草茅之內由

谷落高絕與萬分崖煙而舉照六龍
始以無平安得足踏聲峭千扶青冥陳白晝之苦
短驢陽鳥之驚啼

○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武帝封禪事母稱
天子為家其說山勢險峻陰陽分司伏極工

千喜謂之與翠云是朝上山騎行往道峻峭下
騎支牽馬年步下騎且相半至中觀留為仰望天
關如從谷底仰視抗峰其為高也如桃李雲其峻
也石壁宵窅如無道徑遙望其大端如行朽元或

鳥白石或如雲久之白者後遇樹乃知是人也
不可上四布僦石上亦漸齋酒脯慶慶有泉水
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謂已至也問道中人言
尚十餘里其道旁山勢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
若在雲中俛視巖谷碌碌不可見夫已直上七里
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而不可得而登也
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
後人頂如畫重累人初上此道行十餘里
或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膠膠蹙頓地不避燥渴

有燥地見視而兩脚不通又云封畢詔百官

下國家隨後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
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家
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難一鳴時見日欲出三
天所泰觀者望見長安晏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
望見嵩山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標於昔
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暴權
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邵伯溫見錄客云昔龐參軍與一老交祠公

登絕頂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廬前有驢地
箭天麻玄參之類將五鼓初各仗策而東僅一二
里至太平頂叢木中有真奈東村壠遺址擁揚而
生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及際已
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如卧牛車蓋
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日當自明處出
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騰起數十丈
半至明處却半有光全至明處却全有光其下亦
尚暗日漸高漸變色度五鼓三四點也經五點

窟之地石上方柱案甚多又經龍口泉大石有碑如龍發其口水自中出又經天門十八盤峰尤秀

巖址觀青齊諸山可指數信天下偉觀也

雙松亭錢伯言遊覽記宣和己亥九月二十四日面

奉玉書至奉符觀岳祠後一月伯言至自兗明

日具香燭以告上青已而罷熊于會真宮獨登瑞

雲亭早飯于行館遂同令冠庠丞呂光問祠官曹

欽承茶蕪令韓信道士蘇彥弼謁岱岳觀得蓮池

上復自金母洞過青帝觀觀文僊丞相遺刻遂遊

白龍潭真御死玉芽於水中愛其泉石之勝過相

與策杖散步遂過龍峰始復有與弟友杜青山

視禪壇訪遺跡晚入元元觀小飯翠陰亭而歸

杜仁傑撰東平縣志卷之五泰山記景皇帝中統元

載權周宿儒宜無十道公首與其還公治河東有

異政者為之說于上親召勞以危酒至以宰時

朝野榮之起明年上復命公為東平宣慰使嘗曰

曲阜寔夫子之庭泰山為中原神岳皆在境下所

常觀祀以至元重九前三日轉巖以行由沂州門

出時天宇晦冥翌日至林廟拜三聖墓雨氣猶未

艾信宿抵岳祠明旦登西華門雲則戴陰戴陽兩

則間作間止咫尺三觀在墨潑染間制那千百其

變公謂所親曰登頂之約蓋不敢定苟晴矣乃行

否則恐勞而人既而五鼓將作陰為之解駁三唱

未終星為之芒錯于是州刺史張汝霖奉符令張

佺司戶王天挺及從者三百指具有與輦公而上

已而過黃峴餽於護駕泉次御帳少憩去天門猶

不翅十五里路漸隘林樹四合就其壻望之天光

凝碧如紺珠薄暮至絕頂由東以望見山影點點

低卧無際頂觀李斯碑僅得數字其餘漫不可識

下自登封壇皆歷代磨崖亦復裂剝惟唐明皇御

製紀泰山銘其字大如椀深幾寸泥金錯落猶有

存者日沒少頃寒氣已逼人如仲冬時從者燎新

園生以待以參甫中公起步自玉女池登日觀峰

六合蹇開肅然無纖滓待蒸黍時東方曉曉乍雞

乍合移晷日露其半恍然如入無量金色界中凡

在行者莫不嘆說及迴又得西影直抵昧谷若與

崑崙山雄長公執奮聲驚曰曰吾此行九三見

宗面目吾願足矣意予自壬辰北渡三十餘年

九來未嘗觀此奇事雖欲勿紀得乎古者有天人

之辯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真知言哉公純

誠人也蓋繁而不協無動而不言無禱而不應

是行之異乃一節耳雖然天下之事固有邂逅相

合者矣矣昔從早伐邢師與而兩或者謂道與兩

會則非也此特純歸之天烏在辨謂由人手哉至

於揮劍成河變書為夜或有此理如韓吏部開

山之雲蘇端明惜海藏之春皆我輩之餘事

詭為因公此來書諸石以示來者

皇明李裕登泰山記成化乙酉春同年御史李喜賢

來按山東是歲三月朔同自濟南往謁閭里回抵

秦州公館夜酌景賢曰喜茲和煦明當同登泰山

一覽奇勝可乎余諾之明晨起與景賢聯騎出州

城北望輕煙薄霧橫帶山腰適參政葉拱宸副使

駐尚源邂逅而至遂與偕往北行二里過白鵝泉

泉出石罅淅淅沸之旱則涸流距西百餘步

不知於何時惟存故址從西折北二里

有王母池泉井而冽灑沸潯灑不竭不溢鄉人取

水禁兩頗驗又北五十餘步曰呂巖有呂仙石像

宋時建樓閣遺址猶荒蕪破礎存今因以石垣其

中深林茂草布帛露懸掛猗猗有佳致至山

麓時日出扶桑雲霞絢繡目前峯峰錯錯遠近異

態景物之奇似快心意自山麓抵迴馬嶺十餘里

羣峰對峙巖巒崢嶸勢相噬齧中央湲流轉騰激

洶觸崖石激堆峙其聲滔澎湃滿溢澎湃蒙迂數里

入汶又有巨石大者如輪小者如甕碌碌磳磳

卧路徑難以數計策馬單行崎嶇至嶺下是嶺及

崖峻絕車騎不可前馳余四人神思覺疲僕從亦

有倦色少憩石上飲茗易肩輿穿深林逾大石行

可四里陟崖剗制中央石徑陘陀險阨有石磴可

躋復行二里許即宋真宗東封帳宿處曰御帳其

地夷衍嘉木檳榔繁陰布地前即深澗壑壑皆

水光映天甕石錯雜如斷鱗有小魚色青黑浮

壁水而臨溪觀之時雖道十畝茶餅茶試以餅可

尚源授以小石悉潛去復三里餘
後人鑿石而下有餘年老幹拳曲擁抱宛若蒼龍
勢欲騰騰余四人休憊其下蹙蹙而行三百
餘步曰百丈崖屋石如屋可容十餘人臨瞰道傍
紫雲青巖綴綴絡傍有石洞豁然而黑莫測深
廣人亦習之不取窺又經石壁峪至十八盤兩峰
對峙峭峭如壁其間累石為徑盤繞至南天門發
五里遠望如梯懸倚山畔此最險絕易小驕盤道
而上入八門東行數里詣昭真觀易冠服應花
霞元君問道士云不知創始每歲春月四方謁者
踵至心弗虔立致奇報余聞而驗之教矣已即祠
後觀磨崖碑是碑唐玄宗紀泰山銘序大如手歲
久風雨多剝蝕其字距東十數步觀於皇封泰山
制李斯所篆其石埋植土中高五尺形制似方非
方四面廣狹不等余剖磨垢蝕而細視之總二十
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又西行數步上太平
頂此泰山最高處上有盤石方丈廣闊尚餘

地潤可愛余四人坐石上少頃拱宸閣隱隱
遙昭真觀余與景賢崇崇徑往頂上俯瞰羣
巖伏地若培塿獨神霄兩峰巒嶸特起佳花異
會鼎峙白者駢羅列布於岩谷雲霧怪獸鳴
號之聲雜沓盈耳最為泰山奇勝又有三峰曰白
觀吳觀周觀余與景賢因縱目四顧渺然無垠
崧華恒靈諸山以及江漢河濟諸水皆可指數
天下諸山莫踰其高時日正午風清氣爽徘徊
久之頗覺神思飄飄飄飄而歸
也復從頂東下數十步有女子
時汲淪茗又東行二十步曰龍口泉大石有蹲
龍吻其口水自中出其流淪淪有聲淅然復從
徑南行四十步懸崖嵌岬下臨絕壑古木雲披
俯身視之毛髮豎聲有怪石形如大甕虛倚
風至搖撼問道士云此謂捨身崖人修道從茲
身入僊境余與景賢深側道士感世者服人
遂命州官塞路徑絕往來崖之西有五峰巒
援其狀若蓬萊

臺出泉湧石上奔瀉數十丈縷縷如簾若錦
泉止爲龍諸峰桃花諸峪多有靈跡奇勝獨嶺
龍從岩壑噴泉刺秦交迷路徑不可到時日過未
余與宗賢往觀會二公同飲各賦詩二首書于觀
之東壁從天門盤舊道而下至半嶺正夕陽西照
四視山色玲瓏水光蕩漾樵翁牧子隱隱樹林間
恍若畫國中人物欲乘餘興往徂徠尋竹溪六逸
堂故基石守道隱居日已暮失嗟夫余少時嘗讀
孟氏書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公羊傳泰山之要
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觀于泰華岳詩造化鍾秀
陰陽割昏曉遙胸生層雲決眴入歸鳥之句想像
泰山之高峻緣峰之雄秀草木之芳壯仙蹤靈廟
之怪異古今賢人達士登覽之遺跡何能得登
山窮探廣索觀覽奇勝徒驚奇想者十餘年
昔程明道幼聞泰華奇秀在鄆縣未得遊覽及
弟請爲是縣主簿以償其素願又自記其始末
余無庸於時幸叨總憲是邦且喜 聖德廣被
方居民咸蒙覆露之庇更喜諸公皆同朝舊

張弛之道豈其荒然而忘返者是比哉
此記與前
字記錄自
何靈古公著
山記原惟
游泰山記正德五年燕齊大旱運河滯阻
天子爰舉祈方之典命戶部侍郎臣宇於五月十
四日往東方祭告嶽鎮暨于東海于夙願泰山一
登又懼此行以昭假明神周救百姓而往苟祀而
無雨則又不可登矣因齋心而前過德州卽沛
下兩過平原禹城泰安州濟南之境兩宿達旦
夫歡踴于亦展顏謂可以償其願矣
浴更明衣省牲演禮于季夏朔鷄鳴後致祭于東
嶽廟畢祭時雷電合作于又懼曰秦漢以前登封
泰山者七十二家實爲靈墟著于簡冊雖始皇以
虎狼之威千騎萬乘以從上中阪遇暴風雨不得
上封今且雷電夾登而雨作疲夫羸馬不得登矣
但願自謂東誠肅恭茲登無恙耶竟與胡張二君
同登時陰雲蔽空行五里余至紅門以入則雲
閣朗朗遂由石陂西北行二十里過嶺二曰回馬

觀經五里至御帳棚始登泰山

古幹高皆二丈許自御帳而上皆石磴飯訖上

大龍口又盤曲十五里至南天門又三里至絕頂

凡五十盤而上晴晦間閭氣候萬態不可云狀焉

禱于碧霞元君稍上是為東嶽廟磨崖碑在焉碑

高二丈廣一丈五入其文乃唐玄宗御製泰山銘

其書隸其立之年為天寶遂題各于上又上為極

高處有玉皇殿殿南為始皇封禪碑即除道至上

頭覽泰頂乃東嶽之冠也

中有宋真宗石像因瘡甚痛

覽驗為祀泰山后土文也再東為日觀峰有小

亦刻名焉數步許為望海石是為越觀可望會

石在頂巔然躡時愛而登之為題望海石三大

又轉登仙人橋五花嶺是時天日光麗碧漢重

豁然四望胸恢意廣見濟南城東北筆不注山

小屋建于水上俯觀白雲英英縹緲自山腰而

目于下方北望京師南瞰淮徐西顧燕趙東

望海于空洞洞大太平太蒙之際城在

近

題經下道院又題名錄詩于小石碑曰
方回過崖石可愛者輒冒書下山至州城則已
更矣

雖洪先水元言題孔子登臨處孟子曰孔子登東

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

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淵日月

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若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言聖人之所以為

聖人者蓋學始於年而學又進於志也

故曰君子之道辟如登高必自卑處有不道中

而能極高明者也他日述有若之言曰生民有

子泰山之於丘垤也而願學乃在乎必有事常

有事其患弗至成章乎大中丞鎮山朱君保麓

上庶務未遑首標聖蹟索題千里因探千古學

廣所欲言并勒表側賢之來者

陸子詩平陸州人登岱宗記畧雲乎山一也未登

登則高既登則高者復陸子詩則高者復

陸子詩則高者復

陸子詩則高者復

世之馳騁於浮雲膏貴之途者而性天遂
不能知泰山之視浮雲顧以浮雲為泰山之
與未登初見泰山者一也予之惺然頓悟不為
雲所眩而真得大觀於泰山者非今日既登之

乎

尚綱泰議遊泰山記畧成化丙午春藩臬將巡行

邑余與少參叢吾王君世用憲食琪水創君廷

天台潘君應昌約日遊泰山

余與世用向夕宿靈巖寺以展捲卷矣

珪應昌皆來庚午黎明詣草叢亭拜東岳祠遂

輿出城北行五里及泰山之麓由紅門路過高

橋傍有水簾洞洞左為巖巖亭以憩經馬棚崖

馬嶺路漸陡峻再行至黃峴嶺陟嶺東下徑路

坦俗謂之快活三延轉而上及御帳蓋宋真宗

蹕之所蜿蜒而上歷十八盤至南天門東北行

里及昭真宮謁碧霞元君由宮後稍北有東岳

祠祠陰刻唐開元應聖觀上登封壇百字

前題石表高丈餘或云秦之無字碑後

日觀峰舍身崖在峯之下西望則有月觀秦觀

峰北望則有獅鵝鸛鶴二崖若西南之夫人峯

南之徂徠山尤其秀拔其青嵐鴈飛二嶺馬蹄

花二峪與東西二神霄山大小二懸石蜿蜒巖

月嶂龜陰埠楊老園皆在指顧間而下瞰汶洋

河如拖練耳人云秋氣暗肅可以見海余與世

廷珪應昌酌於昭真宮之別室再酌於巖巖亭

力微雖多暢飲遂神志飛飄風雲卷其矣

之氣擊也山下有呂巖洞至母池台松木

晚不能及其他峰崖林壑幽邃之地佳景尚多

能悉記辛未出城之西門禮玉女殿即宋天書

遂至萬里山探鬼仙洞令道士執燭以往陰氣

人不可深入時廷珪有事於東宛余有事於青

應昌將校士於他郡獨世用分治泰安乃布席

衆為予三人者錢別歡飲竟夕而罷夫登泰山

樂事也泰山天下奇觀也四八同遊藩臬和

經事不記錄地不常經是難能難得也

豈非將以興慨慕追歲月六耳吳碑在襄陽

石在泰山絕頂也開向金碧山則如

又知何年快哉後十五年方子之交見之則

葉石刻觀海二字昔顏師以善書鳴

唐至今稱之必曰顏師師然魯公以忠烈顯公

權以正諫著炳琅宇宙豈徒以其書邪心齋張公

曩為御史守關武皇北狩抗疏回鑾風采發然正

往哲平生究心字學尤善大書當其濡毫伸紙

氣定神閒神心應手端嚴勁道蓋有出于顏師

心之外者其世方以茂簡商賈古字不復同

楮墨公固以為藝成而下矣頃者公書觀海二大

字鐫諸泰山之崖其字畫之妙如吾前所云意

心畫也公宏中肆外惟變所適充所至焉海岱

崇深可也然亦有巖巖氣象而難於為水者邪

心畫人品氣節固宜但過許書本通於深淵則

姚金通判題石屋記泰山東麓里許有石屋世傳

霍元君煉真之所于公暇欲往觀焉從者曰徑

徑不可與過易服帽賴以蔽襟結腰短策半挂

士刻敬弘為前導行二四里無復踈蹊按

嶺巖僂而上愈進愈險下收巖崖驚汗浹背

二里之峻行一岡而石屋在矣有羽士四人

居焉道士亦不絕聞前導後擁迴徑濟焉矐目

絕壁上石屋十餘前有夷地可半畝入其

中豁然而深閑然而虛明石甍洞洞凝結玉柱大

十圍尚支餘晶瑩可鑒蓋有元君手印也據地然

後有石床則元君偃息處左偏一窰透絕頂而

石臺亦在焉四水常流

疲卧石床毛骨洒洒旁有聖水池清冽而甘不

不潤下有石曰牛心甚奇惟又下有洗鶴灣深不

可測一鶴鳴于上似與人聲相應和莫真仙境界

與塵寰迥絕人之遊泰山者每以道左日窮為盡

於斯罕到孰知石屋之多奇迺爾哉石屋在于

乎迤之晚也嗟夫世之豪傑士固有終身未之遇

者過矣而晚矣病焉道左日窮以下全用杭之

字銘吳安州姚別駕總巡泰山望泰山絕頂有神

白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岱岳毓神上通乾象

不應理或糾也遠近特辦香燭於神者肩摩
擊歲常數十萬人至則雜拜歎呼號以財獻動以
數萬計臺憲藩臬俸廩饋幣凡百經用咸於茲焉
取給而征歛不及於民凋瘵之餘賴以蘇息這國
裕民關繫於此詎可主之非人耶嘉靖乙酉撫按
藩司精選州縣廉能官分掌厥務時東昌別駕雲
漁姚先生膺總巡之選先生曰利權俗吏事也吾
人視之當如鴆毒豈容毫縷自污乃集百執事顧
神誓戒俾竭乃心綜理微察親視者不得逞其行
寸錙綾綵罔或遺漏始于是冬孟月踰年春春
十日計收金銀錢幣畜產約三萬緡珠正袍舊帛
與也視往歲加增三之一籍上藩司以備歲用先
生應恕立法嚴而不苛御下峻而尚簡待士恭而
能愛總巡餘半載饗饋一取於家東昌俸金數解
取之以贍貧士其官給廩錢則易留豆俾飼官馬
損已利物常情所不堪先生不以爲難也泰山特
藉層巒百餘丈俗號金身崖有爲匹婦之諒者
夫於神自換以殯肅客爲壯烈先生嚴禁輪

之快活三路平而隘下有深崖險甚夜行失足者
傷亡者屢矣先生捐俸植木欄自是全活者衆
臬諸司委以訟牒斷決如流附城爲客邸者數百
家前此嘗料歛之先生曰蠲涎自潤顧欲漁獵之
耶吾不忍也鄉老鄒瑞章將鐫石以振勸後人屬
僕以記先生海虞人名奎學博辭昌曾未數月著
泰山紀行累數千言忝安名士李文瀾馬載道高
民悅諸賢相與倡和顧僕謫陋易彰厥美鑒泰岳
以寫韶音有遺音者後絕書以貽之嘉靖
高誨通判選泰山記泰山在川治北高四萬餘尺
袤幾二百里名峰七十有二其巔峴列嶽森然而
拱秀者弗可勝紀古爲東鎮天下之山莫高焉
往歲計偕上春官取道登謁時甚寒余不以衣履
重觀奇勝爲恨嘉靖壬午冬予由青城縣東萊司
馬臺檄督岱宗事癸未春三月六日肩輿出自此
城門逾小橋二里遺左右亂石葦布近麓有廟祀
池館俱壯麗左有老柏數株相傳漢武帝東封
所植也又二里至紅門踰道爲飛雲閣道傍

衣亭侯曰宗岳循溪產天麻黃精諸藥上
世采之又五里至高老橋有漢書亭侯祠前
李始華稍前為水簾洞泉自天紳巖出飛流垂練
聽之冷冷然下有小石橋通泉于溪左為巖巖亭
登之畢見景物又四里至馬棚崖稍前為回馬嶺
山石漸峻且奇林木亦幽邃溪崖有椒有海杏櫻
桃山居者資以為利又五里至黃峴嶺西行折東
北上而復下又西行折東北則下而從上雖屈曲
下上率坦易凡三以里計亦三遊人疲于疲步
是舒快名曰快活云其西巖有竹繁茂
至御帳宋真宗駐蹕之所五松高數丈蒼皇避雨
其下封大夫云竹林僧獻松花餅啖之香美復進
酥茶問之曰東巖所產味亦清苦又五里至大小
龍口兩山巖削水從石峽噴瀉上有古松偃仰者
錯紕然又五里至十八盤崖間松櫟野棠山榴彌
桃或花或實石磴齒齒倚空仰視似有不可至者
乃偃僕攀援以上盤盡至峽口高處石門題曰南
天門有三靈廟又東北二里為元君祠左側

聖女泉一名聖水其泉清冽汲之可飲
地浮樓龍泉又東北至岳神祠祠後有唐磨崖
二為開元紀泰山銘一為乾封朝覲頌側多
人題詠辭賦不可讀又北上至絕頂有玉帝祠祠
前石表夾餘一名秦王無字碑又東南行至日觀
峰人云鷄鳴時見日出有石函方丈許人云成化
間雨水衝決得王檣以獻命中使塞舊所即此
之西巍然而突出者秦觀峰也稍南而獨見者
觀峰也峰之下壁立萬仞蒼蒼鬱鬱也崖之奇
試心石仙人橋也延野四望滄溟東坡頌潘公
而沒水湯湯抵環一綫西南萬山伏地殆如米
惟徂徠尼父僅露脊可指耳近顧諸峰若夫人若
回鴈若蓮花若明月若東西神霄雲烟相盪勢
爭雄其不能以一峰名而附之以見者如拱如揖
凜然有變變聽命之狀真奇觀也予始至瘦石
峭剛風怒噴溪竹崖松宜雪宜月其尤足聽聞
樵斧之聲與空峒應答既而鳥鳴花麗萬谷皆
泉香可啜蔬美可饌山客奇是折所然面

以登之至於溪雲出澗而陰晴變態下
此又造物者之翕張而莫知其所以然也
之景象奇于冬麗于春而遊人或拘于時止于
子以公事久于斯而又頻于下上則夫山之情
景之變態古人遊豫登眺之迹靡不襲其方而
之茲遊也可不謂獨勝乎書以紀歲月是作歲
黃齋會事九日登岱記嘉靖乙巳夏予以防秋董
德州九月朔聞侍御南渠黃公東巡既過由沂
此歷究齊以迄泰安千巒而尋登絕頂至而
且屆期焉刺史仲言承曰范田登萬壽寺
之于然而告之曰九日天之勝也凡一丘一阜
是以記時今泰山地之勝也自古封而禪之凡
以躡其巔者皆足以齒壯遊于閭產也乃逢是
而獲登之顧不勝與於是改制登山之輿詰旦
登而刺史從焉窮其所至山中古今所傳前人之
述備矣惟是日也天朗氣清金風載爽生王皇
頂撫沒字之碑則見聯絡岳鎮蟻我皇圖
之盛遺跡猶夷以觀廓然絕頂

忽與將曙景翳翳微燭微燭公曰雲霧縹緲
揭而夷猶之心曠神怡景物怡融顯氣同流
以猗大乙而泰之焉者不敢以荒也退而就
旦復躡日觀峰則見心房之野跡奕然明黑雲
而上浮黃雲擁而下升朦朧掩靄之間忽有紫
朱丹若火燭破重霧而耀紅光奇觀也須臾而
出雲間則天明景藏于且歸矣歸而下歷水應
聞其東有石經為王右軍所筆但山峻峪深不
以行耳乃息肩與衆登泰山而南望
與天文上下日相照回鬼神呵護之功哉間有
巔石落而破壞者有為水洩溜而就平者豈造
亦有所忌也與世傳真草小書與此大相迥別
疑其未必出諸右軍云既而西訪竹林禪剎無
觀也惟有所由之峪則恍若山陰蘭亭之狀泉
百丈之崖若拖練而下駕簪湯子題曰瀑布
白龍之池零則取水迎而禱之子題曰靈泉
而南望

又且暮而歸惘惘然有未盡之懷也吾徒春
一桂者知其處旦携匠搗之以獻乃元功天厯
辟世之士之所作也噫乎南人獲遊上國最晚
宿盡得天地古今之勝豈非過與刺史君曰九
一登泰山閱諸編帙未之前觀也可以無紀乎遂
之又為之詞曰泰山方嶽冠九方溥清登

洪朝選

待郎

乾樞坤維說或問於予曰何以

山為乾之樞坤之維也予曰有說矣史記封禪

云謂之齊以天齊也言齊居天地之中如人

臍然其胃腹肢體高下長短一於是取則焉

言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解之者曰

齊也獨言泰山者泰山至安者也加之

安矣予謂今世之言泰者居東為東鎮

之則中也今泰山在濟南封內固云齊

於乾樞非耶名之坤維安也或曰以樞維名泰

指山言耳推之人心有可說者乎予曰人心

中猶泰山之中也人之心之安猶泰山之安也世

顧不之察乎今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受中

以生之理也而戕賊之者至於虐人害物禮義

耻者人之四維也而喪失之者至於不顧惟利

趨此予之所甚憫也予觀登茲山者肩摩踵接

將不出戶而得泰山矣何安如之耶予既答或

因鐫其說於石以示來登茲山者云

二世貞侍郎太

太山者三而其稍可紀者第二游也其初游為

月晦自清源謁臺返與海道宋夫大武偕夜浴

使院三鼓起啓堂之北扉而望若曳匹練者目

趾上至絕頂又似聚螢數百斛囊中光燭燿不

測之乃以茲時士女禮元后燈燭湧而上者

前倭而已卽絕頂亦無所親見且寒甚寒文
延還憇都宮趣觴舉者數而後廣不樂也甚
之至六月朔偕御史段君按部太安段君約以
日登而詣道從者衆度不任輿馬余乃與參議
君文通請以二日先段君許之至夕而大雨其
日雨止出太安可二里所卽入山時禾麥熟
勢裁薛若相啞而傍多溪澗泉流硤礧間作悲
與笳吹相應久之至迴馬嶺乃却肩輿改從腰
又四里抵御障蔽一曰御仗宋永定陵東封止
衛處其前爲巨澗澗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巖
上廟其巔頗寬嘉樹陰之好鳥啁啾可愛又行
三里抵黃現黃現者不知其所繇名有松二
謂五大夫者也以厄於石不能茂而稍具能

傍有石洞窪口而下黑其荒巨則已廢石壁
八盤應仍所謂前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
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者非此地也耶而
道益飭益且有舛者所謂五六步一休喋喋連頓地
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通且幸免矣自
是爲十八盤者三而穿中竇曰天門既上罡風遂
然吹帽欲墮道士衣羽奉舉而迎出沒雲氣中亦
奇觀也行可里許爲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
次曰卽華岳王故也受下之說蓋新舊各異
頗瑰偉而殿所入香緡以舊詩用供膳僧則
爲御史所棲後一石三尺許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
縱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王女洗頭盆也自是左折
而上里許曰徽帝祠陋不能勝香火其後峭壁造天
左爲開元帝紀太山銘庫隸徑可二寸而巖勢若
動惜其下二尺許爲搗碑者冬月搗火蝕之遂不
右爲蘇頌東封壇字形頗秀媚尚可擗而損於閭
林碑志孝廉節內大字又有顏魯公題名損於方
殿詩固不若苔土埋碑之尚呵洗而有也

武為絕頂

則有

黃理亦細可夫許所謂秦皇手碑也其在非

有或曰中有碑石肩之按李太公裕記云石埋植

中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細觀之總十二行行

十二字多不可識今錄不悉然李公以為在開元

東十數步則非此石明矣恨當時不於其地一訪

使先跡泯泯也後折而東稍下百步復上百步石

冠之高如王皇祠中有蘆色石蓋方丈堂潤可

漢武帝所藏金龜

其地指開

鼓而起觀日出則為日觀西望而見秦則為秦觀

望而見越則為越觀耳其後人所指某峰某岬皆

此時霧氣重不可久懸又亡所觀見如春時快

下道徐君至下洞歌詩甚樂三鼓而寢約以五

觀日出然其寢宮以甘甚烈則其寢宮之說不

得強與徐君扶杖而尋昨所游時天初霽日益

其東南盡日力微白而光漾者以為海耶直

其地一抹蒼碧若

之類耳至稍遠而

若路喫獨徂徠稍尊居然一衛几瞻眺久之因

君嘗得所謂吳門白鹿固未敢信即小天下豈

哉僕而山山白雲一縷若家中起稍上大如

凡幾百道則狂馳而過報令其起無盡其狂馳而

亦如之頃刻遂徧成白玉地而仰視則空青瑩然

下其色呼酒與徐君酌自以為生平之創所謂

馬網緼信也俄而報段君至從行者叅政張夫

則段君言為

穆廟王皇祠南相樞下語云漢武摩稚子穆

五六圍今不能十之一而小疑即其孫枝也酒小

散步至舍身岬其缺處可三尺而下臨香靄數千

張丈足縮不敢前而王君席間慷慨談兵事乃亦

弗前張天顧而曰君扼腕而談兵毋敢抗者乃亦

前耶余笑曰此自兵法諸君弗察耳夫無進生而

退生此上君所以弗前也王君亦大笑乃別段君

以次日緣尋山諸勝乃下五鼓復大雨雨連日

休奈始與徐君同舍而張夫王君舍地偏乃

宿營中水亦停二處即極長度置枕而寢
而行酒炙所劇談六合內外張天又時時以雅調
之凡四日兩始小息夜卧倦甚王君苦吟若寒蟬
時時投金耳告以所得句余不勝歎服起顧視天
半如院而大星百餘巨於杯歷歷簷角殆可仰而
也賢明復大雨州供業已盡乃行辭既君與諸
後時哭甚衣絹素至五重不解亦有乞道士木綿衣
者下天門兩止日出每十八盤竟輦去衣至御
殿衣去且盡時微勞騰暴甚
清若聞龍吟響玉鏐四飛珠沫聲
洗立磐石流泉中呼酒數大白卽酌長歌振林越
君皆壯之有和者有就取飲者移時而報段君至
與之鄴都官為小宴別其明年之四月朔以行部
出萊蕪會家大人有違事甫定乃乞靈於天
間登焉將五鼓杖策日觀峰頂之東方色微辨而
余及從者衣洞亦已觀石室及諸碑碣盡亦乃見
線赤從東巔霽中起顧山之背則猶昏然焉蓋
也及頃之間輪徐上雲霓師金晨景新方

於是諸峰城郭盡現而山之觀瞻世同矣
而始畢其勝然日境耳其峰之為回焉為龜焉
蓮花為明月為夫人為獨秀為東西神臂之
百丈為馬棚為仙鶴峪之為石經為松花為馬
石之為牛心為龍口為試劍為龍紋虎草峒之為
呂公為白雲為遙觀泉之為白鶴為水廬為白龍
諸用惟律曆者固未及一二探也夫以封禪告
之主凡七十二而結絕者半之天地之人文
後世之傳識皆不能察其奇辭
此說去余茲後十有七年集而所經歷
至自太和有所撰述因併記之其後二將各有
詩為七言律凡十首
王世懋太常少卿東坡記萬曆丁丑秋間八月王
朝於京師歸竝故道返於間井中間忽念生平
游缺焉於懷者二而茲行可一舉盡也泰岱為
嶽宗客歲登太華顛顧獨於岱宗一展齒足
為青帝所誦釋褐且二十年不識關里豈林
伏其若在二之義何敢效李王鐸物

泥之醉弗躬爲玄常令阿瞞腹痛失今不復
行病夫業且歸卧棘不北矣恐遂爲終身悔乃自
奮曰即病必往而會同事中亦有先我行者傳車
至德州問道於州之守耿君耿君曰從茲入平原
並禹城齊河而南之長清此走泰山道也是猶東
當故道不能迂百里余曰以行李累東諸侯奈何
曰等費耳且以蘇孔道便浙之奉政者曰舒嶺之
參議者曰陳兩公者先公一日行矣余喜而從之
于鱗家歷下而濟河去歷四十里而爲濟水
鱗墓不可令兩公使者知者言其墓在長清道中
一力明之于鱗子駒駒報曰先人墓在長清道中
毋煩問行也余益喜過望遂登齊河稍折而東參
迷失道會候者至云最近矣請小憩民家以待駒
駒至即與偕行墓所僅一尺土丘中耳無周垣封
樹非得駒不能識也問之云將卜遷別葬耳行立
凄然具酒設設拜焚所爲文及詩兩泣而別且臨
抵長清聞舒陳兩公尚留靈巖寺亟以一力先
之共游亡何陳公以刺來迎乃趣從前長清

舖宿夜大風寒晨起躡霜而趨舒公刺
來知兩君子能爲我留甚幸入山可三里舒
馳道既壑中斷石梁跨之甚雄遙望諸山圍列
次天設屏障尤宇浮圖湧出翠微間真天下真
也入門禮大士畢即往舒陳二公所口占一詩謝
其見遲二公已設素食相留矣飯畢具軟輿二僮
導而前凡山所名勝處率一至焉靈巖下垂一石
人立而向者朗公石也石沼浮泓亭而覆之須眉
不覺者泉也別院曰遠廡旁湧起一鐘
之高可四尺濶殺其一背樓面砌天爲紋縷作水
田狀者鐵架梁也已稍捫歷而上至一亭而止
其上不可登仰視絕頂下有平壤草木陰映綠
出焉有廬其傍者一僧一行居之時上下取水
是者五寒暑矣意其人備頭陀行者恨不一見瞻
眺久之而下時舒公小劇頓泉亭相待予與陳
迺還下從之返舍視僧房竹蒼翠數百竿山以
所無也小憩復出講堂前摸米碑教通讀之

香林廟見復沼一泉蓋而不溢其旁號號細流
之問之僧云又一脈也厨之後復有來鶴二泉
如厨泉而細大都山以泉勝其泉或盛或流或
伏或見或交或斷僧亦不能盡名也寺當天下午
名剎像撰宏麗閣三重峙其前浮屠七級標其右
余與陳公彭閣類而望焉得圖不盡四極而止其
山四圍故不能遠眺山下浮圖而南為魯殿洞洞
上緣傾崖周堯以石而成二石門內鍵不可入以
為關山僧埋甍地三石門內鍵不可入以
明巖者未之見僧云云
里而窺也余兄元言嘗為余言靈巖是泰山背
幽絕處將泰山不靈巖不成游也問山僧余兄
題處得碑二碑皆手書詩皆十二朝凡經再游
得者去今二十年矣是夜飯畢各就寢余因得
律一首韻如家兄最晨起書石付山僧而去次日
與舒陳二公魚貫而行午鋪後抵泰安州州學
間登山期余輩以晨發告而東嶽神廟乃在
待以其隙往謁焉廟制宏敞殿其西面

殿後為靈宮殿後為靈宮殿後為靈宮殿後為靈宮
殿布列前除怪石甚著視其題刻皆宋元間
海米獻者予與明公拜畢備覽四顧而下則州
已張其刻館矣雖饒有素品而設樂為禮宴都
強之陪乃坐余甚愧其厚為坐久之起更衣見
山如在檐楹間可俯而窺也凡山以夜色視則
宵兩公所未試者聞余言以為奇漏下二鼓而
次早戒行舒公以服藥請後從予與陳公兩肩
先登至巔之巔
層巒游意甚愜是兩山巔抱巖巖
時為瀧瀧聲仰視中峰雲氣瀾漫其上始覺不
為高顧輿夫力疲下就一壤憩焉望汶水如帶
山培塿獨徂徠當其前如大賓無少降意予與
公歎賞其雄已後就與歷高老橋而上左一石
起細泉漫流其上而出逶迤墮右澗則所謂水
也石平而泉澗不能奇已又折而前其所謂馬
崖者非立道右稍當奇觀歷歷久之地忽平
里許志人名之曰快活三余皆得之

阻白論此山平處即大崎岨不能當華十
戲題一絕云曾為大華峰頭客是處堪名快活
非謾語也又前為迴馬嶺蓋自此始不可騎云
久之抵玉皇閣石閣當其前茲山一臨也從閣折
而西盤紆直上二天門出焉其下兩崖創立樹木
蒙茸泉如建瓴下巨石怒揮瀉作潄潄聲穿隙而
墮生石弄泉仰視御帳崖直為勝絕慶御帳崖者
宋真宗駐蹕地也今為慈容亭傍植二松鑲石其
下謂漆所封五天門矣余在麓聞常木耳為
夫矣飯畢更上見三天門經緇雲閣巔
兩峽束之十八盤鱗鱗萬梯昇夫喘汗數易仰視
峽口忽遠忽近殆神仙徑也且輿其北至天門則
蕩然平壤矣為市而廬者可三十家蓋廬則碧霞
元君宮焉前為焚香地廣畝許火日夜不息金鋪
朱戶煥煥倣立天閣福地似非偶然于興陳公
懋公署即具吉几聯焚施而退考道書元君即
華山玉女也不知金支翠旗中能識舊將玉井
否相與迂舒公久之不至乃拉陳公縱游諸

巖障雖立鐫題百出至不暇酬接其最稱鉅麗
為磨崖碑唐玄宗八分書東封頌也崖之半為
許公書隱隱尚可辨已為俗子書四大字蓋之
稍上而北絕頂峙焉石湧起為小阜屋其陰而垣
之前跨高標泰皇帝無字碑也碑形廣厚四寸上
為幢蓋余斷謂非碑蓋既封而標識其巔耳獨其
石膩白而堅非山所產不辨何力致之乃知驅石
事故當不謬竟復步而南眺所謂日月吳秦諸
觀捨身石梁諸崖嶺各封碑墓宋東封至簡
慶皆巡歷指點所至徘徊盡興南望漢水遠矣
燕至但徠障之北來諸流併入雙屋蛇騰西流
際華峰踰伏拱列青烟數點時為聚落目力所至
乃過徂徠南境茲山僅當門戶一巒非便向時相
宿處矣西顧日色曛黯雲霧時翳遠天燈落映日
如星細視久之始別為水最後望極天慶一圓光
耿耿欲墮非先所見幻態衆譁視之星也蓋晨
先日而下居恒不辨見之耳上下稍劇余與陳
撤石而生見山陰萬壑隈坳中陡起一山梵宮

色隱隱旁地周虛意其真堪可游也問之
尼僧所托故無他奇遂已於時纖駘不起連
和竟迂舒公不至遂說峰之別館想馬則日已
熾亟呼陳公過望而望焚焚半規漸沒虛淵亡
尋常見也獨已沒再吐若瑪瑙盤絳紗蒙之其
水底見其浮沉故是人問一大奇觀耳時舒公
禮元君畢余二人望肩輿冉冉而至則陳公
主將入坐陰風四起手足忽在層水間亟起易
一酒散之易向舒公竟有疾風驟雨之勢
舒公署中物也為之撫掌酒罷散去杳然
日觀峰望日初出未晨余先二公往則屏障酒
俱從項之二公至了不辨色雖居室中剛風從
入厲甚亟蔽以屏陳公擁毳而坐猶戰慄不能
乃呼大白連浮之身稍得佳已而霞光漸起亦
辨色見一大赤丸半露雲海間下異沒時看
已復不見良久始復出則為陰雲所隔無
余四署中書也

不能出頭乃成
公所觀李斯小篆石石函巖壁間尚餘數行
天護神物也其旁為王女池碑紀之亦一勝
公將續昨游予二人復從之徧歷諸勝處乃復
別館張具余為主大猶素食以二公有事科醺
飯罷二公往焚香余無事謂可亟下先之曲阜
天忽作霧撲面如絮下至御帳帷則舒公兩以
人力挽蓋舒為石經塔主人也余不得已得石
公書皆係
人筆耳石之上嵒高三四尺許泉奔瀉直下
萬公大書水簾二字鑄深寸許衆嵌入字中
勝能萬公又為石亭臨泉旁亭之左磨嵒高
公鑄記其二頗當下方絕勝處余坐亭中臨
酌久之二公乃至張樂小室中天已向暮生書
鼓而下燈火夾道迤邐入城漏下二刻矣頗
供億累州民一切謝遣之舉以明農間道走
陳公欲往爭陽亦所

行並徂林而南未百里曲阜之便驛也
九渡洙泗令尹來迎孔氏世官也入城視閭井
條甚而供億不廢余甚愧之晨起與舒公具告
侍謁闕呈廟制戶牖甲於天下瞻仰遺像讀述
德夢夢杏壇追存聖澤下撫庭柯肯舍抱千雲
也獨所謂手植樹者大不能抱枯幹無枝縷紋左
向色理甚古讀其碑始知再索是代生聖猶存
之吐舌予不語雅胡此變相無殊二氏耶漢碑
列道儀門外都下邑制形制奇古行天
大學右鼓文友是耳覽書卷指而去可
廟制視闕里而事事城殺肅拜而出門之石甃
大井為亭焉碑名其里曰陋巷此當有據然不
考矣過衍聖公門公尚卧未起乃復與舒公出
城謁孔林林距城五里而近馳道如弦櫓柏史
周甚偉林東西設兩觀門甫入門聞笳吹聲驛
陳公至矣余與舒公迂之門即與俱入墓所便
公更衣共拜亭及饗殿俱蕪壞不治余謂此行
然墳也何必待官家猶殿後行乎前所植

大倍他植枯而不蝕真古木也稍北而西曰
墓又北曰伯魚墓稍折而西北庭除漸廣則夫子
墓也旁扁一廬云子貢築室廬夫子墓特高廣拜
畢余登其上草木蒙茸多不可識已復出拜二墓
循甕牆內米無荆棘斯之謂異矣其地平衍無大
原隰山皆崇臺遠綴嶧山南列翠屏似為之案余
不能名其鍾秀也出林望東南一隱殿設碧瓦周
文公祀焉復往瞻拜聞其地為魯靈光殿址云故
知泮城不能惜魯半也出周廟遂從東城入墓
署墳之衍聖公來自言病狀于與兩公答拜具
贊公為具款焉告以將之鄂別去是夜抵鄂明過
學山旁意忽之且倦將矣然猶不能忘懷至臨城
范大澈鳴臚偶會余告以勝游范曰曾登嶧山乎
余曰未也范憮然謂余居秦何釋此奇觀其石豈
嵌空瓊龍第稍難陟耳余為悵悵不能已抵家又
之將揜常紀勝會故膠倅呂君相遇道泰山事曰
恨公不能游山北隈均問石文奇勝非山陽北開
其地正余所指尼寺也因款款游行假傳事

書之喉病登拜頤慨生平願然猶有遺憾

書之喉病登拜頤慨生平願然猶有遺憾

泰山見秦始皇所封五大夫松者聳而立又里餘

見一松偃蹇如蓋曰處士松乃近日方兩江氏題

以其不與秦封云嗚呼距秦迄今幾千百歲人但

知有大夫松不知有處士松置物之顯晦有時歟

暨隆慶戊辰春余再來登泰山歲月曾幾何向所

親五大夫松者已亡其三獨處士松尚依然無恙

豈物之榮枯有數歟抑秦者終不若晉者乎

固物之自取然歟今安陽翟公又改處士松為

立大夫疑若曾受秦封者嗚呼五大夫松之存

不足惜余獨惜夫處士松何不幸而多斯名也

吳同春詩中登泰山記余嘗兩過東省未及登信

萬曆癸未十月有晉陽之命二親在里欲過而

省計程東出縮西出四百里以余里居豫東南適

衆省以越月二日發京師八日至德州計程東出

西出二百里然山當東出余咲曰余里人等道

山今以長者三百歲縮者二百獨縮三百里也

登岱微同年昆子得時接泉省舊寅李友卿適守

南先自京來抵以省至德州子得使來至平原友

使亦來至生東往就生者懸貽人歸于今以十

日而歸至泰安七十里至頂又四十里自山前

往入山至桃花峪四十里至頂四十里自山後

往山後多佳山前往亦山前逐故遊人罕至余曰

微縮山前吾且從山後矣十一日晨興二十里至

登東南過桃花峪至泰安縣城之南

守所督諸役至飯已四力役以山與來與能攀

輪息則人坐于地自是兩旁皆山人行峪中復從東

北行數里至姜倪寨峰山導吾左傲山巔吾右雲

石棚如拱如揖招余而前唯中軍坪與吾與相背而

馳路傍峪曲折逶迤如蚓如螺初猶記一二久則不

復置胸臆又數里由摩耳石生鐵佛寺瀉數行至海

眼洗生校石水中聲波紋不絕五里至思鄉嶺又

餘里至桂師庵萬松連雲奧躍若半且行且飲下

虎穴題公西佳處于岩由迎風嶺經雲臺峰

絕輿不能上從以出又十里達頂蓋路四十里而
嘗史者半頂前為元君祠石為公署賈守逆余者
守嘗為余屬省天壤且雪不及謁元君署後觀至文
池與賈守共奉泰篆碑讀為碑嵌岩中止存三十字
宋劉跋嘗謂揭得二百念二字今且缺石之半細賜
右旁彷彿猶見字形劉謂周圍悉有刻字又謂四旁
廣狹不等信然酒竟出立岩端上下四維混茫一色
白雲如絮往往攪人鬚眉墮衣袖中而四方扶者
至者呼顧詢尋震動岩谷山下諸館舍懸燈張
送逆住來繁若元名館賈守就寢以五鼓觀日書
戒執事者四鼓謁元君四鼓賈守陳牲醴以四諸生
來余為文謁元君已同沈生由祠西折北上至日觀
峰賈守與四諸生從至則雲濛濛作障余曰將不得
觀日出乎賈守曰姑俟之已東方色白于他方雲亦
漸薄余凝神東瞻而光在東南則日欲出異也頃之
雲若席捲而上橫梳一帶如長城其下光芒閃爍
受受遂射間雜薄霧如隔疎簾天南北光彩萬丈
紅峰端忽戴紺絢流散人冠服色相如坐夕照則

出海矣問道士海所在指日下晶光一縷余視之猶
若一電旋即沒矣日初出若金漸且漸白始大如輪
漸高漸縮初遠見海水近不辨几席既而諸峰盡露
而海上暝色漸起反不知幾千萬里曩吾于先生觀
日摹寫盡妙余嘗為圖展玩今其境微異于先生值
天明氣清而此則多浮雲為祟耳賈守曰此而不飲
如東海何共踞望海石大觴醉謂賈守曰海上三神山
或不出吾所觀外安得有神人者挾泰山而起之使
我生臨臨應散其出入不令無端得雲橫我肩健耶
已下探試心石四觀未封臺石函文許或曰寶藏庫
以鑲金書王簡云南下至舍生岩危石萬仞余俯
而下視賈守使數人拉余衣且恐之余笑曰無庸吾
固不欲舍此也又東南折石橋起負岩作海日可觀
大書鍋之又其下則東天門矣右折登仙人橋橋二
石互立懸鐔絕壁西上至平頂峰賈守設筵以飲兒
侑觴余欲亟觀諸峰賈守且欲克傳奇一酌三起始
辭賈守而余自往諸峰賈守復令歌兒從由秦觀
登玉皇祠蓋岱宗絕頂矣前為泰無字碑碑高數

色黃白間雜紅紫或曰秦之石表踞頂南視間道
畚下至山麓汶水絲繞郡南祭父蒙嶧雲亭尼丘感
作培塿唯徂徠較牛為山趾所掩不露頂顧東則大
陵蜿蜒由長城故址達海西則墓若蒼山至三公若
不注長白諸嶺橫拖歷城左右環拱于北真所謂蓬
玄奧區天空絕境也頂傍為秦封臺曩以主皇祠覆
嶽頂南昌萬公移置頂北故頂石森露余即石傍題
元嶽字巔四字由頂西里許登丈人峰又里許登石
馬山據馬三躍輒恨不前道士曰此下東北則荒觀
臺下有王女洞即昔王女脩真所也遂不能至由頂
左折觀廣生殿元君寢宮又西南折登孔子崖即孔
子小天下處一銅像置斗室泰山祠宇輝耀而孔子
廟爾爾輒為嘆息旋經東嶽祠觀唐唐屋碑碑為玄
宗八分書字五寸筆法道勁可愛其下小洞名桃花
泉井澹異諸泉出祠東上崖間多古書鐫數過半殊
可惜以四鼓祠元君未及覽復至祠環視金碧璀璨
足稱靈府五華崖自右環拱即所謂周觀峰也辭碑
南下西折數百丈至白雲洞洞臨懸巖洞北為鳳凰

山又西北折二里登越觀峰旁拱嶽頂左瞰白雲其
為西天門山以西諸峯屋屋可數消數舉歌聲合作
聲徹雲中由一天門南下環道三十六所謂上下十八
盤也路陡絕徑以次但以兩人掖五里至大龍口
又五里至小龍口奇石環列松篁交翠生火頃過御
帳坪又下為朝陽洞賈守使人將子得意持棹至欽
半山亭三里為二天門觀大夫松松二踞道左一合抱
不能一不及合抱謂秦封五大夫即此然耶否耶又
其下俗呼快活三解者曰解乳之誤故為快活山
岩余謂此平處三里其下又復嶮崎倏時為是西
現嶺十里至回馬嶺北為玉帝觀前為昇仙閣又五
里為歇馬棚崖削數仞上有墨書三畫風雨不磨人
以為仙又五里為水簾洞水自懸巖倒射望之若簾
去水簾五十丈東折五里為石經峪雪甚余習聞經峪
之勝衝雪往平石半畝上鐫金剛經字徑尺許掃雪
漫讀點書皆玉流水高山爭奇競秀別為一境又十里
由高老橋至紅門所謂一天門始出山峪瀾下數刻
矣自一天門至是魏闡遠字古蒙太書初猶記

父亦不復置胸臆道路礫硤崎嶇莫能名狀直下四里而余以行者亦半也已火光人喧漸遠車下則嚴守命巨燈逆山下復右折至岱嶽觀尋漢武所植栢檀行數株龍鱗剝落始蓋東室王母池兩崖峙起水聲淙淙度木橋觀呂公洞由登封門入禮殿祠祠壯麗宏偉直擬帝居諸古今碑刻燦燦婆娑僅經目耳三鼓至館舍就寢明日出城南觀陰平神觀實守別三嶽子曰弁登泰嶽諸觀未嘗不感嘆移時吳昔余宦遊所越泰嶽遊時所嘗往泰則前歲新周歷嘗登太華絕頂周亦去歲過汝坐嵩巔而望長河故屢過余三十餘年足跡幾半天下而三歲登三嶽幸在仲冬則遇亦奇矣登太華同于愿登嵩高同鄭公允升今子愿在吳鄭公在周余于三觀尤三致意云

鍾字淳

松江人

泰山紀遊不攸生東南菰蘆中長而

劇劍上國慕子長氏壯遊欲償向子平五岳之願願罄折風塵未能也癸未出春明買舟抵清源客策游自岱宗始云取間道直桓山麓時桃柳芳菲雉麥朝鵲殊媚行色行百里許諸山蜿蜒橫

英惡焉頃所謂瘴魯青未了者空翠欲滴已而肩挑簞山脊漢問之知為岱岳也遊興益勝脉脉過道旁多童叟娶婦襍采柔萌滿筐云貧無食者取和黍粳啖之為之慨然民力竭矣且旱久愁無麥析剝濡甚急私念大山雲出不膚寸不崇朝霖雨天下山靈何靳此一片雲也近州數里有山如覆盆為古仙洞深黑巨測適二童子秉炬至從僂倭行數武稍寬衍可俯仰迺折而境益逼不幾行無宜足處腥風逆鼻不可近亟從敎道出至州公午餉出北城門踰小橋三里許道左有佛龕石齒為足枳不前近麓有廟池館甚飭古栢陰陰相傳漢武帝東封植也有野致又二里至紅門跨道為飛雲閣從傍至更衣亭易一筇輿逶迤五里至高老橋有祠祠漢壽亭侯時挑著花穠艷若綺羅為武陵桃源不知洞口流出胡麻幾許前為水澗洞云泉源自天紳巖來當雨後泉流飛射噴激如萬斛明珠狀時久旱泉脉甚微不得睹為一快有小石橋通泉於溪左為巖巖有亭宜眺又四里

馬棚崖稍前為迴馬嶺至此山益峻且奇馬棚
夾五里至黃峴嶺東西下上者再迴旋而行為
者三然地頗夷人名為快活三余笑謂當名折旋
谷矣又五里至御幃一名御仗真宗駐蹕處有松
二秦時封五大夫此即其二紉紉偃蹇巖風雨
欲飛去然可百歲物或後人所植抑其孫枝邪移
視久之賦五松秦封不解是思松御幃空傳駐蹕
時輩道蒼茫人去遠年年風雨自孫枝又折而前
曰百夫崖崖空嵌如窟可容數人胡床次洞前
薛家絡如挂老神旁有石洞餘繩濟廣如舟
洞亦一奇也又五里至大小兩龍峪石鏤如龍
其口亦自中出有古松亭亭如葆車名處士松或
好事者若為避秦然余謂此居蒼顏素髮剝落
晚氷雪崖石間無論不辱秦即處上于君何有
上朝陽洞度十八盤應劭所謂後人見前人踵
人見後人頂者至三天門又十八盤達碧霞元
宮已熒熒燈火此斗平臨矣乃假宿公署時
夜就寢若大海潮清天河倒瀉

嵩乘槎問津牛女又冷然如列子御風行也
陞起披衣就日觀觀日出直雲霧罩隔大海漫
不能如昌黎聞雲嶺岳從巖野中睹飛霞百丈
大釜輪浴浸扶桑矣既明見石題東觀日出西
河源為之神王已復折而下禮碧霞君時乞靈者
以千百計有州倅受香絲歲以數萬供縣官匪
攜植小酌而別宮石側有玉女泉為亭冠之相傳
即玉女洗頭盆泉清冽沁人脾骨口占鴻濛一
柯冷泠吐飲灑氣通山靈蓋隱雲閣前年歲
頃使塵慮屏又右石三尺許為石期斷碑自是
以前物折而東北至嶽神祠祠後有磨崖碑為開
元帝紀泰山銘甚奇峻唐繇徑可知寧雖剝蝕不
完而堆勢飛動可念石為蘇頌東封頌庶幾伯仲
聖教序又顏魯公題名惜皆為近代俗子剗毀
北上數百武尋古登封壇壝所謂白雲起封中者
又上則玉皇宮在焉此泰山絕頂青蓮云呼吸
帝座非此不足以當之真翻翻便欲令人排帝
捧日月矣宮前石如注者秦無字碑者或曰

石之良然折而東下有磐石方丈
曾於此得王檢以獻御覽後使命中使瘞
思染十二君千騎萬乘雜還空際皆淪於荒
草不可辨如太虛過鳥古今何者不朽因為題
字碑遺碑自千尺漠漠秦雲白雄風三十六
俱塵跡那如峰頭一片石秋歎久之西則秦觀
巍然獨峙又有周觀吳觀越觀皆以其見境得
一曰月觀取月朏庚方義近是則向吳觀望
字如首詩馬綱溫其意
峰名夫人峰峰下有壁立萬仞意王檢仙宮
石像在焉肅拜瞻禮崖石刻孔子小天下處上
皇蒼下瞰無際不覺爽然自失也誦子美陰陽
昏曉蕩胸層雲決背飛鳥句更奇絕矣因占神
秀出青芙蓉側身尼父一相從星使槎迴銀漢
詞頭題白雲封已欲取道王女修真處忽教梵
宇雲中來迫視之錢孝廉德卿墓山人幼君馮
蕙咸甫目逆而笑漫至王皇宮浮大白無雙
容詫其進之奇已出其囊囊所得詩凡卷

甫賦太山絕頂逢余詩更以長篇索和春旗
壘余者余為放歌和之大都如項王戰草創鉅
時也已欲更賦太山高余曰此自吾曹坐井觀
安知不有凌空倒影之飛僊芥六合而蟻垤太
者乎其不為海若笑者幾希相與擊掌而止又東
北望黃華洞即王女修真處俗以環洞多黃花故
曲還曾涉彷彿見石室不類人間誠棲真境也咸
甫幼君從史欲振衣將以鳥道迂迴不宜與德卿
接便非齊勝具不果已折而至捨身崖余則之
崖觀之二羽衣急引裾以恐有天風吹墮余德
大驚詫呼號余笑曰韓子登華頂泣不能下此何
人哉顧見石題曰愛身巖先是有蚩蚩氓誕誠捨
身以自戕者故為憐而諭之余曰捨本無捨何死
愛緣非捨非愛作如是觀二羽衣不能答專至武
心石僊人橋諦視良久仙人橋遠出括蒼南明石
梁下復至夜宿巖小酌罷三君前行至石經峪
石以待余至捫蘿行見古梅數株疎影橫斜暗
西湖林和靖先生放鶴處宋梅而度石窺巖可

數百人頽席立生公徑可三倍之舊名曝曬石不知何時刻八分書金剛經字大如斗後好事者復刻聖經以狀其勝大是奇觀石盡處有亭亭其上亭之旁有石曰聽泉枕又左則泉聲瀾瀾自巖壁直瀉而下如瀉玉拖練下分為池池清瑩可鑑肩髮亭後有山題高山流水水下為記萬明溪平讀之殊仇與三君復浮白無筭三君願安所得琴欲一鼓之令衆山皆響遶山之神與七十二君聽鈞天之樂余歌山水有清音何必絲與竹三君雖然然咸甫賦曝曬臺余因賦石經峪我來恐尋觀流水瀉石上濯纓見古字隱隱衆皇朗篆斷半從鳥跡分貝葉時聞落葉響石人不作祖龍劫龍藏中閑探券因枕石聽泉是娛悅高山流水忽獨往雕鏤無迹亦華想無頭悟石意懽悅余謂衆遊日觀諸峰奇絕人人能道乃石經峪無心得之而三君不湖之會又式奇也造物忌多取游可夫特一遊許興猶劇似就榻旁一室甚敞且細雨濕苔痕歌從沮休尋竹筵共逸故駐石守道讀書堂

云云亭北游靈巖巖已夕陽在山矣或欲留決包七十二峯之勝或以遊從此始耳清泉白石再盟他日天游子曰高山仰止心竊嚮往之矣余走馬平有白馬山其高可二十里白雲堪把住往自掌中飛出白榆歷歷可捫旣括無與伯仲山人自以孰與漢大余登太山高四十里蓋兩白馬云然仙雲底宅福地洞天何可勝道而獨岱為之宗何以故豈以帝出于震而為萬物受生之始耶滔至徠諸山近若憑几遠而欲行筆不注空洞諸山隱若見衆山培塿如拱如揖兒孫時伏如群龍遁入紫微者不可名狀總領諸峰以朝上真且黃河一抔汶泗衣帶而溟渤在肘腋間與瀕靈相吞吐斯亦奇矣至於為峰為洞為泉之奇天麻黃精橄桂桃杏梅栢巖松崖竹宜靈宜月其香晚烟霏霽靄變幻萬千又細渺不足道矣夫也者載嘗慨如一淮起城九海中譬之蟬方抱葉吟而其中已矣時而將時而非將所見無非山無非非山者斯為抹真之遊如必戀戀於一丘一壑即後

日坐崑崙巔吾其為山將乎惡視所謂小天下者哉昔萬曆歲尚章協洽清餘月哉生明

王衡

重九後二日登泰山記蓋余僻在丘壑

而生東吳孤嶺中苦無所得山之大家莫如岳海內稱岳者凡五而其肆皆隅布近者亦不下數千里非書生所暇遊迺泰山差不遠於河濟庶幾以便省父母得一瞻眺乎而非所敢必也今年丙戌九月之八日且北上舟次濟寧余祖母將有事於泰山余奉以行而後喜可知也周生如春亦從行行之日宿達寧竟夜風彭彭吹雨擊席門明早而西脚聞如故步攀攀久之意謂未已也日入已而雲欲流午且日出矣諸山嵐翠各獻狀而黃沙藉是不及馬鞍信子美所謂沾濕好者耶憑輿人指點泰山者數而皆不似正東天半壁若更有畫於天者疑其然也以語同游同游皆笑之已而雲爭出峽角則果泰山也始相駭以為奇余買一驢跨之左右視惟恐失山而山亦以日暮更始望蒼子實者又一宿而後抵州易腰荷行十里而抵

山足之紅門自紅門至小天門以上左皆澗澗深廣大小石磊磊奔而承泉側若聽者頤若漱者若揭者若與爭道者多異態而五色樹維嶺之樹則桃杏楓梨松栢之屬草則薜蘿赤箭天麻黃精之屬不遠而美泰山蓋膏山布肉而施繪者獨賴此耳又數里為高老橋平橋際壺澗間頗勝又過短橋者一而得水簾洞左崖竈立數十仞而南太石腰相加如雷簾以下水會水正涸滴消涸然因作春水時想縱不放望區區定足當其發乎耳洞而轉數里為馬棚崖言崖深嵌嵌可畏馬棚崖數里而為田馬巔則從行者且去焉而徒矣尋至黃現巔巔凡數四轉至峻而外望廓然微來向比泰山肩及此遂俯首焉之與彌高之嘆自是而下上下上者凡三以里計者亦三曰快活三由田馬至黃現巔與者前距高而余倭說之余頂踵與與人頂踵相擊踰踰甚至此稍寬坦而樹與壑更奇始得納手於袖掉頭吟嘯而有之蓋其一快事稍前而憩於玉皇閣是為山半余修然而臥

元觀亦色喜常不下視者久之決背而得
門隱隱如紅星沫耳尋破蒼翠而出至御帳宋
宛陵所駐驛處傍有古松即秦封五大夫之松
三已矣之筆稍大矯然以為數千年物吾不敢
過御帳則盡走十崖削壁中矣無何而上小天門
群削截崖平相附焉相摩四周無所不際而左
魂魂受水湧皆作雲母綠色上山面缺決當其前
余兩人大叫絕倒而會有以酒餉者急行之風
遂不擇杯覆余即覆酒酌之而行
峽大龍峽以至十八盤磴齒齒倚空絕
峽口各有松數十株翠相掩里人名為點松圓
奇又怪自峽以上所有畫松無他樹青者松
獨耳果然盤盡而天門見山一削鐵耳中劈而
徑穿而為門雖曰人力然亦似天開之以待游
自門逶迤數里為元君祠祠甚壯與老親作禮
更衣於公署公署後為王女洗頭池澄碧泓然
石碑存李斯篆二行自是左折而上曰嶽帝祠
後石壁刻開元帝銘甚通美其旁亦多雅刻

主矣得教子於殘剝之餘剝磨而歛靈者
上為王女寢宮愚民至貌像東服肘撲被中其
淚至此更循而上則絕頂矣虛其頂宜無所不見
而乃構玉皇祠祠前石表長丈餘云即秦皇無字
碑蓋亦莫知其如何走而四顧泰安城當襟僅衣
結耳諸山揖拱無慮數千或如攢戟者如覆釜者
要皆能為之趾而不能為腓獨徂徠在前若可憑
其他間指一二聳特者問道士道士不能散帳
而下東至日觀峰後為望海樓所謂觀見
吳觀皆在焉視余所由選天終相背而漸
樹石繡相錯若窠實栗其摩礫而動者汶水耶黃
河耶顧放目而之東南竟不得海影道士謂露
霍之此或然耳又轉而至舍身崖一巨石巖然
余足能垂石外二分而目不敢嘗視偶從旁脫
崖底無不俯據地者稍西下而為仙人橋兩壁
斷石梁度之盡所得波頗澄複之奇最多道士
所謂獨秀君子蓮花諸峰余但唯唯而望東
更陟絕道士詫余以為絕勝南天門而無松

為魁魁雄老之窟巢良可惜也橋西一道入
衲戴棕欄帽客至不起安知其非可與言者以
諸客施之金錢而免之由是而歸則月且纖纖
矣子與周生拉道士造東嶽祠而止焉月華星
不知其帶露與否但覺其近而觀人滿空界浮藍
蕩白神外淫不自持且寒甚膚栗則歸視老親
已而就道士宿焉道士貧茅屋廣不踰丈并寢
之無已則縮足卧山空多聞又午夜為上女上
冠片星臨不見意甚惡若止趨寢則枕旁有
峰石特嚙足齒冷相盪而會州使者以酒炭送
余喜而三舉觴良久暗中作微紅見上下雲盡
而中不接者徑寸則甚幸之俄而紺又俄而赤
紫吐欽漸及半天施雲作霞爛熳且覆人面諸
頭稍辨如撒米化為丹砂極天際有金花浮起
三道士曰此日抱海躍也將出矣俄遂出色如
金大如缸日之下覺有一林葦漾白者真以海
光映而日已入雲隊中金支翠旗歛收矣

志而歸後迂道登至皇閣鼻畫所未見而道士
朴每每對而失之從閣後望山之北於篠簜舊
曰石屋意必有奇而老親以途遠且不可與遠
以歸而尤而西眺所謂夫人峰者平平耳遂下觀
白雲洞洞中多巖道士言每陰天雲從巖出如
線而為洞洞山四馳而縷結為一即雨媒也其
以不得見為恨余因謂周生余與若晨好情而至
此且好雨矣人心之無厭如此出別道士而下
入盤盤徑直與余諸又四公莫可從攬則劉雲
下之手足心盡汗出日暝睽視人臉願周生御
人蛇行如履平甚樂之請至山半而易馬仰視則
已失天門矣甚懊恨於是以前注之山自山半至
快活三失天門者屢而復得者亦屢每見即呼周
生共揮手作別意依依然下至水簾洞穿流泉
槪而東上觀石經峪峪為石壇方十餘畝石膚
然鑿八分書金剛經字徑尺甚偉雄強半為水
蝕然與其如前二碑損于僇父之手無若受木
也泉自上流來灑灑臨萬待即就崖問題曰

又剝石壁而書其所作高山流水記頗恰似
數里而山之巔窮凌漢塞聳額以挾山如弗勝而
徂徠萬里諸巒岫若列矣自是歸而無暇與食不
言泰山也輿數程輒下返而顧泰山者數數也以
為盡泰山矣於寧陽得泰山志急披讀之始知昨
所游者僅僅里中兒女子祝釐故事纔及堂臺已
耳山之曲房深榭蓋未得一而吾所見金色日
亦殺以後光景其得之鷄鳴時者絕不然余于是
而又莫然失地雖然亦可以雄主乎觀矣無使
我半月陰翳且屏盡而山之壯蓋有餘焉
安老親則亦不草草至此又使我袖置泰山志而
吾及諸壯少年投杖超距不避墟莽按圖而搜之
其所見當多而今皆失之意吾其不良於游耶抑
山靈秘其巧不輕示人也吾少好游所游者為姑
蘇武林洞庭宜興諸山諸山之奇遞相代而吾
遞釋其舊向者兩洞庭滿芥帶吾臂中而今又釋
之矣不知竟吾之生可以代泰山者安在吾姑
織而述之以風後遊者

慎行禮部侍郎登泰山記蓋于家於岱山之
再從子克遘乃其時率在暮秋若三四月五方
女登祠元君以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
斛左右上下蟻旋魚貫呼譁嚴縣鼎沸雷鳴彌山
振谷僅得容足之地以上而其時水泉多枯木盡
或脫故山之奇麗珍現未露其十一二露又為
衆所掩意五六月之間水木方盛必有環異之觀
而往往以暝者不能出即出又無與偕徒側身東
望思焉傳咸亨記六月予壯病發越山中乘
可大倚舟廣川過而訪子相與盤桓雲夢東流
間望泰山雲氣如在衣袖於是決笑同往以其月
十有九日發東流泉上行山水之間二日而至泰
山下主人肅入館舍明日昧爽衣冠謁岳祠祠在
郡城坎方負岳而宮埒鈞天之居出登封門三
許至於岳麓有雙觀焉謂之一天門下車乘直
以上磴道鱗鱗銜銜逶迤仰見峰勢巖巖光
垂天之雲峻不容展以為決不可至行數里至
馬嶺王帝之觀在焉其峰曰端仙巖觀之

仙閣憑闌望群峰又在足下而峰首則又有修
磴道益斗絕詰曲偏側而上樹四人以為竿而
貫一與前人之趾履後人之顛後人之趾在于背
上其後二人如之應邵所謂如畫重累人矣自此
以上汗流喘息目不能他顧而其兩旁丹壁翠崖
峯峯峭崿雲霞萬色陰晴異態岩傍飛瀑平下奔
翻雲噴流能涼涼乍大乍細若縣綆鳴環下而迎
客而水簾洞之泉從山上瀰漫下流注於絕壑
入環壑忽然而沒有時復出石梁不紅且相擊
聞以其耳目與之接唯恐失之而不敢移足
知此山之奇向者真未得其一二也又數里過
峴嶺西行折東北上而復下又西行折東北則下
而復上又前數里御帳坪在焉御帳坪者秦人所
從蔽風雨也當岳半道負中峰而處左右諸峰
面環拱石泓數畝泉流其上醜而下注歷磴磴
朱真宗駐蹕遺趾行亭亭前松樹二秦所封五
夫也主石隙中不甚高大而幹皮龍鱗類數百
物其夾不為秦時松可曉而地則中阪無疑

事者即其地樹之從者曰松有五雷兩壠其
也五大夫者秦之爵級松何必五假而封
松又將七耶從者不對又上則峰厓盜險壁立
天其石皆磊珂相摩或圓或方或墮或長峻巖
嶽不可名狀而其垠堦之間色相種種望之迷
其丹而紺者為殿為屋兩岩之間一隙碧而如
者為天光翠而如髮者為松蒼白如繪者為苔
仍憑而如鳥巢者為羽人之居而俯視則谿谷
綠不可見夫又又數里為大小龍口龍口者
飛泉如龍吐也小龍口之旁為十母觀自是以
凡欲品之間為仙靈神鬼之居者羅而列於左
蓋所謂神房洞天百靈之府也又數里為十八
古謂之環道望天門如一隻矢括在其端上盤
緣壁矣因譚輿拾級而上躡躡三百坪汗如雨
天門之上左折而至碧霞宮碧霞宮者所以祠
山元君也負玉皇頂而立抱五花峰於前日觀
其左丈人在其右規制挾於岳宮而金碧煥
關睥麗顧及過之其西為使館玉女之池在焉

常清室嘗肅有靈氣其旁石上有李斯篆字予與可大就竊更次詔元君於壇羽人贊仰而臨五花岡綉紉紛合谿懷谷雲樹宮宇俯在底下視鄒塢益畫蒼露汶沆如線環之數周川原迤合紫青綠白提封百萬不盈一鵬約宮空折而上為青帝宮其後峭壁數十仞唐玄宗泰山銘鑄焉又北上數百武為主皇宮宮在泰山絕頂古之封壇泰皇帝碑在焉碑石青白高二丈而無文或云長安或曰秦新以表秦山其亦有石焉也按理石誌魏王皇宮之後傍隙而俯俯見西嶺山峻蛇蜿蜒如盤龍走蛇迷七十二峰之下其脉首尾歷歷可指數以至於海而桃花明月石諸洞在岳之背列仙所紀金床玉几之勝若許焉記口天孫岱岳周回三十里以今觀之確確三州之半矣又折而東可一里許漢之封壇在石方丈許碧而瑩膩屋覆其上白雲曠曠慶也東為日觀以且觀日下往而南登舍身臺舍身者一峰斗出其平處可數人而下臨千丈

梓抵博入有尺謂之仙橋過橋而席於臺上沉霞色在壁風吹冠衣聲如裂石於是相對大望見西南有千家之聚橫以大堤隱黑無際諦視之雲已蓋雲如洞天下博上觀平地視雲尤其端此見其極頂之月出羽人吹笙和以歌音似醉而返山氣慘慘沈鬱皆溫不可以寐臥立壇上月光熒熒星斗可拂俯視萬壑烟雲一氣茫茫正白銀海王波不可辨識道家所謂三宮空洞之天也往聞人言山以夜半觀日出訪之羽人五言月關明乃出五更可憐也於是望而至五更事始畢以登顧見山中雲氣從潤壑吐出如一縷烟稍而大東西聚散車馳馬奔倏然往來頃刻滅沒是可大大呼以為平生未有從者盡護東方作回而東望有山數峰如卧牛車蓋之狀而又漸赤霞半天光色媚麗間以碧綠燦耀五色直射快須之平地湧出赤盤狀如蓮花蕩漾波面而燁燁不可名狀以為日耶已又一赤盤大倍於前見側立其上落兩張錦左右挽食頗饒

告曰昇矣蓋先所見如蓮花者乃海中日影也
也且高春亦霞與影皆沒而下微見一綫白
濤明滅羽人曰海也又頃之日左黑氣隱隱一
如連山長城可大示于此真六驚所驚矣羽人
雲也可大一嘯走望海石上取酒浮白醉而熟
從者咸慄且呼予睨而心壯之四立於仙臺西
夫人越觀二峰近在目睫因顧可大往予與子
登岳倚越觀望君今吾陟夫人峰可瞰太行呼
元也會緩不能往策杖而下氣益舒暢顧見道
石益奇絕水木益勝每得數里則必憩焉
峰坳片石拊膚而坐舉觴屬可大曰此非伯牙
兩岩乎夫高山流水於子何遯聲矣由 而
憩於若岩亭折而入經臺峪經臺者在道左里
石壇斜倚山曲方唐數畝鑄心經一篆字大如
作古篆文壇北有壁瀑布從山上來懸壁而下
於經壇瀾漫過之從水上視篆書一一可讀壁
鐫數大字以水為篆往子再造蓋未嘗至以壁
當道為人衆所蔽故過經臺而不出一天門

而得岱岳觀漢武帝所種柏慶也又東望諸
母也北太盈山懸流注之倍經臺之瀑已而西
登車出山 而行天暝時炬車中聞水聲在
下者數里而至逆旅明日大雨主人請遊三陽觀
告遽而行至百丈峰下望山上瀑布數道如從天
下蓋在山之西南非舊所見矣山人曰予覽古圖
經歷地勢所由高下蓋北紀諸山負地絡之陰並
太行王屋東踰常山至醫巫閭而止南紀諸山負
地絡之陽連桐柏熊耳至於崑崙在華河齊魯之
東下如建瓴矣岱宗立海上西南而指泰山汶
沂泗出其支麓旋之如帶以入於海蓋若負辰
往河流燕齊間由岱之北挾濟入海今使徐方
及出岱岳南挾淮入海斯地道所變遷也予登
巔北望九河故迹蒼茫與天際矣六月二十四日
記
呂坤山人曰 觀日觀峰在泰嶺之東百武
俗名瑞鳴時日初負於岬夷升於扶桑黃花灼
雲氣氤氳浴溪接千里之望發發補乎天象

在冶覽鏡新磨斯天下奇觀也余覽傳記
思之無由見萬曆丁亥叨守東藩且為休養
使喜不自任既至三登三宿焉比曉輒雲霧
起甚怪之此中人云觀日有三過正月無雨海
不升一過暮秋氣爽新霽無塵二過仲冬雪後
絕雲烟三過茲三遇者歲無數日焉小人撫人
每晴明則登作今老矣實習見云余喜曰何狀
公見落日乎曰見曰公既視之矣又何狀焉余
然曰白晝歎哉試足而向人可也

初出幾何遽神奇若彼哉因語田水部竹山笑
竹山曰余蓋游蘭亭矣所謂曲水者是今人羞前
有假蘭亭脩渠引水稍為右軍雪耻不則千古一
贗談耳嗟夫名下多虛萬事盡然志郡邑者皆八
景詠八景者皆神奇皆詫也天地不為駭異聖人
無所駭異而創見者駭異之總之遼豕燕石耳余
恐後之登臨者為傳聞所詫也以踰余悔作觀日
解
迴車處在丈人峯兩教下少遊黃花洞後足
黃花洞在日觀峰後十五里上云元君修真故
地也其洞高可拂冠廣不能容一几石隙滴水狀
如雨簷可供十人之炊洞前廣數丈上有神宇兩
楹茅屋幾蓋三二老尼居之傍洞諸崖新松環翠
幾千株稍稱奇此外無奇矣自丈人峯東北下陂
陵五六里猶可車至亂石溝獨足盤則懸崖寒
大石峻嶒足令王陽動色隆慶間有墜車傷數人
者車中人僅以救免且此地無宿無食烟火繞通
下哺往便不能返曾有募遊人偶值雨雪騎從
縮頭蹲谷間半無完衣有凍餒死者此兩君余

遊山中人能道之者王麟洲公歷覽
谷都偏獨此洞足不及焉歸而為恨為我
洲老無足恨也

吳同泰

按蔡司引便

遊泰山記

余自癸未冬遊

今七年矣名勝載前記中不具論記昔所未

與遊而未及詳者已丑六月廿日泰安既竣事欲

補續前遊有故人李子丹者泰安人也約到

餘年矣曩約遊岱及余至岱而子丹偕于趙至是

相見余悲流見易遊而憂重余之哀獨也

并出登封門十餘里至普照寺又里餘過胡

公投書潤潤出凌漢峯又五里至三陽庵庵嵒

半徑頗險又境亦甚幽勝禪洞下有泉不竭亦不

甚巨又其上為玄帝廟王皇閣廟傍一庵諸黃

脩煉于此二黃冠頗不俗亦不甚解無何子丹

共啖豆葉粥子丹與黃冠窮脩煉術黃冠每對

所問余咲曰渠誠未窮其際耶抑大道不輕授

因論吾儒亦自有脩養第人弗覺耳孔子謂

子謂德潤身心廣體胖子謂其生也

然見于面盎于背此真脩養也棄吾本有而為

乞餘嗟舍人所共知共見却半夜開門傳道陽明

先生所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者

也吳子丹共一咲以日哺由庵東北十餘里起高

岩嶺上下山巔無慮數四路皆傍岩此遊人所罕

至傲徠山壁立西南時向特背黃冠指點天紳泉

仙人影所在甚辨西北一山簇如蓮瓣近若咫尺

而遠不可至則九女峯也由高老橋至石經峪與

子丹跌宕觀泉已而攜手窮泉之源北行里許石

滑不任足而泉自亂石中冷冷出巨細相間時作

笙簧音林木深茂鳥鵲喧呼令人會心多余昔年

所未觀子丹又叙說萊回事江南時事刺刺不休

而余僅記憶其半慨嘆者久之已夜色侵衣遂由

石經峪起頂至御帳坪燃炬觀題壁蓋余與諸公

奇題絕巖飛流大書也月明水聲共助佳勝二鼓

至新石盤新石盤創自潘恭呂叔簡往來月禱祠

者衆舊盤不能容往往擠墮崖谷中叔簡關火

以西諸峪準舊石盤為新石盤而往來稱便與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聞舊盤路稍平而余固欲由新盤往至館舍三
矣與子丹就寢五鼓起觀日與余昔年所見無
不其求其諸所經臨有如昨日何異一夢回飯
舍復讀秦篆碑與劉跋所記稍不參合苦三面
壁不能盡辨今數力士出諸壁乃知僅存劉所
云之半劉謂正面七行今止存右畔三行而其
面欲就巖安置各加鑿削俱非當時之舊矣潌洗
搨摹字形隱隱莫辨第得石之真面目與無字碑
瑩澤無異外視粗頑而實理若此天下事類此
幾矣已今數力士復斂于壁恐數千年後又復
自今也子丹足倦余遍觀五華岩之勝坐岩心下
瞰諸洞壑如在几席日午由孔子崖右約八里至
亂石溝又里餘至獨足盤見野鶴千餘回翔山前
是所謂鶴山也又數里至黃華洞即王女修真
余昔年所跂望而未至者洞在岳頂東北踞鶴
之半路險文視三陽數倍而其幽勝亦數倍三
泉湧虬吻視三陽為倍而其大亦倍三陽獨居
者止老尼數人祠宇香燈不及三陽三分

亦罕至余非取遺于此亦未必至此
大跃进定子丹十餘下所得子丹蓋允然若
者具為余述大指率依于禪謂屢與諸名公談
不與余言然謂子丹曰此非片時所能悉舉
位禪而吾獨非禪吾向亦依禪而近忽非禪依
者能頃奏功而吾以無功易禪即子丹亦曾
耶子丹弟思二帝三王以至孔孟其時幾有禪
不禪不足以入道帝王孔孟皆道外余耶吾昔
彈如我易食乃近忽非禪是也
人能常無禪而未嘗實學禪故學禪無
謂不足以入道誠以為禪之心為孔孟其入道
不近且易耶子謂禪能空子曰空空如也吾儒
嘗專實但空而能實子謂禪能定大學曰定而
能靜吾儒何嘗專動但靜而能動彼佛氏之近
空定皆後之聰明恠異者勸吾儒以文飾之而
佛捷徑頓悟如此而佛藏數萬卷圓十九此類
佛果西方聖人批即陽明先生謂由讀佛書而
悟亦偶有感觸而因悟全體如見猶未悟也

孫大娘舞劍而悟華法非華法其惜夫與公孫
娘而不觀其舞者必不能悟華法也此其
言為弟子丹視余癯又復教余養生術固不與前
黃冠之說同而亦未嘗不與余前所云脩養之說
異遂與子丹別而余由洞左折十五里經小牛心
石大牛心石至雙鳳嶺嶺在兩山間直上五里而
兩山四竊若鳳問山人無名余太書雙鳳嶺于崖
嶺東一山高嶺數百仞泰山左介此石間此即
所謂介丘者也坐山半望周明堂及山以東諸
壑亦如在几席北下十五里回環山麓蒼松茂
十路皆傍岩則艾峪也至是路稍平奔林絕壑又
十五里有佛峪寺即所謂名山寺也寺在深山中
路不險反而覺則地勝有大壑兩過則地勝作聲
晴則諸泉亦冷冷出石罅間二鵲來鳴出地
以為一麗刺也至則廢殿三間傍屋數間皆廢
茅草為風捲去竟僧榻無有以二几聯而說
其僧之貧遠過三陽黃冠而近亦踰蕭索同諸

表名明山五里出峪則泰安達省城東路矣由
北高庄度王皇嶺埠東口抵省自頂而下由泰
北路亦遊人所罕至云
陳文燭大理寺卿遊泰山記萬曆戊寅余以山東右
叅政督漕事舟過濰寧約濮州李伯承同遊而伯
承病不果來舍舟而陸九月朔日至泰安州岳廟
在城中穹碑古鼎蒼松翠柏非人間物庭多怪石
皆宋元人題字禮拜畢出登封門至岳麓登一天
門飛雲閣察石為臺可通眾道臺上舊有泉石
淙淙聲仰望岳勢雲氣瀾漫諸山增峻獨得
前耳過斗母殿至高老橋有漢壽亭侯祠前則水
簾洞也水自數千仞注於絕壑如盤龍走蛇倏
而沒倏然而出玉虹垂地銀漢落天今人衣帶
濕又數十步則石經峪也石可坐數百人金剛
八分書字大如斗泉分為池淳瑩可鑑毛髮少
馬萬公恭扁為高山流水而記之真三絕云過
巖亭至馬棚屋有墨三字風雨不滅世傳呂洞
賓王皇廟在瑞仙岩余稍憩焉至更馬嶺

尖嶺凡三四轉至黃峴嶺蓋峻難行魚貫而
者頂足連絃所歷崎嶇忽平衍三里許名快活
登二天門又至玉皇至御帳坪泰人蔽風雨者也有
宋真宗御碑在兩崖疊障草木滋蔓有五松
秦始皇封大上皇也今存其二非秦時物後人植
之耳罡風四來松韻冷冷作老龍吟勢欲飛奔
酒賞之路稍址有一古松盤結偃蓋過大夫松有
題為處士者魯仲連似之賦詩吊馬過朝陽洞有
二行宮次小曰兜鑾臺常非茲山所有登太平
頂有古封禪壇

高皇帝御製碑在馬黃河如帶湍湍濟泗諸水若環
統馬太行華不注空同諸山皆几案物西登夫人
峰有壁立萬仞之態下峽仙宮謁孔子像至小天
下處上磨雲漢下俯溟渤惟孔子足當之耳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之于丘垤類也聖人出
其類是尊泰山者莫如孔孟郡吏置酒羽士酌
大醉生平大觀仍宿仰止亭日入蒙汜夜半月
越觀泰觀共觀宛如圖畫至四鼓羽士請

泰山大風忽起寒甚羽士解衣永馬上下
莊潭如白玉圓靈方輿莫可辨也忽米光三蕩
海而陽靈漸吐萬景維新七十二峰蒼翠露
白之大至是望金碧樓臺至舍身岩四顧而羽士
時率余游內平頂岩歸太清之宮諸萬公表嶺
嘆曰壯哉文乎檀四岳之尊者泰山也檀泰山之
尊者巔石也從而屋廬之踐履之馬得尊表者巔
頂山靈吐氣大明世界矣封禪之主七十二龍
石峽梁水飛泉若龍噴乾坤樓在浴池洞

公朝題題且云言天下之安者猶泰山而四維
維者繫也人心獨無繫乎禮義廉耻安身之四維
也取諸泰山其說省心焉由谷行數里至十八盤
羊腸曲徑仰視峽口天光凝碧如紺珠真神秀
天百靈之府也盤畫而力疲於三天門望白雲洞
縹緲彌合若不崇朝雨天下者門內平壤為市
者數十家泰山天門舊無室宇造自張鍊師耳
仰止亭次日謁碧霞祠元君石像舊在王女池
宋易以王李謬瑤池記黃帝遣王女羽衣黃

而仙者也或云東嶽配東嶽女誤矣四方捐金
馬殺者歲無虛日有玉女池李斯篆秦始皇功
文十餘字可辨耳再世許為東嶽廟廟制不及祠
有磨礮碑乃泰山銘唐太宗八分書遼勁可愛其
石蘇邈東封頌顏魯公題名書添類也晉俱為人
鑿毀又轉而北青帝宮制與廟等有泰始皇無字
碑或言有石匹藏金蘭王書古今莫測其石色黃
有遺恨焉脩故道下山至州將且思遊孔林夫遂
四與山脈相連近聖人處焉此其甚也正書云
時下襲水土孰非泰山之靈祀觀孔子而泰山
天地矣

王士性臨海人修政俗遊記五岳通言岳而岱嶽稱宗
蓋訪于有虞氏之書云閭嘗閭道藏稱天帝之孫
群靈之府主世界人民生死貴賤是又宜焚香
願呼聖號以邀靈者士女閭駢于海內矣余戊子
北上京師以二月望日登濟寧陸與陳思俞飲
太白樓思俞以登岳從災甚力是夜遂起曲阜
宿寧陽時少女風送暖四郊麥青雉鳴鳴

萬仞遠盡天蒼翠半出重雲上意樂之以
不果至乃宿太安州次日廂入謁岳廟鉅如
宮以堦櫓城其四角為六門門內九石玲瓏乃
海人輦而來者墀列一檜二松三栢成行怪色
可餐栢則漢武東封神植也右為環翠亭石壁
古今詩多歐陽韓范諸名賢手澤覽畢問道登山
遂出登封門取後囊隨筆記之出城三里山之麓
有朱鹿島左憩更衣亭易筍輿而入者一天門
入門觀岳諸石山而後動尚世石請左俯問道
水海滴流其出五里有平松陰崖以度者
老橋也過短橋左崖聳立兩石股相加水從天
岩來駕石如明珠而射者水簾洞也自洞轉數里
右崖屏立穹窿足覆馬脊者馬棚崖也越崖上
空闊凭之路僅一綫從此兩山夾道謝土而石
磴益峻峻無馬足置處游人咸脫騎杖拄而前
迴馬嶺也迴馬而上僧童多擊鼓彈箏于道
游人之賞游者僥倖及喘息亦時時為側耳則
覺忽而登其巔既登而云內外望則遙見三

尚在雲霄之表而此為寧陽道中向所見在者乃正岳之外邪所謂黃峴嶺也進嶺西行折北而上復下復上者三乃得地夷曠三里為活三也夷地窮漫循崖上視上益斗絕所謂穴窟望天窻者其下水石相激作建瓴聲枕石嗽之仰見鉄嶂青壁真可萬尋是為二天門也入門過帳宋真宗東封所露宿處帳前雙松老幹拳曲勢欲飛舞然可數百年而人輒神之為蒸物者五大夫松也計帳內畢更走百步崖崖有在屋簷下窮奇極石而噴聲從硤間出而裂山者為洞也復過大小龍峪石鏤吐水如龍哆口然自此上盤道十八折雙關棹天而峽束之仰視益又奇與者至此前人與後人頂踵相摩應邵所謂畫而累人者三天門也入天門左折馳道如砥廬而者三十家廬窮而棹楔立金鋪朱泥焜耀人樹以貝闕承以文石前為楮池廣畝而四時之不絕者碧霞元君宮也元君即天孫或云華歆也禮畢北上而鳴青帝治堽三觀以望三

也宮後峭壁千仞刻大山銘宇大千字其下納泐者唐磨崖碑也右為閩人刻削以四大字其上者無許公東封頌也又右為孔子嶕嶭升王呈殿殿前磐石輪囷擎突如戴切雲之崔嵬岳頂也虛其頂四望無所不際天為築甍半覆立石上誦杜陵齊魯青未了因今黃冠一二指白雲東來群峰盡失非烟非霧隱隱蕩滴在雲

錄乃詣東望日本四俯河源八半神樓樓
右一臺額者為秦封樞臺也屬天氏以下封
者七十二君蓋洪荒半矣非秦漢始志稱秦
父漢封石閭黃帝樺亭亭云云今秦臺石日
其名非故址也轉而下石益滑風益怒過了崖
石屹屹下視無底吹萬撼谷中而起者拾身崖
又過一壑四石如累无支樺兩崖間雲壑不落
仙人橋也余嘗親至女仙東望秦臺也
斯斷碑也下天門入側選拜呂仙傍傍樹兩天下
三字石碣者白雲洞也與人自此成縫而下復遇
高老橋入一峪平石百丈隸金剛經字大如斗
侍即秦為刻水簾二字千丈瀧間最勝則石經
也出峪始見一山張拱當前如不敵為太山下
狙猿也山雖純石其石巨而奇者惟岳頂與朝
洞也此山上而視之則奇為仰石峻而登如
下而視之則奇為軒墮俯窺諸集

述記畢下山麓即石人影探王母觀言
守剛君道迂余曰岱言止此耶余曰岱之將
曰朶也岱之陽則曲阜焉其林先聖之所藏
除則靈岩焉其寺宋天下四大刹之一也一不
岱不度游余曰唯唯孔林則余謂矣靈岩未也乃
以次日復循岱之陰至靈岩沿澗入夷道皆土
脫膚而虬節入山門紅鶴滿林為開山師法定雙
鶴之瑞定師佛圖澄于石趙間初寺無泉泉孔
為地中窪遂穿澗而覓鶴泉湧出泉為

有石如人立為朗公山寺碑不下數百
書大碑一幅橫經四片為佳刻寺南一山有
見南天下視之如明星爛然冬日之午正與寺
為通明殿王生曰余讀圖經地志齊州山咸起
北而岱為中龍之委蓋黃河昔挾濟流直注入
云隋室引河入汴南行不還說者謂不無斷地

謝肇淛
長樂人
官
嚴密嚴在己亥仲秋生龜
有事穆陵道出泰山之趾泰安守秦君懋約
秋氣漸肅陰氛弗興是山靈所以須先生也先
上余謝以使事急請須臾比歸以月之晦則
守者且去視篆為司農劉君文會於是與馬
戒矣先是天霜以風至日霧猶濛濛不祥最
浴謁岱廟廟制鉅麗如王者居而漸就頽圯

祀也

今文詞模畫明畫偶據見聞有昔未發今未
數言書此一在無字碑禹貢岱畎鉉松嶂石
經上多玉下多金多木王道書福地多芝草玉
子嘗聞頂上有夜光至問羽人言在無字碑所
數歲或歲一見長如流虹動如騰電蜿蜒如金
飄搖如火燭形模如古篆乃其大者間有一線
明如微芒乃其常有者特多在夜人未頓見而
謂為玉輝蓋自謂也

秦始皇疑為王氣如東南事乃假封禪行以厭
又以東南土可取而此石堅峻萬仞不可鑿
崇碑以壓之碑成又設為鞭石怪語驚駭當世
謀王者潛消其意而卒之真主起豐沛獨奈何
此說于事理頗近似惟始皇心事顧舊籍無傳
敢遽以為然或曰神主石曰石表曰下有金
額以石函之曰既封禪藏其所曰為石室

紅臙其未明望羽人亦曰其氣常濕潤

是乃以下有玉故于此益驗或謂此石移于

厓用民力而上竊又謂即此山之石所以異於

石者以下有玉故且當秦時山初開路鑿時未

今砌安得從下而上今苟能偏山穴取置之此地

當必有類此無難辨者一在日觀峯前皆謂奇觀

謂神異自藩參呂公為解乃有定評予至日秋未

霽盛未能詳見竊意目緣景異景緣境異境緣時

異是故四時雲霞霧露氣侵自互為變異則

海中波濤漲落與日遠此謂境異觀莊渠公謂

氤在溪山間者與日遠此謂境異觀莊渠公謂

攝望如鋪金者海綠色微茫中有若割擊雷者海

溪山相間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如大王盤

海湧望而見者日此謂景異遊者至或遇或不

遇或明暗遲速不齊此謂目異及歸各言其所

而已想非有欺者顧亦異而暫非可與論于常

解謂然人所稱落日又大如午日而不射目亦

落日而不帶霞此乃正而帶者是也

雅因此知古志夫左旋行遠自南順

行逢月又逢張橫渠謂日月稍逢反右之說

後世術者祖周髀家謂天傍轉如推磨左旋自

以天牽之而西沒如磨行磨上磨左旋而磨不

磨疾而磨邊故不得不隨磨左迴又有祖蓋天家

謂天形如蓋北極如蓋頂正當天最高處四海外

比蓋之圓磨其蓋平旋一晝夜而周而蓋頂不動

上天下地地下無天亦無南極日常在天未始

去此度遠則此夜彼晝去彼度遠則此晝

天以遠故倏乎低轉氏書謂日繞須彌而

五更者即此此二說後世以為疑誣即今所觀

五更未曙明星在天漸上而高者見天之行于

因海氣混濛明滅上下既而抱海躍出者見日

行是天日各自為行自漢後始有推測知之者

今術家亦有用緣行磨上右轉一日行一度之

取為曆中逆推捷法以便省善非謂真如推磨

周髀所云也即此可決周髀之疑且日從海

東出謂上水而水東出即此可決

乃益知虞興宅嶠表曰明都實寶出日曜處
去海近宅之又當倍于此所見者一在封禪
山始經見則虞書宗元嶽皆以方位言惟東
岱言宗乃以帝位言其物為春秋十二月東
巡狩岱望秩于山川以泰山空洞幽深當天地
陽之氣以生育萬物後記亦曰出雲為風雨入民取
財用其妙用不測謂神故為昭告報祀之祠
前惟為壇於廟內四坎壇祭山林丘陵又五穀
三公謂其壯器之數視之非以三公封也其後
泰為魯鎮故得主祀魯頌曰魯侯所膺豈民以
夫借之夫子以不如林放非為然然特祭祀未始
有封禪封禪自秦始而盛於漢宋秦始以殿主氣
漢武以招來海上神僊宋真以城下之盟故假
行人藉口管子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司馬
淮南子李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宋
文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之說此三君者李
王欽若諸臣皆英雄博慧人也豈不知無懷
在伏羲前無改字者則石又七十二家

有不從者陽驅陰散成之彼其本心則誠
且欺也而卒以此欺天下後世君若漢光親朝
文唐太宋太臣若司馬遷相如公孫卿班固牛
駱賓王張說邵睥孔滑不知其欺反諛為是即
觀徵孫奭許憇言于朝司馬虎王通章俊卿蘇
胡完馬端臨議于書皆詞嚴義正近若胡廣作
雖虛美此亦美不忘規舊弊永絕美矣顧皆
禮移志聚神寔民為言魯宋秦漢唐皆然
未足以諒其心爾一在東嶽廟佳封禪特加
石頌功德未有封號自唐玄宗始封為天齊王
以司馬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內有洞府
有上清真人冠冕章服佐從神僊皆有名數于
有真君祠宋真宗加號為天齊仁聖帝元加大
始置土泥形像李文達為後世封各嶽為王為
垂疏端冕儼若人鬼是已至哉
高皇帝始尊稱曰泰山之神可謂專敬之至矣
在碧霞宮往惟曰秦嶽有碧霞元君自秦

取盟之故偽作天書以誑天下邪信

之乃假神道號名五方若謂東嶽則五方一

東方人至各方自宗本嶽不至乃設元君名號

五方皆信從亦可止謗後世不測此意遂謂真

所稱玉女者或曰嶽帝女又云東嶽金紅太乙

文所生化身為觀音常在世此一說近日尹王

君據李諤瑤池記黃帝建嶽觀遣女七近西

真人玉女共一漢明帝石守道妻金氏中元七

甲子四月廿六日封晉生女為玉女建嶽觀

四嶽入山得曹仙長相入天室山書華嚴經

為玉女石像宋真宗封先營至泉水忽漲王欲

請露之像偶折詔易以玉復鑿石為龕構昭真

此又一說又或以泰位東方秉木德而坤道成

玉女坤質為水水生木為東帝主司生育即易

女用事之意此又一說後說較前二說差勝要

一時一人傳虛萬世萬人傳實何所考證姑且

辦余妄寓聯語坤道承乾長女代行生育事

盧王前生編飾檢証書亦應信爾乃至今新

何時籍歸于國至哉

聖朝藉此為山東省佐正賦克公需嘉靖間

疏請罷者以其迷民不結欲效絕地天通意交

正民且慮強民千百為群倘借此肆逞于道致

是宜早杜時以山東民貧賦重實藉此裕民軍

則無從稽補若群聚肆逞事勢誠有之特在初

迄歸日立法嚴防之爾于是設總分官官甚謹

前寢諒亦有為矣一在十八盤迴車岩盤高峻

難步前上者一或顛危則繫索而下在下復有

跡而斃歲恒有之或報官收瘞或有自斃者

者惟咎于事神不恪及積過所致而已又山北

華洞更峻峻鮮遊者彙有士人遊此輿人斃于

下呂公乃于十八盤東開一徑路示令香者

各從東上西下無相踐踏而黃華洞改為迴

谷從東上西下無相踐踏而黃華洞改為迴

谷從東上西下無相踐踏而黃華洞改為迴

谷從東上西下無相踐踏而黃華洞改為迴

范登萊徵福庇不類身有奇禍遊者惟知
擅詞賦不知民有遺害往者捨身崖乃方外
焚傷無奇遠惑於輪迴捨之似亦有意自為
君子猶憐之刻石禁戒乃香者與者無意無
公首發此政實仁矣又老稚孤窮鰥寡殘廢無
者當香者盛日米穴處土石間丐食及香者不
缺食日似可取香錢之餘給之冬則貿絮施之
少瘠頑吏倘艱則收瘡之亦無憚作穢以安香
持者無為神助靈亦必義主之端香公同

之遂夜書於公署以俟考正者

萬曆二十一年歲次癸巳孟冬六日太僕寺卿

右信州楊時喬書